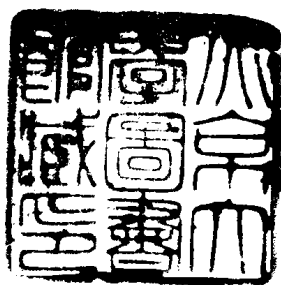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七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十六卷(二)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康熙留耕堂刻本

一

圖書衍五卷

〔明〕喬中和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刻西郭草堂合刊本

四〇〇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六卷(一)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居刻本

四三九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

十六卷(二)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留耕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集說

二十八卷》提要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論卷之八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此章見聖人當行而無所顧慮處困而寧無所怨悔也朱子

陳是軍陣行列之法俎豆是禮器俎如几玉木爲之以載牲體豆亦四升亦木爲之以薦菹醢字因問陳而生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不止俎豆日俎豆者來一二以該其餘也看疑

衛靈公以軍陣行列之法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若夫俎豆之事安敢執持之儀周旋進退之節是乃禮之所在吾嘗聞其說矣至於軍旅之事攻殺擧刺之法坐作進退之方則固未之學也是不止退其所不當問而又啓其所當問者也蓋爲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宜先况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之八

是攻

禮樂堂

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三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故明日遂行

右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在陳是孔子去衛適陳絕糧是陳亂乏食從者是弟子與是起孔注孔子既不對靈公之問遂去衛適陳至於陳困糧食斷絕蓋夫子要去便去都不計較所以絕糧從者皆饑餓而病莫能興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慍是含怨的意思固窮是固有窮時只同字答上文亦有字支勢相應濫是沿小人窮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如水之溢山

于路當此窮困之時不免有愠怒之意見於顏色問說君子之人望乎不當得窮者也乃亦有時窮困若此乎子曰禍福成敗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必其無窮固亦有窮時也但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小人窮則放恣為非矣今日但當安窮而無至於濫斯可也此其所以學于路者亦有在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此章言普通有統以知言也

多學是多聞多見識是所聞所見都要記得

子貢以通達之姿問一知二則其所學多而能識矣然意其特於一

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

不通也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問以發之曰賜也女以予於天下事物

之理有所知者為多學而一一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

然非然多學而識非是非徒多學而識然字也是非字也是

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非學固不能知夫子是多學而識之

者也然事物之理無窮聞見之知有既徒多學而識亦不能一一而

周知之也夫子始非多學而識之者其中必有要妙之法而未輕以

語人者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是以心繫萬物而知其一本而無二

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于博學

多識今夫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二

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

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

至亦將有所得也故夫子告之曰吾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

理其用之殊則散於事物其本之一則共於吾心吾惟據吾一心之

理以該貫乎天下之物日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緒而應于而孝君

而仁臣而敬親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一理到而前都是這一

心之理照之而皆有以識其全也若專靠多學而識無箇本領源頭

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安能有得於已哉女惟涵養此心使虛靈之

體不為物欲所蔽以俟夫豁然貫通則天下之理皆不外於吾心而

得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章告子路便之勉進於德

由是呼子路之名而告之德是義理之得於已者德與道不同知在

行先曰知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子路在聖門號勇於義者然或有踐履之未至不能真知其意味之

實故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

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猶未親切非真知也故知德之人求之天

下蓋亦鮮矣此可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大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章美帝舜也

無為而治是德盛而民化不待有所作為恭己是聖人敬德之容以

敬之見於外者言而已矣是人之所見如此而已見其實無所為也

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成功文章巍巍煥乎而已相似

孔子說自古帝王以盛德而後治者多矣若夫德盛而民自化不待

其有所作為而庶績咸熙萬邦自寧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舜紹堯

之後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而

又得人以任衆職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無他事也以今考之夫
固何所爲哉但見其垂拱而居南面穆穆然敬德之容而已矣蓋因
其時事之適然而恭已以臨之故爲治之迹不可見而惟敬德之容
巧可見而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

子張問行

此章教子張以近裏著己之學也

問行是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

子張問於孔子說人必何如然後能使已之所行無往而不通利乎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

盡已之謂忠說言說如是心亦如是只是不欺意以實之謂信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衆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忠信都訓實忠是前一截事
信是後一截事篤有厚重深沉之意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
貊謹恐懼猶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蠻是南蠻貊是北
狄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
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

子曰人顧自處何如耳如使所言者忠誠信實而絕無虛誕之辭所
行者篤厚敬謹而不爲淺躁之行似這等誠實無偽的人將見惟誠
可以動物惟德可以感人自然人心悅之人恆敬之雖南蠻北貊之
邦亦將通行而無疑矣而況其近者乎若使言不忠信而專事詐僞
之習行不篤敬而徒爲飾貌以相與似這等虛詐不實的人必然言
則招尤動則辱侮雖州里鄉黨之近可行乎哉而況於其遠者乎行
不行惟視乎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於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是與或相參倚是倚靠車泥叫做所
夫如此則無處不可行如彼則無處而可行然這工夫不可少有間
斷少有間斷則虛僞難之亦終不可行也必也於忠信篤敬之理念
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如站立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在我
面前在與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靠在我上這等念在茲無少間
斷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所言者句句都是忠信所行者事
事都是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也蓋子張務外而不能有恆故夫
子勉之如此

子張書諸紳

紳是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子張問夫子之言恐其間教之則其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於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是以夫子之言書寫於大帶之上蓋欲常接於目而警於心亦可謂
能佩服聖人之教矣

子曰直哉史魚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此章美衛大夫史魚直愛之行也
史是官名魚是衛大夫名鮒矢是箭如矢言其正直如射的箭一般

孔子說直哉史魚之爲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易勢殊或不
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未足以爲直也惟史魚當邦家有道可以危言
危行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回護固挺然如矢之直及邦家無道當危
行言違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委曲亦挺然如矢之直有道無道行直
如箭不隨世變曲是乃忠貞到底有死無懼者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君子者成德之名卷是收懷是藏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也言敏而退也

○子曰：「子哉，遠伯玉之爲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進退出處之間，必有不能適當其可者。未足爲君子也。今觀遠伯玉當邦，有正道，君子道長之時也。則居而志出，而見用於世，及邦家無道，乃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則可從容引去，不與時政，亦常柔順，不忤於人，卷而懷之，焉隨時進退，各適其宜。蓋庶幾乎聖賢之人道者也。聖人之稱，二子非品道高下之意也。人抵衡之賢大夫，只有此二子稱之，而各言其賢，耳。然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自聖言觀之，然亦可見見二子之高下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六

此章言惟知者爲能知人而語默各當其節也

此章言惟知者爲能知人而語默各當其節也。孔子說：「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不可不慎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與言也；而不與之言，是失於彼之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不可與言也；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己之言也。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此無他，不知故也。惟知者居敬窮理，爲能知人，明見得那人可與言，則與之言，既不失人，見得那人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不至於失言。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各中其節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章言志士仁人不以生死動心，而窮此仁也。志士是有志之士，即有志於爲仁者。仁人是成德之人，與仁爲仁。爲我有矣。求生是當死而求生，害仁是害其心之德，成仁是心要而

德全只成就一箇死而已，兩以字不要作用力解。

子曰：「仁者心之德，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此理而不達，則身雖可保，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閒，夫孰得而亡之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勉之安之，淺深雖有間，然皆求以合乎天理，當乎人心，以成就吾之仁而已。使其身可以無死，而於仁又無所害，固不必輕生以犯難矣。若身雖可免，而才節有虧，決無肯餘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有殺身殺命，以成吾之仁者。蓋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即是害了吾心之理，殺身求仁，時却得此理完全也。故仁人從容就義，志士亦進而爲之，是則同也。」

○子曰：「問爲仁子曰：『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章言子貢以爲仁之資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七

此章言子貢以爲仁之資也

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賢以事言，已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方見於修身者，然亦互文也。子貢問人之爲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全其心之德乎？孔子說：「爲仁之功，固當決之於己，爲仁之資，亦必有助於人。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蓋其所資也。君子之爲仁，亦必有所資，是以處於一邦之中，大夫必要求其賢者，有所觀法而趨，嚴憚之心，士必求友其仁者，有所切磋而進勉之意。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琢磨，勉之以至於仁，乃爲有盡此爲仁之方也。」

顏淵問爲邦。

此章言治國之法也。

顏淵問爲邦之道，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謹節

也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是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宋子

子曰自古帝王有作皆曆象授時以定一代之正朔然惟夏時為最善而當用蓋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自以見其生物之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春而春氣應焉且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又取其易知以是為改歲之端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蓋由歷數以求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故欲定正朔如朝覲會同燕饗祀告頒朔授時之類必行夏之時也宋子

乘殷之輅

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始有輅之名蓋始異其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始有輅之名蓋始異其

四書本義卷說

下論卷八

八

宋子

制也宋子

自古帝王皆有車然其輅者或等威之不備其詳者又失之過侈惟商輅則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得乎質之中者是商輅所常用也故乘輅之制有取於殷焉

服周之冕

冕者冠中之別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宋子

冕之為制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文而得其中也故服冕之制有取於周焉宋子

樂則韶舞

韶是舜樂韶舞以樂客而音謂用韶而及其舞也宋子

至於樂自古諸聖人皆有而盡善盡美者莫如韶故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

放是禁絕之鄭聲是鄭國之音佞人是卑鄙便給之人淫是亂始日危上是舉大法言之放鄭聲以下是戒意宋子

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樂為治之大法也然鄭聲佞人皆能害治者故於鄭聲則放之使不獲於耳於佞人則遠之斥之而不可近所以然者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佞人立心危險利口善為說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蓋禮樂治之法也故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所以當放遠也夫既酌四代之禮樂而法其所當法又嚴害治之大防而戒其所當戒餘事皆可做此而推行之治道備矣顧子克已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想每日禮會甚熟事事了得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名曰鄭聲宋子

四書本義卷說

下論卷八

九

宋子

志立萬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法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

亦惟顧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蓋有天德方可語王道也宋子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章言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之也王註

遠近以地言以時言覺軒蔡氏

子曰凡人作事必為久遠之計如幹一事必思慮籌處有患害則不為無患害則為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停當可無後患若慮不及遠以為可苟目前之安殊不知為謀不周則其患立至矣可憂者固已伏於至近之地几席之下將有不測之虞旦夕之間或起意外之變矣此慮之所必貴遠也宋子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章警人使知自勉也宋子

已矣乎是絕望之辭。而解

子曰好德如好色者吾固猶冀見之而有望於將來乃世之誠於好德者鮮矣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也已見子罕焉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矣。新安陳氏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章勉人舉賢也。

竊位是無德而居其位如偷盜一般柳下惠是魯之賢人與立是與之立於朝也。

子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安居也豈一已可得而

私有哉若嚴賢抑能恃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則如盜得而隱據之

也若臧文仲者其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也知之

便當薦之與竝立而文仲同抑之而不與同立於朝此何心哉正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十

朱子

其德之不稱惡見用而形已之短耳豈非竊僭職位以爲己之私

有而不復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者哉。新安陳氏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章言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

躬自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朱子

子曰人之常情責己常輕責人常重此其所以來怨之多也惟吾自

厚而薄責於人如爲人謀惟恐一毫之不忠與朋友交惟恐一毫之

不信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自己要

做到盡處所謂自厚也至於人則不求全而責備所謂不盡人之權

不竭人之忠者也責已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

不招怨斯遠怨矣此修己待人當然之理非乃求遠怨而後爲之遠

怨乃自然之效耳。新安陳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此章言人不可率意妄行也。

如之何猶言奈何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

然而處之審未如之何三字與說而不詳章義同是吾亦無如之何

子曰凡人自事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思而處之口如之何再熟思

而審處之口如之何必有這箇心然後人言可入若自家只恁率意

妄行更不思量道當如之何當如之何如此之人自用其愚吾亦奈

之何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章貴義也。

義者天理之公就言上說小慧是私智不本於義理而計較利欲之

私就行上說難矣哉是難免於罪過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然

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其亂道也。朱子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此方克有進若羣居終日談然

處此之所倡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

慧智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既言不及義而又好行小慧則

行險微倖之機熟滋則日其一日熟則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

羣居終日如此也則其爲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如此非惟無以入

德而將有患難乎其爲人矣哉。朱子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章論君子之行也。

義是合宜有剛決意思質是質幹以義作箇坯禮是節文孫是退

遜行是安排恁地出是從此發出信是誠實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

以成此一事三箇之字。究竟說皆指其事也。四者皆一緊事。非是。行方。孫出。孫出了方用信成。

孔子說人之處事。難於盡善。若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衆善之美。則惟君子能之。君子之應事接物。其始必以義爲本。質義所可則可。義所不可則不可。是制事先決其當否。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蓋義則裁斷果決。若行不以禮。則失之徇情直行矣。故又要節文。具備不疎略。苟節而已行之。雖以禮然。不以孫出之則和順雍容之意。徒修飾節文。第而已。故又要孫以出之。既兼以爲質矣。而又行之。以禮出之。以孫設使不成之。以信則亦文焉。而己。故又信以成之。使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周流而已。無欠闕可初處也。若然則一事之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或苟。乃君子之道也。其真可謂之君子哉。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主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此章戒人修己也

病。解作患。無能。是履行之無其實。南軒要此

子曰君子學以爲己。其所患者。在德不加修。道不加進。碌碌焉無所能。而病夫履行之無其實耳。不病夫已有能而人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章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

疾病也。自疾也。沒世。是終身名不稱。是無善可稱。君子

子曰君子求在民而已。非徇名也。然名者所以令其實也。有是實則有是名。使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故君子亦恐其既沒而名不稱也。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章言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南軒要此

求諸己是責己。求諸人是責人。言一切事皆然。不專指學。存疑

子曰君子凡事無不反求諸己。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無適而非求諸己也。若小人則不能反求於己。而惟歸咎諸人也。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章言學者於持己處衆之際。務盡其理。而防其私意之或萌也。矜。矜莊自持。自把捉。底意思。不爭是不與人爭。羣是和以處衆。不黨是無偏倚的意思。此難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食。勞而不怨。威而不猛。例同看。

子曰凡人持己太嚴。多恐人浼已。而遺世獨立。使人不可近。此便是乖戾之心。便是爭。惟君子處已嚴。而不失於矜。矜則矜矣。然亦正其在己者而已。初無忿世戾俗之心。故不至於爭。凡人一與人同。便難與人異。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惟君子待物平。而不失於公。舉則舉矣。然所以持已者。終不失其正。而無徇物苟且之意。故不流於黨。矜而不爭。持已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已也。君子之行。其諸異乎人之行與。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主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章言君子取舍之公也

子曰人多有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者。亦有以其人之無德。而并廢其言者。惟君子則不然。固不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必察言觀行。然後舉之。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若以言舉人。則空言者進矣。亦

不以其人之無德而并棄其善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若以人廢言則善言棄矣然非君子之公心無故何以得此要引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章言推己及物其施不窮也朱子一言是一字非一句言也恕是推己及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南軒張氏

子貢問曰學貴於知要有一言之約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窮者乎孔子教之說道雖不盡於一言而實不外於一心欲求終身可行之理其惟恕之一言乎何也凡已所不欲者則知人之心不異乎已推己之心以及於人亦勿以此而施之恕之為恕如此非有責於人在我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四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此章論正直之道也朱子毀是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如一物尚亦完全今打破了相似處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是那入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朱子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此章論正直之道也朱子毀是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如一物尚亦完全今打破了相似處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是那入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朱子

孔子說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於好惡之私吾之於人也惡者固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但指其惡之實迹而言耳若將人未有的事而作意毀之非公惡矣若於誰而有毀乎善者固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亦惟據其善之實事而言耳若將人本無的事而作意譽

之非公好矣吾於誰而有譽乎然或樂道人之善蒙借而譽者亦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或見其天資之美而知其將來之有成或見其立志之篤而知其所就不可限量自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若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朱子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是今之民也三代之民是夏商周直道是無私曲所以

然其所以無私曲者蓋視今此之民為三代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私曲之民也今日之民雖非三代之民然仰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之民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我今若有所毀譽亦豈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哉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此章悼時之益偷也朱子吾猶及是猶及見其人如此史是掌書之官闕是闕之以待知者文是文字乘之是四馬駕車而乘之也三代無乘馬者亡是無有也

子曰風俗日偷人心不古蓋已久矣然吾猶及見夫史於書字有疑則問之以待來者不挾已所見以自足也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即借諸人乘之不挾已所有以自私也向者猶有此等近古處如今此等事全無了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矣豈不可慨也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章言人之聽言處事皆當約之於義理之正也直解巧言是說得來似是而無理亂如惡聲原恐其亂德之亂德是人心所守之正亂德亂人德也然亦德之淺者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小

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受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皆是亂大

亂已謀也存疑
子曰是非自有定理而巧言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是亂人德也凡謀大事者當忍於其小若人而有婦人之仁失於不勝匹夫之勇失於輕決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聽言處事者可不戒哉直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章論知人之事邪說
察者詳審之謂胡氏

孔子說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出於公公論未必出於衆此衆人之所公而君子之所察也有人於此衆皆惡之吾未可遽以爲惡而惡之也必察焉蓋所惡之中或有特止而爲衆所惡者或有事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大

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衆惡未必皆當也察之而知其果可惡則從而惡之否則不之惡也又有人於此衆皆好之吾未可遽以爲善而好之也必察焉蓋所好之中或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或有事善而情則有害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察之而知其果可好則從而好之否則不之好也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耳如是則吾之好惡皆當於理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章言人當力於弘道也義引

弘是耶而大之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滿其分量處便是此專主用言非道弘人一句只帶說不可對言存疑

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天下固未嘗有人外之道亦未嘗有

然之理如父慈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義

充大出去則道體方爲之光輝宣著盛大流行故人能大其道也發道之分量本大人能加知行之功則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窮而大之滿其分量而已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苟非人以席之則道不能以自爲道豈能弘人乎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直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章戒人改過也邪說
過是差失直解

孔子說人之學問工夫未到精審的去處其日用之間豈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但知道是自己的不是隨即改了則可復於無過若遂非文過憚於後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其過遂成而終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士

及改矣是謂過矣可不戒哉於此見人固以無過爲難而猶以改過爲貴也直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章言思而不學者言之朱子
思是思量硬要去無益是無所得學是依着本子小着心隨事順理去做朱子

聖人因人有思而不學者故言此以勉人曰天下之理不思固不能得然徒思亦不能得我國嘗終日不喫飲食終夜不眠時終日用力於思以盡夫強探力索之功以爲必可得也而終無益蓋徒思而不學此理出於想像臆度而無其實之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而卒無所得不如下其心以習其事謀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真見無虛忘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未永也看

來人固不可以從學而不思亦不可以徒思而不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倭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食

此章教學者審內外之輕重也 新安陳氏

言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綴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食而學也 朱子

孔子說人之所以終日營營者都只是圖謀口食于求利祿而已若乃君子之人終日乾乾只在求得乎道焉耳至於口食之末則有所不暇計養食之得不得不係乎謀與不謀也如農夫耕田本為求食而免於飢然或遇五穀不登則無所得食而飢餓在其中矣君子為

學本為謀道固無心於祿然學成而見用於世則居官食祿而祿在其中矣是以君子之為學也惟憂不得乎道而已不憂祿而食亦非為憂食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貪富隨打不透爾果不憂食自不謀食矣 賈多胡氏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此章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猶必盡其末節也 存按知是知此理守是行之有得者持之不失也此行尤深此四之字指理而言 雙峯饒氏

孔子說道理無窮而君子之學必求其盡善不先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未盡亦有所本備也故有資質明敏於道理已見到這分際了即率服膺而勿失之可也却乃持守弗堅以至私欲混雜有始無終則所知者終非我有雖得之必失之

矣此有其知者不可不實體以仁也 直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莊是容貌端嚴蒞之是臨民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此下面是新民工夫 朱子

若夫知而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其德已全矣然或於臨民之際天冠不正瞻視不尊殊無可畏之威則民將慢易之而不敬是蒞蒞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此有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直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是指民說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禮是義理之節文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如蒐田獵狩就其中教之以少長有序之事皆是 朱子

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蒞之斯則內外交修毫無可議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九

然至於使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制度文為之閒未免有太過不及之差亦無盡善之道也是務於大者亦不可不謹於其小也此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而德愈全則責愈備知及仁守則大本以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氣稟學問之小疵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體道之功庸可以自足乎哉 直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章言觀人之法 朱子

知是我知之受是彼所受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 雙峯饒氏子曰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於細事未必可觀未足以知其人也惟有他處當大事的去處才全德備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此則其所段為也若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若彼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雖器將

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故不可以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蓋君子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然用過其量則敗矣故小節可以知小人不可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也 朱子

此章聖人勉人為仁之語 朱氏

子曰仁者善行之長水火飲食所由皆民所仰而生者不可一日無若較其三者所用則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遇害人之生而不仁則失其心是民之於仁有甚於水火而猶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雖能養人亦或有時而殺人如蹈水而為水所溺蹈火而為火所焚吾嘗見其有死者矣仁則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得之者榮全之者壽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甚切於人既所當勉仁無害於人蓋以見其所當勉人亦得憚而不為哉 朱子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章為學者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也 朱子

當是辯當之當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讓是遜讓 朱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 朱子

貞是正而固諒是不擇是非而必於信皆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也 雙峯饒氏

貞與諒相似而實不亂人多錯以貞為諒以諒為貞故聖人特分別而言之曰人固貴於持守之定然守一也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固守而不知變者諒也諒似貞而實非君子則是貞而不是諒見得道理是如此便是恁地做去不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言必值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 雙峯饒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章言為臣事君之法也 鄭氏

事是職分之所當為食是居官的俸祿敬事是一心敬謹辦理所管事務後食是委量之不存乎念慮之間 胡氏

子曰君子之事君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惟以敬吾之事而已至於諫則置之而不計不可有求諫之心也蓋諫諍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如此義者斯可謂之純臣矣 直解

子曰有教無類

此章言教人之法也 鄭氏

類是等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自教者正心言 朱子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此章言謀不可以不慎也 直解

道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謀非謀辯直辯
子曰人之爲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如
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則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爲彼謀彼亦不能
爲此謀也高安陳氏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章明言語之法也 邢疏

辭是辭命之類達是達意而已矣是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朱子
孔子說凡宣上達下與夫聘問酬答之類皆必有賴於文辭然非通
於理者亦不能達也惟達理者辭能達意故求達求達既達則不可
以復有加也若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
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辭命之法也高安陳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
斯下論 卷八

此章言道無往而不存也高軒張氏

師是樂師替者冕是名古者樂師皆用簪以其廢視而聽專也高氏
師冕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及階也則告之曰階在是也使其
知所升迨其及席之時則告之曰席在是也使其知就位及衆皆坐
定則告之曰某人在此位某人在彼位使之得以伸其敬而知所與
言也替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老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待無
目者之誠心曲禮也高安陳氏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師冕出子張問曰頃者師冕見及階及席皆坐子皆與師言之委曲
周詳如此豈亦有道存於其間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
不存心省察如此朱子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是助 朱子

夫子告之曰是道之所在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也古者皆必有相
其道如此蓋一事有一理也可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
道而已矣朱子

○季氏將伐顓臾

此章聖人論季氏專志征伐之事也 邢疏

顓臾是國名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孔注
昔魯三家強橫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顓臾
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不過欲取以自益
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
爲兵端也朱子

即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三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冉有季路 季氏家臣而孔子弟子也因見孔子而以其事白之曰季

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
白之觀孔子意以微探其可否也直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子以二子雖同仕於季氏而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尤
用事故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此求無乃爾之過與言必冉有爲之
謀也朱子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爲

先王是周先王東蒙是山名主是主其祭在邦域之中是魯土百里

之封。顯史為附庸在其域中。社稷是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臣是屬魯為社稷之臣。孔注

夫顯史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山之祀。其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况顯史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顯史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然則季氏之伐之也。何為者哉。直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朱子

季氏之伐顯史。冉有實與。諱以孔子之非之。故歸咎於季氏。為自解之辭。說顯史之伐。乃出於季氏之意。非我二臣所願欲也。冉求之文過飾非。其罪大矣。直解

國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五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是古之良史。陳是布列。是位陳力就列。是陳其才力。處已所任。以就其位。止是不就其位。相是替者之相。持危扶顛。有深淺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於顛。顛則已踣。須扶起之。下三句只是上文之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是承冉求吾二臣者皆不欲句而言。作疑冉求自解。以吾二臣皆不欲。如何說得去。故夫子又呼其名而責之。曰。求。昔者周任有言。說為人臣者。能展其才力。則可就其位。不能盡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且如替者之立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若顛危而不能持。顛仆而不能扶。則何用彼相者為。哉。汝既不欲所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直解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且爾言過矣。是說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是言過。是說野牛。相是開獸的欄檻。龜所以卜。亦寶也。楨是楹。且故譚二臣者皆不欲。以為得辭。其責此言過矣。汝既不能陳力。又不能止。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不得不任其責也。如虎兕在山。上題其罪。雖不干與守者事。今虎兕在柙中走了。龜玉在楨中毀了。是守者之過。而誰敢便說吾不欲也。解不得了。今季氏之伐顯史。則為之安所逃其責乎。朱子

冉有曰。今夫顯史固而近於魯。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是城郭完堅。實是季氏之私邑。子孫是季氏之子孫。朱子

冉求因夫子連責他。因言顯史之當伐。以解已罪。曰。季氏之伐顯史。非有他也。只為顯史的城郭完固。而又近於已之費邑。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陵之處。及今不取。後世子孫必受其害矣。此所以不得不伐也。此則冉求之辭。辭然前既云吾不欲。如今却又言顯史當伐。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朱子

國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五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欲之是貪其利。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欲之是貪辭。是飾辭。直解

冉有不惟自解。且欲為季氏遮飾。故夫子又呼其名而責之。說君子最惡那心裏貪謀欲利。却乃舍之不言。別為飾辭。以欺人的人。季氏之取顯史。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辭。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又謂彼為我害。是君子之所疾也。存疑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孔注國是諸侯家。是卿大夫。寡是民少。均是各得其分。貧是財之缺乏。是上

下相安和是和睦傾是傾危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雜說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

夫季氏之欲取顓臾非為子孫憂也患寡與貧耳丘也嘗聞有國而為諸侯有采而為大夫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下之不相安何也蓋惟上下各得其分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彼此皆足而無貧矣第一緊要是不均上下不均決然是不和睦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皆以寡寡惟均而無貧以至於和而不爭則諸侯治其國大夫治其家自不見其寡矣上下不和睦決定是不相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君之心安於上而不疑其臣臣之心安於下而不疑其君君臣相保自無傾覆之患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孟子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皆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說修文德說得廣文德仁義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米是懷來安之是令無去心既來之則安之此句帶說不重

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此則內治修遠人亦無不服矣設有不服則當修其德教明其政刑使吾既安則遠人自懷矣亦不當動兵於遠既來之則安之順其心而不強其所不欲因其俗而不責其所不堪令無去心而已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求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遠人謂顓臾也顓臾在邦域之中曰遠人者顓臾別為附庸之國不屬季氏亦為遠人也不能求是不能修文德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宋臣屢叛不能守是不能修內治

今由與求也問為季氏之輔全無匡弼之忠外則遠人不服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也內則國勢分崩上下離析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又不能均安和以守之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于是析其是謀動干戈於邦內承上言蕭牆是門內的屏牆言其近也

而治外謀伐顓臾曰恐為子孫憂不知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有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孟子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也

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爾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故曰自天子出希字解作少

字陪臣是家臣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則謂家臣也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蓋既出自諸侯大夫則禮樂征伐只為國之事而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只稱國命

孔子說天下之勢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先王之時天下有道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權在上而下莫敢干自天子出也惟是天下無道君弱臣強則侯國變易樂征伐四方不受命於天子而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則道理矣然諸侯既得以僭天子而大夫亦得以僭諸侯蓋十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大有所等也

夫既自大夫出則逆理甚矣然大夫既得以傳諸侯而陪臣亦得以
僭大夫蓋五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陪臣所奪也至陪臣亦只
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蓋三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他人所奪
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違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節政只是因政要之亦是禮
樂征伐不在大夫是不待專政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子

云然

若天下有道諸侯且不得變黜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
哉

天下有違則庶人不議

議是私議此兩節非相承言各提端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天

天下有道則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也便下尚有竊議者則

上之人於道猶有歉必至於庶人自無不議方為有道之極此意

自有道而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

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違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矣

此章專論魯事大意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也

祿是爵祿公室指魯國建是及三桓是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

公故曰三桓微是微弱

孔子曰非其有而自必失不安人而人者必微今以魯事觀之自

賦爵祿不從出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是祿去公室已五世矣魯宣
公以後越一世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政悉移於
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是政違於大夫已四世
矣夫政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者今觀魯之大夫專政已及四世以
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決之也是他當衰的時候了故夫三桓之子
孫亦幾於微矣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初意欲以
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此章戒人擇友也

益是增其所未能損是損其所本有直是是曰是非曰非面折人過

失的人諒是諒實頭無柔邪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的人便是智識

將是開張健健是午備午仰迎喜迎趨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是

於柔順工為媚悅而不諱候是口木便是口舌利便習於口語而無

聞見之實

孔子說人之成德必資於友而交友貴知所擇有益於我的朋友有

三樣有損於我的朋友也有三樣試以益者言其善而無所回互者

直也吾友之信實而無所欺偽者諒也吾友之諒博古今而識見通

敏者多聞也吾友之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矣與諒者友則信實相

示而進於誠矣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謙曰廣而進於明

矣三者雖常情所微憚然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

樂者所以和心日寢矣及便後則巧言為悅而聞見卑陋矣三者
雖皆情所狎悅然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得而不口損乎自天子至
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乃有如是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
樂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耶
樂是喜好節是言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內外說道是稱揚
之不節人之善或德行可觀或作事可法皆是樂道者心在于善不
覺兩心相投也賢友直諒多聞便是不必別列驕樂是以驕為樂就
他身上說言動驕縱而不知約之于禮義之中與節禮樂相反快遊
是出入不節博奕遊觀之類與樂道人之善相反宴樂是以宴為樂
如飲食聲色之類與樂多賢友相反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三

孔子曰人之好樂有不同而損益或異舉其要者言之喜好而有
於我的有三件喜好而有損於我的有三件所謂有益者一是於
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隆殺之等無非一中之所在有不察以毫髮
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無非一中之所在有不察
以毫髮差謬者樂於辨之而講明不置是非不謬也一是見人有善
言德行便喜談而樂道之自家為善則見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
若自己出也一是出諒多聞之士此友之賢者則樂多取之皆在指
集延觀之中也夫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有之雖是非不謬
則守之正有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
善其威儀節奏之文循規蹈矩而不收縱肆也樂道人之善則心常
汲汲於好善而悅慕勉勵之意顯所謂見賢思齊者是也樂多賢友
而直諒多聞之士集則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

行而過失日無諫明日進也樂是三者而不可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
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所謂有損者一是好驕惰
淫蕩而任情於縱侈之事一是好宴佚遊遊而偷取乎一時之快一
是好宴飲戲樂而沉酣於飲食聲色之中大樂驕樂則其使驕傲放
縱然於規矩之外而不知節矣樂佚遊則志其心怠於遊觀博
奕之類見人之善則臭味不相同自然不愛說也且亦不愛聞他人
之稱說矣樂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所謂與不善人居久則
與之俱化亦不復聞人之規正矣是其損也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
哉尹氏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
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章戒卑侍於尊貴者慎言語之法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三

君子兼德位而言者是過失躁是躁急隱是隱匿瞽字亦只是借
與躁隱類同註無目只是訓瞽字義不必拘
孔子說凡卑幼者侍於尊長之前其言語應對有三件過失不可不
知也蓋人之語默各有其時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
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如君子之問未
及或有年長者言未及我及我於我而後言是躁急而不通或君子
之問及我或長者已對次當及我我言及我而後言是隱匿而不
不發或不先不後時可以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言在或有
不樂則亦未當言也若都未見顏色而強語之謂之瞽可也瞽無目
不能察言觀色故知是此所以謂之瞽也蓋言而當其可非善之有
素者不能也不然辭不蹈此三愆者矣聖人言此以見侍於君子者
所當戒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

少之時是弱冠前後血陰氣陽乃形之所恃以生者色是女色三十日壯固是事理老足五十血氣始衰以後得是食得三戒正當血氣而

孔子說君子檢束身心無所不致其戒慎而其切要則有三件蓋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欲亦隨而異少之時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食得惟男

女之欲常動而易流年少為最其故惟色為可戒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則涉歷既深而食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獨其剛強有足恃則勇銳而好勝故惟鬪為可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色與鬪之念皆無足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三

論

遲者而日暮途窮憂戚百集身家之念重則收斂而多食故於得為可戒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日最甚者焉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故聖人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

畏是嚴憚不敢失墜非畏縮也天命即是天理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畏天命猶大學慎天之明命意大人有德位者之稱聖人之言是簡策中所載聖人的言語三句詞頭俱平不可分先後輕重

孔子說君子小人不同只在敬慢之間而已君子之心恐恐然敬畏而不取意者有三件事三畏何從天命者人所賦之正理若不先知知道理自是惴惴何由知其可畏君子自理合得道理便謹去欲

奉順而不敢違說說業惟恐失其賦與之重如非體察此理而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之也

也君子則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聖人之言皆至理所寓君子則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矣畏大人則不敢少有怠慢之意矣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矣這三事都是立身行己切要工夫故君子常存敬畏而不敢忽焉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是慢視侮是戲玩

若夫小人不知天命在我而不畏也至於大人不知其當尊反狎視而慢待之聖人之言也不知其當法反侮毀而戲之小人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可見君子小人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有志於事心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三

論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蓋亦勸人學也

生知是生而神靈不待學而知義理者上是上等氣質學知是生而未始知必待學而後知者次是次等氣質困是有明不通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之謂學是學以求其通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下是下愚

孔子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各有不同其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此上等氣質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劣為差其或行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

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要也此大要
齊質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空
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成人也又
其次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所
不通而帶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
矣均之困耳而一者困去之困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是以君
子惟學之爲貴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

思是省察作爲就在其中九思不足雖然而思當造一件上思造一
件明是視不爲惡色所蔽聰是聽不爲奸聲所惑主理而言不是泛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三

泛聽明色是見於面者溫是溫和貌是舉一身而言恭是恭謹言思
忠是心口如一事思敬是凡事主一無適疑是已有疑事思問是必
解其疑忿是忿怒難是忠難見得思義是不苟取視聽色貌言是就
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
雙峯饒氏

孔子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當隨時隨
處而各致其思約而言之其所思者凡有九件所謂九者目之於視
則思聰而不爲物所蔽如有一件可喜的物事在眼前便要矚他這
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要知得有箇義理在所以可喜此物在所不
當視這便是見的道理便是見的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
明耳之於聽則思聰而不爲物所蔽益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
詭譎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

者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臾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耳目之聰明
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是爲氣質私欲所蔽蔽而失其理思聰思
聰便須去其蔽蔽而求得其理也至於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也
體貌接物不可矜亢當思恭遜而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凡言
論不可惡欺當思忠其忠心而心口如一也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
常思謹敬也已有了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辨之也人以非禮件以
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若夫有所得則當思義不可苟取也此九
者日用常行之要也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顯而人欲所由遏
也然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先而特之於方發之際內外夾持
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三

此章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澤俱全之人也
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奸仁惡不仁都是事如不及是汲汲惟日
不足必欲得之也如探湯是剛鑠之湯方熱不敢染指所謂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也語是古語

孔子曰有所謂見善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如迫亡不及然
必欲得之見不善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忍如探湯然惡加于
其身也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爲於自修未達
於用也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

居以求其志行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求其志是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
君澤民之道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對隱居說只是指出
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不要說的重了道者用世之具

達其道是其適足以致君澤民由是用之則以達之天下志者志也此也求其志即求其道達其道即行其志存疑
若夫方其窮而未遇之時而隱居也斯時也道未得行志未得伸則守其所達之道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已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及其得位而行義也道得行而志得以大伸則致君澤民以行其所守之志身修而能以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吾聞古有此語矣未見今有先人也蓋此必伊尹太公之流足以當之故夫子以未見其人為歎其所感者深矣直解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此章貴德也耶疏

四書外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三

留耕堂

駟是四馬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千駟是四千匹首陽是山名稱之是稱其高節索引

世人多慕富貴而羞貧賤不知富貴不足慕貧賤不足羞也只在人之自立何如耳昔者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身死之日百姓通不思念他無一善之可稱是其身死而名隨滅也至若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一匹夫耳他取食周粟餓于首陽山之下窮困極矣然民到于今還稱頌他風節是其身至窮而名則不朽也直解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可見富貴無一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誠不係於富貴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其斯之謂與然豈獨景公夷齊為然也君子之于斯世

世而名不稱其可自同於流俗哉原嘉瑞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此章言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清主陳氏
陳亢是孔子弟子伯魚是孔子之子鯉之字異聞是獨有所聞不同

于第弟子者直解
陳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隱厚其子因問於伯魚說情莫親於父子教莫切於家庭子為夫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亦有傳授心法獨得於

所聞而不同于第弟子者乎直解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
獨正謂孔子兩獨字有意言獨立時安有異聞也下引
伯魚對我未嘗有所異聞也曾有一日夫子閑居獨立我趨走而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三

留耕堂

過於庭前這時更無他人在旁便有異教正當此時矣夫子只問說汝曾學詩否乎我對說未曾學詩夫子因教我說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舒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

以能言若不學詩則無以養其心氣而達於事理欲語言應對之資善豈可得乎鯉于是受教而退始學夫詩凡國風雅頌無不究其古焉直解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禮是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一節習過立是立其身他日夫子又常閑居獨立我復趨走而過於庭前這時又無他人在

旁便有異教又正當此時矣乃夫子却又問說汝對學堂否乎我
說未曾學禮夫子因教我說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字數然而不可
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忍不敬故學之者
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
此其所以能立若夫去學禮則無以習其節文而養其德性欲立身
于規矩繩墨之中豈可得乎雖於是受教而退始學夫禮凡禮儀威
儀無不習其事焉直解

聞斯二者

二者指詩禮而言直解
當獨立之時必有異聞也而我所聞于夫子者惟此二者而已夫詩
禮之教固夫子之所常言者我之所聞亦羣弟子之所共聞也何嘗
有異聞乎直解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

下論卷八

義

留學堂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是疎遠那疏

陳亢聞言而退深自詳察說問一得三我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
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喧喧喜喜
是又聞君子之疎遠其子而略無陰厚之意也夫陳亢實以己之私
心窺孔子及其問伯魚之說而又以為遠其子則以聖人故推其子
而遠之也殊不知夫子固未嘗私其子亦何常遠其子當其可而教
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固哉亢之為見也新安陳氏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
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章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案引

邦君之妻是諸侯的正妻其是謙言寡德的意思直解

邦君之妻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君齊體故曰邦君之妻
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夫人之為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夫人
在君前自稱呼做小童與夫言自謙無知若未成人不敢與君敵體
也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也臣民稱已
君之夫人于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
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稱他國的
君妻亦曰君夫人與本國同也此正夫人之名稱也那疏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義

留學堂

竟山 徐葵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南較閣 靖子寧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此章見聖人之遠小人而不惡而嚴也

陽貨是季氏家臣名虎欲見孔子是欲令孔子來見已而使仕歸也與也時其亡是待其不仕往拜是往謝塗是路過諸塗是於道與相逢也

陽貨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因孔子是魯國人望欲得來見已而使仕之仕孔子以貨是亂臣不肯往見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家則往拜其門故駁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是以大夫自處矣使孔子而直往拜之則中彼之計不拜之則失已之禮故夫子亦待其不在而往拜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揖蓋不見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謂孔子曰來迎而謂之也子與爾言何絕不可帶曰字讀實謂道德也人有道德如懷藏寶貴一般迷其邦謂不得他道能用生視其邦

之迷亂仁是心在於救世者好從事如從下事之義與字解做教字失時是失事機之會如是然察乎事機者逝是一往而不可返歲是年歲不我與之與即取與之與言這歲月再不與我也歲月如何與我若留任不去便是與我也將是且然而未必之辭

陽貨遇見孔子進而謂之說來我與你說話人有道德則當據其所

藉以救國之迷亂如有重寶當售之於人不可私也荷徒懷藏其寶而坐視其邦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有於救而懷藏其寶不可謂仁也陽貨又曰人之好有貨者則當乘時而出以設施於常

世荷徒好從事而張失乎事機之會可謂之知乎子曰知者熟察乎事機好從事而張失時不可謂知也貨又曰日月如流一往而不可

返人之年歲日增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及今不仕更待何時也孔子應之說及時行道實士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

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說若不識其意者此一事也可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貨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詭非中

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無屈者其辭最至於不遇非中也辭之還而或有所謂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

有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難容不迫而愈剛直不傾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章兼氣質而言為勸戒之辭

性兼氣質而言相近猶相似也習是習於善習於惡相遠是善惡相遠去大相懸也子曰天之生人本無不同雖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有側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側隱者隨其氣質而各為一性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其本然者皆為之主此中人士下之習相去本不甚遠以稟受處大槩亦爭不多也固相近也惟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而

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性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而終至於喪其天以是而始相遠也是以君子慎所習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一定之質

上知下愚以質言性相近迥善惡知愚說上知下愚才也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不移是非習之所能移

子曰人之氣質雖相近然於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不可一槩論也有一等氣質其清純極其純而為上知者有一等氣質其濁質極其最而為下愚者世間惟這兩樣人美惡一定

高下懸絕而非習之所能移蓋上知之人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為善此相近之中而氣質之聚其品第又有如此

人不可移之使為善此相近之中而氣質之聚其品第又有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此章論治民之道也

武城是邑名弦是琴瑟弦歌是弦且歌也相連字歌必叶於弦歌如是弦亦如是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

孔子到武城聽得琴瑟歌咏之聲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

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是微笑貌莞爾而笑何絕曰字連下割雞是殺雞牛刀是屠牛

大刀

夫子以時皆不能用禮樂以為治而子游獨行之故發問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曰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譬如殺雞者何必用此

屠牛之大刀乎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也

偃是子游的名聞諸夫子是夫子平日所言君子小人以位言之

道泛說禮樂是道中事君子學道則愛人當時孔子平說不可以子

游為君子

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川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曰昔者偃也嘗聞夫子說道之本切於身心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以

養其心而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過於人所當行之道

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學道則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底道理有以養其仁心方能愛人小人學道則曉得那兄弟忠信和

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也是人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間闕缺

四書本義集說

問者亦自知義則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也夫子此言個個做

之久矣武城雖小豈謂其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義為哉故亦必

以禮樂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二三子是從行者

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小國寡民為可忽也遂呼門

人而告之

之言猶戲之耳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

公山弗擾是季氏家臣爲魯邑宰召是聘召有禮在也子欲往是因
其來召而欲往應之

公山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虎敗由與弗擾據邑以畔
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欲往應之蓋示之以迹也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本是無一足適木之也已足無可之則止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是必用我東周對西周言也爲東周是與周道於東方與文
武之道於魯即爲東周也其字乎字只是閑字

子曰彼惟不來召我則已夫召我者豈徒然哉惑者必用我也當此
之時如有用我者而委國授政吾其與周道於東方乎蓋聖人無小
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魯在周之東故云

耳夫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
故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
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章言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解能行一字直是到於天下於
天下足無適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恭是恭敬寬是有度

量能容物信是與人期會約束而不食其言敏是勤力不怠惠是愛
人利物解是侮慢任是人堪倚靠不侮不使人五者又言其效如此

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言也

子張問爲仁的道理於孔子孔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然是心一有
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欠之處則失矣故爲仁者苟能行五
者於天下而無適不然而則心存理得而爲仁也蓋心主乎五者則無
非體之體而心之德常有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時而失而事之理
當得心存理得而不外是矣子張因問其目孔子說所謂五者

一是恭敬二是寬容三是信實四是勤敏五是惠愛此皆是求仁工
夫也夫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狹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
不刻此皆理之所在當恭寬信敏惠時其中各自有道理在人體
故心存理得也然苟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又各有其效大凡已
不敬則人慢惟能持己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而人自不敢侮子
矣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不爲我所容惟寬則足以容人而有

以得乎衆心矣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所憑惟信則人皆信
靠得我而無所疑誠矣不敏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惟敏則有功
而事無不濟矣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惟惠則人感其恩莫不
盡心竭力樂爲我用足以使人矣五者之效如此汝信能行此五者
於天下而又以是驗之爲仁又豈有外於是哉

佛脍炙人口之往也如之何
此章言聖人體道之人體也敬夫張氏
佛脍炙人口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脍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親是親身不入是不入其黨如之何是恐其被說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脍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親是親身不入是不入其黨如之何是恐其被說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脍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不喻而阻之說昔者我聞夫子有言凡人有親身為不善者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于曉之說汝謂身不為善君子不人此言誠然我誠有此言也然

人固有可流者有不可流者辟之於物凡可磨而磷者必其堅之未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九 七 堅而磷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潔白者乎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貌是匏瓜只是一物今俗猶言無口貌亦此意繫是繫於一處不

夫既不能澆已則可以往矣可往而不往則不知變通是匏瓜也匏

如是也哉君子不人之說有不可以乘論者矣蓋夫子於公山佛肸

之召皆欲往者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而卒不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此章勸學也 邢疏

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相連

子路負直諫剛勇之資而少學問閑錄之力故孔子呼其名而問之

而六蔽之說會問之否乎子路時方侍坐遂起而對說由未之聞

居是還坐 朱子

汝復坐我當一一告汝 前解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謂教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記載皆是所以觀夫理之當

而不惑於所似也愚是不當仁而仁若可陷可罔之類其蔽也愚

六言皆美德然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欲有是德

心於虛無之地窮極遠而無所底止其失也誠信亦美也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不顧義體而信其所不愜信更不顧人之利害便至害人矣故其失也賊而亦美也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如遺父懷羊者有之故其失也賊而月作爲果敢然好勇不好學則有不當勇而勇徒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作亂必矣其失也亂剛固本體堅勁然好剛不好學則剛之正理有所蔽變世傲物悖謗不顧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者前後而幸妄妄躁矣其失也狂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微矣于路勇於爲義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范氏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此章言詩之有益於已以見詩之當學象引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九

綱目

小子是門人何莫學是何爲而莫之學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

孔子呼門弟子而教之說詩之爲教有益於人甚大小子何不學夫詩乎直解

詩可以興

興是感發志意以下皆據詩言而見其當學象引
蓋詩之所言有善有惡反覆讀之詩與心相人自然有感發處而好善惡之心勃然而興是可以興存疑

可以觀

觀是即詩所美所刺之得失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新安陳氏
詩之所言有美有刺讀其詩觀其所美者何有所刺者何有反而考之於已所行如其所美則已之得可見矣如其所刺則已之失可見

矣是可以觀存疑

可以羣

羣是和而不流朱子
詩入之情和而不至於流讀詩而有得焉用之於處衆則亦和而不流矣是可以羣存疑

可以怨

怨是怨而不怒朱子
凡處人情之變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惟詩人之情怨而不至於怒讀詩而得焉用之於處怨亦能怨而不怒矣是可以怨存疑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邇是近來其重者也存疑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

綱目

八倫之道詩無不備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而父子君臣乃人倫中之大者學之則可以爲君子近而事親之義可得矣可以爲忠臣遠而事君之忠可得矣象引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鳥獸草木之名如關雎鳴鵲鵲白駒之類葛藟葍葍棠棣之類象引

且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蓋詩人多紀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又因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由是而觀詩之於已行以之爲善不懈有以之於事無惑以處羣居之常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焉物治間而一物之小者不遺其爲益不既多乎人而不學則無以興觀羣怨無以事父事君且於鳥獸草木之名亦有所不知然則小子亦何莫學夫詩哉象引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章聖人丁寧其子以窮經致用之道

爲如固哉高變之爲詩之爲只是謂誦讀兩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周南召南是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正牆面而立是正而對牆而立曰正牆面

倒用耳謂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意孔子教其子伯魚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矣乎夫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感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

章以南召之州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而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誠學詩先務也學者須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一

把這兩篇詩誦讀玩味身體力行乃爲有金人而不學周南召南則不知所以修身齊家自家一身一家已自理會不得况其遠者乎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何望其能經邦而濟世正君而善民哉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甚哉二南之切於人不可以不學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此章辨禮樂之本也

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禮文之重者鐘金鼓革聲樂器之大者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是擬而反之之辭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

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徒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以示人曰先王治禮以交神人治上下安上治民固未有用未玉帛者然

敬者本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謂玉帛爲非禮固不可然禮止乎玉帛則所謂禮

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養民德學民而後禮焉固未有不用夫鐘鼓者然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者樂之末也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謂鐘鼓爲非樂固不可然樂止乎鐘鼓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與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特虛器而已從事其末而遺其本亦豈可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

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對內言厲是威嚴在是柔弱小人謂細民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言也穿是穿壁窬是窬牆盜物而畏人知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一

子曰今有一等人色尚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爲一般而內實柔弱諂於利而怵於害外而恣地裏面却不恣地他意只是要騙人無實盜名故常怕人知譬諸小人之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窬內懷爲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而畏人知此人盜名而畏人知其心一事類也豈不可恥之甚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此章聖人深惡亂德也

鄉者鄙俗之意非公論之所在原字當作愿鄉原是鄉人之愿者也此德字以道理之正言賊字只把害字替他不足盜賊之賊子曰天下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若鄉人之原者一鄉皆稱愿人亦未必真愿乃儉令苟容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如世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是本等忠信他如外面塗林依違將
迎似乎忠信模樣如此則人遂以此為忠信把邪正混淆忠信中沒
不是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平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

○子曰遠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此章或問者有而體之以者其德王氏
道塗都是人行的路說是徒資口說德以行道得於心者言棄是不
為已有

子曰人之聞善者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有決不道聽
塗說若道路上聽了一言半語便在塗路上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
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只是以資口說而已何有於我哉是自棄
其德也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此章論鄙夫之行也
鄙夫是庸惡陋劣之人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為此事也可
與事君也與哉言不足與同心戮力以佐邦家也

孔子說為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誠而後可以與事君之義有一等鄙
夫其資性庸惡全無忠義之心誠惡陋劣又乏剛正之節若此人者
豈可與之辦事君也與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得謂得富貴權勢是憂患患得之是患不能得之自未得之至未
皆是說鄙夫不可與事君處
蓋鄙夫者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方其富貴
權利之未得也則踴躍心熱千方百計以患不能得之反其富貴權

利之已得也則戀位耽寵為深根固蒂之計只患恐失之也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無所不至是無所不為
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隙然其惡猶有
止也苟一有患失之心則凡可以圖意求容要結固寵者惟利欲是
徇而不復顧義理之所安矣將何事不可為乎卑污苟賤禍及國家
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而事君其害可勝言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此章聖人傷俗之益偷也
疾是氣稟之偏亡與無同王習俗言不可依胡雲峰分知行或是之
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四書本義集說

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三樣的疵病然皆氣稟之偏只是無學問
以變之耳今則淳者日人於淳厚者日趨於薄或併其所疾者亦無
之矣即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豈惟賢者不如古哉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
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是志願太高肆是不拘小節蕩是放蕩大開笑於是詩守不嚴
如不矜細行之矜其矜誇之矜廉謂矜角峭厲如物之側稜兩下分
去即方物常角處稟依朱子小註分義利說忿戾是忿爭怒是脂肱
不明直是徑情直遂許是執私妄作狂矜愚疾之名也肆廉直疾之
實也蕩忿戾許則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故曰或是之亡
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過於進為者這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
大言大小節處有所不拘小走作於大閑上更不走作肆焉耳矣

若今之所謂狂者則大走作放逐遠出於大綱之外而至於湯矣此就非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賦性狷介持守太嚴者如物有稜角一般庶幾耳矣若今之所謂狷者則兇忿剛惡所行與人相撓而至於忿矣矣此只是箇剛狠不近人情底人就不是狷者正是無古者狷之疾矣古之人有資謙餽餽暗昧不明者這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他於事不過只徑行自遂更無許多文理曲折緣他見識有所未至故只是如此直截耳矣若今之所謂愚者則被私妄作川機關變幻却似箇知者模樣詳而己矣全不是愚了是無古者愚之疾矣夫古者之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則世衰俗敗已流於私欲之偽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與

論語

卷九

莊

論語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章聖人惡不正勝正也范氏朱是正色紫合赤黑而成是間色鄭聲是鄭國之音雅樂是正樂利只是捷給之口覆是傾敗覆邦家又推一步說不與奪朱亂雅樂對

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而邦家亦猶此而覆覆矣然則利口之所以可惡豈非以其能覆邦家也哉故邪正相乘之際當自正其心而辭之也

子曰子欲無言

此章聖人發無言之教欲善學者得其所言也

言是言語欲無言是欲不待於言也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如尋常聽得聖人說如何為仁如何為義便然後從此去求聖人之所以為仁為義處殊不知聖人一動一靜無不教之所在善觀者當自得之不待聖人一一以言語指陳出來也故發此以警之曰天下之道有不待言而著者學者能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只將作空言看了未能躬行體認無益於得也子欲無言而善觀者當自得之

論語

卷九

去

論語

子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述是傳述也

于貢發而問之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止以其言也今夫子如不言則則人小子何所傳述乎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以聖言在天之天也

夫子因其疑而解之曰子謂道必以有言而後傳聞不觀之天乎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有言哉四時行焉時推一時時時自不昧其候百物生焉物各付物物物自不踰其則這天理都發見流行出來天何嘗待於言哉觀天道以不言而自顯則我之教人固亦無俟於言矣蓋聖人一身無非是教所謂善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足也善學者自其作止語默學之自有無窮之師若夫義理有所未明察後

何以解其惑則在已有領略之機聖人無輕讀之義若徒以言語說
聖人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雖曰問聖人之至論亦無由造道
之強矣此聖人所以發無言之教也

○**舊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章聖人不格之教也

舊悲是舊人謂命者是孔子過人而欲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也使之
聞之是使舊悲聞之而知其非疾也

魯人舊悲魯公曾使之孔子學士喪禮者一日欲見孔子當是時
必有以得罪者孔子不欲見故托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侯將命

者方出戶當時下就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使彼聲徹於外使舊悲聞之而
知其非疾也夫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使之聞之者是亦教誘之

而終不棄也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愛人之心終無已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七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此章論三年喪禮也

三年之喪是父母之喪期是周年

宰我問三年之喪只到期年亦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為是習禮是威儀折還壞是殊勝樂是聲音節奏崩是廢弛此宰我

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

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在喪則不習乎禮樂大

三年在衰經之中不習乎威儀折還之皆則儀節疎懈而禮必壞矣

三年在哀矜之中不習乎聲音節奏之妙則音律廢弛而樂必崩矣

喪必三年其害有如此

舊說既沒薪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是盡升是登以穀一收之用薪燧取火之木非取火於木也凡木

中皆有火燧鑽燧是鑽取薪燧取火之木以傳改火是存取燧種

之火夏取桑柘之火季夏取柞櫟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柞櫟之火

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已一收改火也已是止言喪至此可止上條

言三年有劫此條言一年可以止所以盡上條期已久矣之意

若以斯年而言穀之舊者既沒薪者又登鑽燧取火木既更而火亦

改天運一周時物皆變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云已盡喪至此亦可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食稻是食稻飯食夫稻夫大端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此便是短

喪也安是心安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大

子曰三年之喪食必蔬食衣必衰麻也無食稻衣錦之禮于親

可已矣如今年之喪使汝就食稻衣錦於汝心安乎否乎而宰我

方應之曰安則非其本心之良矣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今女安則為之**

有是美故不為也為字指食稻衣錦承上女安則為之應下文女安

則為之二為字意皆同初言女安則為之是絕之之辭再言女安則

為之是深責其不察

夫子欲宰我反求諸本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而宰我不察故夫子

又發其不忍之端以徹其不察曰凡人有不忍者不忍者心不安耳

汝既安於食稻衣錦則為之矣夫禮因人情而生者也君子居父母

之喪雖食美味不以為心不安於食也雖聞樂聲不以為樂心不

安於樂也。雖苦快境，居處不求安心，不安于居處也。惟其心有不安，故不肯爲夫食稻衣錦也。今汝既以食稻衣錦爲安，又何不可爲之乎？夫子此言所以責之者至矣。

宰我出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不仁是心之忍，予之不仁是即其知長而責之懷是抱子生三歲爲父母之憂，抱過喪是白天下達於庶人。

宰我出曰：「子又深探其本而責之曰：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乎？欲復喪，何其愛親之薄而不仁也？」且予亦知喪所以必三年者乎？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喪難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循而就此，以三年之喪爲足矣。

附書本義集說
論語
其親也特少盡其報稱之謂耳。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孝於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夫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也亦愛自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除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便謂既有三年之愛，則三年之喪惡可已也。聖人此語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此章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也。

無所用心是悠悠蕩蕩，無以入德，終有患害。博奕是局戲，六者十二，以五木爲子，有鼻盧，如棋，勝負之采奕是圍棋，賢是勝已，是止爲之猶賢，乃假此以甚彼之辭。

孔子說吾人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爲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自成。設使終日之閒，優游放曠，惟知博奕飲食而已，於凡義理所當講

學業所當修舉者，一無所用其心。如此之人，反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蓋未有不入於邪僻者，非惟無以入德，而終有患害難乎其爲人矣哉！不有博奕者乎？這等的人，雖所爲非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悠悠蕩蕩，全無所用心者，豈不猶爲勝乎？夫博奕不可爲也，然爲之猶愈於無所用心者，則人可以無所用心哉？聖人此言非教人以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子曰：「路曰：『君子尚勇乎？』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爲盜。』此章抑于路也。

君子尚勇與君子義以爲上，此二箇君子皆以德言。君子有勇而無義，義對下小人說，則君子小人皆以位言也。尚是上之義，是合安君子義以爲上，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爲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

在其中。亂是悖亂，盜是強盜，制賊也是須見勇意。

子路好勇，故問於孔子。說君子爲人，亦尚勇否乎？孔子教之說君子之人，惟以義爲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安，是以君子尚之義所當爲，則必爲之，無所畏避。所謂至大至剛，衆乎天，地者也。義所不當爲，則不爲之，惟當乎義而已矣。至於勇，則非君子之所尚也。苟人不知尚義而專尚乎勇，則必有害矣。在位的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義制之，則必將倚其強梁，逆理犯分，不至於悖亂不止矣。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義制之，則必將逞其凶狠，放蕩爲非，不流於盜賊不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雖不同，苟不義而勇，無一可者也。然則勇何足尚哉？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

稱人之惡是好稱說人之惡下流是在下卑賤之人謂是誘受勇是以氣加人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敢即前章之剛是率然敢為果敢而空就作事說勇厲血氣果敢則性實室是心上空塞不通

也故以稱之夫子曰有惡夫人固不能無惡也蓋隱惡顯親者君

此亦天理也且如上有過尚當為之檢況無過而以已私誘之者乎是無忠敬之心矣故惡若下流而訕上者人固不可無勇然勇必合禮而施於其所當施勇無禮則為亂矣故惡勇而無禮者人之作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王

留學堂

事必先明義理審時勢果可為然後決然為之蓋果敢而不宜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空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推果敢必行却心下空塞不通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將如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惡微以下見于貢之言微是則察許是及發人之陰私

夫子曰子貢問有惡知其必有所惡也故問以發之曰賜也亦有惡

乎子貢說賜之所惡者好察人之動止自以為於人之情無所不

知若此清沽之知也若惡之不讓則雖好去凌犯在上之人自以

為於人無所畏而勇若此無禮之勇也若惡之好攻發人之陰私自

以為於人之惡無所隱而直者此不直之直也若惡之賜之所察

如此而已夫子之惡惡不善之公心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

知勇與直者也聖賢之所惡者有下同然皆惡其所察惡而合乎天

理人心之公皆謂謂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章言當知女子小人難養之情也

女子是聖妻小人是僕隸下人養猶待也近是狎昵的意思遠是疎

斥的意思

孔子說天下的人唯有女子與小人最難養何以言之常情於近兩

樣人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不知皆非所以待女子小人之

也蓋過於用恩狎昵而近之他便狎昵恃愛不知恭遜之禮是近

之不可也若過於用嚴疎斥而遠之他便失其所望易生怨恨之心

是遠之不可也此其所以難養也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

之道其在不近不遠之中使不至於不遜而怨也非特慮其難養也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王

留學堂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此章聖人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四十是成德之時見惡是有可惡之實而見惡於人終是止於此而

已其其不復有進也

子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息少能精進故

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若於此之時猶有可惡之實得罪於能惡

人者而見惡於人焉則善之未遷和惡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惡終

不及改則亦止於此而已矣可不惜哉然則人當及時遷善改過矣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此章論殷有三仁行與志同也

微箕是二國名子是時微子是紂庶兄其子比干是紂諸父叔是紂四其子以爲叔而微子是直言極諫紂殺之此三句是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記此三事爲提頭

昔殷紂無道微子者微子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不聽微子之言則引身以去之箕子者紂親戚也紂不聽箕子之言乃被髮作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直言極諫而卒爲紂所殺剖其心以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至誠惻怛不嗚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四書本義集注

論語卷九

子

微子

夫微子箕子比干皆同姓之親今武王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且其逆又相連以去者爲仁則不去者似嗚乎仁哉以死爲仁則不死者似嗚乎仁矣疑於此是則彼非伸此則屈彼若於是三子者必有所軒輊乎存於其間故孔子即其位極其時而原其心直斷之曰殷有三仁蓋微子乃商王元子有宗祀之責在而紂之虐時若諫紂決然是殺他殺則死於無名而宗祀無所託矣故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但箕子偶不觸犯紂之怒而不殺之故伴狂爲奴而不以爲辱特適然耳比干少帥美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嫌是三人之行雖不同然其本心以是愛君憂國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嗚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故同謂之仁也蓋自孔子之論定而三子之心始白於天下後世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章論柳下惠之行也

柳下惠是魯之賢人士師是掌刑獄之官三黜是屢遭罷斥父母之邦指魯國而言

柳下惠爲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人或有諷之者曰屢擯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或者有用乎言其道不合則當去也惠曰我之所以三黜者只緣直道耳夫直道而事人則直道難容往往然也

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焉往而不三黜也荷肯枉道而事人則枉道易合只就此亦見用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因或人之諷故

之以不必去之志如此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

○蒧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安能用也孔子行

此章言聖人於齊景公以不用而去也

待孔子是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蓋自以告其臣非而語孔子季氏是魯上卿最貴孟氏是下卿不用事季孟之閒是二者之閒不能用是更端說

孔子適齊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因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

魯有三卿季氏最貴若必如季氏所以待季氏之禮待之則吾不能矣當以魯君所以待季孟二者之閒者待之就中斟酌固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簡庶乎其可乎既而又曰彼雖賢矣情乎

吾老而不能用也夫以孔子之聖使景公以季氏待之亦何足爲過不然則季孟之閒亦未爲薄也但孔子之所以留其國者其其用

凡行其道耳而曰吾老不能則雖禮遇之隆亦何取哉故孔子固

之而遂去之特以不用而去不繫乎其待之輕重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章聖人見微而作也

女樂是女子衣文衣而舞康樂季桓子是魯大夫名斯受之是為魯

國受之三日不朝是魯三日不朝則三日不往朝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駁然自有治強之勢魯人謂直歸女樂

以謂之當時辭受之權在季桓子桓子受之於是魯臣之間荒於

酒色而怠於政事三日不朝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是簡賢也三日

不朝是棄禮也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此章言楚狂不知有聖人之事也

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過孔子

過孔子之車前鳳鳥是靈物得聖君乃見非孔子則行求合故曰衰

其不能隱也往是已往諫是諫止來是從後方來之事追是追及

已止而諫是語助詞殆是危殆

孔子時將適楚楚之狂人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

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何時也而猶不隱何其德之衰乎然從前

既往之事不可諫止矣從後方來之事猶可追及而止也可以止矣

可以止矣就可諫去矣如今天下無道此時出仕從政者非惟不能

成事將必致禍其亦殆矣觀接輿之言既止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

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隱微諄復是誠知魯聖人者矣然其所

趨則在於絕人絕世以遺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不啻如冰炭

白黑之不同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超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下是下車

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遂下車欲與之言告之以出處之意而接輿

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趨而避之匿其聲遂孔子終不得與之言其

處已則見處聖人則非亦不知有聖人之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此章言聖人不放有忘天下之心不敢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聖人

之仁也

長沮桀溺二人是隱者耦是兩耜同隊而耕津是渡處

長沮桀溺二人相與為耦而耕時孔子自楚反乎蔡經過其處以未

知津渡安在使子路往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轡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

津矣

執轡是執轡在車知津是知津處

本于津而耦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長沮因指孔子而問曰夫

那執轡者為誰子路曰是孔丘長沮曰正是魯國孔丘耶曰是也曰

他人寧爾不知津處若是孔丘近幾數周流者自知津而無待於問矣

不以津告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桀溺而不羈

滔滔是流而不反之意天下皆是言舉天下皆然以猶易易是變易

謂與易之是將誰與變易之言無可與為善之人而是故辟人是
此適彼此謂孔子辟世是見一世皆無善人可遇辟而去之不復求
所逢也此舉漸自謂我是我種而後以授準田使土開處復合極
是止不絕是種而不止

子路以長沮不答又問漿濁想當時長沮與子路問答之言其詞
必謂我不問而問而問曰子是誰曰是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曰然也漿濁曰我有酒請者舉天下皆是也人曰趨於惡不復反
而趨於善曰趨於惡不復反而趨於善一可動有為者誰人與爾變
要為善變亂為治也亦徒勞而已且此處不合則去彼處彼處又不
合則又去之一處此則辟人之上也子以為酒濁天下皆是則世人
無一不可辟者爾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我辟世之士絕人透
世以為潔哉此又謂子路何必從孔子則流之意也語畢自治其田
耕稼義集說 論語卷九 三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愀然惜其不喻已意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反其酒濁者
天下皆足誰與易意存疑
子路於是還以二人之言告於孔子孔子惜其不喻已意乃憮然歎
息說彼謂辟人不如辟世則必高飛遠舉不在人世方可耳殊不知
人生天地間惟鳥獸非人類不可與同羣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
則吾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
絕人逃世以為潔耶且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然我之所以欲易
天下者正為天下無道欲與其易惡為善易亂為治也若天下有道
則人皆已善了國皆已治了丘何用與易之也彼二子者其亦不諒

我之心矣於此見聖人不取有忘天下之心沮溺則忘天下者也
人不取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沮溺則棄天下者也聖人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此則聖人之仁也 張子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不勞心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此章見聖人出仕之義 雙峰說氏
從而後是從夫子而相失在後丈人是老人蓀是竹器物是勤勞分
是分辨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孰為夫子言知就是爾夫子相是
倚芸是除草 包註

子路隨孔子周流四方偶相失在後遇一老人以拄杖挑著箇竹蓀
子路問說你曾見我師夫子否丈人相對而直責之說汝於四體則
不知勤勞於五穀也不能分辨其孰為黍稷孰為麥菽恰其農桑而
問芸草更不答也 直解

從師遠遊却來問汝夫子於我我知就是你的夫子遂植其杖於田
間芸草更不答也 直解

子路拱而立

拱而立是拱手而立 直解

子路問丈人之言知其為隱者又未知所以答遂竦然起敬拱手而
立 直解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止子路宿是留子路宿於其家殺雞二字不對為黍說言為黍安排
飯也言殺雞見其盛也 張引

丈人於是止子路宿於家殺雞為黍而食之野人盛禮也且使其二
子出見子路明其功之禮也 直解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于是子路反至其家行是丈人出行之在孔証

子路遇丈人之次曰即有進及孔子也丈人責已之言相待之禮一

一告即孔子也子路遇此人的言語自為賢而遇者也惜其不

明而遇之也子路復問見之狀然則以君臣之義及至

其身而遇之不可也其義也追之不行也知之矣

不仕無義說此一句是總腦自不仕無義至已知之矣皆是反覆

言君臣之義不可廢而自長幼之節至已知之矣又皆以申明不仕

無義一句長幼之節不可廢指丈人之接子路甚低而子路益恭丈

人因見其子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此却是因見其子君臣之義

蓋因其所明通其所敬也倫是序人倫言人之大倫有五君臣與長

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為尤大行其義便有進退去就相與指一

事道是而全體言理惟此

聖人使子路反見之必授以與語之意丈人既不得見矣子路因述

夫子之意而言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之所

在也若不仕則是無此義矣夫君臣與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為

尤大彼於子相見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今汝以爲高不過欲全生避世而潔其身而已不知

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實有亂乎人之大倫矣大倫豈可

亂乎大君子之仕也豈爲富貴利達之謀哉所以行此君臣之義

使無廢也不必自己道之得行也若夫道之不行則固已知之矣但

不忍廢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終不潔身遠去而亂倫也

人何其見之固哉此可見聖人出仕之義非如丈人直是故

一變也

○逸民伯夷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此章聖人言其異於逸民之徒也

逸是道逸民是無位之稱虞仲伯仲與泰伯同食荆蠻者柳下惠

爲上師三黜終於不用故列之逸民少連是東夷人

記者說古之遺世之民如伯夷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降是少降辱是汚辱總是一事一以志言一以身言而辱身又重於

降志不可專指去周說存疑

七人者志節雖同而制行則異孔子一一而詳言之說立志高而不

肯少有屈辱持身潔而不肯少有汚染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者

其伯夷叔齊與虞仲齊風何樂樂也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亦不必依李氏分貼

是義理之次第應是思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何義理所在中倫是所

言合倫理中慮是所行當人心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說謂其所

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以言乎柳下惠少連則和光潤俗與人無忤食祿亂朝降其志卑

辱其身矣然和不流也其辭氣雖容而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

見於言外所言合倫理之次第也所謂當人之公心也雖降志而不

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可取者其斯而已矣然則異乎他人之降志

辱身者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放足置不復言世務清是也中清中權是合道理既清既權是以言乎廣神遊也則隱居以自適故言以示其不可用也其已居獨善合乎道之清適亂世放言自樂樂以免患合乎道之權蓋與害義傷教而亂大俗者不同矣

其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無可是不以可為主無不可是不以不可為主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通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折以求其義

夫七人之行如此然皆先立箇主意如此則可如彼則不可是七人者各有可有不可也如我則異於是焉無可而無不可非因也無不可而無可非流也但隨其事來可如此則如此可如彼則如彼此心無可無不可也吾之所以異於七人之行者如此而已矣此聖人時中之妙也

大師擊適齊

此章記樂官皆散之四方以見魯政衰微之極也

大師是魯樂官之長鑾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是次次飯樂師也天子諸侯大食皆令奏鐘鼓以備食亞飯以下皆以樂備食之官三飯四飯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干發饗皆名也

掌亞飯之樂名于者去而之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之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之秦

鼓方叔入于河

鼓是擊鼓者方叔是名入是於河是河內也

潘渡武入于漢

潘是潘黃是武是武人潘黃是武人潘黃是武人潘黃是武人

掌播鼗鼗鼓的官名武者去而入居於漢中

少師桴鼓入于海

少師是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海是海島

為樂官之佐名陽字樂的官名襄者入而居於海島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今則樂上皆去禮樂不可作矣此章所記蓋深有新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

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字當作弛字是遺棄的意思以見用怨是怨不見信用然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故舊是故舊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於民者大故是惡逆之事無大故則不棄若有大故則棄之矣

昔伯禽受封之四周公訓戒之詞有曰立國以忠厚為本忠厚之道不外乎親親任賢敬故用人而已彼視乃王家一體而分者苟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廢矣必也視之欲其自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於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係以為安危者也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苟大臣有怨則任賢之禮薄矣必也推心以厚其托久

任以攝其才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見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
有功德於民者荷棄其子孫則敬故之意疑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
賢者亦使之不失其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之才具各有短
長在乎因材而器使之荷責備於一人則用人之路狹矣必也因能
授官其不能者不强其所不堪無求全責備於一人焉此四者皆君
子之事忠厚之至也故今就其可不知所勉以培植國家之根本此
此是魯初立國時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門人記之亦得
今思古之盛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

此童見周時氣數之盛賢人衆多也

周是周之盛時八士是一母而生八子也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
記者說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在昔周室盛時天地靈秀之氣所鍾聚
才輩出其中之最奇異者一母所生有八士焉其初所生者呼做伯
達伯适其次所生者呼做仲突仲忽又其次所生者呼做叔夜叔夏
又其次所生者呼做季隨季騫一母生八子固為異事而八子皆公
大異事也則室人才之盛如此非由周氣運之盛又何以得此哉
今則不可得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章言士行也

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以下皆是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危是危
難致命是不愛其身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不言思者思不
待言也思義是顧義也祭思敬祭是祭內外神言曰思義曰思敬曰思
哀皆就士者地位說其可已矣言應乎其可矣

為士者能見危致命其命而無難苟免也見財利則必思義
之當行也見利則必思義之當行也於祭則思敬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也於喪則思哀而喪具如也此則亦應乎其可矣

○子張曰士有不能者無所不為

此章言人有不能者無所不為也
執是執守德是得諸已者以行言不弘是狹隘受不得信道以知
言亦有守者在不為是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雜之焉能為
有焉能為無是不足為輕重不可以道德有無言

子張說理得諸心者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執之弘然後聚
善並集而德不孤方其間是理而未為我有也謂之道是道也信之
是矣然必信之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

四書本義集說

卓然有所建立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為世輕重者或曰少有得自足不
能兼有衆德子然固守一節而必之不已則輕而易足矣有片善必
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有過亦不受自以為天下莫已若
矣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信者存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為不如是也
不妨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始則終終亦必亡而亡矣是故
人有之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均能為有焉能
為亡觀此則為學之道信非志量狹弱者之所能及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章論結交之道二子所言各是其見也
問交是問與人交接之道所問是平日所聞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已

者善則方為仁為義者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
賢勝於善衆又勝不能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言善不能則在裏不可以
嘉善各不能為得上文之意此二句虛說言君子當如此子然處所
則善也若字字是破子夏一節字我之大賢以下又皆以破其不
可善也之說

子夏曰門人一日問交遊於子夏子夏曰吾聞子夏如何說門人對
說我師子夏曰凡人之交多間有益於我的方可與之相交若那便
辭若無益於我的交拒絕之不可與他相交子夏之論交如
此子夏說子夏此與我平日所聞不同吾聞君子之交於人之才
德出衆者則從而尊敬之至於尋常的衆人亦必合容之而不遠厭
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慕尚之至於無所能的人亦必容
納之而不忍斥逐可者則在所與而不可者亦無所拒君子之交

四書本義

論語

卷九

子夏

如是也目反已而觀之我果大賢與則於人何所不容固不應拒人
我若不賢與則人將拒我而我加之何暇以拒人也又不與人也
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廢乎夫子夏所言擇交之道是小子之交
也子夏所言泛交之道是成人之交也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皆事
不同也故交友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夏不可相非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此章勉人學爲大道正典也

小者對大之名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可觀
是亦有小理可觀覽以其理未嘗不在而各有濟於用也泥是不通
不爲是不學

子夏曰正心修身以治人之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
小者也雖小道亦是道理其始同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

理必有可觀者焉只是小能於此或不能於彼求如聖人之道猛
所不通則不可若以推之天下國家則恐不通就有不去了是以君
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存其心而爲之也學者不可不知所
用心也哉

○子夏曰百工居一以長其事而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此章言好學百工居一以長其事而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日是每日不是一日故下云月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兼知
行所能亦然只是無謂已之所未者有日知所及及以求其所未有
也月是每月日之量無忘是謂習不忘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
所能是已學而得之者也知無忘檢校之意皆以心言而功則不外
是矣

四書本義

論語

卷九

子夏

子夏曰人之爲學未得則思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
則思其有遺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雖曰爲學安得謂之好學乎
必須於每日之間孜孜汲汲知其所未聞而未知者求其知未能者
求其能是日知其所亡也日知其所亡則所亡者爲吾能矣積而至
於一月又將所能者求溫習不忘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如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須臾自省也夫致其知而不合故其知日
新保其有而不遺故其有常存如此則工夫無間斷而一日有一日
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則學安得不進乃可謂好學也已矣可不勉
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章言好學近乎仁也

博學是廣學漸漸都要理會過篤志是專心致志至誠懇切以求之
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就上面學字說切問是以切己之事問於人

近思是不專心而欲就其近者而思之務易曉底後將去仁在其中是有此理耳

子夏說學莫若於求仁而仁非用於外至誠心存則仁便在心便與

會以廢其間見而又專心致志以求其必得有所聞必關切義理就

力勉能到及目前可行底來問而求其必得有所聞必關切義理就

思辨之事雖未及乎力行而為仁然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力行已過

半而仁在其中矣蓋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

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

汎濫而不一志之攝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固不切思不

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他

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未探存

養之效天理即此而有人欲何由而達仁者之性絕無而己了此

百是微上微下之道也有志於仁者可不勉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章舉百工為喻以勉人學也

百工是匠作的人百者衆言之也肆是官將造作之處學不外知

行技是極亦不是做到家之意咸字致字重看然非竟居肆與學分

數又較重

子夏說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然後術業可專為之必有成法然後

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務成其事也必須住在那官府造作的

處所無別樣事務相妨礙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

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於學也亦然欲不惑於他岐而必以正道

又必造道之極致不半途而廢也必須終日修習以至通曉間上

向更無分繁工夫更無停歇則心一於理而不馳於外乃能習其

則知若尋常特地欲成其事非閉居也學者特地欲致其道非空

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固不可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亦豈其

可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章言小人不能改過也

文是文飾

子夏說人之處事安能一一盡善也有一時差錯了的這叫做過

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

善若夫小人之過則不然始焉不知悔思而行與理悖是過也而又

憚於改過不憚於自欺必多方回護求以掩其錯其過也卒不改

四書本義集說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章論君子之德也

君子是盛德君子不是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此儼然是貌之莊

一身言即是就溫是色之和指見於面者儼是嚴而確

子夏曰盛德君子形於一身之間者有三變焉不可以一端盡也三

變如何自遠而望之則見其正衣冠尊瞻視非儼然儼然而重

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也式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親矣及

其近而就之則其色溫和而厚如春風遇日無後隔之色也即之也

溫若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則又法而約是是非非雖乎不可易

也是則君子一身兼非有心於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

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以是之為變耳蓋其陰陽合德所養

者周是以其見於外者自然如此不待有所矯而然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此章論君子事上使下之法也

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信下有民信是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在使民諫君之先兼人我諫君字解微病

子夏曰君子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如土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然必其愛民之心至誠惻怛而民已信之矣然後可以勞其民則民樂於趨矣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若未信而趨勞之事雖皆為而人心不悅不以為傷則以為虐虐下而病已也事何由而成乎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然必其愛君之心至誠惻怛而君已信之矣然後可以諫其君則君樂於從矣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若未信而諫之意雖效忠而上心不悅不以為實直則以為謗上而諫已也言何從而入乎此可見君子欲有為於天下非積誠以感之而至於上下交孚未有能濟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章論立身處世之道貴識其大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是閑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不踰閑是不踰矩也出入是少有出入有不得已之意可也是亦無害此自是可與權之事

子夏說人之為學貴識其大若於君臣父子之間出處進退之際凡其大節所係者皆一一盡道而無憾於華繩之外則大本立矣其於動靜語默細微小節雖或出或入然出入於法度之中固亦無妨也若不務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為小廉曲謹之行亦奚足貴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此章論君子教人有序

灑掃應對進退都是小學之事本如大學正心誠意

子夏以篤實為學故教人先從下學用功于游不知其意而識之說道自本有未入之學道不可從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威儀習熟容節周詰則庶乎其可矣然此特小學之末耳律之以根本之學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全無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游之意是譏子夏不教門人以大學但教以小學也

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傳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章論君子教人有序

隨是心不平之聲先後是活字傳是傳業傳是應倦應猶言草木有分類別是分明始有卒是合下便始終皆備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聖人分上事不是說聖人教人事聖人是生知之聖人

子夏聞其言而數之曰言游說我不教門人以其本但教其末此言過矣蓋君子以大為心教人之道孰以末為先而可傳孰以本為後而倦教夫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蓋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顯理無精粗皆要從頭做去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本則本便在此也但學者之質不同所至自有淺深有可告以本者有不可告以本而且告以末者譬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所至之淺深不問其工夫之生熟而舉

其本之高且遠者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
人以其所未至也若舉始遂及其終本末一貫一時而索以告之而
不待分先後此惟生知之學人道項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一點化便
融會若為然耳而今之小子未必皆聖人也安得不且先教以小學
耶子游讓其失教其言為過矣觀此則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
學言於子夏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
字替他識見高於子游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章言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也
優是有餘力優裕優閑一也上句為已仕者言下句為未仕者言
句平說蓋各有所指

子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其理同也然仕則以陳力
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記格物致知為事其事異矣

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也如仕者必先盡其
事待職業修舉有餘力之時則益及於學以考先王之遺文學者必
先盡學之事待涵養純熟有餘力之時則始及於仕以行君臣之義
隨所主而為之緩急治已治人之異耳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
益深學而仕則所以致其學者益廣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章言居喪之禮亦崇本之意也
致字解作極字而止言不尚文飾

子游說方今之世文勝質衰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
真情以吾觀之喪惟極乎哀而止何必尚平文飾也子游平日對自
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始為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章論子張材德也
張是子張為難能是人所不能者彼却為之以才言未仁是少誠實
剛愎

子游說吾友子張之為人也不才高意廣人所不能為者彼却為之是
難能也然而少誠實剛愎之意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剛愎
則不能全愛之理其於仁則未也蓋人惟依若實心做去則事皆著
已務內乃所以為仁何必為所難能哉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此章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堂堂是容貌之盛與猶共也與並為仁猶云與共為難與事君
曾子說友所以輔仁故必近裏者已方老實下工夫去為仁彼此
習切磋然後可相助以進於善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張也惟其
威儀修飾其容貌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
為仁於人無切體感之助已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難與並為
仁矣曾子此言蓋教子張之失欲其用心於內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章論人致誠之事欲人於此自識其良心也
人指常人言致是盡其極自致是以自然說子字有感動人底意思
雙字說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於他事未有能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推
之以至於極者必也於父母之喪乎蓋父母之喪乃天相地製之際
哀痛迫切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故惟能自盡亦足以見仁觀之心達

之天下無不同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其至人所以高微意而感動之雙峰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卒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章論曾大夫曾孫述之卒行也 耶疏

孟莊子是曾大夫仲孫述其父秩于名義其他是他卒行不改是不忍於改而曾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卒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承而行之都不改其臣與其政此實人所難能也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雖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然人固有父之臣者若相拂他私意便

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而莊子

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卒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也

四書本義集說 卷九 聖 耶疏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章論典獄之法也 耶疏

陽膚是曾子弟子士師是典獄之官上失其道是使之無道若之無

素民故是情義重難不相難然得其情是得其罪惡之情矣於是投

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也喜是喜其自取之聰明能得其情也

魯大夫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之官若他師問則以陽膚請教於曾子

曾子告之說刑罰之說所以防民之類表率而不從教詔而不入乃

用法以威之非得已也自上失其道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

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畜之有是以恩錄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

散之心相率而人終不善其非一日矣故其犯法也或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道故也或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素故也若百姓親五

品而相率而國而散乎如是則犯法者民也所以故民犯法者上

也是以故出而爲士師於刑獄折獄之問如得其罪過之情則當寬

情之矜憫之加憫之之意焉莫剛情仍微服而我能得其隱情便欣

然曰喜其明察也若謂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

矜則不忍之意溢於法之中如是則用法必平民可無冤而士師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章戒人爲惡也 耶疏

紂名字受紂也下流是地形卑下之地衆流之所歸也 朱子

子貢曰今天下之不善者一歸於紂則紂是箇極惡人矣原來紂

之惡亦不至如此之甚只因他是箇極無道之君惡名彰著故今言

人之爲惡皆舉而歸之於紂譬如地勢窪下的去處衆水都流在裏

面的一般蓋其自處然也是以君子不肯一置其身於下流不善之

地蓋一自處於不善則人遂從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情皆歸於

其身焉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

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朱子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章言君子不諱過而速改也 新安陳氏

如日月之食而該到人皆仰之更更字解作改字更改以君子言在

日月下諒更只可說復 耶疏

子貢曰人固不能無過但小人則諱過而不能改若夫君子之過也

則譬如日月之食焉蓋君子無掩覆之意方其盛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又脫然無所怨結而復於無過夫過而人皆見之更而人皆傳不猶日月之食乎蓋日月之方食舉天下人皆見之及其復也則所以明者如故矣人又孰有不仰之者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此章論仲尼之德也

公孫朝是衛大夫焉學是問何所從學新安陳氏

公孫朝問於子貢說彼夫子仲尼於天下事理無大無小莫不周知

果何所學而能然耶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野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典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非指

四書本義集註

道之全體也未墜於地是未墜落於地凡物至墜地便失壞了

以為喻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賢者才德過人者也不賢者指衆人

而言不足不好底人識是記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

賢者識其大三句正是在人處焉不學是何所不從學亦字只是承

上疊說師字只因上學字生

子貢說道之懸然者莫備於文武其一代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

雖去今已遠然未便至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言能記之者彼賢者才

德出衆則有以記其大節不賢者識見雖精亦必有以記其小節或

記其大或記其小小大雖不同要皆是文武之道在焉如賢者識其

大夫子則於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人子則於不賢者而學

其小夫子何所不從學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師矣亦何

常師之有蓋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下學

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爲生知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此章言聖人之道高深難知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名州仇武蓋也大夫是衆大夫朝是朝中

子貢見用於魯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

所以有叔孫武叔者在朝中對衆大夫說以我觀子貢其聰明才德

過於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官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官謂之室室謂之官牆垣也古人官外只是牆集今人房屋窺見室

家之好言猶卑室後譬之官牆以下只把官牆說

子服景伯通問此言以告於子貢子貢曰賜之牆卑淺而易見夫子

之道高深而難知譬如官牆一般賜也遊諸未深比之於牆不過及

肩而已牆卑則室淺故人不待入其門但從外而窺之凡室裏所有

的一器一物之好壞目便看見了是賜之道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最

見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

若我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絕比之於牆其高數仞者也牆高則官

廣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宗廟氣象之美百官威儀之富何由而

見乎是夫子之道深廣而難窺也如此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或寡是幾人入得此夫子謂武叔也

今之人不過官牆外望而已能得其門而入者幾人彼然則夫子所

謂賜賢於仲尼豈故爲是揚賜而抑仲尼也哉正爲不得其門而入

則不知其中所有何如耳夫子之云不亦安乎無惟乎其然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毀之
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
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章言聖人之分也

段是段謗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上高曰丘大且曰段是段謗是日
月喻其至高自絕是自已棄絕多與感同適也量是分量

叔孫武叔以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從而毀謗之其誣聖愈大矣
子貢曰汝無用爲此也仲尼不可得而毀也仲尼之聖非他人所可

比他人之賢者所造有限就如丘陵一般自平地看者雖高猶可得
而踰越也仲尼之道冠絕羣倫高視千古就如日月一輪與天同運
誰得而踰越之乎仲尼既是日月縱有不肖的人欲自棄於聖人橫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聖

聖

肆非毀而聖人豈彼言言家議所能汚穢初何損傷於日月過見其
不知自己的分量爲妄人而已不特不知聖人之分量且不自知其
庸愚之分量也子貢此言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德之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此章明仲尼之德難以思地及也

爲恭是爲恭敬推避其師

陳子禽謂子貢說今汝推尊仲尼極其恭讓豈以仲尼之賢有過於
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不可不慎是言子禽不謹言

子貢以其輕於議聖因斥其失言之非說言謂不可不謹若子一言
善便以爲知一言不善便以爲不知知不知只係於一言之間

則不知乎通言子之失之不知矣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爲言階是梯

夫子之德日知生知其行安行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思勉之所
可及也猶天之高非可階階而升矣蓋化下可爲也

人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賦之斯和其生
此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得邦家謂爲諸侯若卿大夫立之是輔其生是養民事制田里教
養所以立之也道是引引之使就道也是教民事立學校明禮義

道之以德齊之以道之也行是使言民莫不興行綏是無安志立之
則也此立也深來是歸附助是鼓舞之使之歡喜助隨善改過而
下日知此道之尤深和是協和所謂於變時雍榮是人榮之尊親之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聖

聖

也立之道之德之勸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
下感動之速子貢意直道其死也哀處不到斯和哉如之何其可
及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也不是別一意

夫子之不可及也如此不若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

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耳使夫子而得邦家也正所謂民生
未遂制田里以植立之則民斯遂其生矣民性未復立學校以引道

之則民斯從其教矣至於殺安之而立之則民斯安其死矣然來歸矣
動之而道之深則民心斯協和矣不疾而速不行而自感應之妙神

速蓋如此其生也則人莫不尊親而其生也榮其死也則人如喪考
妣而其死也哀此夫子得邦家時之效乃聖人德化仁熟本領深厚

纔做出便自感應人雖見其變化而莫測其所以是化如之何其可
以思勉及也夫天之德不可形容仰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

之德不可形容仰其感入而見其成化之速此聖人之神化所以

下與大堤同流也下不仰而感之亦其具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人怨天

此言明二帝一之理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日用之學也

雲吟胡氏

此堯命舜之辭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相繼之次序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在爾躬亦以其德知之允是信

執是隨事隨物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不是死執中是無

過不及之名以其在事者而言只是箇恰好處道理允執其中又是

叮嚀之詞天祚仰天位永終是永絕天祚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

相照新安陳氏

昔帝堯將禪位於舜而命之辭言而突歎發終曰咨爾舜自古

圖書本義集說

王之興皆受天之命今爾德當天心天命相傳之曆數已在爾躬

不得而辭矣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豈可易而為之哉天下事事物

物皆有中乃天理之所有也惟其心無偏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爾

今帝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事惟信執其中者而用之各當其可

而無過不及之義則天下之民物各得其所矣夫天之視聽自我民

視聽若不能允執其中而及四海之人危困窮則天祚永終是終

絕而曆數之在爾躬亦不為爾有矣可不慎哉

舜亦以命禹

舜亦以命禹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可

殷後舜遜位於禹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不復更說此可見堯舜禹

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實是湯名玄牡是黑

色的牛昭是明皇是大后是君皇是上帝謂天帝也有罪是桀有罪

帝臣言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故是隱微備是闕如天祐殷數過一

般此殷重在命德亦承上後朕躬四句全在自責上說

禹之役大德受命而有天下者湯也湯既放桀乃作誥以告諸侯

因述其初請命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

帝有罪者我不敢赦而弗諫至於天下之有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

不敢赦而不用蓋其有罪也有德也皆已經聞於上帝之心我惟聽

上帝之命而臣故天討有罪而我刑之天命有德而我章之也此湯

自述其初伐桀時請命於天之辭以告諸侯也又言天既以萬方臣

庶付之於我則我當任其責有甚重者朕躬若有過惡而得罪自己

圖書本義集說

致之不于萬方若萬方之民有過惡而得罪是已之所獲罪者未

得其道而致之然也其罪在朕躬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猷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之事也大猷都是反紂之所行周是周家實是賜天

寶是廣濟天下之窮民善人是富是加厚天下之民民

湯之後受命而有天下者武王也以武王之事言至紂為天下逆

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武王伐商之初便把紂打頭第一件事發

聚出財錫下普及四鄰其中善人則錫下又自加厚不獨與衆人一

般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其貨善之公如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周親是至親

其督師之辭言紂之至親豈不克惟其衆畔親離所以不濟事不如

我周家臣子猶猶是仁厚有德之人賢而可恃也我今既獲仁人之助若不往正商罪則百姓每嘆怨曰其犯罪甚重而歸於我之一身矣其責已之重如此

禮樂軍刑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禮是謂之節也禮有五等曰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量有五命合月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審是謂之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度是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修是修廢廢字言不足修則之修廢官是官有廢闕者四方之政行焉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焉一般不可謂禮權量三者就是四方之政行

結為不道官府所用權權以取於民者必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非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糾為不道欲敗廢縱廢禮廢官府之制

禮樂制度廢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因者

因之可革者革之可益者益之可損者損之可去者去之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糾為不道制喪元良百官之職廢廢者多矣於是重新修理昔之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在官百職一時並舉無復向日廢廢之患也如是則哀者扶掖者受害者除利者與四方之政次第舉行焉

與滅國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典是謂封其國滅國是無其國者繼是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絕世舉武有其因而國緒已絕絕者與滅絕絕絕作二項不是一步舉是舉用逸民是節行超逸隱居未仕者諸侯之國有為人非理滅之國上盡無者則按訪舉出一箇來開封而興起之賢者當世祀武有其因而國緒已絕者則求其子孫使復

繼之以承前人之烈賢人為封侯舉逸民者則舉巧用之滅國絕世其先皆有大功德於民流不滅存其後逸民有才自德又孰不欲其繼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既舉行之故天下之民歸心莫不傾心而

所重民食其祭

政化若此至其加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則有三件曰食曰喪曰祭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忠遠乃人道之大經故周禮曰里以厚民生定為喪葬祭祀之禮以教民孝所以重王業之本風化之厚者又知此自則有大資至此或舉其能或述其能皆武王之舉都是反對之所行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為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言帝王之道堯舜禹湯武王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而箇中實無非道之所在也以上文所述帝王之事觀之太凡為治之道誠能寬以宅心則半最近民民必歸之而民心於我乎愛戴矣能信以行政則君不欺其民民亦不欺其君而民心於我乎倚仗矣能自強不息而勵精以圖治則百度以之而振舉矣能無偏無黨而一循乎大公則百姓以之而親服矣帝王為治之道又孰有過於此哉堯舜禹之世中此理也

武之賞善罰惡實已恕人太綱小領未度數無不具舉亦此理也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此所以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以明所傳之一致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

而不驕傲而不猛

此接論政之理也

此是崇的解是跡思是範利於人費足費已之利勞是勞事是勞是從容自在寬舒自得意思驕是自大好高作模樣乃負才勢者氣象威是有以可畏是剛驕的意思

子張問於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孔子告之說治道不止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凡政之美而有益於治者有五件故當尊敬而舉行之政之惡而有害於治者有四件故必惡艾而屏絕之取舍當而治道可舉矣於從政何有哉子張問則說何謂五美孔子舉其目而告之說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不必損己之所有而人自然蒙其利於無窮矣於下既有所益而於上又無所損此所以爲美者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所怨君子雖有役以勞民而人皆樂於趨避朱嘗見其德澤未既民怨民之力而又能得民之心此所以爲美者二也常人心中有所欲易至於貪君子雖亦有所欲然於己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貪此所以爲美者三也常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泰然自縱却無一毫若肆之意泰而不驕此所以爲美者四也常人以威臨民易至於猛君子雖有威可畏却不至於威厲而使人畏其威而不猛此所以爲美者五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哉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侮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民之所利如山者利其貪欲治者利其貧困中原利其五穀可勞

得活不但播穀乘屋大凡不得已而墾池築堤行商禦寇是亦可勞也微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注以治已言微仁字重無衆衆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事接人應事也

子張問五美之目而未知其所以因問說惠則必費如何曰微惠而不費之子因備指其事而告之說若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原隰之利與夫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何費之有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免於怨德擇可勞者如墾池築城之類而以是勞民民自知樂而樂從矣其謀得而怨之凡外物不當得而欲之則爲貪君子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道是吾所自有當然底物而不爲自得之又安得爲貪安舒的人其志意多疎放故失之驕君子不論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惟兢兢業業臨之以敬慎而不敢有慢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成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虐是殘酷不仁暴是卒遽無漸致期是刻期賊是害物不成視成是慢令致期略相似然不戒視成是出於無心慢令致期是出於有心此其不同處猶之猶均之也猶言一等是如此出納正足財物以子他時領出於此而納於彼也吝字說得廣只是遲疑不決底意思有司是有司之任而非爲政之體

管之謂已哉彼民不從善自取殺耳此不爲之虐惟不教也爲善待
民爲惡去教惟是全無憫隱之心這叫做虐更行一事須預先告
衆使遵行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若不先戒之彼且不知先後緩
急之所在難以親其成便是躁急無寬裕之體這叫做暴有所教求
於民當嚴其令以責之於先然後後期以責之於後則民知所從惟
故意慢其令於先而刻期責其成於後則勢有難於卒辦刑必至於
峻加此分明有意欲害物也這叫做虐至若當官便用官當使便用
僕非其義也二介不以予人而不爲吝義在可與處是以物與人也不
但與之之際吝而不與此則謂之有司有司爲主者守財施予不得
自由吝乃其本職不爲吝若爲政者而爲有司之職則奚凡此四
者爲政之所當屏也故其戒哉論語卷九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此章言學者切要之務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也南軒張氏
命指氣而言謂貴賤富貧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與五十知天命
不同却命是知有命而信之一惟命之安非泛泛知之而已爲君子
方是做君子根脚朱學胡氏

子曰學始於致知有知其在天者有知其在己者有知其在人者此
三者聖學之始事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知命則志定見利不
苟就見害不苟避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故全得我之義理所
以爲君子不知命則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
其守而爲小人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也如是則做君子不成矣無
以爲君子也此命之不可不知也前所

不知禮無以立也

禮是立身之節
禮者恭儉莊敬所以檢身也人步步雖不得禮知禮乃有處履之實
矣不知禮則亂禮言動無可持守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茫然卒
無可立之地也此禮之不可不知也重解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是學說人言知言如吉人之辭寡惡人之辭多之類亦不足泛泛
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
言者心之於人也人之邪正於是乎見之惟格物窮理而知其言之所
以然斯人品之高下可察而知矣不知言則衆言淆亂是非折衷難
失無由而分則邪正無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也此言之不可不
知也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也南軒張氏

論語卷九

論語本義卷之九終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甫校閱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一章是孔子的總文。這一節是經文中綱領首三句說一箇體統。

用力處卻在致知格物也。

大學是大人之學。對小子之學而言。大學之道言大學中教人修德

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謂明。明之是川工字。下明字連若機

字。然上明字亦因下明字而生。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乃人之所

得乎天。道德道現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也。親當作新。與

對新民。是以明德新民。感發開導。去其舊習。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止

則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新學

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如言極好道理。十

分盡頭處。包明明德新民。明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

要到那極處。只是中上二句意。非有加也。

古者人生八歲。則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小學之教在乎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已。聖人施教。既已養之

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學者所

以成其人。而道則其學之方法也。大學之道何在。在明明德。蓋人所

得於天。便自家心中光明正大。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未發則炯然不

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是所謂明德。初無暗昧。有何不分明底物事。但

是氣稟之偏。又為物欲所亂。所以不明。然而德本是至明。物事終

是遮不得。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

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歡慕。皆明德之發見也。所以大學之

道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要知得分明。要行得分明。

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須是見得這物事光明輝耀。常在目

前。毫髮不差。是則所謂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譬

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

復明。又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漸微。便暗。上

失得這火者。便是明德也。然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

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又在新民。蓋民生天地間。與吾並生同類。方吾

未能自明。固難責以新民。若幸有以自明。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

惻然欲有以新之。且未能新民。亦是自家有所未到。故又當推以及

人。新民以仁。摩民以義。感發開導。以啓其機。勞來鼓舞。以作其氣。使

民失惡而遷善。舍舊而圖新。不出矩矱繩之外。亦皆有以自明。而

去其舊染之污。是則所謂新民也。然明明德新民。又非人私意所為。

則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二

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

然之則。不及固不是。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

不遷。方是止於至善。蓋明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

至善。明德不是只略略地明德便了。新民不是只略略地新民便休。不

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

則不當遷動而之他。是明明德新民。又在各止於至善。以是為明德

新民之標的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不曰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

在所當止也。即上文在止於至善之止說來。定是志有定向。見得

事物物上。千頭萬緒。皆有定理。靜是心不妄動。是非搖撼。不得此

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說。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

能安是隨所處而安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定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慮是處事精詳思之周密慮既知此理更須思之審處之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得是得其所止之理處如手中持物以取物得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此一節又提起來說大槩效驗如此定靜安慮得是功效次序不是工夫節目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知止而后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能得是意誠以下之事此推本主文之意說箇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裏蓋深欲人端的所知於其始也全重在知止上

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以得其止而止之也苟能由學問思辨之功以入於融會貫通之境於明德新民之所當止者見得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着做到如此地位欠闕此子便自住不得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更不他求矣理既有定便別無遷移則心不動搖走作而后能靜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隨身之所處而后無往不安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閑暇事至物來有以察之而后能慮能慮則隨事觀理理得適中處處盡善事事物物對著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而后無不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而已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指形體而言本是根本末且未幾事指作為而言終是完了始是起頭事即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知所先後是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曉得爲學之道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道是聖人之道即大學

之道也近道是路分不差於道爲不遠猶自今日言雖說知上說而所以近道正以用工處知所先後也先後自重不是全未下着工夫只泛泛然僅知其序即便爲近道耳此結上文兩節之意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再總結兩節二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后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之意

合而觀之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能得者原於知止而能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蓋天下之物彼此相對則以本末論凡吾之所接雖紛然不同然皆自原祖委自體達用物中之事功力相因則以終始論凡吾之所當爲雖雜然不一然皆自後人深自小成大惟愚學者以本爲末以末爲本以終爲始以始爲終以至於後其所當先先其所當後耳

先其本而後其末自盡以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先其始而後其終自下學以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則其進爲有序而趨向之路不差自此以往庶幾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其於道也不亦近乎若未能知而欲行未能治已而治人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者是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天下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人皆是平天下治國齊家俱要兼化之處之說國家雖不言明明德而明明德自可意會齊家是齊不齊以致其齊修是修不修以對人而言兼所具所發誠心是身之所主以全體言正心只是主靜之法靜亦靜動亦動所

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上致字是推致方為也此至字是已至知得也方信得及也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字就心之念慮方明處說意誠是情願做工夫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誠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意誠其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也知至知之始意誠行之始心正是就心上說身修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齊有整然肅然之意家親而國政故曰治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文意誠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身修交家齊又是一箇過接關子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新民之事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此

大學 卷十

七

致知在格物故必理無不明然後知方可進夫人能於天下事物窮道理一掃窮究到極處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善惡是非之幾無復毫髮之疑似而後知之在我者虛明廣大無所不極其至矣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可見致知在格物也今人知未至者也知至善當好惡當惡然臨時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會見得雖欲誠意其道無由若能知得到則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坦然行之如點一條線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顯雖欲將不好底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他不得而後意可得而誠可見欲誠其意者必當先致其知也意者心之所發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譬之水焉本自澄淨寧息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蓋

無不實推盡得渣滓伶俐無些子私蔽盡是義理保護得心之全體洞然光明正大物不能動而后心可得而正可見欲正其心者必當先誠其意也心正然後能檢束其身以規矩凡所舉動皆合道理而身無不修夫心正而后身無不修可見欲修其身者必當先正其心也身修然後能感化那一家人人都遵我約來家可得而齊矣夫身修而后家齊可見欲齊其家者當先修其身也家齊然後能感化那一國的人都聽我的教訓國可得而治矣夫家齊而后國治可見欲治其國者當先齊其家也國治然後能感化那天下的人都做良民善眾與國人一般天下可得而平矣夫國治而后天下平可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先治其國也聖經反覆言之三以見其次第之不可紊亂一以見其工夫之不可缺略此入大學者之所當知矣且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八

意是一切也一切一齊也本是以身對家國天下看不是格致誠正亦以修身為本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長處聖賢從大聖的條目雖有八條其實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天下的人一切都要把修身做箇根本蓋天子有天下與國家者也諸侯卿大夫兼有國家之責者也士庶人有家者也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修身修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凡前而許多事都是理會修齊家治國平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所以都該以修身為本也直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指身說末指國家天下說否是不然所厚謂家齊指國與天下之人說國天下本非所重自家親之則為薄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修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吳氏季子

夫身既爲家國天下之本則必修身乃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若不
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是根本先亂下却要家齊國治天下平必不
然矣夫家國天下雖都是當受然理一而分則殊則夫左厚宜薄蓋
有天然之當然而不能以一致者如以家對國天下而言則家之親
在所厚而國與天下在所薄家爲不齊則所厚者薄矣所厚者薄則
要治國平天下將那所薄的反得加厚必無此理也是修身爲新民
之大本而齊家又新民之首務也與

康誥曰克明德

此一章是曾子解釋經文明明德的說話

康誥是周書篇名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辭克是能只是
真箇會底意明字連克字義所謂明之者也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
字

大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九

大學之道莫先於明明德能明其德莫過於古聖人昔武王作書告
康叔說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蓋文王之德之純
既不帶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
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

大甲曰顧天之明命

大甲是湯孫之名湯崩大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臣題曰大
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目在之是猶此也如一物件在此惟恐人偷
去兩眼常常顧在此相似自我之得於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
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
明也

伊尹作書告大甲說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明命也人
物之生都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日用動靜語默之職

非身見之處苟不能常常提撕省察是我自昏蔽了惟先王成
顧此明命而不離於須臾也非果有一物常在目前只是常存此
心知得這箇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
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
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是堯典虞書克明是盡已之性貫通明微無有不明處峻德以
此德全體之大言只就帝堯一身上說

虞書帝典史臣贊堯之德曰德之在人體具衆理用應萬事全體本
無限量本自高明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
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貫通明微而全體皆明如是而已

曾自明也

大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十

自明對新民言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三書所言如此雖其言不同然曰明德曰明命曰峻德即經文所謂
明德也曰克明曰顧天之明命又曰克明即經文所謂明明德也克明德者
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顧天之明命者天之
所命即德之所以爲德而顧天之明命之功克明峻德者亦即明德
德用之全非有所加也要皆言自明已德之意而已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新民的說話
盤是沐浴之盤銘是刻之盤順以自警之辭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
是爲學入頭處與上論苟志於仁苟字一般只是有能一日用其力
於仁矣乎之意新對舊言之汚而言遷善改過曰新去舊善學曰新
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曰新只是說物欲不必又兼復舊

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接續新去也

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

新民必先言日新者日新是新民根本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然新民之道不始於自新則無以爲新民之本而不至於新命亦無以見新民之極也

昔商王成湯以人心本自清明却彼私欲汚了必須先去那私欲使其從新清淨如人身

本自乾淨却被塵垢汚了必須去那塵垢使其從新乾淨一般就

業業固無時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乃刻銘於沐浴的盤上視爲人君者身有垢者知沐浴以去之心精神明之

咎乃甘爲私欲所汚豈不謬哉如蒸間濯才了晚間垢汚又生所以

要日新然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斷便不可

誠能一日存養省察之功真其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而日新焉則須

四書本義集說大學卷十

日有進益即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持之以日日之

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使其存

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

不沐浴則常新而不復爲利欲之昏矣

康誥曰作新民

作是振起就當聖繼在新民之新字作字內有許多事井田學校作

之之具務求其作之之術然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新民是自新之

民

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故作書以告

之曰商之民染紂之汚俗已深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與之使之振奮

踴躍以去其惡而遷其善各其肯而進乎新也蓋民心皆有此善才

善端發見便是自新之機上之人迎其機而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

之人觀瞻感化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不矣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言文王政教日新初受天

命新民之極和天命也

文王興於岐山以幽邵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故詩人美之曰周

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文王聖德日新而民風丕變故

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

舊矣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夫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

謂極矣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是故承上文說君子是大人成德之名用是求以止之極即至善此

結上文詩書之意也

四書本義集說大學卷十

盤銘之自新新民之本也康誥之作新民新民之事也文王之其命

維新自新新民之極也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

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自新以新民無所不用其極蓋自

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能新天命然後新

民之事盡未能至此者是於自新新民之事尚未能盡大學工夫尚

有欠缺不滿處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一章是解釋經文止於至善的說工夫夫都在切瑳琢磨上第一

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第三節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之示人以所當止之則

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

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

詩是商頌玄鳥之篇那幾是王者之都千里是地方千里蓋自東之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止是居引詩謂邦畿爲民所止之處以此事

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經文所謂止於至善者何謂也詩云王者所都的地方其廣千里千里之內爲畿是爲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聚爲鈞天帝居之會非後國邦僻壤之止農顧耕於其野商顧出於其塗賈顧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於此可見凡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矣

詩云鸛鳴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是小雅鸛鳴之篇鸛黃鳥小鳥貌土高曰丘隅是丘之一角隅處子曰以下是孔子說詩之時於止言鳥之所止知其所止是鳥知禮

學詩安閑之處而止之止字亦相說兼能得意重在知字上此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鸛鳴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山阜樹多的所在孔子讀這兩句詩因有感而說黃鳥乃一物之微於止也猶知所當止之處人爲萬物之靈可以不知所當止而不如鳥乎以此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是文王之篇穆穆是深遠之意於是歡美辭義是繼續顯是光明敬止是無不敬而安所止緝熙是樂說敬止則指其實而言之此四字連爲一意是以成德時言也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包得仁敬孝慈信爲人臣止於敬專指敬言敬之一事也上一箇止字是萬事統體此止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緝熙敬止者所以爲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爲止至善之目仁敬孝慈

何句內都要見敬止意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

人既當知所止矣然人之所當止者果何在乎詩人說穆穆深遠的文王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發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莫非至善今目其所止之大旨言之如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也文王之爲人臣則止於仁爲仁必十分仁且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串又合當如彼是仁與非天理之中而備仁道之極也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也文王之爲人臣則止於敬敬必十分敬不可止道擊鼓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病君無過皆是敬莫非天理之中而極敬道之全也若夫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文王則止於孝於那爲子的道理竭盡而無所遺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文王則止於慈於那爲父的道理曲盡而無所加至於與國人上之使下下之奉上有交通焉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文王則言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政事都是誠實終始不移而無一毫之不信這是止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同皆至善之所在而吾人之所當止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

詩云鸛鳴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山阜樹多的所在孔子讀這兩句詩因有感而說黃鳥乃一物之微於止也猶知所當止之處人爲萬物之靈可以不知所當止而不如鳥乎以此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是衛風淇澳之篇淇澳是水名澳是淇水之曲隈竹是淇澳所產之物鸛猶是美盛之貌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榮竹起興以美衛武公也斐是文貌有斐君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斐然有文就指武公

砥是治骨角的事既用刀錐切了又用鐵錐磨他琢磨是治玉石的
象既用椎鑿琢了又用沙石磨他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砥與磨是
益致其精密如切如琢是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的一般如琢
如磨是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的一般是嚴密之貌工夫細
密不粗疎也個是武毅之貌工夫強毅不息弛也靜宜是宜著盛大
之貌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事是說至善道是言學是講習
討論之事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自修是省察克治之功是就行上說
止至善自修是戰懼嚴敬存於中也威是有威可畏德是有德可
美形於外也盛德至善是明明德之止至善者乃用工之所至在學
力上得來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民不能忘
是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此一傳是說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則何
上善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方與其得之之數則何
如洪漢之詩云瞻望鄂漢水灣曲的去處景色之佳彷彿然美盛我
斐然有文的君子譬之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砥之極其滑澤然後已
譬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迨夫嚴密之貌靜
然武毅之貌個然而該敬存於中宜著之象赫然大之象喧然而
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有章可
觀可美使當世之人終不能忘矣詩美武公之言如此果何謂哉其
所謂如切如琢者蓋言君子之學也學以知止為要學而猶慮其未
至既講之又連習之復討論之先就義理上講求有條條緒一下從而
研究到精當處於理欲上挑剔得一分明此便是如切如琢也所謂
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自修也自修所以力行修而猶慮其未至
省察克治把自己身上先打磨得乾淨了然後從而細加磨礪這私
欲磨得十分盡便到那光明潔淨無疵難處此便是如琢如磨也所

謂語今謂今者是言君子切砥琢磨下此等工夫把許多怠惰放
妄念私意都掃除了然後存於中者終日欽欽盡在天理上純是一
箇嚴敬更無放逸走作所以說歷今謂今所謂歷今謂今者是言君
子嚴敬既有於中由是見於外者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這便是
宜著盛大處所以說赫兮喧兮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亂今者則又
言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造個惺惺威儀之地則身之所得者極其盛
大無少欠缺而德極其盛矣所止者一於中正無少過差而盛德極
其至善矣夫德者人之所同得也今君子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
又如此所以百姓每仰慕仰愛戴他而終身不能忘也大事切而不
離亦未至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至至善處有所主於中而不能
於外亦不是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至至善處有所主於中而不能
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此明明德之止於至
善也洪漢之詩云瞻望鄂漢水灣曲的去處景色之佳彷彿然美盛我
斐然有文的君子譬之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砥之極其滑澤然後已
譬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迨夫嚴密之貌靜
然武毅之貌個然而該敬存於中宜著之象赫然大之象喧然而
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有章可
觀可美使當世之人終不能忘矣詩美武公之言如此果何謂哉其
所謂如切如琢者蓋言君子之學也學以知止為要學而猶慮其未
至既講之又連習之復討論之先就義理上講求有條條緒一下從而
研究到精當處於理欲上挑剔得一分明此便是如切如琢也所謂
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自修也自修所以力行修而猶慮其未至
省察克治把自己身上先打磨得乾淨了然後從而細加磨礪這私
欲磨得十分盡便到那光明潔淨無疵難處此便是如琢如磨也所

是外面理會得底指道理易見處說裏是裏面自來身上至切至密處指道理難見處說精是道理精微的相是道理粗淺的全體即明

總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

朱子說這傳文第五章蓋會子解釋說文格致知說而令簡

編疏缺不可考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功之地第一段工夫

最爲緊要若少此一節則誠意正心修齊治平東無自而用其力然

則此傳誠有不可缺者故二程子始爲之說以開聖學之源我近時

私取其意思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是說人要推極吾

心的知識使無一處不明當隨事隨物而窮究其理使其無一處不

到也所以然者何故蓋人心之本體至虛至靈都有箇自然的知識

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凡善者皆知

其爲美不善者皆知其爲惡是人心莫不元自有知而天下之萬事

四書本義集說大學卷十

萬物必有所當然與所以然者莫不有一箇道理這心雖在內而其

理實周乎外那物雖在外而其理實具於心有人只在皮殼上用工

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

會惟不能隨物認理於其所當然與所以然者行不著習不察有

所未窮故其吾心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

也所以大學起初教人必使那爲學的自一身以至於萬物無大無

小各就那心上已明白的去處益加窮究之功或考之事爲之著或

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

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草木鳥獸物物而察之事事而

思之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

而不可易者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用力之久積累多時而一

朝豁然通達則衆物之理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裏之中又有裏精之

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不惟有以包括其大概而其節目

條件亦洞然而無餘不惟有以察識其易見而其委曲細微亦瞭然

而皆盡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此子不知更無從毫末而吾心

具衆理的全體與應萬事的大用也無一些不光明矣夫衆物之表

裏精粗無不到便是格物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經文

所謂物格知至者若如此直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誠意的說話始言慎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

之意不誠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爲勸也

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此體于物格知

至之後故特言所謂誠其意者不違致知說此行之始也毋是禁止

四書本義集說大學卷十

之誠自欺是自慢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欺謾過去自字與意字

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誠誠爲懷快也足也快而且足方是自謙此

之謂言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是此便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

謙了非是做作善下方能自謙也正與自欺相對自謙則意誠矣且

不必便分功與效毋自欺至此之謂自謙但是釋誠意之義慎是謹

之以審其幾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居處而言慎獨就是

誠意工夫上而說其義至末則標出示人下手用工處蓋致知者

誠意之功而慎獨誠意之功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謂也夫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着手下

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

意誠入九分矣惟是知之有毫末未盡必至於自欺如知道善我所

當爲也勉強去做卻只是不十分去爲善心裏又有些不肯如此也

不妨底意思知道惡不可作。卻又自家所愛舍他不得。心中也又有
些便爲也不妨底意思。凡此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力。外然而中實
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義理。尚夾雜了一分
私意。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誠其意者。是要人於意念發動之微。就
真真實實。禁止了那自己欺慢的意思。使其惡惡如惡惡具的一般。
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善。而於善之所任。皆務決去。好善如好好色
的一般。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而於善之所任。皆務必得。這等才
是好善惡惡的實心。無有虧欠。只此便謂之自慊。只是要自快足我
之心念。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也。誠與不誠。只爭這自慊與
不自慊些子。毫髮之間而已。故君子致知格物。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
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猶恐已所獨知之地。隱微間稍有所不
實。然管不及更須於此細微處用工夫。提撕而謹之。即其初動之微
審其所分之幾。若意防閑。使無毫髮自欺。而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
自快慊也。

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
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

夫必慎其獨。此便是箇君子。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
那裏去。便是小人矣。彼小人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獨居時
只說沒人看見。把各件不好的事。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然後惶
恐羞愧。遮蓋了他的不善。假粧出箇爲善的模樣。只說誤得過人。殊

不如人看得我。已是件件明白。恰似看見那裏中的肺肝相似。這等
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說。豈不枉費了那機巧之心。永無緣做得好人
何益之有哉。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如神祕則生。障設則生。誠有不
好底心在裏面。那面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人自
欺而已。非不知善之爲善。與惡之爲惡。去惟不能實用其力。無善自
欺。而必自慊之工夫。故流弊必將至此。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
詳其隱微於隱微之間。使吾所養之意。由中及外。皆以實而無少自
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曾子曰。是平日之言。誠是可畏的。意思此承上丈人之視已如見其
肺肝而引此以明其意。

曾子平日亦有言曰。人皆以爲幽獨之地。深僻隱奧。人不之知也。殊
不知人雖不知。而我已知。自是甚可畏。恐了。蓋實理無隱顯之別。
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即十目所共視之地。每日瞻視不及。而可
以瞻所不爲也。即十手所指之地。每日指顧不誤。而可以無所不
至也。其嚴甚焉。豈不其可畏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潤。猶澤也。此言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
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而養育是也。心廣體胖。乃中言
之。廣是寬大。胖是舒展的意思。二句平說潤身之實也。然心廣由於
無他作。體胖由於心廣。此是形容自慊之意。即意誠之驗也。此節是
結上文。

然則君子之自檢者。當何如哉。彼則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
自然用度充裕。而華美其甚。能慎獨以誠意。則德有歸已。德則能潤

身矣自然誠中形外而華美其身心本是天賦物事只是因物作
了使身快便被他隔礙了所以不能行義理若無欲則心無物欲
之惑故廣廣大以心之廣大故體常好義之謂身有欲也蓋心之
真於中而形於外誠意之驗如此故君子知至後必慎獨以誠其意
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是必自慊而無自欺則有謂身之
故而為是德之其本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慮則不得其正

這一章是解釋上文正心修身的說詞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
然知是就心之知解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
之全體意不誠是私意上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端了固不得其正
心不正也說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

四書本義集註 大學 卷十

身有之身當作心也體用而言是心之其體是心之其用是身是
指而言恐怖之類中庸有言好樂是喜好憂是悲之類是是是
之已至有所是事未至而自家先有期待底心或事已過去了又
帝謂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
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

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謂也蓋心為一身之主意既誠下而
其心或有所倚焉雖未必為惡然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而不得
其正故可微那正心底工夫也如水相似已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
怕於清裏面有波動的靈處耳若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
衡之平喜怒哀樂隨感而應不以動其心則施之各中其理而不
失其本體之正矣若心有所忿懣則失之不察而偏滯於忿懣矣得
其正有所恐懼則失之不察而偏滯於恐懼矣安得其正有所好樂

不察則心為好樂所累而不得其正有所憂慮而不察則心為憂慮
所累而不得其正蓋是四者皆心之凡非謂全欲無此但只要在
無處發出皆中其節過之則係不可謂濫而不消化無偏滯則此心
便處應接萬事不計其所以無與有所則是被動為主於內只見
一邊這便是為物所係縛如何會得其正如精一功夫未有物欲
不主才把一物在上便不平了又如鏡中先有一箇人在裏面則一
箇人便照不得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不在是心不在於外乎與承上文說外雖於念慮裏面內境虛明之
地不能以自存也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才知覺義理
便在此才作便不見了見聞知味皆存之意番番粗以明精耳
心者身之上身有心之役心何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百體從令各
四書本義集註 大學 卷十

但其事而無不合於理矣如其不在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一身
便無主宰則眼雖看者也如不見耳雖聽者也如不聞口內雖喫着
飲食也不曉得其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
而所以察者心也食雖以口而所以食者心也心不在是則無以
檢其身推而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將無一得其理者矣身之不
修就其於此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
之也這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
人心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則雖視聽食味粗而易見者已不能
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可見心為一身之主不能正心者必不可以修
身也經文所謂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者意蓋如此君子所以切切於

誠意之後正自有存養者察工夫事之方來念之初萌是皆察時
端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既存養者有此心本體之正也自察
者惟恐其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務使此心明明
隨物隨處而發中則心正身修而國家天下可從而理矣
所謂齊其家者其身皆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辟惡而辟焉
之其所畏懼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矜憐而辟焉故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修身齊家的說法修身以下大概說向接物齊
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詞一節去
各就地頭上理會也

人是常人非為君子乃為聖人而君子之字解做於字之其亦如於
其之理其所以處世愛如骨肉之間高親愛惡惡是人有一體可親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五

者親是畏懼敬是恭敬以事大而言其外是憐憫的意思故是簡於
高親是親於骨肉故字上之字解做於字之其亦如於
一而偏於去故字上之字解做於字之其亦如於
物親事只是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此言身之不修也此
心修身兩段大段是錯處言井在人欲上皆是入合有底事如在官
街上差了一路

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何謂也蓋吾特使其父子兄弟夫婦
雖然齊嚴肅以禮言之儀禮吾之倡而無故紊亂於其間倘非吾
身之修有以使人之心悅誠服人謂之然人無不欲其身之修而
卒至於身之不修者則以接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一有所偏則雖
欲其仁不可得矣如常人之情父子因富至於親愛然父有不義子
不可以不孝子有不肖亦不可不有以教之若不加察一向詳將去

更不論義理可否這是於所親愛的上便偏了人有一體可親者固
宜親惡然或尚可敬或有長處也不該終絕他若不加察一向詳將
去更不肯寬恕一些這是於所厭惡的上便偏了人於尊長固當畏
敬然自有前賢家的正理若是不察其理或有過於畏怕過於恭敬
不合於中這便教他偏了困苦的人固當憐憫然自有前賢家的正
道若其中有不當憐憫處也不察只當去憐憫他如有好惡方欲慈
之被他哀鳴懇告卻寬之這樣便為姑息是哀憐之偏處有一般人
上不至於親愛下亦不至於厭惡只是平平淡淡要底人接之自令
人簡慢然一向放情卻也不可若其中有不當簡慢處也不察只當
簡慢去卻又流於驕肆這教他偏了常人之體耐於一偏如此所
以好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好的說有不善也不知了惡一箇人
只見他件件都是不好的說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卻能知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五

其惡所惡的人卻能知其美者似這等的求之天下蓋亦鮮其人矣
以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
故字亦承上言是俗語前是則前頭是前之至處子之惡而之
結果家之一端言之

得其清於一偏則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關將無一當於理者而况
於門內之惡常掩其善亦何以勝其情愛乎此之私而能有以齊之
哉所以俗語說人之溺愛者不明他的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道只
說他好食得者無厭他的面前雖是茂盛也不見得只嫌不茂盛
之為害一至於此此家之所以不齊也 朱子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即上文所論之為害上看來可見欲齊其家者必須先修其身者

何謂於一編而百之所以自處者不得其理卻要感化得一家之人其如內外各得其分都在倫理之中而無所參差下齊者斷無此理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此一章見有打躬又齊家治國的話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括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

不可教是不能修身不可以教其家人是國人成教於國是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人看者自能如此孝弟慈三者便是教之目上而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同舉三者蓋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弟故曰弟有子弟故曰弟

國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三

慈者君事長使與方從治國上說 慈者謂兄也 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家最切於身乃新民者起脚第一步身修則家可教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修而家尚不可以教而能教國人豈無是理也故治國君子惟修身以教於家其身雖不出乎家而依國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如善事其親之謂孝然家有父猶國有君則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不外乎此善事其兄之謂弟然家有兄猶國有長則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不外乎此慈愛卑幼之謂慈然家有幼猶國有衆則在我愛下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不外乎此蓋孝弟慈體之身則爲修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施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亦雖殊而理則一故孝以事親而使一族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

衆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 孟子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保者也赤子是初生的小兒如保赤子是言君養民亦如父母之保赤子誠是真實無偽求之求赤子之所依也心誠求之就接保赤子說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本文如字意誠中是中當赤子之

體以上言孝弟慈此獨言慈幼者偶舉其一以例其餘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孺子入井之意同這一節承上文說只是說動化爲本來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本

然是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又非外操而有待於強爲也故康誥曰如保赤子夫赤子不能言只是爲母者惟其中心愛之以其誠切懇至之心而付庶赤子之心雖不能一一都吞著然相去亦不遠矣蓋以通簡保赤子之心人人自有不學自會如此幾曾見爲女

國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三 子必先學會了無養兒子的方法然後才去嫁人者也慈幼如此孝弟可知可見其皆出於自然而不待於勉強也於此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箇孝弟成箇弟慈成箇慈而教之本自我立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偃事一人定國

仁是有恩以相愛讓是有禮以相接孝弟慈裏俱有仁讓與是與起一人指君說貪是貪欲戾是背理貪戾是仁讓之反作亂是不仁讓之極此處亦大慨說不必付作較辯機者皆棄矢之發動所由一言惡言也情是覆敗定國是安定其國體事定則皆古語引此以証上文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既本於一理又出於自然誠使君子能盡孝弟慈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有恩以相愛而仁也則通國

上下激昂奮發莫不興起而為仁矣一家之中有繼以相持而後
則通國上下激昂奮發莫不興起而為讓矣若為君的不仁不義好
利而取民無制背理而行事乖方則通國上下激昂奮發莫不興起
不為不義相習為戾不就不止而停亂之現由此而起矣夫一國之
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可見仁讓不發於人而發於
我食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有如此所以古人
說一句言語說得差了一便至於壞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時便能安定
其國正此之謂也治國君子安得不戒食戾以絕禍亂之根而先盡
孝弟慈以為定國之本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
藏平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國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傳是帥領令是政令所令反其所好只承桀紂一變而為二二字承
上堯舜帥天下以仁四句有諸已是有此善而有仁讓也無諸已
是已無此惡謂無食戾也此數人皆指國人言不舉家人所藏平
身是所存於身者想是推已及物不專在愛人上說指以治已之心
治人者善喻是曉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說

夫以一人之身足以定一國之大者亦以一國之德化自一人而出
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恭弟慈之理而帥天下以
仁那時百姓看堯舜的樣子也都感化相親相愛而從其為仁讓
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那時百姓看紂的樣子也都
放尤不相親愛而從其為暴是蓋以身率之則易於從無足怪者使
已之所好者暴也而今民以仁則所令反其所好矣民胡為而從之
哉是故君子知民之從好不從令也必孝弟慈三者有附已然後可

以責人之孝弟慈不孝不弟不慈三者俱無備已然後可以正人之
不孝不弟不慈天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勢不可以不求人非人
然必強於自治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人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者而自治
焉如此則是其所令者一如其所好所謂恕也庶乎能喻諸人矣苟
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則是其所存於吾身者未有可
以及人不能盡恕之美所令反所好矣如是而欲喻諸人使其領吾
所求而為善願告所非而去惡無是理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宋子

合而觀之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故欲
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

國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詩是片南桃天之篇只是桃身或以為指桃花者非也詩上章有
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夭夭是少好貌蓁蓁是茂盛貌與之子春
是子也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是善下宜其家
人不使指女子言就治國而言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所見以起興曰桃樹天天然少好其葉蓁蓁然茂盛此女子之賢歸
於夫家必能有以善其室家為人君者必能處得一家的人則國
停當如此詩所謂宜其家人者方才可以教那一國的人使之各有
以家其家也不然家人且不能宜何以教國人乎

詩云宜其室家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是小雅采芣芣宜其室家是第於兄弟是友於兄弟

詩小雅蓼蕭篇云「一家之中有長於我的是兄」我盡其孝而盡
孝之感得為兄的也。常帝愛我這便是兄。兄有少於我的是弟。我能
盡其友愛而善撫之感得為弟的也。常常敬我這便是弟。弟道是
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以美之。亦所以警成
之也。為人君者必能善處其兄弟。如此詩所謂兄室弟者。然後可
以教那一國之人。使之亦有以室其兄弟也。不然自家骨肉尚不能
安。又何以教國人乎。前解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是曹風。為禮儀。是禮儀。是差。四國是四方之國。其為父子兄
弟足法。是長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不是謂一
家之為父子兄弟。皆足為人之法。此所謂其儀不忒也。民法。是國人取法
於已。三詩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聖

卿丁家邦之意

詩曹風。為禮儀。六人君一身所行的禮儀。皆有常義。沒有一件差錯
便能表正那四國的百姓。而為下民之親法。夫儀者。吾身實為民之
表也。為人君者。自家為父。能慈為子。能孝。為兄。能友。為弟。能
其道。足以取法於人。如此詩所謂其儀不忒者。然後百姓每皆取
法。他父也。去慈了也。去孝兒也。去友弟也。去義。亦如此詩所謂正是
四國也。不然自家一身止有差忒。又何以教國人乎。前解

此謂治國齊其家

此三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孝子
所謂齊家治國之事。其具而意足矣。而此三詩首言家人。次言兄弟。
終言四國。非於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反覆吟咏之間。其味深
長。又可見治國者不遠求之於國也。能修身以教家。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而後國可治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此之謂與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
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的說話。大意只在於絜矩。分四節
看。章首至失眾失國。說絜矩之道。在於公好惡。而絜矩之效。
與不能絜矩之害。自先領平德以下。是就財用上說絜矩。自泰誓以
下。是就用人上說絜矩。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即理財一事而反覆
言之。章內二言得失。初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再言尚德尚財
之得失。三言用善人用惡人。而終之以忠信。絜矩是又就心上說出
得失之由。以決之。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全章只反覆說絜矩
也。朱

下老字是指父母。上老字是盡事父母之道。下長字是指兄長。上長
字是盡事兄長之道。興是興起。恤是憐愛。孤有幼而無父之稱。舉重
以見輕也。倍是違背。三民字。指國人言。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
身上切近處說。即上章孝弟慈。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是就
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絜矩之事也。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絜矩是
度知。是所以為方之具。知能使物方。故借絜矩二字來用。矩字自有
使天下平意也。首句是化絜矩處。是處置功用。這卻說到政事上。
然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非是外面別有個道理。只是前面正心修身。推而措之。蓋物格
知至。後其理。明明則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
節次。須逐件徐徐做將去也。朱

經文所謂欲平天下。在先治其國者。謂何益。而天下遠。然人無
不同之心。心無不同之理。故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而能遂其

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且如上能以事老之道。孝順自家的父母。則國人便都興起於孝。而善事其父母矣。上能以事長之道。恭敬自家的兄長。則國人便都興起於弟。而善事其兄長矣。上能憐愛一家的孤幼。則國人便都如君子一般慈其孤幼。而無有違背之者矣。這孝弟慈。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如此。亦可見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孝弟慈。一國之人心。既無異於一家。則天下之人心亦豈有異於國乎。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使得遂其心。則我知如此人不能如此。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即是不平矣。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矩矩之道。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我要他地。使彼有是心者。亦得他地。各老其老。各長其長。各幼其幼。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而無一夫之不獲。譬猶矩以度物。使長短廣狹。圖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彼我之間。各得分願。而無不方也。制物者。度之以矩。則物方。制天下者。度之以吾心之矩。則天下平矣。存心 引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矩之道。

惡是憎惡。上是在我上面的。下是在我下面的。上是一人。下是一人。我居其中。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毋以使下。如天子優我。不得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優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而後。如交代官相似。彼既爲後。我當其前。便爲先後。彼既爲前。我承其後。便爲從前。如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又如後人趕逐我不下。又不可學他去趕前人。左右如東鄰西鄰。毋以交。如左邊人侵我地界。是他不是了。我又不可去

學他。便了。右邊人處界。上下前後左右。做九個人來看。便見矩。矩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只是說出絜矩模樣。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須是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緊要在毋以子上。非是實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各處其分。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朱子

絜矩之義。何如。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不是真箇把箇矩去度。只是自家心裏。絜度那箇長那箇短。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此之異。只將這頭折轉來。比那頭。知人之所惡。不異於已。則當推以及物。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已。如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更不特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更不特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武所惡於前人之先於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在後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先後。所惡於後人之後於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在前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從前。又如

在右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則必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左。或在左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則必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每事皆如此。則無不平矣。所謂絜矩者。蓋如此。朱子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是語助辭。好之是與之聚之。惡之是不

以爲此言絜矩之效。東陽許氏

夫其所以說絜矩之道者在乎公好惡而已蓋自吾窮理正心而推之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則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南山有臺之詩云在上位可嘉可樂的君子即是百姓每的父母大約言上人愛民之道不過顯其好惡之心而已君子有絜矩之道視民所好如飽懷安樂各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猶已所好即從而好之務要處處使民得遂其孝弟慈之願焉視民所惡如飢寒困苦不得以遂其孝弟慈之願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務要體悉使民不至於不得遂其孝弟慈之願焉如是則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能絜矩之效也。東陽許氏

大學卷十

壹

自書本義與說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罔則爲天下儆矣

詩是節節南山之篇節是巍然高大貌南山即終南山巖巖巖師尹之高嚴也師尹是周太師尹氏天子之大臣具是俱備是瞻仰群是一偏修其身軼國下節南山之詩家父所作引之以言不能絜矩之害。東陽許氏

蓋絜矩之道能之則爲天下君不能則爲天下儆矣小雅節南山之詩云望彼南山蒼然高大山上的石頭巖巖然堆起如今尹氏做著太師其勢位之赫赫顯盛便與那高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著你仰乃罔上行私以致天下之亂這是詩人諷尹氏之辭有國君子之居人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視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不可不兢兢戒慎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

偏所行者不平之事所布者不平之政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必怨衆叛親離身與國家不能保守爲天下之大僇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東陽許氏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豎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是大雅文王篇此詩是殷亡後周公成王而作是文王是衆配是對上帝是上帝上帝言爲天下君而對上帝上帝也儀字當作宰字豎是視峻命是大命不易是難保道字解俊字正意還是釋詩本文而以結上文節節之意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乃以上二條貼入此條之意非二句全是說上二條也。東陽許氏

大學卷十

壹

自書本義與說

心天即天命衆心之去留即國之所以存亡者乎文王之詩云知今殷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了當初殷家祖宗不會失了衆人的時節也曾受天命能與天作對猶因他後世子孫行的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今後我周家的子孫就坐在著殷家的巢以爲堅城不可像他子孫行的不好這上天峻大之命從遠去就如此反覆手豈是容易保守的也詩人所云如此蓋言殷之先王能絜矩而得乎衆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衆心之公而爲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絜矩而失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及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一己之偏而爲天下之大僇者乎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東陽許氏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

先慎乎德。求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便是明德之德。慎德即所謂明
明德首章明明德明德以修身。此言慎德以平天下。所以慎之。求
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此猶斯也。猶言即此便有
不待他求。有人謂得象有土謂得國。財是貨財。用是川貨。爲國聚財
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朱子

此天命人心之得失。皆由於能聚矩不能聚矩如此。可見有國者第
一要緊的是修德。所以在此上位的君子。雖事事都該詳慎。尤先要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工夫。以謹慎在己之德。不使有一些怠忽。
昏昧。蓋德者聚矩之本也。有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
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
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此慎德之所以當先也。若慎德而有德。則天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一

慎德

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至於有土。則在土作
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爲出。不患用之不足矣。蓋君德既
慎。則民心自歸。其得衆得國而有財用。固理之必然者也。直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是根本。本是本。末是末。上文而言。又起下文。本末字。本以平天下之
大本。言也。與經文本本不同。不可混。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朱子

有德則有人。有人則有財。財則有用。可見德者國之大本。第一要緊有德。則
不患無財。財者國之末務也。直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外本是以德爲外。內本是以財爲內。平氏是使民爭鬭。施奪是教民
劫奪。爭民便是施奪。謂之施奪。見其起於上之外本內末也。朱子
夫德既是本。則在所當重。財既是末。則在所當輕。爲人君者。但慕欲

以修己德。勿動貨以傷民心。使之有以遂其幸。弟慈之願。此正所謂
聚年者也。荷武以德爲外。而不離之。以財爲內。而欲專之。其征橫也。
取民無制。百姓每見在上的如此。也都效尤。亦起而以爭鬭爲心。劫
奪爲務矣。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外本內末。故如此。則是爭鬭
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朱子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財散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所得。不聚財於上。民聚
亦只是不離散耳。亦不必說近悅遠來。朱子

外本內末。民便爭奪。既爭奪。必致離散。可見義利不能以兩立。故外
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相爭奪。而離心於下。有賤貨貨德。而財
散於下。則民必相親相愛。而歸心於上。曰民曰財。互爲聚散。在彼在
此。就爲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一

聚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是言言悖。是違背不順理。貨是財貨。此以言之出入。財貨之出入
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朱子

况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雖曰財散。則民聚。而
貧民之聚。資財不終散。雖曰財聚。則民散。而富民之散。資財不終聚。
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則人亦以悖理而應之。以惡聲加人。人必以
惡聲加已。也。天地間。惟威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知言之出入。則知
貨之出入矣。貨以悖理而入者。則下亦以悖理而奪。未有上貪於
利。而下不侵畔者也。言與貨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一。不可悖一
也。二山陳氏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命不于常言不專祗即變命不易之理道言也善即止於至善之善
以德爲本則善以財爲本則不善此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
亦承上文而言之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得失相應
即此而觀之有德則能聚矩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
無德則不能聚矩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
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矣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以言之蓋天命
有善而無惡天道福善而禍惡人君有德而能聚矩則有人有土而
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聚矩則人皆出而天祿永終矣善則
得不善則失所謂變命不易者利害較然明甚果何常之有哉人君
誠欲保之豈可外本內末而不知慎德以盡聚矩之道哉直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是楚語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實是貴重之物善是善人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昔楚王孫圜聘於晉定公贊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
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王孫圜對說我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觀
計父左史倚相善人爲寶夫楚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是不外
本而內末者也直解

勇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勇犯是晉文公則私假字子犯亡人指晉文公時文公出亡在襄
親是愛親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昔晉文公爲公子時避驪姬之譖亡在翟而獻公棄棄穆公使子顯
弔因勸之復國勇犯爲之對曰我出亡之人不以得國爲寶惟以哀
痛慘怛憂愛親之道爲寶夫晉之所寶不在得國而在仁親不出夷
規利是亦不外本而內末者也直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
不迫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是秦穆公誓告羣臣的說話一个臣不必說是挺然獨立而無
朋黨之謂只川平下底說斷斷是誠一之貌技是才能他技是技
之技斷斷今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有德無才休休有淡然無欲
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其物似他有容
言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此正指其心之休休處
言也有技是才藝之上彥聖連類字有德者也彥是美士指純德君
子言聖是通明指一節言與智仁聖義中和之聖同蓋聖字專言之
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也技以辦事言是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以特事言不啻猶登止也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能
容是信乎其能容前言如有容此言定能容二句相應以言皆由乎
此也尚是庶幾媚嫉是妬忌違是拂戾俾是使拂戾賢人所爲使功
不通於君殆是危此節卻接用人說去直解
豈特財利當聚矩不可獨一己之私至於人才之用是又聚矩之大
者尤不可拂衆人之欲也秦穆公誓告其羣臣有曰若有一个臣斷
斷然真誠純一不事表暴外視無他技能然器宇寬弘度量廣大淡
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其心休
休焉無物可比他有容之大其如有容焉見人有才能的則心裏愛
他如自己有一瓶而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見人之彥美通明的則
其心喜好之肫肫懇切不但如其口中稱揚之語而已而天下之德
皆其德也能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此信乎其能容之矣若用

大臣則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之子孫賴其用其民蒙其利國家之利孰大於此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不庶幾有利於國哉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見人有才能的恐他強過自己則媚欺以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是不俊美通明的則拂戾阻抑之使不得通於君這等的人心私量狹定是不能容受天下的人才若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壞了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岌岌乎其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唯是獨放流是發遣這是遊四夷是四方炎秋之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是大能聚矩而公其好惡者也北溪陳氏

附書本義集覽

大學 卷十

聖

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而盡用人之道哉唯仁者之人知此小人妨賢而病國爲害不淺則必深惡而痛絕之即便放棄彼從之而其放流之也又直驅逐在四夷邊遠地面不使他同住在中國蓋小人不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是不用只與他同中國他也合造謠結黨傾害善人雖欲與民同好惡亦不可得矣故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亦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此正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惟仁者至公無私爲能聚矩是以是非不謬而舉錯得宜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他人則蔽於私意已之所愛未必衆之所愛也己之所惡未必衆之所惡也烏可與於此哉此能聚矩而好惡之區其公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而不能遠過

先是蚤底意思不能先是不能速用之意命讀爲慢過是過失如云失刑也

能愛人能惡人獨仁人能之以然若或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之雖或舉之又或遲疑延緩不能蚤先用他這是以怠忽之心待賢人了不亦慢乎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屏逐遠方如放去媚嫉之類者則是以姑息之意待惡人了不亦過乎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速其身是謂違害是謂害遠是及此節言大不能聚矩而用舍之全失其道者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不能舉不能先雖未盡好惡之極然猶知所好惡也若甚至於人所當好而同好之者反從而惡之喜其便己之私乃去信用他這便是

好人之所惡於人所當惡而同惡之者反從而好之嫌其拂己之欲乃去疎棄他這便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謂拂人好善惡惡之性矣如此等人不仁之其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將見喪家敗國而蓄害及其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矣好惡之極其私而不能聚矩者如此然則有國者不可不公於好惡以盡聚矩之道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

是故二字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君子以位言之不是專就聚矩而言尚有驕吝以失之一邊此道守節章首聚矩之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忠信是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只是一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足求到忠信去處只是明明德成功地位聚矩是新民事得大道是能使

天下人人多遂其幸弟慈之願是於高好勝自高也幸是係肆其
意妄行不循法度也此得失字又申前段得失而實至此則又窮
反本而歸之於心也信譽素肯心之所為也初言得康失康以國
言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以天命言已切矣終之以忠信譽素分明
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
此言得失善心天理存亡之幾也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信譽乃天
理之所以亡

合而言之好惡出於公則能聚矩者也好惡出於私則不能聚矩者
也然聚矩之所以有能而不能者則以吾心天理存亡之幾有不同
也是故君子有這聚矩之大道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乃天下之所
以平者也然亦豈外至而強為之哉忠信者聚矩之本也必盡已之
心而不違於物則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
理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下之公在我故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己之心以十已之心為千萬
人之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奪民之財不拂人之性而
得此大道矣若大驕焉泰焉者已徇私而以人從欲則一心之中
非私意一膜之外物我相侵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
所當惡雖欲聚矩亦有所不能矣大道不於是而失乎得失之幾如
此乎天下者又可不求忠信誠敬泰以爲聚矩之本哉 朱子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生是發生有大道是有正大之理此大道是君子有大道之通中
之一事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是大道合不必外本內求
以聚財意四之字皆以財言矣是速舒是緩務本節用便是不要斂
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聚矩此是即前言財用之意而申言之以
補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

日幾只教人不聚財卻無箇生財之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有
道一條 朱子

夫能聚矩則能用人能散財必不用小人以窮困必不外本內求以
聚財矣然然亦國家之所急不可一日無者有國家者欲得財用則
生之亦自有箇大道理而無事於聚散也大道何如蓋天地間自有
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
得之奢者耗之耳如百畝之田更夫耕之五畝之宅民始蠶之則一
家無遺力入財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閑民
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營其賦祿優足以代
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若差違不時便
遲誤了他的農事須難省差錯禁止工作縱不得已而用民之力亦
必待冬間農隙之時使百姓每都得以急忙去及時田作道是爲之
朱子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者疾財用出入當有定規若不將範未免匱乏必量入爲出無
也凶荒緩稅無後廢也這是用之者舒生之衆爲之疾動也務本
則財之源以國而其米無窮食之衆用之餘餘也節用也則財之放
以節而其法有度如是則財常充足用而不至於缺乏矣豈必外本
內求而後財可聚哉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
既而言利之徒不得求此以投其隙矣 朱子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財發財

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言發是生發與旺的意思以財發身以身
發財是言聚矩之能而得失仁者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
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言其散財之效如此非
謂仁者具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朱子
然必仁者之人生財有道故不事於聚散乃能不外本內求以達

仁義之利。利者專於求利。則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故爲國之
之長。而聚財爲已用者。必是有如邪小人。倡爲生財富國之說。
人君不察。而信用之。是以外本內末。專務財用。自此始矣。蓋小人之
心。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以聚斂爲長策。以括克爲善謀。使之爲國家
則宗叛親離。天崩地陷。雖然而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無救於禍。亦
終如之何哉。怨已結於民心。非一朝一夕之可解。求利之害如此。
所以說有國者。必不可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也。以義爲利。則其
能累鉅以利爲利。則是不能累鉅矣。今而觀之。聚斂也者。固天下
之要道。理財用人二者。又聚斂中之大端也。能聚斂則能用。人理財
能用。人理財則人各得其利。而凡欲爲孝弟慈者。皆可以盡其心。
而無不均之歎。而天下平矣。

本義集說

本義集說

本義集說

本義集說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中庸卷之十一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鐸子重

靖子寧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此是中庸首章。子思總括一篇之義。以立言。首明道之大原。出於天。
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
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也。
命字解。做令字。如朝廷差除分賦。命令他一般。性卽理也。何以不謂
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只是這道理。自天所賦。予萬物。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
之。謂之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專言理雖氣亦包在
其內。然說理意較多。蓋是從原頭說也。率只顧循循言依也。不是用
力字。莫要作工夫看。只是循萬物自然之性。通人物而言。道卽理也。
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性是箇渾渾淪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
分派條理。卽道也。修是品節裁成的意思。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參
看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其中爲之品節。以教人耳。專就人事上
言。就物上亦有品節。使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此先明性道教之所
以名。以見其本於天。而實不外於我。性道教皆兼人物而言。而實以
人爲主也。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而道之一字
又爲三言之綱領。中庸一書。大抵說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
之道。修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以此見重在
道字。雙峰說。

无明道者欲人之體之而於名義之辨有所未真。則於趨向之路。

有不得其正。何以使之知所用。力乎。吾故先發其道。之所以爲道者。推本其義而正之。夫人物各有性。然所謂性者。非他也。天之所命於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有是氣。則理隨以具。萬物只同這箇原頭。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出一原故也。故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就如天命令他一般。是所謂性也。惟有是性。則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此卽道之所以得名也。蓋天命謂性是渾淪一本。底道是渾淪中流出箇條貫脉絡。只是循其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爲當行之路。然則所謂道者。非他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之謂道。在性中只謂之仁。率其性之性。則爲父子兄弟之道。在性中只謂之義。率其性之性。則爲君臣朋友之道。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爲人之所得爲哉。然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如孝是事父母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抗人氣稟不同。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能中節者。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是道。而設爲禮樂刑政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而於物亦得以致用。遂生而不失。其所爲此。則聖人之所以養成天地之理。而致其彌縫補苴之功者。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是教也者。非他也。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是之謂教耳。此性道教之義也。學者能因其所積。而反身以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朱子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不聞

道是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承上文說。須臾是頃刻之間。離是背之而離。道是不能離。底然。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只當用不可二字。還他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做存養工夫。承上文則是無所不戒。懼卽是道。不可須臾離處也。睹是看見。聞是聽聞。所不睹不聞。不是合眼掩耳。只是下文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處。戒慎恐懼。都是敬畏的意思。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常恁地戒懼。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不是着力把持得。只此便是工夫。這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自所睹所聞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乃是從那盡頭處說來。通貫動靜。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下二節。是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朱子由此言之。道既原於天。率於性。可見這道理。見諸日用事。微而實不外吾之一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離。而當此之時。失此之道。於我無所損益。則爲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夫惟不可離。是故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則不敢以須臾離也。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所未睹。若無事於戒懼也。其心亦彷彿然而戒懼耳。所未聞若無事乎恐懼也。其心亦凜然而恐懼。提撕懸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鬆了。須當此時。常自提醒地也。夫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而皆必致其戒懼如此。此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之間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是暗處微是細顯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不只是獨自
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己心中或止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
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若工夫處也道不可須臾離是首道之
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首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不
存是故君子以下足教人戒懼微存謹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
不察故君子以下足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戒懼是統體微
工夫慎獨是又於中緊切處加工夫只看兩故字可見是兩項地頭
戒懼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慎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時戒懼
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慎獨是察之於將來以審其幾道箇却是
喚起說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然二者工夫其頭腦又在道
不可離上求于

君子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幽隱之間人所未知若爲隱而未見
不可離上求于

中庸 卷十一

四

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矣是莫見乎隱也微顯之事
人雖不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矣是莫見乎隱也微顯之事
即之則固已甚顯矣是莫顯乎微也是非善惡皆不能昧於此心之
所以當此之時先爲那微顯者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
始人雖固當發現人微亦顯于其間此正理微分界善惡關頭尤是
緊要處 它故過則流於欲失故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至此
又當十分加謹就一念動處體察不得放過有是天理是人欲是
天理便從此保赤擴充將去是人欲便從此遏絕了不使其潛滋暗
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朱子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是情未發只是此心未發則性也已發未發只是說心有

已發時有未發時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時有所感便是已
不要泥着中是無所偏倚在中之義是狀性之體如處室中東西南
北未有一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節是限制如竹木之前不可過
不可不及這是節中節是合着當然的節度只是合當喜怒哀樂如
這事合着五分自家喜怒哀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怒哀三四分便是不及其
節無太過無不及便是中節和是各因其性無所乖戾謂其不乖戾
喜怒哀樂之理也本是根本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
達是通行的意思也有通達底意思道是通路大本達道不必說得
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
夫却在致中和上此言性情之德又自是一節發明中與常行之道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不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一
般本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五

君子所以不可須臾離道者蓋有是心則有是性有是性則有是心
情性之德即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无每日
間與事物相接順者意欲歡喜拂者意便惱怒失其所欲便悲喜得
其所欲便快樂這都是人情之常然這心自有那未發時節有那已
發時節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
之理在初無喜怒哀樂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所偏倚未有靠著一
邊亦未有過不及之差渾然在中則謂之中雖有所感便是已發如
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事物未接隨室應接當喜則喜
當怒則怒當哀則哀當樂則樂自有當然之理所謂節也能各因其性無
所乖違恰恰到十分好處而無分數多寡之毫則謂之和中也者道
之體也此即天命之性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而天下之喜怒哀
樂皆原於此譬如樹木根木一級枝葉葉都從這裏發生蓋天

之大本也和也者道之用也此卽率性之謂喜則天下人以爲合當喜怒哀則天下人以爲合當哀樂則天下人以爲合當哀樂只是這箇道理爲古今人物之所共由譬如通行的大路一般人人都在上面行走乃天下之達道也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所加損也但聖則湛然清則憤憤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情之中蘊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故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而爲天下之大本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而爲天下之達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六

品名：快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是用力推致而掃其至只管挨拂去之義而今略略地中解也

做中和致却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如射箭纔上紅心便道是中也
未是須是射中紅心之中方是中致和亦同此理孟子所謂存心養
性致其誠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
乃致和也雖用工處只是上戒懼與慎獨工夫至此極精密須是
無些子偏倚無些子乖戾方是致中和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位是安
其所天地以此立育是遂其生化育以此行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如何一日克己復禮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焉有此理故也戒懼
慎獨兩條承修道之教說體道之功喜怒哀樂與此節又是從原頭
天命之性上說到體道之極功處

佛若于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
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而不失焉則焉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
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

畜以至於應物之處無一毫之差謬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日以益廣矣道之大原出於天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極其中而盡天地之中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位焉萬物同一原頭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極其和而盡天地之和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閒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育焉此聖神功化之極有此理則有此事也然則體道之功可不勉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此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首章之義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言中庸之用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也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上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下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中廟

七

敬啟者

仲尼是孔子的字。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皆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言。則曰中庸。其竅一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兼德性行事而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庸不在中之中。惟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也。君子中庸。是惟君子爲能體之。表裏皆中庸。反是違背。直解。

仲尼之言曰。夫人皆具乎是道。體用則存乎其人。這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雖爲人所同有。直解然惟君子爲能身體而力行之。新安陳氏其

日用常行無不是這中庸的道理若彼小人便不能了。其日用常行都與中庸的道理全相違背矣。蓋道理本自中庸君子則依其本然而體之小人則不依其本然者也。象引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是有君子之德只是說箇好人時中是隨時以處中只是說做時箇恰好處事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也凡一事各於時安不同者以處乎中也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小人更有其中庸小人是自小人之心無忌憚是肆欲妄行常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蓋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朱子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人

中庸

中庸之理人所同得然惟君子能之小人則不能者何故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中是渾然一理散在事物上隨時而在則事事物物上各有正理存焉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乎中。權其所以安悉得其理不妄動也所以無往而非中。中庸者此君子之所以爲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肆欲妄行其於理之是非事之利害都不顧謂遇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此其所以反中庸也。以此觀之君子主乎敬是以能令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小人不主乎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然則君子之能中庸小人之反中庸在乎敬與之聞而已。朱子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章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此言民鮮能下章言民鮮以

能也。有疑

至是極至以理言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民即人也兼上下言言民少能字兼知行說此章無之爲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言諸是大了才又此是足意思隱括。朱子

子曰天下之理中庸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皆不可以言至也惟中庸則無過不及至極至實而盡善盡美不容有毫髮之加損也其至矣乎然這道理人人都有本無難事但世教衰微人各拘於私意固於習俗故鮮能知行今已久矣。朱子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此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而言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也。朱子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九

中庸

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去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賢者知合屬行知合屬明此正分明交互說各有受病處要見得知行相因。朱子

夫人之所以鮮能乎中庸者皆以其拘於氣稟之偏而失其中也。夫子有言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本是常行的今乃不行於天下我知其由矣彼淵度深微攝摩事變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淺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只要見得便了而以道爲不足行不去理會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中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這道亦本是常明而今乃不明於天下我知其由矣彼刻意而行爲世眩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只要去行而以道爲不足知者

不要甚明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中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此情
夫中之害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人只是指飲食之人譬如愚賢不肖飲食譬日用味譬理鮮能知味
之知所譬含知行二意又猶在知行之前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
言之知字也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大槩是說知愚賢不肖
所知所行無有太過不及之意乃夫子之喚醒人也

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合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
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人每
日間莫不飲食也而鮮能知其味之正者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
以有過不及之弊苟能察之則事物物各有當然之極或廣而就
或全而及則所知所行自不至於偏一偏之質以戾天下之大道而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十

中庸

道無不明不行者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專指知者過愚者不
及不空通承上章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子曰人之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中
庸之道其不行於天下矣夫然要其所以不行者由於不明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此亦承上章之意謂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知如
大舜而後可望斯道之行也

兩端好字是惟惟求益之心一發於誠察是審察邇言是遠近之言
隱是隱而不宣揚是播而不匿執是執其言兩端只是簡起止二字

仍云起道頭到那頭如小大厚薄之類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
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執其兩端如修語謂把其兩頭只是把來
量度猶持權衡而衡物輕重得其平中是恰好的道理不專是中間
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兩端未是不中如貴一人或謂當
重或謂當輕於此彼此兩端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是所謂中也
用是用其言此章行底意多

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然後道可行也夫子稱舜之言曰舜其大知
也與何以見其知之大也蓋天下之理無窮一己之見有限若自用
而不取諸人只據一己所有其知亦小矣惟舜則不然但見要處一
件事於理或有未知或雖知而未確自信者則切切然好問於人雖
淺近言鄙人之所忽而亦好察之以為或有至理寓焉蓋造道深後
雖聞常人言講莫非至理也然於所聞所察之中雖有說得不當理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十一

中庸

的只是不用他便了初未嘗宜露於人若說得當理的則稱之為
他其貴太光明又如此則落著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掩而
不惜言者人安得不盡言以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夫隱
惡揚善則惡底固不問了然就眾善者之中或有說得太過的或
有不及的眾善不同又未必皆合乎中也故必兼眾說以執其不
同之極處而審度之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
用之於民如賞一人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
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惟度精切
不空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蓋舜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
人之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
以愈大也今之曰舜必將謂其聰明睿知有高於天下而不可及
者今觀於舜之處事始終只是用人之長如此然則謂之所以為舜

其所以是乎。蓋聖人亦合用如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

所以行也。朱子
子曰人皆曰予知。聖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

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承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分而言之。則擇因

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雖起下章。仍舊重在知字。
聖人使氏

兩人字。衆人也。聖是。逐逐是。網獲是。罟獲是。陷阱是。坑坎皆所以拾取

禽獸。若人何會納於罟獲陷阱。此皆納於所伏。何利而陷。若人驅

而納之耳。擇是。辨別期月。是。周一月。不能守。是。遺失。此章如詩之

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非各為一事而言也。朱子

夫子之言曰。如今的人。與他論利害。箇箇都說我聰明有知。乃行險

僥倖。見利而不見害。故卒不免墮逐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向自極

然不知避去。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初

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而不知避也。豈得為

知。就如而今的人。與他論道理。也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有知。便有

定見。有定見。便有定守。乃於事物不能辨別。出箇中庸的道理來。却

又持守不定。到不得一月之間。那前面的意思。就都遺失了。也。箇中

的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擇而不守。終非

已物。仍是其知有未真也。又安得為知乎。惟其知之不明。是以守之

不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朱子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朱子

中庸 卷十一

三

朱子

而中庸。言節中庸之理。得一善。是每得一善。不是只守一善。拳拳是

恭敬奉持的意思。服是著。是。周此章知底意。多於行事之中。加

致知之功也。朱子

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肯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望

斯道之明也。夫子稱回之言曰。天下事事物物。都有箇中庸的道理。

亦在乎簡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之不敬。則雖

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獨有顏回之爲人

也。每日問於事事物物上。仔細詳審。務要辨別箇至當恰好的道理。

每得一善。則拳拳然恭敬奉持。著在肺腑之間。而守之不失。安。蓋隨

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放也。若

但能擇而不能守。中於前而道不及於後。則亦何貴於知哉。顏子惟

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朱子

中庸 卷十一

三

朱子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它是引起下章論

強之意矣。朱子

均是。平治。不可能。是不可以力能。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中庸便是

三者之闕。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是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

不然。只可謂之三事。朱子

夫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故學者於

必精之於仁。必強之於義。以中庸之難能也。夫子之言曰。天下國家至

大難治也。然未論其當理不當理。但期於處置得天下而已。則資

勇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然不論其當辭不當辭。但以不

就之爲潔而已。則資寡廉靜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然不論

其言死不當死但以輕生爲勇而已則資稟勇毅者能知之三者至
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
中庸乃天下人心之當然也子使遇慢些子便不及左之應蓋
以中庸是學問爲至到其精仁義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久於中庸
在方無時不然而不能及也此所以名易而實難也惟其難能此民
之所以難能而有志於是者不可不實用其力而有以自勝其人欲
之私矣北溪陳氏

子路問強

此章言勇之事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而論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
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
人無微不至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微不至至於氣質之偏
者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微頭微尾不失也朱子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本義集說

古

中庸本義集說

強是力足以勝人之名朱子
中庸不可能必有待於勇者而後能之也子路好勇然其習氣消釋
不盡以強爲則則行行之勇猶在也新安王氏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是謂強而守中庸之強也下文四強說矯矯
是謂強而守中庸之強也

夫子以其言有血氣之剛而未知有德義之勇也故告之曰強有
三樣有一樣是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汝學
者的強汝之所謂強者乃南方之強與抑還是汝學者
之所當強與朱子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是含容不與異順以教是誨人之不及不報是直受之而不報結

寬是含容不與異順以教是誨人之不及不報是直受之而不報結
其勝人處勝人則強矣此君子只泛說下文君子和不流方是說
成德之君子居是處直解

如何是南方之強彼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雖橫逆之來直受之
而不報此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順故以含容之力勝人爲強雖
未是義理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故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
君子之道焉故君子處之這一條強是不及於中庸者非汝之所當
強也直解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與褥同席也金是戈兵之屬革是甲冑之屬衽金革是習而安之
也亦借意用字不厭是無厭悔之意南方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
忍者亦不過舉其氣稟之大槩而言耳夫論強而以方言之足見其
四書本義集說中庸本義集說

古

中庸本義集說

如何是北方之強那金革凶器人所畏怕的彼乃傲臥席一般恬然
安處就是戰鬪而死也無厭悔之意此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動
而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強者處之這一條強是過
乎中庸者亦非汝之所當強也直解

故君子居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

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他是和以處衆
流是流沙中立是當中立而中立者無依倚而獨立也
如倚於強倚於強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倚而獨立也
而字是轉語之辭非直中意變是改變塞是未通和是與人同中立
是與人異和與中立字義只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強處全在

四箇不字上端是強貌，猶數之貌，非猶操之貌，所以形容其強也。上兩段言守身處事之常，下兩段言出處極至之變。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倚力是之謂自強，正應抑而強與一句，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此和而不流以下，是從學問中做出來，所謂變化其氣質者也。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止是立則防弊以教子路也。東陽許氏

夫南方之強，失之不及，北方之強，失之太過，皆非汝之所當強。汝之所當強，乃君子之強，而合乎中庸之道者也。若子之強，何如凡和以處衆者，易至於流；君子之強，人滿然可親，而其中則能自守以正，未嘗差理隨衆而至於流，是能有以自勝其人之私也。強哉矯乎，凡人中立而無所依，把捉不定，則必至於倚著，又豈取一偏處，惟君子之強已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不待有所依倚，是能有以勝其私而不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大

謝明堂

人欲之私也。強哉矯乎，固有道而達也，或不能不變其平素君子之強，惟行道濟時以施其德，不以富貴而變其未達之所守，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乎，固無道而窮也，或不能久處困窮，便至改變了平生的節操，君子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而不變其生平之所守，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乎，此四者君子之強，自學問克治而來者，乃汝之所當強也。夫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使之有以自勝而進之於德義之勇也。學者有如是之勇，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庶幾其可能矣。遠說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此章再辨知仁勇而總括之。素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行。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則中庸之成德，知

之盡行之至矣。希賢

素當作素，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素隱是深求隱僻之行，怪是過爲詭異之行。素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迷是邪迷也。

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夫子之言曰：世間有一等好高的人，於日用所當知的道理，以爲尋常不足知，却別求一種深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不能知，於日用所當行的道理，以爲尋常不足行，却別做一樣詭異之行，要行人之所不能行，人情厭常喜新，素隱行怪，適中乎人，猶喜新之病亦足以欺世而盜名，所以後世沒見識的人，也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

中庸卷十一

謝明堂

大

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若我則惟知吾之所當強，行吾之所當行，這素隱行怪之事，吾固已弗爲之矣。直解

君子導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這是循道是中庸之道，塗是路，廢是棄，已足止，通字上有知意，半塗而廢，亦當帶知意說，知行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史氏伯璠

素隱行怪之人，固不足論，至於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進而行之，已自在此平正大路上走了，却乃不實用其力，到半路裏便廢棄而不進，此其知雖足以知之，然所知處亦不親切，守得便不安穩，而行之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我則行之於始，必娶之於終，只見得到了，自任不得，務要到盡頭的去處，固不以半塗而止矣。

君子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是隨順不違的意思。逝世是遠逝不見知。是不見知於人。憐是憐
憐。幸是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者也。逝世不見知而不憐
是中者也。依乎中庸只說得知仁。至於逝世無憐方是知盡仁至處
勇即在中也。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逝世不
見知而不憐便是吾弗能已之意。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此言唯
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也。雙峰錄氏

至若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索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
之行。一惟依順著這中庸的道理。終身居之以為安。又不肯半途而
廢。雖至遠逝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依乎中庸者自始而初無
所悔焉。正為此箇道理出於天而成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
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故能逝世不見知而不憐也。此中庸之成德知
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然豈我之所能哉。惟是德造其極的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文

朱子

聖人然後能之耳。彼隱怪半途者豈足以知此知行之終事也。
則知仁勇入道之門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朱子

君子之道費而隱

此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
子之言以明之。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
道著見於事物。此就費隱上說。以見此道充塞於天地。知道之管攝
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慎獨言之。知道之
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
之充塞於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兼言其大小。欲人
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也。東陽許氏

道即中庸之道。惟君子為能體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是用之。費
猶知惠而不費之費。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廣之義。又有用之義。

物不有無適不在也。天命之性是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只費之
中之理便是隱。實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費是
道不可須臾離。惟君子為能不離乎道。而成其德。故以道歸之君子
矣。君子之道兼體用而言也。道之用其廣形而下者。無物不
具。無處不有。然就其中而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微密而不可見。固
有非言語指陳之所及者。蓋費而隱也。朱子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自
可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
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夫婦是極其近小而言。可知可能。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
長之類。未報井臼亦是也。至盡也。非極至之至。是論道而至於盡處。
就萬事上說。所不知是天地間不緊要底事。如孔子問禮問官及不
如農圃與夫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不能盡知。所不能是至
已之所能。必致與其勢之所不能。如顏子不得位。是窮病得
施之類。聖人亦做不盡。若君子之所當務者。聖人必知得徹。行得
也。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饒只是未足他意。如覆載生成。偶有
偏而不均者。此特因言聖人有所不能。而更上一步。甚之之能。所以
極言道之費耳。非併責天地以盡道也。大是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是也。載是承載得起。小是無所不有。如體保三百威儀三
千是也。破是割破得開。莫能破只是至小無去處了。破他不得。如微
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至小則更不容破
了。全段皆是說費隱說費隱即在具中。非以夫婦之能知能行為費
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也。大處有費隱小處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文

朱子

亦有我隱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朱子

君子之道發而隱者所謂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也何以見之或其小有所入而人或有所不外焉統體可觀而內或空虛無物皆不足以言發以此道言之夫婦之恩安若無所知也然於日用常行的道理彼亦可以與知其端若論道而至於盡處則雖生知的聖人或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則禮樂制度也須要學或技藝細瑣沒緊要事聖人如之何而盡知也夫婦之不肯安若無所能也然於日用常行的道理彼亦可以與能其一端若論至於極處則雖安行的聖人或數有所拘時有所限或常理所當得而不得皆如其願聖人如之何而盡能也豈惟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而或圓於氣數失其所宜然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亦不能盡如人意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三

而人猶有憾之者是天地亦不能盡道之極矣夫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可見道無所不在矣故說其大處說則其大無外而無所不包發育萬機莫弗斯道之所運用也豈復有能出於其外而載之者乎就其小處說則其小無內而無物不體三百三千亦莫非斯道之所貫徹也豈復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乎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朱子

詩云鸛鳴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註是大雅旱麓詩鸛鳴於至淵是水深處其字指此理而言言是自然昭著道體隨時發見處也非觀祭之察上下察如洋洋上下左右是言這道理昭著無平不在上面也是德地下面也是德地有無窮之意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此一句只是解上面詩中之

起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耳朱子

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則此道無乎不在而其流行發見活潑之妙自古至今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而其在人則見諸日用之間動容周旋莫非至理出人語默莫非妙道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滿見道體之妙而無疑矣詩云鸛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於淵謂之所謂如此正以言道之體上下昭著無所不在也焉寧為之性而鸛魚躍上看便見得此理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則隱而不可見者仰如此若察而可見矣新安陳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猶云起頭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三

見其尤切近處及其至言極盡其性也察與上句察字同如文理盡察天地明察之察言其昭著福滿天地之間此是結上文造端夫婦夫婦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知不能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鸛魚上下察處極其遠大而言也朱子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起自夫婦居室之間而無所遺人事之近而天理在焉得做時事事著實而極其量則淵滿充塞無少空闕昭著於天地之間而無不在察體本體充滿則足若於此有些子不是便於道體有虧欠也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學者有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而不可有須臾之間欠朱子

子曰道不遠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此章實不上一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道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上章言道無不在其廣大

也如此此言道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第實也又即此上章明道之

體用此章明學者入道之方雙峰饒氏

遠人之人是皆衆人衆人已而言人之爲道之人是皆爲道之人已

身而言人之爲道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此爲字重言言行道不可

以爲道之爲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此爲一統制言謂之道道不遠

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而言也諸脉

循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

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第二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

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已之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四節言責

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雲峰胡氏

率性之謂道其昭著於日用人事者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間而已孔子之言說道具於人心而見諸日用固衆人之所能知

也書本義集說中庸卷十一

能行而末嘗遠於人也其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

之心豈假外求哉若人之爲道者厥其卑近以爲不足爲却乃難爲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圖而務爲高遠難行之事自以爲道在是

矣殊不知循其自然之性便是道難人事而求之高遠所知所行皆

失其過當而不由夫自然便非所以爲道矣陳氏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

人治人改而止

詩是幽風伐柯之篇伐是砍木柯是斧柄則是樣子視是邪觀上入

字是其人之道下人字是其人之身改是既改其惡只改底便是善

了改而止是不以高遠難行底爲他這須看上文緊要處在道不遠

人朱子

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信乎人不可遠人以爲道矣以治人言之

詩人說手中執着斧柄去砍木做斧柄其長短法則不必遠求只手

中所執者便是則詩言如此然執着斧柄去砍斧柄法則雖是不遠

畢竟手裏執的是一條砍的又是一條猶有彼此之別故自伐柯者

視而視之猶以爲遠也若君子之治人則不然人人本自有此道理

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從那不是道理處去故欲治之不是別討

箇道理去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的道理還以治之而已若其人能

改則是善矣更何用治他而責之以高遠難行之事也這不是將他

人底道理去治他亦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如水木東流失其道而

西流只從西邊邊隨得歸來東邊便了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

遠人以爲道也淺說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忠是盡已之心無少偽妄然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

分未盡也不是忠然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得也得人

亦要得也而今不可不教他慈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忠以心

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忠恕兩箇離不得恕非忠無所本忠非恕

不能行然必存於心皆能忠恕後行於外者能恕也還是自此至彼

非背而去之之謂道即率性之道只據當然之實理言乃衆人之所

可知可能者也違道不遠是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此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

道不過推已以及人而已黃氏

自愛人言之道本不遠於人但人爲私慾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

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

起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而待人接物只推已心之真實者以及之則

永能與道爲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

其去道也何遠哉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然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也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已此已所不願也則盡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已之心不以已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道便是忠恕之事蓋以已處人則道之不遠於人者一見而不願勿施亦即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朱子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道不外於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未能如其所以資人者耳所求乎子四句言君子之道求是責望的意思先施是先知

於人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不難也視其責人者而已此便是則也庸是平常行是踐其實謹是擇其可庸德庸言所該自廣而意之所至則在子臣弟友之道耳慥慥是篤實貌實美之者願慕之意也自庸德之行以下正言君子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而欲以是爲則而自勉也雖亦自修之事但自修者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朱子
自貴已言之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我於這四件的道理一件也未盡盡得四者維何我之責乎子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

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則已具於此我固未能矣然不敢不以之自修也若夫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是道而發於口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如此則行益九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如此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說出來的都與所行的相照顧無有言過其行者矣言行之力則行將去的都與所言的相照顧無有行不逮言者矣言行相顧如此則道有諸已而所立者皆實地且言論亦皆親切而非無實之空言豈不慥慥篤實之君子乎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爲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朱子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此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上章言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言素其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說更確切矣素是因其在乃是目今之事素非從前舊也位是所居的地位行是爲其所當爲即其位而進行乎其中以事而下句以心言此二句一章之綱只是一套裏下文分應之蓋素實實行乎富貴修且養明素位而行在上位不墮下位只欲發明不願乎其外意第一條四箇字第三條五箇字不字應讀可通存疑
道固未嘗遠於人然人之地位又不同蓋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目盡其道而分外妄想便亦不是君子了君子但因見在居何地位而進行其所當行的道理未嘗於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也
素實實行乎富貴素實實行乎貧賤素實實行乎夷狄素實實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內得焉

富貴貧賤對舉言之。夷狄却對中國言。忠難却對廉言。是又舉此以見彼也。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袪衣鼓琴。若固有之。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行乎忠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素位而行。直至夷狄忠難者。言雖夷狄忠難。然亦有其道。君子雖在夷狄忠難。亦不離道。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此四者特舉其繁入字。謂又是放開說。凡入倫日用之所當行者。皆是也。自得是無不足於心之謂此言素位而行也。朱子

素位而行者。蓋謂身在此則位在此。而道即在此也。如見在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而不驕不溢。不足。以道之見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而不謫不憊。不足。以道之見在夷狄則道行乎夷狄。為所當為。而不改其行。見在忠難則道行乎忠難。為所當為。而不變其守。身之所處雖有不同。而道無往而不存。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君子皆盡其所當為之道。無往而不樂。又何不自得之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直解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援援。怨是怨恨。尤是踴躍。於人的意思。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朱子
所謂不願乎其外者。蓋本分之內。既欲各盡其道。自不暇及於外也。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其下。居下位。則好附勢以援其上。君子則不然。其在上位也。則不恃勢以剛制其下。而求所必得焉。在下位也。則不在已以板援其上。而求所必得焉。在上在下。惟盡其所當為。但知正己。而無所求於人。如此。則又何怨之有。但見中心寧靜。

雖上而不得乎天也。只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於天雖下而不合於人也。只安於所遇。而無所非尤於人。蓋既無所求。則自不見其相違。而無所怨尤矣。君子之不願乎其外如此。直解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居易。平易。地。謂微底。的道理。便是坦途也。俟。是聽其自至。無所計較。會是不命。指那將得。得後。處。若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徼。是不平穩的去處。凡如邪之。事。皆險。道也。徼。是求。能是所不當得而得者。但幸焉而已耳。此章本言君子。此兼言小人。一正一反。一勤一戒之意。朱子

由是觀之。可見君子惟素位而行。隨其所遇。順理而處。身於平妥之地。至於那窮通得喪。係於天者。非所必也。但隨其自來。聽其自至。無有顧外的。心。若小人。則反是。必將私智。作聰明。取所不當得。以徼之。朱子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鵠。是射的。的。子。鵠。在布上。做正鵠。在皮上。做鵠。皆侯之。中也。夫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此子思引孔子之言。以證上文之意。朱子

孔子有言曰。射雖前。然有似乎君子。何以言之。射。射。若於正鵠上。失了。不中。只是反。而求之。自己身上。內志未正。外體未直。而初無尤人之心也。這便是正己。而不求於人。的意思。所以說射有似乎君子。蓋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朱子

君子之過。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章有二。前章上章。而首道。雖無所不包。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言之。非以一句之義。為止於此也。朱子

君子之道四字宜連帶下而詳如行遠必自邇邇之不可於道字了。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義聖人之道而詳如以下方作進爲之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邇是近處卑是低的邇者卑者下學人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

君子之道無所不在而邇之則有序矣蓋性至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本於灑掃應對之末譬如人要往遠處去不能便到那遠處必先從近處起一程一程行去然後可以至於遠時如人要上高處去不能便到那高處必先從低處起一步一步上去然後可以升於高邇者此道也而遠者要亦不出乎邇之外卑者此道也而高者要亦不出乎卑之中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凡有道者皆當如是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安爾室家樂爾妻

詩是小雅樂緯之篇鼓瑟琴都是樂器聲相應和也翕亦是合

自舉一舉言之小雅之詩說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偕好樂合如瑟

瑟琴一般和之至也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和樂而且耽樂之極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順是安樂室家安妻子樂是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下面和上面

自然安樂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

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指此一事而

言耳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妻子不和兄弟不安皆貽父母之憂人能於妻子室家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式見兄弟妻子之順日用常行之事也必能和於妻子室家兄弟而後父母其順之是非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乎然則學者於道誠不可不循序而漸進之矣

子曰鬼神之事敬其盛矣乎

此章意自費隱章來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日用之閑無不在此後四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此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兼費隱大小而言即察乎天地尊也節總論鬼神之德二節言鬼神之德所以盛三節以祭祀兼言人之鬼神就其親切若見者言之四節與二節同五節又總費鬼神之德皆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爲下文諸章之始

田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子

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天地之功用一氣之良能其至而伸者爲神反而縮者爲鬼理形而上氣形而下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是其靈處雖言氣而理實在其中論來只是陰陽屈伸發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爲德猶言性情功效只是鬼神實然之理用上說不是別有一物鬼神之神便是中庸之道非有二也中庸以理言故曰至鬼神以氣言故曰盛上下章自是地說忽然中間插入鬼神一段在這裏也是爲飛魚躍底意思所以不稍只說微之顯微之不可揜也如此

君子之道費而隱故獨舉費而隱已默具乎其中然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而非空無之謂也夫子之言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者聖人則日用人倫之際及其至則天地不

窮來者耳動靜不窮屈伸耳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屈也鬼神之實不越此兩端而已矣蓋二氣之公實一氣之運而變之日月寒暑之所以往來春夏秋冬之所以生長收藏者是就使之然乃鬼神也皆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之者也故造化之妙不可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有是理便有是氣以其爲二氣之靈所以人而靈絲忽其大也是道箇包羅天地也是道箇微鬼神則造化無遺矣然則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不可遺
體物是與物爲體理氣兼在非謂造化生物也體物該生死不可遺是無間遺滲瀦體物而不可遺用鬼轉看却是鬼神爲主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乃是有這鬼神便有此物無鬼神便無此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體猶云即鬼神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視不見聽不聞與體物不遺只見一物事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處實而隱自人之行道言故但言其費而隱自在此以鬼神之費隱明道之費隱故先及其隱而後及其費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

中庸卷十一

手

何以見其盛也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即物而觀物各有始也誰其始之陰陽妙合神之來而伸也而物以之始物各有終也誰其終之陰陽消散鬼之往而屈也而物以之終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凡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蓋常自洋洋生流與天地通不關於聰明代謝是鬼神雖無形而徧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其德之盛也何如哉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使字最好看見得他盛處齊是齊戒明是明潔其心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承是恭敬奉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是其所當祭者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左右是兩傍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箇洋洋如在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若鬼神有以使之耳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凡體物不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其潤此却是從全體中提出祭祀之鬼神來說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

且以祭祀言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於以奉承乎祭祀方祭祀之時但見其洋洋流動充滿如在吾之上焉如在吾之左右焉未嘗使之而若有以使之者鬼神精爽其與人之齊明相接此可見鬼神之妙充滿則匪於宇宙之間無往不在故發見昭著於祭祀時者如此

中庸卷十一

手

祭之而盡其誠感之而無不應乎此體物不可遺之驗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是况是顯思三箇思字是語助辭三句仰上弗見弗聞節意但不專指祭祀時言耳
大雅抑之詩曰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得而測度况可厭敬而不敬乎信乎鬼神之無物不體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微謂不見不聞前之所謂隱也顯謂體物而不可遺前之所謂費也誠是真實無妄指鬼神之實理而言只是實有此鬼神也此說鬼神之盛而終歸於誠又該貫上章首五句是不止爲祭祀言發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本實鬼

神之德而結之以此蓋鬼神之神所以感者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

朱子

一物而別爲鬼神之神也而即體物而不可遺微之顯也夫鬼神無聲無

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是皆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者

造化陰陽之氣誠者造化陰陽之理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此理雖

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

掩如此夫然則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此由庸行之密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則爲德

微矣後二章亦此意首節言舜之實事二節言理之必然三節言德

惡之應所必至四節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末節以大德必受

四書本義集說

中附卷十

至

命結之 大孝是異常之孝二字是連功效節讀了此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五

句皆是孝之目所以發明其功用之大也然必以能爲聖人序於尊

富要係之上此又其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德位名相對

說尊爲天子言舜以匹夫放伯天子又以折讓得天下非他人所能

也富有四海之內是任土作貢宗廟饗之謂宗廟饗祭之祭子孫保

之謂度思陳胡公之屬指其雲雨之遠者以見其道澤之無窮所以

爲孝之大也

中附卷十 中附卷十 中附卷十

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大德必受命此聖人之事也孔子之言說凡爲

人子者皆當盡孝道且事其親然亦有大有小若古之帝舜其可謂

之大孝而非常人之所謂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夫凡人能修身

行不辱其先武能改父之行變惡爲美已足爲孝而舜之德則下

於聖人其所以揚名顯親告至矣大孝也凡人有三德而爲天下

德而爲諸侯亦足以榮親由爲舜矣其德極其盛至於天與人親而

其尊爲天子則其親爲天子之親有親之至也非大孝乎凡人之善

親或敦本可以承傳或每食必有酒肉亦足以爲孝又或體親而有

百乘之入或受甘而享百里之國則其爲孝已榮况其富至於有

四海之內任土作貢皆可爲孝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舜大孝乎凡能

不墜先世之緒克紹前人之休者亦可謂之孝矣今舜爲天子則當

爲教世之順以配其先祖此亦大孝也凡能養其子若孫或得以

資延於世者亦可謂之孝矣舜則紹堯有天下本支百世封有爵也

以嗣以續勿替引之其子孫所保之業又非其德之可比也舜大孝

也舜德爲聖人而其德又皆聖德之所歸此舜孝之所以爲大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中附卷十 至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必得其祿然之辭自亂至必受命六必字是命理之必然者必得其

位是凡有德者皆必得其位非專言必得天子之位然近學諸名是

人人稱頌皆是多歷年所上言身爲聖人不及焉此乃言義可見上

文意重大孝上全無微顧慮此方以德爲至而言其當得是福也此

亦是即得之事言其理如此非專說舜一人言之以發事安在本

文外爲篇 中附卷十 至

舜德爲聖人而致尊富貴係以并歸於大孝可見德者福之基福者

德之致德不勝氣性命於天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天命之所歸莫勝

於大德人事至則達天理天之報應皆如影響乃常理也故大德必

得天下之尊位必得天下之厚祿必得其名而人人稱頌之必得其

壽而多歷年所皆理之必然者也 中附卷十 至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載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是質性篤是厚是加非全好字因材而篤是因材而加厚此子裁是扶植培是滋息傾是傾化覆是敗此言天之生物其理如此實以

喻人裁傾是其材培養乃因而篤也此節因材意重

不觀人之生物乎凡天之生物必皆因其本質之不同而異其所加

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傾覆之天非有意於其

開也成其自取焉耳蓋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

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天之於物其理自然如此也

東陽許氏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安民安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寧當依詩作顯今是善休是安

佑是財申是重義又申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節

四書本義集說

詩大雅假樂之篇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令德既安於在

下之民又安於有位之人以是能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至天既從

而休佑命之又從而申重之而受祿之無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是受天命而為天子此一句總結上文意還是就修身生統

結說不得受命

以此觀之可見有大德的聖人必然受皇天的眷命而為天子今

既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裁者也君子之嘉樂也則其受上天篤厚

印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尚何疑哉此庸行之

常推之以至其極者聖人之事費之大者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費之大者言中庸首先言本人

之性情次言學次言王道也

無憂是文王之所致猶舜之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後人之文王然

也作是詞始述是繼述文王之無憂如何說是道之所在蓋無憂非

道而其所以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君子述之者繼

志述事之事非道之所在而何則節言文王之事也

孔子之言說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竟有不足處蓋莫為之前後

將何述莫為之後前將何傳是皆不能無憂也若無所憂者其惟周

之文王乎何以見之文王以王季之賢而為之父以武王之聖而為

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於周子焉不承厥志而述之於後前後

皆得其人述作皆無遺憾父子相成正得是恰好處更無有一不

足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又王之事非道之所在乎

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豈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四書本義集說

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休之

續是繼大王是武王的曾祖公曾父王季是武王的祖季歷文王

是武王的父緒是業此正謂繼世耳豈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

戎衣是甲冑之屬豈戎衣言豈著戎衣以伐紂顯名是光顯的名譽

此言武王之事也

以武王之事言之大王王季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其時人心天命已歸為王之基矣至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

的功業困紂惡之不悛天命人心之極有不得而辭於是一著戎衣

以伐紂而遂有天下夫以下伐上其事近於不順其名似乎不美矣

乎失其名也然諸侯率從萬姓悅服人人愛戴稱美其身雖不曾失

了天下光顯的名譽以其尊則山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以言其寵

則由西岐而盡有四海之內上而宗廟則降以天子之祭而饗之下

而子孫則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而保之。武王之事如此亦皆道之所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也。

本義武王末受命不謂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耳耳成是成德是尊祖奉親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不言文王者蓋武王在時文王已追王矣但以未受命未暇推及大王王季始後然誠耳先公是祖緝以上至后復斯時神上祀先公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見使皆得以生者之祿追享其親王祭祀言下文父為士數句亦重在祭上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不可以葬祭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一

並言既曰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下文只言大夫士所以為禮自諸侯至庶人而中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人可以類推也喪禮又是因祭禮而及之於喪禮意尤嚴刻之喪是諸父昆弟之喪達乎大夫是大夫猶服之諸侯則絕達乎諸侯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達乎大夫天子者自下而達於上也此達字與達宰之達字意殊不同父母之喪節三年之喪只是申明上一句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無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斯之喪以下又見一轉語各而言之總是推已及人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也此言周公之事以周公之事言之聖人以立法為人事文王末為天子於一應禮制固非其所當為武王上七年受天命於禮制又有所不及為是文王武王尊祖奉親之德固有未成者至周公輔相成王才一一推

成德之如大王王季何特蓋以侯爵也周公於是推文武之意而追

王之帝古公為大王尊季歷為王季祖緝以上至后復何時祀以侯禮也於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天子之禮祀之歟不備自盡其孝而已矣以今觀報本人心所同也於是出斯所制之禮推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以其生者之祿追享其親也如父為大夫子為士與葬固以大夫之禮矣而祭則以士之禮焉如父為士子為大夫與葬固以士之禮矣而祭則以大夫之禮焉葬用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而祭用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伸其情也不得此也又制為喪服之禮期年的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大夫通行之天子諸侯使不行了大夫之喪未能敵親猶為之服蓋不得而臣之也期年之喪未能敵諸侯貴則不為之服矣蓋得而臣之也若三年之喪則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蓋以三年之喪父母之喪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一 也彼諸父昆弟猶可以伸其貴貴之義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初無貴賤之別故凡為父母喪者無貴賤一也凡此皆天下之大經而世所未備周公推文王武王之意立為定制更不可易是其所以成文武之德者如此此周公之事皆中庸之道費之大者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此承上章而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皆所謂費而隱也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蓋古之蓋倫盡制者故來之以為訓也達是通達奉是天下之人通謂之奉達之奉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奉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亦上章而言也孔子之言說凡人之奉止於一身一家無大算動人耳目處天下人

安得通傳之若夫武王周公之奉天下後世人人皆知之故特稱其

人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能繼是繼繼志是心之所之者述是傳述事是所行者兩箇人字都指前人此以理言只空懸空說來此以斷武王周公之達孝附下文孝之至正與此相應存疑

武王周公之達孝何以見之夫所謂孝者豈必祖父在日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吾因而成就之然後謂之繼亦必祖父在日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遵行之然後謂之述蓋凡理所當為時所可為而又分所得為固即前人之志亦即前人之事也吾能曲體前人的意思要接續出來是便是善繼其志吾能效前人的功緒要傳述將去是便是善述其事恭道一而已矣所存今人則不限古今而開世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三

自相感所為當可明不分彼此而易地則皆然考諸先聖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以謂之孝也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為禮法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此固其繼志述事之大者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春秋是春秋之時春秋則冬夏可知修只是潤色補整仿使其嚴潔之意祖廟是天子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宗器是先世所藏之重器裳衣是先祖之遺衣服設之以授尸也時食是四時該用的品物此以下皆修造之教也

今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何莫而非善繼善述者哉其禮云何每春秋祭祀之時則於祖廟之門堂寢室必洒掃整飾之以致嚴潔而不敢慢也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則隨所存而陳之以示能

守而不敢失也先祖之遺衣服則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吾如在之誠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隨所安而薦之使神有所享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建德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宗廟是最高曾以上廟宗廟之禮當歸云宗廟序齒之禮序是次序宗廟之次左為昭昭者昭明之義右為穆穆者陰幽之義父為昭則子為穆受為穆則子為昭而子孫亦以是為序序昭穆全屬生者是祭太廟之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自為族尊者在而卑者在後皆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列者在後不是昭一行之長穆一行之長而已如周公一行父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為康之穆也皆指公卿大夫士與姓之在王朝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三

言序爵是凡與祭於宗廟者皆序爵皆指助祭者而言位而依旅酬是皆之長舉爵於兄弟之長長兄弟舉爵於賓之長舉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下為上是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爵於其長俱先酌一杯尊飲也建是及此賤字與上不同上賤字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此賤字指賓之子弟主人兄弟之子無是祭畢而燕於殿毛是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齒是年數序齒是昭與昭序齒

以宗廟之禮言之當祭於宗廟之且凡子孫兄弟同姓與祭者其班列行次各有定位斯禮也所以序其何者為昭何者為穆昭與昭齒而穆不得以間之穆與穆齒而昭不得以參之使等輩先後之不至於紊亂也與姓之賓來助祭者有公侯伯子男男有卿大夫士焉其

前不同於祭之時而序其或在前或在後都有簡次第者所以分排其孰為貴孰為賤使尊卑不至於陵越也祭必有事如為宗而祭相為配而配與夫贊裸獻洗豆蓬之類皆事也必於同姓異姓之中而擇其德行之優戚儀之美適事之純熟者為之蓋祭祀以正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其人之賢也序爵所以貴貴者宜在爵者以祭將畢之時行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部使他人舉及賤者使亦得因事以仰其敬也序事所以賢賢者若若在所前乃於祭既畢之時異姓之賓皆退獨燕同姓之親於宴到這時節不論爵位之崇卑但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其次雖公侯之少者亦在卿大夫之上若此者蓋同姓比之異姓為親所以昭與昭昭與穆穆而便長幼不至於失序也夫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達賤者幼幼也序齒者老老也二祭之間而大經以正至思以宣文章燦然禮意周浹如此而天下之事盡矣 蓋曰曰氏

中庸 卷十

禮記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卒之至也 踐是踐履五箇其字皆指先王而言位是主祭者之位即先王之位也行其禮即祭時所行之禮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踐位行禮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奉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以使踐行奉者武王周公也而皆本於先王正見繼述處所尊是先王的祖考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死是始死亡是既葬皆指先王卒之至也與達卒一也自其盡於已而言曰至卒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卒此皆上文兩節皆繼述事之意也 朱子

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既善且備如此此對越祖考之位與達

所行之禮所奏之樂先王雖未必有是志設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志亦可知矣武王周公體其意而制作之是凡後來奉祭者所敬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者即先王之禮所奏者即先王之樂祖考者先王之所尊也祭祀之禮一舉其誠敬祖考未嘗翼與乎封越之如自而先王之所尊者於足敬矣子孫臣庶先王之所親也祭祀之禮一舉兄弟戚在賓客畢至禮制詳盡而仁意周流而先王之所親者於是愛矣是武王周公於先王雖死事之如在生前一般於先王雖亡事之如尚存活一般而繼志述事至於如此其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卒之至而無以復加矣非達卒而何 有疑

禮記

中庸

禮記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祀天於南郊惟人子得行之社是祭地天子以下所同上帝即示諸掌也 是天以其主宰事而言則曰上帝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神是五年之大祭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祖配之惟天子得行之是為禘諸侯無所出之祇只是於太祖廟而以始祖廟之至合食是為禘是秋祭天子以下所同則時皆祭其一二耳其先是祖先示字與親字同堂是手掌親諸掌是易見義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有知行意上文卒之至也以宗廟之禮言已結了達卒二字此則兼郊社之禮言悉舉其禮制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一祭祀之閒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矣 禮氏

義之所由始也。這都是國家極大的體數。其義深遠。非聖人不能任。其可以淺見薄識窺測之乎。苟有能明乎郊社之禮。師管之義。真有以是共富然。而不吝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見。則知此道固一本。而原由感應之妙。無所間斷。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理流行著見而已。又何人道之不可明。何人心之不可感。其於治國。猶視諸掌之易。次次武王周公之制。禮不恒善。體乎先王。而又可通於治道。此所以盡倫盡制。而為中庸之道也。與。

白刺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中庸卷之十二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

靖子

哀公問政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為政本乎庸行也。但魯隱公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而所謂誠者。實一篇之樞紐。天道人道又為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自文武之政。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詳言修身之道。以明治人之本。在於修身。而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九經四節。詳言治人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而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治已之事也。經

之人存政。是篇總屬一意。反覆推說。存疑。

哀公是魯君。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與。

哀公問人君為政的道理當如何。與。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是本。政是末。竹簡策以聚聯方。而已。其人不必修文武字。總是有此等君臣也。息猶滅。古註。

哀公問政。問治人之事也。然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答之曰。

君欲行政。不必遠求。惟在法祖而已。我周文王武王。是開國的聖君。

那時又有周公召公諸賢臣輔佐所行的政事。都是酌古準今。盡善盡美的。如今布列於方策之中。如周官立政諸書。及周禮所載紀綱。

法度。班班可考也。但其人不存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焉。

又有臣如輔文武者焉。則文武之政。可復舉矣。若無是君臣。則其政。

便都息滅了。載在方策者。不過陳述而已。徒政者能以自行說。上賢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人秉君臣。即其人存之入也。道是道理。敏是快速的意思。樹是我植。蒲盧是蒲葦。草之最易生者。上言人道敏政。重在入字。下言夫政也。者。重在政字。又是一意。朱引

所謂人存政舉者。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這人的道理。最能敏政。何等快速。就似那地的道理。一般。土脉所滋。凡有所栽植者。隨植隨長。無不快速。而况夫政也者。是聖人行下的。至精至備。又是最易行者。就如草中蒲葦一般。比之他物。猶為易生者也。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朱子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政即政舉之政。曰人曰身。只在人存一入。四書本義集說。中庸卷十二。二

字內。在人人字。指賢臣。即其人存之入字。一遍地對指君身。道即下文天下之達道。所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修身以道。是以身去體道。使身皆在道理中。仁者。心之全體。道與仁非有。致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即其用功歸宿之地也。修身修道。亦初無先後。是自身上說。歸心上。仁兼心之德。受之理。聖賢言仁處。便有箇溫厚慈和之意。帶箇愛底道理。故下文便言親親為大。修道以仁。即下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勇不過始終成就此仁而已。史氏伯著

由人有政舉之易說之。可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所以為人君者。要學文武之政。只是得賢臣而任用之。得其人。則政略良而廢事。政事自無不行。而人君一身。又是臣下的表率。欲取人。必須先修自己。

的身修正已。身然後能知人。能知人。則賢人至而樂為之用矣。至於修身。又必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道理。凡親義序別信。或天合。或人合。要皆吾身所不能離者。是以人之修其身者。要當以此自律。得使各得其道。然後吾身始無玷缺汚壞處。是謂能修其身者也。而修此身之道。又必以本心之天德。使溫厚慈祥周流而無間。則倫理之間。都是真心實意去運用。道自無不修也。蓋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朱子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友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仁是生底道理。人是具此生。理底。上親字是親愛。下親字只當作父母說。仁無不包。以親之一事。言仁。而仁莫非全體切。不可謂親親乃一事之仁也。親親為大。與五達道相對說。未是與仁。附書本義集說。中庸卷十二。三

民愛物對。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切要尤在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說此意。安是分別事理。各有所宜。王人言尊賢。是尊賢有能的人。尊賢為大。而事物之宜。對殺足降殺五服之節。降殺不同。等是等級。公卿大夫士。各異禮。是節文斯一。皆無過不及。不直截而回互之意。所生。是生乎其間。殺中有等。等中有殺。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自然。有以節文之也。為下文知天張本。說仁了。又說義所重不在親。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禮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收拾也。朱引

修道用必以仁。而非他德也。即是此人也。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之心。意則所謂仁者。即具此生理。

之人也。夫仁而謂之人則無所不愛矣。而親親則仁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荷能親其親焉。則愛由此而立。而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親親爲人也。至於所謂義者。亦非他也。本吾心以歸諸乎事理。而使之各得其宜者也。然義雖無所不安。而欲於事得宜。則莫過尊賢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而天下之道亦將以次而明矣。是尊賢爲大也。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然親之尊之。其中又自有階降殺等。級這便是禮。如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有降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是皆天理自然。所以節文斯二者而無過不及之患者也。北溪陳氏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四書本義集註

中庸

四

留學堂

此一節是收拾上文之意。事親是以仁事其親。知人是有賢否之別。賢者道之不肖者遠之。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道人。知人帶事親來說。只是謂知賢知天。則兼知親親之理。尊賢之等也。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起頭處。上文修道以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級上說。是渾然者。然其渾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天也。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修身以下。經其義之所由貴。自爲政在人推之。以至於修身以仁。所以明爲政之本在於仁也。自君子不可不修身推之。而至於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於知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又爲下明善誠身張本也。 雙峰倪氏

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可見君子一身關係最重。若不先修其身。則其本不端。何以取人而爲爲政之本。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親親爲仁之大。可見事親是修身而先務仁之所發而最切者。若不能善事其親。則施之無序。生爲人之本。身不可得修矣。所以思修其身者。不可以不善事其親也。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苟無賢友。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安。而身身危。親者有之矣。所以思盡事親之道。苟又不知人。入地至於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都是天理之自然。不用人安排。未知天見事頭緒多。知天了。便這裏都定。所以思知人以事親者。又不可以不知天也。蓋天者衆理之總名。萬殊之一本。即造化而在造化。即人心而在人心。即事物而在事物。君子致知格物。以至於知得。到信得及。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 本

四書本義集註

中庸

五

留學堂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也。達是通達。達道是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昆弟。即是兄弟。朋友。獨加之交二字。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爲朋友。不交則不在朋友之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知者心之明。仁者心之公。勇。皆氣之壯。大槩此心知底。屬知。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知仁非勇。便行不到。德是所得於天之理。達德是天下古今所同得。知仁勇自人生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也。蓋惟有此知。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有此仁。故能有以體此理。惟有此勇。故能有以強此理。如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初非以其知此理而謂之知。證此理而謂之仁。強此理而謂之勇也。然知所以開其塗。徹勇所

以遂其工夫又只是成就一箇仁所以行之者一是三者所以行乎
達道者一也一則誠而已只一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三
達德是帶來底誠是用功處三者總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了方去
行道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修身以道未見其
為何道也下推修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為何知仁也故於此蓋
言之見所以修身者其道有五所以修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未
盡之意也存疑

由知天以知人事觀則仁自親始而身之修也有其本矣本立則道
生而修身之事可得而盡矣今詳取修身之事而備言之夫修身固
以道矣而天下古今人所共出的道理有五件修道在以仁及知天
矣然其所以行是達道者則有一件五者何曰君臣一道也父子一
道也夫婦一道也兄弟一道也朋友之交一道也此五者是人之大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六

倫就如天下古今所通行的大路一般蓋天下之達道也即所以修
其身者也三者何一曰知二曰仁三曰勇知者心之明所以知此道
也仁者心之公所以體此道也勇者氣之壯所以強此道也自人生
帶來便有此三件了是三者乃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無少欠闕乃
天下之達德也即所謂修德者也夫達道固必待達德而後行然要
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則一而已矣故必私欲不雜天理無間
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
自此強矣蓋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而達德雖
人所同得然無所以行之者則人欲附之有時而息而德非其德矣
其如達道何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此
武生而知之武學而知之武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是知此達道困而知之是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行之是行此達道
利如實利一是生知者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不可云
學知困知者與生知者一般利行德行者與安行者一般此節詳達
德行達道之事不分三等則下等人望上等人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
已有而自疑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為終不
可及而自阻故言氣象之異又言達德之同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
此德則雖困而亦不能知雖勉而亦不能成安得至其知之成功一
處以此論之則三德為人所同得之理信然矣

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氣象或有不同
自其知此道者言之或有一等人氣象清明義理昭著不待教而於
此無不知之者或有一等人氣象渾濁多而滿少於事物當然之理有所不
知則必待學而後知之者又有一等人氣象渾濁多而滿少須是困心
衡慮然後奮憤以求知之者這三等人開道雖有先後然到那豁然
貫通義理明白的去處都是一般亦各明其理而已何嘗有不一也
自其行此道者言之或有一等人賦質純粹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
能行之者或有一等人賦質純多而敏少須知道理而為好之如醫利然而
行之者又或有一等人賦質純多而敏少須知道理而為好之如醫利然而
行之者這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踐履純熟工夫成就的
時節也都一般亦各復其初而已矣何嘗有不一也蓋達德人所同
得其在人所得有不同者氣象之異也然雖有三等之異到知之成
功則一者以達德之同也至是則又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
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好學學字專指知好字重為其不明而好學以明之也力行力字亦
專指知好字重為其不明而好學以明之也力行力字亦

也。不可謂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齊。自已有其要及人者。乃足為知恥。即見道之方。三行達道之端。近入德之門。上既言達德之名。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又以其不達者言之。使其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朱子

三達德之所。以行五達道者。既如此。然或求及乎達德。則當求所以入德。彼其知則能知矣。吾未能知。而好學不厭。以求其知。如是久之。吾之知。漸以開悟。其理漸以昭著。則亦近乎知焉。則能行矣。吾之有而刻苦勉勵。致力以行之。不以自便。其所欲如此。則人欲漸以消磨。私意漸以刊落。則亦近乎仁焉。勇則知行各盡其極。而無不能知能行矣。吾未能勇。而以居人下為恥。均是人也。人於道則能知能行。我何為不能。是可恥也。如此可恥。則必自怨自艾。鼓發憤懣。極力向前。必欲知之行之。而不甘於人下。則亦近乎勇焉。是故好學樂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仁勇者。是德已至之定名。若苟中力有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耳。雖昏懦之極者。未有不可達也。此三者入德之事也。朱子

四書本義

中庸卷十二

八

留明堂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字解。做此字斯。指上文三近而言。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之知一般。不是空知。是直箇行了。人是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朱子

夫修身以道。而知仁勇則所以行此道者。君子誠能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由知而知道。而修身之端以整。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由仁而體道。

而修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為可恥。而能自愧。恥則由知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修矣。故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既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而使之盡其道者。即此而在。蓋以己觀人。雖有物我之間。然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理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人。無異事也。故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也。既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各盡其道者。亦即此而在。蓋以一人觀萬人。雖有衆寡之殊。然一箇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衆斯心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知所以治人。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也。朱子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四書本義

中庸卷十一

九

留明堂

修身說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尊賢非臣之謂。以為依歸準則而未益也。與敬大臣體羣臣不相混。此親親專指同姓宗族。即親親之殺也。敬大臣。是禮貌恩數都加隆。不可同於小臣體。是設以身處其地而體其心。子是如父母之愛其子。柔是寬恤遠人。非四夷。凡商賈行旅四方遊士。皆是懷是懷服之使無漸放。上言修身之事。既明了。然後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為言。然首之以修身。次之以尊賢親親。則其大者。要不過上文所云。大則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此列九經之目。而自有其序。皆然也。朱子

夫治天下國家本於達德達道以修其身矣而其所以治天下國家其道果何如耶蓋凡治天下國家其道可以常行而不變者有九經九經謂何者則曰修身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夫則尊賢使之講明治道以修其身治人之助蓋必尊師取友而後修身之道進也及其大則親親同姓而宗族凡施于恩澤務要加厚益道之所在莫先於家也山家以及朝廷則敬大臣也九禮親恩數都宏加隆不可同於小臣體尊卑也以已之心度臣之心委曲周悉便如自己身處其地一教由朝廷以及國則子庶民也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愛養休養如父母之愛其子也來百工也招來百樣的工匠集於國都使他通功易事也由其國以及天下則柔遠人也凡四方賓客離鄉背井而來須寬恤之加意款待使他不敢失所懷諸侯也懷服四方諸侯使能常為國藩屏有離叛之意遣九件乃治天下國家經常之道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下 十 留學堂

從古及今欲興道致治者決不能舍此而別有所修為也所以叫做九經 直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不惑是義理昭著無所疑惑自先事講明而言是君心上事諸父是伯叔不惑是政事舉無所迷惑自臨事臨處而言是君之政事士者百官之總稱報禮事即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百姓勸是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財用只是財之用財用足如穀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言舉天下之財用皆足也四方歸是四方賓旅皆傾心歸向天下舉四海內外

從言豈非畏威懼討乃畏不義以貢上也此言九經之效也朱子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其效焉如能修治自己的身則達道達德渾然全備便是以為百姓的表率而人皆有所觀法矣能尊禮有德的賢人則真箇啓天聰明日開開見日廣於那修己治人的道理都明白貫通無所疑惑矣能親愛同姓的宗族則為伯叔諸父的兄弟的都得以保守其富貴歡然和睦而無有怨恨者矣能敬禮大臣則信任專一便得以展布其能臨大事決大疑皆有所贊而不貽之患矣能子愛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都歡欣愛戴相勸而有尊君親上之心矣能招來諸工人在國則通功易事農本相資事事皆有舉天下之財用皆足矣能懷服遠人則四方賓旅聞風而慕義者皆傾心歸向而願出於其塗矣能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下 十一 留學堂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飲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是齊其思慮明是明其心盛服是正其衣冠非禮不動此勸字所該廣義禮言及思通一身而言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此以身言而心在其中誰是誰佞的人類倒是非最能傷害君子者是美色貨是財貨最能移易人心者儻是有德的人貴德是一於貴德尊其位是親之欲其貴重其祿是

之飲其富同其好惡如兄弟婚姻無相遠之意不曰任之以事者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敵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官盛是官屬衆盛任使是足任使今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也忠信是待之誠重祿是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恤乎上者如此也嗚呼是使民以時薄徵是薄其稅歟曰否是日加省視月試是月加考長四謂曰係件係也京師原給餉事是食必與事相稱焉則上其食尤苦又貨之否者反此送往是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迎來是來則豐其牢米薪芻以迎之嘉善是願留於其國者因能授任以嘉美之矜不能是不強其所不欲絕世是國邑未終廢世商已絕了繼是從旁支見商人來結他如周武王封夏後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率是從而再建之如齊桓封衛治亂是治其素亂使上下相安持危是

圖書本義集說

中庸

三

留曉堂

持其危殆使大小相恤朝是諸侯朝於天子聘是諸侯使卿大夫來獻以時是各有其時厚往是燕賜厚薄來是納貢薄此言九經之事也朱子九經之所以爲九經者何如蓋人君惟懼於檢束樂於放縱不一其內則無以立其本而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而制其私是以其身不能修治故方其靜也齊明以內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及其動也親聽必以禮言動必以禮而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聽言則任賢不專而賢者不安好色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好之不篤而賢者去矣必須屏去邪譴邪諫遠邪笑色輕賤邪貨財只專心一意貴重有德的人如此則純心用賢然後賢者樂爲我留是乃所以勸賢也同姓的宗族常有恩禮衰薄所以怨望易生必須體念同宗尊其爵位重其俸祿他

心裏存好的與他同好他心裏怕惡的與他同惡不至違拂其情如此則諸父昆弟自然感悅而親於我是乃所以勸親親也爲大臣的教他說理細事便失了大體必須多設官屬替他分理幹辦足任他使令之後如此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乃所以勸大臣也於羣臣待之不誠則各生疑畏而不能盡其心養之不厚則自顧不暇亦不能以東其職必須待之以忠信養之以重祿盡其誠而恤其私則上無仰事俯有之累而樂趨事功所以爲勸士之道也於百姓使之不以其時則妨民之力敏之太重則傷民之財故使之必以其時而稅敏則從其薄蓋人情莫不微逸亦莫不微富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財則人遂富安逸之願而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矣故時使薄敏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百工技藝的人執事有勤惰之不同在上者日省視其工程又每月試其所作之事至於飲食糧廩稱當其數有功不可賞無功不可罰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益勵矣是以勸百工也遠人去時爲之授道路之節以送其往來則豐其委積以迎其來願留於國者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獲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乃所以柔遠人也至若四方諸侯有違亂的等他旁支來朝請有失了國土的舉其子孫而日之內有亂則治討之教他國中上下相安危弱則扶持之使鄰國諸侯大小相恤諸侯朝於天子與夫使卿大夫來聘各有一定之時不考其力也我之燕賜於彼者則厚而禮節之有加使彼之酒貢於我者則薄而方物之不計恐礙其財也如此則天下諸侯皆將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是乃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此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圖書本義集說

中庸

三

留曉堂

此八君治天下國家有這九件經常的道理其事與致固各不同然所以行那九經者亦只是一而巳矣一以貫九此九經之實也修身不實則欲得以謂聖尊賢不實則邪得以謂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謂親推之莫不皆然不可不知法制雖具皆爲虛文矣如何可以爲治乎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直解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加一凡字見解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皆是事應其下一事字對言與行乃指其事而言則發之於口者爲言行之於身者爲行是之於施爲者爲事豫是素定矧是顚頭如人行

中

齒

裁板

路以簡的一般因是窘迫收是病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連上到句搭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上文兩言所以行之者一自是皆指誠而言然不言明言誠與不誠之利害故又承之以此言前定四句所以申明上豫字只是說先立意不干誠字言有事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非以豫與前定爲誠也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皆謂先立乎誠不可便與誠字來混

由是言之達道也達德也九經也所以行之者道也所謂一者非一朝一夕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臨時始能如此若平素不曾豫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難蓋凡天下之事未素定都有實地便能成立不能素定則凡事都是虛文必至虛實相悞何以言之如言前定何可著實不脫空說出來自是清酒去飯菜等說一語不實說說不去事前定則臨時自有斟酌自然隨事中節不至窘迫若平

素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做身之所行者。前定則其行有常。自茲光明正大。而無歉於心。何哉之有。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至屈折。在道以從人矣。道之當然者。前定則其道有源。自然泛應曲盡。而用之不竭。何窮之有。若不前定。便都理會不得。所謂凡事豫則立者。如此。不然則言必至於踰事。必至於困。行必至於疚。疚必至於窮矣。此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成誠身亦即上文修身主乎事理之正而言曰修身主乎大理之實而言曰誠身說先立乎誠又歸於誠身者誠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實處就

中龍

去

是誠也。誠身卽大學意誠心正身修明善卽大學格物致知反諸身不誠是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不明乎善是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蓋天命人心之本然道理依然散見於事事物物之間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非謂專明其一身之善而無預乎事物之理也。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審定之意欲哀公以是而反觀之也。然自治民說歸於誠身實際之本旨。蓋上文自達道達德九經兩度說誠凡事豫則立又是遞上兩起說來言誠之當豫究其實則誠身是明善乃誠身之工夫也。經事之當豫也如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而言之亦可見矣。蓋在下位者上有君下有民欲治其民在於彼上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有其志故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乎上者又不可欲悅於上也自有箇道理只看他處朋友何如若是平素爲人不見信於朋

女則志行不平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是欲獲平上者必先信乎朋友也然欲信乎朋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自有簡道理只看他事父母何如若平日不能承順父母得其歡心則本行不修大節已虧豈能取信於朋友之閒乎故欲信友者當先順乎親也然欲順乎親又非謂其阿意曲從也有簡道理只在誠乎身而已若以末諸身未能真實而無妄則外有非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豈能得父母之歡心乎故欲順乎親者當先誠乎身也然誠身功夫又不一時要取得的也有簡道理緊要在明乎善蓋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乃能誠身否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能明善以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道以貫之而無遺矣

中庸卷十二

子思子

七

書本義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章上文誠身而言誠是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是說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惟誠之所自來也誠之者是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之道以人事之當然而言此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理所謂復其初也不勉而中以行言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以知言生知之智也從容是自然的意思中道如不用看路自然路中行從容中道自然之理也如百鈞於此衆皆勉強一人從容談笑而事之非大勇而何人之道本是誠之者惟人中之聖人則不用誠之功而自善不誠是不關於誠之數內矣故亦曰誠者又曰天之道也擇善是致察事物之理譬如十箇物中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善

是知至擇善是格物固是堅固執是執守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因執利行以下之事上文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而兼實心在其中誠之者人之道則專指實心言也下誠者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自凡事擇則立以下是言素定之心自此以下則又原人之所以當誠之故而詳言先立乎誠之事也

君子凡事皆當先立乎誠矣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蓋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也誠者實理自然不製修爲者也乃天道之本然也然天道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用力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也然誠者雖以天道言而求諸其人則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從容自然而所知所行皆中乎道焉此聖人之德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奉天下之善而無一善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大而無一毫之不滿則亦天之道也若夫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善不擇則有誤謬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者矣故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實矣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暗不聞之閒亦必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中庸卷十二

子思子

七

書本義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博學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則是問之於人審是詳審不粗略凡事物之理紛紜交錯輕重淺深看據的可疑是何處而詳審以問之慎思是思之精而不雜思之粗淺一下及固不是慎思之過亦不足慎所以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固慎思明辨是辨別衆理毫分纖析皆精明不差為是為厚懇懇此誠之目也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為也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時未暇慎思慎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朱子

讀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朱子

讀書本義集說

之方各有次序皆所當學必博而學之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這是博學之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所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問之不可以不審與明師好友盡情講論仔細窮究然後有以訂吾所學之疑這是審問之雖是問的明白了又必自家思索一番然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夫處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亦過當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必本之以平易之心求之於真實之處而慎以思之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這是慎思之既思索了又以義理精微必加辨別然辨而不明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雖辨無益矣故必條分縷析辨其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似是而非何者為似非而是一一都明以辨之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之間而不至於差謬這是明辨

之等善至此可謂精矣可以見之於行矣然行而不篤則所行者徒為虛文而終無所成又必真心實意敦篤而行之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不使一毫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這是篤行之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雙峰陸氏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弗字解做不字措字解做止字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即有不戰戰必勝矣之意問之弗知弗措是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研窮到底使答者辭窮理盡始得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而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困而知勉而行者也人一已百人已千此

讀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朱子

讀書本義集說

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得百分正是說勇處朱子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固求誠之事然或資稟庸下的未能便成必須專心致志著實用功乃能有成也故不學則已但去學時便要都會了才罷若有不能不止也不問則已但去問時件件都要知道了才罷若有不知不止也不思則已但去思索則必要融會貫通才罷若有不得不止也不辨則已但去分辨則必要明白不差才罷若有不明不止也其見諸躬行者不行則已但行的時節務要踐履篤實底於有成才罷若有不篤不止也他人一遍就會了的自己必下百遍的工夫他人十遍就會了的自己必下千遍的工夫務求其能而後止這是困知勉行者勇之事也劉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道指上一節而言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朱子

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嘆緊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矣一句尤警
策便是以誠之者事實望家公矣

凡人惟未有實用其力以變其質者耳及不能變則曰天資不美非
學所能變是果於口氣也若其能以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
力之至決可以變化其氣質之昏者雖是生來愚昧之久之亦將益
然貫通而進於明充之而益精可也况未必愚者乎雖是生來柔弱
的久之亦將發然自守而進於強充之而益剛可也况未必柔者乎
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知之成功一也欲為天下國家
者可不務此以為求成之本乎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子思承上章人子天道人道之意而言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
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言天道處皆自然無師次言人道處

中庸

子

明

皆有工夫節次此誠明二字自上章所謂明善誠身而來聖人不
明善合下無不誠故此先用誠字然亦自無不明了故曰誠明若明

集引

誠則係上章明善誠身之序以立言
自是由卑誠明明誠而言非即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誠明是

集引

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性是所性而有明誠是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
善教是由教而入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

集引

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首章言
者直謂之也此謂之哲名之也稍緩兩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誠言

集引

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則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
慢第二箇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明則誠矣此誠字則與誠明之

集引

誠同末二句只是結上意無成功一也之意
由夫子之言道固有天人之異然則所謂明善誠身者以誠而明

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其名亦有無教之

別吾言天命之性然惟聖人為全其天命之性故自扶德無不實明
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聖人全體無有不實而明者所照無一不

盡此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吾言修德之教教是聖人
若夫由教而入者則學者事也故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

言之則亦謂之教窮理致知去其私蔽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
學而後能此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然自誠明者誠即明

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也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正
日明自然無蔽蓋誠則自無不明矣自明誠者雖由明而至於誠然

既明乎善無不精察則踐履之際亦自無不實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蓋人道亦可以至於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中庸

子

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章自誠而明者之事天道也

至是極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蓋聖人之德無一之不實而極其至之

謂也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
須說至於實理之極才說簡至於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字樣此是

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言獨是這樣人
能做這樣事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已性人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

至誠了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盡其性是天命之在我者
察之由之無一毫之不誠性便是仁義禮智乃指性之體而言盡其

知行而言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
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而不

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而不能施之天下國家皆是不盡至於盡
曲義盡知亦如此數盡字皆以已能者言故上用三能字下用兩可
以字盡人之性如黎民之性皆其性也其所人有可盡之理聖人
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只是處之
各當其理贊是助化育是變化生自贊化育是天下事有不恰好處
被聖人做得恰好蓋人在天地中間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
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
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煖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猶是人做
非贊助而何可以如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不
是從此方可以贊化育參是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贊化育參天地即
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力推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
然而然者也黃氏海樓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三

所謂自誠而明者蓋天命之性本是真實無妄無些子欠闕只是人
為私欲蔽了見得不明行得不到自去欠闕了他底故不能盡其性
惟聖人之德極天下之至誠其知生知其行安行純乎天理絕無人
欲之私為能於此性之存於心而散見於事者或精或粗或巨或細
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然陰陽五行造化萬
物凡厥有生本則一原能盡已性則於人之性自能知之無不明盡
之無不當設立政教以整齊化導之使人人皆復其性之本然而能
盡人之性矣人能盡人之性則於物之性亦自能知之無不明盡之無
不當因其材質之生以制其用致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使物物各
盡其性之自然而能盡物之性矣夫天地能賦人物以性而不能使
人物各盡其性是化育也有不能到的今聖人盡已之性即至於盡
人性盡物性則天地做不得底都被聖人做得恰好則是能成萬物

和補助天地之所不及矣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至於有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而覆萬物地位乎下而載萬物聖人位乎
中而理萬物聖人一人之身直可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至誠之功
用其大如此然亦唯真實無妄於本然之性為能盡之若出來便都
是這箇道理而已非有所加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朱子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
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章自明而誠之意發明人道也史氏集說

其大是自明誠者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致是推致曲是
一偏之善專是主好說對全體言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
仁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須逐事上着力件件推致其極如
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於仁之極又因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五

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若知莫不皆然非是正就其發見一處推
致之也只緣氣稟不齊逐旋做將去若至誠則渣滓都渾化不待如
此曲能有誠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能無往而不實也事推
致便能有誠形是發見於外若是顯著明是光明人所共見如今則
廣善施於身之類動是誠能動物變是改其舊俗化是都消了無復
痕迹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屬
化為鳩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形著則動變化俱要見誠字形者誠
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
也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非誠之發乃誠之平而自不
容已者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文至誠須自聖人本身觀唯天下至
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致曲有誠之極曲
能有誠只是誠未見是至誠積而至於能化則至誠之妙亦不異於

聖人矣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與聖人並稱至誠唯天下至誠能化言若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能化還是功用謂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

天下至誠的聖人則統攝都是誠了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俱盡無纖毫欠闕處其次氣質不同若大賢以下凡誠而未至者則未能如此須是隨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盡其極善端發見於此便從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從彼上推致以造其極如舜之類皆作效得到誠字誠字處如仁義須件件到仁之誠義之誠走這足後曲曲雖不是全體然人能一一推之以致其極則一個之善久之自能貫通乎全體蓋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體皆誠矣故曲能貫誠既積於中則必形於外而動作威儀之間皆此誠之形見矣既形則日新月盛而誠之形於外者亦以顯著矣既著則粹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論

留學堂

然益然赫然而誠之形且著者又有光輝發越之盛矣內外相符之機有不密掩者如此夫誠既發於外而明則物必感乎誠而動秉彛好德人之同然人自無不感動而興起其好善之心者也夫感感我之誠而動則必隨我之誠而變木有不動而遷善改過者也由是薰蒸周備不但變也則又化焉變而有迹也至於化則不識不知而相忘於化導之中無復形迹之可見矣人已相符之機有莫知其然者又如此夫感人而至於化豈是容易到得的唯是天下至誠的聖人才能感人到能化的夫處今致曲者致曲而至於能化則亦天下至誠而已矣不然在己之德未至於至誠安能感乎人而至於變化莫測如是哉夫由誠而形而著而明亦即所謂能盡其性者也由動而變而化亦即所謂能盡人物之性者也而參贊在其中矣及其成功一也致曲於未誠之先充著於已誠之後此自明而誠者之

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章言聖人如鬼神之神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天道也言誠自十六章始前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也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與十六章文不相隔而意實相承云云
前知是豫知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下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前知為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顧祥是福之兆如麒麟鳳凰景星慶雲各樣的祥瑞都是妖祥是禍之兆如山崩川竭地震星隕各樣的災異都是不善是妖祥所以學者龜是靈龜所以卜者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神是鬼神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論

留學堂

聖人盡已及物之性不惟理事動與天合也蓋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亦與天地同流矣故其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焉大抵聖人胸中無一毫虛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豈假於術數推驗之類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如國家將要興隆必先有祲祥好事出來國家將要敗亡必先有妖孽不好事出來或昔見於蓍龜占卜之間而有吉有凶或發動乎四體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但人不能見耳蓋人心縱有一毫私偽便有所蔽唯聖人至誠無私偽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於禍福之將至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消息其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善則禍既至而後知也不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善則禍既至而後知也夫將興之祲祥將亡之妖孽蓍龜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為也故鬼神無處無之無時無之至誠前知在躬合下前知故至誠就如鬼神

一般也。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既有實理。便有形見之幾。聖人只
是一箇實心。心體既全。自有神明不測之用矣。此天道也。朱子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此章言誠之者之事。發明人道也。全在在誠字上。其言本以心言。而
三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朱子

誠兼實理實心自天地而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
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自成是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
去做。作安排底物事。誠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此理具於心。則
曰誠。本諸心。而見乎事物之閒。則曰道。誠者自成也。是懸空說這一
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道。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道自
道。則專以人言。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去行。便也空了。如人使自有
耳目口鼻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
耳目口鼻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

四書本義

中庸

天

誠者自成也

是你由去做始得。是當着力處。兩自字不同。自成兼人物。自道只是
人。一是說他自然。一是說他自當然。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
非是二事。吳氏

非是二事

所謂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天理之實。人心之實。皆所謂誠。凡天下
之物。有此實理。自放此物。是誠也。者。乃物之所以自成。全不假於人

為也。而散見於日用云為之間。則謂之道。是道也。乃人所當行。審此
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是為之全在乎人也。朱子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物是事物。終始是終始。意猶言體物而不可遺。不誠無物。是
無是理。則雖有是物。若無是理。如為孝若不實其孝。便是空說。無這
孝了。便是不誠。無物自何道理之實心之實。而實。實萬物看亦得。就
事理上看。亦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則說

何人。去這箇不字。是誰不他。已是說者。道一句。然其實正緊
帶著誠者物之終始。而足之之辭。以起君子誠之為貴。誠者物之
終始。指實理而言。不誠無物。專指人之實心而言。君子誠之為貴。方
以人當實乎此理而言。朱子

何以見誠為自成。而道自道也。蓋天下物事。莫不有終莫不有始。
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
於無也。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以理言之。則
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安。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
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
無一息之安。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
實心之所為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也。
使人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為之事。亦如無有。如不誠心為孝。則無
孝。不誠心為弟。則無弟。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是故
君子必以誠之為貴。而擇善固執。以求到那真實之地也。若終乃為
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朱子

四書本義

中庸

天

誠者自成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
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自成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
物在我者。其實無偽。自然及物也。成已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
之性也。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私偽。故曰仁。如克己復禮。皆是
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行其當。故曰知。如應變曲當。皆是仁者體
之存。知者用之發。只是一箇心。但有所存所發之異。性之德。是天
命之性。中固有之。後得成也。合是兼體之意。合外內之道。是合外內
而為一處道理。時措。時中之時。時措之宜。是隨時而行。無不當理。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悠是極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有。合內外而言之。施
於外者。無不根於中也。其外之所施。而中即隨之。本以悠遠致高厚。
而高厚又悠久。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若如初悠久。未稍不悠
久。便是悠久矣。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如人之元氣。內外此
誠內外悠久。始終此誠始終悠久。成物是物至久則成。而不壞。成物
亦只是就載物覆物上。要其終而言。載物。如曰厚德載物。成物如曰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 卷十二 三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悠是極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有。合內外而言之。施
於外者。無不根於中也。其外之所施。而中即隨之。本以悠遠致高厚。
而高厚又悠久。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若如初悠久。未稍不悠
久。便是悠久矣。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如人之元氣。內外此
誠內外悠久。始終此誠始終悠久。成物是物至久則成。而不壞。成物
亦只是就載物覆物上。要其終而言。載物。如曰厚德載物。成物如曰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 卷十二 三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 卷十二

三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 卷十二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覆物。如曰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
悠久所以成物。與上文所以覆載物同。皆據見在高厚之悠久。而
言。上欲明新文。使悠悠遠。然後博厚高明。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既
博厚高明。又行之悠久。其實上面高明下無悠久字。却是那上面後
則悠遠者。實到此也。至誠之功。業自後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
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
博厚高明悠久。至地始覆載成物。
至誠所積者。成博而溥。厚即是博。厚則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
域。乃所以載物也。所發者高。大而光明。即是高明。則舉天下之民。有
所仰賴。有所懷庇。乃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焉。即是悠久
則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乃所以成物
也。至誠之德。在我者能極其盛。則其功效氣象。普見於天下者自然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配是配合。是疆界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窮。
上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以天道言。未方合
言之。以見一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蓋亦體用一原
之理。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此始與
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體也。其
實博厚便載物。載物便配地。高明便覆物。覆物便配天。悠久便成物。
成物便無疆。豈略有先後耶。
夫承載萬物者。莫如地。今至誠之博厚。也能成物。則其博厚。就與地
道之博厚者。配合而無間矣。覆冒萬物者。莫如天。今至誠之高明。也
能覆物。則其高明。就與天道之高明者。配合而無間矣。天地之博厚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 卷十二 三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 卷十二

中册 卷十二

三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 卷十二

悠久。就與天地之無疆者。通一而無二矣。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如此者。只用帶配地一段。不必兼管上文。蓋配地配天。非所以載物
覆物者。而何。見字解做示字。章是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不動。是寂
然不動。變是於變時雍。而煥然精美。無爲。是不待有所作爲。成。是各
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此節意。如胞胞其仁段。只
是中贊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地配天之所以然也。
至誠功用之盛。至於配天地而無疆。如此夫。豈假於強爲哉。今夫
物流行。地道之章。也不待見。至於誠之配地。但見其積久者。自然
皆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不待見之。而後章也。雲行雨施。天道之燦

不在其持載之中焉地之生物不測如此然天地間至大者又莫
於山水若也而天地之生物者皆在焉今夫山皆其一處而書就是
一處石之多也叫做山若論其全體廣闊高大的去處則各樣的山
本都於此發生諸般禽獸都於此居住凡實物諸書可以為服轉
器用的都於此興發出來山之生物如此也夫水指其一處而言
就是一勺之水也叫做水若論其全體不廣不闊而去處則能隨地
能隨處都生聚於其中凡貨財可以致用的都聚於其中水之生
物如此也觀山水之生物如此則天地之生物不測亦愈可知矣知
天地則知聖人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是周頌維天之命篇維天之命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於是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二 禮

歎美辭。穆是深遠不已是無止息不顯譬如說豈不顯著文王是
文王純是純一不雜至誠無一毫人為也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之
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文之所以為文非把文王之德來咏歎乃是文
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
意在所以字却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前之不
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已下一亦字妙天道不已文王
純於天道亦不已聖人所以與天合一者此而已此引詩以明至
誠無息之意是乃天道聖人之本也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單
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言聖人也 呂氏
然則天地與聖人之道同至誠無息而已周頌烈文之詩有曰維
天命之流行深遠難測而古今不其所謂不已者蓋是說天之所
以為入正以其無止息也亦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將何以為天

可謂又曰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其所謂之德
純者蓋是說文王之所以為文正以其德之不雜也然則積之不
實發之無本將何以為文乎然在天說不已在文王說純非言文王
有不同也蓋天道無有止息固是不已文王惟其純也故亦能如天
道之於穆不已焉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其而夜而晝而復運轉
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閒
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矣此聖人之道所以合乎天地之道
也此純即是至誠這不已即是無息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純乎
天道蓋可知矣 直解

大哉聖人之道

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首言道
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末言效驗之大中庸為傳道而作所言無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二 禮

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言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其者言之人人
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繼
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 劉氏
道即率性之道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
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若以為聖人所盡者言則下待其人
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都說不去了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
兩節而言 新
率性之道非聖人不能盡則道屬之聖人而為聖人之道矣然聖人
矣哉其聖人之道乎廣博周備無所不包無所不在天下無有大於
此者也 新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洋洋是流暢充滿之意發育是發生長育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

收冬氣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是高大極是至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此意思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地之道即謂聖人非謂聖人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爲發育萬物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何以見其大也蓋語大而有所不包語小而有所不入皆未足以言大也唯聖人之道自其大者而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萬物雖多都是這道理發生長育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一物而非道也天雖高大這道理之高大上至於天日月所照雨露所滋無一而非道也蓋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而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天之所以爲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

渾書本義卷之十二 中庸卷之十二 三 也此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朱子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是充足有餘之意禮儀是親親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儀是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禮儀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 朱子 然其所謂大者又以其包乎小也使於小者未能充足而有餘便是於全體有虧欠也故自其小而言之則優優大哉禮儀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大而有餘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其中之小目一千條三千之中無一而

非道也三百三千無過而非此道之所形見都無少許空闊處此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大之實也 朱子 得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其指聖人說要緊關者道之大道之小處道之大處

道之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陳氏 大無不包小無不入聖道之大有如此然豈可以易行者哉必德性弘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道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蓋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朱子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曰承上文說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是得於己者固是就

但此章却說至德若至德未就便難了德之大小各極其至至德是聚會的意見疑字最緊若不能凝便沒學子屬自家放下

文選言修德事 朱子

必得德性弘大學問精到之人而後是道可行則必德之大小各極其至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爲已有故曰苟非至德之人則不凝聚此道而行之養胸大淺狹則不足以會其全識見粗疎則不足以全其細道自道已自己列然二物豈復爲吾用也哉 朱子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命是恭敬來持之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乃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是由如去欲他相似謂循其則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循其進爲之方也問學是格致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

功致知帶有力行非謂學問只是知一過不用行也不必於中又分
知與行尊德性而道問學這一句是綱領尊德性是存心統下四句
上半截道問學是致知兼知行統下四句下半截致廣大極高明至
故致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五句上
截皆是太綱功夫簡約下截節目多皆是細密工夫存心不大故用
力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致知工夫非十分細密不可此本是兩
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又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
將箇尊德性去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致是推極廣大
高明是說心之本體致廣大是心胸闊闊無此疆域之殊極高明
是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累於人欲便卑汚矣極高明是言
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於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欲所累是高
明及行事則德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溫是溫習猶溫之溫或
謂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兗

是已知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原有的故曰致不以爲廣大之已致高
明之已極者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知新知字重所謂日知其所
未知也雖良知亦是知然理義無窮學到一分仍有一分未到處須
要日新月盛知其所未知如今日知得這一件明日又知得那一件
即無不知之矣而於所知者又要逐節詳求必無不通曉方好故曰
日知其所未知致是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原是查實朴實此朴實仁
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慈愛惻怛之意所謂良知其
本然正大誠厚是愈加他厚重崇是崇的積累的意思體是天理之
節文崇禮是坐如尸立如齊是容重之類皆是其改而爲以
處亦不必拘道中庸是處事崇禮是謹節文分明躬行亦謂之致知
者蓋行到恰好處無此子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
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禮之節文至繁密要一一依他行須是

行致知就其所重言之總歸之致知耳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於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體之細處只章
首便分兩節了故五句又相因而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德性至
敦厚上一截便是渾渾淪淪處道問學手崇禮下一截便是詳密處存心
以體道體之大處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處前便便一節
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
截只管渾渾淪淪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
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蓋上面一截是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
方有捉處故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此是說
修德變通工夫

至道必待至德而後行蓋以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大者天
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人物之生罔各得其所賦之
理以爲體順五常之德此之謂德性也使不有以尊之則德性必
失其本體之體學問何而進故君子之學須尊德性以全其大本
敬事持重一件物事存心崇禮起他而不至於失墜即尊德性
來道問學循其過焉之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
物皆莫不在所窮究極夫事理之當然者以盡於小此修德變通之
大端也然德性之中萬理咸備本自廣大也以私意蔽之則非惟無
以致其廣大而廣大者轉被小矣故必加涵養之功不以一毫私意
自蔽心胸闊闊都無此顧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然徒致廣人
而不學於禮之敬於事者不能盡則流於空疎又必析理不使有毫
釐之差而盡其精微焉德性之中一物不備本自高明也只爲外面
物欲所動則爲他累得卑汚昏濁了非惟無以極其高明而高明者
轉卑暗矣必加涵養之功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以一毫私欲自

果則其心峻潔無汚下昏其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然徒然高明而不學則於事未免有過不及之患又必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無過不及而適乎中庸焉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良知不溫故則本然之良知自我而失必有以溫之而溫之味深然其理無窮溫故而無知新之學則不能盡性而知天而所知者有限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故溫故又須知新而於理義則日知其所不知焉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良知也不改厚則本然之良知終於此而不能長進必有以教之愈加他厚而持守之力固然漸次無限厚而無崇崇禮之學則細行不致終累大德踐履粗疎不能積小以成大焉德性之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故敦厚又須崇禮而於節文則益謹其所未謹焉夫敦大極高明與夫溫故敦厚皆尊德性也所以存心而極夫道體之大也蓋精微道中明與夫知新崇禮皆道則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聖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驕是於德倍與肯同不倍是忠於上而不背叛與是與在位如與賢與能之與言足以與此對默而云也無道而默猶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固多也有道而言術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為者尚多也居上不驕而默足以容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盡徹了後盛德之容自然如此詩是大雅庶民之篇明是明於理理是察於事保身不足過則過言只行中安自然無害而面許多大工夫及進身仕致效實只是明行保身而已引詩是過證上文若上

聖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 史氏伯察
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於一身大小兼該精粗不二一齊理會貫徹了則道理爛熟之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左之右之無不安之矣是故使之居上位便能成就事業盡那為上的道理必不肯恃其富貴而至於驕矜使之居下位便能安分守禮盡那為下的道理必不至自干法紀而至於違背國家有道之時可以出而用世他說的言語便都是經濟的事業足以感動乎人而興起在位國家無道之時常見幾而作他就縮光潛默以自容其身其居上居下處治處亂無所不安如此大雅庶民之詩有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見得道理極分明了行事都只中中庸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其仰君子處上下治亂而皆安之謂與此君子學至誠之道故中庸之行亦能如此也 孔疏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此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首節是孔子之言以下子思之言也末節又引孔子之言作箇樣子此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處者特詳以此發明人道也 史氏伯察
愚是無德自用是妄作聰明愚是無能自專是僭為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反是復即是改作矣裁是災禍皆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者 孔疏
子曰愚者不可自用而好自用強作聰明而執己見以妄作聰明者不可自專而好自專不安名分而逞私智以僭為居今之世當遵乎前代之法却要復行前代的古道夫時不可為而自用自專這等的人越理犯分必獲罪於上災禍必及其身矣非明哲保身之道也 陳氏

非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天子是受命而為天子者如氏湯文武是也漢是
議定禮是親疎貴賤相接之禮如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
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又如父子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
如何相接朋友又各如何相接之類制字活字用度是制制國家官
室及中與之類考是考其正不正文是書名各則其字之聲音也如
大司馬大司馬上字與做上字下字與做下字是那字底名本字
即天子此言觀之惟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乃改正朔易服色天下
亦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一念之微而無毫髮之差其功用
之大則天地萬物被他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如親疎貴賤相
接之禮惟天子得以議之非天子不敢議也官室車服器用都有一定
的等級惟天子得以制之非天子不敢制也書寫的文字都有點
書形象聲義惟天子得以考之非天子不可考也蓋政教出於朝廷
事權歸於上有非臣下所能干預者如此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是子思言謂當時是禮樂之度同軌是禮樂之在地者相距度
間廣狹如一皆是書同文如車字如此寫天下之人皆名之曰車
也行字如此寫天下之人皆名之曰行也行是人所服行是次序
之體同倫是等威尊卑皆如一也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
端書同文與考文應得同倫與該禮應同軌同文同倫正以非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

子所制之度至今不敢更變也以書而論為者固非一人而
其形象聲音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考之文至今不敢差錯也以禮而
言行者固非一人而其親疎貴賤的次序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考之
禮至今不敢踰越也當今一統之盛如此豈非以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不考文而無敢自用自專以反古者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
樂焉
此承上文而言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謂之禮樂者
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該之不可謂樂在制度內
三者皆同如此可見作禮樂者必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而後可雖有
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無制作之本且不敢輕易便為制禮作樂
之事焉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無制作之權亦不敢擅便為
制禮作樂也

子曰吾欲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魯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
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禮即上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其禮謂之說者夏
禮當時無可尋處但孔子旁接博採或聞一以知十或因一以推百
故僅可得而說也杞宋是二國名杞是夏之後宋是殷之後徵是証
明存是一二之存吾從周是行今之道此引孔子之言作簡樣子見
雖以孔子之聖而猶曰吾從周正不得位而妄為下不倍之道耳

雖以夫子之聖亦嘗曰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禮杞夏禹之有
天下所制之禮我嘗講說之但其後禮廢棄微文缺不足不可以取
盡吾之言矣既無可講則吾雖知之豈可得而從之乎殷之有天下
所制之禮我嘗學習之而殷之後禮廢棄微文缺一二之存焉然非

當世之法，我雖習之，豈可得而從之乎？惟我有周之禮、文、武之所，盡至精至富，凡方策之所有，與吾不賢之所識，吾皆得之，是也。今之所用，天下臣民所奉，有尊卑而不敢違，有貴賤之所從，有亦惟在此則禮而已，夫以之，則生於周時，且於後世之禮，亦惟說之習之，而不敢以從之，則自用自專而生，今反古者，是豈不倍之義哉？前解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此承上章若上不論而論，亦人道也。前章爲在下位者言之，故論在位，此章爲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朱氏公注

王天下，即上章之天子。三重，指禮、禮、禮度考文說，以其爲至重之事，故曰三重。寡過，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陳云：世爲天下道者，此也。朱氏公注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四

君子之王於天下也，其事莫重於禮。禮制度考文，王者有此三重之道焉，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不暴虐，不廢，而天下之人其得以遵道而歸會極，歸極而寡過矣乎。朱氏公注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是時王以前徵是證下焉者是聖人在下位是尊。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無徵不信，不尊不信，無民字，下方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已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說說民不見信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不信，不信則不能使人寡過矣。此是正意。思下本諸身節文意自相照應，然所謂王天下者乃有德而又有其位者也。如時王以前露在上焉

其禮雖善，然世遠人亡，於今已無可考。既無可考，則不足以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又如聖人窮而在下，約雖善於禮，然身屈道窮，而不在尊位，位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不信不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朱氏公注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故字承上文君子即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禮、禮、禮度考文之事。本諸身，是有其德，徵是驗其所信從。三王是夏商周，周文、武、成，是差謬不謬，是理無不同，建是立，謂吾立於此而參於彼，天地是天地之建，作是違背，不悖是與天地之自然者無所拂，質是證，鬼神是造化之迹，無疑是有合於造化，是等待聖人是後聖之未來者不惑，即所謂聖人復起，其揆一也。此條連本諸身，蓋作自然者言，本字微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聖

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連字質字俟字看，要挹束對不謂不悖無不惑字方是。有其德，非謂今方反身以修德也，驗其所信從，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故下條只言鬼神後聖，蓋是以鬼神該天地以後聖該三王也。朱氏公注

不尊不信，則不能使人寡過，所以王天下之君子，行那禮、禮、禮度考文之事，非苟焉而已。必本諸身而有其德，從尊德性道問學中來，凡所制作，都是躬行實踐，從自己身上立個標準，由是以之徵驗於庶民，無一不恰當乎人心，則人人自奉行，遵守無有違越，且以今日所行的考驗於三代之聖人，雖禮樂不相沿襲，然三王之因革損益，一以道也，吾之因革損益，亦以道也，制作不同，亦隨其時耳，理無不同也。以今觀古，寧有謬乎？以我建立於此，而參諸天地，則天地者道也。

道者自然之理也。讓禮則度考文當如此。則如此。譬如彼。則如彼。但合乎自然之理。便是於天地之自然者。無所拂矣。以應。然則制作乎天地其道之明者也。至於鬼神。則至幽。無形而難知。然制作到那微妙的去處。便是鬼神。而制作之明。何疑之有三王其已往者也。至於百世之聖人。則至公。而難知。然制作極至而無以加。就等待後邊的人。出來也不過是這道理。還有以驗乎近。何感之有。夫君子之道。出之既有其本。驗之又無不合。豈如此直解。

以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是知其理。乃至誠盡性。意所謂察之。至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非泛泛之知。以其所知無不盡。故其制作無往不盡。其善此又推本意見其所以合於天者。非偶然也。知天而制作合於

四書本義集註

中庸卷十二

吳

聖

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非有二項制作。本文只分屬之耳。得其理。勿泥其辭。此段雖只舉鬼神後聖言。其實總結上四句之義。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後聖即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夫君子之制作。至於質鬼神而無疑。是合於天也。其合於天者。知天

之理也。天之理盡於鬼神。鬼神者天地之至也。而吾之理。即天地之

理。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也。自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合於人也。

其合於人者。知人之理也。人之理盡於聖人。聖人。人道之至也。百世

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

同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也。言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眾理之

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乎。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遊而世為天下則。遠之

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此以下。是言寡過。近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為道。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得寡過矣。動是動作。兼言行而言。為天下道。是使天下人道。理人所共由。兼法則而言。動言行。皆指三重要。二重而指之。天下。便是動言。是見之辭。章句。今。行是設。施。運用。總在一箇動字。內法。是法。處人之所當守。則是準則。人之所取。正。望是仰望。原是服。應。君子知天人之理。而制作盡善如此。則人其有不察過者乎。所以凡有動作。便做天下人道。理不但一世。人由之。而世世為天下之所共由。如動而見諸行事。則凡政教之施。都是經常不廢的典章。世世的人皆守之。以為法。處。而不敢紛更。動而見於言語。則凡號令之布。都是明徵定保的聖訓。世世的人皆取之。以為準。則而不廢。這皆以言乎四海之遠。則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成。企而慕之。莫不仰其言。以為

四書本義集註

中庸卷十二

聖

聖

則也。莫不慕其行。以為法也。以言乎。動。則。近。者。仰。其。行。之。有。哉。故。久。而。安。之。而。無。厭。故。之。心。皆。則。其。言。而。與。之。相。一。故。其。行。而。與。之。相。一。也。此。可。見。因。不。異。政。家。不。殊。條。而。人。得。以。共。進。是。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所。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善。行。於。天下。者。也。

詩是周頌振誓之篇。誓是憎惡。射是厭威。是早承終。是長久之意。思

譽是聞譽。此字。皆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言。即。先。之。德。其。不。字。而。言。永。終。譽。承。終。其。譽。豈。有。終。而。遂。便。有。終。而。看。未。有。二。字。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事。而。先。有。譽。也。

所以證上文而結之。

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也。同使君子之遊。或不本諸身而後

庶民。以至於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則亦安能以致是哉。振誓之詩。

人能在此處也無人情惡他在此處也無人厭他彼此皆謂其
不害則庶幾聖夜之問得以永終其美矣觀詩所言永終譽必
於無窮無終如此可見得此一重之制作未有不由於六事之盡
而能行為世法言為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近便有與於天下者
也其明居上者可不自盡其道也哉

仲尼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此章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首節言聖人功大一節是聖人
之德如大禹米節是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水子

祖述是遠宋其道如惟精惟一者堯舜之道也夫子所謂擇善固執
則極一之謂也允執其中者堯舜之道也夫子所謂君子而時中則
執中之謂也大樂言之如此憲章者近守其法亦道也道設難論
法則詳密矣如前云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者以為法於天下法豈道

四書本義集說

中辭

卷十二

吳

明

外物憲章則所謂吾從周是也律是法其自然之運天時是天道行
之節上律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之事是固其一定之理水土是
地生成之常下襲如用舍行藏隨寓而安上二句是學之貫乎古今
下二句是道之該乎萬物皆華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朱子

吾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蓋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
集其大成於仲尼則舉中庸之道盡歸之仲尼乎彼堯舜人道之修
也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如博約之訓一
貫之旨都是從精一執中敷衍出來以接納其道統之傳這是祖述
堯舜三代法度至周而備法於盛於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如
文不在茲乎則德於文王之文而備於法度之類則後漢於武
王之烈遵守著祖宗的成憲以垂於天下這是憲章又武王若泰
夏秋冬運行而不窮者天之理也仲尼仰觀於天便法其自然之運

「久遠大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自是也這是上律天
此於風而易俗者地之理也仲尼俯察於地便因其一定
凡流行坎止隨寓而安者皆是也這是下襲水土此非可以
非可以一事盡或外或內無不盡或本或末無少欠闕美舉天下
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成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載是承載覆幬是覆幬錯行是更迭日月是又更迭又日月之代明
冬冬又春以皆如此無止息代是日月之代明日月之代明
二句以天地之定位曰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無不盡是無遺道
廣大之體錯行代明是無已道變通之用故曰聖人之德與天地同
道也

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
是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
頃刻之間斷矣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譬如天地之無不持
載無不覆幬萬理兼該眾善悉備也自其無一隙之間斷者言之則
譬如四時之相錯而行如日月之更相代而明迭應曲當萬變不窮
也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大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中辭

卷十二

吳

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也

自是生有萬物是滋生天地之間指無不覆幬而言是妨害只是
論其各具一理而已道指日月四時而言並行指錯行代明而言
是相反並育並行是說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折而觀之並育並行與
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小德如言小節是
大地並化之分散處川流是如川之流殊路分明而往不息大德如

全體是天地造化之總會處教化是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
功並育於行就作大德教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於行皆少大德
之教化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川流者亦然其所以不害不悖
者蓋此理之散殊分布為之也故自並育行便見是大德之教化不害
不悖便見是小德之川流萬物由四時日月俱流迹上觀大德小德
則就裏面說所以主張之者小德是全體之分大德是萬殊之本大
德是敦厚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只是一箇道理小德川
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正一事也此
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泥所以字要為字意不必謂推本其所
以大乃是偏言其大之實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朱子

聖人之德同乎天地然天地之道果何如耶彼夫大德地載萬物並
生育於其間大以成小以成小一物而俱一理各止其所而不相
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四時
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度實不相違背也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此
理之散在人物者乃天地之小德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川水之流
脉絡分明而不見其止息也其所以並育於行者乃天命流行之大
德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敦厚盛大自然生化出來無有窮盡也誠
之道如此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德何
以異於哉哉哉見天地則見仲尼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
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是專指聖人分上言非以五
有之德為小德而以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溫倫

而高之而純乎本體者即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敦化
章章明矣皆節言唯聖人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知之體故足以有
臨容執敬別之用次節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三
節言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未可宣極言之未可

主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聰是無所不開明是無所不見聰雖屬耳所
以聰者心也明雖屬目所以明者心也庸知則純以心言合下五德
俱以心言也庸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解是深通處仁義禮知之
知與聰明睿知之知便是這一箇體知是通上下而皆知是擴充
得較大體是居上而臨下大德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治十人
須是強得十人始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
天下始得寬對窄言有廣大意格對迫急言有舒緩意溫是和厚柔
足柔順此仁也仁者度厚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是奮起強是

有力剛是不屈毅是堅忍此義也義則操持堅固故曰有執齊是心
之齊二經是心之端嚴中是無過不及正是無少邪僻此禮也禮之
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義理是條理條然之中條
理不紊是詳密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無毫釐之差察是明辨文
理密察此聖人於至微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
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審此知也知足以分別事
物故曰有別聰明睿知生知之德其下四者仁義禮知之德此則屬
聖聖人之德在此求說到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
之具也下文方說發用中而發外處

唯天下至聖少知少德所性而有為能聰而無不開明而無不見庸
而無不聰知而無不知首出庶物高過於一世之人足以尊居上位
而臨御天下也以仁之德言之又為能寬博而不狹隘優裕而不急

迫溫和不慘刻素顧而不垂足是以容蓄天下而包含萬物之外也以義之德言之又能奮發而不廢強強健而不具縮剛斷而不屈撓果毅而不間斷足以守執持而不為外物之所奪也又兼其為而極其純一莊焉而極其端藏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僻有足禮之德於凡處已行事皆足以有敬而無一毫之慢也又能文焉而章美內蘊理焉而脉絡中存密焉而極其詳細察焉而極其明辨有足知之德於凡是非邪正皆足以分別而無一毫之差也既能直聰明府知而又兼備仁義禮知之德所以無所不足而為天下之至聖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是周偏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兼備也博是廣闊蓋自几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也淵是靜深泉是有

圖書本義集疏

中庸卷十二

至

創明堂

本便有簡發達不已底意思淵泉二字皆假借字非字也溥博淵泉總詠狀上所列五者之體段時出是以時發見於外如常用仁勝則仁發見常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新安陳氏

聖人於此五者之德其充積於中則周偏而廣闊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量何溥博也靜深而有本涵萬化之原而不可測度何淵泉也及其事至物來有所感觸的時節則時時乎容也而仁之德出焉時乎

出焉焉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如此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天量形體與理一淵泉之大本無乎形體之天也淵是水深處如天如淵不是至此方知人如天如淵也此言充積極其盛見言行皆足見其所以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

時見言行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也

新安陳氏

聖人之德如此其將何以狀其德之盛而發其發之時也彼凡物之溥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地物之溥博不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地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由是時而若見於容貌則百姓每便仰欽敬之而無有違礙者時而行之於政事則百姓每歸喜悅之而無有憎惡之此可驗其出之時矣時者當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

未當則亦安能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如是哉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圖書本義集疏

中庸卷十二

至

創明堂

聲名是聖德的名聲洋溢是充積施是傳揚隊是落舟車以下極言天下處凡有血氣者指人類說尊親是尊而親之聲名洋溢乎中國舉天下之人皆敬信悅也莫不尊親蓋天下處皆敬信悅也

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

朱子

惟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悅是以休聲美名充滿乎中華之國而傳揚徧及乎蠻貊之邦華夷之人皆敬信而悅之焉極而言之凡水陸舟車之所可到大力之所可通天之所覆蓋地之所持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降降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一皆尊之為元后而親之為父母而亦莫不敬信悅也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故曰配天蓋天之所以為天以其無不覆也奉聖人之德既光四表面格上下則與天配合而無間矣此聖人之德發見於外者如此小德川流也

朱子

雅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焉有所倚

此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大道也首一節言至誠之道既曉其仁三句申明其義也末節深贊其妙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前章說發見處此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此不足兩人事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者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以誠言之是就實理說自是如此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也

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著見於外者故人見之至誠則是裏而君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終是分疏條理給是至誠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經常道也五品人倫乃天下之大道循六天地之常經天地之大義也天下大經不是

附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下

五

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爲天下法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是空說且慢涉著人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兄弟是兄弟是夫婦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可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和兄弟之相友朋友之相切磋商應酬其倫類自然相合故口給體給不是兩時事天下大本是所性之全體立字不是用力字乃萬化之本所自立也前章以時出之是仍體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大本是大德之教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化自是天地所以化生萬物的道理是其大原處要見得廣大之意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知是聯合交契渾融一體非但間見之知而已倚是倚著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底意是自家是實理無一些欠闕經綸自經

約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此言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朱子

至聖之德發見於外者人見之只到得這處若言其在中者則天下至誠非聖人不能知也蓋理原於造化其於人心而見於人倫日用乃衆人之所同得者也人惟不免有偏妄之推故與天地不相似獨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爲能分別其理而不亂聯合其情而不離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矣人性有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所以爲天下之大本也亦人所同得但爲氣象所拘物欲所蔽其大本則傾倒而不植立矣惟聖人氣質清明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擬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天下之大本自我而立矣至於天地之化育師大本

附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下

五

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極誠無妄則吾心即天心吾道即天道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一道相契而無間故能融會貫通知之洞達而無礙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此皆至誠自然無妄之功用也他道道理更無此空闊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自自得他相似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堂堂然流出來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朱子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是懇至貌純全渾厚無間斷之意以經綸而言淵淵是靜深貌以立本而言浩浩是廣大貌以知化而言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多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宇只當廣大字看與其仁一個不可謂即天即淵即字與

如字無異語意若曰脫然其德主潔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脫然處便是仁淵然處便是淵浩然是天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則聖人便是天淵上文說至誠之德至此又極贊其盛也直解

至誠聖人之經綸立本知化既皆出於自然則其德之盛非可以尋常論者也自其經綸言之則於人倫日用之間一皆慈愛之周流何脫然其德至也自其立本言之則性其然微而萬理俱備有根本而不竭何淵然其德深也自其知化言之則陰陽並運而上下同流何浩浩然其廣大也至誠之德其至矣乎

荷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字解微實字解言聖者曰啓作聖者進一步即聖也天德指仁義禮智說其孰能知之真知天地之知同惟聖人能知聖人也上章言小德係理分明故人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至淵然氏

至誠之道其處如此則其妙朱易知也荷非實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心非至誠之心則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則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此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

此子思因前章緣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慎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一章之要而約言之乃應學者勉奮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

或失其指歸也故再敘人德成德之序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殷不言不動不食不怨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絀以至不顯維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終實踐探之序也

自子懷明德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此章自外面一節收敘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首章開首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章結束一天字要其所成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

尚是加綢是稱衣衣錦而加綢衣以蔽之惡其文之著亦不足為文自有文在固然是不露的意思日章是其德日以光顯的然用章表見的意思日亡是日見其亡失泯沒沒簡溫都是為己之目形容君子闇然日章之意耳但日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顯中自有理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聖

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理則不可亦不可謂今日淡簡溫復日方不厭而文且理也此為己之學立心如此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風是動靜字解微由字動所由也如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即莫顯乎微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可與入德帶三知微可與方顯言之也末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慎獨方肯去特養故可與入德

吾言仲尼體天之德與夫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又儒夫學者求之於高遠深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至觀至切者言之蓋學者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慎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詩有曰衣錦尚絀夫衣錦則文

采外若若而必加之以綱者乃是惡其文之太著者也夫文之忌於若如此是以君子之道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日以彰著而不可掩猶求顯尚綱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小人爲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裏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派沒而已此君子小人之分爲已爲人之不同也然其所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學者必易厥節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之言皆平實無新奇可喜之言行皆常常無奇特可驚之行固淡矣然所謂雖平而皆根夫至理所行雖常而皆得其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矣收斂沉澁而不鳴天浮辭說實素坦直而不事大盛色美容因簡矣然其言察而中不害其爲言辭之善貌質而恭無損其爲威儀之美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而於人無所不容不峭厲其棱角而於衆無所不愛因溫矣然事之孰是孰非而胸次之渾濁甚明人之孰賢孰否而鏡中之妍媸自別雖闇而自有理焉發潛蘊之變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其中也所謂闇然而日章也還是君子爲己之心如此然又不徒有是真實心意而復有是真實工夫也使或不知所當謹之地而盡夫下學之功則無以充其爲己之心何以闇然而日章哉故必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必能自此而達之而可與人德以馴至於聖賢之域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此一節言君子慎獨之事詩是小雅正月之篇潛是幽暗的去處孔

字解做甚字昭是明致是魂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人之所不見即是獨乃於人所不及見而加慎獨工夫也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由此直入到不顯微地位方是詳處也

詩云幽暗的去處雖是隱伏猶見其善惡之幾甚是昭然明白詩之所謂如此可見獨之不可不慎也是故君子內自省察使念慮之萌皆有善無惡不見一些疵病而此心略無愧怍此正君子之所不可及也然其所以能如此者惟在於人所不見之地能察善惡之幾而過人欲於將萌所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不可及也此省察之事爲己之功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視前猶言庶幾戒辭也屋漏是室西北隅上

有圖寂通明則下甚暗人處其地非惟人見已不分曉自視其身亦不分曉此是深密之地不動敬不言信此時未有事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敬做存養工夫此兩節亦不立分動靜只是說工夫已密而又加密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如學事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說戒懼後說慎獨是從內而發出來說入德之序則先說慎獨後說戒懼是從外而說入

能於獨而謹之工夫已密矣然特是戒詩云有爾在居室之中無幾其不愧於屋漏詩人之言如此蓋言不可不戒懼也是故君子動固敬也雖靜而不動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靜而不言亦必信焉此則存養之事而爲己之功益加密矣

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貲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是商頌烈祖之篇，是進假字與格字同，是感時字不作是字，廢字解做無字，詩言無言，靡事俱是肅敬齊一之意，按中兩做兩意，說是主祭者肅敬無言而衆預祭者皆化之，無有言譁失禮者也，其是至所刀，誠是至不實不怒無言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貴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自謹，慎獨戒懼之本也，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朱子

爲已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已，而化自有所及於人矣。詩云：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有所言說告成，而凡在廟之人亦皆化之，自無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是故君子惟密省祭存養之功，以進於成德之地，則誠敬之德足以感人而人之被其德者，不待爵賞之及，而興起感發樂於爲善，自切夫勸勉之意，不待藉藉之加，而自然畏懼不敢爲惡，有德爲德之處也。意不待藉藉之加而自然畏懼不敢爲惡有德爲德之處也

詩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爲恭而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有二義，一謂不發揚，一謂顯述可尋而不顯者，一節俱有其義，始備道微顯密之意也。百辟是諸侯，刑是法，是厚此君子，就是上而爲已慎獨存養之君子，爲恭是自厚於恭，敬與中解不顯二字雖無人在境亦恭是篤學其慎也，篤恭即致中和以成備而約之，節制而補之，即是上上之慎獨存養之極致處，至下至顯是天地萬物皆但此意，意重在不顯上，然恭敬之心，但到至得處，便自然具備，澤遠而不顯矣。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段自衣飾而綱罔然，日章漸漸收斂，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

詩已前安陳氏

君子不實不怒而民勸民威，德之澤而效之遠也。由是而造其極，則德愈深而效愈遠矣。詩曰：天子有兩儀深遠之德，無有形迹之可見，而天下之諸侯人人向慕而法則之，則不特民勸民威而已，此可見德感深則化愈廣，是故君子由存養而造其極，感動靜而一於敬，衆一心之中固無一念之不敬，衆一念之中亦無一念之不敬，蓋純乎天理之充，而絕無人欲之閒也。篤恭如此，此所謂不顯惟德者也。由是敬德而盛誠意，感召天下的人自然感慕其德，服從其化，不識不知而翕然乎治焉，向使德之所造未能極其深，則其效之見於人者，又安能若是之遠哉。又安能若是之遠哉

詩云：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是大雅皇矣之篇，德輿如毛，是蒸民之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文王之詩，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自子懷明德，以至德輿如毛，毛猶有倫，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至是詩人託爲上帝之言，語便是念精細微之意，倫是此方載是事事猶道也不過是言天道之妙，非真有所作爲也，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中肅引之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至是不顯之至，乃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中甫一書始之以天而終之以人，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也，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自人而天矣，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者，有一毫小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東陽詩氏

君子不顯為恭而天下自光則其德之微妙豈易言哉大雅皇矣之詩說上帝自言我深念文王之明德深微遠密不大考於聲音顏色之間這詩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有言曰為政有本若將聲音顏色去化民也不過是末務由孔子之言則詩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音者有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也不若孟子之詩所言德之微妙其輕如已則應乎可以形容之矣然毛雖微細也還有一物可以比方的孟子草木盡其妙也惟文王之詩說上天之事無有聲音之可應孟子則其妙不見其迹莫知其所以然者無幾而猶曰無之則又孟子其妙不見其迹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於此以此形容不顯為恭之德乃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夫進德而造於為恭至妙而入於不顯則與上天同道與聖人同德而為中庸之極功矣然非立心為已而盡下學之功則亦安能以致

中庸卷十二

聖

是故

孟子卷之十三

梁惠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孟子

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

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也王何必曰利三句乃大指下文乃詳言之三節明何必曰利之意四節明亦有仁義而已之意末節重言之以結上文孟子

梁惠王是魏侯瑩都大梁僭稱王孟子曰惠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蓋有可見之義欲行其道也孟子

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自鄒之楚見梁惠王所以其體而真其道之可行也孟子

孟子卷十三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是長老之稱非絕句當連下文王所謂利豈實國強兵之類孟子

惠王一見孟子即說叟自鄒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亦將有計策以利吾國人之國乎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

王見賢之初即以利國為問也孟子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是心之德愛之理義是心之制事之安心之德是渾論說可包四

者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

是也事之安是說千條萬緒各有所安處說雖若在外然所以歸其

安則在心也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而言當是

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

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孟子

孟子對說王欲圖國事何必開口就說利字治國之道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則無私欲而愛人害人以自利者必不為也義則取乎必合宜取非其有者必不為也聖賢做處只要向仁義處一直去更不

通思量第二若雖義本善不利然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者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必害於義矣朱子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祇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祇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

不廢

征是取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是重數萬乘之國是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八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曰家

卿書本義集說上五卷十三

見萬乘之國祇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祇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夫天子萬乘而天子之公卿則得千乘焉諸侯千乘而諸侯之大夫則得百乘焉臣之於君十分取一不為不多矣亦可謂足矣上下之間各安於其分之所當得所謂義也苟若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吾恐利心橫流而無節制欲以求寧有底極必盡取乃已不試其君而奪之其心未肯以為勝足也國豈有不危哉夫求利之端一開於上而弑奪之禍遂成於下則利之為害甚可畏焉王豈可以為言乎直解

未有仁而遇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還是棄後是不著緊的意思此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然此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

求利之害如彼若夫仁義則人心之同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德會焉

有不待外來而勉勵焉之者矣蓋仁者人也其好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未嘗見有愛他之人而肯遺棄其親者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存者莫大於尊君未嘗見有好義之人而肯背戾其君者也行仁義之效如此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章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夫求利則有莫大之害行仁義則不然是天理人欲之間係治亂安危非細故矣王欲為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啓危亡之禍哉

其效也 宋陽詩氏

治是池鴻是鴈之大者虞是鹿之大者此皆鴻鴈鹿賢者是
人君之賢者言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德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在苑囿中遊觀止於池沼之上見孟子忽然有悲
慨意思因看者那鴻鴈鹿鹿問孟子說自古賢君亦樂此乎意人君
之賢者未必以此為樂而已有懼於心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而後樂此是然後乃得有此以為樂有此不樂是不得以為樂也王
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
民同樂者也此二句是一章之大指揭大旨於前而分應於後此孟
子諸章例也 諸家陳氏

梁王頌鴻鴈鹿鹿以問孟子使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
則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三 四

民而勿為憂治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後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
而廣其修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引君以高道也孟子也不說賢
者不樂此也不說賢者樂此惟對曰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
能享耳惟有賢者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然後乃得樂此若不賢之
人雖有此亦為人所奪不得以為樂也孟子之答特出王意外是固
其欲引他使欣欣喜喜不知不覺上正路去此所以為善誘其君也
存疑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
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
力為樂為治而民悅樂之謂其樂曰靈臺謂其治曰靈沼樂共有虞虞
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詩是大雅靈臺之篇經是量度靈臺是文王臺名師之精明者曰

靈囿方而高曰臺是謀為政是治不日成之是不數日而成之至

是疾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是如子趨父事靈囿靈沼乃臺下有
囿囿中有沼王在靈囿是文王在囿中鹿鹿是鹿鹿是所伏是安
其所而伏不驚動濯濯是肥澤貌鶴鳴是潔白貌鹿肥則濯濯鳥
肥飽則鶴鳴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是文王在池沼於是歡美辭初是
滿澤是跳躍音樂此乃民樂之辭與上文鹿鹿攸伏正同皆是民樂
文王之所有非可謂文王自歡美其有是魚躍也文王以民力為
為治是孟子解詩之意詩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庶民子來是民反
歡樂之也詩曰靈臺靈沼是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也詩曰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以下至樂其有虞鹿魚鼈也詩之所言皆民樂
君之歡故孟子釋之如此古之人指文王說偕樂是同樂乃說平日
有恩惠及於治政之政是也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此引詩而
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孟子

則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三 五

所謂賢者而後樂此惟周文王為然詩大雅靈臺之篇說文王始作
靈臺所以樂我觀察設此詩游觀節勞佚也方經度營謀日絃無
都政治不數日之間就完成了又追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王尚
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自然樂於往役如子趨父事一般所以不
日成之也蓋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文王在靈囿則見鹿
馴伏而不驚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鳴而鮮潔若是其可愛也囿中有
池也於是又言文王在靈沼則見魚之跳躍者充滿於其中若是
其樂多也詩之所言如此此文王以民力為樂為治室乎民以為
已而有所不樂也而庶民子來不日成之而反歡樂之既既加以美
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恰似神聖一般而又樂其臺之下
伏而濯濯者有虞鹿馬樂其治之中物而聖者有魚鼈民樂文王

之樂如此文王果何以得此於民哉蓋山文王平日視民如傷受民如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與民偕樂焉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湯誓是商書篇名夏桀無道湯伐之臨士衆而誓言也時字解微是字日指夏桀言字解微何字偕亡是與之俱亡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

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觀於夏桀之事可見昔夏桀無道湯伐之誓士衆之辭曰桀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速也以此言觀之入君獨樂而不恤其民民之怨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六

孟子

而欲與之偕亡則其亡也可立而待也當此之時一身且不能自保雖有臺池鳥獸安得晏然於上而獨享其樂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以享其樂不賢者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大理人欲同行與情王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此章言治以王道爲上移民移粟亦荒政之所不廢然不能行王道而徒以足爲盡心焉則下矣

寡人是諸侯自解言寡德之人也盡心是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鄰國之辭河內河東皆是魏地魏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凶是

年歲凶荒移其民於河東是移河內之民於河東就食移其粟於河內是使民自移河內之粟於河內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如是豈何也二字便是推在歲凶上去

梁惠王曰寡人之治其國也憂勤無已操字有方其於恤民之事亦可謂竭盡其心而無以加矣如有時河內饑荒河東收成則使河內之人少壯者都移居河東地方就食郡將河東的糧食轉運於河內以養饑那老幼之不能遷移者或遇河東饑荒河內收成則移民於河內移粟於河東也照依前法而行寡人之於國也如此我獨察鄰國之政非無歲凶的時節然皆漫無料理未有如寡人這樣用心者室乎民之歸寡人也乃今鄰國之民較之於我不見其加少寡人之民較之於彼不見其加多其故何也無乃凶歲爲殃民生日減人力亦竟無如之何耶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七

孟子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雖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道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皆陣亡戰殲是此喻雖然鼓之鼓音塞也滿也鼓字非虛指戰壯而言如所謂於是鼓之於是復鼓之一側兵以鼓進也直字解微但字義甲曳兵而走不能行王道之喻也或百步而後猶鄰國之不恤其民也或五十步而後止猶惠王之能行小惠也惠王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此且未追咎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重而切告之

孟子對惠王以恤民自負乃設喻以曉之說王平素好戰之事請即以戰爲比喻夫戰者兩軍相當雖然鼓之兵刃既接勝敗分矣那

敗的拋棄了甲胃拖曳著兵器脫身逃走或有走到百步之遠而後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後止者那走到五十步的就笑那百步的人以為無勇則王以為何如惠王說不可走五十步的他但末至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這因其明而通之說王若知五十步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戰以勝敵為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鄰國之不恤其民百步之走也王能行小惠五十步之走也五十步與百步雖有異要之均一也也有小惠與不恤其民雖有異要之皆不能行王道也此之戰者亦烏可以此而笑彼哉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一

八

孟子

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農時是春耕夏耘秋收之時與農隙不同農隙是正治田之時農隙是不治田之時不違農時是使民田時不違其要時是五穀不可勝食是官其多穀是密君是網捕魚鼈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洿是窟下之地水所聚洿池二字當平看洿是地勢自然者池是入所鑿者斧鑿今之斧頭斤蓋今之缺刀斧以破之斤以斷之山林之分其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者為林時是草木零落之時材木不可勝用言材木暢茂故有餘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官其禁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禁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官者為治之制法制木備且固天地自然之利而將節愛養之也養謂如字不音去聲謂死而喪之也慝是慢民所用者足故無恨上道之始是初為事此時法制未備其備之時且就目前安插其民使生計稍立然後徐為之固固故為王道之始

夫治國莫要於王政而王政莫先於養民為治之初法制未定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樽節愛養之安如農時乃五穀所自出必不違其務農之時使民盡力於農畝而五穀不可勝食也洿池乃魚鼈所聚必禁絕網罟勿使入於洿池之中則物得以長養生息而魚鼈不可勝食也山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直待草木零落之時方許其入則萌蘖者得以暢茂暢茂者得以堅完而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無憾祭祀棺槨有所藉而民之喪死無憾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矣民心既得則大本已固而綱紀法度施行有地法制自此而可正教化自此而可興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一

九

孟子

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由嗇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之有也近畝之宅是一夫所受正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是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樹是栽植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樹下樹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豚是小豕狗指養狗獵相贈畜化家也曰豚又曰豚養舉耳畜是養時是孕字之時如孟春微生毋用化之類七十非肉不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魚鼈是而生之類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黎民之畜人力所竭則非七十之老者不得以食之矣亦不足都不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古者大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勿奪其時是不妨他耕耘收斂的時候凡有與作決須至冬也農夫上中下所食各有差故總言

數口之家庠序是教化之官教曰庠周曰序指鄉學言非謂國學也
申是重丁寧反覆之意謹庠序之教所該者廣不止於庠序而所重則
在孝悌故特申重之頌曰是老人頭半白黑者負是任在背載是任
在首衣帛食肉但言七十準重以見輕也黎民是黎黎之人少壯之
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王是一統而君臨天下言
百姓老稚溫飽禮義修行積之可以致王也

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擇節愛養之政王道之始事耳欲使百姓家
給人足各遂其生各復其性須立為經制一夫受田百畝外又有五
畝宅舍宅舍周圍墾下都教他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帛有出而
五十非帛不殯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可壞了他孕字之
時則生育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一夫所
受凡有動作勿奪其耕秋收斂之時則人皆有田而得以盡力於農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十

缺其農畝之所入者足以仰事俯育而數口之家可以無缺矣這都
是養民之事民得其養則教化可興必者實行那庠序的教教以
人倫教以禮樂而於教之中又於孝悌二者申明之而篤之尤力以
致其丁寧反覆之意則人知愛親敬長那有首領白的人無有負戴
於道路者矣這是教民之事夫七十之老衣帛食肉黎民之少壯者
不飢不寒加以人知孝悌禮義興行如此則天下之人皆望風仰德
而莫不尊親有不能一統天下以至於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王道
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率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
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是節制字是道是餓死者曰率率字落也發是發倉廩以賑貧人
死是飢疫而死刺人而殺之是刺人而使之死這便是殺之也非謂

民車而復殺之歲是歲凶不罪歲是不歸罪於歲不罪歲則必能
反而修其政矣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應察人之民不和多
何也何言如此則天下之民至焉不和多於邪國而已

王不舉行王道既無常產與民又使何國可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愛
惜故省道路之旁有餓死者又不知發倉廩以賑救之則其所發
者特民間之粟耳夫狗彘食人食既有以發人之死豈有餓殍而不
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而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盡心之罪也歲
凶害之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殺之也兵殺之也殊不知
兵豈能殺人而殺人乃操兵者之罪也歲凶豈能使民不加多而民
不加多乃吾王失政之罪也王誠能不歸罪於歲凶而勉行王道則
天下之民皆將望風而來歸盡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而
已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十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親人猶獸也殺人猶殺犬豕
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數言之庖有肥肉餽即因上章狗彘食人食
有餓殍之意而究言之獸相食一條極言人君有子民之責而後
殘民之事作備一條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安是安意承是受

孟子之於梁惠王既曉以小惠之不足以得民又備舉王道之善以
告之末又指其所行之病民者以諷切之惡王蓋有感於此

遂請於孟子曰夫子所以教者至矣然國政多端善言必不能盡
願安意以受教夫子言盡言而無隱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洩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是杖刃是兵刃

孟子何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贅言矣為惠王計者今日切務

惟在除其目下所行之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以施蓋興一利不
如除一害凡害之所除亦利之興也故此不復陳王道只舉前章狗
彘一條意申言以重斃之曰殺人者或用棍杖或用兵刃這兩件有
以異乎惠王說便之與刃其器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說殺人者或以兵刃或以虐政這兩件有以異乎王又說
刃之與政其事雖不同而亦同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率足驅惟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所以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也此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士

率獸食人而何

孟子乃曰王知如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所謂更張者矣蓋王之庖廄

中有肥肉廄房中有肥馬肥肉何從而得肥馬又何從而得豈非厚

斂於民以養禽獸哉於是王之窮民則有飢餓之色矣王之野外則

有餓死之人矣夫因獸病民以至於餓而死是何異於率禽獸而食

人也此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刃者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
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惡在猶言何任提出為民父母字所以勸其慎隱之

心也大父母之於子寧有忍虐殺之者乎人君知其有作民父母之

責則如保赤子之念自不容已者矣

獸本與類彼此自相吞食由人無恤人之見者猶且惡之况人君乃

民之父母民皆賴以為生者乃今恣行虐政不免至於率獸而食人
其視赤子之驅命及獸類之不如矣何在其為民父母也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創
而死也

始作是始造偏是從齊木偶人設機而能跳躍故名曰俑無後是無
後嗣夫子無後之言發於深惡痛絕之情耳不必求實亦不必說到

殺人殉葬之漸處只甚言其不仁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也

昔仲尼有言曰始初作俑以從葬者此人不可不仁其無後嗣乎仲

尼之所以深惡作俑者大何故蓋以其面目機發而太似人耳天地

間難得有人用生人之形為送死之具其意涉於殘忍故也夫作俑

者象人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况

實使民飢而死為真虐殺其民者耶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士

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孟子但以率獸食人後

其皆迷之銅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而終無一言以教

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

政也此即其所以教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變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

之何則可

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惠王之志在於報復孟子之論在

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孔氏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

晉國長子是太子申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

子計救趙擊魏魏逐大與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

其民征是正其罪夫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者足也

彼陷溺其民如此吾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彼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正其罪彼大民心必不為用大誼與其主之隨而為上敵既不為敵則甲雖堅無所用其堅兵雖利無所施其利而吾之捷足以捷之而有餘矣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勿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王以百里可王之言疑為迂闊故引仁者無敵之言以實之蓋以仁者無敵之言觀之則百里可王之言信矣故又勉使勿疑也蓋百里可王之言乃此一章之大指下文都是申明此一句非另有仁者無敵一句道理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

三

夫發政施仁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心而陷溺其民者自不能與之敵是以古語有云仁者無敵蓋言人心所歸則強弱大小非所較也百里可王以此而王請勿疑而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雖致王可也尚何先人之恥不可辱哉

○孟子見梁襄王

此章言定天下之道不啻殺人則歸之也

襄王是惠王之子名赫舉也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

即去也

惠王卒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于一

語是告不似人君是無可象之儀不見所畏是無可畏之威卒然問

急遽之貌定是列國息爭干戈不作定於一是必天下合為一統緒天下得定也

孟子一見襄王知其不足與有為蓋將去之故出語人曰客觀雖無乃德之符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我今見王遠而望之不似為人君的氣象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且卒然而問我說當今天下諸侯紛紛爭戰何能平定我對說列國分王勢不歸一故不細容而起爭必待天下一統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自然平定無有戰爭

孰能一之

王問也言誰能一之者趙註

一王曰當此之時天下諸侯勢均力敵莫能相尚誰能合天下於一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志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是甘乃心所好尚

我對說今天下惟爭地爭城以戰鬪為事所以四分五裂不能相一惟是仁德之君不甘於殺人者則四方之民歸之而天下可一矣

蓋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以為人之民之父母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是歸孰能與之言列國之君必在禁制下而歸於戰鬪

禦之正是答此意

王復問曰當此之時君各民其民各君其民列國既各有疆域則各盡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者亦難矣孰得而歸之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莫不與也

雲沛然下雨則苗沛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乎夫天下之人孰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莫不與言天下之人莫不越其君而歸我其君不能禁也周七八月是夏之五六月稿是枯稿沛然然是大盛之貌沛然是雨盛之貌沛然是興起之貌禦是禁止收是收養君以養民為職故曰養人收養是期望與歸不同歸是扶攜來歸望之方是欲歸引領而望且說他得民心之何慕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車在猶水之就下七蓋上文引領而望是開風而向欲歸之之意誠如是也民遂仰歸之其勢有若水之就下沛然其莫可禦矣誰復得而制之

我對曰當今天下的百姓無不願得所依賴而歸往之也王知大木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苗

苗也此八月之開天也苗先舉苗則枯稿矣正是澤雨之時天忽沛然作雲沛然下雨將見苗之枯稿者隨即沛然興起發生甚速誰得而禁止之乎方今天下之君以牧民為職者都只是以爭地爭城為事驅民戰鬪恐視其所屬地略無顧惜未見有不計於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之君出於其間則舉天下皆在仁愛之中固非以此為天下之望而天下之民欣然向慕就如旱苗之望雨一般莫不望而望至其勢沛然流水之就下沛然奔之誰得而欄阻之哉所以天下莫不與也此定天下之理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此章言人君之德足以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

有不忍之政而已通章主意在是心足以王句心字做骨子是欲王祭此心而擴充之也此心之合於王者何也是王於本心而能察識但未知是心足正道理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也老吾老一節正是說足心是以五處在舉斯心加諸彼國五畝之宅一節乃舉斯心加諸彼之實事

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民到於今稱之其當時取威定霸之事亦可得而聞乎宣王所問在此則所志在此矣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是言無道是未嘗言之桓文之事是替霸之事如桓公霸諸侯一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苗

桓天下則誰不知至於桓文之事備者未嘗言也固當時無道其時者故後世無得而傳焉惟其無傳故臣亦未之聞也三句意相承以已通用無已是必欲言之而不止王是王天下之道孟子對說臣所受學自仲尼仲尼之門徒須述堯舜文武周公之法制耳至於五霸心腹之無有言及桓文之事者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是以後世儒者無傳道之者臣未之聞也無所聞則無可言者必欲言之則有王天下之道焉蓋王道乃聖門常言而得之傳聞者也王若能取法王道則霸不足言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德字輕而不必云齊宣王以王道本於德也只是說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蓋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保民即德也保是愛護如保赤子之使保民而王一句此章之綱領

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孟子曰王道其大矣要只在保愛斯民而已若能修德行仁以保安百姓使之得所則天下之人皆愛之如父母而戴之為君師其王天下孰有難之也

曰保愛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公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養蠶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斃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棄蠶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誠有諸

可以保民乎哉是度吾能保民否也胡公是齊臣嬰鐘是新錦鐘殺牲以血塗其轡郊以祭之轡本錦都今日毀鐘則定因鐘之毀而毀之使毀者不復毀也作活字看亦治亂訓亂之類也般解是恐懼無罪指人言人之無罪使之就死地焉可哀牛之般解亦豈有似乎此者易是換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干

王曰保民人君之大德非庸君之所能也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對曰何王曰何由知道哉對曰保民孟子對曰臣嘗聞王之臣胡公說王一日坐於堂上有人牽牛行過於堂下王看見問說這牛將何往牽牛者對說新錦鐘成殺此牛取血以塗其轡也王說舍之汝不忍見此牛這樣般解般解若人無罪而就死地然牽牛者對曰既欲舍此牛則將廢此般解之事乎王說般解也是國家之大事何可廢也但取箇羊來換他則鐘得以勢而牛亦可全矣臣所聞胡公之言如此不知果有此事否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及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心指不忍殺牛之心是以王不忍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焉有是心在撫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撫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數句愛是吝惜的意思愛是愛其財不忍是痛其死臣固知王之不

忘乎其累出於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

王因孟子述胡公之言乃說以羊易牛誠有此事孟子遂因其善念而開導之說王見牛之般解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王這一點不忍殺牛之心便可以懷保萬民兼濟四海而成興王之業矣蓋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也但百姓每識見短淺只見王愛此一牛卻道是吝惜財費而然臣却知道王之心乃由般解之狀觸目有感一念惻隱之發非於不忍也故即此心而許王之可以王也百姓為足以知此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般解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干

誠有百姓者是實有知百姓所言者福是快

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姓所感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齊國雖小一牛之費能有幾何吾何愛焉特不忍牛之般解若無罪之人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豈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是怪小指羊大指牛彼是百姓惡知之是衆人不知也隱是痛上既言其若人之無罪而就死地則牛之無罪而就死地明矣故此承而言之不必用若字也若字是分別上不知及求之理而徒自辭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解之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是反辭不是直辭言我若非吝惜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豈乎百姓之

我愛是不能免為百姓所非

孟子欲王察識其不忍之心乃反復詰問之說百姓以王為愛亦無怪其然也蓋羊小而牛大以易大述本可疑彼百姓何足以知之王若果是痛其無罪而死地則牛羊一般有生一般無罪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誠有難於自解者矣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但笑曰是果何心哉我非愛惜一牛之費而胡為易之以羊也不忍於牛而獨忍於羊即我亦不能自知者百姓之以我為愛不亦安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是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是法之巧者猶方便也非不好底字於難處之時而有善處之方是之謂術然初來齊王之以羊易

則書本義集說

上五

三

孟子

牛亦未有許大巧妙見識亦偶然適合於仁術耳孟子意主於開導故為是雙誘之說見牛未見羊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其用則無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聲是將死而哀鳴也若平時之聲人誰不聞又安得一一不食其肉耶庖取烹烹之義廚是庖屋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以下言齊王有合於君子也遠庖廚正其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

於是孟子為之解曰百姓雖以王為愛斯言初無傷也天下事有難處處須善有箇巧底道理始得今王既欲全彼憐之心也發於中又見鐘鐘事大似住不得既周旋得那事又不知過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借便過抑了這不忍之心迷不得而流行矣此乃仁術也如何以羊易牛為仁術蓋見牛未見羊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此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

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鐘得養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術者如此大凡君子為仁莫不有術其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而祭祀奉養賓客之需亦禮之不可廢者將何以處之是以君子遠庖廚則顯用之以禮而亦不至見死聞聲以觸吾之心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吾王以羊易牛正合於君子之道若能察識此心而擴充之何不可保民之有哉

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悅是喜悅詩是小雅巧言之篇戚戚是心動而有所慘傷此句故重要見得此心不從外得意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面得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開得緊切與孟子

則書本義集說

上五

三

孟子

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此固不知是心足以王道理而問也宣王問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悅曰我聞詩經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這兩句說話正夫子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之事我已行之矣牛羊何擇之難反之吾心自家茫然也不知是何念頭夫子乃能推察來由說是見牛未見羊之故深得吾前日以羊易牛之心而見牛聲之景象宛然在目於我不忍之心復戚戚然而萌動焉乃知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是心固有不從外得也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則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此心特加於一牛而已夫子乃謂是心足以王不知此心之所以合於王道者果何在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

之求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復是白鈞是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羽是易舉一羽至輕易舉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與薪是以重載薪大而易見許是可知

猶言惟他說否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今恩足以禽獸一句乃一章終策處故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較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反而自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王是保民而王不爲是自不肯爲齊王不知是心足以王道理而于告之意思盡在老吾老一條然不合下直與說却先去

辨難攻詰他使他又費深思欣然覺悟從那上去轉接之妙術也王不知是心足以王者所愛物之端可以知天仁民之理素具惟在

四書本義集說

及其本而以序推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特舉而推之耳故說

辨以提醒之說今人有泉白於王者說我有力能舉三千斤之重而

於一羽之輕却不能舉明能察見秋毫之末而於與薪之大却不能

見王亦特信其言而許之乎王曰不許之也人未有能舉重而不能

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孟子曰王知此則知是心之足以王矣

蓋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

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之以爲用者

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人君言之發政施仁

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之以爲用者

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之以爲用者

有以處之思足以及禽獸如能舉百鈞之重而力不

加於百鈞見一羽之不舉與薪之不見也思能及於所難而獨不能

及於所易其故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爲不用恩焉夫既不用恩保民何由能成王業哉王可以王而不王者乃能之而不爲也非欲爲而不能也若肯爲之則民皆愛牛之心推廣之有餘矣保民而王何難哉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不爲不能也故王之

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足形狀狀是以服持物起是躍而過之泰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

喻爲長者折枝是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王問說夫子謂我之不王是不爲非是不能道不爲與不能的形狀

如何分別孟子謂泰山至大北海至廣挾著泰山去跳過北海乃天

下必無之惠以此與入說我不能道箇真是不能非不爲也

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有何難事以此與入說我不能道箇是不爲

爲耳非不能也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斯故王而有不忍

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被舉山以超北海之類

而困於不能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而困於不能也

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

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父兄幼是孺子

的意思吾幼是我之子他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老者

惟此心故老吾老然後以及人之老也幼幼亦其所以及人之
老幼者在後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條是也。今對上八字天下
則盡乎人矣。運於象是保天下如運掌之易推心意思在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天下可運於掌則其教也即上受
莫之報也及足以王之意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於掌則知其
簡是易知這簡是易行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來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
之曰詩云刑于寡妻云云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
海二句是結其意詩是大雅思齊之篇刑是法要舉是舉為之要
辭也。解是治引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指出一心字以應前是心字以
此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類盡是彼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三
句是引古人以證之古之人指三帝三王六過人是以保四海之
功業言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視於行事又謂之所為也推其
所為是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因仁民推而至於愛物今應是以及
禽獸以下推本而再問之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道焉已重
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處重結之直說到病痛癢癢處至千非使
以其愛物者及人盡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稱一
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
夫王之不王固由於不用恩今王之欲王惟在乎推恩而已且如我
有父兄我能尊事之即推這老老之心以及於民使百姓無不得以
尊事其父兄我有子弟我能養之即推這幼幼之心以及於民使
百姓無不得以慈愛其子弟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人之同
類而已故行仁自孝弟始然後推而及於民與物如此則舉天下之老
耄幼者無一人不被我之恩澤以之措置一世實難運動於孝弟一

幾何難之有詩大雅思齊之篇說文王之德為法於寡妻施及於
兄弟以致治於家邦蓋言舉此仁心加之於家而家齊加之於國而國
治總不外乎此心之運用而已此皆自然之序而人亦不自己者也
故為人君者誠能推此心以施恩則包含偏袒四海之大可以保
之而無難不能推此心以施恩則眾叛親離妻子近亦不可得
而保矣況四海乎考之上古帝王其功業隆盛所以能保四海大過
於人而非後世所能及者別無他道亦惟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
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
為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則是倒行逆施與
古人之善推其所為者大相及矣果何為也與王其反求諸心可也
此解
雖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國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三 三
推恩則輕重自明矣及於禽獸則功不至於百姓則知民為重且長物為輕
心為甚是心之應物不可不度又有甚於物者度之是稱量之愛物
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處以此去處。
夫物有輕重也必權之然後知其孰輕孰重物有長短也必度之
後知其孰長孰短不特一物為然舉天下之物皆然未有含權度而
能知其輕重長短者也然人之心為理具焉其為重孰為輕孰為長
孰為短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權度若不加度則重其所輕輕其所
重長其所短短其所長其失非但一物而已是心之應物其當處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
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王請比度之民
之與物孰重孰輕孰大孰短也若加度焉則知民為重且長物為輕
且短自親而及於民自民而及於物自不至思及禽獸而功不至百

梓矣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是發語辭士是戰士構是兩相結構難正是謂士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是言其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處耳

吾王愛物之心重且長而愛民之心又輕且短則此心之權度必有所由蔽而失其準者豈是愛與動甲兵驅戰士武臣於危亡之地而構結讎怨於諸侯然後快足於心與以是為快而屋為之則民之不得其死者何限較諸殺祿之士又孰為其罪耶夫不忍一牛之死而忍萬民之命王其以此二者對舉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否是不然何快於是言我不快是也求吾所大欲意以不得已為此耳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三

天

留晴堂

王曰不然這三件事都不是好事吾何為快於此然所以不得已而為之者將用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是近習嬖幸之人孟子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迷因而陳之已是語助辭辭是問廣朝是彼其來朝秦楚皆大國蓋是臨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開而文詞國事若是如此所為指典兵構怨之事緣是勢附而上緣木求魚是說必不可得木在山魚在水求水物而於山非其地也

孟子

孟子聞王求大欲之言因探問之說王之所大欲如何可使臣得聞之與齊王有難於自言者但笑而不言孟子又故問說王所大欲豈為肥甘之味不足於口與輕暖之衣不足於體與抑或為華采之色不足觀視於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聞於耳與近習嬖幸之人不足備使令於前與凡此數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應之而不缺王豈為是而汲汲以求之哉王應之說不然這幾件都是小事吾不為是而求之也孟子說王所欲既不在是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也已王必是要開廣土地朝服秦楚中國皆吾所莅而四夷於我平撫之使天下一統然後王之大欲始達耳然求是大欲必有大道乃與兵構怨以求之以如是之所為求如是之所後譬如緣木而求水中之魚必無可得之理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三

天

留晴堂

來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得與曰可得聞與曰鄙人樂與人戰王以為勝勝曰絕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與於鄰敵楚魯亦反其本矣

甚是天無後必有災是必有歲歲破國之災鄰是國者小大指國集指兵弱強指齊集是合衆人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三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原本說地下文只是發政施仁其曰能天下仕者云即齊重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則天下士之也然則盡心力於興兵構怨以求之抑木求魚本字如此看

宣王因孟子說他興兵構怨以開大欲如緣木求魚是其過當方因說緣木求魚乃必不可得之事與兵構怨乃求大欲雖未可通得

至如此之甚乎孟子對說王疑我所謂為甚不知以此較彼則王之
所為此那絲木求魚更加甚焉絲木求魚雖不能得魚後來却
無災禍使以那與兵構怨之所為求遂那朝王之大欲盡心竭力而
為之到後來非惟無功且將召取禍禍有必不可免者矣于因問後
災之說可得而聞之與孟子說這箇事理甚明但王未加察耳且如
那國與楚國交戰以王許論他兩家取勝王說楚人心勝孟子
說王知楚之勝卻然則以國之小者與大國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兵
之寡者與大軍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力之弱者與強國戰其勢固不
敵也此其事理皆不彰彰較著誠蓋今海內之地大約以方千里計
之凡有九國集合齊地而算之不過千里餘皆別國所有是於天下
九分之中才得其一耳今王以齊千里之一欲服海內千里之八其
強弱衆寡小大之不敵何以異於鄰敵楚哉必不能勝以至於敗也
四智不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三 王

故日後必有災也王必欲王天下蓋亦反其本而求之以仁心而行
仁政乎能反其本則小大衆寡強弱皆所不計而所欲者精不求而
自至矣 直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就能無災之

仕者是做官的商賈都是做買賣之人行貨曰商居貨曰賈想是告
訴直解
所謂反本者在行仁政而已仁政則王天下之本也今王誠能推愛
物之心以行保民之政為之則則除害為之而生止德凡法制品節
之施皆根之至誠惻怛之意不但得彼乎一形而且得聞于四國使
天下做官的皆欲立於王之朝以行其道務農的皆欲耕於王之野

以安其業商賈知關市之不征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知道路之無
滯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有若其君之暴虐而求解倒懸之苦者皆
欲來告訴於王夫能行仁政而得民心如是則小大國無非所論矣
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由是而王則上地自開矣是則中國可據
四夷可撫其所欲者將不求而自至矣夫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
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亦何必興兵結怨為哉 直解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致我我雖不敏請嘗試
之

惛是昏昧 直解
王曰王天下誠不外乎仁政顧吾有昏昧不能得其所以為仁政
者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吾之昏以端吾之志或如何而發仁如何而
施指陳條貫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試行之 直解
則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三 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
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

恆是常產是生業恆產是可常生之業恆心是人所常有之善心即
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故是放縱肆是淫僻邪
是放僻邪是放縱肆是不知而果厚其中則對羅網欺其不見而取
之也自此以下四節是反復詳盡以起下文五畝之宅一節意有是
孟子曰仁政莫先於保民保民莫先於制產蓋禮義生於富足故
人有衣食之常產斯有禮義之常心若不假於常產而自然能有常
心者惟是那從事學問習知禮義的上人方能如此若尋常小民無
恆產便無所資藉為餬口之所則困窮無從有禮義之常心矣苟無禮
義之常心則將恣情縱欲無忌於禮義之外凡放縱淫僻欺邪侈肆

一切不善之事無所不為而犯罪者眾矣為人君者已不能制產以養民及至民陷於有罪之地然後從而加之刑是猶張網捕獸民之不見而取之也若此者不仁之甚焉有仁人正位以受天下者焉心者於此則民之事而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制民之產都鄙說者是養樂歲是豐年驅使何前輕是輕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恒產所係之重如此是故明君有見於此其制民之產也度民分地計口受田必使一歲所出上而足以奉事父母下而足以畜養妻子豐年收成用度有餘可飽食終身或遇年歲凶荒也有積蓄餬口可以免於死亡然後設牧驅而之善則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善也

國書本義集說

上五

三

亦易矣所謂民有恒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贍是足治禮義是修禮行義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

今也制民之產雖盡不詳分授無法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使困於征求上不足以奉事父母下不足以畜養妻子雖有豐樂之歲而且迫於飢寒終身受苦一遇凶年便轉乎溝壑而不免於死亡百姓富強等時候皇皇然救死猶恐不足那有閑工夫講習禮義哉此所謂無恒產而無恒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行是發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蓋猶云何不此反本與前反本實對看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是猶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為之本如李弟為仁之本一般都只以仁中事要引

此可見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王欲行乎仁政何不及其本而制民之產乎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不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是次上農夫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保民之實事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於掌者也謹庠序之教序於制田里故樹畜之後分明是使民有常產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意不足教養乎

國書本義集說

上五

三

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墾下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序之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而勿奪其農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飢不寒而皆知孝悌之義則教養兼施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位中國而無四夷不難矣胡不能王於天下哉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耳區區勸功何足道哉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甫毅閣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許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樂其則齊國其庶幾乎

此孟子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也

莊暴是齊臣見如宅特地來見也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見音現有因而見也上語暴以好樂謂已好樂也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未有以對是不知所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陳而暴其辭故以同孟子好樂何如是問有答其治否甚是大能好樂是處是近於治謂可王也不謂只是能治其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齊臣莊暴一日來見孟子就暴音者進見於王王自以其情言於暴說已喜好音樂暴於此時此不敢謂其所好為是又不欲謂其所好為非固未有以對也

不知好樂何如意者亦有妨於治乎孟子曰好樂初無妨也特恐好之未甚耳使王知音樂之理可通於治也

一念欣衷之情惟而新之道至一國和平而後已焉則齊國豈無有與邪之勢而庶幾可近於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愛乎色曰苑人非能好

玉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應其所好之不正不可謂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先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九韶禹之葛夏商周之濩武世俗之樂如鄭衛之聲是也

好樂甚則齊其庶幾止所謂與百姓同樂而可以王者也通篇之意

已具而暴不能再問故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是乎乎齊王自知其所好之不正不覺慙愧乃勃然變色曰寡人之所好者非能好那咸英韶濩古先王所作之樂也特好世俗之樂折聲便曲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為夫子道哉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即世俗之樂古樂即先王之樂不妄人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却入在甚字內言但好樂之甚則齊國其庶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也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但其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二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就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就樂曰不若與衆

何得聞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管古樂上樂如字下樂音洛蓋上樂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獨樂樂與人樂樂與之言王獨自作樂樂與人共聽樂樂也不若與人是與與共聽樂之為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是與少之人共聽樂樂與人共聽樂樂樂也不若與衆樂是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為樂與人樂樂且說與人

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始是也

上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者可得聞與孟子欲引之與民同樂故先以齊王之所樂者而發其心之明目獨自鼓樂以為樂與人鼓樂以為樂二者之樂孰為甚王曰人皆有是樂也獨自為樂其樂止於一

臣請爲王言樂

孟子說王既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則好樂之公私得
夫從可知也臣請一一爲王陳之於前可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上
卷十四

51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鐘鈸竹筴皆是樂器鐘鈸之聲管籥之音爲
郊社之禮絲管之義五文耳下文車馬之音可見不必拘聲成文者
謂之音舉是皆疾首是頭痛蹙是蹙頞是頓疾首蹙頞是愁苦的模
樣對欣欣然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上帶聞字蓋其心元有憂樂
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極是窮徹是逐歌之名亦是
家之事故謂田獵田獵雖非樂惟類而言之也車馬亦謂之音者蓋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羽旄是旌屬旂翟羽設

好樂甚哉

今王擊鼓作樂於此百姓每聽得王所擊鐘鼓之聲所吹管籥之音擊皆疾首蹙額私相告語說吾王之好鼓樂奈何使我輩到這等窮困之地以父子則不相見以兄弟妻子則離散其顛連如此而略不動心乎今王爲田獵之樂於此百姓每聞王車馬馳驟之音見王羽旄繽紛之美舉皆疾首蹙額私相告語說吾王之好田獵奈何使我輩到這等窮困之地以父子則不相見以兄弟妻子則離散其流離如此而畧不體念乎夫鼓樂田獵王之所樂也百姓每那等嗟怨道豈有他哉蓋由平日獨樂其不能推好樂之心行仁政而與民同樂故民見王之所樂者而憂心形焉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四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涕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哉何以能鼓樂哉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哉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扁鵲備云殆也產幾無疾病是民惟恐君不安樂有憂之欲其生之
 意曰應幾曰何以背本章之辭不可作自相問答曰晉王庶幾無疾
 病矣不然何以能鼓琴也如此則是因鼓琴則知其無疾病不見欣
 幸之意與愛同樂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非同鼓
 樂也樂引

吾輩獨樂而不恤其民間宜有以致民之怨矣若今王鼓樂於島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膏膏之者舉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說吾王邇來庶幾得無疾病與何其慈地能鼓樂也今王田服於此百姓

則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說
王通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地能田獵也夫一般的牧樂
的田獵百姓却這等欣幸者豈有他故蓋由平日切於民權推好
樂之心以行仁政而與民同樂故民見王之所樂者而喜心誠焉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只用說好樂應上文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觀民情之憂喜惟係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誠心推好樂之心以
及於民天下之民皆將引領望之近者悅遠者歸而民之樂也
其國之民欣欣相告而已哉所謂好樂甚而民之樂也如此今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此辭蓋王囿專利

上孟

五

孟子

此辭蓋王囿專利而陷民也

囿是苑囿專為禽獸之所文王之囿蓋其苑囿所及傳是古者亦百

餘古者有此說也

齊宣王有囿四十里民病其為大徵托文王之囿以自解故問曰

文王之囿其方七十里果有之乎夫文王之囿未必有七十

里縱有七十里決不至於專之以病民故孟子不辯其有無而但答

之以據古者亦有此說也

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猶有往焉雖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

為小不亦宜乎

齊宣王是欲得樂者是取勿節之暇人也雖免者是為人取樂者

者民以為小事是忘其大者也

齊王又問文王之囿乃如此其大乎孟子說自王視之若以為大者

時之民猶嫌其為小也王曰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

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周圓僅四十里比於文王之囿

甚狹乃百姓每稱其為大何也孟子對說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

之廣而未嘗以為己私囿中之草木禽獸取時不禁民樵採凡取草

取薪的都往於其中焉囿中之鳥獸當取時不禁民射獵凡逐雉

逐兔的都往於其中焉舉凡囿中所有無一不與百姓同之則君之

囿即民之囿以一國之民共之七十之囿安見其大吾見國愈大則

草木愈茂禽獸愈蕃芻蕘雖免之利愈無窮矣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孟子

上孟

六

孟子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囿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其禁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亦安

知殺人之罪是以殺人之罪加之阱是坎地以陷禽獸者百姓民

死也

臣始初來到王之境上不暇遽入先問了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

說郊囿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不許百姓每出入若有人擅入其中殺

其鹿者如殺人之罪加之則是方四十里之地為坑阱於國中

陷民於死也夫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閒耳今王陷民乃方四十

一人專之而眾人避之一人以之為樂地而眾人以之為死所民有

其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

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

吳

此章言人若能無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然必能無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虞淵補氏

交鄰國有道是問與鄰國交接之道仁者是其心克濟剛和之人以大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焉是成湯時鄰國各見成是西戎之國

文王事昆夷事見詩大雅然非以肆不珍厥德亦不則厥問二句為文王事昆夷事實蓋以昆夷事在大雅之端而因可見文王事之之

大略而已智者是明理義識時勢而自處於政治之人德猶是北狄強者大王所謂狄人是也勿義是越王名仁者智者大概如此見得

古之人有行之者而今當出而行之也如百有故事然余引宜王之時與鄰國相持互有勝負安有息乎求寧之意故曰利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士 相攻無有寧日不知交鄰國將有道也此二語亦好意國與鄰國

對日有鄰國有大於我者有小於我者大凡為大國的多時其威威使彼小國惟是那仁者度量寬洪誠意惻怛惟見理而不見勢是

較之私為其執大而執小為能以已之大而事鄰國之小是故古之

人有行之者威湯是大國反事葛伯文王是大國反事昆夷就是德

他上無難也還包容他不與計較這便是以大事小為小國的多不

審已量力挑釁大國惟是那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之當然而又知

時勢之不得不然為能以已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是故古之人有行

之者大王事無常例與鄰國交接他役陵也且合忍而自強於政治

而已運便是以小事大此交鄰國之道也上之於鄰國其大者則當

以智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虞淵補氏之外無餘矣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指聖說樂天是出於自然樂人通暢其心樂為意思畏天是有所畏而為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保天下保其國是言仁者智者之

氣象規模有此效其實會保天下保其國非只論其氣象規模而已亦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虞淵補氏

交鄰國之道則在於事人而恤小矣然大事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者也各自盡其道而已故以大事小者方仁者與天為一善人

之善於人之惡無所擇於何也惟知循理之為樂不知勢之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以戰可勝而不可勝以攻可取而不可取強弱大小都

忘却不計較蓋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智者聽天所命循理而行其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而強於政治期有以自立而已蔡氏畏天者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八 樂天者度量天下之人大大小小好好歹歹何所不容其間天地

之無不覆護無不持戴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以保天下焉

天者制節謹度無一時之放忽吾見以禮自周執敬修之自有保一

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乎虞淵補氏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是周頌我將之篇天理當然運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此智者畏

天而保其國之事引詩不及樂天一變亦偶然耳新學陳氏 詩經有云人能畏上天之威嚴不敢違逆於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

這兩句說話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從可知矣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疾是氣稟之偏稟即小忿也好勇猶言不能忍氣相似虞淵補氏

齊王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因歎美之說夫子論仁智文節之道修
事大惟小便可以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寡人也有心何慕但
生來有一件病癢性氣粗暴偏好剛勇遇小國不恭常不能包容遇
大國侵陵常不能忍耐故不能事大而惟小如何做得仁智之事耶
直解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攻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
人者也王請大之

小勇是血氣所爲之勇撫劍疾視也疾視是怒目而視撫劍疾視二
可謂小勇正宜王之所好也王請大之下文文王武王之勇乃大
勇也存疑

孟子對諸好勇無備但勇有小有大王請勿好那小勇夫激於一時
之怒便撫劍厲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四 九

敵者也何足爲好王如好勇請於帝王之大勇而好也振其天德之
剛發於義理之正務使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區區之忿蓋則仁智之
勇皆所優爲矣何必以好勇爲病乎直解

詩云王赫斯怒愛整其旅以遏徂莩以錫周祚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
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是大雅皇矣之篇赫是赫然盛怒的模樣愛字解微於字族是幾
邊是止但是佳甚字詩釋作旅文王時密國之人侵陵既而直至其
地文王因舉兵往討其衆所以說以遏徂莩爲是厚祚是祿對於天
下是答天下仰望之心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說上文有以五
赫斯怒整旅以遏徂莩則祿對天下此其一怒安天下之民也故曰
此文王之勇也這一節是引詩而言文王之大勇也直解
臣謂王當以大勇爲好蓋當觀於文王之事矣詩大雅皇矣之篇有

云密人逆拒王命侵阮而至於其文王時爲方伯而密人乃敢擅與
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文王乃赫然奮怒於是整頓師旅以遏止密
人祖共之衆使不得侵擾鄰國於以抑強扶弱而薦厚周家之福於
以安撫天下百姓而各其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此文王之所以
爲勇也文王一怒而諸侯強不敢陵城墮不敢焚寨而天下之民都
賴之以爲安勇何大耶直解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獨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昔是周書泰誓之篇作是立既曰天又曰上帝帝以主宰而言也寵
之四方是寵異之於四方越是過越志是天下之心志不但指民凡
諸侯卿大夫亦有稱亂者人之作亂皆違越其心志之故耳獨行是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四 十

不順道而行是情理的意違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非其德上
文看出不顯說出越志這一節是引書而言武王之大勇也直解
臣所謂大勇不但微之於文王又當觀於武王之事矣周書泰誓之
篇有曰天生下民立之君使之主治立之師使之教訓其意惟曰天
能生民而不能使遂其生天能賦民以性而不能使盡其性今作之
君師替天行道使民遂其生復其性爲有以補助上帝之所不及故
寵異之於四方使之高位乎九重之上統御千萬方之衆也上天立
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
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擾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
人衝行作亂於天下者武王必以爲己之恥必不勝憤怒而除之以
安民矣此武王之所以爲勇也而武王亦推其具一怒遂能安天下
方面天下之民都賴之以爲安勇何大耶直解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承上文文王武王之一怒安天下而云乃設辭也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言要他如此以終上文王請大之之說

觀文武之大勇惟在於除暴安民如此當今天下為暴者亦多矣斯

民之被困也亦甚矣王誠能效文武之所為發義理之勇亦奮然

一怒於以除殘去暴而安天下之民則民皆欣欣望被就如拯已

於水火一般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正所謂帝王之大勇異於匹夫

者也如是亦何必以好勇為病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前一

已盡之者齊景公以下是舉齊之典故以告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二

集說

雪宮是離宮之名別在所居宮室之外時至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

之也賢者亦有此樂蓋自多其能待賢也有字正答齊王亦有之

是說賢者固亦有之也人是民非是非德齊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元

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一箇有字答了便能再不復顧此

界引向與民同樂上說道理也

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

因誘其禮遇之隆而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賢者至於

是邦其君以是處之固亦嘗有之然不但賢者有此樂凡人皆當使

有此樂不然下不得有此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所以人君當與

民同樂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與民同樂謂皆有之月日居之樂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上非也

是不安矣下非也是不恤民皆非理也重在下句上句特以助之

是平說

夫為下當安下之分不得而非其上者固非也然為君當盡為君之

道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愛民之愛者民亦愛其愛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民之樂自是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不憂曲為之說門以民之樂

為樂此便是君之樂如居宇新食民之樂也室池鳥獸之樂也所

欲與樂此君樂民之樂也見臺池鳥獸而歡樂聞鐘鼓管籥而喜也

此民樂君之樂也所惡勿施此君愛民之愛也有事為之趨有難為

之赴此民憂君之憂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是皆不以己盡樂民之

樂固見得是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此非其樂民之樂不足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集說

致之意見得樂以天下也憂以天下亦然說歸重上句

夫不與民同樂則人有非上之心若能與民同樂則不然而安民則

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而皆為致之則民見君有宮室遊豫之樂亦

欣欣然皆為君樂之矣飢寒困窮民之憂也愛民之憂而為之設法

救護使無失所則民見君有可愛之事亦便感感然中心不寒焉

憂之矣夫樂民之樂至於民亦樂其樂是樂不以己而以民而一人

之所樂者亦衆人之所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愛民之愛至於民亦

愛其愛是愛不以己而以民而一人之所愛者亦衆人之所共愛也

豈非愛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上下相通而無間天下之人莫

不傾心歸附於我其有不感生樂而天下者未之有也理也可見為

人上者當與民同其樂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菌遊於南放于琅邪

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景公見齊之先君於子，是景公之臣名嬰，轉附朝，無皆是山名，遵是循，故是至，頃報是齊東南境上邑名，修是修為先王，是先王王蓋齊間有省方觀民之說，不無此間也。
孟子勸齊王與民同樂，故復舉齊之故典，以告之，說臣謂同樂可以致王，不必遠徵諸古，而齊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者齊景公問於其臣晏子，說省方觀民，先王所重，我今欲觀於諸國，而朝禮遠，海濱而南，行直至頃那境上，思昔先王遊觀當世，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當何修焉，而可以比於先王之遊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侯曰：巡。巡，特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

適是往，述是陳，曰：述職也。便見是無非事者，非訓解之貌。無事者是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非字當無看省是，巡視敘是收斂給亦足也。夏諺是夏時之俗語，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都是先王之制。又在巡特述職之外，不是巡行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省耕省斂，每年春秋二行，至於巡行述職三代則王十二年方一巡，特諸侯六年方一朝，堯舜五載一巡，特羣后四朝，夏諸侯言王者盡歲內之說也。夏諺只可帶省耕省斂說，不必通帶上文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遊樂，合看則則遊即所以為樂也。二句疊言咏歌之體也。度是法度。
晏子對曰：以遊觀之事為不苟，以先王之法為可遵，善哉！吾君此問也，所志何其大也。今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往於諸侯之國曰：巡。特

上孟卷十四

三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問齊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十四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謂之遊觀則

謂之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謂之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廷也。一往一來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以春秋之時，巡行乎郊野，如春耕之暇，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故省民之費，其中播種有不足，則發倉廩以補之，秋斂之時，民之所收或有或無，或發一歲之用，或不發一歲之用，皆在此時，故省民之斂，其中收穫有不給，則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此於畿內，諸侯行此於國中，其倦倦為民之意，又如此。故夏時諺內之諺曰：吾王有遊深之樂，然後吾民得蒙休助之澤。若吾王不來郊野一遊，則補助之政不行，吾民那得蒙上之休？吾王不來郊野一豫，則吾民之不足不給者，那得蒙上之助？吾王之一遊一豫，應法而出，皆有恩惠以及民，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觀夏諺所云，則知王者補助之政為不虛矣。先王遊觀之法之善如此，直解。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謂之遊觀，則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今是晏子自謂當時諸侯節是樂，樂是樂構之屬，言若者，則師從則糧食，明是側目而視的模樣，言字解作相字，讀是讀是惡，非交相怨謗，謂相與怨謗也。方是遊，命是王命也。此命字是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無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違王命也。方是虐民，只是上面意若流是如水之流，無有窮極，就糧食一句說，又只是虐民裏面事，流連荒亡，亦言設師行糧食以下至於流連荒亡也。此諸侯是隨順之罔，罔邑之長，若此節意，思要與上文相反。上言先王之法，此言當時之弊。
先王之遊觀，都是為民同足，以為諸侯之法，今也諸侯之遊觀，則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與先王之法異矣。但是遊觀則師旅既行。既有師旅便有糧食。是以供給煩難。騷動百姓。百姓既飢。不得食。勞者不得息。於是民皆側目而視。聚為讒謗之言。乃皆作惡。而懷忿怨之心。夫天子之命諸侯。不欲其上宣德意。下安民生也。今乃上逆天子之命。而下虐無告之民。糜費飲食如水之流。無有窮極。以至於為流為虐。為荒為亡。從為所屬諸侯之憂而已。豈若先王之有方。親民可為法則者哉。直解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從不謂順乃謂逆也。從流下是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是挽舟逆水而上。從獸是田獵無厭是不知止足。荒是廢時。樂酒是以飲酒為樂。亡是失事。此晏子自釋上文之義。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孟

景公

至景公說以下則兼述其事。章引

所謂流連荒亡者。其義何如。人君之為樂。有放舟隨水。順流而忘反者。這叫做流。有挽舟上水。逆流而忘反者。這叫做連。以從獸為樂而不知止足。是叫做荒。務都荒廢了。這叫做荒。以飲酒為樂而不知止足。是叫做連。政事都失誤了。這叫做亡。今時之弊大抵如此。直解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是先王之法。如此。惟君所行。猶云願所行何如爾意。有疑

今時之弊如此。若先王之法。非巡狩則遊。職非省耕則習。飲斷無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若君所行何如耳。若能戒今時之弊。而不致慢遊以病民。則何先王之不可及哉。直解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如與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

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是說晏子之言。大戒是大出命令。如今政令。凡一切勞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陳納。無隱之類。舍是止。而後出命。是示其不敢自安。且以便於省民興學。是發倉廩。大帥是樂師。有臣是已。與晏子君臣相說。全在景公說以下。君之說臣。只用上文。景公說說字是正。然景公之說晏子。而悉以其言見諸行事。如此。則晏子之說。景公可以想見。是晏子之說其君。當在大戒出舍之後。不必說以上文善哉問也。以下為臣說其君也。徵招角招是所作樂章名。蓋徵招角招是也。言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其樂也。招是舜樂。當時招在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招。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也。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蓋五音旋相為宮也。其詩為事。取其切者也。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蓋五音旋相為宮也。其詩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孟

景公

是徵招角招之詩。言字解作止字。尤是罪過。好是忠愛。的意。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此節自景公說至與發補不足。是敘景公之事。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是引景公之言。蓋徵招角招是也。是說其所作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是說其樂章皆是孟子之言。畜君者。好君也。又是孟子解詩意。有疑

景公一問晏子之言。心中感誠。以今時之弊。為必可去。先王之法。為必可行。乃大申命令。曉告國人。示以更化。圖治之意。乃不敢安寢。深宮出而住。居郊外。容問民間疾苦。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助百姓之不足。其於晏子之言。果一見之行事矣。既乃召大師而命之。說君臣相說。自古為難。我今喜得晏子。而問其善言。晏子亦喜得我以行其志。君臣相說如此。兩當把這徵招之詩。播於音樂。以彰一時之盛。所作之樂。即今所傳的徵招角招是也。蓋前漢徵為事。君臣

盛時所作之樂。即今所傳的徵招角招是也。蓋前漢徵為事。君臣

以爲民爲事而說其所作亦爲民爲事之樂也其詩之被於樂者有曰齊君何尤蓋言晏子能止其君之欲不至於格尤而取罪也大臣能止其君之欲乃愛其君者也既出於愛君又何尤焉觀景公能說晏子之言遂有事治民安之效如此王能與民同樂豈有不足以致王者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此章行王政就在兩句與民同之內公則好貨大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箇意思來引導其君而論
明堂是泰山下明堂明堂者取向明之義不必知所謂彼此通明之說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侯地而得之毀是毀壞已止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蓋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王

以其無用理當折毀今欲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者之堂是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若有心要行

王政便可王天下而居此堂亦不必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市饒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

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岐是周之舊國九一是井田之制九分中只取百姓一分世祿是賢

者之子孫必有土地使之不失其祿則是道路之圖是都邑之市

識是察計是稅澤是漸水水所都處梁是魚梁水所道處無禁是不

禁民之取禁是妻子不孥是罪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無字從魚魚目恆不閉故以比人之憂愁不寐者皆是告新發政施仁是虛字先痛重之也亦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如後義先利之先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爲言也詩是小雅正月之篇可就是因悼之貌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雖未能行王政而實不能無羨慕於王天下故曰天子說禁人能行王政則明堂可以不毀不識王政如何可使寡人得以聞之與孟子對說王政莫善於文王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其治岐也始行王政於耕田的百姓則行九一之法而不稅其私田蓋耕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於仕者之子孫則有世祿之賞而不沒其功德也闔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六

之也於犯罪之人刑法止及其本身而不以連累其妻子也士農工商皆有所養矣至其中有人之年老無妻叫做鰥夫的年老無夫叫做寡婦的年老無子叫做獨夫的少年無父叫做孤子的這四樣人

艱難困苦乃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者文王發政施仁雖於人無所不濟然於此等人尤加憐惜務使之各得其所蓋詩小雅正月之

篇有云富人猶或可勝惟此鰥獨其哀其可哀也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文王之治岐如此此王政之善所以開周家之基業者也王其

以文王爲法乎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

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子孫饒思哉用光弓矢

斯張千戈咸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愛

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行是見之行事公劉是後稷之詩是大雅為公劉之篇是實
積善是倉廩是乾糲無底曰素行底曰囊皆袋也乃東結而說之
昔者出行輕便也或說安集是光天大十是肩艾是曉或說先擇是
鐵爰是於啓行言往遷於曲也公劉詩只以用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
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兩句點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能與百
姓同之意就在此也何有是不難的意思

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以告齊王王遂歎美之說與哉夫子之言真
可為治國之良謨也孟子說開善貴於能行王既以好貨為不見
之行事乎齊王說寡人非不欲行但天性有一件病病好積財貨好
貨則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也孟子對說好貨與臣政無妨皆
齊公劉也曾好貨觀詩經大雅為公劉之篇有云公劉處西戎之閒
國勢微衰被西戎之侵擾民不得安堵而國亦以弗振故來公劉能
四書本義詳說 上孟卷十四 元

力行富民之政則民即有積聚矣南齊梁松為述職無不稱之
中有行齊之具而為遷都之計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德乃
我弓矢與千戈咸揚於以方啓行道路而往遷於曲沃由詩之實觀
之可見公劉能使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遷防務行
自非公劉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則民又安得有積倉裹糧之富
哉王如好貨亦能如公劉與百姓同之使民皆富足則天下之民皆
歸向之其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夫好貨一也私之於己則為專利公
之於民則為施仁然則王之於貨惟審其所好之公私而不當以之
為病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西水渭至于岐下爰及姜女求來齊字當是時也內無怨
女外無驕大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王是公劉九世孫詩是大雅為公劉之篇古公是大王之本號父是
大王之各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來朝是其來日朝奔走於人而
來急也率是循詩是水涯循西方水渭來至岐山下也姜女是大王
之妃率是諸辭皆是相乎是居謂交相共居也蓋大王避狄人之難
而去不忍委其民而與之俱豈使其妃獨後乎爰及姜女同時率西
水渭至岐山下共居不可因上句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為初只大王
獨來也大王好色亦無實事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曠是孤單約意
思皆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亦無事實證據然以大王之德必能如
此無疑也

齊王自猶不能行王政又說寡人不但好貨更有一件病病好女
色好色則心志逸或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孟子對說好色亦
無妨於王政昔者大王也曾好色愛其妃姜女觀詩經大雅為公
四書本義詳說 上孟卷十四 三

有云古公亶父為狄人所侵不得已遷國避難乃於明朝棄而
順者西河之邊地徑到岐山之下不是大王獨來爰及其妻好色
與之相擇地方建造城邑以為居止之所由詩之言觀之實觀
舉國之中女子都得好色之心以及於民故能使男女各遂其願
曠夫盡由大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於民故能使男女各遂其願
姻各及其時如此也王如好色亦能如大王與百姓同之使無
焉則天下之民皆將樂歸於王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夫能推好色
心便可以王天下則好色又何足為病乎蓋能體民情則必能行正
政能行王政則自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此明堂之所以不必毀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越人
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此章孟子設問以勸王有爲也

託是寄比是及餒是餓非白楚反乃凍餒其妻子蓋及之日乃知彼之凍餒其妻子也則如之何是託以妻子者當如何處案是絕交齊宣王急於政事孟子欲勸王有爲先引起他事以發問說朋友有相周之義設使上之臣有以其妻子寄託於所厚之友而自往遊於楚國者及其回還之日始知其妻子一向凍餒衣食不足上之臣當如何以處其友耶上曰受付託而不盡其職非可交之友也當棄絕之蓋朋友以義合不義則當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事則如之何王曰亡之

士師是掌刑之官士是士師的屬官不能治士是不能以法治其所屬之士已不能去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孟子又問說士師以明刑爲職設使爲士師者不能以法治其所屬之士使刑獄不當職案不修王當如何以處之耶王曰有官守而不盡其職非可用之臣也宜罷去之蓋人臣各有職任失職則當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顧左右是目顧左右言他是口言他事

孟子曰受人妻子之託而凍餒之則友爲當絕矣士師不能治士則士師爲當去矣如今四境之內皆王之所統理乃或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陵夷而風俗之薄惡猶友之凍餒其妻子士師之不能治士也又當如何以處之耶孟子以此言勸王心令戒懼也其意之者深矣使士於此若勇於自責則必曰此則寡人之罪可也不恥下問則必曰寡人願安承教可也乃左右顧視而道他事以亂其辭四境不治之言置之不答其懼於自責取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

可知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主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此孟子因齊王輕於進退人才而教之也

故國是舊國喬木是高大之木世臣是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親臣是所當親信之臣倚以爲腹心者也昔者是昨日對下文今日而言亡是亡去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正以見其無親臣也只說其無親臣則世臣可知矣

孟子因齊王待下疎薄一日進見而諷之說大凡人君繼世而立其

基業相承歷年久遠者則爲故國但所謂故國者却不是有那高大的樹木便叫做故國正以有累世勳舊之臣忠貞世篤休戚與同吾國以之爲柱石他國望之而起敬畏者是國之所以爲故國者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謂其有喬木之謂也以其有世臣之謂也魯桓公之世臣是今日之親臣而將倚以爲腹心者也以今觀之王已無親臣矣蓋有王昨日所進用的人今日亡去而亦不知者則無親信之臣可知無親臣臣安望其有世臣乎然則惡在其爲故國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識其不才是先知其不才舍之是不用此不但自解其昔者進而今

日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笑也
王曰此亡去者大抵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不用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視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賤踰踰賤可不慎與
進賢是進用才人如不得已已是審之又審之又審似有新各顧

之意然者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先看不得已三字有若落然後看如字則明白矣踰是踰越厥字解做親字將使卑踰尊踰踰感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若更賢者而親疎尊卑有易位者耳此是懲前而戒後也故曰將使

孟子曰知人則智自古為難蓋欲進用人不當審了又審三番五還留難難有似乎不得已而進之者謹之之至如此何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設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那卑而賢者用之是使卑者得以援越尊者矣今日所親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那疏而賢者用之是使疏者得以援越親者矣非禮之當是安可以不慎與此進賢所以如不得已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是近臣未可可是未可信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述以察其用也見是親見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之人不可謂是已在此而尊親之不賢者也勿聽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則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

人俱謂不賢然後察之或探其心術或考其行事果不可與抑特立而為俗所憎與必看得的確確是不賢的人然後從而去之其不肯輕去如此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也如此則非賢者不進而所進者皆賢安有不能識其不才而誤用之者乎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國人殺之明其犯衆人之公惡而非一己之私也也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皆人君大事不可連帶上文說進退人才不可而其一者則殺之也

此道也非特以之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用此道焉有人於此左右都說他可殺不要遽然聽信衆大夫無都說他可殺也不要遽然聽信至於通國之人俱以為可殺然後察之或驗其罪狀或審其情實

必看得情真罪當是可殺的人然後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於一己之私意而出於國人之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以此用刑也就如不得已而然者亦謹之至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

人君用舍刑殺一惟決於衆論之公如此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就如父母之於其子一般為民父母者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也民心得則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此所謂故國也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此章言崇惡者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審宣王乖戾於後也

於是置朱子

齊宣王問孟子說世傳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果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文有之矣趙註

曰臣弑其君可乎

可乎是豈可行乎趙註

宣王又問說桀紂也湯武臣也以臣弑君於理可行乎趙註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閔誅一夫紂桀未聞弑君也

賊是害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是凶暴淫虐滅絕天理謂之賊便是殺人的賊一般義是隨事制宜賊義是顛倒錯亂傷收斂倫謂之殘如手足損傷一般賊義就事上說賊仁就心上說其實賊義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一夫即所謂獨夫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四

誦

趙註

孟子對說若臣大分豈可踰越但湯武乃奉天伐暴與弑兵犯順之事不同蓋天生民而立之君者以其能盡仁義之道以爲新民共進也惟齊仁之人其存心凶暴淫虐滅絕天理則謂之賊害義之人其行事顛倒錯亂傷收斂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已去心已離不以是一箇獨夫不得爲天下之共主矣所以昔云獨夫紂蓋紂自絕於天故天命武王誅之爲天下除殘賊吾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弑君也觀於武王則湯之放桀亦猶是耳趙註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此章前段是議其不任賢下段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國家爲何如是愛國不如愛王矣兩段意自相呼應後段只是申解前

韓

巨室是大宮室工師是匠人之長工師比賢者大木比上賢人所學之大勝是擔當的急思能勝其任是大木能勝宮室之任上賢能勝任斯是斷謂大木指賢人說功而學者仁義也姑是且舍是置從我是從我之教命是欲令舍其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孟子因齊宣王不能任賢國治一日進見而諷之說人君任賢以治國就如任木以治室的一般王欲建造大宮室謂非大木不可則必遣命工師多方採取以充其用假如工師採得大木則王欣然而喜以爲能勝其巨室之任也倘或匠人誤加斧斤斲削短小則王絕怒而怒怪他損壞了這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是王之明於任木如此至於賢人當其幼時誦讀諸明所學者不外於仁義正欲其壯年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四

誦

趙註

遭時遇主一一見之施行以期不負其所學也而吾王則曰姑舍汝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則是賢人之學甚大而王欲欲其小之也夫不忍斲一木之材而乃欲毀損大賢之用則何其任賢不如任木也趙註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璞是玉之在石中者鎰是二十四兩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至人是能治玉之人教是待人教之玉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教之新賢人自有治國之道不用人告教之故曰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趙註

夫任賢欲其小則是不任賢矣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且如今有璞玉於此雖價值萬鎰十分愛重而也不能自以已意爲之雕琢必

求能治玉之人使磨琢之而賢者之能治國家亦猶玉人之能治玉也治玉必付之能者治國家亦付之能者可也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磨琢玉哉玉人自合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亦何用教他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矣

○齊人伐燕勝之

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

燕王哈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齊人乘子之之亂而伐燕遂大勝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西晉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王

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皆曰萬乘五

旬是五十日歟是歟

宣王問於孟子說燕國既破其土地人民盡當為我有矣乃或言利不可貪勸寡人勿取又或言機不可失勸寡人取之衆論紛紛莫知

適從自寡人論之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意者其有天然乎天與弗取是逆天

也逆天者懼有天殃今欲取之何如蓋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自遂其私耳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此亦因紂上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

商以商人不欲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以論其理如此耳

齊王本意欲取之而託天以爲辭故孟子對曰親天命者當於民心誠使取燕而燕民喜悅都欣然歸附則是天之所廢不可與也王其順民心而取之古之人有行此事者周武王是也蓋武王當紂惡貫

盈之後人心皆已歸周所以有牧野之師可取而取武王無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武王而已矣使或取燕而燕民不悅猶思戀故主則

是天命未改未討嗣也王其順民心而勿取古之人有行此事者則文王是也蓋文王當紂惡未裕之初人心猶未忘商所以執事殷之

節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無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文王而已矣然則燕之可取與否吾王但視民心之向背何如耳衆論紛紛何足據乎

西晉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王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軍食盡樂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軍是竹器食是飯食是禮器履方口圓曰盂湯酒之類都叫做樂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非似如之如斷是作若字用

還是轉動的意思望教於他人也此條勸以行仁政舊或可取失人心則無復可爲也

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行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今以萬乘之國而伐萬乘之國若使并力固守其勢足以相

抗乃燕之百姓一聞齊師之來都盛若簞食壺漿以迎王之師者豈有他意特以燕政暴虐民被其害如在水火之中一般忍受不遇故避之而望教於齊耳王於此時正宜發政施仁以慰燕民之望可也若不行仁政更加暴虐如水之深火之熱者益熱則民

愈不堪今之望救於齊者又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齊豈得而強取之哉可見得國有道惟在得民而民固常懷懷於有德王欲取燕求其所以安民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宋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此章言伐燕勿貪其富也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應之末節是為齊書策如此區區

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七十里是小國為政是為伐暴救民之政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齊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齊人不用孟子之言遂破敗燕國利其有而取之於是列國諸侯俱有不平之心將謀救燕伐齊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完

王懼而問之曰寡人取燕之後諸侯多謀舉兵來伐寡人者事已至此有仰計策可以設備而預待之乎孟子對說臣聞古之王者有以七十里之小國遂能為伐暴救民之政於天下而天下莫不歸服者

以千里而畏人臣實未之聞也王何不以其自反乎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諒其君而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又一征是初征葛是國名天下信之是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西夷北狄是夷服之遠國奚字解作何字奚為後我是想湯何為不先來伐我也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是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者不止至民大悅是既至而慰民之望

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湯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諒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提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夫湯能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果何道也昔仲虺之誥有曰湯初與葛為鄰葛伯無道湯乃舉兵征之是湯之征伐自葛始那時天下之人無不信其志在救民不是為暴湯若往東面征則西夷之人怨望若往南面征則北狄之人怨望怨之者曰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其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而商賈各安於市而交易者不止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辛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過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之地動天下之兵是在我有德而人得義以為辭天下之兵自此起矣此節言其不免於千里而畏人也要見得與上文湯所行相反

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而王乃以千里畏人者何耶。今燕國無道其民如在水火之中。一殷王往而伐正其罪。與湯之征葛。無以異也。燕國之民以爲將救已於水火之中也。欣欣然望食壺粟以迎王師。與商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亦無以異也。使王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以爲政於天下矣。若乃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毀壞他祖先的宗廟。擄取他相傳的寶器。則與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者異矣。如之何其可以如此也。夫天下諸侯固已足齊之強。而欲國之特無難可乘。爾今又併取燕國。增了一倍之地。而不能舉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則在我有憂。而人得執以爲辭。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勸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孟解

王速出令。反其施。促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至

也。通評 夫倍地之初而遂行仁政。則天下之兵可以不動。今天下之兵既動。則仁政之行亦無及矣。爲今之計。王須是急發號令。曉諭國人。將所掠的老小盡數退還。將欲遷的重器。即便停止。于喻已死。燕國無君。則謀於燕之羣臣百姓。擇其賢者以爲君。而後引兵而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諸侯不得以救燕爲名。猶可以及其兵之方動未發而止之也。王欲求所以待諸侯者。其惟如是而已。否則諸侯之謀已成。燕之兵且至。彼衆我寡。吾如彼何哉。孟解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諫之則不可勝誅。不諫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是問處置其民之策。存疑

鄒國與魯國戰。聞爲魯所敗。鄒穆公問於孟子。說民以用命爲願。不用命者。國有常刑。今鄒國與魯國戰。聞吾有司爲民死於敵者三十三人。而民莫肯爲有司致死。民之不用命。情於其長上如此。吾欲諫之。則人衆不可盡誅。若宥之而不諫。則違等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法令何由而行。吾欲治其前日之罪。使而今而後。遇難必赴。不復敢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以蹈前日之失。如之何。設施而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飛

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饑歲。只是歲不熟。轉是飢饉。展轉而死。竟盡

滿上謂君及有司。殘是虐。尤是怪責的意思。孟解

孟子對曰。民之疾其上也。有由然也。蓋凶年饑歲。君之百姓老弱不

能動移的。則飢饉展轉而死於溝壑之中。其少壯者就食他邦。散走

於四方者。不知其幾千人矣。這時節。人人都望救於上。而君之倉廩

有餘。粟府庫有餘。財有司會莫肯告之於君。故財發粟以賑救之。夫

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是君與有

司暴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上既虐下。下有不疾視其長上者乎。曾子

有言。爲民上者。當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如此則人之反乎爾者。亦如

此。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不救。乃今戰聞之

時而後得以反之也此固感應之理無足怪者君無過責之於民過亦反求諸已而已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死其長如曰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故上死且不避也親其上就平時言死其長就臨難言平日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諸君言故略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蓋有司之所以不恤民者以君之所愛不在於民也是不恤民固有可之罪而所以致有司之不恤民者則君之咎也君若以愛民之心而行仁政以恤之則有司知體君心而各愛其民吾見民於無事之日則皆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而各死其長矣夫何至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當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四

反求而不可過責於民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也滕是國名又公是滕國之君事齊事楚是欲擇一最優者事之以求自安之策苟免之計也

滕文公問於孟子說小國勢孤力弱必須依託大國乃能自安全滕方五十里乃至小之國也又火在齊楚二大國之間分當事之而力不能以兼事欲就中決擇則將事齊乎抑事楚乎不知孰可依託以安吾國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一是一說效是效與民守之是率其民以守也此猶未著力於死守

民弗去方著力於死守是已致死以守也民弗去民亦為之死守也然欲民弗去非平日有以得其心不能

夫立國者事大國亦不可廢但不能自立而專恃此抑未易耳故孟子子拒之曰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齊楚皆大國也事齊則見怒於楚事楚則見怒於齊必不能兩全而無害道計策非吾所能及也必欲言之而不已則別有一說焉惟是自守而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此則事理之可為者也不然欲擇強者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徒僥倖苟免而已豈吾所能必哉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也孟子薛是國名近滕築薛是取其地而城之恐是以其僞已而恐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四

滕文公問於孟子說滕與薛同處於齊之西境今齊人僭稱薛欲其城以偏於滕吾深以為恐不知當如之何而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是地名非澤而取之言非以岐下為善樂取而居之也孟子對說敵國外患自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與北狄為鄰狄人來侵擾太王力不能禦遂棄了邠地去到岐山之下重建都邑而居之這時時候管是遷徙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美有所擇擇而取之也

孟子對曰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謹為善而已矣

為善則作修德行政承上文說創是造業是基業統是統緒繼是

猶彼指齊滅強是勉強苟為善至為可繼也是之說道理雖大王在

案引

其內君如彼何哉乃直指滕文公說

夫大王雖失其地而周家與王之秉實由於此此豈無故而然耶

人若者苟能修德行政如大王之所為則雖暫時失國後世子孫必

有王於天下者若周家也然君子之所以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

後者但為其所當為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而行耳又何能必

成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齊強滕弱若將奈何哉苟若計者只安

勉強為善盡其在以道後世而已矣此外則非慮慮之能及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是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大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厲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重

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此章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守業義也孟子之意固欲文公能守

常法耳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也

皮是虎豹麋鹿之皮幣是綈帛之貨屬是會集屬是過邑是作邑仁

人也小可失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非惟一時所謂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數語而惑得民之業從也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

市若將有得也當時西方地近成狄皆閉關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

大王得優游遠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

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心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

死乃其正也

滕文公問孟子說滕乃小國雖欲效盡禮竭力以事事大國猶不

於侵陵之患不知如何為計而後可免焉孟子對說昔者周大王

在邠國狄人將來侵擾初奉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再奉之以大馬

不得免焉又奉之以珠玉亦不得免焉大王乃會集邠民中的耆

而論之說吾事狄人以皮幣大馬珠玉皆不得免則狄人之所欲

非皮幣也非大馬也非珠玉也乃欲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

人者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矣吾聞之

也君子以愛民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吾固不與之爭地

害及爾等二三子莫謂我去之後便無君長以為憂患但使有人

安爾等是即爾之君長也我將去此地還於他方以圖免患矣大王

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乃難了

邠地經過梁山至岐山之下作邑而居焉此時邠民咸大王平昔之

恩相與說遷吾君乃仁人也吾輩願以為安何忍舍之於是相率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重

之至於岐下如歸趨於市人衆而爭先土地雖失人民如故矣此乃

遷國以圖存者固一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世守言土地乃先人之所受而世世守之非身之所能為是非已所

得効效死是至死守之不可去也

或者又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吾身之所能專也但

當效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謂守正以

徇國者又一計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持足審已量力擇而處之意卒歸重在守死上蓋國威若死此正義

也

夫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惟非大賢以上不能用

經則人皆當勉也君請擇於二者之間審己之力觀勢之便能運國以圖存固甚好但恐不能如願則當守義而已矣理之可為者不難如此外此則使倖苟免之計非吾所能及也

○齊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政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所可及也

平公是當若平也蓋也嬖人是受幸之人服而得幸曰嬖國君所乘的車輿叫做輿馬是駕馬之是往焉如字言君為此輕身先匹夫之貴匹夫是一夫論是過言其厚母薄父諾是應諾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孟子

孟子至齊齊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出而見之時有嬖幸之人臧倉請問平公說人君舉動關係匪輕往往常吾君獨出則必僥命有司示以所往之地今乘輿已駕馬將行有司未知所往敢此請命平公讀我將往見孟子臧倉沮之說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乃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者豈道他是有德之賢人乎大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這禮義空從賢者身上做將出來我問孟子前時喪父其禮甚簡後來喪母却極其厚厚其母而薄其父是不知所謂禮義也不知禮義則不得為賢者矣君何必輕身往見之哉平公曰諾遂止不出

樂正是姓子是趙稱孟子弟子為魯臣縣是調和五味之器古時祭祀燕享皆用之三鼎是士祭禮用特豚而以魚脂配之五鼎是大夫祭禮用羊豚而以魚脂所配之不必喪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前以士後以大夫且虛說不即是三鼎五鼎三鼎五鼎只是祭禮須兼喪禮說此非問辭乃因問而辯也否是否其三鼎五鼎之說食是殮之被衣衾棺槨言此乃人之所得自盡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孟子

毋用大夫禮前川士禮祭以三鼎後用大夫禮祭以五鼎如此之厚雖不同與平公說否否非謂其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也三鼎五鼎禮齊齊分不得謂論蓋以衣衾棺槨人人皆可以自盡時時皆得以自盡而不拘其為士為大夫也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前喪實不如後喪也樂正子又釋之曰未可以此之故謂其後喪踰前喪也蓋時乎喪父棺槨示衾雖可以自盡然而為士也貧也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則亦稱家之有無而已是欲厚而不能也後之喪母則為大夫也富也富則得之為有財故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得以自盡其心也然則謂之踰可乎既非所謂踰則無害於禮義而不失為賢矣何為而不往見也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克是樂正子名也。尼皆止之之意。適字重看此天字以氣教言。樂正子往見孟子說克以夫子之賢告於魯君已足命駕而出。來見夫子被髮人城倉所出遂以此不果來也。小人之能害正如此奈何。孟子說這也不是臧倉之過。凡人之行或有人使之者其止或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人所能使。非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魯侯蓋亦氣數之爲大也。彼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而又何怨尤之有。龜山楊氏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四終

規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五

龜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鍾子章

鍾子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此章言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仲不足爲也。存疑

公孫丑是孟子弟子夫子謂孟子也。當路是居要地許是期許乃自許也不是從人說是對孟子言問孟子敢自許否丑此問尚是未敢必孟子能爲管仲也。存疑

公孫丑問孟子說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景公時有晏子都能救君澤民功業顯著後無繼之者設使夫子今日得居要地通知已之君操得爲之柄則管仲晏子之功可復以之而自許乎。成說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五

上孟卷之十五

孟子曰子欲富貴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知管仲晏子言齊人但知富貴有二子不復知有聖賢之樂正心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家引

大道之不明也久而功利之入人已深故雖以孟子之德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爲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爲也故孟子答之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而已矣子誠齊人也亦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管晏之外更有學術事功光顯後繼高出於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也。成說

或問子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常猶敵也以其德不可當也武王仰高宗作是起六七作謂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朝諸侯是諸侯米朝運之堂言其易也故宋是舊臣之家遺俗舊民之俗是言在下底流風以修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是說在「旅」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皆自商之先王身一舉也微仲是紂之庶兄比干箕子是紂之叔父膠鬲是民臣作五箇人有久而後失之是失之於武王時不在文王手頭失也言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是以難也此句只帶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句在「

孟子曰公孫丑問文王不足法之言曉之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魏

不足法哉其德化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者適遇時勢之難耳蓋商家之有天下始於成湯之克仁由湯而大甲大戊祖乙盤庚以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浸灌民心天下之歸服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變而之他故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遂能朝服諸侯而有天下猶運字一般及紂之時去武丁代未久在下則有舊臣之家與舊民之俗其在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言是諺言是聰明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乘勢是居富貴之勢鎡基是田器禾稻之屬時是耕種之時與下文時之易不同乘勢以作事言待時以耕田言齊人之意蓋以待時乘時也今時則易然此時字又該時勢

吾謂以齊王猶文王有堂謂文王為不足法蓋以時勢而論則文王處其難而於齊處其易耳齊人有言說人雖有才智聰明足以辦事然勢有未便則智慧亦無所施不如乘者有為之勢因而展布可以建立功業雖有鎡基可以治田然時有未至則鎡基亦無所用不如此待耕種之時因而力作可以成就稼穡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茲以齊之勢當今之時與文王之所處不同故與與王之業其有至易而無難者所以說以齊王猶反乎也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五 五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運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盛是盛時地是王業之地運乎四境是自國都以至於四境人之所居必有難夫故云則是人煙接連無間斷處也凡言政者皆是更圖之辭如改卜改日之類地不改辟二句言土地儘開闢了不待再闢闢人民儘聚集了不待再聚集此言其勢之易也

何以見其勢之易於王昔夏后殷周之盛時王業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則齊已有其地矣又民居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則齊已有其民矣夫土地不廣須更開拓今地方千里則不待改闢而地已廣矣人民不聚須更招集今民居稠密則不待改聚而民已聚矣視彼尺地一民皆商家之有而文王之

自方百里者異矣乘此之勢行仁政而王天下孰得而禁止之哉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就是稱憔悴是困苦而後發兩時字是時勢之時易為飲食言飢渴
之甚不待其美以況憔悴之民易見德也此之飢渴猶下文之創亂
皆是喻此言其時之易也

齊之易王不但有可乘之勢而又幸其有可為之時也且周自文王
至今七百餘年沒有个聖君出而撫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
時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者也當時之時善政會有存者而今王者既
不作則諸侯分爭而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是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此時而施仁政不待深仁厚澤而民快於心就如那
飢餓的人似得食便以為美而易為食枯渴的人似得飲便以為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六

而易為飲其於王也又何難之有哉是時之易為又如此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此德字即是應前而文王之德底德字連是疾置是驛郵是驛馬連
曰置步通曰郵大抵置長而郵短故置用馬通而郵用步通也即今
官文書常者逐鋪遞急者驛馬通孔子此言不必在時勢易上來
時勢易內自有仁政感人之意思在此又引孔子之言明德行亦
本自速也上文雖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飲然其實只據見成時勢而言猶是輕帶說至此方說出德行之速
而下文總之曰當今之時一節方實說出此時勢易而德行之速
得時乘勢固易於行仁而況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有言人君之
德政出身加民其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
待疾之而自速也此有感而彼即應不待行之而自速也此之置郵

而解命豈不更速矣乎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
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之時指上兩時字說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指
夏后殷周之盛條易王之勢也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德行之速
意也此處方連帶德行之速然亦非有是時勢易方德行之速也看猶解
倒懸還重在德上古人指文王功必倍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為然
此時包時勢在內即上今時則易然也之時字在案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七

其在今日所行之事不必全到古人但行得他的一半即可以長駕
遠馭其成功已加倍於古人矣此惟在此時為然蓋其時勢易而德
行速故用力少而成功多也然則吾所謂齊王猶反手夫豈大言無
當者哉而子以管晏之功為我願亦豈知我者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
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章當分五節看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是大概言不動心自政問
天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是言不動心之異於告子自
政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為第三節乃詳言其心之所以不動
兼知言養氣二者而言自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為第四節是願
學孔子之意後四段盡在此句蓋已將經孔子之意矣自伯夷伊尹
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則皆盛言孔子之聖以見其所以願學孔

丑又問說敵阿不動心亦有道乎孟子曰有道者凡心無所主則事物之紛皆得以搖之若其中有定主則皆能無所搖而不動其心

進而拒之不專進戰也會是合戰則專主戰說是敵處勝是畏三軍

者此舍讓別人各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此舍自言不是孟子言
舍皆以心有主而不能動一則至於必勝一則至於無懼是處極
之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丑以孟貴此孟子故孟子此處亦以勇
士之類且數演粗說也

又聞勇士有孟施舍者其人之養勇也常自負說我之於敵其說者
若勝了他才能無懼便遇有敵敵在前雖若不勝自我看來也就如
勝了他的一般更不計較強弱勝負而有懼心也設若度勝敵人強
弱而後敢進兵計慮在已之能勝而後敢合戰這是畏王軍之衆者
也不足以爲武矣舍豈能保其必勝哉只不見三軍爲衆勇往向前
能無恐懼而已矣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
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
西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十

守約也
做是論其氣象各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教也賢是勝約是簡於
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爲得要也
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固皆能不動心矣然二子之所以爲勇者又
有不同孟施舍以無懼爲主是專務守已者他這氣象有似曾子乎
日凡事又諸已的一般北宮黝以必勝爲主是專務勝人者他這
氣象有似子夏乎且凡事能信聖人的一般若論二子之勇雖是血氣
用事的他兩人不相上下也定不得誰勝但就中較量然而孟施舍
之所守在此北宮黝爲得其要也蓋力可得而制心不可得而
盡在人者有時而難必在已者無往而不自由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
無實言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子襄是曾子弟子大子謂孔子也縮字解做直字備是恐懼爲猶平
也猶云吾得不怕他往是往而敵之言義之強也縮不縮指理言不
怕吾往指氣言聖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
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所以先說聖舍然後說歸曾子來
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子剛以直養而無害蓋自此自反而
縮而發之乃一章大旨所繫不可失也

孟施舍之所主固約於北宮黝然要而言之二子之勇皆非勇之本
二子之守皆非守之正也昔者曾子因于襄好勇教他諸子好勇
勇有大小那血氣之小異何足爲好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夫子矣
夫子有言人之所持以常伸而不屈者莫過於理設使自家反已
有不直就是衣褐寬博至賤之人也敵他不過再豈不憚憚然恐
之乎使自家反已其理本直縱有千萬人之衆我也理直氣壯何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十

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此正所謂大勇也乃吾子之勇
也曾子之言如此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守約只是所守之約孟施舍是就氣上做工夫曾子是就理上做工
夫
今以曾子之所謂大勇者觀之則曾子之所守者理也孟施舍之
曾子此於北宮黝固爲得其要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
反身循理爲尤得其要也此不動心之由惟曾子爲不可及耳
日致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
心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大焉故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

此承孟子我四十不動心及告子之先我不動心之言而問也不得於言是口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事之理及觀古聖賢之言及聽今人之言皆是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只似道理字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勿求於心是會置其言而不友其理於心不得於心是心有不安氣請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類勿求於氣是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更求其助於氣如手容非安恭是容亦要重觀亦要明聽亦要聰之類可猶言尚可為也僅可而未盡之謂志是心之所向而今要做一件事這便是志不言心而言志者就心之所動處言之為尤切耳帥是將帥充足充滿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用矣故曰氣體之充也至字與大字對猶云第一件至與次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個緩急底意思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持其志是得守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個養心且以喜怒哀言之一指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審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其當怒也須怒過便是持其志舉其氣者乃大段盡也無舉只是善養底意思若善養過分一向喜怒過過分一向怒則氣便亂暴了無舉其氣只是不舉喜怒哀樂持其志無舉其氣是兩邊做工夫蓋為告子將氣放散便說了故說志最緊氣亦不可緩也夫志氣之帥也以下全是破他不待於心勿求於氣之說以見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不可力制其心而不求助於氣也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為不可了公孫丑又問曰動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此固可見不動心之各有其道矣然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其道可得聞與孟子

欲知告子之不動心只觀其所言便見他主意所在他嘗說人於言語間理有不達却要用心思索以求通解是心以言而動也必舍置其言而不必友求其理於心人於處事時心有不妥却要用力行為以求妥當是心又以氣而動也則就心上整理不必更求於氣且只欲把定中間個心要他不動都不管外面言與氣是也得不是也得皆不理會此告子之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先於我也今以其言而斷之心為本而氣為末既有本末之分則彼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本猶之可也至若理當於言而言發於心不得於言正以心有所不明正當反求於心而力謂勿求於心則其心頑然無所知覺無以釋其義之所安是既失於外面遂疑其內斷然以為不可然所謂不可者固不可其所謂可者亦歸之於不可也人心之動而有所之之虞者志也志以主宰乎一身而役使乎氣是氣的將帥也氣以充滿乎一身而聽命於志者也夫志為氣帥則志固為極至焉氣為志輔則氣亦即夫之焉所爭亦不多也所以說人固當持守其志使卓然於內以為一身之主宰亦當善養其氣使充滿於一身而不至於纖毫內外相資本末交養然後為盡也此則我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乎哉但較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為彼善於此耳其為不可則一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壹是專一誠是誠趨是疾走氣動志不止於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孟子以瞶趨形容之耳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俱是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則此節亦重在氣一邊

公孫丑不得志至氣大之意又問曰既曰志至氣至則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又曰持其志而養其氣何也是盡不知次者即次之謂而認次字爲後字義矣故告之曰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功夫不可偏廢也如志之所向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專一則心思慮慮不及管攝亦自然引動若志志動氣是源頭濁者下流亦濁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及濁了上面也今夫躁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會動只是忽然躁躍或奔走而來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此亦氣動志之一端也夫志豈動氣則志固不可不持而氣豈動志則氣亦不可以暴矣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長是過過於人的意思知言便是窮理浩然是盛大流行之貌便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五

四

集說

今廣大剛決底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善養者即順而不害之謂氣即所謂體之充者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氣只是個氣但從義理中發出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謂之浩然之氣則是氣本浩然酬酢應接皆合於義故其氣自然盛大流行也知言知也養氣行也知言養氣舉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公孫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則見夫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耶孟子說我之所以異於告子者只是兩件學問告子說不得爲言勿求於心是不能知言也我則能窮理盡性盡知天下之言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告子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來自浩然才

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體樂則便非氣之本用我則能存心養性養之使其氣自然盛大流行以復其初也知言則盡心知性爲理洞然何有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此其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我之所以長於告子者如此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難言是未易以言語形容非終不言也公孫丑又問說氣便是氣如何叫做浩然之氣夫子既善養之必有可得而名言之者請試言之孟子曰凡物之有形聲者皆可指其形聲而名狀之惟此浩然之氣則惟在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本難言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反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至大是初無限量至剛是不可撓屈直字即上文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五

三

集說

縮字意是順其自然無害是無作爲以害之要養又要無害下文動長便是害處塞是飽滿之意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乃其效也此一節正言浩然之氣是這般樣子塞於天地則是至大至剛但必直養無害方全得此氣之體段也然此處方欲明其浩然處初未重在所養下文是集義所生者二條方是所養之事浩然之氣本難言也即試言之其爲氣也極盛大初無限量他那力量隨善事都做件又極剛勁不可撓屈隨善處人都止他不得氣之本體如此天人一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本無欠闕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但人不能養之而又害之私意妄作一

向敵了他則大體段故其大者小則者耳誠能順其自然以直
之而又無妄有所作為以害其本體則則大無虧凡天地間無一
不可做無一處不可到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充
塞天地之間而無間矣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是觀貼起來合而有助之意却不是兩物相補助只是一滾發出
來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康統體而言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
用以處此理者也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義
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而只說集義道義是虛底物得這氣觀貼
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無是謂無此氣餒字對充字體不充也謂無
此氣則道義莫為之配便是體不充矣故曰餒也其為氣也配義與
道正言氣之功用無是餒也詩友言以明之耳非就舉之辭也

問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五

其

集義

人能養成剛大之氣而至於塞天地其為氣也又能配義與道觀貼
行勇決而無疑懼也蓋道義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此氣
則見義所當為的便奮然必為而吾心之義制者固之以果決且見
道所當行的便挺然以行而天理之自然者得之以深遠則氣與道
義初不相離卒然臨事助得道義行將去愈覺剛果更無疑滯矣若
無道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
以行之也以此觀之則其所以為浩然者可見矣

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言積善只是件件事要合方自然積得許多生是發生之生是
氣候到自然生不由人力安排得與積善之家養德之義只是說非以
義掩取是氣如才行得一件事合義便如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

可以操筆而來非順理而行有積累工夫者也是字與非字對製字
取字皆與生字對集義是歲月之功義取是一朝一夕之生是月
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此兩句是反覆說猶言是如此非如彼
耳樣是快足一餒字本同皆謂體不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是發
明非義襲而取之意二句又發見義之非外處言子未嘗知義不可
謂指不待於言勿求於心說只是因事以論之耳外義蓋外之而不
求非欲求之於外也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外義故不能
集義以其不知為吾所固有而不復以為事也

浩然之氣固足以配道義然方其養之之始却只要在義上做工夫
不要在氣上做工夫是蓋歲月積久之功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
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以至無欠闕道滿積累既久行之事
事合義而後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自然而生於中者非只是行

問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五

其

集義

事偶然合義勇而為之便可襲取於外以為浩然之氣也豈只行義
偶合於義則其義有未集而不合於義者多矣縱有些子不合道理
心下便不足則氣亦從此不振而索然餒矣是豈可掩襲而取之
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則義之非外面當求也昭昭
矣我故說告子未曾識義正為他說義在於外而不求之故也既以
義為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其所謂先我而不動心者不過
悍然不顧以襲取之而已豈真不動心者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聞其苗之不
長而揠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
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是須把當事做如耕也須把做事玉如求放心也須把

四書本義集註

上

大

宋仁宗

做事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只是集義也正定期待其放之
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勿忘是勿忘集義一言一動
之間皆要合義聽其氣之自充助長是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尚
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已剛毅無可相悅便要發擲去做事
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感即強作之道我不
感便是助長便是要義襲而取也必有事焉心勿忘是論集義正養
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下兩句非是覆解
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則必共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
了不可便要充去只是說未能集義不可便要浩然也有事勿忘便
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長便是說養而無害閑是憂懼是故芒芒是
無知之貌其人是家人病是疲倦其子假苗者之子也趨是疾走植
是枯槁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無
苗者寡矣此一節只是申是集義所生者二節之意

苗者寡矣此一節只是申是集義所生者二節之意

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則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第一在
義上做工夫而勿預期其氣之充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求充則是集
氣之功未至此心但勿忘其以集義爲事不可躁進欲速以助之是
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夫有事而勿忘則氣得所養勿正而勿
助長則氣又無所害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譬如人之於物肯種
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復
而拔之其害也甚矣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愛其苗之不良而拔起
其根使之驟長者芒然歸對家人說今日疲倦矣苗之不長者予
助之畏矣其子趨向田間視之則見苗已枯槁矣是宋人自謂助苗
以長而反爲苗害也未天下之養氣不如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然
以氣爲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若也助氣之畏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上
卷十五

龙

陳長

正如權苗者也。非徒無益於秋而又反害於氣矣。蓋其年長生消易盈易竭。其長而盈也。則發於巖壑而不能自制。其消而竭也。則轉爲退去而不能自持。助長之害何如哉。知助長之害。則知非養莠而廢之矣。知非養莠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重矣。以集義爲害而勿忘勿助。此吾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孟子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誘。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也。詖辭。是偏激之辭。如楊氏之仁。墨氏之義。蔽如遮蔽相似。只見一邊。如楊氏蔽於爲我。墨氏蔽於兼愛。淫辭。是放蕩之辭。說成週遊。浩如陷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邪是邪僻。乃既陷後說底。漸次誇張。一聞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五

邪僻將去。離是離了正道。而自成一家道。是迷道是誘。離後走到底。詖也說不去了。却又自爲一說。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應由親始。辭是因肌。說淫邪遁。四者相因言之失也。蔽陷離窮。四者亦相因。心之失也。被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字。其實說亦有許多樣。蔽亦有許多樣。說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說。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教此政。不止有位者之政。有位無位皆存政也。只是大綱政之與事。猶有子言大事小事一般。先事而後政者。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者。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蓋所謂知言者。則只是到知其蔽陷離窮而已。然蔽陷離窮不止爲言辭之害。又爲政事之害。故兼及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所以明其爲理之必然。非固自矜其言之必

信也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語

公孫丑問說如何謂之知言孟子說人之言語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如理本乎正他如只說得一邊叫做該辭見該辭則知其人之蔽於一偏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輩氏舉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該也又有高談闊論放蕩無底叫做淫辭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而莫知省悟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四旁只管陷入裏面去故漸漸只管說得闊了支蔓淫溢也又有好爲異說新奇詭怪與正論相背的叫做邪辭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乎道幾幾地陷入深處於是一向背却正道開去愈遠遂與正道相離故其辭邪也又有說得不當却支吾躲閃變以求勝的叫做法辭見法辭則知其人已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是說不下去了又却自爲一說故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五

三

孟子

其辭通也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大生此四者我則即辭之若此而知其心之所失者何在也然不特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必且害於其政而所設施之聞大綱必壞矣大綱既壞則其事之條作亦必與之俱壞矣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而斷斷乎其不可易也蓋心之病發於言者即其發於政事者言病則政事亦病也夫既知其發言之病而又知其害之所極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言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亦冥然罔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說辭是言語善爲說辭只是善辭而行是有得於心而見之於行事善言德仁是身有之而言之親切言字輕德行字重辭命是爲命

禪讓草創之之命夫子指孟子此一節皆公孫丑之問也

公孫丑問孟子說知言養氣志齊當抵夫乃問說當初孔子弟子如宰我子貢這兩入說的言語皆能合道理當事情而善爲說辭如冉牛閔子顏淵這三人本有德行故說著身上的道理便親切有味而善言德行數子各有所長如此然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牛閔子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則言語德行兼而有之然猶不敢自任常說我於辭命之事則不能也今夫子既說我能知言便是長於言語又說我善養氣便是長於德行以衆賢所不能兼而夫子兼之以聖人所不敢任而夫子任之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但是何言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五

三

孟子

惡是驚歎之辭此夫子指孔子也不厭不倦須枯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雙雙能氏孟子不敢以聖自當乃驚歎曰以我爲聖是何言也聖人之名莫說我不能當就是孔子也不敢以自任昔子貢問於孔子說夫子道高德厚天下莫及其殆聖人矣乎孔子說聖豈容易得到此非我所能我但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如斯而已元貢曰學而能不厭則又無不考物無不格融會貫通而聖自明於心矣乃所謂智也教而能不倦則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涵養薰陶而澤普及於物乃所謂仁也既仁且智則是體川兼備道大德弘既已優入聖人之域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乎子貢之言如此可見聖人之名雖實有聖德如孔子者猶不敢居況我之學遠不及孔子而子貢擬以爲聖是何言也

昔者精閑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體以喻德一體是得一肢具體是四肢皆具微只是小字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安是處

公孫丑見孟子不致以聖自居又問說昔者止當獨有所聞孔門弟子簡簡都學聖人但其學力不同所得亦異如子夏子游得聖人的文學子張得聖人的威儀都有聖人之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義理完具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為覺微小耳今夫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姑是且舍是置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孟子曰立志欲本取法欲高數子雖賢都亦且置之而勿言此非我

之所欲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避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信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何如是問其所安否不同道言伯夷伊尹與已不同道亦即姑舍是之意也治則進只件說伯夷無治則進之事久是久於其國還是來去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

公孫丑又問說夫子既不欲以孔門諸子自處若伯夷伊尹夫子以之自處當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如上則擇君而事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下則擇民而使之非

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方進而仕世亂則寧退而隱此伯夷之道也如以為事是君則為堯舜之君而何事者非君便是民則為堯舜之民而何使者非民世治也進而仕世亂也進而仕此伊尹之道也若夫出處不繫於一偏行藏惟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則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則止而潔身時可以久即久留而不可以為遲遲時可以速則速去而不可以為倖倖此則孔子之道也此皆前古不愚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吾未能全體而遂行之焉然夷之清尹之任皆有取必之意而本合時中之道若孔子之聖則道全德備不偏於清而未嘗不濟不偏於任而未嘗不任乃我之所願學者也我既願學孔子則我之道即孔子之道而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矣道不同則亦姑舍是

孟子曰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

班是齊等之貌

公孫丑又問說伯夷伊尹與孔子既皆古之聖人則二子之於孔子其德亦若焉然孟子曰伯夷伊尹與孔子不可得而同也自生民以來之聖人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非伯夷伊尹所得而班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同是有同處有是有同君是君而臨之

丑又問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亦有一二之同處與孟子說也有同處以言其德之盛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之這三聖人皆能使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天與人歸一統天下

不假土地申兵之力以言其心之正若使他人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
罪之人不以其義而可以得天下這三聖人皆必不為不肖將一處
之私求壞了這全體也是則三聖之所同也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率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是汗下不平處到上智字說阿是私曲偏言之以則三子之言必
可信耳

公孫丑又問說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孟子說孔子異
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其先孔門弟子已有言之者矣昔宰我子
貢有若這三人諒見高明足以知聖人假使汗下而不尚明亦必不
至阿私其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卷十五

孟子

卷十五

予是率我各賢是勝過的意思蓋語事功也

孟子引宰我之言說自古聖人必以堯舜為稱首以子觀於夫子

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其功在一時後世賢聖之君不作

異端漸熾苟非得夫子祖述堯舜以紹後世則無所依歸以入堯舜

之道今人連堯舜也不識是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

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我之惟在

孔子如此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禮是制度文為乃夏禮殷禮吾能言之禮政是紀綱法度德須兼功

說此語本意是稱王者大概如此說

孟子又引子貢之言說自古聖人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所存之

德固不得而見然而有可知者蓋禮者所以飾政故今日見其人所
遺之禮則可以知其昔日所行之政如禮之尚齊名則其政亦尚禮
之尚文者則其政亦文是也樂者所以彰德故今日聞其所遺之樂
即可以知其昔日所存之德如樂之盡善者必性之之德樂之未盡
善者必反之之德是也現持此法從百世之後以差等百世之王莫
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
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
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也

豈惟民哉與起下夫這裏含簡類字本意只是說民類麒麟鳳鳥山海
用以比況耳故下即承之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以終首一言意誠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五

孟子

卷十五

麒麟是毛蟲之長鳳凰是羽蟲之長理是禮到行潦是道上無源之水

出是南面拔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

承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不必兼麒麟鳳鳥山海

孟子又引有若推尊孔子之言說天地間豈獨民哉如麒麟與走獸

一般是一般是走獸鳳凰與飛鳥一般是一般是飛鳥太山與丘垤一般是一般是土河海與行

潦一般是一般是水其類亦不同也若夫能盡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人類之中而

其類亦未嘗不同也若夫能盡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人類之中而

實高出於人類之上雖處乎羣萃之內而實特起乎羣萃之中聖人

固皆異於凡民然自生民以來則固未有如此之盛若然則孔子其

出類拔萃之尤者哉此有若推尊孔子之言也說三子稱孔子之

則見孔子之聖尤盛於羣聖人而況於伯夷伊尹乎此吾所以斷

之也大抵此章始言知言養氣以明不動心之原來復推尊孔子以

中庸學之意其深斥告子者闢異端也其推尊孔子者承道統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此章大意是辨王霸之所為及其所應欲人之慎於所處也
力是土地甲兵之力假仁是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就是諸侯之長其勢力強大足以把持天下若齊桓晉文是也德非止謂有教民水火之心德字說得闊指平素積善言是自己身上事卻做得來是無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行仁所該亦廣矣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以天理之公言王霸如字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王霸之辨誠偽之分只是德力二字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証王不待大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子

孟子曰王霸之稱其來久矣然其所以名不可不辨如以土地甲兵之九假仁以濟事此是霸者霸者必有簡大國方成得事若無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若夫以躬行心得之德發之於外而行濟人利物之仁此是王者初不待大國蓋其所為全在德上無待於力雖無大國亦足以有為矣湯之行仁以七十里文王之行仁以百里可見其不待大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勝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以力服人者是以力得人之服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雖是足詩是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此節是說人應之其誠偽亦不同上只說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下突說出以力服人以德服人蓋以力假仁中已含簡以力服人意以德行仁中已含

簡以德服人意

王霸之心術不同故人之服之者亦異霸者以力假仁而人服之雖外而順從却不是真心愛慕特屈於力之不足寡不敵衆弱不敵強故不得已而服之也若王者以德行仁而人服之非是勉強服從乃其中心愛慕喜悅發於至誠而無所強也如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而非有各位勢力以驅之也其服之誠如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說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思而不服夫服盡於東南西北則德之所被者廣而服出於心恩則誠之所結者深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心悅誠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此因戰國諸侯惡辱之情而勉之存天理以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子

以還不仁之辱也

仁是行仁晚榮是榮榮辱是恥辱下是卑下之地此亦只是爲下等

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

孟子曰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然榮辱無常惟人所居在仁與不仁而已矣行仁晚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其

恥辱夫不仁爲辱之所由得則惡辱者宜去其所以得之之道矣而今之爲國者莫不有惡辱之心而所爲的却都是不仁之事欲求無辱不可得也是猶惡濕之人不能移居高敞而仍處卑下之地欲求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士則指其人

而言之德是人之所具。下文賢能賢是有德者能是有才者賢者。未嘗無才而德其所長。曰賢自其所長言也。能者未嘗無德而才其所長。曰能自其所長言也。賢者在位。賢也。能者在職。能也。開服是無敵國外患。可以有為之時。及猶汲汲也。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放。相對看。即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明是修明政是政事。刑是刑法。畏是畏服。此一節應仁則求也。新安陳氏

夫處辟而不之惡。則已如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貴重道德而尊有德之士。上之賢者足以正君。普俗則使之居輔弼之位。士之能者足以修政立事。則使之居百司之職。左右旁求而野無遺賢。能畢集而國不空虛。如幸而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可以從容有為。次第整理。則趁這時節。與賢者能者修明其政事。而使大綱小經秩然不能修明其刑法。而使五刑五罰咸適其宜。凡所以遂民生。衛國書本義集說。上五卷十五。元。

民性者皆有以整頓而修舉之。如此則仁矣。仁則邦本以固。則張羅強大之國亦翕然具服而聽命之不暇矣。何樂如之。所謂仁榮者如此。直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黜彼桑土。綢繆廟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是面風鵲鳴之篇。周公所作也。然所謂鳥非指鵲。鵲鳴。鳥之害也。迨是及微。是取桑土。足桑根之皮。綢繆。是纏綿補葺。廟戶。是巢之通氣出入處。于是鳥自謂也。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侮是。侮慢而擊射之。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敵彼桑土。綢繆廟戶。此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雖大國。必畏知道。只說他知道道理。而知治國之道。則在言表。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引詩及孔子之言。是

上文之意。

公作鵲鳴之詩。託為鳥言。說我之為巢。將以蔽風雨而禦患。若然。使陰雨而為之。則無及矣。必趁此大雨未降之時。先取那桑根來補葺巢之廟戶。使堅好完固。則他日雖遇陰雨。亦不動搖。在下之民。寧或有侮我而擊射之者乎。詩人託為鳥言。如此。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大人若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及時而為巢。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詩人之意。正如此。可見其知道也。觀此詩及孔子贊詩之言。則吾所謂仁則榮者。豈不信哉。新安陳氏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放。是自求禍也。

般。施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反。故有般施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放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放。故曰及是時。即所謂國閒。書本義集說。上五卷十五。元。

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之意。般樂怠放。不惟政刑也不惟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般樂是崇。是用矣。自與上文相反。對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新安陳氏

今之諸侯。都沒有憂深慮遠。未雨綢繆之意。見得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便謂可以久安長治。乃及是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放。以偷安把政。事刑法全不整頓。致使國本動搖。人心離散。內憂外患紛然並起。而敗亡隨之矣。這禍患却是自己求來的。又誰咎哉。所謂不仁則辱者如此。直解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此結上文之意。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新安陳氏

大業生於仁。仁由已也。辱生於不仁。不仁亦由已也。仁不仁皆由已出。則榮與辱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新安陳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永言是常常思念之意思配是合命是天命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是商書篇名雖是禍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類是避活是生活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則不可諉於成然之數矣詩大雅文王之篇說為人君者若知天命至重不可以易水反身克已而修德行仁長思與之配合不敢違背則天心降鑒禍福無多福之來乃其自求者矣商書太甲篇說凡禍孽之來若是天之所作如木旱災沴之類出於氣數者猶可以人力挽回而去之若自作不善而致禍孽則為惡得禍乃理之常必至於死亡而不可救矣夫禍曰自求則非無因而得禍孽曰自作則非無因而致禍詩書之所言如此正禍福無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三

自己求之謂也吾所謂仁則樂不仁則辱者豈不益信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天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可以與王者之治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

尊非禮貌之虛美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惡遠色賤貨貴德皆是尊賢之道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此賢有間爾俊傑是才德之異於衆者即賢能也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俊傑在位言在位皆非指克庸劣之徒也

孟子說王政之要在得人心而人心之向背亦視其行政之得失何如耳且如賢能之士乃國家所賴以輔治者使樂而不用則豪傑解體而人心失矣必於賢而後德者降禮以尊敬之能而自才者分任而器使之使才德出衆者皆濟濟在位而不得參於其間則

天下之士聞吾好賢之德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市是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建為九區而朝市左祖右社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後一區為市市字微讀不與廛字相連廛是市宅官為之者本是死字然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法是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謹誹謗是言與服之類皆其法也不廛是不取其廛賦

至於日中為市亦國家所資而通財用者使征求太過則商賈不行而人心失矣必於其市也或逐末者多則量取市地之廛而不更征其所貨之物或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巳雖廛賦亦不取之則天下之商聞吾待商之厚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三

關說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關是凡衆途所會之地立關以限之者蓋逐末者以防逐末者是征其行旅之稅在途曰旅

如關隘之處乃行旅之所往來恐有姦細詐冒固當盤詰若因而擅取貨物豈不失了遠人之心必其於關也則使關吏義察與言與服之人而不征其行旅之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政更相傳告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耕者與市關字一例助是井田什一助耕公田稅是橫稅賦若版賦之類

至農夫乃王政之本國家經費多出其力一概妄取豈不失了農夫之心必修井田之法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吾恤農之政更相傳告而願耕於其野矣

經 167-175

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此屋即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願受一屋而爲氓之屋也市廛而不征法而不磨之屋是活字此屋字是死字前主商言此主民言天是一夫自賦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里之布是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夫字內附有家字布字內附有征字一夫自賦之稅粟米之征也一家力役之征則力役之征也出士徒車禁給衛役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布縷之征也先王之法宅不種桑麻者割之使出一百二十五家之布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罰之使出一夫自賦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都是先王所設以齊游惰之法非常制也今戰國一切取之不問其宅之可種不可種與業之有無不以爲罰乃以爲賦非先王之法也氓即是民

四書本義集註

上孟卷十五

聖

若夫大夫家之征與一里之布皆先王所設以罰游惰之民者市宅之民已有了屋稅的不復征其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同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信是實天吏者天吏之也慶典存古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上五條是備舉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則言當時人君誠能行此者也

王者之政能使士農商旅無不歸心其明效大驗有如此特思今之人君不能善實舉行耳誠能實心行實政將這五件一一見諸施行則政事修明德澤周備不但本國之民歡欣鼓舞以爲君即鄰國之民亦皆心悅誠服仰之若父性而願立其朝誠其市山其路耕其

野爲之氓矣天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就是我之子弟一般那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分明是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誰肯替他出力用命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其事者也這等樣人心歸屬則人不能制我而我常可以制人天下誰能敵之無敵於天下者是乃奉天命而爲天吏者也謂之天吏則凡通天害民之國皆得而誅伐之將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可以王於天下矣借曰不王斷未有是理也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心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所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五節併言義禮智各有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因發處察議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重在擴充上大抵此章亦如仁則弟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二章皆爲當時諸侯而發

四書本義集註

上孟卷十五

聖

不忍人忍字是反宅不忍加惡於人也不忍即是忍則非仁性中不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惻隱好生之念不忍加惡於人這叫做不忍人之心聖人非有餘而衆人非不足也蓋天地生物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有不慈愛惻憫之心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心而今便教單獨只一箇人也自有此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斯猶此也是自然能充者也看斯字最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云

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為先王詳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察議而推之政事之間

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雖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

充廣自然流出更無差過矣如不忍人之失養也便為之制田里教

樹畜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也便為之設學校明禮義以復其性

皆真心自然無矯飾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得以老老

幼幼而各得其所天下雖大治之此心而有餘矣豈不可運之掌上

錢直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

附書本義集說

乍猶忽也是驟然看見孺子也未有知之小子憐傷是驚動之動

是傷之切隱是痛之深怵惕惻隱則不忍人之心之目也內交是

結交要譽是干譽惡其聲只用避不仁之各說倉卒之間無要譽

義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所以見其必有也蓋非人所固有則有

見之聞不能發動如此之速故遂承之曰由是觀之

我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蓋人情於他容隱之

容可安排矯飾惟是卒然感觸著不得一毫思慮的去處便是本

心發見處今有人驟然見一無知孺子將入於井無說親疎厚薄

賢愚不肖其心皆為之怵惕而驚動不寧惻隱而傷痛甚切蓋

目激於衷其真心自然呈露有不容已者道不是要交結那孺子

父是使之感激而為之也亦不是求鄉黨朋友稱譽他而為之也亦

不是怕人非議此不仁之名而為之也方乍見孺子時也者乎

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到一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夫以不

忍人之心其發也一無所為如此然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果是人

人同具不獨先王有之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惻方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

痛比惻更深是恥已之不善惡是憎人之不善辭是辭已之物讓

是讓與他人是非是活字是其所非其所非也羞惡辭讓是非

與惻隱並說但仁是總名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皆是自

惻隱中發出來惟有是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曾動

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非人也所以明其必

有而使之反求之於已也

附書本義集說

乍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又發之自然不待勉為

來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斷斷乎其然矣蓋好生惡死人之同

未有可傷可痛之事交於前而悲傷哀憫之心不動於中者若無

隱之心則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惟有惻隱之心方自然有

羞惡方自然有恭敬方自然有是非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

有羞惡之心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

端是頭緒譬之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

內則緒何由而出見於外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紛紜而上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自是惟仁義禮智自是性心是統性情者故惻隱羞惡之

心

雖亦曰心也。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發是已發底端倪。仁義禮智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也。說惻隱羞惡辭讓是其而曰仁義禮智之端者。以其惻隱羞惡辭讓是其知。其有仁義禮智。言情而歸之性。則性之善可知矣。淵

宅陳氏

然此四者之心。所以感而遂通。窮而即應者為何。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而發之於情者耳。發四者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只是一物。所以外邊發動。其中便應。如孺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此乃仁之端緒也。如賊謂

則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美

則書本義集說

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此乃禮之端緒也。如進也。如妍媸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非之心形。此乃智之端緒也。如

則其感於物也。又安有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哉。故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朱子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是手足。人之有是四端二句。是起下自賊賊其君之意。蓋以見其必有也。意尤明切。賊是害。謂其君不能者。不能勉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為仁義禮智之端矣。然這四端非本無。而暫有者。人有這心。決然有這四端。就如人有這身。決然有這四體。天下無四體不備之人。則亦豈有四端不備之人乎。既是人皆有之。則人皆能之矣。故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是置其身於不善之地。

而自害者也。或謂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害其君者也。為人臣者。固不忍薄待其君。而自愛其身者。亦豈可自處於薄哉。孟子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知字只帶擴充說。與始然始達字相應。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了。如已到地頭。相似皆擴而充之。是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中間矣。字文意不斷。火始然。是不可遏。泉始達。是涓涓流而不絕。能充是滿其本然之量。事事皆能充滿。慊足無少欠闕。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自國及天下。足以保四海。便是充得盡。苟能充之。是不忍人之心。而能察識擴充之。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至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朱子

則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三

則書本義集說

四端為人之所必有。但人多為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若使凡有四端於我者。皆能察識其心。知得擴充的道理。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擴而為義。為禮為智。亦皆如此。於四者知皆擴而充之。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如火之始然。而不可撲滅。泉之始達。而無所壅遏。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苟能因此而遂充之。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以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以至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明。舉四海之大。皆闢吾一心之中。自足以保之。而無疆苟其量未充。則仁義禮智終非已有。於孝之道。必且有所未盡。雖至

親若父族亦不足以事之而況於四海乎古之先王所以始於謀親

終焉四海者惟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傷人函人唯恐傷人至

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敬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也

矢人是造箭的人函人是造甲的人至是前章的匠是造棺槨的術

是術此處只借以術之當推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孟子曰懼惡之心人皆有之矢人之本心豈固不仁於函人哉其初

一而已矣但矢人造箭惟恐傷人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造甲惟恐

之堅而至於傷人不但這兩樣人那巫者以所祔為事常利人之

生匠者以速棺槨為事常利人之死是矢人匠者之心豈不仁於函

人巫者之心乃其術業使之然也故術之在人關係甚大習於仁則

仁習於不仁則不仁人之術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而得美乎仁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之樂而不仁是不智也

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孟子引之以証擇術故論不

同會野是就人分上指出天說安是安穩樂是止莫之親言鄰人恒

止之見得是自不為意夫仁天之尊爵以下是孟子釋孔子擇不處

仁得智也

所擇惟何曰仁而已孔子田里有仁厚之俗者稱以為美大擇所以

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孔子之言如此何也蓋謂夫仁也者自

天之所與而為天之尊爵也凡受之於人而欲得之者非

尊爵而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居五常百行之上得之最先而所獲最

廣豈非天之尊爵乎自其在人而欲則為人之安宅也凡居於地而

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而仁則為本心之德有天然自德之安人

欲陷溺之危人常當在其中而萬物莫能危之豈非人之安宅乎

安宅是已自有自人皆可處本非他人之所能止者而乃不知

擇而處之則取舍之分不明而是非之心已失矣此乃所以為不智

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出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

恥為矢也

不智是益以不智無禮無義出於不知禮義之所任人役是為人

役使仰小國役大國之役恥為弓矢言不可免也自人役而恥為

以下皆是激而進之之辭

夫仁義禮智乃人之四德本是相因者也若擇術而不處於仁則

欲日蔽本心日昏而益以不智矣不智則不復知禮義之所任而

必起禍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是災所與之良皆皆無一有之

於身而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則亦不免於為人役而恥為人役

而乃恥為所役猶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雖恥為之而不得

不為也

如取之莫如為仁

為仁是勉於仁前章貴德而尊士而則為仁之事也不言智禮義

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如知人役之可恥而必求所以免之豈有他術哉亦惟反其不仁而

為仁耳所尊者天爵始可去卑而為尊所居者安宅始可易危而為

安自強之計無出於此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此示以為仁由已之意使自勉也反求諸已修德自強也本文則

射者

然仁亦豈待於外求哉求在我而已矣蓋仁者之於仁就如射者之於射一般射者必內正其志外直其體然後發矢若發而不中不怨那勝已者惟反求諸身以爲吾志容有不正吾體容有不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爲仁由已而不由人何以異此蓋仁本固有一反求而仁無不在仁統四端一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該矣何患爲人役哉此釋術者所以必勉於仁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切無使此之聞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而已者有以及於人

喜是喜其得聞而改之

孟子說古之聖賢其樂善之誠皆同而分量之大小則異聖賢門弟子有子路者是勇於自修的人其心惟恐己之不善至於不知而不

能曉故人家說他的過失便欣然喜愛以爲幸而可改也其勇於自修如此

長聞善言則拜

拜是拜而受之

夏王大禹是不自滿假的大其心惟恐人之有善雖於不聞而不能行故聞一善言凡有益於身心有利於國家者便肅然拜受以爲幸而可行也蓋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即至誠屈已拜而受之如此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大舜是虞舜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協作舜之善與人同是把這善做公共底物不做在己底也不做在人底乃是

天下之善辭把他做人與己之所同取於人以爲善是與見於行此意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須兼言行舍已從人二句即善與人同之日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衷衷無間如此

問過則喜聞善則喜其樂善之心同皆一出於誠然本見善之在人而人已未能兩忘形迹未能盡泯也至若夫言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焉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間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推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也如或見得己之善未至十分人有勝於己者便舍而從之直欲求到至善地位蓋不知善之在己也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是所謂善與人同也其規模氣象之廣大視喜聞過拜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陶是燒造瓦器是捕魚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是說他平生爲人都是如此

且舜之樂取於人而爲善非特一時爲然從那側陋之日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至登庸而爲天子一生所行只是取諸人以爲善或聞一善言或見一善行不同其出於舜堯出於岳牧莫非其所並取而兼用之者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與人爲善是孟子就舜取諸人以爲善上看此意再疊一句以發明之可本意只是取人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則

因而張大其事也

夫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雖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然天下有善而

以見取為榮自然益顯於善天下有不善的以不見取為恥也推

而為善則人之勤由我之取之是與人為善者也因吾取人之善以

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已成物之事與有知

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者君子之善洗大於此哉夫舜事優於禹

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故必先忘私意

已然後能漸如聖人之與人自然至公而無私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

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

而至于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恐其為彼所污如者則衣朝冠坐於塗

炭的一般有不能一息安者其惡德之嚴如此推他道惡德之心莫

說其惡惡人不肯近他自思就是與鄉里常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小

失禮耳要未必惡也他也看做不好的人必望望然去之若將汚累

及已而還之惟恐其不速也惟是之故所以當時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卑禮屈節而至者初無少失禮然以辭命雖善其人未必善也他

也必不肯受所以不受也者蓋其心視天下無可事之君無可立之

朝故不以就之為潔而浼浼於就也伯夷所以為聖之清者如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既窮而

不憚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祖祿祿程於我爾爾焉能浼我哉故由

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

已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而不以為累其進而事汗君為小官也亦不自隱存已之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於遺佚既窮矣然雖為人所放棄而亦無所怨甚至於困窮而亦無所憂蓋其坦夷平易超然於進退榮辱之外者如此故其自言曰爾自為爾我自為我原不相關雖祖褐裸裎無礙於我側亦爾之自失耳焉能汗浹及我哉惟其曰不能浹我故常由由然與之就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其欲去之際或留而止之則亦止也其所以援而止之而止者是視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居之官無不可處之衆故不必以去為潔而汲汲於去也柳下惠所以為聖之和者如此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是狹窄不恭是簡慢不由是不由其道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四

新刊

此只二子所行已有弊矣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曰道惟中則無弊伯夷雖是聖之清然既專於清則有當和處亦不能為和矣其弊則侯隘柳下惠雖是聖之和然既專於和則有當清處亦不能為清而視一世只和光同塵矣其弊則不恭惟其隘與不恭則不合乎中庸君子不由其道也學者當知戒夷惠之失矣

新安陳氏

白駒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六

堯山 徐養元弟長甫手輯

男徐

靖子寧

謝駿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此章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天時是時日支十五行上相孤虛之屬地利是險阻城池之固人和是得民心之和不離城也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

孟子說守國用兵之要有三時日支上吉內占候叫做天時山川城郭險隘可守叫做地利民心歸附上下相親叫做人和三者本不可闕一然以輕重論之天時雖足取勝然其理難測不如地利之可恃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一

新刊

地利雖足自守然其險亦難憑又不如人和之可恃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是城之小者郭是外城七里之郭之小者環是圍得天時是偏

天時之善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

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彼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云小矣然或以

其少有憑依故敵人四面環攻亦不能勝者夫環而攻之曠日持

久其間豈無支干王相遇者天時之善的然而終不能勝者以城郭

之據險阻而且堅固也是可見天時之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地利委是乘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

如何見地利不如人和且如敵人來攻我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足以禦敵非不堅利也米粟足以養兵非不多也然不得民心民不為守將這城池兵糧委棄而去君亦安得而保有之此可見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是限制城民居民也不以是金不以是得道言為國得其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而尊上與施仁政於民也助是効力其助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愛成也至是極處順是從此條重在得道多助一句其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專言得人和之所以在得道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二

留侯論

觀地利不如人和則知國家所重惟在得民心而已所以說人君要服制居民不在封疆境界要固守社稷不在山谿險阻要戰勝攻取威服天下不在兵甲堅利只在民心向背何如耳誠使行仁義之道而思惠及民則民心有所固結莫不親上死長樂為効力而扶助之者多矣如或失仁義之道而舉措乖方則民心無所繫屬莫不幸災樂禍渙然瓦解而扶助之者寡矣寡助之至親戚失了人心其極必至於眾叛親離豈特國人叛之雖親戚至近亦相率背而去之況其遠者乎多助之至既得了人心其極必至於近悅遠來豈特國人助之雖天下至大也都舉其德教翕然扶順而從之況其近者乎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節是說人和之可戰以終上文之意

而言則是以至仁代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為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者也故君子有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矣非惟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而亦無恃於地利更無拘於天時也此可見有國者當務得於人和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亦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直陳陳言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上為賢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三

留侯論

王王初不知乃使人來召孟子孟子說寡人初意若要自來就見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當風來朝將欲力疾臨視朝固以得見夫子不識夫子肯來使寡人得一見否乎孟子之意則以為我自往朝則非往召猶可也今既有召命而往則是賓師應召矣所以執而不往亦託疾以對曰我初意亦不欲朝見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蓋不顯言其非而亦不往應其召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可

東郭氏是齊大夫家昔者是昨日或者疑辭

託疾之大日便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說夫子昨日方以疾辭今日便以弔出則自明為託疾矣無乃不可乎蓋不知孟子者也故孟子亦不必以本意告之而但曰昨日有疾故不能

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弔如之何不弔乎

子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使人問疾醫來是遣人問疾將醫來也孟仲子是孟子之從昆弟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讓辭也憂病也要是無聞

王不知孟子之非病而使人問疾又使醫來治其疾使孟仲子知孟子之心則言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不乃權辭以對使者曰昔者有王命之召吾夫子適有采薪之憂而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於朝矣我不識此時能至朝否乎孟仲子既飾辭以對使者恐孟子不知乃使數人要孟子於路說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六 四 欲以實已之言也 孟子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是齊大夫景是姓丑是名氏指其家而言景子即景丑人之大倫非以父子君臣爲夫婦長幼朋友而言此特舉父子君臣而言之耳惡是歎辭是何言也言謂我爲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已非不敬王也堯舜之道上仁義言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見其以堯舜望其君所以爲敬也

人仲子更其必朝矣孟子之心矣孟子欲歸則以仲子之要而勢有

不獲欲往則以齊王之召而義有不可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丑乃貴備孟子說人之處世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倫自有生民以來不可廢也父子以情相愛故主於恩君臣以禮相接故主於敬人人各有當盡的道理今丑見王之待子可謂敬盡禮矣乃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倫何哉孟子因歎息說恐以我爲不敬王是何言也大凡人臣敬君自有正大道理不在儀節上周旋如今齊人都無有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的事其心以爲是何足與言仁義云爾外若敬其君熱心實薄之是以凡庸待其君而不以堯舜望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則以仁義與王言而非堯舜仁義之道則不敢以陳說於王前

其所以望於王者不亦遠且大乎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者不相似然

不果是不果行禮 孟子 景子曰否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經上說父有召命則唯而不諾人臣聞君有召命則不俟駕而行是急趨君命者乃禮之當然也今子不將朝王既聞王命乃反稱疾不果行與此不俟駕之禮若不同以是爲不敬也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賓師之不與臣同也

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與富對說

得有其一以優其二哉

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不以三公易其介故與爵對說辭只兩字其意則重在仁義蓋富爵之與仁義自是抵對不過也據恨也少也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或一道理是或別有一種道理天下有達尊三以下是解曾子所言之意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也輔世只是濟世如云輔之翼之以左右民長如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卿大夫皆說得長民非長者之長也皆就人臣之分言德便是仁義二句所以申上論商德所以爲天下之達尊耳各自爲說不必以相值之時言

孟子曰子以不是召爲不敬然我今所言曾謂是與我之所以不應召者以王之與我不可召也昔曾子嘗說當楚大國其富誠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富之不祿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不爵而貴是天下之至貴者在我也彼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六

有餘而我非不足吾何憐於彼哉曾子之言如此斯言也大違不介於義而曾子言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者有三爵位尊貴的是樣年齒高大的是一樣道德充備的是樣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以卑承尊那時只以爵爲重故爵爲一達尊在鄉黨之間長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時只以齒爲重故齒爲一達尊至於輔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長率萬民而致先覺之化此惟有仁義之德者能之那時只以德爲重故德爲一達尊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此所以不憐於彼也夫天下有三達尊今齒德二者皆在我而王僅有爵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然則王之不當召我也明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是大有作爲非常之君須看一將字不召之臣是不召召之臣但要主人君言不可說做不召乎臣不召之意在其中欲有謀焉則就之帶上文說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不如是

指不召而謀焉則就之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非尊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

我謂王不當召我者非故自爲尊大也亦以人君國治之要在尊德樂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將欲興建太平而大有爲於天下則必屈已下賢隆禮待士而有所不敢召之臣如其於君德治道欲有所諮詢於民情政事欲有所商榷則必枉駕就見而親訪之此所謂不召之禮也夫以王公之尊豈敢屈身於匹夫之賤哉只爲尊德樂道樂其道必如是乃可有爲若不如是其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爲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七

也此大有爲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後委任之耳不是先以之爲師了然後以之爲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辭亦不重在臣字

不如是其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爲故湯之於伊尹從受學焉而後任之是湯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王桓公有爲矣桓公之於管仲亦從受學焉而後任之是桓公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霸斯亦大有爲矣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是地醜言無一人能關土地德以所就功業言德齊言無一人

能齊發有焉尚是過所教是聽從於已可役使者所受教是已之願從學者也。朱子

今天下之君其土地之所有皆同其功德之所就亦同無一人能開土地建功業大有為而高出於等輩者無他故也以其所好臣彼趨走承順為已所教之人而不好臣彼抱道自重為已所受教之人也不計臣其受教則是無不召之臣矣此則所以地隨德齊而不能大有所為也。漢說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是孟子自謂。朱子

然則我之不可召也亦明矣夫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未嘗敢召之來見也伊尹元聖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八

留耕堂

耳尚且不可召而況不屑為管仲者顧可召而見之乎蓋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學者曾子之學輔世長民之德無歡於晉楚堯舜仁義之道獨陳於王前方將卑管仲於不足為而顧託疾以召之是待我不若管仲也我豈可輕於往見哉。直解

陳蔡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此章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義而已。尹氏

兼金是好金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是百鎰。朱子

陳蔡問說前日夫子在齊齊王餽以兼金百鎰乃固辭之而不受及在宋有七十鎰之餽則受之而不辭在薛有五十鎰之餽則又受之而不辭夫同一餽也受則皆受不受則皆不受而夫子則有受有不

受焉若以前日之不受齊餽為是則今日之受宋薛之餽不免為矯激此廉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餽為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餽不免為矯激此是彼非不能兩立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漢說

孟子曰皆是也

主於義言故曰皆是不必說出皆是義也陳蔡之間只有是字無義字。朱子

孟子說辭受乃君子立身之大節應辭應受只有道理上何如不可苟也我今辭齊之餽不是矯激乃辭所當辭受宋薛之餽不是矯激乃受所當受皆是而無非也。漢說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贖贖予何為不受

贖是送行者贈賄之辭辭是致餽之辭。直解

何以言之我當在宋時將去之他國有遠方之行夫人有遠行原自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九

留耕堂

有餽送之餽以為道途之費是禮之當然也宋君致餽之辭說是為我遠行故來餽是則餽我為有名矣彼以禮來予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是我受宋之餽未為不是也。直解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有戒心是有戒備不虞之心聞戒是聞有戒心為兵餽謂以金餽孟子為兵餽。朱子

我當在薛之時偶遇者軍旅之事方有戒備不虞之心薛君致餽之辭說是聞我方有戒心故為兵餽事來餽則餽我亦有名矣彼以禮來我又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此我受薛之餽亦未為不是也。直解

若於齊則未有贖也無贖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此是處物為義之處言在齊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貨之謂以物賈之也從餌以去則為貨取矣兩貨字皆是活字取是羅致之惡趣受

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朱子

若前日在齊則既無遠行之役又無不虞之警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懷惠也焉有守義之君子可以貨結其心而收致之乎此吾於齊之餽所以不受也是則在之受者以義所當受也其不受者以義所不當受也受不受皆適於義故曰皆是也。朱子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

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

平陸是齊下邑大夫是邑宰戰是有枝之兵單枝曰戈雙枝曰戟士是戰士伍是行列軍法以五人爲伍而以下士一人爲之長則持戟之十伍長之十也失伍是不在伍去之是殺之。趙註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十

孟子

孟子在齊曾到平陸地方見其年歲饑荒民多死徙因謂其大夫孔距心說似你這持戟的軍士設若於行師之時一日之間三離其伍則以軍法誅之否乎距心說失伍離去法所必誅一次且不可寬待待於三失伍心未知孟子察問之意故直以士之職守爲言也。趙註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上之失伍也凶年說得如木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饑是病轉是轉尸於溝壑溝壑長壑深皆有水處距心是大夫名所得爲是所得專爲。朱子

孟子曰官守之不可失職猶戰士之不可失伍也如今看象子之失職職守如軍士之失伍也亦多矣蓋國家設官分職象以爲民必使民無失所方爲稱職如今這凶荒饑饉的年歲看這境內百姓飢

餓愁苦生計無聊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動移展轉僵仆死在溝壑之中有那年力強壯的拋棄家業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這等的

不知幾千人矣是子之失伍也不亦多乎距心猶未知其罪乃說民之死徙距心非不知憫恤但事有不能自由者如倉庫府庫非奉命不敢發賦稅征輸非奉命不收納此乃上之責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距心此言蓋徒知事權之在上而不知職任之在已矣。趙註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道牧字是指畜養牛羊說求牧這牧字是指牧放的地土說

趙註

草場也是就地食草者芻是刈去之草凡養畜日哺飼之以牧夜則飼之以芻也反是交還其人是主人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敢爲臣而去何爲立視民之死也距心之罪是自知不得其職之罪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士

孟子

孟子因距心誤罪於上故責之曰子亦難以不得自專之故而辭其失職之罪也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人受了人的牛羊替他牧養者則必問那主人求了牧放的地土與那餵養的草料才好替他牧養假使求牧與芻而不得還是把這牛羊交還主人脫身而去乎抑亦立視牛羊之死而不顧乎此必反諸其人無立視其死之理矣今子受王命而爲之治平陸就如受人之牛羊一般遇着凶荒便當請於上設法賑濟若請而不許就如求牧與芻而不得的一般便當致其事而去之今既不能養又不能去還守著這官看著百姓餓死則與立視牛羊之死者無異矣是誰之過與大夫至此乃悟曰爲君牧民而不盡其事不得自專而不致其事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得而辭者也。朱子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

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縣為都。是治都知是議孔是姓。誦是言為王誦之。

是誦已與距心言及距心之答已二段。此句是記述之言。非孟子

曰為王誦之也。寡人之罪。王知本之在已。故任其罪也。

孟子既以臣之失職責備距心。使之知罪矣。又欲因此警悟齊王。故

他日自平陸之齊。來見齊王。說王之舉臣為治於都邑者。臣識五人

焉。五人之中能自知其罪者。獨平陸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將前日

所以切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之言。一為王誦之。蓋欲使王

知的外邊百姓這等流離困苦。做有司的這等掣肘難行。庶幾王心

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其咎。說人君職在養民為臣者。不過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耳。使寡人能行仁政。那有司自然奉行。何至失職令百

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緣寡人不能興發補助。以至於此。實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十一

皆寡人之罪也。夫孟子聖明辭達。長於譬喻。一害之聞。而能使齊之

君臣舉知其罪如此。惜乎其悅而不釋。從而不改。此齊之所以止於

齊也。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

月矣。未可以言與。

此章言君子出處進退。各有其道也。

蚘鼃是齊大夫靈丘。是齊下邑。士師是治獄之官。似是所為近似有

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則罰之不中者。

齊臣有蚘鼃者。嘗辭靈丘大夫之命。而請為士師。蓋職當刑罰。而有

諫諍之責者也。孟子以職事諷之。說子之辭靈丘而願請為士師。其

所為近似有理也。所以近似者。正為士師司刑罰而又近王。王之刑罰

不中。則可以為已責而言之也。本為可以言而請士師。一得士師則

當即有所言也。今既數月矣。豈王之刑罰皆中。而未可以言與。居社

官之地。有當言之責。而猶默然無所建明。此吾所未解也。

蚘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為臣而去。是推其事而還之。

孟子只激蚘鼃使言。未嘗教他去。乃蚘鼃因孟子之言。感動乃進諫。

齊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職事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者矣。

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然蚘鼃之去。實孟子激之。故齊人譏孟子說。蚘鼃因孟子之言而進

諫。其諫為忠。諫諍不行而遂去。其去為明決。孟子為蚘鼃曲成其美。

則誠善矣。然孟子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自為身計。乃不若蚘鼃明

於為人。而關於自為。則吾不知其何說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三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

公都子以齊人語告孟子。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

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是以官為守者。言責。是以言為責者。進退。即去就也。進字對退

字。生綽綽有餘也。綽綽是寬裕的模樣。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此時

孟子未嘗為難於齊。

孟子說君子出處進退。各自有一種道理。齊人豈足以知我哉。吾聞

有言人臣分理政事。如禮樂刑罰。各有職掌。這是以官為守者。修其

職。乃可以居其官。若若不信任。事多掣肘而難行。於職業當處的。都

不得盡道等。不去。是貪位慕祿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職。則去。人臣事

引陳詳凡利病得失皆許直言的這是以言爲責者蓋其言乃可以任其責若君不聽從言雖苦口而不入於議論當行的都不得行這等不去是嫌合取容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言則去祗處爲士師得以進諫正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進退之義當然也若我於齊既不是分理政事以官爲守又不是專司諫諍以言爲責道合則留可以進而違不合則去可以退而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綽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祗處之去而議我也蓋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思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與爲臣者不同故其自處之重如此此非齊人之所知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甚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孟子

朱子

此章言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朱子爲卿不必全是客卿但爲不受聘與他卿終是不同蓋齊卿也驪是齊之讒人有寵於齊後爲右師輔行是副使反是往而還行是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嚴驪氏孟子爲卿於齊遇滕國有喪齊王以孟子爲使往弔禮孟子驪爲卿而實賓師也齊王之意特欲借孟子以爲重又使治葺之大夫王驪爲副使輔佐其行這王驪是一箇佞倖之臣孟子平日所不取者故同行在途王驪雖朝夕進見往反齊滕之路就是出使的儀文禮節也不曾與他計議蓋不願與之相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之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驪蓋驪以行故曰齊卿既已或是有言有可已治之矣

公孫丑不知孟子待王驪之意故疑而問說凡人之相與若勢分絕或周旋不交則言有不能盡者今王驪仕爲大夫攝使事以佐天子其位不爲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爲近矣名位相與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同行日久又非舍毫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於此亦有難於顯言者故托辭以答之曰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職固不齊驪處固不容不與言而正之夫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安矣又何須更與之言哉此雖託辭然亦可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也

○孟子自齊驛於魯反於齊止於龐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此章言孝必盡心體禮之喻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孟子

朱子

孟子弟子敦匠事是董治作棺之事嚴是急木是棺木美是太美孟子爲卿於齊有母之喪自齊歸葬於魯既葬又自魯國而反於齊到龐地方止宿充虞請問說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治作棺之事那時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正嚴急有疑而不取請今願竊有請也棺木似乎太美然治喪恐不必若是其過厚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是厚薄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槨稱之是與棺相稱棺七十則槨亦七十也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自天子達於庶人是厚薄皆然直字帶下讀視美是爲人觀視之美

孟子說喪葬之從厚其來久矣夏商以前禮制未備其棺槨的尺寸

隨人製造原無一定之式至中古時周公定為喪葬之禮才有棺制
度棺木許厚七寸槨亦與之相等自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
累之數墳墓之飾有異耳非直以為人觀視之美好也蓋欲其堅厚
以歷久遠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而已蓋人子受親之心本是無
窮而送終之禮尤為大事於此不厚則必貽悔於後日抱恨於終天
此心如何盡得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悅是心裏快足的意思得之正指先王之制
便是棺七寸槨稱之有財是力可為蓋制雖得為而財不足亦不能
如制故故言之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有財不然者言其不如是
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夫孝子之欲厚送親或王制所禁不得用之固不得以盡其心而為
愧若貧乏無財則亦不得以盡其心而為愧若夫禮得用之而財又
足以備之此正人子可以為悅之時於此而不用其情為平用其情
從古以來皆用厚槨人都是如此我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何
獨不如此而忍於薄待其親哉是棺槨之笑亦猶行古之道也虞也
何疑之有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侵乎
此猶為也化者是死者生變而為死故曰化猶通者膚是肌膚侵是
侵也
且為死者無使土得以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而無所
恨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以儉為也不以天下儉其親是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薄於吾親
言事親竭其力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蓋孝子仁人之用心正在此耳天理當如是
勢又當如是而或不如是則是儉其親矣吾聞君子送終之禮必誠
必信惟恐一有不慎為終身之悔雖天下可愛惜之物亦不為之愛
惜在父母身上減省而有不盡其心也吾之致美於木亦不忍儉於
其親耳奈何以過厚為疑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喻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喻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
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此章言燕不義者必須聖賢也

沈同是齊臣以私問是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子喻是燕王子之是
燕相仕是為官子謂沈同也士即從仕之人
當時燕王子喻感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之君臣欲
乘其亂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已意私問孟子說燕國亂矣舉兵伐之
可與固未問以齊伐燕為何如也孟子據理答之曰何以見其可
也夫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喻不得私與人以燕
在子之不得私受燕於子喻時如有仕宦之人於此平日你喜悅他
却不請命於王就把你的祿秩官爵私自與他他仕宦的人也不
奉有王命就私受祿爵於你於理可乎子喻子之以圖私相授受何
以異於以祿爵而私相授受者夫不可與而與之則子喻為有罪矣
不可受而受之則子之為有罪矣此燕之所以可伐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

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未也只是言未實然是然其言天吏是奉行天討之君天所命者如湯武是也士師是專理刑獄君所命者以燕伐燕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燕有可伐之罪若有明王在上或湯武爲侯伯法在所伐孟子當日擊燕事付中亦準擬其可與問罪之師矣然至於所以伐燕者亦必有道齊不能修其內治使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固未可與議此也乃得孟子之言而伐燕是伐燕之舉似成於孟子之言矣故或人問

說聞夫子勸齊伐燕果有是事乎孟子曰未嘗勸之也而謂我勸之者亦有由也彼沈同嘗問燕可伐與夫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吾固直以可伐之罪告之曰可彼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六 以我之言爲然不復再問而遽伐之也彼如再問那箇可以伐之則我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諒討有罪的天吏纔可伐之切非

天吏是以舉以舉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說道有罪之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再問那箇可以殺之則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專理刑獄的士師纔可殺之功非士師則不免於擅

殺之罪矣亦不可也今燕雖爲可伐之國而齊則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吾何爲而勸之哉蓋孟子不會教齊不伐亦

不會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使果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沈同安曉此理故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以伐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怨於子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故自愛者必以古義爲準而愛人者必

不可效今之人也 是說 畔是背叛齊被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意是慙愧無顏見孟子

齊人伐燕之時孟子嘗告之曰王欲取之當視燕民之忱及其破燕之後又嘗告之曰王速出令以安燕民之心而齊人皆不聽及燕人

不服共立燕太子平爲王畔了齊國齊王乃與蔡臣說孟子勸我當順民心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聽他的言語今燕人背畔是我不用忠言之過心甚慙愧無顏面見得孟子將如之何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是齊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弟名鮮監是管理國事解是欲以此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九 說孟子陳賈意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與

王曰怨於孟子道是齊王悔悟的良心羣臣若能將順而誘掖之亦爲善之機也乃齊臣有簡陳賈是阿諛小人不能將順其美且教之以文飾其非乃對齊王說何必以此爲患臣且問王王自家付度與

古之周公孰仁且智齊王驚嘆說惡道是何言周公乃古之聖人我何敢比他陳賈乃舉周公的事來說王以周公爲仁且智非後人所及不知周公於仁智也有不能完全的去處當時武王克商殺紂立

紂子武庚而使其兄管叔去監守武庚之國後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遂與武庚同謀以殷畔周公討而誅之假使周公預知管叔之必畔故意教他去監國是驅之使陷於罪忍心害理這便是

不仁假使不知管叔之將畔誤教他去監國是親兄之惡尚不能

知這便是不智這等看來仁智二字雖以周公之聖尚自不能兼並而況於王乎燕人之畔正不必以此爲慰也賈請往見孟子以周公爲辭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安乎

過是謬誤不智之過也安是安有過周公之過天理人情所不能免之過故曰不亦安乎明其不幸不是說周公無過也

陳賈欲借周公以釋王之愆因往見孟子問說周公何如人也孟子

說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陳賈因問說周公使管叔往監武庚

之國管叔反與武庚同謀以殷畔周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說史書

所載誠有此事陳賈乃故意問說周公用管叔之時亦預先知道他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子

將畔而使之與孟子說周公若知管叔將畔豈肯使之以理度之

是不會先知也陳賈因借此發問說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周公既

是聖人安無過失乃不免用差人然則聖人且有過與孟子說

人豈可輕議但遇著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處亦或涉於過差而

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當諒其身之所處何如耳周公於管叔爲弟

也管叔於周公爲兄也當初只道他是王室至親故以愛兄之心

信而任之是不料其至於此也使周公逆料其將畔是果何心哉惟

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然則周公於是不亦

宜有過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順是順從之順過既順只依他做去更不更改便是順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至爲之辭只是申過則改之二句意今之君子

非真君子也不必諱指其亦不必說指王只是泛論而寓責賈之意

爲兄賈特地提必此議論於他面前講必有箇來頭心是恁貌度他

故綴以此語也賈意只微說說更即是改民皆見之民皆仰之亦

全就君子身上說辭是爲之辭爲字讀平聲改是君子自改順是

君子自願辭是君子自辭故爲字不讀去聲

聖人之有過與常人之不宐有過而有過者固自不同豈可以聖人

之過藉口而強自解釋哉且古之君子雖有一時意慮不及偶然而

錯了的却能自認其過改從那好的一邊去不肯護短如今的人有

過則憚於自改就順着那差錯的一邊去不肯認錯古之君子當其

有過也明白示人無一毫遮飾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子

莫不望見及其改過復於無過就如那日月復明的一般依舊光明

圓滿天下之人莫不勝仰這樣心事何等明白正大即有一時之過

亦安足以病之至於今之君子豈惟順從其過不肯改過又要假借

一段說話彌縫掩飾以欺人之耳目且此古之君子所以能卒歸於無

過今之君子所以卒歸於有過也然則自愛其身者固當以古人自

處愛人以德者亦豈可以今人待之哉

○孟子致爲臣而歸

此章言君子正身行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同也

致爲臣是送還卿位於君

孟子在齊雖不食祿任事而亦居卿位及其久於齊而道不行故致

還卿位而將歸焉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得侍言得侍賢者此齊王謙辭同初甚喜言同朝之人皆甚喜也

君臣在其中不敢請是不敢請必後見之期顯是顯見王

亦王見孟子去乃親自來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至吾國之時

寡人仰慕道德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而寡人得侍夫子凡我

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知夫子肯不終絕可使此別

之後尚得再見夫子乎孟子婉辭以對說繼見之期但不敢預以為

請耳然而得見王者乃吾之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

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是齊臣中國是當國之中遠近均也鍾是量名受六斛四斗萬

鍾是發祿之數矜式是敬式是法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三

不也 趙註

他日齊王以其尚在未去謂時子曰我欲當齊之國中授孟子以室

處使得便於居處且其弟子自遠方來者自給為養吾將養之以萬

鍾使我諸大夫及中國之人都得以尊敬而取法之乎何不為我告

於孟子備道所以勉留之意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因是托陳子即孟子弟子陳臻此方托陳子以告孟子下句方是陳

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時子托陳子傳道齊王之語而以告孟子陳子即連時子之言以告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乎

然是然齊王謂已之意不可是不可復留十萬是卿祿萬是萬鍾之

辭孟子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

顯言者乃姑答陳子說王有意留我為諸大夫國人矜式其意誠然

然我之當去而不可復留者固自有為時子惡知之也且王之欲養

弟子以萬鍾者豈以子為欲富乎設使子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

十萬之祿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辭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周

如見乎況我本非欲富者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

執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異是怪已指叔疑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

疑使之也已矣之已止也獨字與上句執不字相反應龍是問壁斷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三

絕也壁斷圖壁之絕高處也此孟子引季孫之言也

且吾既以道不行而去乃復以萬鍾之饋而留則是不待於此而又

欲求得於彼其趣不足言矣昔季孫嘗讓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

為人如使已為政不見用則亦奉身而退便了却又使其子弟為卿

代之秉政不過志在富貴而已世人之情亦執不欲富貴但一得一

失自有義命何可盡取乃子叔疑失之於身復欲得之於子孫是

於富貴之中展轉營謀不肯割捨有似私登龍斷之類焉不亦怪哉

今吾道既不行而復受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

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而自此

賤丈夫始矣

有司是監市的官治是治其爭訟賤丈夫是令人可賤者左右望是

左右占視欲全得之則是問羅取之猶俗語云都包得去征是稅王
子釋龍斷之說如此

所謂龍斷者何如也蓋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彼此更
換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已而未嘗征其稅也以其有賤丈夫焉人
市則必求龍斷最高處而登之左顧右盼欲得此而又取彼網羅而
利而盡取之人皆惡其利而而爲賤故從而征其稅以示裁抑
後世緣此遂有商稅是征取商人之稅實自此累丈夫始矣季孫所
謂龍斷之說蓋如此此所以讓子叔疑於富貴之中既不得於此而
又欲求得於彼也今我於齊既辭其職而又受其饋豈能免龍斷之
譏哉

○孟子去齊宿於書

此章言惟賢能安賢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書

書是齊西南近邑

孟子以道不得行辭齊而去行至西南書邑地方暫且止宿遂去國
不忍忘君之意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應凡而臥

欲是自欲留行是留孟子之行言即留孟子之言也應是應凡凡

案古人席地而坐年長者爲之設几

孟子原是遲遲其行而未忍遽去乃有簡齊臣見孟子行得遲遲
其可以復留乃未奉王命而自以其意欲爲王留孟子之行而坐而
言其所留之意蓋有愛賢之心而不知待賢之禮夫以命世之賢大
義去就之際乃欲以匹夫之身不由王命而爲之苟且牽挽以見其
行是輕賢者也故孟子不應其言且憑几案而臥若不曾聽聞者
所以絕之也

容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放見矣曰坐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
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客即爲王留行者之人齊是齊戒宿是越宿請勿復放見是退欲去
請絕也安是安而留之泄柳是魯人申詳是子張之子非謂二子併
君側之人也諸其勢則然耳

客見孟子不應其言以爲慢已忿然不悅言而遂起說弟子齊戒越
宿方敢求進言何等樣誠敬夫子乃臥而不聽明示拒絕從此不敢
復見矣夫齊人不自省悟而反責望於孟子是不知待賢之道者孟
子欲曉告之乃命之坐說子知我之所以不應乎我明以告子往者
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故常使人伺候道達誠意
所以能安子思也說者繆公無人在子思之側則其尊賢之意無由
自達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雖不如子思然
二子義不苟容所以能安其身於魯者以其常有尊賢在其君之左
右維持調護之也若使二子無人在繆公之側則其君敬賢之禮
一有不至亦必望望然而去則不能以安二子之身此可見賢者之
居人國固以其上有好賢之君尊崇寵信而後可留亦以其中有
賢之臣彌縫匡持而後可留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書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

長者孟子自稱是也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上文
泄柳申詳只以其類同故引之以言齊之無賢臣耳其實孟子非止
柳申詳之匹亦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此只言爲長
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二句辭語是兩詰之其意則是說他
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

觀子思與淮衡申詳之事。則留賢之理可知矣。子之留我。誠出自王
之誠意。如繆公於子思之人。則待我以禮。安有不答。今王未使子來
而子自欲留長者之行。是子為長者謀。而不及為繆公留子思之事。
蓋不以子思待我長者也。我之自處。未嘗敢輕於子思。而不以子思
待我。這是子先絕我長者乎。還是我長者先絕子乎。我固當臥而不
應。何為而惛惛也。趙注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
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過故去三宿而後出。豈是何
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此章自千里而見王。至于日望之意。有三段。千里見王。于不得已也。
是一段。子三宿而後出。豈係一段。夫出而王不予追也。係是一
段。總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蓋決然
去者。義也。欲去而不忍去者。仁也。皇朝

尹士是齊人。于是求澤是思澤。濡滯是遲留的意思。士則雖不悅。言
平曰。舉孟子只因此事有不足於孟子者。梁引
孟子去齊。齊人尹士見孟子去。不果決乃私與人議。說出處乃士
人之大節。甚不可苟。故進必擇賢。而在不為利祿。退必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這纔是難進易退的道理。使孟子先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
武。而來見。則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使知其不可。然且來見。則志
不在於功業。不過只求些恩澤以自潤而已。是干澤也。且千里而來
見王。本欲行道。今以不遇故去。亦宜其速於去矣。乃三宿而後出。豈
係遲滯。留是何其濡滯也。以孟子平日的抱負。吾甚敬之。今所為若
此。吾則甚不悅。不意孟子而有此舉動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
之常法者。而聖賢委曲行道之心。則不能識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趙注

高子聞尹士語。切孟子之言。乃遂以告孟子。直解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
予不得已也。

欲是本欲。但曰是予所欲也。即是有意於王之為湯武。而非干澤百
見矣。故於上二讀不條析。案引

孟子說君子之出處。去就。若只顧自己高潔。這也不難。惟是愛君愛
國。委曲從容。當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尹士之言。惡能知我之心哉。我
當初千里見王。本以行道是予所欲也。今不遇故去。則違吾願矣。非
本言如此。予不得已而後去耳。夫何目之來。本欲求伸其素志。故今
去之。去猶未忍遽替其初心。其戀戀不決之意。亦豈能以速去哉。非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
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過故去三宿而後出。豈是何
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于三宿而出。豈於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有所指。而言孟子安天下之通。一舉定於其中。而本則在
於格君心。故拳拳望之改之也。王庶幾改之。正如改諸。則必反予。此
謂三宿時心事也。案引

勿謂于三宿出。豈為濡滯也。即三宿而後出。豈於我之心。猶以為過
於急速。而有不能忍然者。蓋我之於王。尚庶幾望其能改之也。若
使王能知既往之失。痛加省改。則能以王道為必可行。以吾言為必
可信。必將追我而反之矣。吾何為而遽於去哉。所以三宿而後出。而
猶以為速也。直解

夫出豈而王不予追也。于然後浩然有歸志。于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
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乎。

浩然是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所謂爲善是後日事王如用子則豈修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正是足用爲善處子雖然豈舍王哉以下至子日望之又是出資後之心如此言至此尚猶未能舍王也朱子夫惟其出資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長往有歸志而不可止耳然諸志雖云決矣猶未忍舍王也蓋王有付資之資猶足以濟世安民而爲善也使王果有志於爲善而用子以輔之則豈徒齊國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澤而湯武之功不難於致矣此子之所以不忍舍王也今雖決去矣猶庶幾王之改之而予日望之也朱子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天

無

悻悻是怒意窮是盡此條合上文子三宿而後出盡兩條只是一意反覆言之以辯其滿滯之議也朱子

我之從容去國而猶有望於王蓋爲世道生民計也豈若那規模狹

促不識大體的小丈夫一有所諫於君而不見聽受則心懷忿怒悻

悻不平之氣見於面目去則盡一日之力而後止宿惟恐其行之不

速哉其謀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意全非愛君憂國

者君子之道不如是也朱子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之曰以行道濟時爲心以愛君澤民爲念故方去而不忍舍

既去而猶未能忘此君子之所爲士誠小丈夫也豈知君子之心其

忠厚固若此哉此雖尹士之問義則服然可見得時行道者聖賢之

本心不遇而去者聖賢之不得已也朱子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此章見聖賢憂時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也朱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兩條是言其所以不豫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一條是言其無不豫蓋自慰也存疑

路是道路問是於路中間也不豫是不歡喜的意思尤是過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者朱子

孟子去齊其憂世之心有不覺見於顏面者故門人充虞在途問問

說夫子自去齊以來憂形於色似有鬱鬱不樂的模樣虞竊有疑焉

前日虞曾問夫子說君子之心無人而不自得就是不得於天也不

怨天不合於人也不尤人以此言之則當無時而不豫也而今有不

豫則與前日之言不合矣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天

無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是前日此是今日彼一時是尋常無事之時此一時是吾道行止之時存疑

孟子說不怨不尤這兩句是我平時誦法孔子的言語我何嘗有怨

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者固自有說蓋君子

守身之常法與用世之微機各自有一種道理我前日不見諸侯只

是居仁由義不愧於天不忤於人便欣然有以自樂彼固一時也其

在今日却要得行道輔世長民然而遭際不偶則上憂天命下懼

民輒於心自有所不能忍然者此又一時也遇今之時雖賢中豁然

而素無怨尤者亦未免有不豫也朱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名世是其人之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朱子

我之所以不豫者謂何自來天地間的運氣到五百年則必有繼天立極的聖人受命而興在天子之位以開一世之太平。如自堯舜以至於湯自湯以至於文武都是這等年數那其間建功立業也不是一箇人做得又必有德業開導超出一世的賢人出來輔助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堯舜之有禹皋湯武之有伊呂也都是這等時候。是乃氣數之必然而自不可易也。孟子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孟子自文武造周以來到於今七百有餘歲了以五百年之常數算之已過二百矣且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以當今戰國之時考之正是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矣於此而不得一佐聖王以成輔世長民之業僅見一齊王足用為善而又不過而去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孟子

則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然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欲平治天下則其在我必使我見用於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夫天意未定則治平尚有可望其在我則遭際亦必有期。吾惟識器於身待時而動耳。又何為而不豫哉。是可見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國而不能無憂自信之深故處困而不失其樂聖賢之存心如此衆人固不能也。孟子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此章見孟子於齊不汶汶於留而亦不悻悻而去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也。孟子

休是地名 朱子

孟子雖為齊卿未嘗受祿以明其志在行道不為利祿所惑而公孫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齊居休乃乘間問說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向者夫子仕於齊國而不受其祿是豈古人之道亦有當如是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變是變其去志孟子雖庶幾王之可以為而可去之受未嘗不先覺初見齊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特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格與否也。孟子

孟子說仕不受祿本非古道但我之辭祿蓋自有說當初我來見齊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我而可以久留於齊則雖受其祿亦無不可。顧吾初至齊國在崇邑地方得見齊王談論之間已知其不能助我退而有去志矣。雖曾有爵位不過假此暫留以觀王之感格與否其實欲去之志不欲改變故雖仕而不受其祿也。蓋祿既不受則

則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三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是師旅之命不可以請主於義而言。孟子我於齊既有去志乃僥倖遲遲而行這是為何蓋我自見王之德遲遲齊國有師旅之命國方有事雖然而去亦不是於義不可即請然則我之久留於齊者非我志之所欲也亦因此以屬望於王云耳身在齊卿之位而久懷去齊之心此所以不受其祿也。孟子

日葡審訂四書本義集說卷之十六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解

男徐

鍾子重甫校閱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此章言人生當則聖人乘仁行義者也。首二節言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三節四節是文公再見孟子時疑其資爵凡下不可以爲堯舜故孟子以成服以下三說答之末節是孟子恐文公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服膺之說告之。

世子是太子乃天子諸侯之子通稱後世乃分之字解做往字。滕文公爲世子時將往楚國修交卸之禮因平日仰慕孟子而得孟子在宋國乃先過宋而見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是言性是人所秉於天以生之理善是渾然至善未嘗有惡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本然之理而言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凡人皆可爲堯舜也二句正相表裏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

世子急於見賢正是天性之善可與入聖的機括孟子欲他先知第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故開口便說箇性善以人生下來便有箇性乃天所命的正理本有善而無惡然又恐其口之無據而其道性善之言則必稱堯舜以實之言堯舜與人同是一性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豈是於人之外更有所加不週由其本善無惡者充之以達其極耳稱堯舜之仁便見得性中同有是仁稱堯舜之義便見得性

中同有是義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未必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蓋道是通統字隨處皆說得一是更無兩箇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前言已盡其道理也。

富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人之可學世子驟聞孟子性善之說未能了然且望以堯舜之聖益加疑畏故自楚國回還復來見孟子是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亦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迎而謂之曰世子此來得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排開吾之言而有所疑惑乎吾言固無可疑也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正古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塗人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覿是人姓名彼謂聖賢公明儀是魯之賢人文王我師也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不可師故謂周公之言而數其不我欺也此節是明上文道一之旨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子何人等處都要將性入說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試以古人的言語一一驗之昔成覿對齊景公說今之人見說簡聖賢便悚然畏之不知他也是箇丈夫我也是箇丈夫其性一也吾何

畏彼而不爲哉顏淵常說古今稱聖人必曰康樂然終是何等人我
是何等人看來也非有二也我若立志有爲也就和舜是一般何難
之有公明儀亦常說周公是文王之子事事取法文王曾說文王是
我師也以今觀之人忠不爲文王耳我性中自有文王人人可以師
法這是明白簡易的道理周公豈故爲大言以欺我哉夫吾何畏彼
者以其道之一也有爲亦若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爲
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據此三人之言可以見道之無二致也道
無二致則力行以求其必至豈不存乎其人哉然則世子復何疑
今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
廖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有孟予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此章是論三年之喪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爲也

然父之鄉閭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管子曰生事
 之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
 吾君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斬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七
 四
 自盡是自盡其心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亦因以
 加勉之也三年齊疏斬粥是正告世子處齊是齊疏疏足盡其禮
 叫做飯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斬粥喪禮之大經也
 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
 此時孟子在鄉然友即自滕至鄒以世子之言問於孟子孟子曰當
 喪禮既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爲問不亦善乎然人子居父母之喪其
 哀痛迫切至情根於天性於凡送終之禮只要自己竭盡其心而不
 忍一毫虧欠原非人所能強亦非人所能沮者蓋乎世子於此有不
 能自己也曾子嘗說父母在生之時左右就養當事之以禮既沒之
 後衣衾棺槨常葬之以禮祭享之時輪祀燕嘗備祭之以禮自始至
 終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而可以謂之孝矣即曾子此言見喪禮
 之不可不盡也若夫諸侯的喪禮則我未之學也然我雖未學此禮

而禮之大經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亦嘗聞之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定所服之必是齊疏之服所食之必是餅粥之食自天子下至庶人都是這等從夏商周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吾之所聞大略如此夫諸侯之禮未之學者此其分之殊者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餅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其理之一者也分之殊者節文度數之詳固非今日所可考理之一者乃其大本大經之所在出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則固無庸致疑於服行之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徹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及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反命是復命定為三年之喪則所謂齊疏之服餅粥之食在其中此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五

只是世子行末有世子行而臣下不行者然此處所重却在君上父兄是同姓老臣雖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雖謂魯為宗國也志是記言先祖尚是始初立法之先祖不是後來變法之先祖蓋法本魯於後人子孫於魯之久遠為始祖也受是德受

然友歸到魯國將孟子所論三年之喪的說說一復命於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為必可行遂定為三年之喪蓋其良心感動勇於從善如此是時古禮廢已久一旦行之衆心駭異那父兄百官都關然不欲說如今稱承禮之國莫如魯乃魯之宗國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不曾行吾魯之先君亦不曾行至於子之身而欲行之以反先君之所為殆不可也且志書上說喪祭從先祖則志之意以為喪祭所以必從先祖者蓋魯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

不可改也喪祭當從先祖如此而子因欲不從之何也是蓋以元初先祖所當受者不受而反以季世上首祖宗壞古之法者為所當受矣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惡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冢宰是六卿之長聽於冢宰是冢宰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政之聽是伏深其也墨黑也深墨是顏色深墨乃哀戚之容位是冢宰君子指在上的人說小人指在下的人說尚是加假是伏孔子曰君薨直至草尚之風必偃皆是孔子之言惟是在世子一句是孟子言

世子欲行三年之喪見羣臣不從乃謂然友說凡人平日所行人都敬服然後有所舉動無不信從若我平日所為原本當勸學好問只好走馬試劍因此不見信於羣臣故今日欲行大禮內而父兄等面百官心裏都不滿足我說我行不得古禮這等衆志未允恐不能竟送終之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從我也然友乃又至鄉問於孟子孟子曰當喪禮廢壞之久世于千生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禮而父兄百官不足誠然也然為世子計者但當求之於已不可以他求也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但自盡而已獨不觀孔子之言乎君薨而為兩君者以百官之事聽於大臣之長自己居大守喪飲飲薄湯而容毀悴至有深黑之色即喪夫之位朝夕哭

臨於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而感動其良心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則在下者觀感而效法之過有甚於上者可見在上之君子其德能感於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

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一般於草而加之以風則必隨風而動於小人而感之以君子之德則必隨德而隨應也孔子之言如此今

世人在上之君子也能自品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在世

子自盡而已

然友及命世子曰然足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戎百官族人可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廬是居喪之舍諸侯五月而葬本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也未有命

戎居喪不言也可謂曰知是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然友問孟子之言遂復命於世子世子直承當之曰夫子說的是這

四書本義集說

簡委的在我本不關別人事不必他求也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

箇月居廬守喪不發命令此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憤稱其知禮及至

葬四方之人皆來聚觀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慟凡諸侯皆

來弔於廬者亦無不喜其盡禮而相與慰服焉

滕文公問爲國

此章民事不可緩也一句是一章大意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

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爲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

五十而貢主雖周亦助也都是說此章設爲序序一節又是說既

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然後爲治法也然終歸重德

分田蓋畢戰惟章井田之事也

問爲國是問治國之道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文公一見孟子便問治國的道理這

是他銳意求治可與有爲之機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民事是農事詩是面風七月之篇于是往取綯是綯字就是緊急

的急字乘是升播是布種

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農事乃國之所急不要有得輕工

乃國家命脉所關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必也爲之經營區處而使人

得盡力於農畝可也詩經面風七月之篇連農家相勸的言語說當

此農隙之時日間則取茅草夜間則絞繩索急忙升屋修葺蓋趁早完

兩書本義集說

工到了米春更重新播種百穀無暇爲此治屋之事矣夫時方冬日

而猶爲米春之計可見農家終歲之間無一日不動於畝畝無一息

不在於稼穡其艱難辛苦一至於此然則人君可不以此爲急乎

可爲也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

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爲也

放僻邪侈於道則沒淫矣邪則成其惡矣後則益肆矣亦有沒淫之

別通節義亦與上篇同

夫農事之所以當急者何也蓋以民之爲道也有這衣食的常產便

亂陷於罪豈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時不能制民之產培養他的良心及其無知犯法則刑罰必如無所逃避就如張設網羅使人其中一般非國民而何若此者不仁其矣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為心者如此等國民之事而可為也然則恆產有無所繫甚重如此此農事之所以當急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是謙恭儉是節儉禮下是以禮接下取於民是賦取於民有制是不過什一之制恭儉以禮下取民有制以事恭儉實德之流行也恭者必儉儉者必恭且分田制祿二者田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

恆產所繫之重如此可見民事之當急而取民不可以無制矣是故賢君必恭以持身儉以自奉惟其恭也則能忠信重祿而待臣下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七

九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即陽貨是魯季氏家臣虎之言此為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

昔陽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並立若憂為富必至同利取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為仁只得損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於求富然就這兩句言論看來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欲禮下而取民有制者當知所以自克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皆什一也徹者微也助者藉也

百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三句是渾論說言夏后氏受田五十畝

畝而行貢法殷人七十畝而行助法周人百畝而行徹法什一是一分取一分亦稟古之制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計其五畝之人以為貢是於五十畝之內取其五畝也其為十取其一最為明白商時井田之制八家私田各七十畝而其助耕公田七十畝公田內除地十四畝為廬舍現在公田僅五十六畝八家所助各得七畝七八五十六也是於七十畝之外取其七畝也為十一分取其一矣周制漸逐川貢法十夫有溝十夫各受田百畝也而各自貢其十畝之入此亦於十分之內取其一節節用助法八家同井八家共受私田八百畝而共耕公田百畝公田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則公田僅八十畝每夫所助僅十畝此亦是於十分之外取其一徹是通融均一的意思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所以謂之徹也通貢助皆然也不是通用貢助二法故謂之徹藉字解徹借字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此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七

十

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

今以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徹夫計其五畝之人而謂之貢法商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

資為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為七十畝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使之同流公田而謂之助法周時一夫受田百畝解逐川貢法十夫有溝都助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而謂之徹法曰貢日助曰徹其制不同而名亦異然其取民之實則貢者取五畝之人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取七畝之收於七十畝之外徹則兼之都是十分之中取一分也

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謂之助也其義不同而總之則皆取民
有制三代之政如此直解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
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
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是古之賢人治地言治土地之賦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是較量
數歲之所入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常法也樂歲是豐年粒米是粟
米之粒狼戾猶狼藉言粒米使多狼藉捐棄於地也辰字亦有顛亂
之意寡取之是以常數少取之貢田是擁田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
擁田之費尚不能給益是滿其常數盼是恨視勤動是勞苦例是舉
貨是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是取盈之數雅是幼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土 疏 孟子引龍子之言所以明助法之善而不可不行耳其實龍子所議
非大禹之元法也 卷引

夫貢助三法雖皆什一之制然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說
古來治地之法莫善於殷人之助莫不善於夏后氏之貢何以見貢
之不善也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此天時地利難以預定者
也今夏之貢法計算數歲之中多少收穫只就中定下規則年年微
收這些如遇著豐年粒米狼戾百姓每充然有餘便多取些不為虐
害則拘於其數而寡取之凶年之所得者尚不足以供擁田之費必
勿取之或減其數而取之可也則必拘其數而取盈焉是樂歲之寡
取民不為恩而凶歲之取盈民實不堪命矣夫人君為民父母當勤
恤民隱如保赤子可也今以取盈之故使民盼然怨咨愁恨犯一
年辛苦所得的盡數輸之於官不得養其父母又借貸起利以足取

盈之數致使民之老稚者一無所食皆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百姓
每這等困苦上面的人全不愛惜又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貢法之不
善有如此若助法則就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又安有若是之弊
哉即龍子此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也 義說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卿大夫士有功德其子孫雖本仕居官得世世食祿叫做世祿
此句特以起下文既引龍子之言見助法當行又說夫世祿滕固行
之一句意含只是未行助法耳遂引詩以証雖周亦助以教文公之
行助法也亦緣上文原有禮下制祿意故特照起說 存疑
夫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
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有不吝不益舉者今世祿之制
滕固已行之矣既言世祿則當行助法矣 義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是小雅大田之篇雨是降雨 孟子

然而助法之未行者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
初亦用此法今雖助法盡廢而猶不存然觀之詩言猶有可驗也周
詩大田之篇小民視告於天說顧天下雨澍我公田遂及我私田遂
是小民先公後私之意然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法有之以公田之
名而出於則人之詩是言有未雖我周盛時亦兼用助法其公田足
以制祿其私田足以養民則非由商之舊制也周不能改於商而兼
用可不從周制耶信乎助法之善當與世祿並行而不廢可也 直解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非使文公兼設此四學以教民只是舉教民

之制如此使文公設學教民也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皆謂之國學其之是無異名人倫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親於下是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這一節是三代建學之制孟子舉以告文公也

誠能舉行助法則民得其養矣既有以養之則民不失其恆心而教化可興矣於是設為庠序學校以施立教之方焉然庠序學校四者其義謂何蓋古之建學以教民為主而鄉飲鄉射之禮亦皆舉於其中故謂之庠者取養老之義為名也謂之校者取教民之義為名也謂之序者取射以序賢之義為名也這三樣都是鄉學其實本非有二但三代相繼特各舉一事之義以立名耳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至於國學則三代共之而無異名也然要之各義雖有沿革而原其立學之意則庠序學校都是要講明人倫之理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使在上之人能設教以明乎人倫講解宣示昭然大明於上則在下之心民皆由乎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親而莫不相親睦於下矣此教民之法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王者是行三王之道者起是與起也
以上所言養民教民之法皆出於古而宏於今乃百王不易之良法也於今行之雖以國小未能自致王業然一有王者受命而起欲養民與必來取法吾之養民者以養其民欲教民與必來取法吾之教民者以教其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下指文公諸侯未逾年之稱也新其國言大不相同皆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此又再進之存疑
苟能行仁政又豈特為王者師而已哉詩經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劉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始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可見修德行仁不論國之大小但恐不能力行之耳誠銳然以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奮發而力行之亦以建興王之業而新子之國可也

使車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得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井戰是滕臣問井地是問古井田之法此仁政車指分田制祿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界其清塗封植之界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極其穀以為祿泉君是為虐之君汙吏是貪吏分田賦虛井也制祿是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養君子雖平說然却相因分田始可制祿

滕文公問孟子之言而使車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說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子之君將欲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選擇羣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不負付托之重可也夫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定疆隴則有封的土壤有極的樹木一一要經畫明白不可紊亂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那豪強的人都得以兼併侵奪而井地送不均矣賦出於田無一定之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數

有不平矣。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以其不便於已。必慢其經界而欲廢之。勿怪於仁政之不行也。誠知經界之為先務。而汲汲焉正之。則田有定分。雖欲兼併而不收賦有定法。雖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養野人。制祿以養君子者。可以不勞而定矣。仁政焉有不舉哉。直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壤是土壤。褊是窄狹。褊小謂五十里也。將必也。為有也。言苟必有為君子焉。非特然之辭。無君子莫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無野人莫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其辭雖若兩平。其意則重在分田上。朱引

分田制祿。兩件皆是先王之仁政。不論大國小國皆不可廢也。今滕國之土地雖云褊小。然其間必有為君子而仕者焉。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焉。使無君子則誰施政令以治野人。使無野人則誰供賦稅以養君子。是祿不可不制。而田尤不可不分也。分田制祿不可偏廢。安得不以經界為仁政之首務哉。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圭 朱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野是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是為井田而行助法。九分中取其一分。國中是郊門之內。都鄙之地也。什一足用不井授。但為溝洫什分中取其一分。蓋用貢法也。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邦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徵法也。慶源

觀君子小人之相須。則分田制祿信不可廢。然其法當何如。而後可以通行。如郊野之外。上地廣闊。則可井授也。請九一而行助法。使私田爲野人之受。而公田則爲君子之祿。郊關之內。此則相屬難行。

井田則什一而行貢法。使一夫受田百畝。而自賦十畝之稅於公。如

此則君子有祿。而野人賴以治矣。野人有田。而君子賴以養矣。此分田制祿之常法也。朱子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卿以下。是自卿以下至於士。圭字解作潔字。所以奉祭祀也。五十畝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朱子

夫君子世祿各有定分。此常制也。而世祿常制之外。自卿以下。爲大夫。爲元士。得立廟者。必有奉祭祀之圭田。皆有五十畝。無豐殺而不稅。蓋制祿之法。則有定分。惟圭田乃是分外加厚之田。所以厚君子。則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也。朱引

餘夫二十五畝。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圭 朱

夫

一夫是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如有弟是餘夫也。二十五畝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四分。則二十五畝。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然此二節雖在田祿常制之外。其實分田則有此田制祿則有此祿。蓋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朱引

一夫受田各有百畝。此常制也。而此常制之外。若有弟而年十六者。則爲餘夫。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所以厚野人也。朱子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是徙其居。同井是八家友。猶伴也。守望是防寇盜。扶持是救其困急。睦是和睦。此言井田之法。有以善乎民俗。亦不必云養其效也。蓋都是井田之制。使然耳。先生立法之意。蓋如此。朱引

使十夫有溝者。不必皆矣。試以助法言之。一鄉之民。各有事業。安生

重遷死而葬者與遷居者皆不能出其鄉這一鄉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聯屬情義自相維繫出入往來相為伴侶晝夜防守瞭望相為應援遇有疾病親其醫藥通其有無相為扶持如此則鄰井之人焉然相與若樂患難無往不同而無不親睦者矣井田之法有以善民俗如此已可見助法之善矣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公田即君子之祿私田即野人之所受所以別野人不言君子省文也看來孟子告文公還重在助法上貢法特帶說爾

試詳言其井田形體之制又所以別上下之分也蓋其制每方一里畫為九區其田如井字之模樣每田百畝為一區九區共九百畝中四書本義集說

問一區叫做公田以為君子之祿外面八區分與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畝叫做私田這公田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耘收穫之時必先治公田公事已畢才敢去治私田之事雖通力合作而實有公私之分先後之辨這是為何蓋以分別君子野人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為奉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為勞也此井田形體之制所以別上下之分則之助法如此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和軟底意思不至是便局于潤澤方可行得也

然井田之法其廢也久矣吾所言之形體之制較公私之畝數其大略如此以為經界之準則而已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之所在而病伏於中或效見於今而

養生於後如此之類吾皆不得而詳言之也若夫操權室之術好樂通之用因其時之安隨其勢之便自有因有革有損有益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若此者則在子之君主持於上吾子協贊於下而已矣非吾言之所能盡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距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亦不用於耕耳聞其假託神農並耕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乃責陳相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道辭故又聞其市價不二之說

神農是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耨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之為案彷彿四書本義集說

為其學者之類乃造作言語託為神農之教者蓋若一為耒耨見其言本非神農之言矣許是姓行是名距門是足至門仁政即上章所言井田之法應是民所居者是野人之稱與之處是舍之宅其徒是學其業者褐是毛布販者之服也捆是扣孫之欲其堅遠屨之法也以為食是賣以供食衣褐二字為讀其所以衣者也捆屨織席以為食是一項其所以食者也

野文公分田制祿欲復三代之法風聲傳播有楚國之人託為神農之說者叫做許行自楚至滕距文公之門說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舉行仁者之政時來歸附願分與一廩之居得為滕國的百姓庶幾得沾仁政之澤也文公以其慕化而來仰與之一廩以為居止其徒數十人皆以褐為衣且捆屨織席賣之以供食不費公家之廩儼此不惟託神農即一衣一食已別自一種習尚亦可以微見

其意之所主矣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是楚之儒者陳相是良之門徒辛是相之弟相所以起土耒其柄也是耕田的器具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陳辛負耒耜耕田的耒耜自宋來至滕告文公說分田制祿乃三代聖人經理天下之善政聞君有志復古是即三代聖人復見於今日矣願受田而耕為聖人之氓以沾仁政之澤焉彼本學於陳良而未聞邪說其遠負耒耜而至者亦不為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其說而來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飩而治今也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飩而治今也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飩而治今也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九

欲除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而陳相顧稱道之異端之變亂是非害人國家如此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甕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此決知其然者特以起下句之難耳冠素是以素布為之自織是自織素布是煮飯的飯是炊飯的穀是然火鐵是田器耕之屬此一段意總謂莫道是為人君者難以與民並耕而食費塗而治便是他這一匹夫之身已不能盡兼他技況人君一身百職允率乎故每詰之云而果不待辯而自支離矣

許行之說欲使人君身親稼穡而兼治民事此理勢之必不能者孟子將折其非先就他服食器用不能兼為者詰之因問陳相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說陳相答以爲然蓋許子農家則必耕而食也孟子必問許子必自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以爲否蓋許子穿的是褐不必織而後衣也孟子又問許子戴冠乎陳相答說戴冠又問許子所戴何冠陳相答說許子之冠以素布為之孟子就問道冠是許子自織之與陳相說否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耳孟子問許子何故不自織陳相說農工各有事務既要種粟又要製冠却不妨了農事所以不自織也孟子又問熟食必用釜甕耕田必用鐵器許子也以釜甕熟食以鐵耕陳相曰然孟子問這器物也是許子自為之與陳相說否許子恐害於耕也以所種之粟易之猶夫冠也此可見許子一身之事已不可以兼為矣

以粟易機器者不為陶陶冶陶冶亦以其機器易粟者豈為農夫哉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齊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二十

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
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械器即上文釜飯耒耜之屬謂其機械便當也此屬字因他屬民自
養而發陶是為既者古之說實陶為之治是為釜飯耒耜字解作止
字宮中辭如說是家裏一般直解

孟子因陳相之對復詰之說就子之言觀之粟乃農夫之所種釜甕
未相乃陶冶之所為農夫以粟易械器正以濟陶冶之所無非有害
於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正以濟農夫之所無豈有害於農夫
哉蓋有無相通則彼此俱利從古以來都是如此也且許子何不自
為陶冶舉凡如釜飯耒耜之具止皆自取於其家而用之是為多少便
何為紛紛然日以其粟與百工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如
此陳相乃答說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而且兼之也陳相至此固已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主

情見辭窮而不能自解矣直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有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
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
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夫人在上的人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
小人在下的人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路是奔走道路無時休息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治於人是見治於人食人足出賦稅以急公上
食於人是見食於人自故曰以下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天下通義
是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直解
陳相既知農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印從而折之說爾謂百工之事固
不可耕且為然百工之治械器與人君之治天下事之類竊心之勞

遠固有大不同者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則治天下獨可耕而
且為與蓋天地間大綱有兩棟人即大綱有兩棟事大人自有大人
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計之服食
器用百工之所為無不具備如皆出於自為而後用之則既棄乎此
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終無時休息也況以大人而兼
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云均足人也或為君子而勞心於上或為
小人而勞力於下勞心於上者須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勞力之小
人則惟聽君上之治而已惟治於人者須稅納稅以供在上之食若
治人之君子則惟受在下之養而已小人賴君子以治君子賴小人
以養此理天實為之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
且為哉直解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
穀不登禽獸備入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教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洪水是大水橫流是下由其道而散溢妄行氾濫是橫流之貌暢茂
是茂盛繁殖是眾多五穀是稻黍稷麥菽等是成然道是路獸蹄鳥
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蓋惟洪水氾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禽獸得
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頗稀少
而禽獸逼人此上下交相屬之大意也敗字謂散分字謂火是主火
之官烈是熾烈熾其火也焚之者灰之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
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滎曰衛曰胡衛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山分為八枝也滎亦疏通之義濟漯二水名決排皆是去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主

其壅塞淤漢淮泗亦皆水名決決漢淮泗而注之江其實惟漢水入江決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但取其對偶而云爾無害為義理不必曲為之說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車以照前獨可耕且為一句雖是說再其實憂水土之未平竟舜亦在焉下節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亦是此意自此節以下言聖君賢相歷歷可數那有一箇與民並耕而食養殖而治耶

嘗觀自古聖人之治天下亦未有耕且為者且以堯之世言之堯之時去洪荒未遠雖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天下尚未盡平也那時洪水滔天不循舊路而散溢妄行以至汜濫於天下於是草木得水而日見長盛禽獸得草木而日見繁多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得成熟甚至人民為禽獸所傷多被傷殘但見獸蹄鳥跡的道路交雜於中國這樣世道百姓何由安生天下何由平治堯

內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五

新解

為天下勞心治人其心獨以為憂有不能一日安者以為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獨理遂舉舜以為相而使之分治焉舜命伯益掌火將山林藪澤的草木烈熾其火而焚之使禽獸失其所依都去逃散無偏人之患矣命大禹為司空使他治水禹以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則於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為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並九河皆注之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焉又次南決汝水漢水漯水泗水而注之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焉天下大水只有此數者今導其流而注之江海之中然後大地就平中國之民可得而粒食免於饑溺之患矣且當是時也禹治水在外者凡八年三次過家門而不入其憂民之意如此雖欲耕得乎設於禹則堯舜可知矣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屋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愛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是官名棄為之樹是種藝是聖人之有道言其皆有棄養之性也這是安邊司徒是官各聖人兼指堯舜引放勳之言特以為證也

不是專指堯人倫以道言放勳本史臣贊美之辭孟子因以為證也

也勞是勉勉來是引進匡字解作正字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德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明其行自得是自得其性振是振奮

警覺德是加惠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行之又從而教之以上背命獎之辭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撥耕車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一句

新安陳氏

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於是又命棄為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習耕稼收穫之事以種植五穀由是五穀成熟天下之民家給

內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五

新解

人足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飢之患矣然民莫不有棄養之性若使飽食煖衣居處安逸而無所以教之又將耽於安樂習為邪侈至於滅性亂倫而違禽獸不遠矣故堯舜聖人又有憂之舜於是使契為司徒而教民以人倫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恩以相親愛臣以事君若以忠而有義以相與夫婦則有別而不相混

清長幼則有序而不相僭越朋友則以誠信相交而無有欺詐蓋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倫必設法教之而使民性可復也其立教之方何如然當時舜攝政而堯為天子故舜使契為司徒而命契之辭則出自堯也放勳曰民之用心於人倫者則勞以安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者則引而來之所以嘉其善如此有邪僻者則明之使歸於正有回曲者則矯之使歸於直所以救其失如此有固立不定者則扶助而立之有進修不前者則誘掖而行之所以濟其不逮如此凡皆以

使自得其性也及其既得矣猶恐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又心時時中飭提振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這等多方造流欲思無窮然後人倫可明而百姓可親也堯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即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聖人之勞心以憂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釋如此而尚暇於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易字解微治字當堯之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爲治而不暇耕

此與下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而都

有丁但上文重在急於爲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

意見聖人憂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於耕矣有兩層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五

留晴堂

夫堯舜憂民固急於治而不暇耕然當其時堯之所以愛民者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舜爲已憂一得舜則凡所以愛民者一付之於舜矣舜之所以愛民者亦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一得禹皋陶則凡所以愛民者一付之於禹皋陶矣幾事雖煩而惟急於先務細事不親而獨持其大體堯舜之所以愛民者其大如此則其所憂者乃知人安民之要務而末嘗屑屑於其小也若夫躬耕百畝之田閭閻然憂其不治乃農夫之所有事耳豈聖人之憂哉然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惠是小惠忠是盡心仁字可包惠字忠字是盡一字可味蓋上文謂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得人之功大也故下爲天下得人之難以

見其功之所以爲大也而必以天下與人易對言之此猶中庸言天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論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之例

堯舜之所憂惟在於得人誠以得人之所係爲甚大也正如憂人之德之而以財物分之於人持謂之小惠而已憂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於人使人皆爲善則是愛民之實矣可謂忠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亦有有限而難久未仁也惟若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是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然後可謂之仁不止小惠小忠而已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天下大器難以與人誠皆至難然以聖人之心視之此無難者惟是爲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可託以天下乃爲難耳此堯舜之所以以不得舜爲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天

留晴堂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湯湯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是法湯湯是廣遠之說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是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闕言其不以位爲樂亦不用於耕有於字總是說堯舜之德業巍巍如許雖有所用心亦斷不至於耕至此三批援耕事以昭應收結獨可耕且爲與一句

欲知堯舜所憂之大觀諸孔子之所稱可見矣孔子嘗解帝堯說大哉堯之爲君以天道之大而能與之相準則其德湯湯乎廣遠民無得而名焉直是與天爲一者也又嘗稱帝舜說能盡乎道哉惟舜也巍巍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若與已不相闕也惟以治天下爲憂是堯舜道者也孔子稱堯舜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一則法天

而德業之蕩蕩一則不以位爲樂而事功之巍巍若此者豈無所用其心哉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教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也雖有所用心亦不至用於楚耳夫道莫備於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爲之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是諸夏禮義之攸變夷是變化蠻夷之人變於夷是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產是生先是過家係是才德出衆之稱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倍與背同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爲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孟子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老

孟子

孟子既開許行並耕之非至此乃重責陳相就許行之學誠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可乎夫中國所以異於蠻夷者爲其禮義之教耳據吾所謂益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之俗而自歸於正者未聞有學於中國而反爲蠻夷所變者也子之師陳良生長於楚本是南夷之人一旦問周公仲尼之道行於中國悅而慕之遂來遊北方以求聞孔之學於凡二聖之制作則違背心領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亦未能或出其上也彼能用夏變夷而投出於流俗乃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斯人也師之以終其身可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背之謂衆其學而學於攻乎異端之許行所謂變於夷者矣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與弔喪失聲

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是擔負的行李失聲是悲不成聲場是家上之墳場有若似聖人是言行氣象有似之者所事孔子身所以事夫子之禮秋陽是秋日暴是晒皜皜白也尚是加借米字而不上二句說下但當實說不可謂如物之潔白也尚是加此條意有三段皆不信師而以其尤難者在後

子之恐於倍師亦未聞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既沒其門人在魯者皆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裝將欲散歸鄉里入揖于貢而別相弔而哭莫不極其哀慟至於失聲然後歸去門人之追慕其師如此不信師也子貢猶未忍遽去又反歸墓旁築室於壇場之

孟子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天

孟子

上海居三年然後歸去子貢追慕其師之深有如此不信師也他日子夏子游游思慕孔子想見其音容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慰其思慕之意亦不信師也因曾子不肯強曾子與俱曾子曰不可吾輩尊師當論其道德不當論其形似吾夫子之道德極其純潔而無一塵之累極其純粹而無一毫之雜就如江漢之水洗濯出來的一般就如秋天日色暴晒出來的一般皜皜乎舉天下之言潔白者無以加於其上矣在夫子一私不存焉理明淨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有若既不足以彷彿夫子而乃事以事夫子之禮則人非其倫不特尊有若爲過而且以夫子爲有若所可同其待夫子反卑矣而可乎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負之也又如此則又不倍師之尤得其道者矣

今也南蠻瞽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缺是博勢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非字不訓詁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

改所事於陳相正相反者言為尤切耳

夫有若雖不及聖人而猶有似乎聖人三千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是乃欲致其思亦未必有信師之意曾子且為不可今也許行乃南蠻賦舌之人所學非先王之道與子之師正相反也子反倍子之師而從其所學亦異乎曾子之尊信其師者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幽谷是深谷喬木是高樹

子倍陳良之道而學於蠻夷之人其於取舍之間亦為不知所擇矣詩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可見

鳥雖微物猶知出於幽谷而遷於高明之處吾之所聞如此未聞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完

義

自喬木而下反入於幽谷者也今陳良謂法先王如喬木之高明而行漸於異端如幽谷之卑暗子乃倍陳良而學許行是下喬木而入於幽谷矣不亦異乎吾之所聞耶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學矣

魯頌是問宮之篇戎狄荆舒皆南蠻之地也膺是搏擊的意思荆是

楚國本號舒是楚旁小國德是創此詩本是倍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又觀魯頌篇中說周公輔佐王至於戎狄之不善者則擊而逐之於

荆舒之人則懲而止之使不敢侵凌其正夷夏之防如此南蠻之人

難用周公方且欲擊之今許行南夷之人畔於聖道子乃舍中國之

教而從其學乃周公之所擊者而子學之真所謂變於夷矣何其

之不善如此耶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通市莫之或欺下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縹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

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者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如一尺布五文錢

二尺布十文錢通天下布價一定如此下倣此長短以丈尺言輕重

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孟子謂許行並耕之說陳相既無以為辭乃又舉其市不二價之術

稱於孟子說如夫子之言則許子並耕之說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

有可取者如市價一節從許子之術則市中貨物皆有定價而國中

之人無所用其詐偽雖使五尺之童幼小無知適市買易亦無有增

減價值以欺之者矣蓋天下之物唯是分衡等類則其價相懸而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辛

義

蠲易起今皆一槩定價如布帛只論丈尺長短同則價相等麻縹絲絮只論斤兩輕重同則價相等履只論其大小同則價亦相等物若大同而無獨高之價市者平一而無飾價之人詐偽之情漸不得施

可以還淳反朴而復上古之治矣許子之道其善又有如此者何獨

而不可從耶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

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

也惡能治國家

不齊是自然之理相倍是自然之情倍是一倍蓰是五倍什佰是

萬倍倍數也此是合此巨小與上文屨小大者不同此巨履小履說

言當精粗美惡說

孟子說許子欲市價不二將謂世間的貨物都是一般更無差別不

和夫物有精粗美惡之不齊者乃物之情也蓋其氣化之參差人力之功拙自然而有是也故其不齊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者相去什倍相去百倍有多至千萬倍者不可得而強同也子如比而同之而使之無異價是徒紛紛然擾亂天下也何以言之蓋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就將釐這一件來比方使大者與小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爲其大者哉然則精者與粗者其價相同人又豈肯爲其精者哉若從許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爲愚惡之物以相欺本欲除僞適以長僞本欲息爭適以啓爭如之何可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固不特並耕之說爲不可從矣而解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也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此章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教之也夷子二本一條只破其所講

即書本義集註 上孟 卷十七 三

愛無差等者以其逆夫一本之理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一倖則又因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之以深明夫一本之意

墨者是治墨家之道者夷是姓之地名徐辟是孟子弟子夷子不來是說夷子不必自來

有治墨翟之道的叫做夷之雖是異端之徒然仰慕孟子欲來求教乃因徐辟以自通此其慕道而來或亦反正之一機也然未知他箇意思誠否何如故孟子對徐辟說夷子之來我固願見只爲我尚有疾病未可以見也俟吾病愈且往見夷子不必再來這是孟子記

疾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爲施教之地也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此所賤事親也

直是盡言以相正易天下是移易天下之風俗

夷之初因孟子託疾未得相見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則其意已誠矣故告徐子曰吾今則可以見夷之矣但吾儒之道與異端不同苟不盡言以相正則聖道不明我且盡言以規正之吾聞夷子乃學

於墨氏之道者墨氏生不歟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氏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是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是道爲非

是而不貴之哉既以薄爲貴則必以厚爲賤賤無兩是之理然而夷子之執親喪於非理之禮獨厚則是不以墨氏之所貴者事親而以

墨氏之所賤者事親也學其術而不尊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蓋夷子之不忍從薄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此正其一點天理之不容泯滅處

故孟子因以詰之欲其反之本心而自悟其所學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

即書本義集註 上孟 卷十七 三

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

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是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之是夷子名差等是分

別等級施是施厚之事由親始是先從已親屬始此兩句是夷子自

以已意解書之言以釋已厚葬其親之意却不知愛無差等此其大

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

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親即愛也彼有取是

說周書別有所謂爾也二字皆語助辭下二句即解周書本義制

是伏地而行的模樣本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本物之

所從出處便是本也人物只有一箇父母更無兩箇故曰一本二本

孟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猶未悟其非，乃對徐子說。勿謂儒道與墨道不同也。彼儒者之道，古人有曰：若保赤子，是視百姓與赤子也。也是一般斯言，是何謂也？之則以爲天下之人皆所當愛，原無厚薄隆殺之等。但施厚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我之愛無差等，卽儒者之若保赤子者也。然愛無差等，親與他人一般樣，而施必自親始。於此，宥稍從厚。此吾之所以厚葬吾親，正施由親始之說也。夫豈以所賤事親乎？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夷子，操若保赤子之言，而自信其愛無差等之說，有康誥之語，真以爲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鄰之赤子，却無分別乎？差認了此句之意。彼周書別有所取譬爾也。書之言以爲小民之犯法，出於無知，非故犯之罪，猶赤子匍匐將入井，出乎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常如保赤子，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天

四書本義集說 上章 卷十 性

之生人物也，萬有不齊。然只是一箇父母，更無兩箇，無不一本而生。若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次第。茲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等差不同。而夷子不識以爲愛無差等，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是親其親一本也。路人亦其親又一本也。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一本便有厚薄，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親疏。枝葉了故欲同其愛，而不自知其非也。若能反求之心，而深知一本之義，則知墨氏兼愛之非矣。

血解

齊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塗。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頰有泚，脫而不視。夫此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葬，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上世是太古未制禮之時，委是棄，整是路旁坑塹，是蚊屬姑是得。

誠以一本之理言之蓋上世喪禮未制之先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棄之於塋他日經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蛇蚋嘍親之膚於是頸額之間泚然汗出不能不視而又不得不視但視而視之哀瀾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夫其此也非爲他人見此而發愧有泚也乃其至親至痛之情發於中心而達於面目日無所爲而爲者於是歸反葬裡而掩其親之尸此葬裡之禮所由起也大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所以掩其親者亦必有道而不以薄爲貴

矣。卽此可以明一本之理。卽此可以斷厚葬之是。使人非一本。則見親不葬者。胡爲有此使葬不當厚。則歸掩其親者。豈爲當然。惟其本之一。故其葬之厚也。費于厚葬其親。則其本心之明。而必曰愛無差等。則其所葬之蔽也。誠反而求之。則知以薄爲道之非。而墨氏之說。有必不可從者矣。直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惘然猶惘然是茫然自失之貌爲問是有更乏閒命是牧之字作表

徐子以孟子之言。一一告諸夷子。夷子蓬蒿然曰。失少頃聞說。皆吾學於墨氏。而不知其非也。今聞夫子之言。乃知天親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夫子固已教我矣。夫夷子之聞言。卽悟如此。可見愛親之良心。人所同具。而異端未有不可返而歸正者。故君子之於異端。拒

之甚慰而待之亦未嘗不恕也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七

上孟

卷十七

量

四書本義集說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八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輯

男徐

鎮子

四書本義集說

○陳代曰不見諸侯安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安若可為也

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義齊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天枉尺而直尋以下是在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節首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為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以下是在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

陳代是孟子弟子不見諸侯是不往見諸侯小是小節志記也枉尺是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量

屈直是伸八尺曰尋

當戰國時游說之士多干謁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屈已往見陳代疑其過於自高乃以已意問說君子以行道游說而急令夫子不肯往見諸侯以我觀之似是小節然不必拘也今見之大則為佛為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為管為晏而以其君霸似這等的事業只在一見之間夫子猶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志有說人之處世若屈的止是一尺伸的却有八尺則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宜若可為也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是舍小節以就大事即枉尺直尋之謂也何為而不可耶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而陳代以此為問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是田獵虞人是守苑囿之吏旌是名大夫方川元是首志士二句乃孔子數美虞人之言不忘二字是活句言是擇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此二句辭本虛而意則有所屬耳固非確然以為勇士也不必泥不至將殺之句往是自往見之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孟子說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親虞人之於齊景公乎昔齊景公出獵以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招之古時人君招見臣下各有所執以為信招大夫方川旌若招虞人當用皮冠那虞人見以旌招他非其官守不敢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至於殺之孔子因稱他說世間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貧窮就死無棺槨桑在溝壑也無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軀殉國就戰而死不保首領也不顧避正此虞人之謂也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稱美之如四書本義集說

此篇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往故也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況為君子者乃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何哉此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

夫不見諸侯者長也君子知有義而巳不當計較功利彼謂枉尺直尋在所可為者乃是在功利上計算而以所得之多寡言之也若果惟利是圖則不論可否惟利是圖豈但枉尺直尋而後為之則雖枉尋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而有利亦將為之與甚不可也然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此君子之所以惟義是守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彌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奚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鉅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之說遇一朝而獲十禽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實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是晉大夫趙鞅王良是善御者嬖奚是簡子幸臣奚是御車御在王良射在嬖奚終日是自朝至暮及命是反命於簡子賤工是言不善御車復是再與之御強者王良可者嬖奚也一朝是自晨至食時良工是善於御車掌是專主謂是簡子語之也絕是法度言吾為之律以我馳驅之正法說遇是隨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思凡田獵是前而驅禽獸來我馳車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的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說遇因他不能左右迎射故馳驅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

也詩是小雅車攻之篇不失其馳是不失其馳驅之法答是發強微言發矢則中如錐破物也兩句相連說重在下句是習請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

計利忘義豈特士君子所不當為即二獲之士亦有不肯為者昔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田獵命王良與他御車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三禽嬖奚復命說王良乃天下之賤工不替御車是以不便或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損了他善御之名乃請再與之御以試其能那嬖奚不肯強之而後往自晨至食時就射得十禽嬖奚乃復命說王良乃天下之賤工善於御車所以多獲簡子說我使王良專與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却又不肯對說這獲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廢法曲徇之所致也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謀前日我以御車之法馳驅正路發矢不能中不連射故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

此正道只看得禽所從來迎而御之他才會迎著射去一朝而獲十禽
是發矣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中也詩經車攻篇有云御車之
人未嘗失了馳驅之常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就如破物一般此
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發矣不能如是必為之說選而後中乃小人
也與小人來必說選也說選非君子之所為也我不貫與小人來請
辭此王良之所以能循正道不肯說選以求獲也如此

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是阿黨容驕驕之法而阿比之也若丘陵言多也過謂陳代之言
過謬也枉已未有能直人言其所守一失亦決無能伸之道理也御
者且差與射者比至弟為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以下當更提
頭自為一條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四 留明堂 藏板

夫王良御者也今使與射者私相比合廢其馳驅之法而求獲禽之
利猶以為小人之事而差之推其心即使一時阿比而所得禽獸
如丘陵之多亦所不為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枉尺直尋之說如
此況為君子者乃欲計較得喪之多少而枉道以見諸侯何也且君
子之言過矣汝謂一屈已便可致王霸不知道不行於已而欲行於
人無是理也尚可望哉蓋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而己失
援天下之具矣更說其自已身已壞了如何直人也此吾所以堅
執不見諸侯之義者非固自為貴重也為是故耳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熄
此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故妾婦以規儀行者也
景春是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是魏人一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橫

者諸侯懼是包國諸侯懼也應如大之熄滅是寧息的意思也
當時列國分爭游說之士往往以從橫之術竊取權勢威燭一時公
孫衍張儀尤其甚者故景春羨慕之問於孟子說我觀當世之士如
公孫衍張儀二子豈不誠大丈夫哉何以見之蓋方今諸侯力爭天
下多事他二人若有所憤怒即能動大國之兵使天下諸侯俱為恐
懼若安居無事即能解列國之難使天下寧息以一人之喜怒係一
世之安危是何等氣焰非大丈夫而何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
正者妾婦之道也

冠是加冠於首命是訓引禮意全在女子之嫁云云挾帶此一句女
家是夫家天子是夫順是順從正是正道蓋言二子阿諛取容竊取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五 留明堂 藏板

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非丈夫之事也
景春但見二子權力可畏遂以丈夫目之不知聖賢之所謂大有出
於權力之外者故孟子曉之說儀衍所為如此焉得為大丈夫乎夫
丈夫之道與妾婦不同子豈未嘗學禮乎禮丈夫之冠也其父訓之
女子出嫁其母訓之嫁時送之於門戒之說今汝歸於夫家必敬必
謹必要戒懼惟夫子之命是從無得違背母命若此可見以順從為
正者乃是為妾婦的道理今二子阿時君之好以售其智識假時君
之力以鼓其氣傲諸侯志在土地二人不過順從其欲而說之征伐
以得土地乃妾婦順從之道非丈夫之事也丈夫且不可為況大丈
夫乎 雙峰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字就心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居廣居便是居仁立字就身上說正言無邪曲正位是吾身所當立之位就處身上說便是立於禮行字就施為上說道如人行之路行大道便是由義天下字亦不開蓋皆是一等的直到至極處也由是與民共由此仁義禮智行其道即仁義禮智之道是為其心移是變其節是極其志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者何也實居正位大道是也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三句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如此

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特在己而不恃在人者也仁統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彼則存心以仁此心虛然無一毫私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則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溺諸會毒若生以就其一己之私計矣禮嘉天下之會乃正位也到得自家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本十八 六

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則能以道自重而不肯致身於污賤之地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則能動與義俱而彼俾閭從橫之事又皆其所不屑為矣所性既全無往不善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惟仁義禮之道而公之於民如不得志而隱居在下則安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己如是而處富貴雖豐華榮寵不能誘而蕩其心如是而處貧賤雖居約迫困不能撓而變其節如是而遇威武雖存亡死生在而不能屈抑其志此其視儀衍之以雕肝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差妙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急於仕也如此山後段又恐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

周霄是魏人三月是一時無君是不得任而事君皇皇是有求而弗得之意猶是本國的疆界出疆是失位而去國也質是執贄以見若如大夫執雁士執雉之類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事是憫恤的意思

周霄以孟子之難仕而欲誠之仕故先問曰古時君子亦欲得仕而仕以事其君否乎孟子說君子抱道負德不欲出而輔世長民為何不仕傳記有云孔子若三箇月不得君而仕則傍徨不寧如有所求而弗得者及其失位去國則必載質以往蓋質是見君的禮儀若所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本十八 七

至之國君有用我者則執此以見而事之耳公明儀亦傳載古之人若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來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以陳之言與公明儀之言觀之可見君子之欲仕矣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以已通是太甚的意思

周霄說三月無君其時未久達至於弔弔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其桑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桑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耕助是藉田自獻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黍稷曰來在器曰盛盛是使世婦登於公桑蠶盛是置爵於盆中而以手三次灌之

夫人蠶繅言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足祭服不成不實
肥脂也無田是不仕則不得公田所入特殺是牲必特殺不敢用見
成牲肉也血所以覆祭者不敢以安是不敢以自安諸侯耕助以供
來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四句是孟子舉估
祭義王制之文不是全文其餘皆孟子解釋之言則不敢以祭亦不
足弔乎兩句只帶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也
孟子曰三月無君則弔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非是意於功
名只為情禮所在關係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若
失位就如諸侯失了國家前一般蓋古人其重祭祀必有田祿之入
方能舉祭禮經祭義上說諸侯耕藉田率庶人終畝待其收穫饗
之御廩以奉祭祀之來盛夫人親執蠶繅受繅絲以頒之世婦使為繅
數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此禮之言也此可見諸侯必有國家而後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八 留耕堂
能供祭祀也使其失國則犧牲不能成來盛不能潔衣服不能備就
不敢舉祭祀之禮矣為士的也是如此禮經王制上說士有田則祭
無田則歲謂祭必諸品備不若薦則事簡雖無田猶可以時質易
假如士失了官位即無祭田則犧牲殺之具器血之資祭祀之服
皆不能全備也不敢舉祭祀之禮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
廢了一祭固不敢祭而遂不敢自安方有焦然抱恨之意亦不足弔
乎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蓋古人重祭祀如此此所以三月
無君則弔也子何謂之急耶 百解
出繼必載質何也
周書問也 朱
周書又問說三月無君不得肅奉先之祭是誠可弔也乃若一去其
罔必載質以往這等意於君又是為何 百解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見君不可無質耕田不可無耒耜
其義一也農夫雖至他處亦不能不耕既欲耕田則必用耒耜耜
離了本土遂舍耒耜其耒耜而不用哉士雖至他處亦不肯仕既欲
仕則其君用之亦必用質以見君此出疆之所以必載質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
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
晉國即是魏國韓趙魏分晉謂之三晉所以都制晉國仕國謂君子
游宦之國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書發問之本意願是父母願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九 留耕堂
之室家是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媒引合也約聘也對伯二氏以
成配合亦媒也穴隙是壁間空隙往是屈已往見 百解
周書設辭探問既得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諷之說據夫子之言君
子之欲仕可謂急矣然晉國亦士君子遊宦之國也未嘗聞有無君
則弔出繼載質這探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則君子亦當易於仕矣而
君子乃或有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孟子說君子之心豈不欲
仕而得君但出處進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故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這是父母之心
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才好婚配而成室家
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穴隙以相窺踰牆以相從這
等汚辱苟合不惟為父母者賤而惡之舉國之人皆賤而惡之矣是
以古之人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未嘗不欲仕也亦猶為父母者之

願男女有室家也然其去就之義辨出處之分明雖欲仕而又恐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屈已以往見者與鑽穴隙相窺者類也其可惡為何如哉此君子所以急於仕而又難於仕者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亦有所不恤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雖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此章當與不索餐兮章參看言君子之有功於道統非無事而食者也

彭更是孟子弟子傳與傳車之傳同傳食於諸侯是通續祿食於諸侯之國泰是後

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理道之有用

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其從者則以爲無功而食故駭更問曰以一介之士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乘傳而食於諸侯豈不過於泰後乎孟子說君子之處世其辭受取予只看道理上如何如道所不當得則雖一簞之食極其微細亦不可受之於人如道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受堯之禪而有天下亦不以爲泰而子以舜爲泰乎若不以舜之受天下爲泰則不可以士之傳食於諸侯爲泰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否是不以舜爲泰也事是事功道是道
彭更曰舜代堯理天下而有其功則其受天下宜也吾所謂泰者非謂是也蓋以一介之士未仕諸侯上無功於國家下無功於民而食人之食則固非道之所宜此吾所以疑其爲泰而以爲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義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道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牽出則懷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是通融易是交易事之成謂之功所作未成謂之事是餘有餘是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梓人匠人是木匠輪人輿人是車工先王之道廣矣大矣獨言梓匠輪輿者孝弟人道之本也其曰守先王之道則所該尚多至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凡皆以垂後世也故下文即以仁義承之此蓋皆孟子自謂也

孟子說子以士爲無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試以農工之事觀之且如農人種粟女人織布各有其爲之功與所司之事以男之餘粟補女之無粟以女之餘布補男之無布是謂通功易事以義補不足若使子不通融交易則男有餘粟且積之無用而不得女之布女有餘布且積之無用而不得農之粟多者無所用缺者無所取生民之用闕矣此固不容於不通功易事也子如通之則男耕女織下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如梓人匠人輪人輿人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於此以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義而仁義之實不外於孝悌二者獨能入而卒親出而倍長守先王在義之道於當時使異端不得淆亂傳先王之道於後世使後學有所師法此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豈特一梓匠輪輿之一事也哉反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是何尊重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之士哉知仁義之不可輕則士之傳食於諸侯非無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曰

食志

彭更因孟子之詰乃變其說以應之說吾非曰梓匠輪輿而輕仁義之士也誠以梓匠輪輿乃其藝之流原其本心固將以藝求食事食之可也若君子為仁義之道豈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志非在食而乃傳食於諸侯此吾所以謂之泰耳豈可以梓匠輪輿例論乎孟子說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與人何必問其志為哉惟當計其功之多寡以為厚薄其人果有功於子於理當食即當稱其功事以食之耳君子之志雖不求食然勞力者食於人用人之力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問子平時以食與人果以其志在求食而食之乎抑因其有功於子乃食之乎彭更又強應說食志蓋梓匠輪輿之人皆有求食之心吾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與前所謂無事而食者已自相背馳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主

曰有人於此毀瓦盡墜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毀是壞盡非盡以采如以木石盡成縱橫之文於上毀是牆壁之飾如白灰蓋之便是飾之於外若以細土近白者蓋之亦是飾也毀瓦盡墜其志將以求食不可謂為此求食只是無功有強而欲求食耳有疑

孟子說子之食人固因其志矣設使有人於此毀壞子之屋瓦盡墜子牆壁之飾不徒無功而且損於子子其人之志却將以求食則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再說不得食志了只得答說毀瓦盡墜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說毀瓦盡墜以無功不食則子之食人原非為志也還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既曰食功則有功於吾道者在所當食矣乃以子為無事而食與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此章言修德無心暴虐無強也

宋王假借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諸侯忌而伐之故萬章問孟子說宋小國也今欲與問罪之師伸弔伐之舉欲行王政於天下亦可謂有志者矣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不知何如而後可乎通解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毫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主

葛是國名伯是爵放是放縱無道不祀是不祀其先祖之祭無祭毛謂之犧牲遺是送毫眾是湯之民饋食是饋食於耕耨者其民葛民也要是奪也校是與餽亦饋也仇餽是言與餽者為仇朱子孟子曰仁者無敵王不特大嘗問行王政而遂為政於天下者湯武是也宋問以行王政而異人者矣以湯之事言之言成湯為諸侯盟居於亳邑與葛國為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說何為不祀葛伯說祀必備物吾為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送與牛羊以供犧牲之用葛伯自己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說犧牲既備何為不祀葛伯說祀必泰饗吾為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毫邑之民往為之耕其老弱不能耕者往饋餽者之食葛伯乃率其民有饋送酒食黍稷的要而奪之其不肯與的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來餽葛伯殺而奪之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餽者為仇即此

殺童子而奪其赤肉之謂也是湯因施仁於葛而葛乃自絕於湯

直解

民之師誠有不容已者矣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富是利匹夫匹婦是指童子的父母

直解
葛伯殺是饑餉之童子湯為是舉兵而征之四海之內開湯之征特都說湯之心非有所利於天下只是童子以無辜見殺其父母含冤無所控訴故往征之實為匹夫匹婦復讎耳蓋惟成湯以弔民伐罪為心故能取信於天下如此

直解
湯始征自葛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斂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訶

國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直解
敵亦始也十一征是征十一國餘已見前篇

常初成湯起兵征伐無道之國自葛伯始從此討罪伐諸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說我等與彼國之民都困於虐政何不先來征我之國民之望湯來征

真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

湯師之來則歸市者不止而商安於市者不變而農安於野只是誅殺那虐民之君撫綏那受虐之民就如時雨之降一般民皆幸甚

復蘇歡然大悅焉商書仲虺之誥述當時之民說道我民向在水火之中待我君來故久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暴虐之害也

言則當時之民心可知其已望而待之深如此夫湯之休士政而無敵於天下如此

有攸不為臣東征綴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篚食糗糒以迎其小人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直解
攸所也綴是安匪與篚同是筐玄黃是幣紹是繼係是美言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繼事周王而見其休美也

臣附是歸附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能君子是在位之人小人是細民從有攸以下皆尚書逸篇孟子約其文如此自君子實玄黃於匪以下至孟子又釋其意如此

又以武王之事言之當時之時有助紂為虐而不為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東征之以綏安其士女其士女都川篚盛老玄黃幣以迎武王之師且曰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繼事我周王庶幾蒙其恩澤而見休美乎於是心悅誠服而歸附於大邑周焉夫民心未易得也今武王東征一舉其有位而為君子的則以玄黃之幣實於篚

國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直解
篚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為小人的則盛著篚食糗糒以迎周之小人這是為何蓋以商政暴虐民方陷於水火武王與兵征伐以救民於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誅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殺戮故民懷其德而以類相迎如此

太誓曰我武惟揚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意
太誓是周書篇名揚是奮揚取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周書太誓之辭說我之威武奮揚彼紂之疆是罪致討取彼凶殘而殺之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嘗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取彼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此於湯之伐紂又有光焉即太誓此言則見武王之征伐惟取其殘而已矣夫惟取其殘此所以得其心而來其臣附也武王之所主政而無敵於天下又如此

直解
而求其臣附也武王之所主政而無敵於天下又如此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者楚雖大何畏焉

由此觀之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霸術服人故見惡於大國云爾使其實心以行王政若成湯中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雖大不能率其子弟以攻父母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則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八 七
戴不勝是宋臣齊語是齊人語傳是教咻是喧譁齊楚語莊獄是齊街里名楚是楚語

宋臣戴不勝有志於正君而未知薦賢爲國之道故孟子告之說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於當道然滿堂滿室非一人之力也吾觀子之事王蓋亦欲使王之爲善與亦可謂有心於王矣然正君之道容有未知者我明以告子假如有楚大夫於此願楚語之陋而欲其子學齊人之語也則將使齊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手誠不勝說欲學齊語必使齊人教之耳孟子說齊語而使齊人教之誠是然使居荆楚之地傳之者僅一齊人而朝夕喧譁咻者有衆楚人則所聞不專積習難變雖日加撻而求其子之齊語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齊國使居莊獄之間且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必然化而爲齊雖日加撻而求其子之楚語亦

不可得矣此可見所與者衆則所習易成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薛居州是宋之賢臣長幼卑尊皆指在朝之臣說

由大夫教子之事觀之則知人臣之欲正其君者非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在君之前後左右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朝使之居於王所誠得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是薛居州之賢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爲不善其誰與之爲不善乎如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不是薛居州之賢則所見所聞者莫非不善矣王雖欲爲善其誰與之爲善乎今以一薛居州同乎羣小人而居於王所正所謂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八 七

七

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子欲子之王之善亦惟廣求博訪得如薛居州者悉薦之於王而非薛居州者使不得以亂其間可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

賤而可恥

不爲臣是求仕於其國者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孟子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說君子以濟世安民爲心必得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今之不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曰古之士

者未為諸侯之臣則不往見諸侯此不往見諸侯之義也

段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段干木是魏文侯時人泄柳是晉穆公時人甚是過甚迫是求見之

然所謂不見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屈身以枉見耳若有尊賢下士

之君自來求見亦豈有終絕之理乎昔魏文侯賤有簡段干木是未

為臣的文侯來求見他乃踰牆而避去晉穆公賤有簡泄柳穆公來

求見他乃閉門而不納一子之自處如此是皆立已於太峻非人以

太嚴而為已甚之行者也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然如二君屈

已求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亦過甚而

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乘此以相見也孔子雖不逆許亦不墮其術中也探看陽貨出外之

時乃往拜之既答其禮又不使他得見夫不欲見其人義也往答其

禮禮也雖然不忌然名則欲見之矣蓋當是時陽貨既先來加禮於

已則已為得而不見之哉此可見孔子之不為已甚而適於禮義之

中正也此可見之節也

曾子曰魯有諺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有諺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有諺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有諺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有諺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有諺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
是井田之法十分中取一分
關市之征是商賈之稅已足止

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決乃問孟子說古時井田之法什分而取一關市之法議而不征先王之良法今則厚斂於民橫征其貨良法無存國何由治吾欲使君復古行什一之賦去關市征稅但積習已久難以驟興國用所需不能頓革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舉厚斂之弊與關市之征而盡已之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是物自來而取之損是減

孟子說爲政在於力行知過貴於速改子既有志於革弊而日始待來年是何異於攘雞者乎今有人於此日曰攘取鄰家之雞或告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子

說攘雞苟得無恥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却說我一時便止不得請暫且減損每月止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這等的人謂之能改過遷善可乎

只就正意說不必帶攘雞已止也與上文然後已相應

之攘取其民猶攘雞之不義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便當速除其弊仁以行之所以決之使百姓早受其賜何故等待來年也不然則亦終歸於危危而陷於困窮苟且而已豈更化善俗之道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此章孟子詳言其所以不得已之心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

節節照應之 新安陳氏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外人是他人議論者也好辯是好與楊墨之徒辯也

當時楊墨之言充滿天下孟子欲防衛吾道不得不辭而闢之故有疑其好辯者公都子乃問說今在外之人皆說夫子好爲辯論以求勝於人是必有故矣敢問夫子何爲如此孟子說君子之處世豈不欲與之相安於無言然義理有當發明事辨有當救正雖欲不言不可得者若我之於今日豈故好爲辯說與人爭論哉乃有不得已於言者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是生民一治一亂是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

所以不得已爲何蓋自古以來天下之有生民非一日矣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當其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爲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爲之一亂反覆相尋未有常治而不亂者其勢然也夫山治而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然撥亂而反之正在聖賢豈得辭其責乎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淪余泮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是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蛇龍居之是水處則蛇龍居民之地下是卑地巢是架木爲居猶鳥之巢上是高地營窟是掘地而處書是虞書大禹謨篇洚水是泆洞無涯之水是成洪是大

所謂一治一亂者何以徵之昔當帝堯在位之時洪水滔天都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至橫溢濶漫偏於中國故平陸之地皆爲蛇龍所

若天下人民無有定止地勢卑的都架木爲巢以居地勢高的即掘地爲穴以處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書上說降水警余言此澤洞無涯之水乃是天降災異以示警戒所謂降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氣化之變而天下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淮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是掘去壅塞滯是水澤生草之處地中是兩涯之間江淮河漢是四水名上曰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淮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復及龍蛇者龍蛇之害本緣洪水故獨歸重在水上險阻即指澤水說消是除

於是帝堯憂之舉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禹以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塞疏通水道將這氾濫之水注之於海而不使其橫決以四書本義集說上五本十八

蛇龍之性必有所居於是驅逐蛇龍放之淮澤之地而不使其橫決水出由地中行不復氾濫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此時水患盡平險阻既遠不但蛇龍已歸淮澤而凡鳥獸之害人在皆已消除然後地平天成四隅可宅下者不必爲巢上者不必爲窟舉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以遂其樂生之願矣此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

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巢居穴處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意棄田以爲園而使民不得衣食邪說巢行又作園而汙池汙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巢是亂代作是更代而與謂夏太康孔甲桀商武乙之類宮室指民居說田是五穀之田汙池園圃都是遊觀之所邪說邪偽之說巢行是衰究之行巢君五句全指在上人爲亂首者說邪說巢行又作

此句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也如此說又字方有歸蓄然亦必有邪說糊塗了理義然後暴行始作沛是草木所生澤是水所鍾禽獸至是禽獸衆多自堯舜沒其間暴君不一難以悉數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

當堯舜之時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政漸次衰息屢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都安後於自奉不顧民生休戚將百姓所居的宮室毀壞以爲池沼使之無所安息將百姓所耕之田荒棄以爲園圃使之不得衣食虛政如此風俗大壞其在下之臣民又肆爲邪說之說暴亂之行而害人者衆矣且田上棄爲園圃宮室壞爲汙池則此生民之所聚者皆化爲水草之區沛澤且多禽獸困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虞澤不已以至紂商紂之身愈爲不道毒痛四海而天下又大亂焉是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

周公相武王謀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是東方無道國助紂爲虐者也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飛廉是紂謀臣五十國皆與紂共爲亂政者是周書君牙之篇不是大亂是明謀是謀承是繼烈是功烈佑是助啓是開正與無缺是兩意正是正大無缺是周密的意恩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盛也不可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是治法垂於後世作兩意看只是一治之意

當紂之時天下大亂於是周公輔佐武王伐暴救民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之君助紂爲虐則與師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誅

戮又以幸臣飛廉亦助紂為虐者則驅之於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惡黨五十餘國而後人害以息且驅其閭閻所畜之獸如虎豹犀象皆使之遠去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皆於暴君虐政久矣一旦睹聖王之澤莫不欣欣鼓舞交相慶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此時民害掃除天下統一統又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故周書君牙篇說不顯哉文王創業之業至承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治啓我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惡之法無一之或廢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大矣哉此氣化盛人事得而天下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興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有作之有字與又字通用 象引
周自文王武王周公以來天下已治及傳世既失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於是紀綱紊亂風俗陵夷邪說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無道之極至於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前乎此者世亂然則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自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類其禍又極矣此一亂又甚於前且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虞原輔氏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天子之事是悼也庸謂命德討罪皆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所與所與皆是奉行王法也是故二字要看出兩句都要黏著天子之事說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

簡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初史書實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其微辭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顯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放犯耳豈非致治之法垂於天下後世也耶 象引

孔子生當其時既不得君師之位操賞罰之權以施其撥亂反正之術甚為世道人心憂懼仍假借史書文作為春秋之書以教天下後世這春秋所載皆王者尊卑禮命德討罪之大法知叙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要皆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說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謂其存天理遏人欲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倫大明於世其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謂其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權其亦惟此春秋乎蓋奉行天道謂之天子春秋天子之事則無非道也使君子有所勸而為善則知我國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懼而不為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是孔子雖不得與治道於當時而垂治法於天下後世豈非天下之一治乎 前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思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
聖王指堯舜文武說處士是未仕的人橫議是肆為議論盈是有滿無父無君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 子貢食人 人將相食方是流弊九

寒仁義是邪說備滿於仁義

自古以來治亂相尋，大略如此。至於今日，則尤有可懼者。蓋聖王不作，爲日已久，列國諸侯，強力相爭，而放恣於法紀之外，於是異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學，橫議於其間。如楊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楊朱墨翟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而去聖人之道遠矣。橫議之惑人如此，其爲害當何如哉？蓋楊氏見世人皆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故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人也只存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且有一患難在吾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吾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也。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此，無父無君，則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美 何陋堂 人道滅絕，與禽獸何異？橫議惑人，一至於此，其害又可勝言哉？昔公明儀曾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乃今觀楊墨之害，則有甚於此者。蓋以仁事親，以義事君，本舊世不易之道，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而楊墨以無父無君之教，亂之使楊墨爲我兼愛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義以事君，仁以親親之道，廢而不明，是邪說惑人心，而充滿天下，以蔽衆仁義也。蓋墨氏主於仁，而仁非其仁，便充塞了仁；楊氏主於義，而義非其義，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始也楊墨惑惡人心，猶是率獸食人，其終也人人中其毒，皆無父無君，而相刑相刃，相賊相賊，無復世道人理，人將相食矣。其爲生民之亂，豈特如春秋之時而已哉？
吾爲此懼，爾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

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開是術先聖，指堯舜以來至孔子說，距是邪說，放是邪說，而遠之邪說，即楊墨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瀾放蕩，也不得作，作於其心，二作字不同，雖皆訓爲起，然不得作，訓不得復起，於世以惑人也。作於其心，是心惑於兼愛爲我之說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害於事，害於政，二處先後，不必深爲之說，大抵害於其政者，亦能害於其事，害於其事者，亦能害於其政。
楊墨流禍之深如此，吾爲天下憂之，故防衛先聖仁義之道，使之著明於世，不爲異端所塞，而於楊墨之學，則必深距而痛絕之，以故斥其淫蕩無根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爲非，而邪說之說，不得復起，以誣民。此所以衛道也。蓋以此邪說者，作於其心，而心爲所蔽，以陷於一偏，則見之於行事者，必不得其常，而害及於事矣。既害於其事，則措之天下，凡紀綱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於政矣。夫心者，事之本，而政者，事之綱，心有害，則政事俱不免此理之必然者，雖聖人復起，亦必不能易吾之所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則聖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亂又何時而已乎？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仲是止兼是并之，此夷狄蓋在所伐五十國之內，日兼夷狄，則糾蹙飛廉亦舉之矣。獨曰夷狄者，舉重以見輕也。前既歷叙三聖之事，以已聖之，此以下兩條，又是總舉上文之意，而申結之也。
由此觀之，可見治亂相尋，固有定數，而維持教化，則存乎其人。於天地有闕，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遇得許久，

亦有貧賤強自謹守者這都不是真廉若陳仲子豈不真廉士哉蓋仲子生富貴之家而甘處淡薄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於三日不食耳不能有所聞目不能有所見也這樣窮苦未嘗求食於人適然井上有李蟪食其實者且過半矣而謂往取而食之三咽之間然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天澤其身而至於不願其生豈不誠廉士哉直解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則而後可者也

巨擘是大擘惡能廉是仲子未得為廉也充是推而滿之操是所學

如孟子曰人皆溺於富貴而仲子獨能以窮約自守於齊國之士之屯如聚小指中有大指也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亦未得為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八

三

直解

廉蓋廉者非不取也不苟取耳仲子折義不精而務為矯激則過於廉而反不得為廉矣據他這等操守若要充之以至於盡除非是似那丘嫂一無所求於世而後可也直解

夫蛆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是乾土黃泉是濁水抑是發語離樹是種米可知是所從來義與否皆未可知此段承上必蛆而後可說明其未能如蛆之廉也

夫所謂必蛆而後可者何也蓋丘嫂之為物上邊只吃些乾土不待人而後食下邊只飲些濁水不待人而後飲這等纔一無所求人豈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人而後築食必有粟粟必待人而後種這居食之所從來豈能通其義與不義乎今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伯夷言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徒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徒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徒所種與抑亦盜跖之徒所種與如其義則為伯夷如其不義則為盜跖其所從來義與否皆未可知也若有不義則是未能如蛆之廉矣然則仲子亦惡能自成其為廉哉直解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織以易之也

辟是績績是練麻易是易食宅直解

匡章說仲子之居食雖所從來未必盡出於伯夷是亦何傷其廉潔哉蓋人之處世只要自己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這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親身織屨妻子績麻以易之此惟自食其力非不義而取諸人者而巳豈必出自伯夷而後為廉乎直解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八

三

直解

其兄生戰者已頻頗曰惡用是駝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戰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是世卿之家兄名戴為齊卿蓋是邑名蓋祿萬鍾是食采於蓋其入朝雖他日是異日歸是自於陵歸已仲子也頻頗是轅眉不悅的意思駝駝是鴉鳴聲哇是吐之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敘家世也固有意在所以明其乖方也直解

孟子說爾謂仲子自食其力遂以為廉乎不知是亦不義也何以言之蓋仲子乃是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於益見有萬鍾之祿則其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仲子願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屑於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屑於居也乃辟其兄因以離其母挈其妻而處於於陵之地其於母子兄弟之間已滅其天性之恩矣及異日歸省其母偶有人饋其兄以生鵝者是亦交際的常

禮豈便是不義之微已乃類則指若生焉此禮豈便是不義之物也
要他何用又他日在家其母殺是鴿也與仲子食而一食之其兄
適自外至見而識之說爾所食的即何日所饋說之內也仲子聞
是言於是出而哇之仲子之所為如此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
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甥而後充其操者也

類是仲子所操之類若仲子者甥而後能充其操者也即是上文充
仲子之操則甥而後可者之意言據仲子之志則將求為甥而實不
能為甥也明其非廉之正也

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為義於母之食於陵所居之室安得
為義於兄之室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既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八

三

出野

不食不居於彼亦不食不居也今仲子以母之食則以為不義而
不食以妻之歸饋所易者則又從而食之以兄之居則以為不義而
不居以於陵之居則又從而居之是尚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
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若謂若仲子者不食不居之操者
飲黃泉的丘壟然後可以無求自足而能充其操者不食不居之操者
也不能充其操則亦且不得自足其為廉矣仲子者不食不居之操者

白粉齊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十九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輝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云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法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
責也自章首至可謂智乎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自是以惟仁
者至喪無日矣所以責其君自詩云天之方嚴至末所以責其臣

離婁是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是魯之巧人規是所以為圓之器
矩是所以為方之器師曠今由又師曠是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是
散竹為角陰陽各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律太呂夾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九

一

出野

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呂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堯舜之道是堯舜治天下之道指其藏諸運用於一心者言
仁政是治天下之法度

孟子見當時之為治者無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說治天下
下之道皆本之於心而運之以法法之所在雖聖人有不能廢者如
制器雖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使之制作亦必取諸規以為圓取

諸矩以為方而後可以成器設使不用規矩則明巧亦無所據而不
能成方圓矣如審樂雖以師曠之聰使之審音亦必以六律之長短
定五音之高下由一均以往旋相為宮然後五音可得而正焉如不

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鍾不能
正夫音之徵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
數之南宮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

角雖至聰亦無所施而不能正五音矣古稱至聖莫如堯舜如堯舜之治天下心存愛民而至有道也然亦必以紀綱法度而運其如天好生之德然後使天下平治設使不以仁政則養之無其具教之無其方必不能使天下皆遂生復性而歸於治平也為治當行仁政如此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是愛民之心仁聞是有愛人之聲聞於人法於後世是澤既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垂訓於來世有王者起必求取法正足如此先王之道仁政是也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證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

堯舜惟行仁政所以澤被於當時法傳於後世今之為君者亦有愛民之心與夫愛民之名聲聞於人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當時之民不得沾其實惠傳之後世亦不可以為法則者豈其心不若堯舜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以為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則雖有仁心仁聞而無其具以施之患亦不及於民矣欲治之成豈可得乎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空也徒善是有其心無其政徒法是有其政無其心此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重在徒善不足以為政通章之意是如此

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見心為出政之本政為致治之法政根於心則法有所本而不為徒法心達於政則本有所寄而不為徒善所以古語有云徒有仁心而無仁政者則心無所施澤不及民而不足以治天下徒有仁政而無仁心者則誠有不足而政為虛文亦豈能使其政自徧行於天下而民皆蒙其實惠乎是則仁政固當本

諸心而仁心尤當連之於政而世之言治者每不肯舉行先王之仁政亦獨何哉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愆是過謂用意過當處忘是遺忘謂照顧不及處率由是遵守的意思章是典法舊章是先王之成法此是承徒善

不足以為政而言不徒善則足以為政矣

徒善既不足以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經假樂篇中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說治天下者於政事之間能無差錯疎失皆由遵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具備後人

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於發號出令立綱陳紀皆以先王之法為準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於錯謬有所考據而不至於疎失乃

猶有過差遺忘而民不被其澤者無是理也然則先王之仁政豈非後世之所當遵者哉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竭目力是方圓平直之理目中見無不盡竭耳力是五音之理耳中聽無不盡竭心思是治天下之理心中思慮無不盡繼字是接續意

許多道理在聖人耳目心思之中若無箇法度來推行他卻積住無由發出及天下後世惟循箇法度去推行他許多道理都由這出去

及天下後世此便是如繩墨一般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繩是制

器之式樣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此正言立法作工之事皆聖人作的規矩音律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輸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雖其所用之規

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輪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耳日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趣味不然天下不能常有聖人仁政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自此以上皆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足以偏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繼之下即承之而言此為政者所以當國之也

大為治者固當遵行先王之政矣而先王之政之所以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開物成務欲制器以利用天下之用既皆竭其目力以辨方圓平直之則矣然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目力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繼之以規矩以為方圓準繩以為平直則規矩準繩立天下後世之為方圓平直者咸取則焉方圓平直之用無窮也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既皆竭其耳力以察清濁高下之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四

理矣然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力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繼之為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則六律立天下後世之正五音者咸取則焉五音之用無窮也聖人不為生民之失所而欲為之造命固已竭其心思夙夜憂勤求所以遂民生復民性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心思亦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立教養之法制為不忍人之政以繼繼之使天下後世之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故民皆獲生復性政行於當時而澤被於當時之天下政行於後世而澤被於後世之天下矣此先王立政之所以為善而後之為政者所以當遵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下是卑下此師是承聖人使竭其目力節言聖人法度既為後世之

治者而立則法度既立正為治者所當因也存疑

先王立法為世無弊後之為治者誠當因而用之乃為知為政之道者所以說欲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本高因而附累之則易成也欲為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本下因而疏濬之則易深也今先王之道著為成法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則是舍丘陵以為高舍川澤以為下是其心有所蔽而不知所以為政也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是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播惡於眾是貽患於下也

先王之道所以當因者只以不忍人之政足以澤當時而傳後世耳不然則天下皆受其禍矣是以為人君者必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則澤及生民法垂後世乃無虧於代天理物之責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高位必且縱情肆欲破壞先王之法是播其惡於眾而天下皆受其禍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上指君下指臣揆是度量道是義理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是法度法守謂以法度自守法若道之用非有二也朝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之臣工指內外百官度即法也信如愚信之信此理只要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奸便是信度也君子指君與臣小人指民君子雖在上無道揆違却兼無法守邊下與工工雖在下無法守邊却兼無道揆違朝臣君子

犯義雖法所不加理則可咎也小人犯刑則入於吏議矣承法度字
來也雖平說六者然却最重在上無道極正是不仁而在高位至於
下無法守則播惡於衆矣蓋自惟亡者以至喪無日矣皆所以責其
君幸是倖免的意思

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蓋人君者百官萬民之視率也荷上
而為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度則下而為臣者
務為阿順亦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憑著道
理才能出令以布信今上無道極則遷就紛更政令不能畫一而道
不信於朝廷矣百官之衆全依著法度才能順命以成信今下無法
守則偷情欺罔職業不以實修而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在
上之君子必至於肆意妄行犯名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在下之小
人必至於放僻邪侈犯刑法而不顧一不仁在位則臣民胥化於邪
則書本義集說 卷十九 六

如此非所謂播惡於衆者乎如此而國有不亡者亦僥倖苟免而已
不仁之禍至於如此不亦深可畏哉 直解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
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

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而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
事賊民猶云奸民蓋國害民非賊而何喪無日是在朝久無復有
期日言必速亡也 直解
觀於不仁之禍乃知國之治亂只在仁與不仁而已所以古語說凡
為國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強却於根本無傷還不
叫做災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富却於元氣不損還不叫
做害惟道極不立於上而不知有禮則無以教民由是教化不行於
下而不知有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通退翻勝之權盡

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夫三綱五常人所賴以生而國
之所以為國也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
則為君者豈可不以仁心而行仁政哉 直解

詩曰天之方熒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熒熒之意泄泄是怠緩從從之貌 朱子
仁政之行人君因當任其責矣而為臣者亦當以此責其君而共成
其業以任為臣之責也觀詩經大雅中說上天方降災禍顛覆周室
正千戈交徵之時為人臣者當夙夜匪懈以救國家之急不可泄泄
然怠緩從從苟且日夕而無所救正也 直解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時人語如此 朱子
這詩所謂泄泄者就如俗語所謂沓沓一般在詩謂之泄泄在詩經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九 七

謂之沓沓其實一也 直解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義是事君之義如責難陳善以義正君就大體說進退無禮對事君
無義言就動靜說謂持身不正也自待之卑者其待君亦卑也指奔
走承順為恭說言則非先王之道就言語說非是詆毀詆毀先王之
道謂不可行也份要以下文來反證他正是怠緩從從之意 直解
如何是沓沓的意思被人臣之事君不責其行道而無事君之義其
動靜進退之間唯知趨走承順而無持身之禮其告君之言則輕毀
先王之道而以仁政為不足行者此者即世俗之所謂沓沓也詩人
所謂泄泄者何以異此是豈人臣之道乎 直解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聞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責是責望難是難事乃以極等之事望其君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

優劣但當以充辭之道。他陳善是開陳善道。閉是禁遏的意思。邪是君之邪心。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既溺於邪了。我須有箇正當好事。物去替他方得他回。是就事上說。仔細着工夫去懲。懲引其君以當道。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恭與敬大概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他做箇大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己身上做。謂吾君不能正與責難陳善。用反賊字解做害字。五解

人臣而至於泄泄沓沓。無救於傾覆國家。何顧焉。不知人臣事君。自有箇道理。古語有云。人臣但以極等之事望其君。必欲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為堯舜之君也。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敢以中才當主望之。尊君之大也。這才謂之恭。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人

前明室

開陳善道。這如何而為仁心。如何而為仁政。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往。而有以閉其邪心。惟恐其所行不仁。而或陷於有過之地。者。這才謂之敬。若謂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行。而不能責難陳善。以盡閉邪之方。坐使其君有過而不恤。這反是害其君了。不謂之賊。而何。然則為臣者。其可不以正君為己責乎。臣能正其君。君能行先王之政。君臣交盡其責。則民被其澤。而天下之平治也不難矣。淺說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勿如幽厲之不仁也。其意在當時人君。雙峰說

至是極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益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聖人人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為君盡君道意。朱說孟子曰。天下所以為方員之理。盡於規矩。是規矩者方員之至也。若

夫為入之道。則盡於聖人。蓋聖人氣清而質粹。生知而安行。故於五品之人。倫行之各極其至。大中正而無一毫之過。差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虧欠。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見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也。夫聖人方員之至。則凡欲為方員者。必取法於規矩。聖人人倫之至。則凡欲盡人倫者。必取法於聖人矣。淺說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欲為君盡君道。云云。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兩欲字。當急趕到兩盡字上說。此是說立志當如此。不安說要為君者。須盡君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實望世之為君臣者。取法之也。新安陳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九

前明室

聖人莫盛於堯舜。人倫莫大於君臣。如欲為君而盡人君的道理。欲為臣而盡人臣的道理。二者亦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概可見。是事事做得盡。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故必法堯舜。然後可為君。必法舜。然後可為臣。於君臣分內事。始為無虧。若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則雖奔走為恭。不過承事之小節。皆為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不以斯民為有恆性。雖粉飾治具。終無愛民之實心。皆為賊其民者也。此為君臣所以必法堯舜而後可也。直解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道二是說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孟子引此之意。在出下此入乎彼上孔

于是泛說今說此句辭亦宜依本文先從孔子泛說然後以孟子之意綴之

世之君臣所以不法堯舜而至於慢君賊民者無他蓋有畏難之心則謂堯舜至聖不可幾及有苟且之心則謂不法堯舜亦可小康此皆暗於大道而未聞孔子之言者也孔子曾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不仁兩端一念無私而當理便是仁一念徇私而悖理便是不仁未有出於仁不仁之外而判為兩途者亦未有介於仁不仁之間而別為一適者可見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其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孟子

孟子

幽是暗厲是虐皆惡說也改是變改其惡論身危國削身弑國亡及隱論不可改皆不仁之禍不可謂幽厲只是不甚則身危國削者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言者意已歸於當時之為君者矣引若不仁之君暴虐其民或橫征暴斂以窮民財或嚴刑峻罰以殘民命其為虐政多端然人心既離禍患立至甚則身弑國亡而不能以自存不甚則亦身危國削而不能以自振本有不害於其身凶於其國者也不特此也至於沒身之後考其行事定其諡號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這等惡諡定之一時傳之百世雖有孝子慈孫欲為祖宗掩覆前愆亦不得為公議而改之矣不仁之禍至於如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蕩之篇蓋是紂言前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夫一不仁而生前之慘禍身後之惡名至於如此然則欲盡君道者不可不知所鑒哉大雅蕩之篇有云殷之鑒戒不遠而在夏后之世蓋欲紂之鑒於桀耳此正令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夫鑒幽厲之不仁則能法堯舜之仁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聲而居不仁之意

三代是夏商周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皆以已然之迹言之也

孟子說前代之得失乃後人之法戒有國者不可不知也試以夏商周三代言之其初創業之君奄有天下如禹如湯如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事事都以惻怛慈愛行去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所以得天下者以其仁也及其後王如桀紂幽厲皆以凶殘狠戾之心行苛刻暴虐之事惟縱欲以肆於民上是以致民心攜貳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士

孟子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本至於亡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保安也四體是身之四肢不保言必死亡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為然新安陳氏

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極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億兆離心叛亂四起四海不能保其有矣諸侯不仁則身危國削眾叛親離社稷不能保其有矣卿大夫不仁則壞法亂紀必有覆宗絕祀之憂宗廟不能保其有矣士庶人不仁則悖理亂道必有虧體殺身之禍四體不能保其有矣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直解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強酒是強飲酒直解

夫死亡人皆知惡之不知所以致此死亡者由不仁也今人於死亡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九

三

集說

無有不知惡醉於不仁之事則甘心樂為不知鑒戒這樣的人猶似惡醉而強飲酒的一般不知強酒而欲無醉不可得也樂不仁而欲無死亡又豈可得哉如惡之莫如為仁矣直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體人不答反其敬

此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體仁包智體也直解

反是反求諸已恐其有未至也朱子

孟子說君子處世但當反求諸已而不必責備於人若貴人太過而自治或疎未有能服人者也且如仁者切於愛人之人之被其恩澤者誰不親而附之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善仁有未至耳使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可也立綱紀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人就吾條理治人也智識精明凡綱紀之所立政事之所仰者舉合天理而當人心則人無不治矣若夫治人而人不治必是智識未

到凡紀綱政事猶未有合天理當人心處使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弗明處無弗當可也有禮者敬人之人之被其敬者豈有施而不報之理其政禮人而不我答則是吾敬有未盡處使當自反其敬務盡其謙讓積誠以動之可也直解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是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是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愛人禮人治人此三端似亦說得盡了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故曰皆反求諸己天下字說得廣天下則盡乎人也不但一人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朱子

君子以一身而酬酢萬事若能以自反之心凡所行之事有窒礙難通不能盡如其願的件件都反求諸己只在身心上講求根本上著刀必求無事盡善而後已這等的修身克己嚴密精純則一身之中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九

三

集說

服之矣豈特一家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乎直解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永是無間斷之意此命字以理言永言配命是常常思是是合理之能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以誅贊之耳朱子

大雅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說人能常常思念務今天理則人心祐助多福自臻這福是自已求之非倖至者此所以反求諸己而天下歸之也如不知正已而但知責人徒以權力把持天下則今之不從威之不服欲使天下歸之其可得哉直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

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恆言是常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是恆言中自有之次序但常人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論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此本在身乃恆言之所未及重在此本句下要入身正在齊家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以之治天下亦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

孟子說天下之言有平易淺近而全理存焉者不可不察也如今人幸而言語都說天下國家却不知這句言語有箇次序蓋天下至廣德教難以周徧須是國都之內治教修明則由近及遠可以致萬邦之平治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即舉以國也然國人至樂情意難以感孚須是一家之中恩義浹洽則由內及外可以與一國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古

孟子

仁讓是國之本在家故言國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本又在身此則常言之所未及也蓋一身之舉動乃一家之所視效必身無不正而後閭門之內整齊嚴肅家自無不齊而治國平天下可以次第舉矣若其身不正則豈有本亂而末治者哉然則人宜先修其身以為家國天下之本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亦承上章而言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巨室是世臣大家慕是向慕心悅誠服之謂也前然是盛大流行之貌沛是充滿此章是一意反覆說不得罪於巨室

一句與上為政不難相應巨室之所慕以下則盡不得罪於巨室之意以見為難也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只是點出巨室之所慕四句

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彼為患而不知其本之不修故孟子曰欲德教之徧及於天下自下難也其本在於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而已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於人君舉動乖錯則巨室心懷怨怒政教有違而不行者誠使言動無違則得安絕無纖毫過失有一取怨而致怒的使世臣大家皆心悅誠服

然而向慕之則一國之人皆視以為起向亦自心悅誠服於我矣國人既服則天下之人又豈有不服者乎由是德教之所施沛然洋溢乎四海而無遠弗屆焉向使身有不正則巨室不服而德教之行有所留礙矣以此觀之可見為政在於正身而已何難之有知正身之不難則知為政之不難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古

孟子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蓋勉當時諸侯修德以自強也

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德字兼才對力字言也又言賢者見所以為小賢大賢者正以德之大小得名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役是為人役使天是理勢之所當然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孟子說天下之人分有二等出令以使人則聽命以役使於人此相臨之定體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其位之貴賤必稱其德之人小故大德之人則小德者為之役大賢的人則小賢者為之役役人者不恃力而自尊役於人者非畏勢而自服小

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此在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勢力相為雄長力小者則為大者所役力弱者則為強者所役小國不敢以敵大國固不敢以敵強其懼而役於大國強國此在尚力之時然也世道不同故其所尚亦異然合而言之都是理勢之當然纔到理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斯二者皆天也若能度德量力一聽於理勢之當然而不收違悖這便是順天順天則可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而國以長存矣不如此便是逆天逆天則豈有不亡者乎觀於存亡之機而自國者當審所尚矣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令是出令以使人受命是聽命於人物字解作人字絕物言必及於窮以女與人叫做女吳吳與吳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涕涕而與為婦引此以言小役人皆役強之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十六 齊明堂

有道之世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小役大弱役強則齊景公是也昔吳以蠻夷會盟上國最稱強大此時齊國衰弱不能與之力爭景公乃與草臣謀說有國家者非取威定霸以令諸侯則審已量力以事大國只有這兩件道理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若又不能因時勢之安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絕絕而失其和好此則批發連禍自取滅亡而已於是涕出而以女出嫁於吳夫景公與言橫涕其羞自棄之罪始未暇議然其言於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宜若猶可取也 虞澤輔氏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師是效法先師不是已亡之稱乃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視受其命引今也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殷集息故皆若大國之所為者而兩恥其教命而欲不為所役這就是為弟子的而恥受命於先師也牙

為弟子豈得不受教於師不能自強豈得不聽命於大國乎直解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夫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師文王只是修德行仁果行文王之政必為政於天下謂大國反為所役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

如使心誠愧恥欲免於人役則莫若反已自強取法文王蓋文王起於岐周為方百里而當商家全盛之日其締造甚艱難惟其能發政施仁使人心悅誠服故能三分有二開創成周之王業今其政布在方策誠能舉而行之則人心咸服天命必歸在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因勢乘便不出五年小國所乘之勢稍難積功累仁不出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六服恭惟國不承德大德大賢且皆為吾役又不但強大者為吾役矣有疑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十七 齊明堂

士周敏祿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麗數也十萬曰億不億是不止十萬侯字解敏祿字助語辭靡常是無常殷士是商孫子之臣庸是大敘是達祿是宗廟之祭以豐饗之酒灌地以降神將是助謂酌而進之也京是周之京師商之孫子至天命靡常此言商之孫子皆為周之諸侯也殷

士周敏祿將于京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臣而助祭於周京也此文王之詩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文王之德所致以成成王也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兄難為弟之為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國若好仁二句亦只做孔子說好仁即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為政於天下處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億句說周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故問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有疑

經 167-239

所謂能師文王則必為政於天下夫文王之事何如大雅文王之詩說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止十萬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無不臣服於周其所以臣服於周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庸大而敗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上祭事於周之京師也孔子讀此詩而歎之說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何其衆也文王能行仁政而周命維新商命雖革則是仁人在位雖有衆不能當之養難乎其爲衆也若使爲周君者能如文王則必無敵於天下矣出大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我師仁者無敵豈不益信也哉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語辭本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大

朱熹

觀文王之詩孔子之言則知國君之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之諸侯恥受命於大國其心豈不欲無敵於天下然乃師大國之衆怠放不師文王之發政施仁未有誠心愛民力行仁政者是徒知恥爲人役而不求所以免爲人役就是手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的一般其終不免於熱明矣大雅桑柔之篇有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是說持熱者必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猶立國者必以仁自強而後可以服人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於天下焉無是理也爲人君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此章言心有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存亡之若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菑是災害非指水旱兵革之類但所爲之可致禍者皆是亡是敗亡危險道也將近菑也菑患害也猶木亡也菑深於危亡深於菑安危利菑其所以亡正是說不可與言處

孟子說有國家者誠不諱言危亡而惡聞菑害然禍福之來皆其自取惟通達事理者能言之亦惟樂受忠言者能聽之若那不仁之人私欲同蔽失其本心雖有忠言諫論亦必拒之而不從豈可與之有言哉其如修德行仁則可以長久安寧暴虐不仁則不免於危亡此必然之理也彼不以危險爲可畏而反操之以爲安不以菑患爲可虞而反趨之以爲利不以滅亡爲深憂而反怡然處之以爲可樂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若與之言告固以爲危彼固以爲安吾固以爲菑彼固以爲利吾固以爲必亡彼固以爲不亡此其所以不可與言而至於敗亡也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固言而悔悟去危而即安去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九

朱熹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孺子是童子滄浪是水名只是一水非滄自滄浪自濁也纓是冠系

由不仁不可與言觀之可見敗亡皆其自取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昔有孺子歌說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之纓這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之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小子是孔子弟子

孔子聞之乃呼門人小子而告之說這孺子之歌雖出於無心然就中玩味却有箇感應自然之理小子其審聽之可也夫纓之與足一般足濯何以有清濁之分蓋纓乃首服人之所貴也貴則惟水之清

者乃可以致勝故以之濯纓足為下體人之所踐也履則離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垢故以之濯足是纓之濯也由於浪之清致之足之濯也由於浪之濁致之貴賤異同皆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一物如此其餘可知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此以下孟子之言也侮是慢毀謂破敗非試也夫人必自侮是凶暴淫虐也家必自毀是傷敗衰倫也國必自伐是殷樂怠放也此所謂自取之者

觀孔子聽滄浪之言而發自取之義然則吉凶禍福孰非人之自取乎如人之一身若能敬慎端莊無一毫過失則人心自生敬懼誰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儉身凶暴淫虐先自為可侮慢之行然後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十九

人以為可侮而恥辱加焉這不是人能侮我乃吾自取其侮也又如一家之中若能整齊和睦無一些乖爭則家道自然興隆誰敢有毀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治家或骨肉相殘或閨門不肅自家先取毀了然後人見其可毀而破敗之焉這不是人能毀我乃吾自取其毀也又如一國之內若能順治威嚴無一些釁隙則大國亦將畏之誰敢有侵伐者惟是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百姓不安四鄰不睦自己先有可伐之徵了然後動天下之兵而身危國削之禍生焉這不是人敢於我伐乃吾自取其伐也使我無召彼之端彼胡為乎來哉可見愛不虛生惟人所召孔子所謂自取者蓋如此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之謂言即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之謂也

者若孽自己作災殃之主豈有存活之理此則自取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兩家者如釋怨自取之義而深戒自作之孽則必能曉信忠直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樂之所惡勿施爾也

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樂所惡勿施首節先自失天下說起推言得天下之道二節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三節是承上言民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而不仁者適為之段自今天下之君至末凡三條皆是倦倦致意於當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可為也二條言為仁之晚而猶可為也三條欺人之莫肯為仁也意思如論語我未見好仁者一章皆是反覆欺人莫肯用力於仁也

夫其民也失其心也要說得兩樣失民謂無民民皆離叛而去也其心謂所為不合民心而民心離也得天下有道亦泛論之聚如聚斂民之所欲皆為致之若一件兩件未足為聚斂也二旁都是詳解

孟子說自古國家興亡皆由於民心之向背我觀夏桀商紂皆君臨天下矣如何便失了天下其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則失國矣夫桀紂之民也都是祖宗所遺如何便失了人民其失民者失其心也心不悅服則離叛而去矣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理只要百姓歸附則有人有土天下皆其統馭矣得民有箇道理只要他心裏喜歡則近悅遠來自歸於我矣至於欲得民之心又有箇道理不是智術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制之只看他所欲所惡凡民心之所欲

非惟得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亦無不合其公願而皆與之舉
之凡民心之所惡如飢寒疾苦之類皆勿以施之把不好的事一些
不害著他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為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為心豈有不
得其民者既得其民則保民而天下孰能禦之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民之歸仁也一句內已有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之意下二句特以喻
之耳曠是野外空闊的去處

大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仁也仁則民歸矣不但其澤者莫不歡
欣鼓舞保之如父母就是聞其風者亦莫不奔走趨附戴之為我君
以民之所欲在此也民之所欲在此則自歸乎此矣如水之就下以
其性本下也如獸之走曠以其所欲在曠也

故為淵鰥魚者猶也為叢鵲者鵲也為湯武鰥民者桀與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故字承上面意思說淵是深水鰥是羈逐的意思鰥形如鰥魚者
也鰥是茂林鵲字即是鳥雀的雀字鵲是鵲之屬能食鳥雀與上節
只是一項事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離乎彼則屬乎此也此以上皆
泛論至下文方說入時事

觀民之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未有不趨其所欲而避其所惡者
故魚在水中只因為鰥所食都往那深水去處鰥藏以避鰥之害是
魚之必趨於淵者鰥為之鰥之也雀在林中也因為鵲所食都擇那
茂林去處棲止以避鵲之害是雀之必趨於叢者鵲為之鰥之也至
於湯武之仁本是人心之所歸向而桀紂又暴虐無道百姓不得安
生把夏商之民都逼逐將去使之歸於湯武就似魚之歸淵雀之歸
叢一般是湯武之所以得民者又有桀紂為之鰥之也民之歸仁而
去不仁也如此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鰥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此節承上兩節意思說特言其理之必然耳非利人之為已鰥也

民之所欲在仁而不仁者適為之鰥如此然則當今民遭暴虐無所
逃避之時有好仁者作誠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如湯武為則諸侯
之不仁者皆為之鰥民而歸之矣民歸則得天下而王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
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是草名用以灸病的乾久益善畜是自今畜之專主艾言苟不志
於仁直說人君

但今之欲王者其平日無以得民心民之憔悴於虐政已深一旦要
起獎扶衰混一天下如何可得須是及早悔悟汲汲然舉行仁政然
後人心可收王業可致真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時
已後矣事勢已不及矣然不能畜之於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苟
為不畜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近而艾終不可得是故為仁者平日既
無積累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及今而志仁則猶可為也苟不
志於仁將見國事日非人心日去因循以至於終身惟有憂辱相尋
以陷於死亡而已豈復有能自振拔之理乎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桑柔之篇淑是善載則也胥相也此正指不志於仁者言
引詩又是說志仁者之無人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說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是說人不能為善則相引
以及於沈溺而已是即不仁之君終身憂辱死亡之謂也詳味詩意

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已於好仁者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

暴是害自暴是自賊害非是非毀道理自棄是自棄絕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俱兼氣習言自暴與自棄人品雖有不同其不能至道一也自棄者亦可說不可與有言自暴者亦可說不可與有爲不然者各自其切者言亦互見也禮義字淺仁義字深且全仁是體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存疑

孟子說人性本善不待外求須是自家涵養自家勉勵方能盡得性分中的道理如今有一種自暴的人兩旁暴戾就把好言語教他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又有一種自棄的人意氣卑弱志趣凡陋就知道理該做的事也絕之而不爲何可與之有爲也如何叫做自暴蓋人性中有禮義但有良心的誰不知其爲美而暴好之彼則非誠禮義之說爲非道而拒之以不信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恣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所以謂之自暴也尚可與之言乎如何叫做自棄蓋人性中有仁義但有志氣的誰不以爲可居可由而勉勵之彼則甘心自絕以爲不能雖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以爲我必不能居仁由義分明是自己棄絕了所以謂之自棄也與之有爲必不能勉勵尚可與之有爲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孟

孟子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正路是天理之所當行無人欲之邪曲

自暴自棄之人自絕乎仁義如此殊不知仁者乃人心固有之理無人欲之傾危這是人身上安妥穩穩一所的住宅人當常居於是者

也義者亦人心固有之理無人欲之邪曲這是人面前平平正正一條的道路人當常由於是者也

瞻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瞻是空對是行兼自暴自棄說哀是傷哀哉二字有令人深省處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人當終身居之由之而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棄雖有安宅瞻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不由瞻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徼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不亦甚可哀哉孟子此言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閑以警發之有致望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孟

孟子

此章論道術也孟子所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爲天下之人及愚以道術易天下者也兩節通古字通用事就行道上說非道外物也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兩句且虛說親其親長其長是各親其親各長其長

孟子說凡人情之所趨卽世道之所係同則公異則私公則治私則亂不可不察也夫率性之謂道一人由之衆人共由之至爾也乃世間別有一種學問謂衆所共由之道不足爲高務求之於荒唐高妙者這是道本在邇人自求諸遠耳行道之謂事一人能之衆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別有一種學問則別有一種事體謂衆所共能之事不足爲奇務求之於艱深詭異者這是事本在邇人自求諸難耳

何爲其然哉。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親長是道。在人爲甚通也。親親長長之事。在人爲甚易也。但使人爲子的。都親其親。人人爲弟的。都長其長。這等便是極和氣的風俗。極無事的世道。而天下自無不平矣。此可見道只在於親長。親長之外。無餘事。使親親長長。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有道。親親長長。未足以盡事。而道不爲通。矣。事不爲易。矣。平天下之大。只在親長。長之間。是道不外乎近焉也。而人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美

明善堂

獲於上。是得其上之信任。有道。只開闢說。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會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是實有追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不明乎善。是不能卽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也。孟子說君子以一人之身。事上使下。交友奉親。件件都有箇道理。須在根本切要處求之。正如居下位而治民。須是皆上信任。才件件在若不得於君。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又不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乎信友。苟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開。弗獲於上矣。而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悅親。苟不能竭力盡孝。使父母常喜悅。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諱。弗信於友矣。然欲悅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誠身。苟反身不誠。則外有奉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何以能得親之歡。不悅於

親矣。故思事親者。不可不誠其身也。至於誠身有道。又在於明善。必真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虧欠了他底。則擇善爲固執之基也。人孰無爲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人亦孰不知善之可爲。然不能卽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何以能復於無妄。不誠乎身矣。故欲誠身者。又不可不明乎善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主

明善堂

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天道是天道之本然。思誠者。修省之功。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卽中庸所謂誠之。但著箇思字。也須得思字分曉。此思字。亦著於述其工夫。兼知行而言。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慎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是恐有不實處。更思去實他人之道。是人道之當然。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
君子欲盡道於君民親友之間。而必以明善誠身爲本。則可以凡誠之爲貴矣。是故誠者。乃理之在我。皆實而無僞。是天道之本然也。天無不實。實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在。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故加明善固執之功。而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是乃人道之當然也。夫誠曰天道。既爲性分之所固有。思誠曰人道。又其分內之所當爲。則明善以誠身。盡人以合天。君子不可不知所務矣。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是極至誠是誠到至處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即中庸誠則形至

能動變化者動是動物若獲於上信於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思誠爲人道之當然則惟責成於己而實理乃人心之同然自足處

通乎人人特忠誠有未至耳若能擇善固執由思誠之功而進以至

於念念皆誠無一毫虛假時皆誠無一息間斷到那至誠的地位

與天道合一了則誠立於此自然幾應於彼事親則親悅其孝事君

則君諒其忠交友則友服其信治民則民懷其仁有不言而自喻者

天下皆在所動初無先後之分矣使誠有未至則一身之中且有虛

假間斷必不能使誠意貫徹而志意交孚欲求良上治民悅親信友

必不可得已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人與我

都是這箇實心心相感觸則不戚而自孚心相間斷則有求而莫應

此必然之理也君子可不以思誠爲先務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天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以勉諸侯也

作字與字都解做起字作是文王起爲西伯與是伯夷太公奮然而

興盍是何不歸是歸周西伯即文王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

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鯨鯨孤獨庶

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孟子說自古有國家者莫難於得賢士尤莫難於得老成之士若既

太公避紂之亂隱居於東海之濱蓋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起爲西

伯奮然而興說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

就其養可也遂自東海而往爲天仁政一施而避世之賢皆自窮海

相率來歸王道之得人心如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君往

二老指伯夷太公說大老言道德俱尊非常人之老蓋既有齒又有

總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衆父然此條

是言文王之所以爲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齒德俱

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其德望所在人心係屬且將觀其

向背以爲重輕就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慕文王之政來自海濱是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天

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已歸爲之子者寧有背其父而他往者

乎蓋海內之心方觀望於賢者而賢者之心已趨向於文王雖欲退

之不歸不可得矣此文王之所以爲政於天下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大國五年在其中

文王能行仁政而得天下之歸如此然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是

文王之政也正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者也今之諸侯

惟患不能行文王之政耳有能取文王之政舉而行之天下之老者

無自海濱而至者而四方之民亦且襁負其子而至大約七年之內

必能統一四海制御諸侯而爲政於天下矣有國王之志者亦何憚

而不師文王耶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章是孟子救時之言蓋正諫明道以遏人欲之橫流也重在半土

而食人肉上存疑

求是冉求孔子弟子季氏是魯卿宰是家臣無能改於其德是不能

匡救其舊日之行厥是征稅賦聚倍他月是取民之粟倍於他月小

子是弟子鳴鼓而攻之是聲其罪而責之

孟子見當時皆以富國強兵為務人君之所求與臣之所以自任者

不過在此而不知其非故引此以敵之說昔孔門弟子冉求任於魯

大夫季氏為家臣之長季氏專魯國之政私家之富過於公室冉求

不能匡救以改正其惡德反為之聚斂於民改收賦稅較之往時更

多一倍這是割下以媚上所謂聚斂之臣也孔子聞之對諸弟子說

求也遊於吾門而不能以道事人如此是有負於平日之教而非吾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之徒也爾小子於彼有朋友之義當鳴鼓而攻之使之肯改

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

於死

蓋是滿筆字選作率引說與率戰之率同罪不容於死言其罪大死

刑不足以容之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廣源補氏

殺人之多至於盈城夫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膽塗地則是率

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豈特奪民

之財可比之乎

改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上刑是重刑連諸侯是連結諸侯如秦張

儀之類辟是開墾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其責如李愬盡地力前

鞅開阡陌之類辟草萊任土地是欲富國不足欲為民但強占土地

開墾將去以為已物耳皆為召聚斂之徒也所以可罪

強戰之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以為非善戰無以成功無以得富其

故須是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然後可以成已事此其為心何可當哉

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室服上刑至於連諸侯者動輒以國之利害

為言其實是先其一己之利亦多至於戰但不身任戰伐之事耳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實使天下兵連禍結不得休息其罪亦不可赦比於善戰之刑即其

次也辟草萊任土地者直是謂我為國充府庫府庫充則已有功而

富貴矣何暇為民計使天下民窮財盡不得生養其罪亦不可逃此

於善戰之刑是又其次也此三者自當時言之孰不以為大功而據

正理論之則為大罪時君之所責者治世之所誅也故孟子因列之

而言其罪如此救時之意也 廣源補氏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

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此章言觀人之一法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易夫子之

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

良是善言最好是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眸子是目瞳子瞳是明眼

是蒙蒙目不明之貌眸子不能掩其惡正其其良處胸中正四句正

經 167—246

孟子曰人皆知聽言之可以觀人而不知眸子充足以觀人蓋有乎
人者最好足眸子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其長於眸
子耳夫人之善惡生於心而心之精明見於口意念一起即形於眸
視之間故惟眸子之在人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胸中正則安裕完
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胸中不正則驚楊掩覆故神之
見於目者瀰散而昏眊此其所謂不能掩其惡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是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成是匹。

夫言之足以知人也固矣而眸子之不能掩如是故既聽其言而又并眸子觀之其言既善而眸子又極其清明則其爲光明正大之人可知也其言雖善而眸子或不免於昏眊則其爲回互隱伏之人亦

下孟

五、

可知也人焉得而掩匿其情哉蓋言者心術之所形而目者精神之所聚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故必如是然後觀人之法始盡也存疑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義笑貌爲哉

此章舉恭儉之實以明勝君之不然也孟子執衡人奪人上說見得
非泛言恭儉亦是爲國君言之耳

不侮人。人便是恭儉之所爲。惟恐不順。爲言惟恐少拂吾意。明其無紀極也。宋引

當時之君有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爲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
皆其在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有制其於鄰國也則無
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取人之士妄得謂之恭儉故孟子正其實而

言之曰古今言人君之美德莫如恭儉然恭儉不可以僞爲也恭者

心存敬謹必不有玩侮於人儉者志在簡約必不有所侵奪於人不
儼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也彼侮人之君惟恐人之不順其侮奪
人之君惟恐人之不順其奪惡得爲恭儉蓋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
事不以聲音笑貌爲者恭儉之實德也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
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徒爾爲耳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爲之哉

渾于死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柱道徇人徒爲失已林子
淳于姓堯名齊之辨士授是與受是取古禮男女不親授受援是救
之手是已之手羽狼無人心者惡也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

書本義集說

下篇 卷十九

किन्तु

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

淳于髡見孟子直已守道不肯少屈身以伸道以爲知有禮不知有權故設辭以諷之說吾間男女有別就是以物相取與不得親手交

接果是祀之常然與孟子曰男不言死言死非祭非亞不材器其相授男女以備其無備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所以別嫌明微

是禮也。凡謀男女授受不親。固爲禮矣。卽如嫂之與叔。禮不通。問亦不可親。相授受者。設或嫂溺於水。生死在念。卒之間。爲之叔者。亦遂

引手以援之乎？還是拘授受不親之禮而主顧以如也？孟子曰：然則不援生，死在於目前者，拘遠別之禮，不引手一救，則忍心害物，是豺狼也。豈人也哉？蓋事有緩急，禮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衡之。夫男

女授受不親乃男女之間相遠別以避嫌疑杜患亂常時之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乃死生危急之際就二者相量之則避嫌為輕救人為重於此必當用權以稱度取重而舍輕此所以為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淳○疑設問正是欲得孟子從權之說而因以折之故曰嫂溺既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可拘授受不親之禮方今列國分爭生民憔悴就是溺於水的一般亦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可守不見諸侯之義而夫子顧抱道自重而不一出以援之何也蓋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死所認權在道之外乃欲枉道徇人以濟一時之事功爾即此便是邪說與古人所謂權者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天下溺與嫂溺同所以援之與嫂實異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濟世安民必以先王仁義之道拯之乃能有濟非如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吾能以道自重然後可以出而有為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壽

藏板

以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則亦不容輕身往見以枉其道矣此可見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惟是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孟子之不少張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而權印在其中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此章言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

君子是尊長之通稱不教是不親教公孫丑問說凡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

是何故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福

勢不行言非其情也勢然也夷是傷

孟子曰非理不當教也但以事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父欲親教必以正道使其視聽言動皆有準繩出入起居無或惰慢方是教子之法若或以正道而其子不行則不免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今以怒繼之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之身未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至於相傷則天性之恩有虧慈孝之理皆悖其為不美之事矣如之何其可行哉此雖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聖賢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圭

藏板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是我有子必使師事他人人有子亦許從學於我恰是相換易的一般其為此律正為父未必皆賢父子未必皆孝子也夫親教則至於傷恩不教則至於害子古人有見於此故已有子也不親教之轉之他人以施其教是以教行而德成也

父子之閒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是責之使必為善善字重有必欲其如此不如此則責之意離是情意乖離此一節只是申上節意所以然者為何蓋德業相勸過火相規還是處朋友之道里惟父子之間責在恩義為父的須量其子之本質而善養之切不可強其所

難而責善也若使父子之間至於責善則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夫父慈子孝然後家道隆荷或乖離則家庭之間失了和氣其爲不祥孰大於此此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教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此章前言守身爲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爲養親之大其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爲事親之本耳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爲事親之則是皆爲事親而發也

二事字與凡所謂事物之事不同乃服事之事也守身是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初言事親爲事之大守身爲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一貫爲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美

新安陳氏

藏板

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新安陳氏孟子說凡人之於天下有所敬承而不敢違叫做事果以何爲大惟善事其親凡服勞奉養無所不盡其心斯爲事之最大者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叫做守守果以何爲大惟善守其身凡言動事爲無所不致其謹則爲守之最大者也事親守身固皆爲大而守身尤爲事親之本蓋身者親之遺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能事其親吾之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於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孝之大者而欲以奉養之末盡事親之道吾未之聞也欲事其親者不可不自守身始乎

孰不爲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爲本所以見其大

新安陳氏

夫事親爲事之大者何也蓋事親與事君事長皆事也孰不爲事惟能孝以事親則於事君事長者特自此而措之耳是事親爲事之本也惟其爲本故言事之大者必歸之事親也守身爲守之大者何也蓋守身與守家守國守天下皆守也孰不爲守惟能正以守身則於家國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是守身爲守之本也惟其爲本故言守之大者必歸之守身也如不能事親則大本失矣豈有本亂而未治者哉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曾皙名點是曾子之父請所與是問此餘者與誰必請所與見在盤飴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甕厨未出者也曾元是曾子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藏板

子復進是復進於親養志是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不專在於飲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耳此承上文事親言之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不不必枯著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登之已盡矣不用復贅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親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

事親爲事之大如此事親之道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能事親者無如曾子其奉養曾皙竭力用勞每大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去又必請命於父將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對曰有養恐親意更欲與人而先體其情而爲承順如此及曾皙既沒曾元奉養曾子每大進食亦必有酒肉惟至食畢將徹却不問父所與或父問有餘否則曰無矣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

此但求甘旨之常入以供養所瞻能養其口體而已若曾子者於一食之間親未有言即先其意而求之親有所問即順其情而應之真可謂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者矣

可也是許之之辭

夫養口體者非不竭力備物然不能順親之心未足稱也蓋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大子之於父母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可故事親若曾子之養其志乃為盡事親之道而可也只如曾元則不可也守身為事親之本而養志不尤為養親之大乎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說

附明

此章言君心為用行政之本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也
有過失而指摘之叫做適有辭諫而非讓之叫做問大人是大德之人主為人臣者而言惟大人二字是緊關格如合格之格是本身無所不正致使其君化之亦去其不正而從正焉心之非是非僻之心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威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然而已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進下句讀仁是體義是用正包仁義言之

孟子曰大人臣之於君其用之非不足過問行政之失不足非問必於其根本所在而致力焉蓋用行政之本不在於君心而格君心之本又在吾身故惟盛德之大人道全德備正己而物正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為能格

其君心之非必歸於仁義之正道而後已君心既仁則用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行政皆合宜而無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也君既正則何往不由於正大人但一正其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然事事更之人人而去之也哉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此章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虞是料度的意思求全之毀是求免於毀而反致毀孟子說此兩句是欲人於毀譽上斟酌不可一槩信之也

孟子曰行修而致譽理之常也其間亦有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者是謂不虞之譽可見譽未必皆實也行虧而致毀理之常也其間亦有謹身修行求免於毀而反致毀者是謂求全之毀毀譽之不可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說

附明

樂信如此故修己者但當自盡觀人者務責其實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章言常人之情無所怒於前則無所警於後

孟子說人之言語最所當慎者也然有出言輕易的人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議論以至於興戎召辱者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忌憚故也如使曾以失言之故見尤於人而有所悔悟則必知言之失所係甚大當自加儆省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至於易其言耶然此為常人言非人人盡如是也謹言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哉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章言好為人師者言之無戒學者之辭也

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

孟子說人之為學莫貴於自修其病於自足如多見多聞足以待問有道德可以為法天下之人皆尊而慕之願以為師然後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乃自己的造詣未必便是聖賢却儼然自命傲然自足見得自己已餘別人不足一心只要做人的師範有這番好勝自滿的念頭必不能謙虛以受益動勵以自強是終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蓋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也夫自足者且不足為學況可為人師乎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此章言尊師重道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讓之貴賓者傳也子敖是王驥字

四書外義集說

卷十九

樂

樂

齊之右師子敖使之而之齊樂正子隨之來而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未幾日矣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見孟子是時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昔者是前日樂正子曰昔者其來未久也孟子曰昔者云云謂其來已久也館是舍

王驥之倖臣孟子所深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乃從之與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及來見孟子孟子不

言其所從之失而先責其來見之遲故為絕之之辭說子今日亦來見我乎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出此言也孟子問子至齊國

幾日矣樂正子說前日方至蓋自明其未久也孟子說子前日已至今日方來見我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子因自解說克初

至齊國舍館未定是故來見稍遲孟子責之親子曾問門人弟子來日遠方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恐敬師之道不如是也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於是樂正子自知其罪口未見之遲誠為失禮克知罪矣夫舍館未定之解原樂正子未見道是然其勇於受責知此則過人遠矣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備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備啜也

此二章只是一件事此方正其罪而切責之

徒是但備是食啜是飲

樂正子既知見遲之罪孟子又正言以責之說君子所從最宜慎重子從子敖以來想亦非有他意只為其飲食俱有餘但圖些備啜

四書外義集說

卷十九

樂

樂

而已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以聖賢自期乃為飲食之微輕於從人何其不自愛耶蓋王驥倖臣孟子絕之深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

意時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視為無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孟子所以切責之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此章言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

於理有不孝者三事皆是正路上差了脚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不同

孟子說古禮相傳凡人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貽親不義

是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此三者亦俱不是尋常不孝底事但就三者較之無後則先祖的支派自我絕之而父母之宗祀無主其為不孝尤為大也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不告是不告於父母。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聘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猶告言與告同。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朱引昔虞舜有鯀在下。帝堯以二女妻之。舜不告於父母而遂承堯之命。夫以舜之大孝。口以不順乎親為已。豈不知禮之當告哉。正恐告而不許。則不敢娶。而終於無後也。君子以為告而後娶者。孝也。其不告而娶。恐其無後。亦歸於孝也。是不告與告同者也。蓋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范氏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緊要在五箇實字。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九

聖

朱子

上仁義之實是大頭腦。其下條智禮樂云云。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也。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趨也。朱氏公遷

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這實字不是各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悌長無非是義。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忠君悌長乃是事之當為而最先者。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遠而大了。乃是仁義的華。非謂天下道理都不出於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於事親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故一一下箇實字。有道生焉。朱引

孟子說世之言道者。只在枝葉上講求。而不反之根本。切實之也。是以愈難而愈遠耳。豈知莫大於仁義。而其實亦不外於孝弟之謂乎。

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此子便是仁。偏於敬底。此子便是義。故仁之為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不愛也。然是愛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事親。蓋父子天性有然。不可解之情。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這一點愛心。何等真切。能事親則仁民愛物都是這裏面生發出來。是事親為仁之實也。義之為道。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不敬也。然是敬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從兄。蓋兄弟天倫有然。不可喻之序。即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這一點敬心。何等真切。能從兄則敬長尊賢。都從這裏面充拓出來。是從兄為義之實也。人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聖

朱子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興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是見之明。弗去是守之固。節是等級文章。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謂處置得齊整。無過不及。恰好處也。樂與仰不愧俯不作之樂。不同。這樂尚有工夫在。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惡可已。是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不知手舞足蹈。是自然而然而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事親從兄。是就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又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此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

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鼓子裏生這可已手舞足蹈正是形容可說可悅處

諸田王氏

不但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二者惟之智體樂莫不皆然蓋智以明通爲用雖萬事萬物都要周知然其根本切實的去處亦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知之明而不差其正路且守之固而不失其初心是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就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這便是本然之良知推之可以窮神知化本有能察人倫而不能明庶物者也禮以秩敘爲體雖三千三百節要精詳然其根本切實的所在也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節其過而歸之大中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自有從兄之節文粗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里行得恰好這便是自然之天秩出之可以安上治民未有能停典而不能庸禮者也推之

則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十九

附錄

附錄

於樂樂以和樂爲主雖平情宣化功用甚博然其切近情實之地也只在事親從兄這兩件由中而無所勉強到得常常做得意自然決泠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矣若只恁的把捉安排幾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既有生意自然日日暢滿茂盛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烏得而遏之哉生則惡可已也生而不已則隨處發見動容周旋莫非性真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動盪足之蹈之一孝弟之流通有不知其誰之所爲也手之舞之一孝弟之形見有不知其誰之所使也這是吾心自然之和樂充之以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此此所以爲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爲五常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莫切於此而知此之謂覺醒此之謂禮和此之謂樂天下之道無一不統於斯二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道盡矣何必求之遠日難哉

通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此章與萬章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意同言以天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也

孫疏

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得親是得其親之悅順字解作不違字順親者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必親之志全善我方得順之若親未能歸於道心安能與之一得若與之一是阿意曲從而不是也順親之義當如此看論之於道是順字而工夫固有人承順顏色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於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

朱子

孟子說古之聖人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者蓋以性分爲重則以勢分爲輕也夫天下至大人心至不齊今皆欣然喜悅將歸服於我此富貴之極人孰不欲之也顧乃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之輕而不足

則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十九

附錄

附錄

以致其心之欲者惟舜爲然舜之心何心哉蓋舜遭頑鄙之親瞽瞍倫之變心心念念只要得親之歡而無所乖忤論親於道而無所違逆方纔遂得他順他說是人生世間道理合當如此若不待乎親不會修得自己的孝行則人道有虧如何可以爲人子事父母我分合當如此若不順乎親不能論親於道使吾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則子道有缺如何可以爲子故親心悅則已心悅親心順則已心順於天下之歸又何加於我哉舜之心如此

舜是舜父名成是致遠是悅樂

朱子

附錄

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是舜父名成是致遠是悅樂

附錄

以心言定以分言天下化裏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

看出

舜不以人心之大悅為已樂而但以親心之未悅為已愛所以孜孜汲汲只要全盡事親的道理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足而自引以為已之愚惟見自己之不足而已凡所以曲為承順與所以諭之於道者無所不用其至所以替股雖至是亦感其誠意而格其非心畢竟至於歡喜悅樂則不但得親之心而且順親於道矣夫替股至難事者也舜事之而至於底豫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天下之為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蓋舉天下之大而皆化矣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則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誠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聖賢

第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為人為子者皆當效法之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此章是言古今聖人同一道獨以舜與文王比度者舉二人之獨盛者以類其餘也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都是地名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夷謂夷服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與諸馮則夷實在此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所謂四夷之夷

孟子曰負夏古而同一道歷百聖而如一人皆不期同而自同此則道之出於天而不易者也試以康舜周文王論之舜生產於諸馮岐周岐周岐山下周舊邑畢郢近豐鎬非楚都之郢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古今皆屬中國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定但以際西而極東故云爾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畢郢近豐鎬非楚都之郢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古今皆屬中國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定但以際西而極東故云爾

文王生產於岐周其後卒於畢郢這都是近西夷的去處是乃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者合符

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者合符

至文王一千二百歲死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近之同以此心此理

至文王一千二百歲死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近之同以此心此理

言是謂其指於天下者故曰得志行乎中國符節古人多以玉爲之
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右留君所在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
左以爲信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爲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
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者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
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是便是同也

舜與文王一在東夷一在西夷其地之相距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舜
興於虞文王起於周其世代之相後千有餘歲可謂久矣然舜發於
畝畝之中得志而爲天子文王常有商之季得志而爲方伯至行其
道於中國則其行於前者此道行於後者亦此道其道之同就相合
著符節底一般凡其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何其無毫髮之差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一

揆是度乃是比度也不是料度其揆一者言度之其道無不同孟子未
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得志行
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舜文舉說古今聖人或
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謂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

山舜文二聖人觀之可見前乎千百世之既往有聖人崛起後乎千
百世之將來有聖人復起地之相去世之相隔雖其迹不能盡同然
以理度之所存莫非純王之心所行莫非純王之道其致一而已矣
蓋道至於中則不容有二致人至於聖則不容有兩心聖人純乎天
理所契合者皆天理也若易地則皆然矣若有不同焉則非道矣又
烏足以爲聖人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

此章言爲政者當務民之空而不徒以小惠也子產非不知爲政者

孟子之意始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證之耳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聽鄭國之政言舉鄭國之政皆其所聽決也
此一句見其操可爲之勢乘輿是所乘之車濟人是渡而渡之漆洧
二水名

春秋時有子產者輔佐鄭君凡一國之政事皆在所聽決則凡爲政
之道可以濟人利物者皆其所得爲也乃一日過漆洧之間見人有
冬涉者仁心不忍便將所乘的車渡濟他一則小民感其恩澤稱爲
盛事然而其失政體矣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惠字便是讓了不到不知爲政處方是讓政則有公
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此句是一章大指下皆明此意
孟子慮其後之爲政者或又從而效之其流將必有廢公道以市私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三

思遷正理而千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曰子產乘輿濟
人一事此但行小惠爾初不曉得爲政也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
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
是政則不過能以恩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已何足道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

歲是每歲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杠是方橋徒杠
是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是可通車與者凡橋皆可謂之梁惟
杠則獨是方橋此其可通車與故曰與梁此橋之大者不曰作而曰
成者言子產若知爲政早使徒杠與梁都就了則今日何至以乘輿
濟人哉病是病若此條雖是先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
以爲政之道言之如患民之病涉也每歲天氣向寒的時候凡道路

之閒有阻水難行的去處仰量起人夫修治橋梁十一月農事未畢民力稍暇那徒枉可通入行的其功易就這時便早成了十二月農事俱畢工作可與那與築可通車行的功難難就這時也都成了所以水潦無阻道路通行如此民亦自無病涉之患也先王之政細大俱舉無不先事預防及時為備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此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平是施得其平政即先王之政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人是行人辟是辟除是卑僻尊與舍車濟人正相及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患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人之際雖薛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安然何以曲意徇物以乘輿濟之哉況國中之水當濟者衆焉得人人以乘輿而濟之乎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每人而悅之是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不足是不足於用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必欲人人而濟之是每人而悅之也故為政者但當盡為政之道若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之豈但曲意徇物違道干譽大非為政之體然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而日亦不足矣善為政者果若是乎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以立教亦按本塞源之意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此章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慰也

如手足是倚之以為用護之恐有傷如腹心是手足是倚之而顧為之

肝肺衆體戴之而甘為之服役此所謂一體如犬馬者言待其臣徒

有祿賜之厚而無禮敬之文猶養犬馬者徒有養之之恩而無禮貌

之施也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芥是草芥註賤賤之謂上字

斬艾之謂芥字其賤惡之又其矣侵害人者謂之寇受其侵害因而

與之結構報復則謂之讎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

孟子告齊宣王說君臣相與之間各有當盡的道理然下之視上亦

視上之所以待下者何如且如君之於臣能降之以禮貌推之以至

誠看他能如手足一般有相倚為用而不可一日少者君待臣如此思

義之至也由是為臣的莫不感恩圖報矢志竭忠其視君也就如腹

心一般相倚為命而終身同其休戚矣道是上下一體恩義兼隆

良相遇之盛如此此道既衰人君輕賤其臣如犬馬者奔走之而

秦養之而已道等傲慢無禮則人人自疎漠然不見其可親必將無

怨無德視如路人一般尚可望心腹之報乎至於衰薄之極人君

賤惡其臣如土芥者賤賤之而已斬艾之而已這等的慘刻少恩則

人人自危懷然惟恐其不保至於離心離德如寇讎一般豈但如國

人而已乎臣緣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報若是也

子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禮是儀禮舊君是先時所事的君服是齊衰三月此以過去君而未

絕者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為問

王疑孟子的言太甚故援禮問說夫子言人臣在國固有寇讎其若

者禮有云去國的臣或那舊君幾則為他服齊衰三月以夫子寇讎

之言來較之夫諸君其思已絕而且爲其君有服不見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不知暫君與臣下何如相親斯可爲之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諫是君有過而諫諍言是有事而建言行與聽皆是從者是膏澤澤是水澤二者皆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賢者之事君諫行言聽則自有膏澤在民矣以平日言去是往他國有故而去在諫行言聽之外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也諫行言聽而令也有故而去耳導之出疆是防割據所往是所到之國先於其所往是稱道其賢不反是不歸故國收是取田是所賦之祿入里是所居之第宅三有禮是去後三有禮如此則爲之服此句通結諫行言聽以下這一節是言臣爲君有服之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六

孟子對說臣爲君有服者以君君待他甚厚方他在國政有善民者或諫其失者即行他的諫政有利民的或言當行君即聽他的言由是民免其害而蒙其利已的膏澤得下於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引導他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稱其賢良所以爲其祿仕之地至去三年之久而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復歸所以示奉奉賜望之恩義夫既導他出又遣他賢又望他歸這便叫做三有禮大將君於臣去國之後待他三有禮如此則雖所事不終而臣義猶未絕故於君之沒必爲之服夫豈無謂者哉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今也指宣王時諫則三句只反上文三句看搏執是向內的意見極

是窮極其所往以絕其仕進之路寇讎猶言賊害冤讎此以君之待臣者言何云云如土芥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便是臣之寇讎矣若今之爲臣者君相待則不然在國的時候節有諫則君不待其諫有言則君不聽其言由是膏澤不下於民至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他加以拘囚之苦又窮極於其所往讎毀於他國以絕其仕進之路方纔去國就收他的田里不復欲其歸這等則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臣故爲臣者亦以寇讎視之矣這便叫做寇讎既爲寇讎則於君君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哉可見寇讎之報由君有以先之

王何疑其言之太甚乎孟子此言蓋欲爲人君者念夫感應報施之可畏而不可不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而已若夫在爲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盡而又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則庶幾其得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七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

此章言君子當見幾而作也

孟子曰禍亂之興也其機先見君子之避禍也當見幾而作若士無罪而在上者乘一時之怒妄有誅殺此淫刑之漸也禍雖未及大天也而大夫可以去矣蓋不可則止義當然也若民本無罪而在上者用一時之法輕有刑戮此濫殺之端也禍雖未及士也而士可以徙矣蓋亂邦不居道當然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爲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可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下篇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聖其機如此之說也。虞淵輔氏

孟子曰：人君一身為世之則也。誠於法度號令之頒，一出於慈祥愷悌，而無少殘刻，是自處以仁也。由是百官萬民莫敢不興於仁，蓋有不令而行者矣。於用舍舉錯之間，皆歸於正大公平，而無少偏蔽，是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莫敢不興於義，蓋有不言而喻者矣。為君者可不以正身為本乎？漢說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孫疏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為人在道理上講論禮義，必欲行之，但禮義差，不是禮義，却以為禮義，大人對經經小人而言，此章緊要在大人。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八

孟子說所貴乎禮義者，謂其中正而不偏也。故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文之施，皆禮之所在也。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大而去就生死之決，皆義之所在也。是禮義也，察之必欲其精，或毫釐之差，則千里之謬，名是而實非者矣。如可行於背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若名亦喚是禮義，而實則非禮義之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全是察理不精之過。大人則道全識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中，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是以惟能弗行之也。君子所以貴乎精義。朱引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章言父子兄弟之間，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中是德性中和，以德言，才是足，以有為，以能言，養是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要看得與素字相反。始得賢則兼有才德者也。兼是近記之，此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耐之意，以為不可教而令之，不能以寸，言其相去無幾何。朱子

孟子曰：父兄之於子弟，或遇其不賢而難教者，其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如自己有中和之德，而子弟之德性，或有所偏，則必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涵養，使之自至於中，而後已。自己有所幹濟之才，而子弟之才，能或有所短，則必開其昏蔽，其惰傲游蕩，使之自成其才，而後已。如此則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而不傷於驟不才者有開發聰明之益，而不苦其難。故人樂有賢父兄，而與其終能成已也。若且夕以責之，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遂以為不可教，而令之是責之也。中也而棄不中才也，而棄不才，家庭之近子弟之親尤且教之無方，養之無術，則所謂中與才者，未免過中而不才矣。然則父兄之賢與其子弟之不肖，相去之間，能幾何哉？為父兄者，慎不可輕棄其子弟矣。朱引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此章言不為非義殺乃可由也。孫疏

有不為是知所擇，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蓋自其不為時已是一段有為了。朱引

孟子說：凡天下之事，非不貴於有為也。然見之不明，守之不確，於所不當為者，多率意任情為之，而不知分義之所未當及，其於所當為者，反却矣。故人於未當有為時，能退致不為，則一旦當有為時，便能奮前有為矣。蓋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當前

之不爲者義也。後之有爲者亦義也。若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事？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章爲世之輕於毀人者戒也。孟解

言是言談樂道，不善之事如字訓奈。新安陳氏

孟子曰：隱惡，思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若問人有不善之事，便言其

樂道以快一時之口，惟務攻發陰私，不思掩護，毀玷於人，固有所損

矣。豈知人必含怨蓄忿，以求傷於我，其如後患何哉？然此亦有爲而

言，爾若當官而行，有姦惡當言，則又不可顧後患而默然也。新安陳氏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此章言聖人之所爲，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宋引

已字解，做大字已，甚是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程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孟子曰：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當然之理，其當然之理便是本分。若於

當然之理有所超越，便於本分之外有所加，便是已甚。夫聖賢過於他

已，然觀其所爲，皆事理之至當，本分之當爲者也。如孝弟恭儉等事，

固不容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立異，所謂無以甚異於

人而致其知者，固天則之所有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泛應曲當，

不過其則，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自古聖人皆不爲已甚，

稱仲尼者，孟子學孔子，故稱其家法如此也。宋引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章言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正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

義，亦與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者，相發明。宋引

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隨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宋引

孟子說君子之於言，行但主於義，不可先有成心，且如言貴於信，便

不擇是非而必期於信，行貴於果，使不擇可否而必期於果，則拘泥

而不通矣。大人則不然，大人者，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故於言也不先

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信也。於行也不先期於果，而曰吾斷欲

如是而行也。獨精吾義，焉顧義當如是而信，則從而信之，而自無不

信之言也。義當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信果自

是爲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人人，則但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義

則信果在其中，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宋引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章言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

功也。雙峯饒氏

赤子之心，如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非謂只不失赤子

之心，便是大人。蓋大人尚有許多事，不但如赤子而已。若箇不失字

便是不同處，這須著兩頭看。朱子

孟子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大人也。大人之於赤子，其也相去

有間矣。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乃正以其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赤

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

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

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

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若失了此心，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

箇小底人，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孟子此言，亦是欲人返人欲，擴天

理也。新安陳氏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死送終，謂之大事也。宋引

養生是事親，致養當字解，做爲字，前去辭猶云把他當事也。非猶當

之當送死是送終如禮

孟子曰人子之於親無有不當自盡者然養生者人道之常則從容而多至於詳盡倘未盡焉猶可補也隨其分量大小可以自致還不叫做大事惟至於送死之禮乃人子事親盡頭的時候自此之後更無可以用情於親者故使一有未至將何及這纔是人子的大事至重而不可忽也夫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而必誠必信不可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章言君子之學以自得為貴如行而不自知下章獨主知家引造是造而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進而不已之意造是造道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十三

孟子

之方法便是致知力行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進進不已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不可便做已到說自得是自然而得之於己與強探正相反看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便解自得深造之以道方始欲其自得之字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居之安是已所自有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資之深是所以資籍之者深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滾滾地出來無窮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源水來注滿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足以應用而不窮取之左右猶言隨其所往也不必泥取之二字只是形容之辭言至近而非一處也原是本身心為應事之本就如水是源頭一般逢其原是頭頭撞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這件事也

著道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都轉著他道理源頭處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只取之左右便撞著這道理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此熟處左右皆逢之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綽有餘地矣始言居之安全是說內而大言資之深則漸說向外去又次言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說得受用其所自得者也居安資深逢原乃自得下面自然底節大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此章重處只在自得才自得則下面節大非是如此才恁地便恁地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要繳深造之以道

孟子曰君子之學則於自得而已然有自得之工夫不可以強探力取也蓋造道不深則工夫尚難得其要領然工夫未到亦無極

悟速化之理固無由自得而不以其道則用功雖勞而不得其要領全無捉摸處亦徒勞而已欲其自得亦未能也必致知力行惟日孜孜而不自已今日明一理明日明一理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事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却又依舊進為的方法下學上達循循有序而不驟似這等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何為哉蓋欲其有所持循進進做將去然後有以俟夫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於己非淺近所可致也直是深造便有自得在其中將有不可禦者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浹洽居之未必安也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自信不疑而居之安如人之有室處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萬變不可得而搖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有其之以為用也惟是自家既自得之而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深道理在胸中充足有餘取之無窮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十三

孟子

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來供自家用其箇足以爲吾資難而深遠無窮矣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却似都轉著他源頭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父之慈有那孝慈從那邊來只取之左右便隨着這道理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物物頭頭件件都自合得着如有源之水四方八面都來這邊也撞着水那邊也撞着水源源來不竭無不備其所資之本也其所得之妙至於如此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此君子之學所以務於深造以道而必欲其自得之也直見其有益於得而功不可不繼序不可不領也若有一毫急迫之念便是私心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也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四

孟子

此章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狃約也但上章兼知行此只是知

博是廣學是學於詩書六藝之文及凡事物之理皆是詳說也學與說不同學就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說其實是一口說須知是心中見得方口裏說得約字解做要字是簡要精切的意思如毋不敬思無邪之類博字是活字約字是死字須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盡其多便是博然有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博便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不博則約無所施到約後則會其博而於行上見許多博處方有受用

孟子說天下之理不學之於博則識見淺陋而不能旁通不及之於約則工夫汗漫而無所歸宿是以君子爲學於凡天地民物之類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學之極其博矣然又必從而詳說夫所

博於文之理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周其餘窮其所當然而必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而又欲得之於彼審問明辨不使有一之或遺說之又極其詳焉如此者非欲爲誇多而矜靡也蓋以天下之理自一而萬萬復合爲一若是講貫得不詳悉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惟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這事物未曾融貫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爲一此正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方有受用耳然非博學詳說如何可得哉是可見學不可以徒博而亦不可以徒約由博以求約斯爲學之全功畢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五

孟子

此章乃王霸之分蓋爲當時國君而言也服是取勝者是偏言蓋陽的意思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子等人言非必指百姓一則不能服人人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

孟子說人君孰不欲服天下而所以服之者有公私不同而人之向背頓殊矣苟或已有一善則欲以取勝於人使人屈服於我其爲善亦只是欲以是勝人不見得善是我之所當爲惟恐人之進於善而與我爲敵焉此霸者之所爲也故以善服人亦服得人但未出於中心之誠然未有能服人者也若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而育薰陶務使同歸於善而後已如春風故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正王者之所爲也若此者乃可以服天下使之心悅誠服以臨於我而可爲天下王矣蓋其爲善是實見得是我之所當爲初非欲去服人而後爲此而天下服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

未必心服而能致王於天下也。有是理哉。夫善一也。二則不能服人。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王霸之分其端止在乎此。君天下者可不審其幾乎。直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章言蔽賢之害也。直解

蔽是蔽塞。直解孟子說人之言語有足以召禍起釁者，謂之不祥，然止於一言而已。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利害，不可的的確確便謂之不祥，求其為不祥之實，惟是那詭邪小人見人有善，嫉妒嫉之，使不得見用於君，見人有技，嫉妒排擠之，使不得見用於世。此其言真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家，貽害深而流毒遠，乃言之實不祥者，故足以當之蔽賢之言，其害固如此大。直解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大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此章是孟子借水以徵現徐子之意，事欲教其微等千舉之類。以子之稱水，蓋即川上之歎，固不專在此也。直解

徐子名雍，孟子的門人。亟是數水哉，數美之辭。朱子

徐子問於孟子說流水之為物，不過天地間之一物耳。乃仲尼每觀於水而數數稱之說水哉，水哉，若有深契於心者，不知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如此。直解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之本混混是湧出之貌。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輒

放輒出此意。下至本句有本者如是，乃好叮嚀者實說不舍晝夜，其常由不竭，盈是滿，科是坎，言其進以漸也。放是至有本者如是至

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新安陳氏

孟子說欲知水之可取，當觀水之源流。蓋有原之泉，混混然湧出，世如是而夜亦如是，無止息也。及其遇坎而止，必盈滿於此，而後漸進於彼。則是進而不已，則至於四海。這等看來，水惟其有原本，所以如是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此聖人所以取之也。知仲尼取水之意，則知君子務本之學矣。直解

荷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荷是蒹葭。周七八月是夏五六月。集是聚。澮是田間水道。涸是乾涸。聲聞過情是名譽情字解。做實字。過情是大段務外，暴得虛譽，如為善無真，憊惻之意，為學而苟且勉強，徇人皆是不實，恥是恥其無實而將不

繼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朱子

有本之水能漸進不已，而至於海。若水之無本者，則不然。雖然，無本當七八月間大雨時行之候，彼時雨水驟至，溝澮之中莫不盈滿。則與盈科後進者異矣。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涸可立而待。則與放於四海者異矣。水之無本者固如此，何足取哉。故德行有實，則如有本之水，漸進而至極，如道德本無足稱，而聲譽反過其實行之無實者，猶無原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涸之可立待也。豈非君子之所深恥而不居者乎。曰：君子恥之。

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就此反躬思量方得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此章言人物之所以分惟辨則盡人之道乃人倫之至者也

幾希是少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出這些好處說故下云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

小異也人之於禽獸相去遠矣孟子謂幾希者特為此語以警人使

知人之所去禽獸不遠當求所以存之無貽於禽獸之歸則知所謂

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庶是幾希之是不知此而去

之存是在所以異於禽獸者庶物人倫之至理仁義是也兼說方

盡之惟君子知此而存之求有不知而能存者也

孟子說天地之間人為最貴與禽獸迥然不同人皆知之然其所以

異於禽獸者則未之知也蓋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

心也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通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

有一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

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便推得去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異於物者

只爭這些子為小異耳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所以

謂之幾希也既曰幾希則出乎此入乎其端其微而操則存舍則

亡所關亦甚重矣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衆人則拘於氣稟

奪於物欲把那幾希之理去之而不能存是以陷於禽獸而不自知

耳惟君子能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正

也

神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明字訓昭字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物是事物凡天地之間眼前

所接之事皆是物察字却訓著字察深於明明於庶物猶格物察則

有以盡其理之謂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張子所謂生而知之也

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人

倫庶物之理各有所宜義也則仁義行德行字不若力仁義以在心

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所謂安而行之也行仁義行字若力此安勉

之分也三句以學言之則有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

人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孟子舉舜做箇好底樣子直

是聖人學之

幾希之理固惟君子存之矣然有生知安行不待存之而無不存者

此則聖人之事也蓋物有物之理人有入之倫而貫徹於倫物之中

者則曰仁曰義這就是幾希的道理求有不知之真而能行之至者

也

也雖舜則生而知之是得事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其理則知

之極其朋友有親是於人倫最緊要凡親義序別信是人之所

以異於物者其理又察之極其辭發達都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

會通而所以為處事物人倫之間者自莫非仁義之道也蓋所謂仁

義者皆不待察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得感物而動則擴

其中之所有者而發之於外安而行之其慈辭惻隱從心上生發出

來自是非其裁制區畫從心上運用出來自莫非義如目視耳聽

手指足履皆與理一而非二不是以仁義為義而有心以行仁義也

未物理人倫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即異於禽獸幾希者也若舜者可

謂全其所以為人而無虧分毫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

為舜舜其本在存之而已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此承上言言得內歷敘聖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旨酒是美酒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一惡也此雖二事所該甚廣不然是為數其事而解之矣

孟子說古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憂勤惕厲為心而能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

以禹之事言之自舜開心學之源而大禹承之惟能審理欲之幾得好惡之正故於儀狄進酒才覺酒味甘美便惕然深慮道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及其間一善言似覺有切吾身有裨治理便欣然聽納甚至下井以致敬不難屈己以服人虛懷以受善大於旨酒而惡之惴惴然惟恐欲心之或熾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所以過人欲也於善言則好之汲汲焉惟

則書本義集說下五卷二十

恐善道之或遺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在所嗜索所以慎天理也此禹之憂勤惕厲處所以得統於舜而俟後聖於無窮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是執持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已發言與中庸之中稍異只是要事事恰好處無過不及而巳若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

執得方猶類也無方是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在用伊尹上見得統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執中以處事言立賢無方以用人

言索引

繼禹而王者有禹湯以湯之事言之湯之心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彼中道為格事宰物之端或居常守經或遇變行權隨事而應都

有定理湯則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罕用人則惟賢即立之於位不問其類親疎不辨

貴賤不計惟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此湯之所以得統於禹而接道統之傳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是視下民常若有所傷望道未見此句與視民如傷為對一治人一修己也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不顯亦隱無射亦從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此二句憂勤惕厲意自明

繼湯而興者有周文王以文王之事言之也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文王發政施仁當時百姓已自安丁乃猶常念若未竟有妨害

民生者看那百姓惕然常似有傷的一般其愛民之深如此其敬止緝熙於聖域已優入了然猶不自滿足望若那道理雖然常如未見的一般其求道之切如此次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

則書本義集說下五卷二十

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所以得統於湯而接道統之傳也

武王不泄適不忘遠

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適是近忘是遺忘泄適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皆適也賢人之在側顧及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諸事而在適也如

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繼文王而聖者則有武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其事言之近者易於親狎此常情也武王心思深密凡近的所有耳目之所常接者不敢一毫輕忽如侍御僕從必擇正士凡快戶屬皆

有箴銘雖尋常日用之間都有箇檢束防閑之意是其敬慎之心

時或息也何能之有遠者易於遺忘亦常情也武王志慮周詳就是遠的所在耳目之所不及者不取一些疎略如封建諸侯使遠為近啓佑後人咸正無缺雖天下萬世之遠莫不有注指細畫之方是其并包之度無處不到也何忘之有夫於人所易狎者而不泄則放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者而不忘則誠心不息此武王德之盛仁之至其憂勤惕厲之心為何如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是周文武四聖如何只喚作二王以代論也四聖即上文焉

勸文武所行之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如忠質之異尚子丑寅之迭建賁助微之異賦之類

仰而思之是反復思維求其所以然之故夜以繼日是日不足則夜以繼之得之是難雖不同理却不相遠坐以待旦是急於行此一精

精來只是將中來引

周文武之後以聖人而相天下者則有周公周公之心亦只是愛

勸惕厲而已以其事言之蓋周公相成王務勸懲善惡王把世所

行的四事件件都指之施行不但近逮諸公親勸文武之先列又教

遠播諸古通求禹湯之典型如井田封建取士建官屬舉刑政禮樂

於上世而莫備於周詩的三王之事而損益之是皆周公心思之所

經緯也如事果著矣則自信而不疑理果當矣則決行而無悔其或

古今與時彼此殊勢事有可行於古者或不可行於今可行於此者

或不行於彼是其事有不合者也周公則反復思維求其所以然之

故事或不可行却當思其理日不足則夜以繼日何其心之切也至

與彼者古之道彼之理可行於今與此者今之道此之理也事不同而道理同卒不害其為同此古今帝王所以因時為治因人立法而禮樂不相沿也所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幸而得此即欲見之於行事雖天尚未明亦必坐以待之汲汲然始有不遑寧處者何其行這決也周公之憂勤惕厲也又何如哉此皆天理之所以常在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此又承上章歷敘聖聖因以孔子之非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迹以其見於行事而言熄是滅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壞全不及於天下也詩亡是雅詩亡詩有風雅風者民間歌謠之詩雅者朝會

燕饗之樂受釐陳戒之詩也王者迹熄則朝會燕饗不復無復受釐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

陳派之事矣焉得有雅詩故雅詩於是亡也春秋是魯史記之名孔

子因而筆削之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朱子

孟子說聖聖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備於春秋夫春秋何而

而作也蓋自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秦離降為國風而

雅詩亡蓋王者之詩謂之雅列國之詩謂之風雅詩多是王者朝會

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繼求思以後朝廷既無制

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與雅詩同

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玉風不入於大小雅而王者之詩終於此矣

時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亂將不知其所止孔子憂之於此作

乘者與於田賦之事。因以為名。或曰取誠當時行事而名之。此
機是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意。春秋者記
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此一節言
春秋本是魯國記事之書也。案引
然是春秋之經。其初不過魯國之史耳。蓋當時列國諸侯各有史書。
以記一國之事。如晉國之史。叫做欒。謂其記述事跡。如車載物也。楚
國之史。叫做檮杌。謂以惡獸比凶人。記以垂戒也。魯國之史。叫做春
秋。謂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故維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這三國
的史。各雖不同。其為記事之費。則一而已。便春秋不經孔子之筆削。
則與晉楚之史。亦何異乎。直解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三其字皆指春秋。春秋列國之事。皆在乃獨曰五伯。又只曰齊桓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 雷
文蓋桓文舉其盛者。王迹既熄之後。所以綱紀天下者。金是也。文
則記事之文。史是史官。二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義即其文之總
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取是義。則竊取者。義也。其文則史
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蓋解魯之春
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
同。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遊諸史之文。故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東陽許氏
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而所記之事。多言平齊桓晉文。其間之
文。皆出於當時史官。而其大義所在。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所以
嚴名分而正綱常者。乃吾夫子因魯史之舊文。加筆削以裁定之。而
他人不能與也。故孔子嘗自謙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其辭雖謙。而
斷自聖心。蓋可知矣。此春秋所以為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

超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也。可見春秋一書。乃所以繼
雅詩之亡。而存王者之迹。其所係顧不大哉。直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公。而以是終之。見孟子以道統自
任。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朱子
君子小人。蓋以位言。澤猶言流風餘韻。以德素之遺於後者言。父子
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是絕。孟子此語。在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上欲明聖人之澤。尚有兩故。舉以五世而斬之義。况於
孔子猶在五世之內。池。不然。孔子之澤。萬世不斬。何為舉以五世。
孟子說聖賢之生。其建立在一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
其功業聞望。傳於後世。大約至五世而後絕。絕在下而無位者。其道德
聲名。垂於後人。亦大約至五世而後絕。絕五世則親盡。服窮。無上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 雷
之別。皆五世而斬。若在五世之內。則其澤固未忘也。直解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子是我徒。是門徒。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私是竊淑是。我
人謂子思之徒。私淑諸人。是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
朱子
見孔子繼羣聖之終。可傳於萬世之遠。而我孔子之時。乃猶在五
世之內。故雖不得及門受業。為之弟子。然聖人之澤。尚在。猶有能傳
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也。孟子歷敘舜
禹之事。至於周公。而以是終之。蓋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集其成
而孟子承其緒。其自任之重。見乎辭矣。直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恩。可以死。
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章言天下之理中而已矣過猶不及也。朱子
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有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
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朱子

孟子曰取與生死之義有然易見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
間非精義者莫能辨也如不苟取之謂處方其體物之未受也初見
若可以取之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既可以無取即弗取可也
而乃竟取之是為苟取害於廉矣以物與人為惠彼其將有與也初
見若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如是即無與可也而乃竟與
之是謂與所不當與非惠之正也則反傷於惠能全死之謂勇方其
當利者之衝初見若似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實可以無死焉既
如是即無死可也而乃竟死焉是為死所不當死非勇之正也則亦
反傷於勇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使用決斷始得一或有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手

儒則失之矣故進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退與之傷
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
傷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
意在學者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與生死之際不難於精辨
也。朱子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此章專為取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猶不能擇友而見禍孟子只
取其不肯師耳。朱子

羿是有窮國之君逢蒙是羿之家來愈是滕薄平云爾比逢蒙為
也羿之罪在下文。朱子

從古以來皆稱羿為善射他有箇家臣逢蒙從之習射盡得其命中

之巧術亦以善射成名却思想已之善射天下無敵只以羿為勝已
苟有羿在難以獨顯其能於是乘羿射獵而暗殺而烹之孟子因論
此事說逢蒙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寒誅矣乃羿以射教人反致殺
身之禍是亦有罪焉公明儀曰羿為逢蒙所殺罪在逢蒙於羿宜若
無罪焉孟子曰其罪差薄爾惡得無罪。朱子

鄭人使子濯孺子使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
吾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
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
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若事也我不敢廢仙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朱子

子濯孺子是鄭大夫庚公之斯是衛大夫之斯等之字猶孟施舍之
施字蓋助也謂之役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庚公之斯追
之何哉蓋是子濯孺子使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之或謂此等非
也僕也尹公他亦衛人端是正小人庚公自稱也金是箭鏃果矣
是四矢古人一槩用四馬故謂四矢為孺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
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計於國權輕重
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朱子

何以見羿之有罪也嘗春秋之時鄭國會遣子濯孺子子濯孺子見
勢不利而遂遁衛固因是庚公之斯追逐之子濯孺子說今日我
然疾作不能執弓而射吾其死矣夫因問其御車之僕說後而道我
者危誰其僕對說是庚公之斯孺子喜說若是此人吾得生矣其僕

問說庚公之斯是衛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乃不畏其射及
說得生這是何故猶子說我非謂他不能射只以情料之可保其不
肯傷我耳蓋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尹
公之他乃是正人他所取之友必然也是正人知我是其道本所出
必不害我也及庚公之斯追至果如猶子之言問說夫子今日為何
我執弓猶子據實對說今日我偶然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庚公之斯
說同者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實學射於夫子我今日善
射都是夫子傳授之法若乘其疾作發矢相如是將夫子之法反害
夫子我不忍為也但今日之事承君命而來我不敢廢將如何以處
之於是抽矢扣輪去鐵使不害人乃以射猶子發四矢而後歸則見
其君有辭而猶子亦不見害焉猶子能取友而免禍如此使羿之
友亦如猶子焉則何至於殺身哉子故曰是羿亦有罪焉然則羿之
射者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 夫 目明堂
試之賊蒙乃道傳成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
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此章蘇人之長善而勉人以自新也此是設言非實事也其辭以親
實其意以行言 孟子
西子是古之好女西施蒙是冒不潔是汚穢之物掩鼻而過之懼聞
其臭也 孟子
孟子說善惡雖有一定之固然其變化之機又在人之自處何如耳
如今西子之貌天下之至美者也若使被以汚穢之物則人皆惡聞
其臭至於掩鼻而過之縱有傾城之色亦不見其美矣 孟子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是貌醜的人可以祀上帝是可信上帝之祀 孟子

至於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厭者使其齊戒沐浴以致其潔則雖
對越神廟而奉上帝之祀亦無不可蓋有潔白之念自不厭於其惡
矣夫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惡人
之質本醜而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然則有善者固不
可不兢兢自保以全其善有惡者亦不可不洗滌自新以求易其惡
矣 孟子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此章專為智而發總要見得性本自然而人當知順其自然也首節
言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三節是舉至難者以明順自然
之不難纔是申言第二節意 孟子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則字不可做語助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故
者已然之味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利是順首以其自
然者為主也對智道說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條故是為本然
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則水
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
然底從而順他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來故說此此章意極精
此言性只是從頭泛說起不是專說性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
重在利上總說利之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中說去第三節只言故
而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 孟子
孟子說天下之理原於性人惟言性未得其真所以事不順理而徒
往多事以擾天下也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
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如仁義禮智是為性
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則性之故也故天下
之言性者只說到性之故而理自明矣然故却以利為本蓋性善

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福者非其初也故父子之所
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節已然之跡但只
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皆感
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故當以順為本所以言性則必驗之故言
故必又本之利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如人之養水之下是皆
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
何足以觀性哉有疑

所歸於智者為其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
水也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蓋以私
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鑒是穿鑿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變
者人為之使然所惡於智者為其鑒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下篇卷二十

三

穿鑿而不順利也本欲言智而先言性信言水而先言水之原言性
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恐夫人為之使然者也
之行水不是比喻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
之行亦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為用智者則側見人循性皆當以利
也禹之行水也至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句行其
所無事正是水之性以水治水正是言其不鑿智亦之亦是亦大
也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此即似言利然利雖
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不可強分故與利宋引
天下之理本皆自然如此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可也所歸於小
之人却無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大
其順利之理此其智所以可惡耳如使智者之處事亦如大禹之行
水一舉則心不勞而事不擾何惡之有蓋禹之行水也因地勢之高

下而為流擊之功順水勢之所趨而致開通之力先決九川以距
又游於泮以距川初不築堤設障而逆之不過以水治水行無所阻
而已此禹之智所以為大而古今莫及也使智者亦能以事理事以
物處物順夫故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焉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又
何惡於智耶夫智一也務為穿鑿則小行所無事則大人安可不法
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直解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而故字一般千歲是大槩言其久耳千歲之
日至是上古冬至之日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乃造歷者之歷元也
當作已往者就造治歷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倒起初歷頭處然後從
源頭處歷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可坐而致是可坐而致宋子
智以無事為大可見智不當鑒矣況以理推之亦有不必要鑒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下篇卷二十

三

以治歷言之天如是其高也星辰如是其遠也但其行有常而不
其度有數而不亂所謂開故也治歷者格於其故而求之微其已往之
跡用積分之法直從今日推而上之雖太古之初千歲之久其年月
日時皆為甲子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即此地為上元即此以為
始者可不勞而得矣是亦行其所無事也況於事物之造作皆自
然之故而求之豈有不待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此可見理本自
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也虞源補氏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
位而與右師言者
此章言君子之德小人不能而能豈有他哉亦曰而已矣商賈
公行子其齊大夫右師也齊之貴臣王驥子子波者齊侯之卿也
謂之左師者謂之右師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也應也應有卿使

就己也。乃陳司敗將至馬期而進之之進存疑

齊大夫公行子有子之喪。那時齊國諸大夫以君命往弔。而王驪

方其入門之時。衆人爭先趨附。有進右師使就己之位。而與之言者。

有自己往就右師之位。而與言者。無非示親昵以通殷勤。以其爲齊

君幸臣而請之也。說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

簡驪也。簡是忽略。直解

孟子時亦注用。王驪之所敬重。而望其親已者。乃獨不與右師言。其

以道自重如此。王驪遂不悅。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

是以驪爲不足敬而簡驪也。淺說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至

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命各有位次。故云朝廷。歷是更涉位是

他人之位。階是級。即班行也。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

朝廷敘列班行。所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據來言

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也。異是怪。不可謂異於

禮。象引

王驪有不悅孟子之言。孟子聞之。乃據理以明其故。以君命往弔。

則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吾聞諸禮。公卿大夫在朝廷之間。拜立各

有定位。不得歷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位。不得踰階而相揖也。若

右師未就位而進而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

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我所以不與右師言者。正欲行不歷位

不踰階之禮也。禮備正相反。以失禮爲簡。無足怪也。而子故以行禮

爲簡。不亦可怪之甚乎。夫孟子曰。王驪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公。

則此時所重在禮。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即非王驪想亦不

能與言也。心惡子故。而外順其辭。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也。如此

南軒張氏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此章論君子存心之學。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總括意。該三自

反。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存疑

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以

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此句要重看。意該三自

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敬方說仁禮之施也。只是說以仁處於心。以

禮處於心。此心常在。仁禮止無頃刻或離。雙井張氏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而非人所能及者。無他也。以其存心不同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至

耳。存心如何。曰。仁曰禮而已。蓋仁是吾心之側隱。君子念念於此。

在仁上。逆水無流。無頃刻或離。這是以仁存心。禮是吾心之莊敬。

子念念於時。都在禮上。視聽言動。無頃刻或離。這是以禮存心。蓋仁

禮之心。人所同具。君子獨能存之。此其所以不可及也。直解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仁禮以心言。愛人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見於外者。要說

得不相侵犯。象引

仁禮之德。既有根心之實。則自有及物之微。蓋仁主於愛者也。君子

以仁存心。則親疎遠近。殆無一人而不任其所愛之中。吾知其必能

愛人。愛人主於敬者也。君子以禮存心。則衆寡小大。殆無一人而不

在其所敬之中。吾知其必能敬人。夫此仁禮之施也。朱子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字解常字恆愛恆敬是欲起下三自反意有故
夫愛敬既盡於已則德意自感乎人我有仁以愛人則凡感我之愛者自然親順於我而人恆愛之我有禮以敬人則凡感我之敬者自然遜讓乎我而人恆敬之此仁禮之驗也我感而人應可以驗我之得我感而人不應亦可以驗我之失矣新安陳氏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方至哉

橫是橫逆是倒義謂強暴不順理物是事朱子
施則必報乃理之常設或有人於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橫悖逆之事則君子必自反說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我若愛敬乎人則此橫逆之事奚方至哉方自歎其仁禮之未盡而無暇於責人矣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告

孟子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忠者盡心之謂非有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即忠也朱子
陳氏

其自反而有仁以愛人矣其自反而有禮以敬人矣乃其待我以橫逆如故也君子於此豈肯一自反而遂已哉又必自反也以爲理無窮盡人有作惡人見不在一物不體便是其心惡吾所以愛敬人者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朱子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辨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是妄作的人妄擇是何異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技朱子
自反而吾所以愛人敬人者不徒事乎虛名而皆本之實意則既忠

矣乃其待我以橫逆猶如故也君子必曰此人喪其良心仁不能履禮不能動亦天地間一妄誕之人而已矣人而妄誕至此名雖爲人實則蠢然一物與禽獸何所分別既與禽獸無辨則當置之度外遂以無心可也豈屑與之校是非論曲直哉故不校之量雖足以有容而自治之謙實未嘗少間君子之存心若此直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愛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終身二字要看得分明此心常存念念不忘時時照管惟恐一毫之不自盡處豈非終身之憂而何一朝是卒然之意言其近小也正對終身而言憂自內出患自外至獨言舜者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盡

孟子

人道苟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鄉人是鄉里之常人所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曰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爲實行謂行之於身求衷一矣有一朝之患患字以禍害言不患患字以憂患言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二句是舉括上文五節之意自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是有終身之憂自自反而忠至禽獸又何難焉是無一朝之患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總在三自反之內蓋其所以自反而仁禮自反而忠只是欲求到舜地位也舜所以爲舜亦不外此仁禮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勉而行之耳新安陳氏
由是言志是故君子自反之心有加無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有終身之憂至於意外之患猝然來到而前惟置之不校這是無一朝之患也夫君子之心乃若終身之憂則有之其心常常是說舜生於天地間此人也我亦生於天地間此人也舜盡仁禮而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變猶未免為鄉里之常人也惟
是則可焉也置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仁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仁禮
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禮之必至於舜而後已故曰君子有終身
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無矣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為
也以禮存心而非禮無行也故若櫟道卒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
君子亦惟自反而已處之泰然略不少動其中而為之戚戚也故曰
無一朝之患也此君子存心之學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
為同也

禹三過其門不投足帶說賢之是賢其用世而愛民之發
自古聖賢得位行道莫盛於禹稷隱居窮道莫過於顏子禹稷當
四書不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 吳

舜之世天下治平則在九官之位一則平治水土一則教民稼穡
歷四海不憚勤勞甚至三過家門亦不暇入其忘身以愛民如此孔
子上焉居處每以禹稷為賢而推尊之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甚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
子賢之

賢之是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二孔子賢之是記事者因孟子禹稷
顏回同道之言先置此

顏子當春秋之世天下大亂隱於陋巷之中以一簞為食以一瓢為
飲其貧窶之狀使他人當之必有不堪而顏子處之泰然不改其樂
其修身以避世如此孔子品第門人每以顏子為賢而稱許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而心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

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大出處異致而皆為聖人所與故孟子因而斷之說禹稷顏子其出
處不同然禹稷進而救民雖功蓋天下其道非有異於顏子顏子退
而修己雖善止一身其道非有異於禹稷也夫天下事無常形而理
有定在存此則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
然此事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
同也故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修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
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
是其急也

是以如是其急是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要說得
是以二字分明

禹稷顏回同道何也禹既身任治水之職則天下之有溺者實禹之
責而思天下之有溺者就是我溺了他一般稷既身任播種之職則
天下之有飢者實稷之責而思天下之有飢者就是我飢了他一般
所以如此其急而不暇過家門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矣故得以清
然自在陋巷之中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地是地位皆然是其心皆然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管轄

禹稷顏子地位不同出處各盡其道如此說若禹稷窮而在下無
世安民之責則所處亦顏子之地也必能樂顏子之樂而思不出位
矣豈至過門不入乎使顏子達而在上有輔世長民之任則所處亦
禹稷之地也必能憂禹稷之憂而為國忘家矣何暇管轄白樂

聖人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譬如今有同室之人。且互相鬪。這與我休戚相關。雖當沐浴之

時不及束髮便加冠結纓奔而往救亦不爲過蓋其地甚近而其情
面解甚急也是所謂當叩而可也禹稷之救民何以異於是 存疑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戒也雖閉戶可也

鄒鄰是同鄉。顏子也。

四書本義序

下五

柔

留學
錄

若是鄉鄰之人互相爭鬪違與我利害不切却也要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不達於理矣雖閉戶而不往救之可也顏子之修已何以異於是蓋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製之時爲中如居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聖賢之爲聖賢其心無不同故隨所遇而各當於理則其事亦當可而無不同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聖賢至公至仁之心也分五段第二段言五不孝皆章子所無第三陣言章子不得父之故在善第四節言其亦有罪第五節言其既得罪之後不受父子之義亦足以自其心迹之非有他而與世俗所謂不孝者有間矣總之章子之行

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匡章是齊人通國是盡一國之人體貌是敬重的意思血解

公却子問於孟子說君子擇人而與之交非其善有足稱必其行無可譏若匡章之爲人舉齊國之衆皆以不孝稱之是其大節已虧雖

有小善不足取矣夫子乃與之遊且禮貌之以致其敬重之意敢問其所以不見絕於夫子者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孟子說國人之論雖不可謂不公而衆惡之言亦不可以不察人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

无

藏板研堂

所謂章子之不孝果何所據乎夫世俗所謂不孝之事總有五件有等偷情某四放惟知晏安之可懷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不幸之一也有等博奕好飲酒惟知朋從之可狎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二也有等貪好財貨偏愛妻子惟知自私自利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室家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三也又有一等縱耳目之欲嗜淫聲悅美色放蕩於禮法之外身為下流不肯以貽父母之羞此則虧體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不孝之四也又有一等逞血氣之怒直解小勇爭小忿自陷於刑辟之中以貽父母之患此則忘身以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不孝之五也是乎於此五者之中章子有一於是乎無其事而被之以不孝之名此必有其故而不可不察也

先說子父責善是子貴父之善下說父子是定言過是食朱子然則章子所以得不孝之名者其故何在蓋章子之心不忍陷父於不義善以善道責望於父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而人因以不孝目之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字解作害字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也

夫道在倫理間各有攸當不可樂施如過失相規德義相勸此朋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家庭之閒藹然慈孝乃為道之當然耳若以責善之道行於父子之間將見相責之過必至於相夷而天性由此傷矣豈非賊恩之大者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

聖

新學堂

父而不顧賊恩之禍此則其罪之不啻辭者也真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王開章子之子此母即章子之妻屬字即夫屬家屬之屬猶大妻子母而言不養是不受妻子之養是則章子而已矣是指出上文意旨章

子是如此耳非實有不孝處也

章子以子而責善於父固不為無罪及看他後來不自安之情則亦有可矜者彼身有夫妻之屬子有子母之屬人情之所甚欲也章子豈不欲有此哉只因責善而得罪於父不得近父之前其心有隱然不自寧者故於妻則逐出之於子則屏斥之終其身不受妻子之養焉蓋其設心以為我既不能盡其養於父而又安敢受其養於妻乎苟不如此是見忤於父已有罪矣乃又悍然不顧而安心享妻子之

養則是終以念戾之氣行乎其間而一罪之中又一罪焉是則罪之大者夫其設心如此章子是如此而已與世俗所謂不孝者有間矣然則吾之與遊又從而體貌之貴為過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此章言古之聖賢或遠害或死難其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當是時曾子守舍之人反是還左右是曾子之門大退則曰至我將反亦即語其守舍之人反是還左右是曾子之門大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是使百姓瞻望而效之殆於不可是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此門人私議之辭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

聖

新學堂

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沈猶大抵是姓氏不必說沈猶行或謂同姓亦未可知也此是與其難言曾子設教於魯往居武城地方適有越人來寇或人說寇至矣何不避而法之曾子從其言乃與守舍的人說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以示其去而復來之意也及越寇已退則又先與守舍的人說室人不居牆屋必有毀壞者當為我修葺我將來歸矣于是寇退之後曾子乃還歸武城當時門人在左右的私相議說武城大夫之衛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這等忠而且敬可謂厚矣乃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觀武城之忠雖真然不加意嚴於其心殆不可如是弟子有沈猶行者以其所見解之曰夫子不與武城之難良有深意非汝等之所能知也昔夫子將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米攻沈猶氏當時從先生者七十

人死生率而去之。未有與其難者。觀昔日之處沈猶氏。則如今之處武城。乃當去而去耳。豈常情之所能識哉。蓋時常避難。則以保身爲首。曾子之所處。是或一道也。直解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居於衛。是仕於衛。役是子思名。若誰與守。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居於衛。適齊人來寇。或人說齊寇且至。何不避而去之。子思說食人之食者。當愛人之憂。今齊寇方至。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其時也。若使役去。國以避難。若之社稷。人民誰與共守。役但知效死。勿去而已。蓋時常捍患。則以徇國爲忠。子思之所處。是又一道也。直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二十

家引

前明堂

微是微職。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言。家引

孟子就曾子子思之事而論之。說曾子居武城。惟知避害以全身。子思之居衛。乃欲守死而弗去。其事若不同矣。然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當夫理而已。揆之於道。無不同也。何也。蓋曾子之在武城。所居則賓師之位也。師道之尊。等於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子弟耳。豈有父兄而自輕徇子弟之難者乎。此曾子所以去也。若子思之於衛。則已委質而爲臣也。以臣事君。分則微職。豈有臣子而不急君父之難者乎。此子思所以不去也。蓋君子之處世。惟求理之所是。與心之所安。時常保身。不嫌於避害。時常徇國。不嫌於輕生。其道一而已矣。使曾子而居臣職。處子思之地。亦能如子思之死難。使子思而爲賓師。處曾子之地。亦能如曾子之遠害。便是交換過來也。都是這等作用。此曾子子思所以爲同道也。明乎此者。斯可以語精義之學矣。直解

○儲子曰。王使人刪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此章言人以道殊。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也。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含而未盡。直解

儲子是齊人。刪是堯舜是令人窺其無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果與常人不類乎。曰堯舜與人同耳。便是堯舜無與人異者矣。此中意便是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則高隱而不發。發則味反薄矣。家引

當戰國時。謀臣策士。皆卑卑無奇。孟子獨毅然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嚴嚴。遂謂其與人不回。故孟子初至齊。魯齊王暗地使人窺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以驗其爲人之實。而齊人有儲子者。因問孟子。說夫子果大名於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二十

家引

前明堂

主近使人窺視夫子。看夫子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果有超然異於衆人者乎。孟子說我何以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皆能知。我之所行。人皆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米嘗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堯舜且與人同。況我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矜矣。直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米嘗有顯者。來者將囑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蹇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

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淫也

良大夫也是婦人傳其夫之辭歷是飽顯者是富貴之人施是邪驕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之是子墻間是郭外塚間乞其餘是乞其祭者所餘酒肉類是望而足怨其施施喜悅自得之貌以為妻妾不知此故驕之也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

孟子見當時貪求富貴之可恥乃托齊人以形狀之說齊人有一妻

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每日出外則必壓飽酒肉而後回家其妻問

所與飲食者何人其夫謊說某良人與飲某良人與食蓋富貴之人也其

妻疑而未信向其妾說良人每出則必壓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

飲食之人盡是富貴尊顯之輩乃只見良人往而未嘗見顯者來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

二十

述可疑我將私窺良人之去而便可知矣乃蚤起乘其夫出門之時

密從傍路隨行不使之知因窺窺其所往只見徧園之人無有一人

與之竝立而接談者後來走到東郭墟墓之間見有祭墓的人道乞

討其祭餘酒饌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轉身顧望他處往而乞之直

至飽食而後已這是他酒食的來路所以能致饜足者用此道也其

妻徧得其狀不勝愧恨歸家告其妾說良人者我等所仰望將倚之

以終身者也乃今為乞可汚辱之事所為如此我等將何望乎因與

其妾怨詈其夫而相哭泣於中庭其良人尚未知其踪跡之敗露也

乃施施喜悅自得從外歸來以饜足之態富貴之容誇示其妻妾焉

並解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難也而不相泣者

幾希矣

齊人乞墻於外而驕其妻妾於家其妻妾周旋而泣之矣若由仁義自守之君子而觀今之人則今人之所以未富貴利達者務為卑鄙無所不至未得則憂愁窮蹙搖尾乞憐志氣蕭然不勝其小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視成傲閭里而自視不勝其大其可賤甚於乞墻而莫之覺也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幾希矣豈不可恥之其哉此君子立身所以深明義利之辨充平善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而當以齊人為鑒也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終

附

附

堯山 徐養元表善甫手輯

男徐

鍾子香
附校閱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

怨慕二字包盡一章之意

萬章是孟子的門人往于田是往于田仁覆閣下謂之旻天號泣

于旻天是呼天而泣怨是怨已慕是慕親兩字相因怨已之不得乎

親思慕而必欲得之也不止是思慕欲得親

萬章問說古稱大孝莫如虞舜然聞舜耕歷山的時節每往田間便

呼旻天而號泣夫人情必至於抑鬱無聊莫可控制乃有號泣而呼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一

天者不知舜處父母之間却這等號泣何為其然也孟子說孝子之

事親幸而安常處順固是天倫之至樂然不幸而偶值其變則其情

亦有大不得已者舜惟不得於父母其怨艾之深而思慕之切無與

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所謂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我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是弟子弟子于父母亦言辭言呼父母

而泣也怨是無怨之貌其字即是供字於我何哉是自責不知已有

何罪非怨父母也孟子曰怨慕萬章不知為怨不得其親而思慕

是怨親故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如此則見其怨已之不得親而思

慕而非怨其親矣

萬章不喻其旨而疑其有怨於父母故又問曰嘗聞人子之事親也

見父母愛他便欣欣喜樂常有於心而不忘就是父母惡他加以勞

苦之事也起敬起孝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這纔是孝子若以號泣

旻天為怨慕則舜之於親猶不免有所怨乎孟子曰非也昔者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聞命矣若呼旻天父母而泣則吾

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聖人至孝之心非爾所能知也吾雖公

明高之意以為子之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而適當其變則自有

不容已之至情若但忽然無慈略不動意薄亦甚矣曾謂孝子而若

是乎吾想舜之存心只要得親之愛我今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之

常事而已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我孝道有虧誠意未至不知我有

何罪以至於此負罪引愆日久惟思維其所以得罪之故而不可得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二

皇皇無情而不察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我所謂怨慕者

蓋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而必欲得之豈怨父母哉若怨親則又

何慕耶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

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是堯堯使九子事舜以為陳二女是娥皇女英堯以二女妻舜自

官只是有司備是備其事是奉事就之是就舜而視之胥字解做皆

宗還是移以與之胥天下而遷之是把天下盡皆與之蓋遷位而禪

之也順是愛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憂愁若窮困之人無所歸往官其

怨慕迫切之甚也此條正承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下條則又推

其心以解之

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時為然當四岳咸薦之初大禹升階之

日帝堯將歷試諸難乃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何如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內何如凡百官有司牛羊倉廩莫不備具以奉事舜於畝畝之中其際遇之非常如此那時天下之士翕然何慕都來歸舜始而所居成聚繼而成邑成都其人心之歸服如此帝堯見舜果有盛德且將欲盡天下而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之位其帝心之簡在又如此夫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安何如其樂者乃惟不得順於父母其戚戚皇皇情不可以自遠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就如窮困之人無所歸往的一般蓋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既不可以為人子則此身無所依歸與窮人何異其怨慕迫切之情豈有不能自解者矣

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入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欲是貪人悅之言為人所悅即所謂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好色便是二女事之富貴即指天下而選之上文是說舜之貨事此又孟氏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舜起畝畝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無所歸者舜之心何心哉蓋親親為重則視外物為輕見可憂之在此則不可樂之在彼耳夫天下之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欲也舜乃視之如草芥而不足以解憂好色是人之所欲也舜以帝堯二女為妻其樂至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富是人之所欲舜有天下之大其富極矣而亦不足以解憂貴是人之所欲舜居天子之位其貴無以加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夫天下之悅我美色事我至富至貴加我都無足以解

其憂者則必如何而後可以自解乎惟能論親於正道得親之歡心親於我無所怨慕我於親無所違必如是然後可以解憂此舜之心也

正所謂怨慕者然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慕是思慕人是常人少是年少艾是美好不得於君是失意於君慕是躁急心熱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非止到五十而止也上言舜不以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此則因贊其異於衆人如此也五十而慕是證其終身慕處

舜之心不見外物之可欲而惟知父母之當順其為大孝是皆常人

之所能及哉大凡人生少時情實未開其良知良能止知是慕著

父惟依依念念不忍相離是等純一無偽之心不為他念所奪此至

性之本然也及其知好色則慕其心以慕少艾既壯而有妻子則移

其心以慕妻子及出而求仕則移其心以慕君或不得於君而遭際

不偶便躁急心熱而此心又移於功名得失之際矣是常人之情因

物有遷而無所慕孝之道也惟是大孝的人自少至老終身只慕父

母那孩提愛親的本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為之奪窮達不能為之

變此孝之所以為大而出尋常為萬也我觀於古惟大舜為然蓋

舜自微庸之後攝政之時年已五十矣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

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愛慕其親猶

如一日五十而慕者子惟於大舜見之矣所謂人終身慕父母非

舜其誰與歸此舜之怨慕所以為能盡其性而為人倫之至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

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詩是齊風南山之篇告是稟命信是誠誠如此詩之言也至其如舜謂能盡道安莫如舜也對是仇怨以對父母非于怨父母也如告則不果娶亦徒為父母所仇怨耳

萬章問於孟子曰說婦娶人道之常然未有不稟命於父母者詩國風南山之篇有云娶妻當如之何必告父母而後取娶誠如詩之所言則能盡此禮者安莫如舜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而後娶者理之常也而舜之所處則人倫之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

則為父母所阻而不得娶矣夫娶而男女居室者人之大倫不可廢也如告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又生一場憎恨而徒見怨於父母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之二十一 五

也與其告而廢大倫以對父母孰若以權行之既免於廢大倫且不

至親父母是亦所以為孝而已是以不告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君既得聞命免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是莫以女為人妻曰妻告是相告禮娶須五體父母先將以禮

相告也帝亦至妻也作一句焉乃語助漢字帝莫知舜大孝故每

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

於強之而竟至於不得妻之云云莫知其事必至於此故可娶則妻以君上之法治之不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此所以不告而娶也亦

豈可以常禮舉律之哉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墻墮浹使浚井出從而拊之象曰模

都君威我續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戚朕二嫂使治朕棲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樹怙怙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

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是治廩是食指是去墻是捐使舜登屋而拊去其梯焚燒其廩

也浚井是穿井出是舜已出拊是蓋象是舜異母弟謀是謀蓋是

井都君威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是皆績是功于是

戈是戰琴是舜所彈五弦琴張是離己二嫂是娥皇女英棲是牀

治牀欲以為妻也往入舜宮是欲分取所有鬱陶是憂思鬱結怙

是羞懼之色鬱陶思君爾一句怙怙一句言思君之甚故來見也

如此云終不免於怙怙茲此也臣庶謂其百官治其臣庶亦是見其

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莫何也象憂亦憂

是伴象喜亦喜觀重在下句

萬章又問說舜與父母之機箇于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際亦有

非常情可測者問說舜之父母聽小子象之言每每設計害舜一日

使舜塗治倉廩舜腹不知其已下撤去梯于縱火焚之幸得不死又

使舜掘井井腹不知其已出從而拊益其井象只道舜已斃井中自

辭可解乃假意就第因思見之甚氣結而不得使彼來見也雖如此
偽言而其色終不免於怙悅焉舜乃喜而謂之曰惟茲臣庶其代
予看視之夫象欲殺舜舜不以爲怨而反喜之如此意者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孟子說家庭之亂其事易見而況焚廬蓋并之謀其迹
甚彰豈以舜之大智而有不和也但見象之憂則已亦憐然而愛兄
象之喜則已亦欣然而喜聖人之心只是重天親而忘私忿但有愛
弟之心常有故兄弟相見至情自有所不能已從前之事雖則已化
丁也朱子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
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恣然而遊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欲
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之二十一 七

信而喜之奚僞焉

僞是詐僞校人是主池沼小吏罔罔罔罔而未舒之貌洋洋是稱
悠然足順適的意思也是遠去方亦道也則是象欲殺君子可欺以
其方也說罔于產事在其中誠是實心惟僞信之被實欺之也
萬章猶未達故又問曰舜既知象之將殺已而猶喜焉然則是僞喜
者與孟子曰非僞也聖人之心純一無僞觀子產之事亦可知矣昔
者有人以生魚饋鄭子產子產不忍殺其生使校人畜之僞池校人
乃私自烹而食之設辭復命於子產觀乃魚之始舍於池罔罔洋洋
困頓而求舒少則洋洋焉而後縱久之恣然自得而竟遊焉子產
信其言而幸魚之得生乃歎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而告人
說誰謂子產爲智人彼使我畜魚子產烹而食之矣假以放魚復命
而彼遂信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易欺若此焉得爲智出此一事

觀之故凡君子雖有先見之明而或以理之所有事亦閉爲所欺但
理之所無者則必不爲所罔耳彼象以愛兄之道來而謂其鬱陶思
君爾弟原有思見鬱陶之理此正欺之以理之所有者亦如校人之
欺子產也舜愛弟之心勝而不知其僞故實心信而喜之夫何僞之
有若有僞則不足爲聖人矣可見聖人做出純是道型更無此子開
微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此所以爲天理人倫之至也朱子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

此章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仁之至義之盡
也吳氏
象日以殺舜爲事是一心只要害舜放是安置一方使不得他往封
是封爲一國之君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之二十一 八

以爲放也朱子

萬章問說象日每以殺舜爲事既欲焚之於廩上又欲蓋之於井中
必欲置舜於死此其爲舜之深仇世之大惡而舜既爲天子所宜以
爲誅者也乃僅止於放逐安置一方何其輕也孟子說兄弟者天性
之親聖人者人倫之至弟雖有害兄之意而舜則不失愛弟之心當
時處象於有庾乃分茅胙土封建爲一國之君或有不和而謀誅之
放其實舜之處象原非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庾有庾之人奚罪焉仁
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庾富
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予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征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遊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此章自堯老而舜攝也至是二天子矣是說舜無臣堯之理皆言天之下至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堯之理至本段引賦載是詩發一條又待諸咸丘蒙所連父不得而予之非亦以見無臣父之理也

咸丘蒙是孟子弟子語是古語堯是聖人不曰安爰爰是危殆之意思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是齊國之東遠老是不治事攝是居攝而行其事此一句最有力量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也堯是歲內百姓如喪考妣是說堯死後百姓如喪考妣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十一

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堯之官攝也堯於考故也還是止留是靜入代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八音不作哀思甚也二天子言放勳殪落天下為服三年喪坐定是天子而舜又為天子是二天子矣又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以證之明舜無即天子位之事也咸丘蒙問於孟子說舜問古語有云盛德之士雖至尊如君荷其德不得而以之為臣至親如父荷其德不得而以之為子夫舜惟有人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志贊腹亦北面而朝之那時舜望見諸侯朝已具容貌甚足雖不自安孔子有感於此故因數息謂當此之時君失其所以為君父失其所以為父統緒紊亂天下益岌岌乎其危哉此等言語不識果有其事否也孟子曰無是事也此等無稽之言斷不出於君子之口必是齊東野人目不睹禮義之行耳不聞典訓之言乃有此說耳豈可以之

証聖人也蓋堯之舉舜舜之代堯乃是堯既老而倦於勤而命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此言有謬也虞書堯典上載舜攝位二十有八年堯乃殪落而終國中百姓慟堯之歿如喪父母一般三年之闋四海遊密音樂靜密如二不復聞有八音其思慕之深如此孔子亦嘗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據孔子之言以斷堯與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子之位是則堯為君而舜則臣也若堯未崩之時舜既為天子矣今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是一天子堯又是一天子而有一天子矣天下豈有二天子乎然則堯在時舜未嘗即位也明矣既未即位又何為有臣堯之理乎既無臣堯之理則其無臣父之理亦可見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豈敢問舜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勢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不臣堯是不以堯為臣謂是小雅北山之篇昔是爾幸是爾備土之濱漢海之內也賈豈是以為賢才而勢若父是字辭是語意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逆是前去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而候詩人之志來如箭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其至否遲遲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得志是得詩人之心如以辭而已矣是拘泥其辭而不求其志也漢是大雅篇各不守獨立之貌道是道貌耳

咸丘蒙又問說舜無臣堯之理則我既得聞命矣其不臣舜則

尚有可疑者北山之詩有云蒼天之下無八地非王土上之清無一民非王臣舜既為天子矣則管仲亦王臣中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曰是詩也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也詩人之意若曰此莫非王事也天下之人皆王臣則當皆服此王事何獨我賢才而使之勞苦乎故凡說詩之法不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義不可泥一句之義而害詩人設辭之志惟當虛心平氣以我讀者之意迎取作者之志後游玩味徐觀其立言之本旨所向何如然後可以得其志而與之相合焉若但拘泥其辭而已矣而不求其志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道饑饉之餘黎民無子然遺腹者信如此詩之旨是周之民其無遺種矣豈知其志特在於憂民而非真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三

孝子之至莫大乎舜親舜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母之至也以下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至是至極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尊親以名言養親以實言詩是大雅下武之篇永言是長言不忘則是法則上節是破其引詩之謬以見莫非王臣之旨非天子可臣父之說此節則見舜為天子正所以為尊養其親之至非謂可以臣其親也

且子亦未知舜為天子正舜之為至孝者乎蓋人子能事父母之孝可以言孝然或分有所限未可謂至也若論孝子之至則莫大乎舜顯其親而分得以自便這纔叫做孝子之至彼身為諸侯大夫顯其親為諸侯大夫之父母而養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尊親然未可謂尊親之至也若論尊親之至則莫大乎以天下養而勢莫與之並

道纔叫做親之至今舜尊為天子則尊養為天子之父是舉天下之名分無復有加其尊此尊之極至者也當有四海而養皆以天下之奉是舉天下之供奉無復可加其養此養之極至者也尊養兼至正舜之所以至孝而可為法於天下者也詩曰人能長念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之法則其即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然則豈有臣父之理乎

書曰祗載見替豐變變齊梁替豐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是大禹謨篇祗是敬載是事變變齊梁是敬慎恐懼之觀允是信若是順祇載句見替豐變變齊梁句替豐亦允若是通連二句此一條又特鑒成直蒙所述父不得而子之非

夫舜固無臣父之事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經大禹謨說舜敬事替豐毋去進見必變變然致齊莊之容作戰栗之色無一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十四

念不虔無一時或息由是積誠之所感格替豐亦遂化其頑而為慈心以之乎意以之順矣夫父為子綱父能立教子從而化理之常也今替豐不能以不善及舜而反見化於舜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如此是豈可臣其父之謂哉所謂君不得而臣臣此亦可以類推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此章天字以主宰言聖人授受之際無非天也而又并民言者天人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回天也至於朝覲協徵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以人經天天與人一也故此章眼目全在一天字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在章末引泰誓一語萬章之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

萬章問說人皆言堯有天下求可以禪帝位者惟舜有聖德因堯失

下面授之舜果有其一事乎孟子曰無是理也蓋天下者天下之大下非一人之私有也為天子者安得徇一己之私而輕以與人哉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萬章曰既非堯與然則舜有天下果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也蓋天者至大面無外至公而無私也故能以天下與舜竟不遺承順上天之命耳豈得而專之哉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然詳切之貌命是教命

萬章曰天與之者果能諄諄然命之乎然則何所據而見天之與舜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五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其所以措之天下者即其行之於身者也付其出乎身而行也付其加乎民言事也本末之分耳示是示以與之之意

孟子曰天豈能以言命人哉天雖不言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與事之措諸天下者示以與之之意而已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乎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皆能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薦是薦舉薦舜於天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暴是顯揚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喻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

之也

萬章又問說天之所以示舜在於行與事者其實如之何孟子說欲知天之所以示舜但觀舜之得天可見矣蓋人之才德有可托以天下者天子能舉而薦之於天天然天意之從違未可知也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許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必於天子使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許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使有行焉天或違之有事焉天或拂之天何哉昔者堯薦舜於天使之攝行大事而舜之行事合乎天而天受之暴舜於民使之歷試諸難而舜之行事合於民而民受之即此天人所受之處是舜之行與事而示以與之之意也所以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六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使之主祭是主天地山川之祭百神享之是百神皆飲其祀使之主事如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事安是安於其化此節是言舜之得天也

萬章問說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敢問其事如何孟子曰使之主祭是薦之於天也而舜精誠之所感乎幽無不格百神皆飲其祀而享之這便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是暴之於民也而舜德意之所止措乎無不治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這便是民受之也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之即民與之也天與之人與之皆天意所在帝堯不得而與焉所以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謂堯之子而謂堯舜故曰天也夫然復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若堯之宮通堯之子是猶也非天與也
避是避南河在冀州之南冀州爲常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必
待三年之喪畢然後去者前此百官聽於冢宰故也初視是人臣見君之過稱訟獄是獄不決而訟之訟歌是歌頌功德長聲爲歌短聲爲謠謠歌非至舜而前謠歌也只是草野間樂歌舜之德耳通是過迫上節言舜之得天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三句又是言其所以得天與堯崩以下又卽舜爲人心所歸以見其得天也故曰天也應章
首天與之句言故曰舜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存疑
天心與舜不特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爲足以見其爲天之所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之二十一 七
與自有攝政之久與其進於民心之歸者觀之亦足以見其爲天之所與也舜之輔相得君行政至於二十八年在相位最久施澤於民最深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歷數有歸天實爲之也至於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以天位之難繼而誠心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只要丹朱能嗣帝堯之業其心安矣然天下諸侯凡執贄而朝覲的不去朝見丹朱而皆來朝見於舜凡訟獄不平的不去赴堯丹朱而皆來赴堯於舜凡謳歌功德的不去頌堯丹朱而皆來頌堯乎此民心之所歸非人之所能使也故曰天與之也大舜爲民心所歸避之有不得然後自河而往在中國踐天子位焉無非承天之意而自使堯崩之後卽竟居處於堯之宮通堯之子乃是其君之位而據之耳豈得謂天與之哉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泰誓是尚書篇名自是從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此之謂也謂泰誓此言卽吾所謂舜爲人所歸則爲天所與之意也此再中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之意以結上文
夫卽舜民心之所歸便知爲天心之所與此非無徵之言也書經泰誓篇有云天未嘗有目以視而無所不見但從我民衆目所視以爲視耳未嘗有耳以聽而無所不聞但從我民衆耳所聽以爲聽耳書之所言如此可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民心所歸莫非天意斯言也卽吾所謂民之歸舜卽天與舜以天下之意也然則舜有天下天之所以寄視聽於民者審矣豈待堯之與之哉堯不能以天下與舜蓋見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詠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此章言聖人之與賢與子皆出於天而無一毫私意也
陽城箕山之陰都是地名啓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此天字全是天意之天言者舜薦禹於天至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言天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言天與子之事
萬章問曰人有言云堯舜德盛故以天下爲公不傳於子而傳於賢至於禹而德衰故以天下爲私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果有是事否孟子說人以德衰讓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亦不能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欲與賢也則聽天以與

賢舜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假此以要萬世之名哉天微與子也則聽天以與子禹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往此為一己之利哉蓋與賢與子莫非天意也何以見之昔者舜禹禹於天任以為相十有七年追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任乃遠避於陽城之地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而翕然從之就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的一般民之歸禹如此則天之與賢也可知矣至禹益之時則與此不同也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為相者七年追禹崩三年之喪既畢亦因禹有子在亦遠避於箕山之陰但天下臣民朝覲訟獄的不往歸益而來歸舜說啓乃吾君之子也歌的亦不讚歌益而讚歌啓說啓乃吾君之子也民之歸啓如此則天之與子可知矣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

九

也其之致而至者命也

丹朱是堯之子舜之子是商均女英生也不肖是不類於堯舜敬是敬德承是相承繼是嗣守舜禹益相去久遠歷年多少二意如其子之賢不肖例謂歷年久遠之相去也丹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久是言天之所以與賢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於民未久是言天之所以與子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對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此則下文所謂其子之賢不肖也益之相禹也歷年久施澤於民未久對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此則下文所謂舜禹益相去久遠天是大理之本然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以主華而謂之天以常聽受而言謂之命此所謂命以氣數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彼職事其養有厚

薄歲月有近遠無非是命天之命令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亦無非是命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至便是命乃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致與為亦有分辨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十

此民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夫均之為相而舜禹之歷年俱多益之歷年獨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為子而堯舜之子獨不肖禹之子獨賢其相去又如此是皆與冥之中有為之主宰者一天之所為而已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蓋凡事有待於經營而成者皆屬人為惟是固物賦物非人力所為而自為子奪去就冥冥之中然有主強此則理之自然而不可測者故曰天也凡事有可以希望而得者皆屬人力惟是與生俱生非人力所至而自至窮通得失乘受之初自有分量則其數之一定而不可移者故曰命也然則舜禹之有天下固天命之有不有天下亦天命聖人一惟聽天命而順受之耳豈能容心於其間哉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此條謂仲尼不有天下者天也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

推明之

益之不有天下固由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則非獨一益爲然也蓋凡起匹夫之微至於登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爲聖人而卽可以有天下也必德如舜而又有天子如堯者以薦之必德如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薦之然後能有天下使徒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薦安能以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縱大聖如仲尼者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之薦終不有天下是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也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是繼先世之統

觀仲尼之事則知有德又有薦者方可以有天下然亦有不盡然者蓋天命固不輕以予人亦不輕以奪人故凡繼先世之統而有天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三

朱子

者非是說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廢之也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者自絕於天而爲天心之所棄者必大惡如桀紂者也非桀紂則天亦不輕廢之也如夏啓太甲成王其德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然皆能嗣守先世之業則天亦不能廢予而立賢奪此以與彼也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過爾君之賢終不有天下是益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亦天也夫以伊尹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其何疑於益以太甲成王之爲君皆足以繼世又何疑於禹此類以觀而天之所以與予之意見矣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外丙仲壬皆成湯之子太丁弟也太甲是

太丁之子顛覆是壞亂典刑是常法放是安置桐是湯墓所在故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又字解

作治字蓋斬絕自新之意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訓是教成歸是迎歸毫是湯所都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

以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言之伊尹有聖人之德輔相成湯伐夏救民

以至於天下道成湯既崩太丁未立而外丙外壬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不久於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既立又不能率乃烈祖

攸行把成湯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壞亂了伊尹乃因諒陰之制安

置太甲於桐宮者有三年欲其顧乃祖之墓而興思也太甲果能翻

然悔悟自怨以示懲創之意自責以加克治之功於桐之日果能去

其不仁之習而自處於仁改其不義之行而能遷於義三年之閒一

唯伊尹教成之言是聽是從也伊尹乃復自桐宮而迎歸於亳都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三

朱子

之以君天下而繼成湯之統焉此伊尹之所以不有天下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周公之所以不有天下者蓋其值成王之賢克成周家之績猶益之

於夏有啓足以嗣夏而不廢也猶伊尹之於殷有太甲足以嗣殷而

不廢也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是授義者事之宜一也謂均於奉天命也

以此觀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天也聖人亦惟奉天命而已

矣豈有私意於其閒哉聞諸孔子說唐虞之世堯禪舜舜禪禹以天

下爲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之盛啓繼禹太甲繼湯成王繼文武

以天下爲家而不必與賢或禪或繼其述雖若不同然禪者非以揖

讓爲名繼者非以世及爲利天命所向人心所歸義在於與賢則與賢是禪位固理之所宜也義在於與子則與子是繼世亦理之所宜也聖人亦惟奉天所命初不容私於其則焉其義則一也然則則焉之德衰而有意於傳子者烏足以知此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此章言聖賢不枉道以求客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係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以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末以圖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宋二節又只是上文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不足以被割烹之說而言其所引以伐夏救民處則足以見其無割烹要湯之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

卷之二十一

三

伊尹

萬章問說人有言伊尹未遇時餓死見湯而無由乃投托湯紀有諸氏作爲賤臣負鼎俎之器執割烹之役以此要求而見幸於湯遂說湯伐夏救民以成王業果有此事乎曠國之時人不知有禮義之說汲汲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乃爲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故萬章疑而問之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不是誣附如書經都俞吁咈之類不然是明白不是也若是國俗樂是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堯舜之道是堯舜相傳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博濟

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來道義兼體用而意趣是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互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有合一時之安及接以古道則有不合處說捨以義又探以道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爲盡善故兩言之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祿之猶言官之爵之之例聖馬謂所繫之馬馬必用繫馴是四疋千驥四千疋也介與草芥之芥同一介千驥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四書本義集說

下

卷之二十一

四

伊尹

孟子說否此非伊尹之所爲也蓋凡出而大有作爲的人其窮居必有大涵養伊尹當未仕時躬耕於有莘之野誦詩讀書而樂堯舜之道焉蓋堯舜之道達則可以兼善天下窮則可以獨善其身伊尹居畎畝之中其心思所向只是把堯舜之道欣慕而愛樂之其他嗜好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故太而辭受之節只看道義上何如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就祿之以天下之富亦却之而非視繫馬千駟之亦鄙之而弗視蓋其心雖知有堯舜之道千驥萬鎊亦不足爲之加損也小而取予之微也只看道義上何如使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就是一介與人亦不肯失之傷惠一介取於人亦不肯失之傷廉蓋其心雖知有堯舜之道一介取予亦不肯輕易所守也夫伊尹樂堯舜之道至於辭受取予之間一無所苟如此則其律已之嚴自耕莘之時而已然矣

湯使人以幣聘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唯是辭幣聘是微召召召是無微自得之貌伊尹窮居樂道一無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輕當其耕莘之時

商湯問其賢名使人執幣帛以聘之迎之致敬以有禮亦可應名而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器器然說我何用湯之聘幣為哉一受其聘則食人之食使當憂人之憂豈若我處畎畝之中誦詩讀書而足以樂堯舜之道哉蓋志在天下者聖人民胞物與之本心而器器自得者則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於從人之義也夫湯以幣聘而伊尹猶不肯輕出如此直解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是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傳誦說向慕之而已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三

伊尹

伊尹以道自樂固不輕於應聘而成湯敬重伊尹必欲致之不以一聘而遂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可謂誠矣既而幡然改其不仕之心說我今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非不充然其有得然徒讀說經慕之而已豈若見可而進相時而動上焉以堯舜之道致其君而使之君為堯舜之君下焉以堯舜之道澤其民而使之民為堯舜之民哉致堯舜之道於君民是堯舜之道見於行事之實也與其心自慕之而徒誦讀書之空言豈若吾身親行之而復見堯舜於今日哉夫其應湯之聘必有待於三往之勤而其用世之心又必欲觀見堯舜之盛則其自待者至不苟矣若論堯舜君民之心則自欲觀見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洞然於懷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今人知到此事講解此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有箇見解如大德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中央而箇覺字皆訓練喚醒是我喚醒他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搖撼其未覺者亦使知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所增加適一般耳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非予覺之而誰言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三

伊尹

伊尹應湯之聘而必欲親見其道之行者為何惟有見於其實之不啻辭耳其意說大生此民稟性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說其理當然者謂之知悟其所以然者謂之覺而有生於衆人之中而獨先獨先的這叫做先知先覺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獨知此理其其啓迪後知使同歸於知而後也也天生此先覺的人非使之獨覺此理正欲其開悟後覺使同歸於覺而後也也今我於天生此居之中乃先覺者也予幸為天民之先覺則予將以斯道之所固有覺斯民之所未覺者也天意有在予不得而辭矣使非我有以覺之則誰與任其責哉既不能委其責於人則不能不任其責於我矣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思是設心思念被堯舜之澤是遂生復性而各得其所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言其志在天下而不在一身之富貴故知其必無割烹要湯之事也日湯使人以幣聘之至此節同是此一意

伊尹此言觀之蓋其誠心正以天下之民皆吾同胞之民也天下之事皆吾分內之事也我為上天所厚生民所望當使天下之民皆

遂生復性而各得其所也。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由已不能以道濟之，就如我推而納之清中之一般，其心惻然不忍，不得不汲汲于往救之矣。夫其以一世民物為己責，而以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以急於救民，見夏桀無道，基虐其民，有大不忍者，於是感三聘之勤，始就湯而說之，以伐夏而救無辜之民。蓋正欲使斯民皆被堯舜之澤，而在已無負先覺之責也。蓋伊尹之抱負如此，則要湯必無是事也。象引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枉己是枉道以求合，辱己是辱身以干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還是隱遯處身遠避是仕者，近君遠近以求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於其國者，言有四節，或字當作四件，皆以聖人言。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一主留明堂聖人泛指歸是要歸潔其身是不污已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此方說出存疑

伊尹伐夏救民，欲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之澤者，所謂正天下也太。下國家之本在身，必已身先正，然後可以正人。吾未聞枉道以求合已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況於辱己以干進，則不止於枉己，欲正天下，則不止於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湯，辱己甚矣，豈能堯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業乎？然人之所以致疑於尹者，徒泥其近君之迹，遂議其行之未潔耳。不知聖人之行不能以盡同也，或遠而隱，或近而仕，或仕而不合則去，或仕而合則不去，其不同如此，然必可近則近，不可近則遠，適耳。而何有輕身以謀利也？可以止則止，不可止則決去耳。而何必吝情於去留也？總之歸於潔身無枉已辱己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誣之，則是聖人而有

辱身之行何足以為聖人哉。直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以堯舜之道要湯，即上文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致湯三使往聘之也。非實以是要之，此蓋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干，語脉相似。新安陳氏然伊尹處畎畝之中，一旦居阿衡之位，誠亦非無因而自致者，但其所以致此，乃因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成湯慕之，故尹未嘗有求於湯，而湯不能不求於尹，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是尹之要湯，吾聞其要以堯舜之道而已。若謂割烹要湯，非吾之所聞也。直解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臧自毫。

伊訓是商書篇名，造字，載字，都解作始字。朕，我也。毫是殷都，此伊尹自言。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一主留明堂

天

留明堂

商書伊訓篇載伊尹自言天誅夏桀，始攻於牧官之地，由我輔佐成湯，始其事於毫也。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不肯枉道自污以要君，必矣。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直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此章言君子以禮進退也。凡三節。第一節，即孔子之不主於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侍人之理。第二節，即孔子之當既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之時，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養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若主癰疽侍人，便不為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朱子主是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癰疽是為醫癰疽之醫者也。侍人是內

侍齊姓環者衛君之近衛人也。好事詞章，是言出之。人萬章問說，或謂孔子至衛，因陽貨治難，而人得近於衛君，乃即館於其家。及至於齊，因侍人名瘠環，得近於齊君，乃即館於其家。蓋欲借二人之力，以自通，故不嫌於自屈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說，言當析諸理，論人當考其素。豈有大聖如孔子，而肯主非其人者哉？此言大謬不然也。為此言者，多由一般好事的人，欲假借聖人之事，以自掩其私，駕造此不根之言，以眩惑人聽聞而已。知道之君子，豈可為其所惑哉？此解

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難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元

命以氣教言曰：有命是對彌子言之。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彌子以命也。進以禮，是排讓辭，退以義，是剛決果斷，得不得當，申上進退，說無義無命，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朱子

孔子於衛實主於衛之賢大夫曰顏雋由者，將衛之幸臣。彌子者，其妻與子路之妻為兄弟之親，因對子路說。孔子欲得位而行道，若舍顏雋由而主我，我當為之於君，使得大用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遂以彌子之言告於孔子，孔子說得，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為。

彌子安能使我得用於衛，而我亦何必主於其家乎？觀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辭，而進以禮，不易於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決，而退以義，不難於退也。禮義在我，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爵位之得與不得，一惟聽命於天口道之將行也，歟？命也。吾何急於進哉？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吾何難於退哉？孔子之為孔子，蓋如此者。主難與

與侍人瘠環，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孔子肯為之哉？此解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是不樂居其國，桓司馬是宋大夫，向聘要是要截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為陳侯周臣，是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

臣云者，見其非難，侍人之倫也。二泉邵氏

孔子釋人而主，不特見於處常無事之日，雖造次之時，亦有不肯苟者。昔者吾夫子周流列國，常不得志於魯，心中不悅，去而適衛，又不

得志於衛，心中不悅，去而適宋，適遇宋司馬桓魋將要殺孔子，而殺之。孔子此時只得換了常穿的衣服，微行而過宋，去適陳國。當是時

孔子在厄難之時，危急存亡之際，以全身遠害為重，若不暇擇而主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三

矣。猶且主於司城貞子之家，蓋貞子前為宋司城，官其賢，符券關於宋後，為陳侯周之臣，其賢行又著聞於陳，故託之以為主也。宋以孔子處患難之時，猶不肯輕於所主，如此，況處齊衛無事之時，而肯與

瘠環與侍人瘠環也哉？此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親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難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是在朝之臣，遠臣是遠方來仕之臣。其所為主是為主，人其所主是主於人。此亦即上節而以觀人之法申明之。此解

夫君子小人其類自別，故取人之道，各以其類觀之。吾聞近臣處於國中，常為人所主者，欲觀近臣之賢否，但觀其所為主的是何等樣

人。若為君子主，則亦君子也；若為小人主，則亦小人也。遠臣來自他邦，常主於人者，欲知遠臣之賢否，但觀其所主的是何等樣人。若主

於人是君子則亦君子也若主於人是小人則亦小人也彼孔子何等
人也所主必其類也若主於癰疽疥癩何足為孔子乎若是則孔
子必不主於癰疽疥癩矣向何疑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
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此章孟子之辨姑得以所聞者而推論其理諒其無食牛干主之事
耳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之智士其所謂賢亦猶孔子稱管仲如
其仁耳所謂姑取一節者固未暇計其諫之是非也

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是賣其身五羊之皮賣身而得者食牛是
為養牲者食牛也要是干莊則所謂餒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
與之政也

萬章問說古之賢人若百里奚相秦以成霸業其功名至顯盛矣或
曰書本義集說

人乃言其進身之始欲往見秦穆公而無資遂自賣其身於秦園養
牲者之家得其五羊之皮為其家餽生以此資求見於穆公穆公
以為賢遂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識此語果誠然否蓋
子說否此言殆非然也為此言者蓋由好事之人喜為不經之論家
自掩其汗辱之行而假借古人之名其豈有百里奚而肯為食牛干
主之事哉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說者是國名垂棘都是地名垂棘之璧是垂棘之地所出之美
玉屈產之乘是屈地所生之良馬乘四匹也皆晉國之所寶假道是
借道晉欲伐虢故以此物借道其寶欲取虞宮之寶亦虞之寶臣
諫是諫虞公今勿許此一條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

斷之存疑

吾於百里奚而諫其無食牛干主之事者何亦觀其平日去就之閒
而已蓋百里奚雖仕於秦而生長於虞本虞國之人也只因晉人聽
荀息之計欲伐虢恐道經於虞為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與
夫屈地所出之良馬行賂於虞以假道因越虞以伐虢實欲先取虢
而併及於虞也虞公貪受璧馬之賂而不顧亡國之患是時虞臣宮
之奇以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言諫虞公諫而不聽以其族行百里
奚見晉人之計已成虞公之昏難悟以為空言何補遂不諫而去之
奈此其去虞從秦之由如此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
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
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成其君是成就其君之霸業自好是自愛其身之人自知虞公之不
可諫至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此意
言奚之智有如此必知自鬻之為非矣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
謂賢者為之乎凡兩段則重在下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
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其賢又如此則必不肯為自鬻之事矣此蓋
反覆辨其智且賢以明其無食牛干主之事也智以所知言賢以所
為言

夫百里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所據矣姑以所聞大槩而推論其理
斷其必無自鬻要君之事也蓋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當其
時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非少年不更事者比曾不知以食牛

千秦穆公之爲汙也。尚可謂老成有智慮者乎。以吾觀之。其不諫處公者。知其不可諫也。遂止而不諫。豈可謂不智乎。非徒不諫又去之。是知虞公之必亡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之不智也。夫去而入秦。又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也。而相之。又豈可謂之不智乎。夫不諫智也。先去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亦智也。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矣。且其相秦也。取威定霸。顯其君於天下。而其餘休遺烈。其可傳於後世。保子孫而澤黎民。其功業之顯盛如此。是豈不賢者之所能爲乎。夫既有賢者之事功。則必有賢者之志節。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若使自賣其身以成就其君。此雖鄉黨之常人。稍知自愛其身。而顧禮義惜廉恥者。亦不肯爲此。曾謂賢如百里奚。而爲此辱身之事乎。好事者之言。諒亦其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出其蔽於始。是以關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

春夏秋冬。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朱子

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橫是不循法度。鄉人是鄉里之常人。

思是伯夷自思。頑是無知覺。貪味嗜利也。故與廉對。廉是有分。辨。是柔弱不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二句。以已對人。言治則進。二句。以人之所出。言亂則退。橫政之所出。三句。以己之所居。言思與鄉人處。則推入益細矣。當紂之時。二句。又總證上文之意。一節密一節。象引

孟子說。害之人有伯夷者。以言其特已。則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以言其處世。則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不事。擇民而使。非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效用於世。世亂則退而獨善其身。其視橫政所出之亂。橫民所止之地。惟恐有累於已。不忍一朝居也。非特橫政橫民所不忍居。自思與鄉里之常人相處。如著了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一般。惟恐有泥於已。亦不忍居也。當紂之時。正所謂濁世也。目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色。耳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聲。君非其君。民

亦其民有亂而無治觀於上。大抵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賢天
抵皆橫民之所止也。觀於下。以暴天下之能免為鄉人者幾耶。於
是身遠去。避居於北海之濱。蓋將待天下之清明而後出。苟非其
時。寧避世而無聞。矣。後世之人。聞其遺風。不但有識見的。有願興起
而效之。無知之輩。亦皆化而有廉介之操。不但有志氣的。知所感奮
而求其不為之。夫亦皆化而有卓立之志。伯夷之行。蓋如此。此解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于天民之先覺者也。于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彼克。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一句。伊尹之言也。治亦進。一句。則其所行也。天之生斯民
至覺此民。則言所以治亦進。亂亦進之意。皆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二 三

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
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至孔子如太和元氣
之運感。又不足以言之也。蘇安陳氏
古之人有伊尹者。嘗自覺。可以任。即是吾若何所事。而非若手助
可以使。即是吾民何所使。而非民手。遇治世固進。而行道以濟世。遇
亂世亦進而撥亂。以反正。其一於進而不必於退者。為何。其意以為
天之生此民也。將此先知的。啓迪後知。先覺的。啓發後覺。苟與之共
明此道也。今我在天民中能盡人道。則我固天民之先覺者。我將舉
此道以覺當世之民。其責有不得而諉諸人者矣。推其心。但是當時
之民有匹夫匹婦。顛連失所。不與彼克。舜之澤的。皆其心之所不忍
者。其痛自責。就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一般。有不能一日安者矣。
是其舉宇宙之大。凡民之衆。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其所以治亦進。亂亦進者也。此伊尹之行
也。此解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
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進不隱賢。是不掩其所長。必以其道。是必行其志。舍所學以徇人。便
是隱賢。便是有道。相足。謙猶云。不枉道而必以其道。云爾。遺佚。只是
不見用。阨窮。是因不見用。而貧窮。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是柳下惠
自言。袒裼。是露體。裸裎。是露身。鄙夫。是狹陋。寬。是寬優。薄。是淺薄。敦。是
淳厚。此註

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苟可以事。不必明主。雖遇若汙君。亦事之。而不
以為恥。苟可以居。不必尊位。雖與他小官。亦為之。而不必於辭。其進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二 三

也不宜。賴以蔽已之賢。而必期直道以行已之志。雖遺佚不見用。
亦不以為怨。雖困不見用。而窮亦略無所愛。其進退之際。直率坦
夷。有如此者。即至於處鄉里之常人。亦由由然與之偕。而不忍去。嘗
自說。爾自為爾。無與於我。我自為我。無關於爾。雖使袒裼裸裎。裸
露身。在於我側。安能玷辱於我哉。其言如此。故後世之人。聞其遺風。
雖狹陋之鄙夫。皆化而有寬宏之量。雖淺薄之太亦化而為敦厚之
行矣。柳下惠之行。固如此。此解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
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是積米的水。接淅。是積米已將炊。亦不待其炊。以手承水。取米而
行。蓋欲去之速也。遲遲。是行益因于路。趨行故夫子以此以曉之。非
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此蓋孟子解辭速是去之速久是去之遲處是去而處任是不去處任是一去一不去久速都在去上舉去亦去皆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

朱子

三子之行固各有不同矣若孔子之去齊也因齊景公托言老不能用義不可留時積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雖一飯之頃亦有所不能待焉其去魯也因魯定公受女樂不朝知其不足與有為而去然不即遽去乃曰遲遲吾行必待膳肉不至而後行焉夫去齊如彼其急而去魯如此其緩者何蓋魯乃孔子父母之國見幾固當明決用意尤宏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然其即此去齊去魯之兩事觀之可見孔子之處世有不倚於一偏不拘於一節者道之不行去可以速矣即從而速去不俟終日如其可留則又不妨於久淹也世莫我知身可以處矣則從而遲若將終身如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四

用我則又不妨於仕進也內無成心而意必盡混行無軌迹而用

隨時此則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聖是成德之號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夷惠伊尹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從天理中流出無礙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渣滓故皆得為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處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

到極處故其行為聖之時

孟子既辟斥羣聖之事因斷之說大凡行造其極者皆可以為聖然非道會其全者未可以言聖之至也觀伯夷以節自高其跡然潔白之行已達到清之極處而無纖毫之混濁是伯夷之清出於自然其

聖之清者也伊尹以道自負其毅然擔當之志已達到任之極處而無一念之退託是伊尹之任出於自然其聖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其出於自然與偕之度已達到和之極處而無纖毫之乖戾是柳下惠之和出於自然其聖之和者也若夫孔子則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雖與三子之聖同一自然而實則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見其清也而不偏於清見其任也而不偏於任見其和也而不偏於和隨時處中因事制宜其聖之時者也謂之曰時則三子之行不過四時一氣而孔子之道殆如元氣之流行於四時有不得而測其運用之妙者矣夫豈三子之可及哉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五

奏一音為小成並奏八音乃大合樂為大成孔子集大成無所不

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金是鐘聲猶聲其非之聲是引起的意思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而衆音遂作又擊一聲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也玉指磬聲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振是收煞的意思未則以玉振之以收合衆音在裏面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清任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振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始是始之終是終之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條理是條目件項指衆音而言小成之樂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為終始大成之樂並奏八音則金為始玉為終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鐘鐘引起他然後衆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臨了擊一聲特

若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磨而收衆音故曰終條理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始是知終是行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玉如三子之所知所行則在一清一任一和之內如孔子之所知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任和不是三子之小成者亦有始終條理也智者知之所及是知得到聖者德之所就以地言造其極之名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此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聖人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所得與也

清如伯夷任如伊尹和如柳下惠雖各造其極然聖矣而未大也惟孔子以一身而兼三子之所長是其總括聖之舉而爲一大聖體之於樂其猶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者乎何以謂之集大成樂有衆音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終始可以言小成而不可以言大成惟於衆音未作之時而擊鐘以宣其聲俟衆音既闕之時而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於先玉振於後這才是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金玉二音何以能集衆音之大成蓋金玉者衆音之綱紀凡樂之始作先撞鐘以宣其聲則凡衆音之條理翕然而竝作是金聲也者所以始乎條理也樂終擊磬以收其韻則凡衆音之條理寂然而俱止是玉振之也者所以終乎條理也始終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以爲集大成也孔子集衆聖之大成何以異於是哉

蓋金聲以始衆音之條理則始無不備猶孔子心通乎道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若何爲清若何爲任若何爲和皆有以見其所當然之則而極其所以然之妙則智以啓作聖之始與金以開音樂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是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玉振以終衆音之條理則終無

則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二

六

則書本義集說

不全猶孔子物各賦物精粗大小無所不備而各當其可當清則清當任則任當和則和直有以造於成德之境而止於至善之地則聖以要知至之終與玉以收音樂之止者其事一而已矣是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聖兼全而始終之條理俱備此孔子之所以謂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過衆音之小成耳豈能比德於孔子哉

此一條亦主孔子言不兼三子而三子之不得爲全者自見於言外上節即樂以喻聖智之全此節即射以喻聖智之所以全二節雖俱兼聖智但上節聖智平說此節重在智字上三子不是無智只是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也

則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二

七

則書本義集說

聖智兼全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矣而智以成始聖以成終則聖又由於智夫孔子聖智合一雖無始卒之異然其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則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也何以見之彼孔子之智譬如射者之巧也孔子之聖譬猶射者之力也射者設的於百步之外其發矢而能至於的者乃兩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能中於的者非兩射者之力也巧也唯其巧故有知止之明存於未發之內審固之用著於方射之際是以不期而中者也知射者之中由於巧則知孔子之聖由於智矣知聖之時者由於智則知聖之偏者必其智有不足也力有餘而巧不足此所以難語於時中之聖也

北宮錫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此章言聖人爵祿之制上下等差皆有常理賤有等威也前疏北宮錡是衛人周室猶云周家班是列國周家班列爵祿等威謂何趙註

北宮錡問曰爵祿不能無制度盡制莫備於周室周室紀綱之廢人矣今日爵祿之班想非周制之舊敢問周室之班爵祿貴賤之等厚薄之差其制如之何直解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問其略也

詳是詳悉不可得聞是不可得備知惡其害已足惜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已之所為兼井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已之所為併竊則班祿之制有妨矣然兼井則併竊一者勢實相因籍是典籍略是大綱趙註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八

爵祿

孟子曰其制之詳不可得而聞也蓋其詳載於典籍典籍存而後爵祿可考也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併竊名號的以卑而擬尊兼井土地以小而吞大所為併竊則惡大班祿之制有害於已而去其籍之數夫班祿者所為兼井則惡大班祿之制有害於已而去其籍之數夫班祿者使上下名分無所稽考因得以紛更變亂而無忌此所以欲聞其詳而不可得也顧其詳雖不可得聞然斷篇殘簡或有遺言老師宿儒或有傳說軻也亦嘗聞其什一於千百而可舉其大略也直解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位猶言級也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謂之天子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謂上公九命及二千後斥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

足以畏人者伯也子字也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男任也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五等通於天下尊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施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士也蓋兼王朝與侯國言蒙引

以班爵之制言之其大略有通行於天下的有單行於國中的自其通行於天下者而言天下之大統於天子公侯伯子男則分理乎庶邦焉故天子之貴自為一位尊無二上天子而下有公一位公之下有侯一位侯之下有伯一位伯之下有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此五等通於天下者也自其施於國中者而言一國之中君為至尊而卿大夫士則共理乎國事焉故出命正眾而為一國之所舉戴這是君天子君於王畿公侯伯子男君於列國各自為一位自君而下有卿一位卿之下有大夫一位大夫之下有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六等施於國中者也此班爵之制也朱子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九

爵祿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說公侯皆方百里文意可見地方千里其祿於是出焉公侯以下皆然故曰班祿不能是不足的意思不達於天子是不能自達於天子附庸是以國事附於大國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國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趙註

以祿之班於天下者言之蓋爵有尊卑故祿有多寡天子食祿於畿內其制地方千里天子爵為至尊故其地至廣公侯以下則皆食賦

於列國故公侯之地方廣都是百里其田賦之入視天子而殺矣伯
之地方廣都是七十里其田賦之入視諸侯而殺矣子男之地方廣
都是五十里其田賦之入視伯而又殺矣自天子以至於子男分田
制禮凡有此四等此外更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數者遇凡朝聘聘問
等禮不能以姓名自達於天子但附屬於鄰邦諸侯以通其姓名這
叫做附庸則其爵愈卑而其祿愈薄矣此制祿之通於天下者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是比受地是所受采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
士是上士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自天子
之制至附庸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卿以下四段施於
國中者也這一節是祿之班於王國者

四書本義集註 下五卷二十二 十

分治於下其效忠宜力本與外臣均勢而地近職親比之外臣尤重
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於大國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
受之地比於次國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
比於小國之子男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其分本相稱故受
祿亦同然以王朝之官而同於列國之君又所以尊王室而重內朝
之意也其班祿於天子之國者有如此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這以下祿之班於侯國者大國是公侯之國祿猶今之俸祿蓋君
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聘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
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
以耕而取其租者除起外八區而此以下三區雖有君十卿祿字然

却重在臣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
上故也十是十倍四是四倍倍是加一倍庶人在官是府史胥徒未
命為士者如今吏員雜職之類代其耕是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
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周室之班祿其在侯國者亦各有等差以公侯之大國而言地方百
里君享一國之奉為田三萬二千畝比之卿祿蓋加十倍之多卿田
三千二百畝較之於君才得十分之一而實四倍於大夫大夫之田
八百畝較之於卿才是四分之一而實加倍於上士上士得田四百
畝其祿則倍於中士中士得田二百畝其祿則倍於下士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若府史胥徒之流其祿相等皆得百畝之入焉庶人身役
於官既不得自食其力因給之以一夫之養使足以代其耕如一夫
受田所入之數而已大國班祿之制固如此

四書本義集註 下五卷二十二 十

大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是伯國二是一倍
公侯之下有伯比大國大一等謂之次國其班祿亦次之蓋伯爵之
國地方七十里較之百里之地狹矣而國中又有卿大夫士及在官
之庶人則與大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二
萬四千畝卿之祿則止三倍於大夫得田二千四百畝至於大夫則
一倍於上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則得四百畝中士則
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人

使足以代其耕則與大國之制無不同矣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子男爲小國二是一倍直解

伯之下有子男比次國又降一等謂之小國其班祿又次之蓋子男之國地力五十里較之七十里之地則又狹矣而國中又有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者亦與次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一萬六千畝卿之祿則止二倍於大夫得田一千六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士而得八百畝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人使足以代其耕則亦與次國之制亦無不同矣夫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優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故不得不殺大夫而下其祿優厚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故不得不同也班祿於小國之中者其制又如此直解

西晉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一

主

留聲堂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上士食八人中士食七人中人食六人下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獲是得謂受田也養是加之以養養多便是力勤是爲上農夫豈是等級此一係乃明上文庶人在官者祿足代耕之意其祿以是爲差農有上上次中次下五等庶人在官受祿以是爲差亦有五等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繁簡而分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言此節只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淺說庶人在官之祿固取其足以代耕矣而代耕之分數又自不同蓋耕者所受之田每夫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以養養多而力勤的是上等農夫計其所入可以供九人之食若稍次於上農的其所入僅可以供八人中等之僅可以供七人中等又次的僅可以供六人若下農

夫則不過能供五人之食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齊而收入之多寡亦異其所食之數大約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職有大小事有繁簡其受祿之多寡即照此農夫之次序以爲差等事之繁者食以上農夫之食其餘以次第減即事最簡者亦不失下農夫之食焉所謂祿足以代耕者其制又如此此則制之大略而我之所得聞者也若其詳則不可得聞矣直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此章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訕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朱子

敢問友是問交友之道挾是挾持所有以喻人的意思兼夫有與恃者之意方謂挾但有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長是年長貴是貴勢兄弟是兄弟有富貴者二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友其德謂相友以德也趙註

西晉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主

留聲堂

萬章問曰朋友五倫之一敢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不可挾已之長而與人交不可挾已之貴而與人交不可挾已兄弟之勢而與人交夫吾之所以交於彼者何也蓋友彼之德爲已之利也若有所挾則在我者不勝其驕矜之念非交友之誠矣故不可以有挾也淺說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收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緣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是魯之賢大夫仲孫蔑百乘之家是有百乘之賦樂正襄收仲是入姓名無獻子之家者視獻子之家如無有也猶云目中無人

意有獻子之家者把獻子之家來當作事而羨慕之也無獻子之家
以下足說出獻子所以與友之意不必以獻子之志勢與五人忘人
之勢相對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
此正所謂友其德也

交友之道能無所挾固難而能不挾貴為尤難是貴而能不挾者在
大夫中則有若孟獻子孟獻子者百乘之家為大夫而有采地其勢
分亦貴顯者也當時擇人而友有友五人焉其一人為樂正棠其一
人為牧仲其一人則子不記其姓名而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
友也蓋有所以取之者也正以此五人者但知道義為重其於獻子
之富貴眼中全不見得心上全不著意內重外輕而能忘獻子之來
者也惟其無獻子之家所以為獻子所重而與之為友耳向使此五
人者視獻子之家一有羨慕之心則是勢利中人而非道德中人獻
子必不肯與之為友矣此可見獻子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
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惠公是費邑之君王順長息是人姓名師是所尊友是所敬事我
是所使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句是帶說蓋舉其成語以
見其友德之意

孟獻子以百乘之家而下交五人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不但百乘
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如此者昔者費惠公嘗說大賢如子
思是人之師表也吾則致敬盡禮以師道尊之矣大賢如顏般則
以友敬之矣若夫王順長息則不足為吾師友但可事我者也即此
言觀之是惠公不敢以待王順長息者而待顏般不敢以待顏般者
而待子思可見惠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
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
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
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是晉賢人平公造之唐言入公即入言坐即坐言食即食疏食
是饑餒不敢不飽敬賢也位曰天位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者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
堯友舜底意思了蓋不如此貶之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可謂極
矣又孰知其為尤有至焉者耶

費惠公小國之君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又不但小國之君為然也
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此者昔者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賢而往
造其家當至其門唐言入即入及其既入唐言坐即坐其進食也唐
言食即食雖粗糲之飯蔬菜之羹未嘗不飽非飽其食也敬賢者之
命不敢不飽耳其尊賢可謂至矣然惜其終於此而已矣夫天位以
處賢者而不與之共焉天職以任賢者而不與之治焉天祿以養賢
者而不與之食焉此乃無位之士所可自盡其尊賢之情者耳此豈
王公尊賢之道哉然平公能如是亦可見平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
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王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字與上字同館是舍之甥是婿禮謂其父曰外甥謂我舅者吾謂
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為甥貳室是副官饗舜是就饗其食蓋此
食是舜所設者送為賓王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則舜為賓而堯
為主亦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故曰送為賓王天子友匹夫是為
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此節不可以為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

賢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晉平公以大國之君而尊禮亥唐固可見其不挾貴而友矣然亦非惟大國之君為然也雖天子亦有之當初舜在畎畝之中堯友禮之妻之以二女舜上見於堯堯以甥禮待舜館之於副宮亦時造副宮而就饗其食舜尚見帝則舜為賓而堯為主堯就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以君臣之間而更迭為賓主之交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匹夫也亦友其德也何嘗有所挾哉。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貴尊賢其義一也。

用下敬上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只謂以上敬下也用訓以處接如此上文俱是說用上敬下此兼言用下敬上以貴貴尊賢解之又以其義一終之者總是揭尊尊賢之意於貴貴主意在其義一也欲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大

留明堂

知尊賢之俱重也。

歷觀古人不挾貴而下交至於堯之友舜為朋友人倫之至天抵以在下之士庶而敬其上因其可貴而貴之這叫做貴貴以在上之君公大夫而敬其下因其為賢而尊之這叫做尊尊貴貴尊賢其事若有不同然同歸於義而已蓋義者宜也位之所在則尊君為重故用下敬上而不為諸德之所在則尊賢為重故用上敬下而不為屈其義一也世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此友道之所以不明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此章言聖賢之辭受進退固不肯徇俗而苟為同亦不可矯俗而苟為異從違可否之間惟以禮義為之權衡而已。

際是接交際是日往來是彼此相敬其心主於恭。

萬章問曰敢問人曰禮儀幣帛相交際者其心果何心也孟子曰恭。

敬之心存於中而托於禮儀幣帛以將之交際之禮乃彼此相敬其心主於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是不受而還之而後受之下含箇卻意存疑。萬章說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卻之卻之而不受的人便以為不恭何也孟子說凡處人之餽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我心必私自付度說此所賜之物必是取於人者不知其取此物果合於義而當得者乎抑不合於義而不當得者乎必彼之所取合於義而後我可受之或不合義則卻之矣是卻其物而輕其人也此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惟以此為不恭故寧受之而不卻以卑承尊之禮宜然也知不卻之為恭而交際之心益可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七

留明堂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以辭卻之是直以其不義而卻之非婉轉之辭以卻之也。以他辭是託他事以辭交以道如餽贈問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受恭敬之節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以義為質之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孔子受之如受賜貨蒸豚之類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

萬章又問說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而求善處之術當其以物來餽心雖知其不義請勿領言其故而以辭卻之但直以心卻之心度之曰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則託他辭而不受焉則在我者無不義之污而在彼者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

子曰：「仲子之視食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也。此而甚之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亦看他道與禮爲何如耳。如使其交於我者當體而餽當贈而禮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於我者申之以辭將之以敬以禮而不失之苟簡雖孔子亦受之矣何必卻哉。」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閭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六

留明堂

萬章曰：「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之禮設若有人於國門之外截人而殺之因用其禦得之貨交我以道餽我以禮若此者亦可不問其從來而受之乎？」孟子說：「若是禦得之貨則豈可受也？若經康誥之篇有二云殺人之類越之因取其貨閭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此乃不待教戒而當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者也。如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此字解做連字充是以類推之義之盡是義之至精至密之處獵較是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舊俗也孔子亦

獵較依舊俗爲之而不變也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二句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二句是以義推之辨其非真盜孔子隨魯人之獵較所以小同於世也。

萬章又問說禦人之貨誠不可受矣竊見今之諸侯基微橫欲其取諸民之不義就如禦人國門之外的一般苟善其禮而備物以相交斯君子受之而不嫌於不義此與受禦人之貨者有何分別敢問此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固多不義然以爲猶禦則太甚焉子以爲今之天下有王者起而修明法度將連今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先施教令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蓋禦人是真盜是大不義若必以其類推之而謂天下之物凡非義之所當得皆非吾之所當取苟不顧而冒之於義便有害而即加以以盜名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處頭去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故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也昔者孔子之仕於魯國也魯人之俗每當祭祀之時必去田獵於外道逐禽獸爭相較奪得之以祭此其事宜非聖人之所屑爲矣乃孔子亦從其俗而與之獵較焉夫獵較庸俗之事也孔子猶以爲無害於義而小同於俗況諸侯之賜交以道接以禮又何不可受之有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九

留明堂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解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俎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事道是以行道爲事是薄幣四方是一國之四方舍是難繼之物兆猶卜兆之兆事之端也此句受說不得復承上文獵較言去是決

意以去終者竟也淹是留於一國

萬章又問說君子之仕將以行道也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然其仕

於魯也固非以行道為事與孟子說孔子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

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為事便當以道變易其俗然則微較者非道

中之事也豈在所革者也奈何又從俗而亦為之微較也孟子說孔

子之意但以其積習既久未可遽變始先正其本耳蓋魯人之微較

以供祭者只因祭無定器實無定品也孔子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

器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其簿書之所正者使實有常品

矣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革

目前之弊此淺陋者之所為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也萬章曰君子

所至便當以道易天下扶衰救弊撥亂反正今不能救習俗之弊姑

從之而陰為之圖是道不可行不得已而同俗非其本心也然則奚

為不去而必為此不得已之事也孟子說孔子非難於一去也但世

方望我以行道而我更張太驟將啓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亦欲

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矣

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決意以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

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

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是見其道之可行際可是接遇以禮公養是困君養賢之禮

季桓子是魯卿季孫斯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者當時桓子執國

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也衛靈公是衛侯元孝

公疑出公難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間餽而不卻之一驗

也

孔子行道之心不獨於仕魯見之苟可以仕未嘗不委曲以冀其一

遇也吾嘗歷觀其仕進之跡大槩有三有時會偶值事機適投見得

吾道有可行之兆則委身而仕道是見行可之仕其大雖未見其可

行而能迎之致敬待之有禮此蓋有尊賢之誠者則亦不即遠去也

這是際可之仕其大雖雖未必其能盡而有能修養賢之典者亦不

遠棄之也這是公養之仕然果何以致之其仕於魯也當定公即位

之初正桓子執政之日此時桓子能薦之定公能用之暖乎道有

可行之漸因與桓子其政而不辭此所謂見行可之仕也其於衛靈

公也有感於郊迎之禮觀則就之未至於問餽不遽行也此所謂際

可之仕也其於衛孝公也有感於問餽之殷勤則就之將待其為政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主

不遽去也此所謂公養之仕也觀於此可見聖人之辭受進退惟義

所在固不肯徇俗而有為同亦不可矯俗而苟為異苟執其充類盡

義之說而欲一毫涉獵人幾何而不流於陵仲子之為哉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食娶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此章蓋為當時有為食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

首節言君子之仕本為行道而亦有為貧者第二節言為貧者當知

所自處必辭尊而居卑第三節言辭尊居卑之所當第四節即孔子

事以為法例第五節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位卑者無事於言高而居

高者必期於行道此其所以只宜辭尊而居卑也落是便獲下二句

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孟子說君子之仕雖有受祿之道而不可有苟祿之流蓋凡仕而用

世本為濟時以行道非為貧無所求為得祿之地也然或道與時

違而家貧親老不得不資於升斗之祿亦有時乎爲食而仕焉正如娶妻者本爲繼嗣非爲資其餽養也然亦有不任井臼之勞不得不借其中饋之助者亦有時乎爲養焉孟解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朱子

仕非爲貧則居尊富可也既爲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階一級之榮而已尊官豈所安居要當辭尊官而居卑下之秩可也所願者亦不過一身一家之養而已厚祿豈所安要當辭厚祿而居微薄之俸可也爲貧而仕者其自處之道當如是耳直解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抱關是監門之職柝是夜行所擊木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爲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柝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象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朱子

爲貧而仕者固在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矣然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居乎其惟守關之吏議防出入以擊柝爲職者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蓋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而薄祿亦無苟受之理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李氏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吏是主委積倉庾之吏會計是錢穀之數當是不失其重乘田是主苑囿芻牧之吏當是肥瘦長是生息滋繁言牛羊肥壯而長且益也此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朱子

使孔子大聖也其爲貧而仕也嘗爲委吏矣曰錢穀之數不過出納惟於出納之間科量惟平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其職易稱也嘗爲乘田矣芻牧之事不過牛羊惟有牛羊之畜肥壯而長且益而

已其職易稱也爲貧而仕者可不以孔子爲法而居乎卑貧哉錢謙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亦正爲爲貧而仕者發言其特以恥於竊祿故不肯居尊而寧就卑則其就卑也豈竊祿而已乎故此一章要見稱職意出象引

爲貧而仕必辭尊富而居卑矣所以然者何也蓋以位卑者不得高言豫朝聘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仕者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卑貧也若處尊與富是名爲爲貧而其實竊位矣南軒張氏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朱子

此章言聖賢交際之道朱子公題

此章言聖賢交際之道朱子公題

至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萬章問曰士之未仕者則不託於諸侯而食其所賜之祿何也孟子曰不敢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蓋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奉出奔而求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安也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本非諸侯敢體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若託於諸侯而受其賜則爲者養矣非禮也故不敢託也朱子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民也固周之

餽是餽送以物與人也民是民周是視其空乏而周卹之無常數

萬章又問說士之不託諸侯則矣若國君以粟餽之於士則將受之否乎孟子說君餽粟於士士固當受之矣萬章又問說士於諸侯既不敢以寄食而餽粟則又可受取問此何義也孟子曰士處貧而無位亦張也君之於民也有周其貧乏之禮故其餽可受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是予之以祿有常數

萬章又問說人君待士餽之以粟賜之以祿同賜予也乃士於所周之粟則受於所賜之祿則不受此何謂也孟子說士之不敢受賜即是不敢託於諸侯之意分有所不敢也萬章又問說敢問不敢受君之賜何也孟子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為臣則不敢受有常數之祿也人臣受職任事雖敢如抱關擊柝之吏亦皆有所守之常職則自當有所賜之常祿此人君待臣之禮也若士而未仕則無常職矣無常職則不當受常祿矣若無常職而受其常數之祿則為士而託於諸侯非禮而謂之不恭也故不敢受其賜也夫為士者上不敢自比於有國之君而託其身下亦不敢自比於有位之臣而受其賜士之自處當然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穆公之於子思也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繼是繼續也是頻頻問是問其安否鼎肉是熟肉鼎非調熟肉經鼎則熟矣故云卒是未後標是應斥稽首是叩頭飯是子思名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臺是職官主使令者悅賢字虛舉是用

萬章又問說士不敢受君之賜獨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君之致餽於士亦可常繼乎孟子說人君致餽於士固不可不繼而失之雖亦不可常繼而失之數者皆曾穆公之於子思也慕其賢而尊禮之數使人間侯以通其意且數餽鼎肉以致其養自以為能養賢矣但數以君命來餽子思不勝其拜受之煩而於心有不悅焉及其末也應餽肉之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辭其餽而不受說吾始以君致餽於伋待伋是厚也自今而後知君之於伋食而弗愛但以畜犬馬者畜之而已穆公悔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蓋人君悅賢之道所重在於舉不徒在於養若不能舉能養猶可也今穆公之於子思非惟不能舉亦且不能養也豈可謂悅賢之道乎此子思所以不悅而辭其餽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屨人繼果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子之道也

僕僕是頌頌的意思萬章又問說穆公於子思固未可謂悅賢矣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必如何方為能盡其道乎孟子說國君養賢始而不將之以君命則為簡禮故當始餽之時於凡粟肉之餽必遣人以君命行禮使道其誠

則但分命有司供其饋之使庖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俱免於拜賜之勞此雖餽之禮安然也彼子思所以不悅

穆公之餽者其心以為殷勤有命來餽使已僕僕然有拜賜之勞也非養君子之道也然則國君養賢之理不在於供餽之頻頻而在於禮意之周至矣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之

於舜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牛羊倉廩俱備見其養賢之盛上位是上相之位非天子之位也

欲養君之固當繼其德而不以君命將之雖然猶未盡也其惟堯之

於舜乎昔者帝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妻之

以觀其內又承之以百官給之以牛羊倉廩無一之不備以養舜於

畝畝之中非必數數以君命將之而凡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

又不足言矣況其後又舉而加之上相之位又能舉矣能養能舉能

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也人君好賢當以是為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此章詳言不見之義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三

不見是不往見在國是在都邑莽亦草也市井章莽之臣與詩學士

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庶是衆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以

德而言曰士與下文士以所以士之招招庶人土字不同蓋此士是

未仕者彼二士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士之士也傳是相通的意

義也往見不義也

役是役使往役是往供役事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失

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萬章又問說士未傳質為臣既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今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則不自往見何也孟子曰

士即庶人也但曰庶人則為君所屬當服君之賤事為士則知學問

崇禮義當為君所敬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其

往見者辱其身也非義之當然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

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多聞以所知言賢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德字又兼多聞與賢以賢與

多聞細分因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以師屬多聞賢只言召亦互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三

耳且君之欲見之也至求爾欲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文往見不

義也之意而自此以下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無他意也

孟子以士不可往見之義告萬章恐其未達乃問之說士所以不往

見諸侯者非一見之難也蓋必有其故矣吾且問子諸侯之於士欲

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而況可召與是召之使往見也此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家引

欲知國君不可召士觀繆公於子思之事可見矣昔者繆公知子思之賢而數見之因問於子思說古者千乘之君思分下交與韋布之士為友則何如繆公此言分明有自矜之意於是子思不悅說吾聞古人有言國君之於賢者當尊之以師道事之云乎豈但如君所言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意豈不曰以爵位言之則子君也我為庶人而臣於君也何敢與君友也若以道德言之則子當以師道待我者也奚可與我平交而為友即子思豈曰友之之言觀之則子乘之君求與為士者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之往見又出繆公之下與直解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虞人是守範圍之吏新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不至將殺之有虞人已拚一死也引繆公之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之事言賢者不可赴召皆以明往見不義之意也存疑
君不可以召士不但微諸子思之言觀虞人之事又可見矣昔齊景公將有事於田獵使人持旂羽之旌招虞人以供事虞人不至景公怒將執而殺之孔子贊美說志士固窮管仲棄溝壑而不悔勇士輕生嘗念喪其首而不顧若虞人者足以當之矣夫孔子何取於虞人

而贊美若此蓋旌本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物雖死不往孔子所以取之也直解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是田獵之冠招虞人以皮冠以其所有事招之也庶人是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帛色純赤無他飾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是已仕者交龍為旂畫二龍於其上龍能變化猶士者之能變化也大夫以旌用帛而加飾有文采士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矣古人之招各有意義希疑

萬章問說旌非所以招虞人然則招虞人常用何物乎孟子說虞人以田獵為職則招虞人當用皮冠從其所有事也若庶人未仕者則招之以通帛之旂蓋有取於朴素之質士之已仕在位者則招之以交龍之旂蓋有取於變化之象惟有位之大夫方用析羽之旌招之也直解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死是守死以大夫之招招虞人二句即謂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而不至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語意未住是搭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句引過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句此與上文一義皆是不敢往者欲見而招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朱子

今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致大夫者招虞人也而虞人守死不敢往以此推之若以招士之旂以招庶人庶人豈敢往應其召哉夫旌之與旂貴者之招也以貴者之招招賤者雖非其物猶為寵異之而尚

不敢往况乎召便往見此乃招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人豈可往應其召乎知賢人之不可招而國君見賢固必有其道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也上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意即欲入而閉之門此二欲字宜要分明義以事理之安言故曰路門者人所由也禮以天理之節文言故曰門門者人之所出入也此理為人所宜行是義行之而有節文無過不及是禮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詩是為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是彌石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如砥如矢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說視是視以為法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子

義路

即賢人之不可召則知國君欲見賢人必以其道或近而就見之或遠而以幣聘之皆道也若欲見賢人而召之是見賢不以其道也彼豈肯往哉就如欲人之入却閉了門的一般彼惡得而入哉夫義以制事是人所共由之路也禮以治躬是人所當出入之門也惟是君子為能非義無行所往來者必由是路非禮弗履所出入者必由是門也故詩經小雅大東之篇有云瞻彼周道其寬乎如底其正直如矢是乃君子之所踐履小人之所視效者也觀詩之所言所謂君子能由義路而出入禮門固可知矣夫君子動必以禮義如此若往見諸侯則非禮義之正矣彼豈肯往見哉此欲見賢者之所以不可召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俟是待有官職是任職之事趙注

萬章又問說士以禮義自守可以不應君召矣乃若孔子承君之召不俟駕而即行其趨命如此之速獨不知有禮義之可守與孟子說未仕之士與已仕之臣不同孔子當仕於魯時有官職之當守魯君以其官召之所以不俟駕而行也若士未傳質為臣而無官職是亦市井草莽之臣耳安得與孔子應召之事論乎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此章言取友之道主成德者而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子

義路

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此節只是隨其高下以為廣狹意不作循序漸進說然循序漸進之意則見於言外尚論古之人一節則是進意

孟子欲萬章說人孰不欲盡善士而與之為友然在我之善未廣則在人之善難兼其所友者幾何是必我之德行道藝蓋於一鄉而卓然為一鄉之善士然後舉一鄉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盡友之義之德行道藝蓋於一國而卓然為一國之善士然後舉一國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盡友之推而至於天下之太使我德行道藝足以度越一世而卓然為天下之善士則將盡天下之賢者能者我皆得而友之隨其所處之高下而為所友之廣狹也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存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勉强合也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與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與誦通詩指賦詠而言書指文辭而言如禹謨伊訓之類此言詩書如今人言詩與文相似論其世是論其當時行事之迹是尚友也此句只承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意不必云上面一鄉之善士至天下之善士字生來也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其心猶以為未足也又進而考論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賢聖之為人焉古人之言載於詩也則誦其詩而誦咏乎雅頌之章古人之言載於書也則讀其書而探索乎

典謨之指然既觀其言不知其為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時行事之迹如何庶知其為人之實而不徒徇其言也如此則能盡其尚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是尚友也至於尚友而後取友之道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無以復加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也

貴戚之卿是內外親族異姓之卿是有德命為卿者大過是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是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此章反覆二字當死可

見古人至誠懇惻之意與後世之姑一言以塞責者異矣

齊宣王把為卿的道理問於孟子蓋欲得其設官分職之意也孟子說王之所問是何等樣卿宣王說卿只是一樣的官也有不同乎孟子說卿之列爵雖同而委任則異有就國君同姓之中選擇其賢者而命為之卿這叫做貴戚之卿有就士大夫異姓之中選擇其賢者

而命之為卿這叫做異姓之卿卿之不同如此宣王說請問貴戚之卿何如孟子說所謂貴戚之卿者與君有親親之恩幸而君無大過固其所甚願也設或君為不修至於荒淫暴虐有大過以彰聞於外則當正言以規諫之諫之不從不以一諫而遂止必至再三反覆

臣教務使翻然悔悟而後已焉使更執迷不聽則當易置君位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蓋於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所謂貴戚之卿如此

王勃然變乎色

宋子

宣王聞孟子易位之說疑其言之太過不覺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異是怪正是正義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孟子說王勿怪臣之言為太過也王既有問於臣臣不敢不以其正

義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去是去位

宜王顏色稍定然後問於孟子異姓之卿何如孟子說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稍異其引君於道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或用人之失行政之失當隨事匡救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不以一諫而遂止必再三開導以底幾其一職至於反覆規諫而不從則無所容矣安能總總而久居其位乎則有見幾而作去矣臣義不合則去所謂異姓之卿益如此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枳樛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枳樛

此章言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也

杞柳是杞柳只是而今做箱合底柳枳樛若厄匪之屬似今枳樛合子模樣杞柳是箇光材枳樛是箇器具杞柳未能就成枳樛須待做方成枳樛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病在為字上

告子曰性本無仁義只有仁義胚質其就如木中之杞柳一般柯生之物初非有枳樛仁義是仁義是人做造的就如枳樛一般非性之本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二

有也人性不能就成仁義須待做方成仁義故以人性而矯揉之乃成仁義猶以杞柳而矯揉之乃成枳樛枳樛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性之外也告子此說蓋以性為惡而不知性即仁義也豈所以論性哉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枳樛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枳樛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枳樛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猶殘也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蓋教習也

孟子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自然而非外之也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失不亦甚矣

吾且問子子果能順杞柳之性不加矯揉即成枳樛之器乎將必斤殘賊之乃可以為枳樛也夫以杞柳為枳樛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性就是仁義是仁義只盡性便是待戕賊其事自然不同如將戕賊杞柳而後可以成枳樛亦將戕賊人性而後可以成仁義與此言一唱人皆曰性中本無仁義也為仁義而必害性也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之人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必自子之此言始也夫不可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流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二

亦然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然看此教章須把性字做一題目告子是一樣說性孟子是一樣說性

告子謂性為惡周以杞柳為喻周孟子之言尚未盡解乃又小變其說說人性謂之為惡周不可謂之純然為善亦不可看來性無定體猶之濶水之水濶洞洞轉本無定向決而引之於東則流於東決而引之於西則流於西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在所習何如猶流水之無分於東西在所決何如也告子之言如此是以性為無善無不善猶不知性之本然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善是據見在實事說人無有不善亦須據見在實事說所

有不善只是言其本善耳。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是就水說上
性未入無有不善正是破其無分善不善意。存疑

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何如耳故以
水無分東西為喻故孟子亦就水以喻之說子以水論性謂水可東
可西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若眾流無所歸皆地勢
之最下所以決諸東方則東流者必東方地勢為最下也所以決諸
西方則西流者必西方之地勢為最下也彼人之性本有仁義之善
也而水之流皆就最下之地也人性必善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則
人之性必下流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則非水之性觀水之流
而思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本善亦可知矣
今大水湧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是擊躍是跳額是衝激在山是上至乎山其性亦猶是也
文勢蓋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既說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善然人乃有不善水乃有不善者蓋人為使之也若不
說破則無以解人之疑矣故又說此條。存疑

人性之本善固猶木性之本下矣其有不善則豈理之本然也哉今
夫木性本下木無過額在山之理也惟通其上流從下而搏擊之而
跳躍則可使之上過乎額過其下流從上而搏擊而衝激之則可使
之上在乎山過額在山此豈木之本性則然哉搏之不容於不躍激
之不容於不行人力所為勢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乃亦可使
為不善者亦安為利欲之勢所誘迫亦猶水之過額在山由人為之
然也豈可謂人之為不善而遂謂其性無定體也哉。說

告子曰生之謂性

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也。孫
生對死說即活也。生活氣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知覺
屬心運動屬身。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
只就氣上說得然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告子不
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
不善之說縱橫謬戾紛紛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根本也。朱
告子認氣為性而既以杞柳湍水為喻至此又復辯論說我所謂性
無分於善不善者蓋以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通行耳目視聽與夫
心有知覺之類即性也蓋生則能知覺運動無知覺運動則死矣知
覺運動之外更別無性又何分於善不善哉此告子不知性之為理
而以氣為性也。說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三

四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即謂之白。朱
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告子謂生之謂性不悟混人物在其中而
有不通處孟子一闢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說不得故先難
之曰汝謂生之謂性猶如凡物之白者便叫做白與告子說然物之
白者即當稱之為白也孟子又請問說天下之物號為白者亦多矣
如白羽白雪白玉物雖有異而白則皆白但觀其白則同謂之白初
不問其物之異也汝言生之謂性果若是之謂與告子答說然白羽
此白也白雪白玉亦此白也其白既同安得不同謂之白乎告子之
言如此而不知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實
本不同也。說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係上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例且不必區別犬牛之不同處

家引

人物之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足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因而折之曰若果如此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也犬之性將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將無異於人之性與殊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以生之理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何可比而同之也子乃謂生之謂性是同人道於犬牛矣何其悖理之甚哉夫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勉齋黃氏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道注

食是甘食色是悅色告子以主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辨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告子先云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在內耳

朱子

告子以知覺運動爲性故於此又曰性非有他也曰之於味食而耳之目之於色見而悅之皆欲之所在是即天性之所在也知食色之

爲性則愛食色之心生於內而食色可愛之宜由乎外以此推之人心之愛皆曰仁而仁差在內也非在外也若夫凡物之宜皆曰義而義皆在外也非在內也夫告子惟知以仁爲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爲仁仁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簡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爲外可謂全無見識矣

雙峯張氏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是我以彼爲長我白之是我以彼爲白非有長於我謂非先有簡長之之心在我也

家引

夫告子以食色爲性即前章生之謂性之說也孟子既辨之矣故此不復贅其言仁雖非而言在內則是矣故亦在所略特義外之說不得不辨故反詰之曰子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而不在內也告子說我謂義爲外者蓋以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長今有人焉其

朱子

年長於我我即以彼爲長是因其長在於彼斯從而長之非先有長之之心在於內也即如彼之色白我即以彼爲白是因其白見於外斯從而白之亦非先有白之心也長與白皆在於人而長之白之不由於我此我所以謂義之在外也

道注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上異於二字是衍文告子彼長而我長之之字專指人至孟子方分人與馬來開他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育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異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

心發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爲內也。且謂長者義乎二句。只是指長
人一邊。不是兼長馬長人也。只是長之字重。朱引
孟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豈真如彼白而我白之乎。若吾子之比。喻則
長之云者。不過曰。以彼爲長耳。長人之長。豈止如是乎。蓋人有白者。
馬亦有白者。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皆不過
以彼爲白耳。固無異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
決有異也。夫人馬之白。同人馬之性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其由於
內而不在外。可見矣。更有一說。且汝所謂義者。果安在乎。人在於彼
而年長於我。是謂長者。因人之長。而有恭敬之心。是謂長之者。將以
長者年長於我。爲敬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者。恭敬。還讓爲義之所
在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在外矣。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
心。則安得謂義在外乎。此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七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悅是喜悅。此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在內說者。是欲因以開義之
在外耳。存疑
告子以孟子長之之心爲義。不得於心。又辨說我所謂義外者。義雖
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今以仁觀之。吾之弟與我同氣
之親也。則我愛之。秦人之弟。非吾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爲弟。而有
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強也。此
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
敬事之。均之爲長。則均之爲敬。所主不在我。惟長是喜悅耳。可見事
物之宜出於外。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終以長者爲義。不
知長之者爲義矣。實則

外與。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
外與。
耆字與皆字同。炙是燒肉。借耆炙爲喻。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
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此節言長之耆。皆出於
心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林氏
孟子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特於人爲然。如秦人之炙。吾食
而嗜之。吾之炙。吾亦食而嗜之。味同則嗜同。在物則亦有然者也。今
子以長爲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秦人之炙。吾之炙。固皆在外者
也。而所以嗜炙之心。亦在外。而不在內。與炙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
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
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南軒張氏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八
此卽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皆反覆譬喻以曉
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也。范氏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朱子
當時告子之徒。皆以爲義外。孟子之說。專以爲義內。孟子子問孟子
之言。而未達。故私問於公都子曰。人皆曰義外。夫子獨曰義內。以子
觀之。亦若在外。然不知夫子何以謂義內也。東引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行吾敬。是有吾心之敬。以敬之。朱子
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於此。或
齒尊於我。而我敬之。或德尊於我。而我敬之。所敬之人。雖若在外。然
知其齒之當敬。而行吾尚齒之心。以敬之。知其德之當敬。而行吾尚
德之心。以敬之。有是恭敬之心。斯有是恭敬之禮。則敬固由中出。而

非由外至者也敬在吾心而不在于外則義之非外明矣此所以說樂在內也。孟解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兄是長兄酌是酌酒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孟源輔凡

孟子子問公都子之言猶未能達乃又辨說子以行吾敬明義之在內似謂敬為義矣不知敬義固當有辨也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於我我所敬也設使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將敬伯兄乎敬鄉人乎。

公都子說敬以親疎為殺鄉人雖長疎不踰親當敬兄也季子又問說伯兄當敬固矣設使請鄉人飲酒有伯兄在則當先酌誰乎公都子說酌以賓主為序伯兄雖親主不先客當先酌鄉人也孟子子遂就公都子之言辨說義果在內則敬有常尊可也今所敬者既在於伯兄以為長而先酌者又在於鄉人則是所敬所長因人以為轉移於此於彼屢變而無定在主張全不由我義果在外而非由於內也。直解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是祭祀所主以象神者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彼將曰在位是弟在尸位子亦曰在位是鄉人在賓客之位庸是常斯須是暫時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總是欲說出敬有常暫意其說敬有常暫又總是欲見由中出意。直解

公都子屈於其辯而不能答乃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故公都子說敬長之心本在於內而季子以為在外即如所言亦何難辨之有于試問他弟與叔父皆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答說弟卑而叔父尊當敬叔父矣季子又問他說弟為尸以象祖考則將誰敬乎彼將答說叔父雖尊然以弟當祖考則尤尊將敬弟矣季子又問他說既說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向者所謂先酌鄉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兄在家庭之間無時而不敬是常敬者在兄也就鄉叔父有常尊的一級鄉人在酌酒之時有時而當敬是斯須之敬在鄉人也就如弟在尸位暫時崇奉的一級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安皆本於吾心義之在內明矣持此以折彼將何辭之可辯乎。直解

孟子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譏則敬字重敬出於我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譏是謂吾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也飲湯飲水亦上章耆艾之意。孟子

孟子子問孟子教公都子之言心猶未悟又向公都子辨說敬之所施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在叔父則敬心由叔父而生而因以致敬於叔父及弟在尸位則敬心由尸而生而因以致敬於弟敬由中出感自外至依此則敬長之心還是從外物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矣公都子乃即其易見者曉之譏子以敬為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日可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可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室因時而變易正如當敬叔父則敬當敬弟則敬致敬之簡因人而化。

裁也。今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於物而不由於我矣。殊不知湯水雖在外。然所以斟酌冬夏之宜而可飲則飲者。皆由心而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然所以斟酌常晷之宜而可敬則敬者。皆由心而生也。義之在內。觀於飲食之宜而益明矣。直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章是因情以著性。言天之性。無善有善性也。孫道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七意只認能知覺運動耳。食悅色者。即爲性。而任意爲之。無所爲善惡。新安陳氏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性之在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則空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紛紛其不一也。告子論性。則曰人性渾然中藏。止能知覺運動而已。卒無有於善。而不可以善名。亦無有於惡。而不可以惡名。此一說也。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十一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新安陳氏或者又說。人性善惡本無定體。習於善則可以爲善。習於不善則可以爲不善。是故有文武之君在上。率民爲善。則民皆翕然而從。於善以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亦翕然而從。於暴。此可見性之傳於所習。而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又一說也。直解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桀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或者又說。性稟於有生之初。非人力所能移。有生來性善的。雖染於惡。而亦不爲惡。有生來性不善的。雖染於善。而亦不能化於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不善之民。而有象之凶。做是象之性本惡。而帝堯不

能使之改也。豈非不善之一定者乎。以桀腹之頑。爲父而有舜之聖。子以紂之惡。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是舜與微子比干之性本善。而桀腹商紂不能爲之累也。豈非善之一定者乎。又一說也。直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由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或言善惡皆性之所有。未有以性爲本善者。今夫子論性。獨謂其有善而無惡。然則諸家之說。豈皆差謬。而無一言之當者與。直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是發語辭。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情是性之動。可以爲善。是本但可以爲善。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因其情遂善。而可知性之本善。蓋通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十一

之先清也必矣。此三句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新安陳氏

孟子曰吾所謂性善者。蓋以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情。方可見耳。乃若其感物而動。其發也未有染污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吾所以謂性爲至善也。蓋在心裏未發底爲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則知人之性無有不善矣。朱引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是能解作用。底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恣他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性。以體言才以用言。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

所謂良能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其說已明矣。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恐人以不善歸之，才之不能也。才若不善，是性無能也，亦未免為性之累。故又為他如此說，使不為性善之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然而人之為不善者，此豈性情賦稟之殊才，質偏駁之罪哉？乃物欲陷溺而然耳。夫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性無形象，稟賦之可形容也。試以二者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朱子

則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朱子

我，是敬之發於外者。敬是恭之主，於中者。恭就貌上說，敬就心裏說。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其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惻隱等是仁義禮智發出來底端緒，如一箇發種相似，發未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鑠是以火銷金之義。自外以至內也，弗思爾矣。思字帶箇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箇思字。此云然者，肯文也。說弗思，當補陷溺於物欲意。倍是一倍，蓰是五倍，算是數不能盡其才，是不思不求而擴充其善端，不是能去惡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處，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能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善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下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只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皆發動後，便遇

折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爾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存疑

我謂即情之善，可以驗性之善者，蓋以人有此性，則有此情，同此情，則同此善。故遇可傷可痛之事，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愧可憎之事，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至交際往來，則恭敬之心，無一人不有；以之辨別可否，則是非之心，無一人不有此情。之所以為善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即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智也。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眾理渾其各各分明，不是籠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故曰：乃所謂善也。四者之心，根

於本性，非如火之鑠金，自外至內者。乃我所固有之天性也。惟其為固有之天性，所以無不可以為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於己耳。所以說性具於心，苟思而求之，則得其理，而為聖為賢，舍之而不求，則失其理，而為愚為不肖，惟其舍而失之，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或差一倍，或差五倍，以至於大相懸絕，而不可計數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而擴充之，以盡其才之分量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出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即做許多事，其不能做得此出，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詩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朱子

言美是情性是元來所挾帶的蓋人之所以爲人全在此故曰秉夷懿是美好是懿德是人之情無不好此美德如視這惟明聽德惟聰此懿德也孰不好是爲父能慈爲子能孝亦懿德也又孰不好是有物有則就蒸民上說民之秉夷指則而言懿德亦指則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夷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引詩四句好是懿德一句最重於好字見得是情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爲善處緣此猶見得人性之善也卽上文之意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懿德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夷懿德卽是常性心上所好者德卽是情之發動者不外於性就性初發動爲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三

五

孟子

卽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之私言也考之詩大雅蒸民之篇有云天生衆民有物有則言物與則皆生理之出於天者也民秉常性好此美德官所秉所好皆良心之具於人者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贊之曰作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卽賦焉故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當感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也卽人所秉之常性也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夫人情皆好懿德可謂善矣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三說可不辨而自明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此章亦明性善之意蓋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首節是說天降才之同其爲不善由人心之陷溺今夫熟麥至聖人與我

司類者是卽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故孟子曰以下至未足卽人身之所同以見人心之所同如此則人性皆善而可以爲堯舜矣此孟子立言之意也

富歲是豐年子弟是凡人之子弟類是積言有所積蓄而爲善凶歲是凶荒之歲暴是惡多賴多暴多字有斟酌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爲善但爲善者多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爲惡但爲惡者多此二句重在下一句才是才能不曰降性降情而獨曰才者就所爲上爲切人之作爲言才也亦猶上章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意性是心之理不是心之能心盛貯這性才心消則性失不能發之於才矣然字指爲暴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三

五

孟子

孟子說人性本無不善但常情每因物而易遷試觀豐稔之年人家子弟衣食豐足則有所賴藉而爲善者多雖有爲不善者少矣凶荒子弟衣食豐足則有所賴藉而爲善者多雖有爲不善者少矣凶荒之歲人家子弟衣食不足則無所賴藉而爲善者多雖有爲不善者亦少而異於富歲之子弟非天之降以有爲之才厚於彼而薄於此如是其殊異也蓋由飢寒迫於外則利欲攻其心其禮義廉恥之心就足陷於阱而不能自出溺於水而不能自拔的一般此所以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賊其爲善之才而然也夫豈才之罪哉

今夫耕耨播種而穫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序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同類相似之意

今夫耕耨之爲物播種而覆蓋之其地利同也乘時而樹藝之其天時同也及其芽然而生由苗及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皆然而收穫之期又同矣雖其間少有不同則不過土壤之膏肓有肥瘠雨露之滋潤有厚薄人事之糞治有勤惰之不齊耳而楚麥之性則何嘗有不同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須放開說不止耕耨麥米相似言各有相似處如那耕麥地同樹藝之時同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承上文相似言疑是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這裏就合其才相似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七

留明堂

由此推之天下之物除是類之不同雖可以必其相似耳但凡同類之物其性未有不相似者也類同則性同斯固物理之必然矣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乎雖聖人爲人類之首出若非我之所能及者然而我此形體聖人亦此形體其所得於天地之氣也是一般我此性情聖人亦此性情其所得於天地之理也是一般豈人類之外別有一等聖人而與我大相殊絕者哉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黃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龍子是古賢人黃是草履仰今之草包而小者履之相似二句是孟子承龍子之言而什之而自此以下三條皆孟子之言也龍子之言只是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觀總結只云口耳耳可見

人性之同不但有徵於物類即人身莫不皆然矣故龍子嘗說纖履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以己意爲之雖未必一中度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其必過於用斷不至相去之遠而爲黃也龍子之言

如此可見是有定形則履有定制以一人觀萬人無弗同者知天下無弗同之履則知天下無不同之足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是齊桓公臣蓋古之知味者易牙之於味於字重在言易牙所調之味天下期於易牙言必以易牙所調者爲美也

人之形體不但足也由此推之至於口之於飲食其旨之味本有不同其嗜好者也故至今言飲食者皆以易牙所調之味爲美非是他獨能知味不過於我衆口之中先得其嗜好之性耳如使口之於味所好不同其性與人殊異就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一般則天下之人至不齊矣何獨所嗜好者皆依從易牙所調之味而翕然以爲美也唯口之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嗜味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舉相似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大

留明堂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人之形體不但口相似惟耳亦然至於耳之於聲舉天下之人無不期於師曠者師曠所審之音皆翕然樂聽之以耳之於聲天下皆期於師曠是聽察之聰不殊而天下之耳舉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姣是如僂無目者力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蓋人之形體又不但其耳相似也惟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於子都至於子都之美不但一人見之而知其容色之姣好也舉天下之人見之無不知其姣好者若於子都而不知其姣好則必替目之人

視之而不見者耳凡有目者豈有不知其姣好者哉可見天下之目舉相似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故曰非古語然猶可也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者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此說義理之在事者理義爲人心之所同然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理義天下莫不以爲當然無不道好者當就人心同處看豈獨自己心下如此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也凡牲畜草食的叫做芻牛羊是也穀食的叫做豢犬豕是也芻豢人之所同嗜也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三

嘗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

人有此形即有此性今觀性體在人無之不相似所以說口之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而知人之嗜味無不同焉耳之於聲天下期於師曠而知人之好音無不同焉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而知人之悅色無不同焉夫口耳目乃形氣之粗者尚皆有同然之性如此至於心爲一身之主宰豈獨無我思地他人也思地我以爲當然天下亦莫不同以爲當然者乎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必有所同然也心之所同以爲然者果何在也謂在物之理處物之義也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當於義理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心所同然謂此理義而已聖人之心此理義吾之心亦此理義但聖人知則先知而於理義之所當然者由之無不至覺則先覺而於理義之所以然者察之無不精惟我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原其真賦

之良則何嘗有加於吾性之外哉是故有此大則有此心此心則有此理義如已之所行合乎理義則必無愧怍而泰然得所安人之所行合乎理義則心無惡射而欣慕之無已不獨聖人悅之人心無不悅之者蓋根之於心同此秉彝之良則悅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就如芻豢之味悅我口一般舉天下之人無不口悅芻豢則舉天下之人無不心悅理義此理義所以爲同然之心而聖人所以與我同類也夫人心同然乎理義則其才同能於爲善彼凶歲之多暴

者由陷溺其心又可見矣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其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章以山木喻人心言不可失其善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舉孔子之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朱子

牛山是齊之東南山美是美盛色外謂之郊郊於大國言爲大國之怨思是生長息本訓止息纔息便生故息又訓生萌是萌蘖是芽之旁出者濯濯是光潔之貌材是材木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箇陳氏

孟子說人心本有天理之良而善端每戕於物欲之害觀之山水可知矣齊有牛山其材木茂盛前此固嘗美矣但以其鄰近都邑在於大國之郊舉國之人皆翫採於其中斧斤之斬伐者衆而山水之茂盛者遂失其常尚能如昔日之美乎然其根株之未盡拔者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所滋潤豈無有萌蘖之發生焉使道萌蘖無常則材木或可復生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人止見今日之牛山濯濯然光潔便說牛山原是如此水嘗有材木之生

焉不知山以生物爲性謂爲無材此豈山之木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特亡之矣特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其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存是在言在人之性也雖存乎人者二句承上文說雖字却與下文相呼應言山之必有材此在山者然也雖在人者皆有良心然人自放之耳文勢直起可以爲美乎止良心是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所以放其良心者指物欲言且且指日間言與且且字同與旦氣旦字異平旦是平明時候平旦之氣是未與物接時清明之氣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錢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芽之生長心定於有生之初如何生得物欲外却而心爲之喪物欲既退此心寧靜而義理復明便似復生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三

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是不多且晝有別且早間晝通日言然此旦字又在平旦之後與平旦字小異所爲是所爲之事特是誠如被禁戒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特亡之非特亡其夜氣謂特亡其良心也反覆非顛倒之謂只是循環展轉有互換更替之意專指旦晝言言其特而又特日復一日也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這存字是箇保養衛護底意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爲物欲特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良心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不足以存是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雖有所特亡而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亦自然有所生長蓋以夜

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但此心存得不多時雖略略生長得些子至日間依舊汨於物欲又依然壞了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便著不得故爲之不存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氣上未有工夫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耳違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才者性之能人之能爲善皆才也奸惡近禽獸則不能爲善似乎無才故以爲本常有才是豈人之情也哉言奸惡人之情也人之性本善人之才則能爲善故即人之性本善者以明之入之情本善則人之爲不善由且晝之特亡非未嘗有才也明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三

豈惟山木雖存乎人者原其有生之初亦何嘗無仁義之良心哉蓋吾人之心皆有這個隱微羞惡之良不處而知不學而能本然之善隨時發見就如山木之管美一般但人不知有操存涵養之功往往爲外物所誘情欲所牽於是惻隱之心反移於殘忍羞惡之心反延於貪昧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而不存者亦如斧斤之於山木一般今日伐之明日又伐之飲山木之管美不可得矣況以物欲之斧斤而旦且焉攻伐吾心之仁義豈得保全其美而不至於喪失也乎然物欲能爲人心之害而亦不能即使善端之終泯也其日夜之間或物欲既退此心寧靜天理復還良心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其好惡猶出於真性與人相近良心豈無幾希之發見如山木萌芽之生者然生於放失之餘亦存百之一二耳蓋不多也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猶可漸復夫何夜氣之清明無幾而且晝所

為復皆不仁不義之事。將那幾希之善端。隨即禁絕而亡失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芽蘖而牛羊又牧之也。至於牯之又牯。今日牯之明日牯之日。日牯之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磨滅。則他表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由是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好惡拂人之性。其去禽獸也不遠矣。人見其如禽獸也。因說為天質之不美。本未嘗有才。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情。而亦有是才。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其為惡而至於去禽獸不遠者。乃由於物欲之牯亡。且其之反覆。以至於此。若以為未嘗有才是。豈人情之本然也哉。朱子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養是滋養。此段緊要在此四句。山木人心。辭俱平說。意則重在人心。

則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三

義疏

上此結上二段。以下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新安陳氏

以此觀之。可見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誠使山木既伐之後。猶能禁而衛之。使萌蘖之生。不為牛羊所牧。則山木得養矣。人心既放之餘。猶能保而存之。使幾希之萌。不為旦晝所牯。則人心得養矣。山木得養。則雨露日滋。榮日盛。而材木不可勝用。人心得養。則夜氣愈清。所為愈善。而仁義不可勝用。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故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也。故有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反是而失所養。則見其湮沒也。見其遠禽獸不遠也。而無物不消矣。人可不知所養乎。朱子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操是操守。但不是在硬提在那裏。只要提致他醒。便是操。兼動靜而言。不是塊然自守。會是遺棄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出入便是

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觸物而放去。是出。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心豈有出入。只指外面言。入只指內而言。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要人操而存之。此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剛鄉是方向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是尚難把捉。底物事。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人不可不常常著精。未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惟心之謂與。是直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即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物欲所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待夜半乎。且也。朱子

養有得失。而心之消長。因之則心之繫於所養。非可以時刻間斷者。矣。觀孔子有言曰。此有物焉。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亡而出也。

則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三

義疏

存而入也。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特繫於人之操舍。何如耳。如此者。惟心之謂與。可見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操守之難。須是常存得。這大頭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而失其養。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其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轉著那天。然恰好。處神清氣足。常如平日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朱子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此章論齊王之所以不智也。朱子

或與惑同。疑怪也。正是齊王無惑乎王之不智。言其不智有由也。孟子私議說人君之德。莫貴於智。莫病於不智。今齊王之不智。亦無怪其然也。朱子

有天下易生之。一。孟子曰。莫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物指草木五穀是溫暖的意思陽氣之發舒也寒之是寒之以陰陰氣之閉固也罕是少萌是草木初生的芽

所以然者為何蓋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王之所以不智正由君子進見之時少也譬如草木之為物雖有天下極易生的也須和氣培養方能暢茂若使一日暴之才得些陽氣之溫和却乃十日寒之不勝其陰氣之肅殺必然枯槁寒落未有能生之理也今我見王之時亦少矣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諫難進之日多磨十日寒之也故王雖善端發見非無萌蘖之生然一時之開悟不勝衆欲之攻多一人之啓迪不勝羣邪之引誘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終歸於至暗而已我亦將如之何哉王之不智有由然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聖

留聲堂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誦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奕是圍棋數技也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是極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便是設使非實事也奕秋是善奕者名秋敘是以繩繫矢而射焉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承上文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者說來下段不智直指王說此段語末乃見王之所以不智處無惑乎王之不智哉見在言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其本非不智也

今我進見之時少亦由王聽信不專故也譬如下棋的一般棋雖是小小的技術然其中縱橫變化自有一種如算若非專心致志將精

神意念只在裏面講求何由得他妙處也就是奕秋通國稱爲高士

設使他教二人棋其一人專心致志一一聽奕秋的指导更不想到別樣念頭其一人雖在旁同聽却不精專心中想著鴻鵠將至欲舒弓緊箭射而取之一心要學棋一心又在鴻鵠雖與他同學不及多矣這豈是他資稟知識本來不同與我以爲不然也由其聽信之不專故也今齊王雖有爲善之資而無必爲之志既不能純心以任賢又不能虛已以受教其與學藝於奕秋而分志於鴻鵠者一而已矣安望其親近君子疎遠小人以成明哲之德哉所以說無惑乎王之不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聖

留聲堂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量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朱子熊掌是熊羆其味甚美以喻義魚以喻生二者不可得兼固不止謂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凡惟其所在則致死之類是皆死生取舍所在也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此章是取舍之分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有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得是得生有甚於死者謂不義也辟是辟死

一節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

其所以舍生而取義者何也蓋生亦我之所欲但遇死生之大變試

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

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也死亦我之所惡但

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非死而不可避也蓋欲生惡死

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其好德之良心

也

如使入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

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此節以利害之私情反言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人之利害莫切於生死而今義不荷生者何也設使人無秉義之良

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惟知有生之可欲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

以苟全性命為得生之計者將無所不用其力也又豈肯為義而

生乎設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惟知有死之可惡而所欲莫甚於死

則凡可以苟免禍患為避患之地者將無事不為也又豈肯為義而

就死乎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是之由蓋指秉義之良心而言也有不用是不用苟生有不為是

不為避患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而取義如此

由其有是好義之心而義之可欲自甚於生故能舍生取義雖可以

苟生而有不用也不為避患也

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非死而不可避也

然豈樂於就死者耶觀此而秉義之良心為人之所必有昭然可見

矣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

之賢者能勿喪耳

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心是好義之良心曰賢者能勿喪耳便是

衆人喪之以上雖有四節亦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

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由秉義之良心視之是故義之可欲尤甚於生不義之可惡尤甚於

死即此欲義惡不義之心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人皆有之但衆人

由於利欲之私多有喪失其良心者惟賢者操存此心守而勿失是

以可生可死而此欲義惡不義之心獨能堅定而不變耳其實賢者

勿喪之心即衆人固有之心而非賢者所獨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

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簞是竹器豆是木器噉爾是啣碎之貌行道之人是路中凡人謁是

踐踏乞人是乞丐之人不屑是不以為意此條又是即義心之微發

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明以諸子入井之事一殷說到

透徹痛切處

何以驗夫人皆有是心也今夫一簞之食一豆之羹其為物雖微然

自飢餓之人視之得此則生不得則死其為軀命所關則甚重也

乎以得食為急不暇計體義之何如矣設使置簞豆於旁噉而與

之食便是行道之凡人以其賤已亦不肯受使棄簞豆於地用足踐

踏而與人使食便是乞丐之人亦將惡其無禮委之而不屑也夫路

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係利害之至急切者也

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皆有是心者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鍾是量器辨是辨別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益是華美奉是奉承所識窮乏者是我所知識之窮乏者得其益我之惠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官室供妻妾濟知識者窮舉之他可類推萬鍾照上一簞食一豆羹說不辨禮義而受之照行道不受乞人不屑說於我何加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為官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

大禮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則人所易昏算食豆羹生死所繫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至於萬鍾則不復辨別有禮義與否而受之萬鍾於我身何加益焉已身不能獨食萬鍾非若簞食豆羹得失有關於生死者也而顧冒焉受之却是為何何豈將為官室計而欲極其華美為妻妾計而欲極其奉承為所窮識乏者計而欲其感我之周濟與使真以此三者之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則大異乎不受時蹴之心矣豈不可怪也哉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指不得則死之時而言已足止本心謂羞惡之心二鄉為身死而不受是舉上兩條來梓稱言關於生死者猶不失其本心無關於生死者乃喪其本心此大不可也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其止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溺於私欲故至

於失其本心也

人之一身惟生死為最切以身外之物較之其得失輕重大相懸矣鄉為身死而猶不肯受嗟蹴之食今却為官室之美而受無禮義之萬鍾矣鄉為身死而猶不肯受嗟蹴之食今却為妻妾之奉而受此無禮義之萬鍾矣鄉為身死而猶不肯受嗟蹴之食今却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此無禮義之萬鍾矣夫人之不能為賢者多是不得已而為之當軀命所關大不得已之際尚能辨禮義決生死而此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此之死生何如豈不可以已而日為之乎當已而不已非利祿重於死生也希惡之心人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不可遏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於計較豐約則義理之心至此喪失而無存是以能決絕於死生而不能忘情於利欲此所謂失其本心者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此章所重只在求放心首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之可哀末言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而已

仁是心之德仁是心所具之理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曰人心者反面名之也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仁字心字亦攝略有分別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非以人心訓仁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實心之所以為心也以心所具之理而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者固有分故以心之所以為心而言則心即仁仁即心而實未嘗有所分也幾是行事之空路字非學論謂此為人之路在所必行爾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

孟子說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而能存之者少殆未知其切於人耳所謂仁者非他也是即人之心也人心方寸之中由其有這仁之生理在中心方能兼總四端包括萬善而不至於塊然無用是仁非人心而何仁爲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所謂義者非他也是即人之路也凡人出入往來之際必以這義之裁制爲準方能處常知經變知權而不陷於邪曲是義非人路而何義爲人路則可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朱子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放是放失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縱昏睡去也是放求只是要常知提醒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哀哉言其可哀問也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爲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爲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子

劉明堂

乃世之冥行徑趨者將義之正路舍置而不由却乃由於邪曲之塗徇欲忘理者將仁之良心放失而不知求却乃求夫身外之物則自暴自棄形雖爲人而失其所以爲人之理去禽獸不遠矣不亦可哀之甚哉直別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求放心非是以一心求一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知得心放此心便在便是不放仁義仁義而此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此一係只是教人失其良心

仁義其切於人而人自失之總之只是放心於外不知照管而已人家飼養雞犬爲物甚輕設使放失在外或有未必不可求者然尚且到

追尋期於必獲至於心是一身的主宰何等保重且縱求則更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使求便在不更不用去尋討蓋知其爲放而求之則不放矣乃靜時昏昧動時擾亂任其放逸而不知求之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是也朱子分言之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味無他字見得非是先求放心只是其道在求放心也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求了放心便休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這是有得此心自能守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不是塊然空守得心便了朱子

今大學問之道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非止一端然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只是求其放心而已矣蓋天下之理皆管於心聖賢手言萬語只是要人求其放心如七日來復只存此心便是不放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心存仁存而義無不在矣學問之要外此豈復有他務哉此君子所以造天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平南軒朱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子

劉明堂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此亦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面加切焉新安陳氏

無名之指是手之第四指指有五二巨指一食指三將指四無名五小指第四指不切於用非人所緊要者故謂之無名指指與伸同害害是妨害於事秦楚之路乃孟子指自齊魯而觀秦楚而言則爲道可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不遠是不憚其道朱子

孟子說吾人之身心至重不在一指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伸於身非有疾痛之苦而於中未為舉動之事似不必於求伸也如或

有能醫治其指而伸之者遂是秦楚之路亦不憚遠赴之勞務求伸之而後已這是為何若以衆人之指皆伸而我之一指獨屈以指之

不若人爲恥故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也人情取於不若人者有如此

此重指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

夫一指至小也其屈伸無所關係尚以不若人爲惡務欲求伸至於

心爲一身之主少有邪曲則有愧於人心之同然矣視一指之輕重

迥別其可惡當何如也却乃屈於物欲甘人下而不辭此之謂輕其

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之甚也倘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孟子

於惡蓋有須臾不遑寧處者矣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思甚也

此章言人不知養身也

拱是兩手所圍把是一手所握桐梓是二木名身字內已包動容屬

旋而言養之是治心以養其內諸動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爲仁

義禮智根心見面整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

孟子說吾身之於外物其輕重本自有辨乃人之昧焉而弗覺者多

矣今有桐梓之木其大不過拱把之間至微細也人苟愛其材之美

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而肯知所以養之者至於吾之一身

三綱五常係焉四端萬善備焉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

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

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以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

士而爲聖爲賢亦循循可進矣乃不知所以養之而使其身之歸於

善者是豈愛吾之身反不若愛桐梓之切哉良由蔽於物欲而不思

之其也苟一思之則知吾身之重一草木之不可不養矣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素所愛素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

已矣

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爲重養口體爲輕也

兼愛是無所不愛兼養是無所不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申兼愛

兼養意謂是皮肉考是稽考善是養得其道者不善是養失其道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孟子

孟子說人固以養身爲貴尤以善養爲難且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

件件皆吾所愛惜也既兼所愛則必調護培息件件皆當兼養也微

而言之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所愛之中則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

所養之內也然欲於無所不養之中而考其所養善不善之異何者養

得其道而爲善何者養失其道而不善亦豈待求之於外而有微衡

哉只是於自己身上反而求之審其何者爲重而從所當養何者爲

輕而在所當養養其所當重則善養其所當輕則不善善與不善皆

近取於吾身而自得其理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者養其大

者爲大人

眼而小者是口腹貴而大者是心志此一條正是上面於已取之意

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

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舉便是無以小害大者其小是以小
害大者害貴也養其大是不以小害大者養其小是以小
人於養愛養之中必當考其善與不善者何也蓋人之一身合而
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貴賤之分小大之別焉賤而小者
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在所重也不可以小而害大不
可以賤而害貴或見富貴而榮顯以飢渴為心富貴口腹之小體
是養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陷溺於卑汚汙穢之中而與禽獸草木
同浮沈也得不為小人不平苟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惟心志之大體
是養則道心為主人心雖舍而入於高明正大之域得不為大人乎
養其小者是重其所輕而養其大者是重其所重而
所養者善矣人其可不敬乎
今有場師各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場師焉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二 量
場師是治場圃者若梧櫟是梧櫟材也楸棘是小材所謂醜類
也非美材 朱子
所謂小不可以害大者不可以害貴者試自材木而言設使為場圃
者於梧櫟美材棄置之而不加培養却把那楸棘之木反養之而益
其有成則則美惡不分以無用害有用非場師而何 道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很疾人也
一指肩背有大小之分故借以旁証小體只是取譬之辭非實以肩
背為大者所在也疾是疾走很者顛疾則不儀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今有場師至則為很疾人也正是養其小者為小人意但本可說出
至下節方說出上文且舉以起之 朱子
自一身而言設使養生者於一指愛惜之而不忍傷却將肩背喪失
而不覺的是輕重反常就如復之疾走但知顧前不知顧後的一意

為很疾人也不善養者何以異於是哉 朱子
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是專養口腹者賤是鄙賤也 朱子
觀養木與養指者之異可見人之養身當養其貴且大者矣乃若飲
食之人為飢渴所害只圖飽足則必為人所輕而莫不鄙賤之矣蓋
為其專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自處於可賤之地故人從
而賤之也 朱子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無有失是不失其大體此二條是反覆說養小者之必有失益以見
養體者當知所擇也 朱子
若使飲食之人依所當飲食所當食不至以小害大以賤害貴而
其大體則飲食於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乃輕命所關豈但為大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二 美
之膚哉則口腹之養本亦無害也但養小之人無有不失其大者
其所以可賤耳蓋口腹雖所當養而心志必不可失養非謂養心
者不當養口體也 新安陳氏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
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故謂之大人者也 朱子
鈞是同從是隨大體是心小體是耳目之類 朱子
公都子問說天下之人都是一般然或謂為大人而為世所尊或謂
為小人而為世所賤此何謂也孟子說大人小人之分惟在所從而
已蓋吾人一身體有大小誠使一身舉動惟以大體為主而小體莫
不聽命這叫做從其大體從其大體者則為大人也若使此人舉動
一惟小體是徇而大體反不得主張這叫做從其小體從其小體者

則爲小人也直解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可司聽目司視不思是不能思蔽是遮蔽上兩箇物字主外物言下一箇物字主耳目言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引是

引將去心之官則思是主於思得之則不失之謂得其理而物不能蔽也思則得之說得廣註中凡事物之來不專指聲色言下云先立

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此字通指三者立字有力謂之立者是要求卓然堅立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

也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正是答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意耳目之官不思至不思則不得是解大小體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所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記

新明堂

爲小體也心之官至不思則不得所以爲大體也先立乎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此所以從乎大體也不能先立乎其大則反從乎小體矣存疑

公都子又問竊人同此形體則空同此運用乃有從其大體者從其小體者此何故也孟子說大體小體之所以分者蓋以耳司聽目司

視是耳目之官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故易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夫外物物也耳目亦一物也以物而交乎

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矣此耳目之官以爲小體也若夫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須是去思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底做是是底做不是物來蔽之便順他做去則失其職矣此心之所以爲大體也此小體大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

惟在人思不思之間耳苟知心之爲大而先有以立之於思處用之

能不安思夫然後事至能操物來能應視必其所當視而視或惟明聽必其所當聽而聽德惟聰則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此所以從

乎大體也能從其大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此爲大人而已矣苟心失其職而求不從乎小體而爲大人豈可得哉直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此章言得人棄天爲小人之事也孫疏仁義樂善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而見於事無一

之不實者樂是樂斯二者之樂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是樂之至即仁義之實者無一息之閒斷也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

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爲我有乃爲可貴雙峰說孟子說人皆知爵位之爲尊而不知吾身之可尊者不獨在爵位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天

新明堂

有循乎天理自然之貴非人所得而予奪而謂之天爵者有出於人爲使然之貴乃人所得而予奪而謂之人爵者如何謂之天爵蓋以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安仁義發於心而念念皆實之謂忠仁義見於事而事事皆實之謂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樂

則生也則惡可已而無一息之閒斷焉此雖大行不可得加窮居不

可得損乃所謂天爵也如何又謂之人爵彼夫九命而爲公六命而爲卿三命而爲大夫則此爵命於朝而得之者貴失之者賤此不出

於已而出於人不由於自然而出於使然乃所謂人爵也爵有天人

之異如此直解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

古昔盛時人知自重學唯爲己惟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達於樂善不
休之地以修其天爵者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初無異於人爵也然
爲士者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
及之意是以道德修而名譽流州里舉之人君用之公卿大夫之爵
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

要是求亡是并所得之人爵而亡失之

今之人則異於古人矣其始初亦知天爵之可貴也但其意非爲道

德不過藉此以要聲名求富貴爲得人爵之地耳及至人爵既得意

意已滿遂以天爵爲無用而棄之而不知仁義忠信爲何物矣蓋無

所爲而爲者誠也故堅其守而不移有所爲而爲者偽也故得所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三 完

而遂已耳夫假天爵以要人爵是不知天爵之爲尊其心固已惑矣

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殊不知人爵之可要徒以有此

天爵耳天爵既棄則民望既失必論不容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亦

亡失而不能保矣人豈可不反求諸已而徒慕乎在外之榮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有貴於己者邪思耳

此章言勢分之貴無與於己性分之貴不資於人欲人重內而輕外

不可徇物而忘我也

貴是榮重貴於己者是在己者謂天爵也即下文仁義禮樂弗思耳

是藏於物欲而不能思此三字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

孟子說人情莫不如榮而思辱故貴者人心之所同然也但人人

有貴於己無待於外而自足者特心藏於物弗思而求之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良是木然之善指所性之貴也趙孟是晉卿趙氏世呼趙孟晉卿
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夫貴於己者乃本然之貴與生俱生謂之良貴也人之所貴者必資

於人而後貴非良貴也如趙孟爲晉國執政之卿能操爵位以貴人

者然能以爵位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

人安得而賤之哉然則欲貴者信不可不求諸中矣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今聞廣舉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綬也

詩是人雅既醉之篇按詩德字本指恩惠蓋上人之德也今日飽乎

仁義則是在我之德亦斷章取義也飽是充足顯是欲兩不

願室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是不將這箇爲念謂無所慕於彼也

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皆是肥肉梁是稻粱今是善聞亦舉也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三 早

是遠大譽是美稱文綬是緇衣服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

著皆所謂良貴也

人之所貴者固不得如己之所貴者矣然則人能得夫己之所貴者

又何必慕夫人之所貴者乎詩經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夫飽不曰味而曰德者何哉蓋言德莫美於仁義君子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則理義悅心而天下之至味在我矣觀在人之膏粱安足

以動其心耶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飽乎仁義雖不求聞譽而

自然令聞昭宣廣舉四達實大聲宏而天下之至榮在我矣觀在人

文綬之華安足以介於懷耶所以不願人之文綬也蓋心泰則隨處

皆足內重則外物自輕此所謂良貴也人之含良貴而外慕者何其

弗思之甚哉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

經 167—330

失陳氏

大匠教人制器。室亦有獨運之智。乃其教之之法。只是引規執矩。使之為方圓。從他學藝者。也只是引規執矩。學之為方圓。規矩之外。大匠不能別有所傳。弟子不能別有所習也。蓋規矩乃制器之則。工者守其規矩。而真精力久。則能巧矣。此大匠一定之法。學者亦安得而違之哉。曲藝且然。則聖人之道。可知已。直解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三終

下孟卷之二十三

星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四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甫較閱

靖子寧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宋子

在國名在齊楚之閒任人是任國之人屋廬子名連是孟子弟子

戰國之時人多昧於理欲之辨故任國之人有問於屋廬子說人不可一日無禮尤不可一日無飲食不知禮與食二者果孰為重

廬子答說飲食雖切於養生而食又賴禮以節其流無禮則必失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四

一

禮是禮重於食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宋子

任人復問設禮固可好而好色亦人之所好也不知色與禮二者孰為重乎
直解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

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以禮食則飢而死如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當此時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若必待其再三禮請然後就食則不

得食而死矣不以禮食則得食謂如其嚙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則

未至如珍兄之臂也親迎之禮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

戶凡此是也親迎則不得妻謂必拘親迎之禮如荒年不能備禮在

不能得妻不親迎則得妻謂其家貧不能舉六禮之類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計如此任人此間只重死字及不得妻字上

屋廬子答說好色之人而後而色又賴禮以別其嫌無禮則必至於淫是禮重於色也

於食矣說若何禮之重於食者其禮請之禮有未盡哉若必以禮食如嗟米之類則禮不可食必飢而死惟不以禮食則俯從禮往就而食之則得食當此之際尚必以禮乎吾恐食可以無禮而生不可以滅性謂禮之重於食始不然也禮固重於色矣設若貧乏之甚而欲娶妻者其親迎之禮有未備焉若必拘親迎之禮則不可以得妻若從殺禮不拘親迎則可以得妻當此之際亦必以禮乎吾恐婚禮可以不行而人倫不可以廢廢謂禮之重於色殆不然也

四書本義集說 卷二十四 禮

屋廬子不能明曰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何有是不難言何有為不可答也

屋廬子屈於其說不能對明日乃往鄉邑備選任人之言以告孟子孟子曰說禮之重於食色者禮之常任人之所詰問者事之變於此問何難之有蓋事無常形而理則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則其辨不惑而自屈矣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尋樓

猶是處量本謂下末謂上言不取下齊而徒取上齊方寸之木至尋樓喻食色山小而高者曰岑重山小而高者曰岑重是譬之高低以山者喻此二句且虛說喻不以禮食之重而重之大分較之而但以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則食色固可重於禮矣

蓋禮重而食色輕者以大分言也如任人之論則是不較其本末而

禮反輕於食色矣蓋不揣本而齊末也且如岑樓至高而木至卑為從其根底而比較之也如不從下而揣量其根本惟就末稍比其高低則舉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食色而加於禮之上其高下失平何以異於是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此金字是五金之總名鈞是帶鈞古人束帶其帶有鈞以金為之其全最不多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豈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豈食色有重於禮者一節語意亦相承皆下文取食之重與禮之輕者一條意

然此非以論禮與食色之輕重也禮與食色正當較其大分始見禮本重於食色矣夫謂金之質至重羽之質至輕豈是說金不必多羽不必少將取一鈞之金以抵一與之羽而鈞金反輕與羽反重之謂哉

四書本義集說 卷二十四 禮

下論 卷二十四

王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禮之重於食色猶之岑樓本高鈞金本重也而任人乃謂食色為重禮為輕其所以比較之者失其平矣如禮食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食之重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見禮至輕而食至重也食豈但差重於禮而已乎親迎禮之輕者也不得妻而廢人倫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也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見禮至輕而食至重也色豈但差重於禮而已乎此正所謂寸木可高於岑樓而鈞金反重於與羽者任人所較豈為定論乎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終是振臂膊，用繩拴縛，是牽處子，是處女，此一條是於食色與禮兩邊各舉其重者而權衡之，則禮之重於食色也彰彰矣。案引

惟取禮與食色之拉重者而比之，乃見禮之爲重耳。汝何不往應任人說子以飢死爲成性，食固重矣，然攷兄亦禮之重也，設使當飢餓之際，終縛兄之臂膊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干犯禮義，忍於終兄而奪之乎？以不得妻爲廢倫，色固重矣，然以正相從尤禮之重也，設使當解職之時，歸東家牆而牽樓其處，女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廢禮法，敢以踰牆而樓之乎？此二者禮與食色皆甚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益攷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攷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樓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四

室女以違婚娶之禮，禮之重於食色，顯然較著矣，以此而應任人任人尚何說之可解哉？直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此章之要在爲之而已，所謂弗爲耳。及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爲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相應，行求皆所以爲之也。陳氏

曹交是曹君之弟，交名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言也。孟子曰：然，以其有此理也。案引

曹交問於孟子說聖人莫過於堯舜，疑若古今絕德非人之所能爲，乃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不識果有此理乎？孟子說堯舜雖聖賢，人同類何不可爲之？有信有此理也。直解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九尺四寸以長，謂九尺四寸又長些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不爲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爲堯舜也。何氏

孟子曰：然者，言人實皆可以爲堯舜也。其所以可爲堯舜，在於性善而求盡之者，則未之言也。故曹交以形體爲言，曰：交聞文王之長十尺，湯之長九尺，皆能爲堯舜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於湯矣，但食粟而已，不能爲堯舜也。如之何，則可以爲堯舜耶？大說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是字指形體爲是修爲，言所以爲堯舜者，不在於形體而在於修爲也。有人於此，以下則中其意，匹是鴨雞，小鴨也，鳥獲是古之有力人能舉移千鈞，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正言人皆可爲堯舜，以不勝爲患者，患不能爲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九兩，箇爲字，輕與上下亦爲弗爲二字不礙。

孟子說聖人所以爲聖，不在形骸之間，子乃以尺寸長短較量湯交，何有於此？亦惟屬作聖之志，而驅勉以爲之而已矣。夫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爲，取有人於此，匹之雞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日舉百鈞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是則其爲有力人，無力人，體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者，莫如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然則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爲鳥獲而已，使人能爲堯舜之所爲，非仰堯舜而何？夫人豈以才之不勝不克爲堯舜爲患哉？甘爲暴棄而弗之爲耳。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患也。直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五

不勝爲患者，患不能爲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九兩，箇爲字，輕與上下亦爲弗爲二字不礙。

孟子說聖人所以爲聖，不在形骸之間，子乃以尺寸長短較量湯交，何有於此？亦惟屬作聖之志，而驅勉以爲之而已矣。夫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爲，取有人於此，匹之雞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日舉百鈞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是則其爲有力人，無力人，體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者，莫如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然則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爲鳥獲而已，使人能爲堯舜之所爲，非仰堯舜而何？夫人豈以才之不勝不克爲堯舜爲患哉？甘爲暴棄而弗之爲耳。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患也。直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五

不勝爲患者，患不能爲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九兩，箇爲字，輕與上下亦爲弗爲二字不礙。

孟子說聖人所以爲聖，不在形骸之間，子乃以尺寸長短較量湯交，何有於此？亦惟屬作聖之志，而驅勉以爲之而已矣。夫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爲，取有人於此，匹之雞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日舉百鈞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是則其爲有力人，無力人，體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者，莫如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然則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爲鳥獲而已，使人能爲堯舜之所爲，非仰堯舜而何？夫人豈以才之不勝不克爲堯舜爲患哉？甘爲暴棄而弗之爲耳。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患也。直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五

不勝爲患者，患不能爲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九兩，箇爲字，輕與上下亦爲弗爲二字不礙。

孟子說聖人所以爲聖，不在形骸之間，子乃以尺寸長短較量湯交，何有於此？亦惟屬作聖之志，而驅勉以爲之而已矣。夫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爲，取有人於此，匹之雞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日舉百鈞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是則其爲有力人，無力人，體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者，莫如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然則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爲鳥獲而已，使人能爲堯舜之所爲，非仰堯舜而何？夫人豈以才之不勝不克爲堯舜爲患哉？甘爲暴棄而弗之爲耳。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患也。直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五

不勝爲患者，患不能爲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九兩，箇爲字，輕與上下亦爲弗爲二字不礙。

孟子說聖人所以爲聖，不在形骸之間，子乃以尺寸長短較量湯交，何有於此？亦惟屬作聖之志，而驅勉以爲之而已矣。夫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爲，取有人於此，匹之雞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日舉百鈞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是則其爲有力人，無力人，體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者，莫如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然則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爲鳥獲而已，使人能爲堯舜之所爲，非仰堯舜而何？夫人豈以才之不勝不克爲堯舜爲患哉？甘爲暴棄而弗之爲耳。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患也。直解

長者是老弟是順喪葬之道孝弟而已矣道只是對那不孝不弟
底說孝弟便是喪葬之道不孝不弟便是祭葬此孟子直要說得爲
喪葬之容易處

人之不能爲喪葬者其患固在於不爲天然喪葬豈難爲者哉今夫
長者在我我徐行而讓步於後這便是知敬長之禮叫做弟使長者
在前我疾行而突出其前這便是有傲長之心叫做不弟夫徐行者
不過於步趨之間遵先後之序非甚高遠難行之事也豈人所不能
哉惟其忽長幼之節是以廢事長之禮蓋自不肯爲耳豈知道孝弟
之道近之則爲吾人知能之良惟之實爲聖人盡性之事故雖喪葬
爲人倫之至其道若至大而無以加然孝弟之理通於上下舉其近
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喪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之善睦
底豫而天下定此孝弟也孝弟者性分之所固有日月之所當行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卷二十四 六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
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堯服是衣服不誦堯言是仁義之言堯行是孝弟之行三句都須
就字明說祭服是誦說非常之服祭言是不爲仁義之言祭行是誦
虛之行矣有於此一餘說爲堯舜在乎修爲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
舜之道不難爲此一餘則教以爲之也
堯舜之道不外於孝弟聖人果不難爲而爲之則在我也自吾一身
而言衣服言動之微皆道之所在學聖則聖學在則在在子之視所
何如耳子若服堯之服而非先聖之法服不敢服堯之言而非先

聖之法言不敢言行堯之行而非先聖之法行不敢行如此則又身
循禮貌言動一本乎孝弟則是堯而已矣子若服桀之服而從其
貌具之制誦桀之言而從其邪辭之辭行桀之行而從其暴虐之事
如此則悖理亂常禍亂言動不循乎孝弟則是桀而已矣爲聖爲狂
惟在乎我故曰是有於此是亦爲之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伴願留而受業於門

交得見於鄉君時孟子居鄉曾交以事過鄉願留者曾交自願留身
於鄉也孟子原是鄉人

曾交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說交如初只疑聖道難爲幸而得聞夫
子之教乃知堯舜可學而至此心求教之誠不容自己如得見於鄉
君可以假借旅館以爲駐居之所願暫留於此受業於夫子之門幾
庶幾得盡聞聖道之緒終成學聖之志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卷二十四

七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道若大路然說得廣不專指孝弟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弟弟當
弟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所向與
者耳歸字對留此受業說求之是求之事機教長之問有餘師者
不少也道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依那道理便是以道爲師所謂有
餘師也如惻隱之心發見道惻隱便可師此尤之便是吾師也
章句是非亦然

孟子曰子欲假館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雖不知
道者具於性分之內普於日用之常譬若坦坦之大路爲衆人所共
由者也豈難知哉人患不求耳子若歸家庭之內而求此道於鄉
鄰之閒於學向之所謂孝弟者務身體而力行之則性分之內
聖賢之理昭然盡善曰生隨吾身之所往皆是道之發見依道而

行即此是師道在於此則師在於彼則師在於彼蓋無生

而弄師者所謂有餘師也又何必留此而師我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也章言小弁之詩乃怨其所當怨者也

高子曰齊人小弁是小雅篇名周幽王初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

褒姒生伯服其嬖愛之而幽王申后而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師為作此

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詩曰小弁小人之詩言非君子之

詩也怨是怨親之過疎無溫柔和平之意

公孫丑問說吾聞高子之說詩也以爲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

惟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其說云然

公孫丑說高子謂詩之意實平溫厚和平況小弁之詩又處父子之

間乎讀其詩但有哀痛迫切之情而無溫厚和平之意此所以爲小

人之詩也

曰國故高更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

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更之爲詩也

國謂執帶不通爲猶治也越發夷國名國弓即射之字止

猶有人於此之人道是語孰是外之或是不便其妄妄人而

陷於罪

孟子說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國故高更之治詩也類

其詩之理則誠然也因其德而遂謂之小人則非矣小弁乃怨其所

當怨者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欲射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之

不可然而下過從旁談笑而開道之初無急迫之意此豈有他故哉以

越人與我情分疏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肆之也如使其

人與我情分疏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肆之也如使其

人與我情分疏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肆之也如使其

關弓而欲射此人則已惘然恐陷其兄於殺人之罪當必向前垂涕

泣而勸止之不勝其懼懼之情矣此豈有他故哉以兄與我手足至

親休戚本同一體故因其親而視之也今小弁所處正與其兄關弓

而射之一般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也蓋愛親之

心仁之發見者也

詩也不亦固乎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是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埜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詩以自責

也

公孫丑說小弁之怨固是親親至於凱風之詩七子不得於其母

小弁不得於其父也何爲痛自刻責却不怨其親乎

曰凱風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也亦不孝也

愈是疏已疏而愈疏也疏是木激石謂水所激之石激即是

但是木激石流去處或水涯石乃謂之磯不可磯言激激之而

弄石怒乃水怒蓋當水之行處下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

激水而致怒也

孟子說小弁凱風其理異凱風之陸雖是有過然失節之

於身來是過之小者也若小弁之事乃人倫之大變不特

是過之大者也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

不怨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

薄矣是已疏而愈疏也於心何忍焉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

而少有虧於天性若此而遂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礫石一

石則叫號而連怒矣此之謂不可磯也於心亦何忍焉以此

莫則有忘親之心是不孝也此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廢則無廢親之心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也怨與不怨各有攸當焉可比而同之乎直解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慕是慕其親而不忘作小弁者自是未刊得舜地位蓋亦取其意類之相同耳直解

昔者孔子稱贊大舜說舜其為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猶慕其親而不忘非至孝其孰能之可見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血於親當親而疏怨慕疏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高子乃以小人口之何其說詩之固哉直解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亡之

則齊太公案說

下孟卷二十四

十

與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

宋是姓姓是名還是道過石丘是地名趙注

昔戰國策士有姓宋名牼者將往楚國遊說楚王孟子偶然與之相

遇於石丘之地直解

曰先生將何之

宋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趙注

孟子問宋牼說先生此行將何所往直解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

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直解

遇是合體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趙注

宋牼說今日百姓之苦莫甚於戰爭而列國相爭莫甚於秦楚吾聞秦楚二國與兵構怨戰國不休意將南向而見楚王說以罷兵息民

之說便無攻秦設或楚王不悅吾言我將西向以見秦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便無攻楚不過於楚必遇於秦或者二王之中將必有一處遇合則吾之說可行而志可遂哉直解

曰柯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曰柯指是大指言其不利其宗旨秦楚之王及三軍之士說不利言與兵之不利也號是名號直解

宋牼戰國之士孟子已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害人之耳故又問說先生此行往說秦楚我且不敢問其詳悉只願聞箇

大指說之以何為辭乎宋牼說兩國構兵由其見利而不見害耳我

將言其兵連禍結民困財盡弄為國者之利也孟子曰先生能於戰

國處懷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意在措天下於安寧志誠大矣但

四對本義案說

下孟卷二十四

十

謀人國家之事安論道理不安論利害今先生欲言構兵為不利則

是以利為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從也名號不正將恐利未必得

而害已隨之殆不可也直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

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三軍之士有有位者有無位者自將校以至卒伍皆士也下文為人

臣者為人子者為人弟者即三軍之士也直解

何以見其不可也蓋說之以利使之能從亦利心耳利之所在衆之

所趨有利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說道罷兵息民乃

國之利則秦楚之王必欣然悅於利而投戈解甲以罷三軍之師而

此三軍之士得免於鋒鏑死亡之憂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能而悅於不戰之利也利端一倡舉國之人皆熙熙然爭務於利為人臣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其君而無實心盡忠者矣為人子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其父而無實心盡孝者矣為人弟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其兄而無實心敬長者矣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惟利是圖竟不知有仁義既忘義獄之禍必起然而國不至於滅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說一行而其害至於下人之國先生欲以此為說而說秦楚之王不亦誤乎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講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講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仁義只在講兵之中所謂殃民非仁過制非義是也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箇仁義之心去事君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利既不可為名則當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誠使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說道殃民非仁伐國非義則秦楚之王必欣欣然悅於仁義而休兵止殺以罷三軍之師而此三軍之士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仁義之名一倡而人心惟知仁義之為美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自謂事君者臣職所當然非有所利而為忠矣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自謂事父者子職所當然非有所利而為孝矣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自謂事兄者弟職所當然非有所利而為

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知有仁義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悌弟四境之內同一義君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敬長之意人心既振國勢自強然而不與王業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先生欲說秦楚之王亦說之以仁義可也何必以利為言哉夫戰國交兵之禍烈矣未便欲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此章言君子於交接之際動不違禮或見或否各以其安者也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當處處皆然蓋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季任是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鄒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處對出言蓋君出而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以幣交是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不報是不往答拜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答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儲子是齊相孟子居於鄒國時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其兄有朝會之處替他處守其國一向仰慕孟子的賢遂使人自任至鄒執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及處於齊平陸之邑時儲子正為齊相他也仰慕孟子的賢使人自齊至於平陸執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其受幣之同如此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連是屋廬子名聞是問問謂已得聞而問非謂孟子所處有問連是屋廬子如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聞而問之

及至他日孟子自鄒至於任國乃親去見季子以報前日之禮又
日自平陸到了齊國却不親去見儲子以報他前日之禮其報禮之
異如此屋廬子豈曰其交也皆同其答也有異聖賢之處此必有義
禮存焉連得其間隙而問之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爲其爲相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朱子

屋廬子問於孟子說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安同一往見也今夫子
之任就往見季子及至齊不肯見儲子夫子之意豈是爲儲子爲齊
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耶且解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是周書洛誥之篇以物奉上叫做享多是厚儀是禮儀物是幣儀
儀不及物是幣物有餘而禮意不及其幣役字解作用字不役志于

問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七

焉是不用志於享書曰享多儀至惟不役志於享此數句皆指
公告戒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指
賢者事也朱子

孟子說君子交際之義只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
爲相之故也周書洛誥篇有云凡人享獻之禮皆在禮意有餘若幣
物有餘而禮儀不足雖幣帛交錯都是虛文這便叫做不享惟其未
嘗用志於享故耳且解

爲其不成享也

不成享是不成箇享禮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爲其不

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其物是乃

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新安陳氏
書之言如此其意蓋謂享人者必先有是禮意之誠而後將之以幣

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於享而但以物爲享則所謂
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爲其不成享故曰不享其所以不見
儲子者亦以其不成享耳朱子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愧是喜其得孟子之意不待之鄉是爲若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
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得之平陸言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
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朱子

屋廬子得孟子之言而悅以聖賢所處信有義理而不苟也故諸
有疑同一幣交也何有成享不成享之異乃問之屋廬子曰季子爲

君居守國政統於已也況由任至鄉則越國矣是季子不得之鄉則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特爲齊相統國政自有人也況平陸又在
齊之境內是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不及其物

問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七

也君子之所爲一展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焉而已矣
淳于堯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
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此章見孟子於齊王實時必有故而去但不欲顯言而託與應伊尹
以贈之堯堯不悟故又引孔子之事則其事益顯矣然終不言其義
亦所謂見幾明決用意忠厚也朱子

淳于堯是齊之辯士名是徐譽實是事功一字要作一類看不必細
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大凡仕進的人所圖便在此二者先名實
是以名實爲先爲人是志於救民後名實是以名實爲後自爲是

欲獨善其身在三卿之中者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齊處此三卿之
中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仁是全盡
地心之理朱子

淳于堯因孟子事齊無功而去乃諫之曰天下之道一出與處而已若以功名爲急務而汲汲然先之者這是心存於救民而爲人也若以功名爲後圖而泯泯然後之者這是志在於守已而自爲也出便是出處便是處總之今此心之理方是仁者之事今天子當路於齊位居三卿之中則是志在爲人而非自爲者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濟民名實未加於一忽然致仕而去既不成就又不成人已兩無所成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下位是士庶不指有官者五就湯五就桀是伊尹爲湯見責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責之如是者五其趣是心之所存仁是無私心而合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

天理君子亦仁而已矣亦三子說開去不指三子乃孟子自謂也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此條是反兇所問蓋兇所問言不爲人則自爲孟子舉此三子言伯夷不屑於就者此柳下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去者是仁不法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爲人自爲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象非孟子說子疑我夫固爲木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未能深諒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寧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感幣聘而就湯因湯進於桀而就桀如是者五慼慼以救世爲者伊尹也不羞汙君而事之不辭小官而居之由山然與物無忤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一專於清一專於任一專於和其道之不同有如此然其心之所在則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何也曰仁也蓋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也故伯夷之去非沽名天下無道在所當去

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柳下惠之不去非貪祿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勝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過遷善也其不用而復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爲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然則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矣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何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誦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闕而不問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存疑

曰智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政是爲魯相子柳是泚柳子思是孔伋爲臣凡布列席位者皆是削是地見侵奪滋甚其亡其土地者多兇諫孟子雖不西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

法亦未必能有爲也

淳于堯又譏孟子說賢者處世之道固難盡同而其濟世之功實難取必情者魯穆公之時以公儀子爲相而使之總理國政以子柳子思爲臣而使之分理衆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謂賢人而魯公用之安乎有扶衰撥亂之功尊主庇民之效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魯之削弱滋甚如此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其去就亦未足爲輕重也直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則何可得與百里奚事見前篇上則何止於割故曰則何可得

孟子說賢人去留皆可謂其無益也昔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貪受首路不能用之而去虞公遂見執於晉與範俱亡及其去而之秦穆公加之相位言聽計從遂霸西戎顯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

奚節至於滅亡而不救雖欲如魯之制地何可得與然則魯之僅存於削而不亡者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豈可謂賢有無益於人國乎直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騶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嘗視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

王豹是衛人善謳淇是水名騶是齊人善歌高唐是齊西邑騶梁有曲折也歌長言也華周是華旋杞梁是杞殖二人皆齊大夫禮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功謂功名竟以此歸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朱子

淳于髡設難以譏孟子說賢者之抱負難知而事功易見其意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

益於人國見豈有不知者乎昔者衛人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河內之地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絲駒善歌居於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固夫死於戰國哭之而哀由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凡有才德操諸內必有功業著於外苟身為其事可以自見其才而却無功效之可指者豈未嘗見有此人也看來當今之世實是無賢者也若果有賢者生於其時則有功可見而見必識其人矣今既未見其人安望其有益於國哉直解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不用是不能用其道於是知者以為是勝肉稅冕是脫去冠冕不稅

寬而行言其急耳寬非行旅服也微罪屬孔子苟去是無故而去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就燔肉上見得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理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放燔肉為得罪於君其用意欲人咎其以微故去國在孔子有微罪也然雖小事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有故也君子之所為二句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同

孟子曰賢者未易識也昔者孔子嘗為魯司寇然魯之君相試以女樂而不之用孔子之心已決於去而猶未去也適遇得自郊祭禮當賜大夫以昨又不領及孔子於是孔子雖冠冕亦不暇脫而行焉當是時人之不知孔子者以為為肉而去固不知也其知孔子者以為為郊必致燔乃待大夫之禮今這等政慢是為無禮而去亦未為深知也蓋孔子欲在已以微罪而行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

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且往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其見幾既如此明決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當時安得而識之即此一事可見君子之所為在尋常權議之外衆人淺陋之見固不能識君子微意之所存也可謂世無賢者哉直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此章言王道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

五霸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王是夏商湯周文武今之諸侯大夫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罪人之事下則言之通註孟子見世道衰衰王降而霸霸降而戰國其勢將使先王紀綱法度

蕩然無存者故著其罪以儆之說自古治世安民德莫有過於

三王者三王既往五霸迭興雖不無扶衰撥亂之功然功之首而罪

之魁乃得罪於有道之世而為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之諸侯其

不知有王法之可守始又得罪於五霸而為五霸之罪人也若夫今

之大夫其說不知諸侯之可同始又得罪於今之諸侯而為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視天子曰述職春官耕藉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廢以地

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譴一朝則貶其爵再不

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制之義國老而及死事者之祖父是也尊賢者重有德也俊傑在

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培克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市列庶位以修百

職者不與尊賢相混慶是賞賚之以地益其地也土地荒蕪則野

不治在其中遺老遺棄是賞賚之以地益其地也土地荒蕪則野

是聚斂之臣讓是責貶其爵是公臣為侯侯貶為伯伯削其地又是一

節不拘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始封時制也六師是六軍之衆移

以伐之伐是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據是奉諸侯以伐諸侯

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天子適諸侯至助不給是一節省耕省斂天子

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是言巡視之事自一不朝至六

師移之是言述職之事皆舉先王之法而承之以是故天子討而不

伐至伐諸侯者也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諸侯以伐諸侯

一事但即此一事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遵中矣

只曰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者舉一以該其馮也即此便見得五霸得

罪三王處不必依陳氏謂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案引

何以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蓋三王之世紀綱振舉法度修明天子

以時巡行於諸侯之國是叫做巡視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庭是

叫做述職時乎春日正是百穀耕種之時秋時正是百姓收穫之時

必賑貸以補益之使他不妨於耕時乎秋時正是百姓每收穫之時

候中問有糧食不足的是必賑貸以周助之使他不妨於欲天子省於

畿內諸侯自於國中王之世人皆家給人足而無廣乏之患者以

此焉耳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適諸侯本以巡其所守之土地政

伐至伐諸侯者也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諸侯以伐諸侯

一事但即此一事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遵中矣

只曰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者舉一以該其馮也即此便見得五霸得

罪三王處不必依陳氏謂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案引

何以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蓋三王之世紀綱振舉法度修明天子

以時巡行於諸侯之國是叫做巡視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庭是

叫做述職時乎春日正是百穀耕種之時秋時正是百姓收穫之時

必賑貸以補益之使他不妨於耕時乎秋時正是百姓每收穫之時

候中問有糧食不足的是必賑貸以周助之使他不妨於欲天子省於

畿內諸侯自於國中王之世人皆家給人足而無廣乏之患者以

此焉耳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適諸侯本以巡其所守之土地政

察其治否也若入其疆內見其土地開墾田野修治老者養之以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而不至凍餒賢者尊之以禮而國或遺棄惟用俊傑有才之士使之

布列庶位如此是能克謹侯度有功於王室者也則有慶賞之典增

益其土地以示優異之恩焉若入其疆內見其土地荒蕪四境不治

老者遺棄而凍餒不免賢者放失而禮意不及惟用培克聚斂之臣

使之損下益上蠹政而殃民如此是忌棄封守違背乎王章者也則

有威讓之令切責其愆以示斥罰之義焉夫以巡狩一行而慶讓並

舉其所以綱紀世道之具聯屬人心之機皆在於此此所以為三王

之制也以述職之事言之諸侯朝於天子本自有常期也使其如期

而至固必有資予之典矣設或一次不朝是慢上之漸也則貶其爵

位以次而降其官再一次不朝是陵替之端也則削其土地以次而

損其祿如或三次不朝則特削已極不但當削其地而已遂命六軍

之衆往誅其人而更置賢者焉此述職之法亦與巡狩同一慶讓之

典者也三王之制度如此以此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皆自天子出而天下諸侯無敢自專而無不承命者也廷故天子但出令以討罪人而不必親與伐國之師諸侯但承命以伐罪人而不收擅與討罪之旅此體統名分所在由三王以來未之改也若五霸者則不用天子之命牽連與國之諸侯以攻伐諸侯之版已者名雖為伐實同於討舉三王之法遠廢盡矣那一件不是得罪三王是哉故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諫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仕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面防無過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注

盛是強盛葵丘是地名束牲載書是束縛牲口將誓書用置盛載於上歃血是塗血於口以示不背盟誓的意思蓋此舊俗特地是取血用感信服人無事歃血謂桓公也雖諸侯同盟主之者桓公也五命即載書之辭皆天子之禁也樹是立已立世子不得擅易無以妾為妻是不得立妾妾為嫡妻尊是致其隆尊是養之以為用尊賢育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也賢者固有德才者亦有德故總曰以彰有德實是賓客旅是行旅無忘是皆有以待之不可忽忘士無世官恐非才也孫是舉其職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閑人廢事也必得是必得其人專殺是以私怒行戮大夫有罪則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面防是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和國則難是閉塞絕殺下使戰戰封而不告是專封國已而不告天子言多語謹歸於好是無推怨而違五禁之命

何以見今之諸侯為五霸之罪人蓋五霸之中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為強盛當時葵丘之會諸侯咸集桓公但就壇坫之上束縛牲體盛載盟書以與諸侯約誓更不消殺取其血以塗於口而感信服人諸侯莫不聽從如此其命書之辭有五初命曰罪莫大於不孝有則斷以大義必誅無赦世于既已樹立受命於朝不得發愛庶子相謀更易以攝國本實所以亂其身敗體而上承宗廟者也名分已正不得有所廢立用妾為妻以亂嫡庶此終身治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再命曰賢才皆有德者也必尊禮賢才而盡其體貌養育才者而身其常祿所以彰顯有德之士使蒙榮傑能自表見而益堅其效用之心此用賢則治之資不可犯禁者二也三命曰老者年高於人當有以敬之幼者未及成人當有以慈之四方之賓客行旅不可忽忘必善待之如此則近悅遠來而人心悅服不可犯禁者三也四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注

命曰士無世官恐非才也有功之士但當世其祿而已百官之職各有分職不可使之兼攝而庶務至於廢弛欲舉用有德之士必選於衆而務在得人欲誅伐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而不敢擅殺如此則擇人任事而刑賞清明不可犯禁者四也五命曰得鄰國當以起心交相體恤有水旱之災無得曲防水利使專於己而病於人有凶荒之虞無得閉過難販使我有餘而彼不足至於國邑之土地人民皆當聽命於朝無得專擅分封而不告天子如此則既有睦鄰之仁又有尊王之義不可犯禁者五也五命既終而又叮嚀之曰凡我同盟之人自此既盟之後務尊五命之禁以歸於和好也五霸之禁嚴切如此是猶知有天子之命也今之諸侯則皆怙然犯此五禁實得罪於五霸矣夫我故說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違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違君之惡故曰今之

大夫卒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是君有過不能諫而又順之則其過從此長矣達君之惡

是君之過未萌而先意以導之是已之意思與君相達也

何以見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之罪人蓋君之設立大夫謂其能輔

之以正也若君之過既已彰若不能犯言敢諫却乃曲意順從以助

其長遂叫做長君之惡此無能而與端阿諛之小人固為罪矣然其

罪猶小也若君之過尚未萌却乃先意迎合以導其非這叫做達

君之惡此有才而傾險陰邪之奸人也其罪甚大不可容矣蓋君有

不善之念其始必有不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

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

於外者其罪易見達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

害不可言也我故說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然五霸得罪於

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與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

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

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此章是孟子欲慎子導君以仁勿殃民而為不仁也

慎子是魯臣

昔魯君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以取南陽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是教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事先上之是使之禮殃民是

陷之死地者字作人說明其為堯舜罪人所以斥之也

孟子止之說兵凶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教民有

素使之人事父兄出事先上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之際

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今魯國之民未教之民也不

先教民使之知禮義而欲用之以戰吾知彼既無親上死長之心又

安有勇往直前之氣不足取勝必至敗亡是殃民也殃民之人聖王

之所必誅而無赦者決不容於堯舜之世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南陽是齊地然且不可言於理不可也此正是下文吾明告子云云

之意首節重在齊民上言其徒殃吾民而不足以勝敵也此節重在

不當得上又言縱使勝敵而於理亦不可也

無論兵家勝敗有不可知縱使吾子有善戰之才但與齊人一戰遂

有南陽之地不致殃民而克立大功於理且猶不可況未必勝殃民

而可為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是變色的模樣滑釐是慎子名不識言不知此言何謂也

勃然是變色的模樣滑釐是慎子名不識言不知此言何謂也

慎子聞孟子之言遂勃然有不悅之色說戰勝攻取人所難得今一

戰勝齊遂有南陽夫子猶以為不可則必何如而後可至此則滑釐

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

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是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是祭祀會同之常制

孟子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思昔先王之建邦設都也各有定制

天子之地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待諸侯苟不千里

則其朝覲聘問也何以成燕享之儀何以隆錫予之典而不足以待

諸侯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有過千里者也諸侯之地為方百里蓋

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里則其祭祀會

同也何以供犧牲粢盛何以辨庭實饗幣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諸
矣此諸侯一定之制未有不遵百里者也先王之制如此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
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儉是止而不過之意

諸侯百里之制制定於先王而通行於天下即以齊魯二國徵之昔

周公以王室畿視有大勳勞報功之典安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魯不

過方百里也當是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取其足以守魯之典猶

而已定制不可越也太公爲師尚父報功之典亦安加厚也乃其出

封於齊亦不過方百里也當是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取其足

以守宗廟之典猶而已定制亦不可越也此一國之故典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美

言其必見損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四倍於始封之田其吞并小國逐其制也多矣

以爲有王者作欲修明法度以整齊邦國則魯之地將在所損乎抑

在所益乎吾知其有損而無益也必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采之乎

徒是言言不殺人而取之也自昔明告王至然且仁者不爲俱是解

然且不可句而況殺人以求之是帶說上而殃民意亦近

定制既不可越則取與亦不得私設使不與兵不戢一民徒手而

取南陽以與魯國仁者猶且不爲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殃民以

求廣土地者乎此吾之所以爲不可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是事合於理志仁是心在於仁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

是終殃民之說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
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自合於道矣

夫越制而行謂之不道殘民以逞謂之不仁雖曰魯君欲之亦吾子

所當救正也夫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便之事事合理

而一毫殘忍之念不作心存於仁而已事合理則必不爭己所不當

有之地心有仁則必不殺人以爭地矣今聖不教之民以圖分外之

地豈君子之所以引其君乎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

辟是開墾盡地力也不是開墾境土充府庫是聚斂傷民謂之賊桀

言若夏桀也

下孟卷二十四

主

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爲也而其君亦以此爲

之忠於我殊不知富強之計已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危亡之禍

可立而待也故孟子警之說今之事君者何其謬也見其君樂於聚

財則以與利之說進揚揚然曰誇其能說我能爲君開墾土地以盡

地力充實府庫以聚貨財而無不足欲無不遂這叫有財幹的在

今日必以爲良臣矣然非暴虐傾軋窮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

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嚙民從欲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聚

貨爲務是一桀而已爲臣者不能引之以當道志仁乃求富之樂則

以富之是以貪貪貪謂之富桀可也富桀則君惡日甚而民愈不堪

命矣非民賊而何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賊是輔桀也

初安陳氏

可

宋

朱

下孟 卷二十一

天

張氏

夫

来子

海

朱子

1

泉

瓦器

乃止

取

孟子
卷

朱子

以不

犧牲

天見

如之

之國

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用君子不可無也。今欲二十而取一，則必交接之禮盡廢，是去人倫矣。必建設之官，則盡道是無君子矣。如此，則何以立國？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也。直解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此又因其辭而折之。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況無君子乎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存疑

吾且就子之所明者，譬之萬室之國，陶以一人且不可以爲國，況中國之大，養君子以教人，倫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無君子又豈可以爲國乎？夫君子不可無，則經費不可缺，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略小略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槩小槩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手

明倫堂

堯舜之道是什一中正之制，大略小略，謂彼爲大略，此爲小略也。大槩小槩亦然。案引

穆道不可行，則什一之法不可廢矣。蓋什一而稅者，堯舜之道中正之法。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亦本於中正，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相安，而後世而無弊，人不得以私意而輕重之者也。從古至今，其取諸民者，惟稅爲最輕，惟槩爲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堯舜之道爲可順而欲輕之，則因陋就簡而與穆同道，彼爲大略，而此爲小略也。以堯舜之道爲可加而欲重之，則橫征暴斂而與桀同道，彼爲大槩，而此爲小槩也。桀固不可爲，穆亦豈可爲哉？二十取一而足，吾未見其能行也。直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此章言君子除害爲人也。白圭坐鄰利已害人，則不仁。此戰國實

強之術，故深抑之。案引

丹是白圭的名，圭字也。愈是勝，直解。

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而治除之，因自誇其功於孟子。說古今稱治水者，必歸大禹。然禹之治水，用力甚勞，歷時最久，今丹之治水也，隄防一築，泛濫即除，無事乎四乘之勞，無待乎八年之久，也是又勝於禹焉。案引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子過矣，以其失言也。不必謂其言之過，水之道是以水之道而治之也。就頂上治字說。存疑

孟子說神禹之功，萬世莫及。而子自負其能，欲加於神禹之上，吾猶以爲過矣。昔禹之治水，豈嘗用其私智而急於近功？蓋水有自然之道，禹惟以水之道順而治之，蓋以水治水，而不以己與之者也。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圭

明倫堂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是受水處。以四海爲壑，正是水之道。以鄰國爲壑，是曲爲隄防，水以病鄰國。存疑

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如海。乃衆水之所歸，正是水之道也。禹惟順水之性，因其勢而利導之，雖千支萬派，無不使之歸趨於海。是以四海爲受水之處，而各得其所歸，所以水無逆行，而民無塗溺也。今吾子之治水，隄防於此，而灌注於彼，是以鄰國爲受水之處，而移禍於他邦，雖免一國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直解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是壅塞而逆流，吾子過矣。只以其言如此，而責其過，不必斷爲禹罪人。案引

以鄰國爲壑，是逆水之性矣。蓋水性可順而不可逆也。逆而導之，則

汎濫四出澤涸無涯這便叫做洪水所謂澤者即堯舜之所謂洪水也洪水為災則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是乃仁人之所深惡也今吾子以鄰國為望水勢逆行而鄰國受害則與洪水之災無異正仁人所惡也乃以為愈於禹吾子誠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

亮是信與言同明理自信的意思對真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真也

以已之信為信為其言之信也孟子言亮之正也執是執持

孟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之事始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叫做亮雖然

有定守而特立不變叫做執執則臨事有當當才能有成然惟亮則

先事有主宰才能有此應事接物之準也使君子而不亮道理不

會分明心體不能堅固則凡事苟且做得也罷不做得亦罷豈能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三

留明堂

所執持而成天下之事蓋亮之為義其體在慎其用在明君子之

道惟明為能明善惟信為能誠身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與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也

為政是執政於國喜而不寐是喜其道之得行

魯君知樂正子之賢欲用之以執國政孟子聞之對門人說克之見

用於魯是吾道可行之會吾聞之甚喜至於忘寢而不寐焉孟子蓋

深知正子之所長故喜之如此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強是強毅有執即今所謂有力量也有知慮是知慮有餘多聞識是

多聞博識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

之

公孫丑問說夫子喜正子之為政必為其才有足取矣不知正子之為人果強毅有執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說否強固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正子果知慮有餘可以裁決大議者乎孟子說否知慮亦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正子果多聞博識可以理繁治劇者乎孟子說否多聞識亦彼之所短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此章

公孫丑又問說今之為政者皆以強力知慮多聞為上而正子皆無

之則才有不足道無由行夫子何為為之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不作好人之強力知慮多聞識說亦不是好善言善行是好人

之有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三

留明堂

孟子說其為人也見人之善則心誠好之不啻己出汲汲然惟恐求

之弗得取之弗暇者此則其所長而已故喜之也

好善足矣

丑問也言豈便足以治國耶

丑又問說魯大國也執政重任也好善一節便足以治魯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是有餘裕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孟子曰善取於已則有諸善取於人則無窮好善則衆善咸集衆善

畢舉雖治天下尚有餘力而況一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是易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苟能不炫已之才而惟好人之

之變則其意氣所至風聲所感四海之內皆不離千里遠涉而崇之
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而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粹然有餘裕哉
家引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子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
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

訕訕是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子既已知之矣是人樂就之而
云然言其人訕訕然吾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也訕是奸言人之
惡者訕是希意導言而訕是不擇是非阿意取容

夫苟自恃其才不知好善平時妄自尊大視天下之人皆庸庸都不知
我則天下之人必將私議訕訕此人訕訕然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吾固
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也訕訕之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受善之

四書本義集說

卷二十四

語

心望風遠去是距絕善人於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使
直諒多聞之士自絕於千里之外而不肯來則讒諂面諛之人必明
微而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而所行者皆非
善政欲國之治豈可得乎此為政之所以貴於好善也此吾之所以
喜克之得為政於魯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就就此仕之正
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周盛通
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何如則仕是問何禮可以仕就是就而仕去是不仕而去

陳子問說今之君子急於求仕固不可然不仕無義不知古之君子
何如而後仕乎孟子說古之君子不必於仕亦不必於不仕其有道

理何如適際何如如其可就則就之所就而仕者三如其可去則去
之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所處之地不同故去就之迹亦不能一律
而齊然就非貪位去非好名亦各盡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隨
時處中而不失其正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迎是迎接非出迎也敬在心而禮其文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
而無禮者迎之致敬以有禮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將云者以其未
仕也故云就

如使為國君者迎之內致其敬而外盡其禮言焉又將行其言也其
言行則其道行矣君子志在行道故就之使其言果得行義無可去
則君子亦將久於其國矣其或禮貌之恭敬雖若未衰而其言已弗
行也雖有禮貌不過虛拘而已君子之本心違矣故去之蓋道合則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聖

留不合則去古君子之去就此其一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禮貌衰是不敬

其次則在人君禮遇之何如耳若其始雖未即採納其言見諸行事
然交接之間亦能內致其敬而外隆其禮這猶是敬賢禮士之君足
用為善之機所謂際可之仕也故亦就之及禮貌衰薄而不如初此
非為他好所後則必為小人所問是亦不可與有為矣故去之是蓋
以禮意之盛衰決吾身之進退古君子之去就又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問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
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矣

行其道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新民也吾行其明德

新民之道故以堯舜湯武之道望我吾行堯舜湯武之道也此是行其道若從其言只是爲他因事納諫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首節所重在道故以道爲去就任之正也二節所重在禮故以禮爲去就任之次也此節連禮亦無只是因其周窮之意而受其食不是就之而仕也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所謂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者也然亦只是暫時之就終須去耳故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也

君子之以禮貌爲去就也非其爲道之本心然亦有不可必得者又有下一等的其君既不能用又不能敬使賢者身處困窮欲去而不能去朝不得食夕不得食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其簡賢棄禮如此既而聞之乃始悔過諒吾夫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又不能從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美

新學堂

因事納諫之言固已非待賢之禮矣乃至窮困飢餓於我之土地欲去而不得去是又不能盡養賢之道是吾之恥也於是致供餽以朋之夫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故亦可受也然其所受又富有節不過免死而已矣夫周之可受則有辭之愧不可

以終絕是亦一就也然受止於免死不可苟留終決於去也古君子之去就是又其一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此章言困窮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也版築是設版以築牆魚鹽是鬻魚鹽士是獄官海是海濱市是都市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陳氏孟子說天生聖人不偶然也然往往有自困而亨者如舜以聖人之

德踐天子之位萬世稱爲聖君然側歷木楊之日嘗耕於歷山其跡乃在於畎畝之中傅說輔佐高宗是商之良弼然當時隱居傅岩親操版築是其舉用乃在版築之間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鬻魚鹽又工取之以爲臣是其舉用乃在魚鹽之中管夷吾相桓公一至於天下然其始自魯內徙於士官桓公以之爲相是舉薦於士師之中者孫叔敖相楚莊以伯天下然其始嘗隱於海濱莊王用之爲令尹是舉薦於海濱之野者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然其初亡秦而奔楚楚於鄢重穆公用之以爲相是乃舉於市井之中者夫自古聖賢雖若相異位王霸異術然皆起於困窮拂鬱之中者有如此五賢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美

新學堂

大任是重大的責任降大任是使之任大事者舜以下是也苦是困苦勞是勤勞餓其體膚人受餓則體膚消瘦其體固在體膚也空是窮乏是絕拂是反亂是謬亂行拂亂其所爲總之所爲不遂然曰行日所爲亦須有分別爲是作爲是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的行去只一串事有終始之分言行出底事與其所爲者愈相拂也動心是疎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性是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曾益與增加的增字同動心忍性是成其德曾益其所不能是成其才非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其所不能也但木上文來有杜觀舜之爲君傅說諸臣之爲相皆起於困窮拂鬱之中故知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置之窮困之地內則苦其心志使不得展舒外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絕其身使不得安養凡有行事卻違拂謬亂其所爲使不得遂意這是何爲蓋人不經憂患困窮顛挫推屈

則心不平氣不寧，終理不精，遇事多舉如此者，正所以使之窮則反求，勞則能思，有以疎動其仁，而好之之心，如源頭活水，沒得養食出來，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泊然無所求而益定，而盡於此乎？益純矣。又且閱歷世故，備嘗世味，有以知其所未能知，為其所不能為，而才於是乎益周矣。是其屈之者，正其所以伸之也；挫之者，正其所以成之也。然則聖賢之道，雖中業光明，俾迥出于人表者，大豈無所自乎？淺說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是中人，恆是常猶言大率也。衡是橫，不順也。作是奮起，徵是驗，喻是曉。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作與喻，即是改過之事。新安陳氏

抑不特上智之人，由處困以成其德也，即中人之性，亦常有過，然後能改，以遷其善焉。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處，以至其心出而不舒，其慮橫而不順，思前算後，都行不上去了。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極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非衆訕都堪不得了。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感慨發於懲創之餘，悔悟生於蹉跌之後，中人之性，亦大抵然也。淺說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恆亡。入是國內，法家是法度，世臣之家拂士，是輔弼之賢士，出是國外，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淺說

抑不特於人為然，而國亦有然者。若使為人君者，內有世臣大家，謹守其法度，有忠臣賢士，匡救其闕失，則有所嚴懼，而不敢縱肆，外有強大之敵國，常畏其陵逼，有可慮之外患，常恐其疎虞，則有所警懼。

而不敢怠荒，此國之所以興也。苟使入則無法家拂士，以規正之，出則無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必懷安，而視讓使習於驕惰，因常有亡者矣。淺說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聲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軔，說舉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此章言處困若憂患之意，多安樂則憂患之反也。新安陳氏

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成就多由於憂患，而死亡虧損多由於安樂也。夫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多警感，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惰，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也。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人無往而非學，處富貴福澤者，當知其為厚吾之生處，貧賤憂戚者，當知其為玉汝於成矣。淺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四 堯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此章言不教之教也。朱子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術是教人的方法，多術言非一端，屑是不屑，是不潔其人之行，若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言是亦教誨之一道也。趙註

孟子說學者受教之地不同，故君子教人之法亦異。故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是其為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有過，不以其人為厲，而示以拒絕之意，這叫做不教誨。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教誨之矣。蓋不屑之教誨，即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新安陳氏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子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
盡心知性知天是知底工夫就見地處說存心養性事天是做工夫
處就持守處說誠意不誠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
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存心

盡是完全充滿底意思盡其中之所有也心是活物所謂虛靈知覺
者也盡心是心之所在更無一毫不盡凡事理會得十分周足心
限量如何盡得但到那貫通處盡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空闊是爲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心性是我心之實理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
至人能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此句文勢與其民者得其心也
相似知性却在先者字不可不仔細看天者理之所自出而人之所
以生者也知天是知此理之自然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全在知性
上知性有工夫盡性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盡心知
性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後存疑

孟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生者性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
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
性莫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雖然亦無限量包著許多道理心有未
盡便有空間須是十分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徹底如此始得惟其
然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這事理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
得東邊又不得理會西邊吾心之實理不知得盡却盡箇甚麼是故

體無不統用無不周而能充極其量者以能盡知其性而於民事物
則之理無毫髮之疑者也惟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會通
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所謂盡心者自不容已
是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也然性即理理即天天便是箇大底人
人便是箇小底天吾性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物之所有皆
自天而來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來者亦不外是矣雖窮理之時亦
必然窮到所從來處然未到豁然貫通時未免強探力索之弊至一
旦豁然貫通焉則天人洞然一貫矣故窮理之極即有達天之妙非
知性之外又有知天之功也存疑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是操而不含與盡心不同盡心是知至存心是持守工夫義是順
而不害其本然如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當禮而禮當智而智事理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理而不違以害之也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性
兼動靜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
失是靜養也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
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也事是奉承而不違心性即是天
之養之即是事天故曰所以事天也與知天亦稍不同必窮理之極
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存疑

君子之學以致知爲入門尤必以踐履爲實地心固盡矣然心是活
物猶恐出入之無常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失矣又貴乎有以存之
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爲一身之主性固知矣然性
是實理猶恐作爲之狀害若自家違忤了便是戕害之也故又貴
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而勿喪其本然之真
君子存養之功致其密如此這是爲何蓋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

與我者不能存養而特亡之則非所以事天矣故存其心養其性
如上帝臨汝日在左右的一假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也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歿壽是命之短長貳是疑貳修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歿壽字言一
氣相連說細分之則歿壽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之者則事天
以終身也此命字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立不墜之謂知天事
天之極功也

君子知天事天其於容識存養固能非盡矣然死生歿壽最人心所
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所未易保者使識見未融工夫有關於知
天事天猶爲未至也必也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歿
或壽略不足以介諸懷而有所疑貳而惟一意修身心無一息之不
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待天命直至死而後已焉則爲善之心

四書本義

下孟卷二十五

三

命也學至於立命則知之盡仁之至而知天事天應造其極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朱子

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莫非命也乃是指示吉凶禍福

言非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正是莫之致而至者朱子

孟子教人以知命之學說凡人之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數與非
天之所命也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若
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或吉或凶或禍或福必順受其正者若我無
以致之則命之壽歿皆是合當如此者斯可以言命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是正命知命是知此道理者前章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此知命

是方人聖賢之階正在知後知在立先巖牆是牆之將墮者凡行險
僥倖者皆立巖牆之下也其以巖牆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不可
泥此也須會其意此句緊要帶著順受其正說下方分正不正以
盡此意

是故知正命者擇地而蹈必不肯立身於巖牆之下蓋巖牆有傾覆
之勢自己却去下面立地以致履歷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
爲之也所以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而順受其正也夫
惟知命而後能順受其正不知有正命者安望其能順受也哉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即上章所謂修身是也死字重與下句同

何以叫做正命蓋命稟於天者也人能存心養性盡了自家修身
道理而不免於死者這是天數該死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乃
謂正命也蓋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歿壽雖變而不齊人之
學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死者

四書本義

下孟卷二十五

四

福且壽壽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而吉福
自至焉耳初非有所觀觀於天而爲之也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
焉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遇自值乎凶禍歿耳非我有以致之而
是亦命之正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是足械是手械今刑獄臣手者是也所以拘罪人者桎梏死
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非正命只是謂人所自取非天所爲
命則皆正命非天付於人者又有箇不正之命也

又何如而爲非正命若夫橫暴凶惡之人身犯重罪爲桎梏所拘
而死者此則自作之孽自取以致之非正命也非正命又安望其

命哉可見生死存亡無非是命然這裏又要分箇正不正此知命之君子所以必順受其正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此章言人當致力於其所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存疑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上三句且虛說下句方指出孟子說天下之物有所當求有所不當求不可不辨也今有物於此求則得之能不提其所守可以爲聖爲賢而一舍則便失之得失係於求與不求是求之有益於得也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所求者在我之性也蓋仁義禮智吾性分中的道理人何憚而不求也哉

求之有得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言不可必得兩句雖平意自相連求之有得不可以非道苟求也然雖求之亦不可必得也得之則有命在如

謂富貴利達

凡外物皆是二節當看得相呼應

引

有物於此不可以妄求也而求之則有道以制之即求之亦不可必得也而得之又有命以主之是求之徒切而得之甚難求之無益於得也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所求者在外之物也蓋富貴利達皆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心無分毫之益固亦有求而得之者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然巧求而不得者多矣求之無益於得而人乃切切然以求之何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物是事物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一皆實而無一之欠闕此

之本然也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

孟子曰人具此心心具此理性有仁義禮智而人倫事物之理不能外焉故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蓋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反只是自己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誠是實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見得透信得及處樂是樂則生矣之樂此言盡性之事也

人惟不能反求其理無以兼體諸身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何干我事蓋自家身上有些子不實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而中心懷

則體本誠樂說

下孟

六

作不能以自安矣如何會樂苟檢點自家身也果無欠闕事君親忠事父真箇樂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與我爲一此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自然是快活其樂孰大於此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是勉強勉是難已以及人亦只就父子君臣細微上說強恕而行

是知之未至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要求至於誠仁者無私之謂也

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以學言且恁地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強恕求仁則誠之之事

失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屬而理未純也須是凡事勉強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我爲父欲予之我幸也以爲

等為機變之巧的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自以為得計其於愧恥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焉此解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若人是不如人朱子

若有恥之人所有者必正大之心所行者必正大之事自不屑為此機變之巧矣人而至於無所用取則此無恥一事已不能如人由是民心喪而悔悟亡大節一墮萬事瓦解凡可以行險僥倖欺天罔人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更有何事可以如人者乎信乎恥之於人大也此解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微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九

論語

此章言古泰交之盛蓋有感於當時而云也朱子

古之賢王捐堯舜湯武古之賢士蓋指伊呂之徒好善是好人之善忘勢是忘己之勢樂其道是樂己之道忘人之勢謂君之勢也好子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入何獨不然嘆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致敬是內致敬盡禮是外盡禮是數通註

孟子說人君固當尊賢賢士亦當自重今尹每自恃其勢而今士多

徇人之勢此上下所以不交也嘗考古之賢王崇高富貴其勢分無

以加矣然一念屈已下士之誠惟知有道德之可好而恐不得天下

之善不知已有勢分之足恃也古賢王待士之厚如此若古賢士之自待何獨無所好無所忘乎亦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也此道德以自重未嘗資其力而利其有不知勢之在人矣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二者一旦而相逼則上下交而為泰矣使王公不致敬

盡禮於賢士則不可得而數見之欲數見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受之靡以爵祿委以任使乎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此可見惟賢王方能遂賢士之高惟賢士方能成賢王之大此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然若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憚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慶源輔氏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朱子

宋是姓句踐是名遊是遊說朱子

孟子謂宋句踐說今列國策士無不喜為遊說以干世主者子亦好

遊說乎吾告子以遊說之道此解

人知之亦皆為人不知亦皆為人

謂是自得無欲之貌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所謂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十

論語

慕乎人爵之榮不徇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則外

輕此所謂遊說也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禮義而惟欲其言之售故

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慶源輔氏

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故之遊而言聽諫行人知之

也亦器器然而無以為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器器然而無

以為威夫自足於已而無求於人則遊道斯為美矣此解

曰何如斯可以器器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器器矣

尊如尊德性之尊德謂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之類得於已者樂如樂天知命義謂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之不苟是也尊德樂義義義達言家制

句踐問能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今曰器器非大有涵養之士不能敢問何如斯可以至於器器矣孟子說所謂器器者非可以器

情飾貌為之也以其足於已而無待於外耳彼人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根於所性者叫做德其理本自尊也吾則尊敬奉持之而不敢忽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各有所安者叫做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欣慕愛樂之而不敢忘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樂殺則有以自安而不循乎外物之誘所以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為欣固器器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性所當安何足為戚亦器器也蓋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有所若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義字兼德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前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蓋此又推開說看士字可見不失義是必守德義於已不以貧賤而移不離道是必推德義於人不以富貴而淫達所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一

十一

孟子

不離之進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發耳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不離道

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耳

夫器器本於尊德樂義如此故當其窮而在下尊德樂義也操持堅

定不以貧賤而移豈至於失義乎及其達而在上尊德樂義也事業

光明不以富貴而淫豈至於離道乎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是不失已如云不失其身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望也

尊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蓋惟其窮不失義也故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而平生之大節惟恐失之者果能全所守矣士於是乎不

已焉達不離道故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者

果如所願矣民於是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

得志是得志君國澤是德澤不得志是不遇遇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修身見於世是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

非君子顯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既言士得已民不失望此又即

古人之事以實之蓋尊德樂義則可以器器者言其理故士窮不失

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上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

者亦言其理此節則又指實而言也

概諸古人則可以見矣古之人以道濟天下為志者也當其得志則

推此道義於人而澤加於民其或此志未遂則修此德義於身而名

實顯於當世夫不得志而修身見於世則知古人之處窮非泯泯而

無稱也位之所不在則敏斯道於吾身德自我尊義自我樂所以獨

善其身也得志而澤加於民則知古人之處達非汲汲於進也位之

所在則公斯道於天下德與天下共尊之義與天下共樂之所以兼

善天下也此古人之所以不失已不失望也士欲奮其可不以古人

為法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此章勉人常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

與是感動奮發之意凡民是庸常之人豪傑是有過人之才智者自

古聖人皆有教化獨言文王者文王起自西土化行江漢至三分天

下有二其化比自古聖人獨盛也

孟子曰人生天地間當為天地間第一等人彼其待文王之教化

陶淑清而後興起於善者此則凡民為然也若夫豪傑之士則能

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猶自興起子者以凡民自待而不以豪傑自期可乎淺說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則過人遠矣

此章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附是益止是言以此加之非既富而又加之也韓魏皆是晉卿既然是不自滿足之意乃自檢身心不自滿足不是韓魏之家猶不滿其願過人處在內家引

孟子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遂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有人於此

一旦以韓魏之家而附益之忽然貴為上卿而富有百乘乃能自視

欲然略無驕矜之念滿盛之容這等的人是志存乎道義而不以外

物為重輕者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蓋必有過人之識然後

知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者自有所在而世俗之富貴不把來當事

四書本義集說

下篇卷二十五

莊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此章勞民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

以佚道使民如鑿池築城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如除害去惡之類

是也程子

孟子試聖王在上而民無怨者非不役一人不殺一人也惟是有

不忍傷民之心而故民情好佚而惡勞之無有不怨者惟以佚

道使民如鑿池築城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

民亦自以此為當然雖勞而不怨矣民情好生而惡死殺之無有不

怨者惟以生道殺民如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

欲生之而已彼有非常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待然後殺之以安

衆而勵其餘彼亦何怨之有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

其所當為者理也言但為其理之所當為者故雖勞之殺之而非

咄民之欲也不然則定私意妄作而已欲民之無怨其可得乎君子

亦慎其所為勞與殺之事哉趙源輔氏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如也王者之民皞如也

此章言王者之功用學者所當盡心也言以霸與王對說申言王而

不及霸末方以小補說上霸者之事

驩與皞同是歡喜悅的意思皞是廣大自得之貌二如字

即恂恂如取諧如之如語也此一句仰王霸之民之氣象而見

得王霸者之氣象家引

孟子曰欲知王霸之道當觀王霸之民彼霸者之民其氣象則驩

如也有不勝其威悅之至者若夫王者之民則皞如也相忘於大

和之世而已蓋霸者行善惟民有心於威民恩澤暴見易知王者

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也然處之為務必處

處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則舒適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處

有以間矣孫奭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殺之而不怨即上章以生道殺人之意庸是功不庸是不以為功遷

善是日進於善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

為之此所謂皞如也

何以見其皞如也王者以刑糾萬民固有時而殺之矣而民曾不以

為怨恨蓋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王者以

政養萬民固嘗有以利之矣而民曾不以為功德蓋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非市恩而利之也何庸之有王者以教正萬民亦嘗導民以善

矣而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蓋輔其自然之性使自得

之孰得而知其為之者哉此所謂神也

去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是聖人之通稱過是所經歷之處凡其身之所履政之所及風聲遐俗之所被皆是不必為所經行之地化是人無不感化存是自家主意處神是神妙不測有體無思乃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過化存神分謂講然其實所存者神要不出過化之外初無先後政教所及民即感化是過化聖人施政教心中存主愛民化而民就化便是所存者神過化是運用處用也存神是存主處情也便如經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說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是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小補是逐片逐些子補綴殺之不怨三句道理就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此條是因其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而贊其德業之大也不是推說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王

留明

王者之道其刑政治教民皆無得而名則德業之盛豈可以易言哉蓋王者之於天下凡政教所及略略這裏過幾箇些些便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此纔有所存便感應之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焉是其德業之盛便與天地之化一唯而萬物皆生一吸而萬物皆成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瓊陶之重新歸一番過相似豈但如霸者之功僅小小補塞其弊漏而已哉王道之大如此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不若崇寬務化民受君德也此章言仁言以仁厚之言加於民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是自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如鄉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

孟子說人君出治言治政令之開皆足以感民但其效有淺深之異耳如以仁愛之言語撫循百姓這叫做仁言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這叫做仁聲仁聲皆為民上者之所當有也但論入人之淺深則仁言雖足以感人終不如仁聲之感入尤深也蓋仁言者感之於臨時仁聲者孚之於平日此尤見仁德之昭者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是法制禁令教是道德齊禮得民是得民之誠服此以政教得效之大小言即論諸道之以政章意以盡一之法約束百姓這叫做善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這叫做善教善政善教亦皆為民上者之所當有也但論得民之大小則善政雖可以齊民終不若善教者得民之誠悅而誠服也蓋善政者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而善教者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有不得恃其禁令者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夫

留明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是不敢犯愛是不忍忘得民財是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得民心是民入其教而不遺其親不後其君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是愛君言民有恆心也所謂善政不如善教者為何蓋善政則民有所畏皆畏之而不善教則民有所感皆愛之而不忍忘善政則取之有道用之不節民皆知勤謹節儉而不敢窮奢極欲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可以得民財也善教則民入其教皆知孝弟忠信而不忍遺親後君有恆心而無非心可以得民心也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夫善政立而後

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也然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耳況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此章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

學是學習應是思慮良是本然之善

孟子說人皆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試自能觀之則可見矣夫凡人之於事由學習而後能的這不叫做良能惟是不由學習而賢者能之不肯者亦無待於勉強這乃是天然自有之能其良能也人之於理由思慮而後知的這不叫做良知惟是不肯思慮而智

者知之愚者亦無待於思索這乃是天然自有之知其良知也此善

原於性性出於天不假於外求者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四書本義卷之五

七

孟子

孩提是二三歲之謂知孩提可提抱者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

孟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達乃達道達德之達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言人心所同然也無推此及彼之意此節重在仁義上

夫以孩提而知愛親敬長之道此可驗知能之良矣然是愛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即吾性之仁義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

孩提之愛可以觀仁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於稍長之敬以觀義是親親乃人性之仁也敬長乃人性之義也夫愛敬之心一人之私而即謂之仁義者何哉此無他故蓋以其達之天下無不同也以孩提之愛通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愛愛同所以為吾性之仁也以稍長之敬通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敬敬同所以為吾性之義也使非出於吾性之仁義何以達之天下也哉夫觀仁義之理不出於愛親敬長之間則知近率於性無不同矣觀愛敬之道不出於孩提知能之良則知性原於天無不善矣此本然之良人之所以不可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章言大舜之所以為大也

四書本義卷之五

下孟卷二十五

大

孟子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決江河謂江河之決非人決之也只是據一時感應如孔子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不是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總是所聞所見都是他智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之順也

孟子說聖人之居處與人同而應善則與人異故由其感而遂應之時以推言其未感未應之體當舜耕於歷山之時居在深山之中所與居者不過山中之木石而已所與遊者不過山中之鹿豕而已以迹觀之其不同於深山之野人者能有幾何此時聖心之善無有感動固不見其大異於人耳及其聞一善言便惕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行之善聲入心通無所凝滯譬如長江大河之決沛然一瀉千里孰得而阻遏之也蓋聖心之發已渾全於無感之先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至此乃見大舜所以

公孫氏此篇之所以大異於人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此章言人當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也

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為不欲是所不當為不當欲者無為是就躬行上克治無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

孟子說正入之道不外於心而制心之功莫要於義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開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即自以

為不妨但自目昧為之欲之耳誠能於行事之際覺得此心羞惡而不可為便要這良哉誠然無為意念之間覺得此心羞惡而不可

欲便要這良哉誠然無欲如此則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蓋君子所當為者義也所不當為者不義也所欲者善也

所不欲者不善也不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

四書本義集說下五卷二十五

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

此章與舜禹臧啟章互相發言人處憂患之境勿自阻而深自力於

以進其德益其術也

在心之理謂之德德慧者德之慧謂聰智也術知者術之知謂智術

也存謂在非心存也疾疾非真是病猶憂患也

孟子說人情每快志於安樂而拂意於困窮不知困窮乃成德之德

也故凡聰明內含而德性之中其見之敏有以灼於事幾之未然者

叫做德慧才能外運而處事之力其見之明有以善事理之當然者

叫做術智人之有此德慧術智者須是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故多

困遭罹患難有以激發其善心而抑其進志則能動心忍性增其

其所不能大幸從疾中來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惟也不連孤字孤臣是遠臣孽子是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

疾疾者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修省意操心危是戰兢恐懼常恐其

身之陷於禍患慮患深是思患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操心未有事

慮患則有事有內外意達是達於事理則所謂德慧術智也

何以驗其然也且如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理之常也獨有那孤遠之

臣忠不得自效於君庶孽之子情不得自達於親這是臣子之有疾

疾的此等之人其操心也朝乾夕惕一念不敢自安其慮患也左股

右防一事不敢少忽危則專一深則精密專精之極慧智由此而生

故於事能通達也當憂患者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通指為臣者言

有事君人者下一句便言事君人之為人下放此容是阿徇以為容

悅是逢迎以為悅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也要看

箇為字是專務之意

孟子說為人臣者人品不同事業亦異約而言之大概有四等有一

等事君的人方其未得君之時固不勝其患得之心矣及其事是君

也則專務為容悅於君而已恬然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

所謂事君人者如此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不足言矣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以安社稷為悅是把安社稷當容悅此為悅字承上句為容悅字天

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不必說安社稷為悅亦不必說自家心中以

此為悅猶云農夫專務耕田秀才則把讀書來做耕田相似

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有一等安社稷的臣其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要社稷安亦如小人之務悅其君容容於此而不忘者也所謂安社稷臣者如此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是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達可以行之天下言不小用其道其可行處必是合道非苟行也主其不輕出而言如伊呂之徒是也

所謂安社稷臣者可謂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等而上之有所謂天

民者乃天生此民中獨能全盡人道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用世之

志固欲大有所為然必審量出處達則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

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斷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者也所

謂天民者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主

漢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作聖人說與易經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之大人同正己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足物自正蓋德盛而上下化之亦不大段

費力有疑

天民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者焉大

人身修而立已無不正而天下之感自通蓋德盛化神非規規有意

於物正而上而其君自正焉下而其民自正焉固有不言之信不令

而從者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人者也所謂大人者如此則無意無必

較諸天民尤為自然矣此臣品之最上者乎由此言之事是君為容

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天民則志乎道德矣

然猶未嘗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志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

足以累其心臣道至此殆無復有加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此章言君子性分之真樂也

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其道大行也不與存是不得與

此三樂之中

孟子說人莫不有所樂至於王天下則其樂無以加矣然君子之樂

止有三件雖君臨萬國而富有四海這等樣尊榮之樂亦不在此三

者之中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者亦是

有故此亦是繫於天者也此一節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三樂云何父母吾之自出兄弟吾之同氣至親也今也父母俱存而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主

漢

享康寧之福兄弟既會而無變故之虞天倫無虧則吾之孝友得以

自盡而無遺憾焉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此君子所樂之一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此當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

克己最難盡性非易俯仰之間鮮有無愧作者今焉已私既克天理

以復仰焉不愧於天所降衷之良俯焉不作於人所同得之性心廣

體胖浩然自適又豈不樂乎此君子所樂之二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得是盡得之英才最明格之才之英者以資聚言不兼學力育是

養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

君子身任斯道之責既有所樂於已則得人以寄斯道之傳乃其至

願顧未必能盡得一世之人才而教育之也。今也舉天下明府之吏而以其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河如哉。此君子所樂之三也。直解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重言之所以美之也。

此三樂者一繫於天。一繫於人。或以成也。或以成物。要皆天性道義之真樂。而極人聞之至難者。君子有之。彼王天下。不過勢分之樂而已。烏足以當此哉。所以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直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孟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廣字果字重音。封下文天下以國言也。欲之非爲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播。有以濟乎人也。所樂不存言未足爲樂。欲字依樂字。廣則孟子說天下有不一之遇。而無不一之性。人惟性有未全。斯不能不遇於所遇耳。盡性之君子。則不然。彼土地人民。乃得位行道者所必資也。然使廣土而所統之地不止一隅。衆民而所治之人不止於一邑。城關民衆。則澤可遠施。君子苟得大國而治之。固其心之所甚願也。然土謂之廣。是猶有分土也。民謂之衆。是猶有分民也。君子於此但欲之而已。而其所樂者。猶不在乎此焉。蓋所及有限。尚非大道爲公之志也。直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則治言中天下爲民物之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却居其中央也。謂之四海。言地外皆海也。舉四海。極地之所

就而言。中天下而立。對廣土定四海之民。對衆民。此與上節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此君子通聖人而言。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是說生來承受之理。所性不存言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孟子

廣土衆民。固非君子之所樂矣。若夫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衆民而已。其道大行而無一夫不被其澤。此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君子固亦樂之。然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有不存焉。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此也。孟子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是行之於天下。如是添加些毫。損是減少些毫。不加言不因大行而性以之增添。也不損言不因窮居而性以之減少也。分猶言體量相似。以理言。乃所受於天之全體。分定是說合下稟受。窮居定平但能享用得這箇則富貴貧賤都無干預矣。孟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吉

君子行道之志。至於王天下極矣。然猶不可以言性。君子所性則何如。夫君子所得於天者。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在上。而其道大行於天下。亦不足添加些子。即窮而在下。而困約以終身。亦不足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故可窮可達而吾性之全體不因之而少變也。直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發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根是木。有根立堅固之意。其性實爲已有也。發字最重。下面許多物事。便都從那根上發出。來生是發見生色二字。通貫下一句。

然是清和潤澤之貌。益是豐厚益滋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喻是曉不言而喻只是自然中禮意。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

以君子所性言之。彼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生來承受時。這四端便著在心上。相離不得。人便為氣象物欲一重隔下。才有些子私意。便剝斷那根。不能著土。便無生意。惟君子氣象清明。無物欲之累。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仁義禮智之四德渾全。而無所虧欠。至定而不可動搖。已植根於心矣。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其生色於面。則清和潤澤。瞭然而可視。一四德之光輝也。其生色於眉目。則豐盈溢溢。一四德之充滿也。以言乎施於四體。則動作威儀之間。自然不踰乎規矩法度之外。不待命令。而自能曉吾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無不順者。一四德之發越也。君子所性之德。有如此。此天之所與我。

本如是。其全備也。豈窮達之所能加損哉。然則自樂其樂。而王天下之樂。不與存焉。信非實有所得者。不能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此章因當時人君不能養老。故孟子云。明其無難行也。仁人以德言己歸是已之所歸。此是承文王事。而泛論道理。謂就文王說。固不是。謂說開當時之君亦非也。

孟子說當時商紂無道。伯夷避紂之亂。居於北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於是勃然而興。說古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仁施仁。善於養老。吾身庶幾有所託矣。乃自北海而來。就其養焉。太公避

紂之亂。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亦勃然而興。說吾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身庶幾有所託矣。乃自東海而來。就其養焉。以此觀之。天下誠有善養老。如文王者。則天下仁人皆以爲己之所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五母雞。二母彘。是一家養母雞者。五養母彘者。二也。餘見前篇此文王之政也。此一條且沒說。出文王養老字。出只說文王治岐之政如此。衣帛食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得與也。無飢獨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

文王之政。何如。蓋田里樹畜之事。乃衣食所自出也。文王治岐。每夫授以五畝之宅。却於牆下隙地。種植桑樹。使匹婦采桑。以供養蠶之用。於是絲綢有所出。而年五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煖矣。一家之中。使之各畜五箇母雞。二箇母彘。畢生以時。無失其孕字之候。於是肉食有所出。而年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飽矣。又每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壯者深耕易耨。盡力於農畝。於是穀粟有所出。而八口之家。皆可以仰事俯育。而無飢餓之患矣。文王治岐之政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此承上文。言文王之政如此。自有以養其老者。而非家賜而人益之也。上文據見在說。此處制字。教字。導字。皆與政一時有。

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此承上文。言文王之政如此。自有以養其老者。而非家賜而人益之也。上文據見在說。此處制字。教字。導字。皆與政一時有。

田文王治岐之政觀之則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其豈家賜而人益之哉亦惟因其自然之利而教導之耳如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此田里之定制也文王但為民區畫之而制其田里而已豈桑難處此樹畜之常制也文王但教民種植之而使之樹畜而已以少事長以卑承尊家庭之常禮也文王但導其妻子使各修其養老之職而已天養老而使家家得備其物人人得盡其情則老者未有不待其所者也蓋人年五十非水帛則身不得煖年至七十非食肉則腹不能飽不煖不飽便叫做凍餒而老者不得其所矣文王之民其老者皆得衣帛食肉而無凍餒之患者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此養老之王政行之甚易而諸侯何皆莫之行耶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孟子

歸德堂

此章言禮義生於富足無常產則無恆心矣

朱子

尹氏

歸德堂

易是治疇是耕治之田孟子曰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誠能不違農時使盡力於南畝而易其田疇恭儉節用使什一足賦而薄其稅斂則有以豐財之源而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食以時如朝饔夕飧及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豈不入於池以至菓實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狗彘之食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妄宰宰

朱子

易田疇而薄稅斂固可以豐財之源矣然則貨既裕則奢侈易生又不可無以節之也夫民不能無食苟食不以時則財耗於口腹之欲

矣於是制為法令使朝饔夕飧而食之以時冠婚喪祭而用之以禮則有以節財之流而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使有菽粟使字上兩條是也止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仁字所該自廣只是有恆產而有恆心意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亦以愛言

朱子

人君務本節用使民富而財足則厚生之政成矣民德不由此而可

正乎彼民賴水火以生非此則無以為生活之資安各私所有而不相假借矣然當昏夜的時候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吝吝而弗與者以其至足之故也聖人治天下知民所急者在菽粟凡所以豐其

源而節其流者無所不用其至而使百姓家家殷實而在豐盈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孟子

歸德堂

所積菽粟之多就如水火一般樣至足無者可求有者可與此所以天下無不富之民而財不可勝用也夫菽粟如水火則衣食足而禮義生民焉有放僻邪侈而為不仁者乎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夫以仁民之化必自足民先之治天下者可不加意於愛養之政也哉

直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孔子一語二登字俱連帶孔子說東山是魯城東之高山太山則又高矣此是假借形容語未必是真登但皆作譬喻說亦不是分明是說孔子登東山使小魯登太山使小天下聖人亦泛說不專指孔子

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說言是諸子之言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

為衆之意登東山二句是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

孟子說道莫大於聖人聖莫盛於孔子大哉孔子之道乎自其身之所處而言在魯則則為魯國之一人在天下則為天下之一人其登東山而遂小乎魯焉登太山而遂小乎天下焉蓋所處益高則其所視益小也惟其地位如此故人見了聖道之大其小者都不足觀了夫未觀於海凡百川之水皆可以為水也惟看了海則其汪洋浩瀚之勢則眾水皆難乎其為水矣未遊於聖門凡百家之言皆可以為言也惟遊於聖人之門聆其切近精實之訓則諸子之言皆難乎其為言矣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孔子之道其大如此

觀水有術必觀其淵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淵是水之淵意是容光是誠體通明是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无
淵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處正是大其明處即是本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新安陳氏
夫聖人泛應曲當而凡事皆出於天物各賦物而萬物各得其所極天下之高大孰有驗於聖人之道乎然人徒見其大而不知其所以大者有其本也今夫水行乎地必源頭深遠洪大方能起波瀾之猛急若其源淺又小決無波瀾故觀水有術必觀其淵則知其源頭深遠洪大則知其源之有本矣日月麗乎天必體顯明則方能布得光采故觀日月者於其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蓋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也聖道之太而有本如此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是充滿科是低窪去處成章是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不是工字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如善便成信信便成簡信美便成簡美夫便成簡大這便是成章達是足於此而通於彼

聖人之道固大而有本矣欲學聖人者豈一蹴所能至哉彼流水之為物也必須停注坑坎之中盈滿於此而後可流通於彼若積水尚淺未至於盈科則坎止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其為學亦須是務實日積月累循序漸進有成章之美然後可以為上達之基苟不至於成章之地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於此而達望聖域將猶等凌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得也安能以自達哉然則有志於聖道者信不可無以漸而至之功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手

此章教人擇術也
孳孳是勤勉之意

孟子曰舜犬聖人也雖犬惡人也其相去固甚遠矣然使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起得身來孳孳一念都只在天理上體認無一念不在於為善者如此之人雖未能達至於舜而舜此善念我亦此善念是即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雖是盜蹠
有人於此起得身來孳孳一念都只在人欲上經營無一念不在於為利者如此之人雖未必達至於蹠而蹠此利心我亦此利心是即蹠之徒也

此利與善字不必說太精緻只是明白相反者爲善者從天理上勉爲利者從人欲上做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二者雖已分乃是初分處只是理不明纔差些便入那邊去此一節是申上二節意不足推其所以然之說以此言之爲舜則舜爲鮪則鮪都從雞鳴時之一念而始則欲知舜與鮪之所以分非有他也同一稟賦學於善則爲舜一邊人稟賦爲利則爲鮪一邊人故舜與鮪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而此間却無甚差遠才出於善使以利言其始也只毫釐之差其終也乃千里之謬可不慎哉

○孟子曰楊子取儒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美

楊子是楊朱取是僅足之意焉我是爲已利天下是利天下之民也
一毛而利天下對摩頂放踵都是假借樂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
爲也索引

孟子曰無權不足以言中非中不足以爲道既非道則害道矣如爲
子者其意但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下止解僅足於爲我而已充其爲我
之心雖使他拔落一毛之微而可以利濟天下他亦猶愛惜而不肯
爲況所損有不止於一毛者彼豈肯爲之哉其執於爲我之一偏如
此直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子兼愛厚刀方照禾三一名。
墨子是墨翟。兼愛是無所不受。摩是摩突。頭是頭頂。放是主。驅是足。
根告摩熬頭頂。直至足。根喫受辛苦的意思。亦是假借離總言其凡。
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爲也。朱引

有墨氏者但欲一視同仁而不復問其親疎惟知戀愛而已及其
愛之心雖自頂至踵皆摩突之有所損於一身而可以裨濟天下
亦將無所吝惜而樂爲之況其害未至於摩放者又何事不可爲
哉其執於兼愛之一偏如此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中也

子莫是魯人執中是於爲我兼愛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蓋不楊不墨而中立以爲道者近是近道權是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其中也猶執一言猶楊墨之各執其一

楊子爲我輩氏兼愛固皆倚於一偏而胥失其中矣有子莫者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

送

也有專當爲人時。時當爲我。則爲我。爲中。爲人。不得矣。時當爲人。則爲人。爲中。爲我。不得矣。隨時進退。因地變通。稱物輕重。而卻以取中。此之謂能權。今子莫執中。而無權。不得稱度。爲我兼愛之空。欲兩邊平執。以爲中。則時當爲我。不能卷。而懷之。尚去爲人是鄉。鄉有闕者。而不知閉戶失退。而修己之道矣。時當爲人。却有愛身之意。在不能以身殉國。去爲人是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失進。而救民之道矣。是楊墨二子。一則爲我。一則兼愛。是執一者。子莫失爲我兼愛之空。於二者中間。執其一節。以爲中。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以異矣。均之謂失中矣。淺說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自也

其多也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緒甚多若只執其一則其餘

皆廢矣案引

子莫與楊墨固皆爲執一矣直解吾儒之中所以深惡大仇一者正爲其有害於道也蓋楊子爲我似義而害於仁墨氏兼愛似仁而害於義子莫執中似中而却有害於時中斯爲可惡耳何也吾儒時中之道一理渾然之應曲當千變萬化頭緒甚多非一端所能盡也今

舉一爲我而仁之自端盡廢矣舉一兼愛而義之自端盡廢矣舉一執中而時中之百端盡廢矣害道如此此執一者之所以可惡也知

異端之可惡學者可無反正之功哉直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

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此章言人不可以貧賤而害其心之正理也新安陳氏

甘字不奸不甘以爲甘也正是正味只淺說如魚餒肉腹不得其適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而食便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人心亦皆有害是失其正理朱子

孟子說飲食於人本有正味也惟是飢者得食食雖不甘亦將以爲

甘矣渴者得飲飲雖不甘亦將以爲甘矣其以爲甘者未必皆得飲

食之正味也良由口腹爲飢渴所迫而急於飲食故精粗美惡皆有

所不服擇而因失其正味耳則飢渴之爲害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哉人困於貧賤則於富貴不服擇雖不以其道得之亦苟且受之

亦猶困於飢渴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矣是人心亦皆有害也存疑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愛矣

以貧賤動其心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人多未知也若人能無以飢

渴之害爲吾心之害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義則其過人遠矣亦

聖希賢有不難致者尚何以不及人爲可愛哉世之充詞以富貴賤

陵於貧賤者是自失其理義之心而甘爲人下也學者宜深以房戒

焉直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也朱子

三公是三公之位介有分所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

分明不可踰越就惠所守言不以三公易其介猶伊尹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驪弗視也視惠之和空若不介故此

特言之亦微顯聞幽之意也朱子

孟子曰柳下惠聖之和者也然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不

流觀其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既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所守之介雖三公之位不與易也相而不流固如此此其和

之所以不可及也便徒知其和而不知其介豈善觀柳下惠者哉

○孟子曰有爲者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此章教人以不可自畫也朱氏公選

經 167 - 367

井者何異哉此君子所以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不可半途而廢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此章言王霸心術之辨也

性之是合下如此合下使得來受用身之是身踐履之做到那田地假之是假借之非已自也三之字俱指道言謂之性者性是自然物事故取此立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却做活字用言堯舜性乎此道者也湯武身乎此道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者也

孟子說帝降而王上降而霸此世道汗隆之機也而心術誠偽之關

實不能無辨以堯舜而言其知生知行安行蓋賦性合下便有此

道而堯舜則性乎此道者也以湯武而言知則學知行則利行修身

體道以復其性蓋道出於身以身行之而後得者也至若五霸既不

能率乎其性又不能體之於身但假借這道理以求濟其私所謂假

之者也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是還有是實有不歸只是久假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而安

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惡知二字爲五霸說如云五霸不自知也久

假不歸便自以爲真有不不知其非真有也此句是數語要說得孟子

意思出

夫五霸本假之者也然使暫假其名而亟反之實猶爲自知其非顧

乃視虛名爲固存之物取公道爲掩護之私譬如借物於人而久占

於已終不肯還與主人的一般私意纏繞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將霸

其名以終身而亦不自知其非已所真有也始焉自欺以欺人而其

終至於自欺而莫覺可欺也有志於治道者尚嚴其辨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此章言伊尹之事公天下以爲心也

子不狎於不順是太甲篇文狎是習見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

餘見前篇

公孫丑問說伊尹嘗說我於嗣王有師保之義今嗣王不明義理我

誠不忍習見其所爲之事而沒然不加救正也乃放太甲於桐官使

居成湯之墓側庶乎感愴興思可望省改於時民皆大悅謂其能行

權以匡君也及太甲悔過自新處在遠義化而爲賢乃自桐迎歸反

居於亳於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以移君也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若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棄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非正法也

以伊尹之事觀之凡賢者之爲人臣也苟遇其君之不賢則固可放

還而無傷於君臣之義與孟子曰伊尹之志事志存於宗社變而得其

正者也蓋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故上信於君而不疑其爲

通下信於民而不疑其爲專以其有是志耳使爲臣者而有伊尹之

志則以大公無我之心而行通變濟世之事雖非事上之常法猶不

失爲匡救之微權庶幾其猶可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擅謀廢立之舉

則篡逆不軌之臣天下萬世之罪人也豈能逃於誅戮哉爲人臣者

慎勿以聖賢不得已之事而爲奸臣亂賊之藉口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

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

此章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朱氏亦選

詩是衛風伐檀之篇素是空無功而食謂之素餐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爲孟子發用之是用其言不是用之爲臣也其君用之與子

從之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安是安其位無禍亂也富

是國賦充足尊是爲人所崇仰無敢慢也榮對辱說以仁則榮不仁

則辱來照看雖大國必畏之是榮也

公孫丑問說伐檀之詩說不素餐分蓋言守志之士不安無事而空

食也以此看來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方可食人之食乃今君子不事

躬耕而安享國君之養則何以解於素餐之譏也孟子識子以君子

不居其位爲無功而食不知君子之功正不待居位而後著也蓋君

子居是國也其君但用其言則道行於上而邪禁以國邦賦以充爲

人崇仰雖大國必畏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其子弟但從其教則道

行於下人則孝弟忠信而不欺信而無妄而足以厚其風俗是上

則有功於君下則有功於民詩人所稱不素餐分孰大於是哉子之

見何其陋也新安陳氏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此章言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也新安陳氏

王子是齊上之孫名墊趙註

王子墊問說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爲之

事惟士居於其間既無官守又無生理不知何所事乎直解

孟子曰尚志

尚是高尚志是心之所之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

其所存也朱子

孟子說士固未嘗有事然亦未嘗無事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

則惟高尚其志而已蓋志者事之本未爲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爲省

也志之所向者高抗而不可屈堅定而不可移則以之獨善一身者

此志以之兼善天下者此志尚志便是爲士者之事也何必待有事

迹可見而後始謂之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爲亦

不屑爲且不暇爲也新安陳氏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仁存諸心義形諸事仁爲體義爲用大人謂公卿大夫朱子

王子墊又問說人各有志而士獨能尚志然何以謂之尚志孟子說

士之所志者惟在仁義而已矣這仁義之道達而有爲則爲事功窮

而有義則爲志向士當未得位時其心曰若殺一無罪不應死之人

即捐吾好生之德非仁也若取一分不應得之物即傷吾廉潔之行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五

非義也非仁無爲則其心之所居安在乎仁是也非義無行則其身

之所由安在乎義是也蓋仁爲天下之廣居由是而體之則人之所

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義爲天下之正路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

以爲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者大人之

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是士雖未得爲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其

體用已全於此矣一旦得大人之位特舉而措之耳此論士者遂則

視其所爲窮則視其所養也直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節食豆羹之義

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章言聖人之道重大倫而輕小節也

仲子是陳仲子信字當許字看是舍節食豆羹之義哉下去看蓋對

親戚君臣上下言則彼爲小節也講中不必用徇名矯飾意信其大

者此大字虛說不指大倫

孟子說親人者當論其大德而暫其小節試就陳仲子為人言之非義不食非義不居推是心也設使非義所當得即與之以齊國之大彼亦必辭之而不肯受其為人如此齊人皆以此爲大節而信其賢矣自我看來這千乘之國若看得輕了是也不難讓但只是舍重食輕漢之義小小廉潔而已豈大節所在哉蓋親戚君臣上下此人道之大倫正大節所在也人之罪莫大乎亡親戚君臣上下今仲子避兄離母是無親戚矣不食君祿是無君臣上下矣大節既虧雖實讓千乘之國亦無足觀者今若以固守之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夫豈可哉當時齊人皆稱仲子爲廉士故孟子言此以曉之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舜殺殺人則如之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元

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

桃應是孟子弟子士是掌刑獄的官

桃應問曰處常易處變難設若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師而遇舜殺殺人

法而殺人臯陶將如何以處之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執是執法

孟子說臯陶既爲士師之官則當守士師之法使舜殺而殺人推舉陶之心惟知執法而已矣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禁是禁止

桃應又問說臯陶固以執法爲正矣然舜爲天子獨可坐視其殺之罹於法而不禁臯陶之執其父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有所受是有所傳受不必拘說受之於堯總是國法使有所受而爲士師者所當世守雖君命不得而廢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罕

桃應又問說舜於舜殺若禁臯陶之執固不可聽臯陶之執亦豈可乎當此時舜將如之何

天下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舜是草履敝屣不情遵是循

孟子曰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如棄敝

屣之輕也必且竊負其親而遠逃避海濱而處以爲全親家計終身所然然快樂而忘其有天下矣

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故其竊負而逃者畏天故也

樂天故也

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

事矣 朱子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范是齊邑居是所處之位養是奉養夫非盡人之子言王子亦人子也喟然歎之意全在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

數非徒欲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

孟子自范邑往赴齊國望見齊王之子其容貌氣象異於常人因有所感而喟然歎曰人之氣體本同而居養各異惟其居處在尊貴之地則神氣為所移易而精采自覺其發揚惟其未養有豐厚之餘則形體為所移易而容貌自覺其充盛夫氣體由於居養如此居之所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星

係豈不甚大矣乎彼王子者稟氣於父母猶夫人也受體於父母猶夫人也亦都只是人子而已豈另是父母所生而自為一類者與

孟子曰 義文也 朱子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宮通一家言室其宮之闔房也衣專指衣裳服通言冠履之類曰多與人同亦見終有不盡同處猶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連帶夫非盡人之子作一串說下先言居養此却只言居者有是居則有是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廣居見前篇

宅乎天理者也 前軒張氏 王子亦皆人之子則人所居者宮室王子亦居宮室也人所乘者車

馬王子亦乘車馬也人所服者衣服王子亦服衣服也王子之宮室

車馬衣服雖與人美惡有異然大要亦只是這等樣其不同於人者幾何而王子若彼其迥異者以其所居地位為國君之儲貳所居既

尊則所養自厚與人不同而有以使之然也夫以勢位之居猶足移人如此況居天下之廣居者宅乎天理者久則其氣質變化必德潤

身而心廣體胖昨然見於面盎於背四體不言而喻有不期然而然者乎與王子驕貴之氣體又當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是親自呼垤澤是宋城門名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此無他居相似也斷作孟子說孟子又引魯君事為証證王子也然

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星

吾謂居能移氣觀之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者魯君曾往宋國當暮夜之時城門已閉魯君親自呼於垤澤之門守門者聽吾君不

會出城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吾君相似也夫魯君呼門而守者疑其似宋君此無他故也蓋以魯宋二君皆諸侯之尊惟地

位相似則聲音亦同此守者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居能移氣此固其明徵矣彼王子之異於人何足怪者然則居廣居之能移人也豈可

信其必然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章言待賢之道恭敬貴賈也

交是接前是養獸謂犬馬之屬獸畜頗厚於豕豕豕交全不受獸畜則愛矣但不敬耳亦須明白此四句泛說言凡待人者若徒食而弗愛便是豕交徒愛而弗敬便是獸畜

孟子曰：凡待人者，從微創之而已，而無親厚之情，這就如泰一一般，其交之也，知所以愛之矣，然徒憐恤之而已，而無禮貌之加，這就如畜獸的一般，其獸畜之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幣是幣帛，將是執本幣之末，將是幣帛未奉之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士。

然所謂恭敬者，又非幣帛之謂也，乃幣帛未將之時，而恭敬之心已生於內，無文不顯，特用幣帛以表其恭敬耳。國君行幣帛以恭敬賢者，不是因這幣帛上有這恭敬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實謂愛敬，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此恭敬而無實，以幣帛言，拘是羈留，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四書本義集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五

聖

君子當去不可虛留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則恭敬有實矣。若時以幣帛為恭敬，幣帛未將之時，原無恭敬，則恭敬無實矣。恭敬而無實，則亦不交，獻矣。名曰君子，又豈可虛禮而拘留之也？孟子見當時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故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章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為人，亦須盡得人理，而學必求至於聖人也。

形是形體，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體能運用處，如耳能聽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色便在形裏，色猶言容貌，也有形便有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形色天性是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

聽之理，皆天性所在，非指形色為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是有追隨物事，腳實踏著，不關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孟子曰：天之生人，人之所得於天，其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本來天理在內，所謂天性也。然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會踐得。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目口鼻也，而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雖於其間，足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步步踏著來路，無非此自然之理，方得他本來形色，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缺也。可見為人須盡得人理，而學必求至於聖人，求至於聖人者，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猶未足為成人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其之喪，猶愈於已乎？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也。

短喪是減短三年之喪，已足止，愈於已言猶愈於止而不行喪者。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又欲減短三年之喪，而為其能則廢人子之禮，悖先王之制甚矣。公孫丑附其說曰：三年之喪，不行者多矣。

三年短而為其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給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給是戾教之孝，弟只承上給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言外。

孟子責之說，親喪之不可短，猶兄臂之不可給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乃謂其勝於已，是無異於人有振臂其兄之臂而縛之者，其不第甚

矣子乃從容解勸說終從你終但不可太猛姑且徐徐可也夫弟之於兄斷無可終之理終固不可徐徐而終亦豈可哉以我言之亦惟教終兄者以孝弟而示之以大理人情之不能已者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終矣徐徐云爾非所以教人也然則王欲短喪子何不以其弟教之哉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其母是王子生母請數月之喪是王子所生之母死服於嫡母而不能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綌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時

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

丑因孟子之譏無以自解適見當時王子其生母死服於嫡母而不放終其喪者王子之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固執

此以問說爲恭之喪既曰不可然則爲請數月者尚不及恭則是非又何如耶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終是終喪弗爲是自不肯爲

孟子說王子之請與短喪之事不同王子生母之喪服於嫡母欲終喪而不可得也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於止而不加者說數

月乎此王子之請不容已也我前所譏子不能教王以終喪者正爲齊王莫之禁而自不肯爲也王子則制於人而不肯爲齊王則無所制而自不爲不可同科論矣乃謂其猶愈於已而附其說以減之此吾之所以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此章言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篤無棄人也

下文時雨化成德達材各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孟子曰君子之教或因人品不同而異其施或因時地相去而被其澤其所以教者大約有五也

有知時雨化之者

時雨是及時之雨不先不後適當其時因地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之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

五者何彼其人品最高學力已到於焉迎其機而授以吾道之要如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此其教之一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德是心術近底人天資純粹仁義禮智得之有生之初者未喪雖未大獲亦不能保其全者成德是成就其德如孔子之於冉

問材是天資明敏有才能底人通於治國治民之理而有爲者也

材是通達其材如孔子之於由賜其天資純粹德有可成則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抑其過引其不及而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於全去其疵而一於美

其德皆有立是成德又一教也又其次天資明敏材有可通則自其天資之明敏者而通達之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

至其極者使至於極是達財又一教也

有答問者

答問是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成德達財各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蓋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也

又有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所謂答問者如此豈非君子之

教乎淺說

有私淑艾者

私是獨淑是善艾是治此言為不曾親聖人者設也亦主教者而言

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必并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

業引

又或地之相去有遠近時之相去有先後不能及門受業只是或聞

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其善言善行學之以自善自治於其身是亦

君子教澤之所及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

合五者而觀之學者之性質雖殊要皆有曲成之術後生之遭逢雖

異無往非造就之澤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

則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二十五

聖

而篇焉皆君子之所以教也此君子之教所以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宏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

幾及而日望之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

轂率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學不可抗高不可恥語不能屬默不能

藏學者當自勉而已

大匠二句是起下文君子引而不發云轂率是轉弓之限

公孫丑說道不可以無傳而教常使人易入若乃夫子之道峻極而

不可踰則誠高矣純粹而無可議又且美矣學者非不勉強以求之

也然如登天的一樣似不可企而及之也夫子何不別為卑近易行

之法使道之高美者稍有持循之力為庶幾可及而學者得以望學

焉用力以求至也孟子曰凡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成法彼繩墨者

匠之法也大匠以此為教眾工以此為學雖有拙工大匠亦不能因

其拙而廢棄繩墨別改為簡便之法也轂率者射之法也羿不能舍

此以教弟子不能舍此以學雖有拙射羿亦不能因其拙而更易轂

率別變為遷就之術也夫大匠與羿其教人尚有一定之法不容自

貶以徇學者之不能況君子之教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是引弓發是發矢躍如如是如踴躍而出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

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見在面前如由中躍出也承上羿不為拙

射變其轂率言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

力自得也

教人者固皆有不易之法矣是以君子立教但看道當如何知便教

人如是去求知如博文格物致知是也看道當如何行便教人如是

則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二十五

聖

去求行如約禮誠意正心是也但授以學之法而已若夫真實知

得這道理是如何真實行得這道理是如何此是自得之妙則不能

告之何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也然雖不告而其所以真

知得真行得者已在面前就如射者之引弓至滿還不會發矢的一

般其所以不告之妙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即此躍如之妙以為難

則皆夫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固非難也以易易則又非自私用智者

之所能及亦未易也非難非易無過不及亦惟昭昭然場中正之矩

以示人亦惟其真精力久而下學之功虛者就中道而求之而道於

是乎得矣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何哉然則學者亦當自勉而已矣豈

可以為不可幾及而欲其既道以徇人耶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此章為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發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以道殉身是道從身施功實也以
身殉道是從道而隱

孟子說君子一身與道為體者也身固不能離道道亦不能離身是
故當天下有道之時則此道緊隨其身身既出而事君即以道而
致君也身既出而治民則以道而澤民也蓋君子遭時之治則身顯
而道行也當天下無道之時此身緊隨道道既顯則身不容不
退也蓋遭時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也隨時之
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君子之處世只有此兩端
而已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人是從人孟子主意正在此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
發此言存疑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兗

留明堂

夫以道殉身以身殉道君子出處進退無往而不與道俱此吾之所
聞也若夫身顯而道不能行惟知枉道以求合道屈而身不能隱惟
知希世以取容此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耳以道從人又烏有所謂道
哉未聞以正道而反從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此章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滕更是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若在所禮言安答見禮也

公都子說滕更以困君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若當在禮貌之中而
每有質問夫子不答果何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
不答也滕更有一焉

挾者兼有而恃之稱是恃已驕人的意思勲勞是已嘗有功效於師

故是已與師有舊好昔所不答言昔所不當答二謂挾貴挾賢以國
君之弟固有貴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可見其有賢可
挾處

孟子說學者之從師也不徒有求教之禮而貴有受教之誠蓋師也
者師其道也若矜其爵位挾貴而來問恃其才能挾賢而來問或挾
長而問恃其年加於我或挾有勲勞而問恃其有功於我又或挾故
而問恃其有故舊於我五者之中但有一件其求教之心便不誠篤
雖有所問皆在所不當答也蓋受道者以虛心為本有所挾則私意
先橫於胸中而不能入矣今滕更來學而不免有挾貴挾賢之意挾
此二者則不勝其滿足之意焉此我之所以不答者正欲矯其矜已
之失而發其尊師重道之情也豈為吝教乎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手

留明堂

此章言過不及之弊也上二項同是不及之弊對下句便是一不及
一太過不可以進銳退速貫上二項作一事說

已是止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以處事言所厚是所當厚者以待
人言此言不及者之弊

孟子說君子立身行事有不可不用其心者有不可過用其心者但
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不然則皆未免有過不及之弊矣以處
事言之凡事有關於綱常切於性分此在所當為而不可已者也若
於所不可已者領止之而不為則因循怠惰必至逡巡畏縮視天下
之義無一可擔當而無所不可已矣豈復能有任事之力乎以待人
言之凡人有情愛相屬分該相親此在所當厚而不可薄者也若於
所當厚者顧薄之而同恤則私刻薄惡必至殘忍少恩視天下之人
無一可親厚而無所不薄矣豈復有仁愛之情乎

其進銳者其退速

此用心太過者以修爲言不但爲學爲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與上節自是三項

以修爲言之功固有所當進然亦有所當循若志意太高上失太驟其進非不勇猛鋒銳而氣過激則易衰力太竭則難繼即此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其退必速矣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豈能望其有成乎夫是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君子有爲於天下豈可不懲其弊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而不混也上是不混下是有等既有輕重之等則先後亦在其中但正義主於輕重之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至

微謂禽獸草木亦是愛惜不暴殄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仁是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仁字是用親

是恩意親切比仁字猶加厚如所謂事親敬長慈幼是也愛若厚官則包仁親若並言則當分別皆偏言之仁也

孟子曰天地間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則親也民也物也皆吾之一體也皆吾之所當愛也知其分殊則有親疎貴賤之等而吾之所施

不容以無序矣故君子之於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愛之也至矣然品節雖廢取用不廢亦但愛之而已而未必有治教漸摩之理

則愛之弗仁也其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仁之也至矣然好惡雖同而恩義有間亦但仁之而已而未必有天倫維繫之恩則仁

之而非親也夫仁而非親非故新其恩於民也以民視親親疎本自不同君子惟親其親而因推吾之親親者以仁其民自不得以待吾

親者而驟施之民也便於民亦親之則何以別於吾親也乎愛而

仁亦非故斬其恩於物也以物視民貴賤本自不同君子惟仁其民而因吾之仁民者以愛乎物自不得以愛吾民者而驟施之於物也

使於物亦仁之則又何以別於吾民也乎夫親親仁民愛物統而言之則均謂之仁分而言之則各有其等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

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此章言君子之爲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急先務如堯之欽天授時抑洪水之類舜之在囿墾田衡以齊七政

是也急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稷契爲憂

是也急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稷契爲憂

爲已憂是也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之此章乃兼論

知仁非論知仁相爲用也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

仁以實之物是事

孟子說知以明理仁以愛人二者不可偏廢然不識其全體則知之

不周愛之不廣此狹用其心者也而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

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量盡於不流此泛用其心者也是故知

者雖無所不知也然天下之事多矣必欲物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徧

若游哲言今稱大知者至堯舜而極然亦非物物而偏知之也其
急者亦惟先務是圖如授人時治洪水齊七政輯五瑞之類是已此
外一日萬幾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政教之大綱不與存焉即堯舜之
短亦有所不暇聞耳況知不如堯舜者乎曰如天曰好生古今稱至
仁者亦至堯舜而極然亦非能人人而偏愛之也其所急者亦惟急
於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是已此外
百工庶績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民物之大計不與存焉即堯舜之仁
亦有所不暇及耳況仁不如堯舜者乎於此知仁知之有要務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不能是不行總是總麻總麻三月小功五月凡
皆服之輕者豈是致詳放飯是大飲縱意啖飯也流歠是長飲長飲
無節也此不敬之大者齒決是斷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是講求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聖
之意上文言知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知仁之大者此取譬
於喪服飲食以議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開結
上文當務急親賢為務二務字 新安陳氏
親堯舜之所急則知知仁各有所當務矣乃若知不急先務仁不急
親賢而惟瑣細之是圖譬之喪服三年之喪是重服總麻三月小功
五月是輕服乃今於父母重喪不能自盡却於總麻小功之服計論
之必詳焉又譬之飲食放飯長飲是大不敬齒決乾肉是小不敬乃
今於放飯流歠之大過不知自檢却於乾肉不齒決之理講求而不
置焉若此者舍重而圖輕見小而遺大是之謂不知務之矣也知仁
不知所務何以異此誠知仁之大體者宜於此取譬焉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六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補校
靖子寧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
此承前篇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思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及親
也 朱子
不愛是所不親愛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仁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者此亦所
謂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之意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
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一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君以好生為德乃若殘忍少恩不仁哉
其梁惠王也夫仁者之心至於愛人故其用愛無所不至親其親矣
而又推親親之心以仁民仁民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愛物充其
念必至於無所不愛而後已這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亦愛
之也若此不仁之人偏於殘忍故其殘忍亦無所不至薄者薄矣而
厚者亦薄疎者疎矣而親者亦疎充其念必至於無一不愛而後已
這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而亦不愛之也仁不仁之分其端其
微而其流如此 南軒張氏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謂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復之

是復戰于弟請太子申殉是從死也王本意不是驅兵敗被殺則似驅之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朱子

公孫丑問說夫子以梁惠王爲不仁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何說也孟子說人君以土地視民則加重在民而土地爲輕以民視子弟則所重在子弟而民爲輕此二者較然也梁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爭地以戰其民死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將欲復戰恐不能勝復驅其民受子弟殉於行陣之間受其身先士卒而致死亡之禍是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惟其徇欲而從施放橫放逆施莫之紀極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殘忍如是非不仁而何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十六

二

新明堂

此章春秋諸侯兵爭之罪也新安陳氏

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無義戰是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是說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是也此句要見得總是無義其戰意家引

孟子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作也是故每書諸侯戰伐之事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一件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容有似尊王之名爲彼善於此者如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供此類是也然則特此於叛義恃禮之舉爲稍優耳要之皆無義其戰者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此是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敵國是同爲諸侯者此係正解上

文春秋所以無義戰之義家引

春秋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諸侯有罪則大命方伯以討之征伐自天子出也若同爲諸侯不相上下這叫做敵國敵國之中有強弱弱家者當告之天子聽命誅討無有自相征伐之理使敵國相爭則無王矣春秋之戰皆是敵國相爭以諸侯代諸侯不稟王命而自上下伐下也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家孔子之致廢於書法也家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此章孟子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按本來來源而爲生民之命也家引書是載事之辭信是執於辭而信之

孟子曰凡載事之書皆有重利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大義而巳不可執其辭而一一盡信之也信盡信之而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惟無以識聖賢之心且適滋後人之惑矣不如無書之爲愈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十六

三

新明堂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是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策是竹簡取一二策其餘不可盡信也朱子

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成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史臣作以紀事之辭也其簡爲周多然吾於其間僅取其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安能盡信耶家引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至仁指武王至不仁指紂紂是流流杵是春杵古人行兵各執春杵板杵之屬爲營壘備者家引所謂取二三策者如武成有云血流漂杵以理斷之凡仁人之師上

奉天討下順民心天下自然無與之敵者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可不戰而屈其兵矣何至於商人為敵而武王殺之至於血流漂杵也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蓋謂紂離心離德因武王弔伐之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紂乃商人自相殺非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言惟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此乃拔木塞源之論蓋辨殺者非義而亦不忍言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此章首言善陳善戰為大罪不引湯武之事以見其不用戰末節焉用戰是直說山本意與上三章意思相承皆救戰國兵爭之禍聖賢仁天下之心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異孟子說兵凶戰危本非國家之利也如有人自誇其能說我善為陳而整師行伍我善為戰而決勝交兵斯人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城以戰殺人盈城乃天下之大罪人不容於有道之世者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無敵是無與為敵南面而征以下又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夫善陳善戰不過與人為敵而已誠使國君好仁以寬代虐以治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之以為君而人自無與為敵者焉用此善陳善戰之臣為哉何以見之如湯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即說我等四方之國均之惟皆於虐政者也湯與民伐罪之師何不先來救我而使後於他人乎夫以成湯之師一出而人心莫望如此就有敵之者好仁無敵此其一驗矣

武王之伐殷也車馬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車馬是兵車以皮殺其輪隨其轂者兩是車數一車兩輪也虎賁是武士如今之親軍禁兵也三百三千言其不盛於兵威以獨我善為戰我善為戰之意

又如武王之伐殷也車馬三百兩而車馬未見其盛虎賁止三千人而武臣未見其多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無畏是無驚畏寧爾是來安寧汝百姓是商之百姓若崩厥角稽首是叩頭至地如厥角之下觸也崩不是崩墜只是垂向下之意此條重在此一句

三百三千空乎其易敵矣然觀武王入商之初與商民說爾等不必畏懼我今伐紂為他志行暴虐使爾等困苦不堪故來安寧爾等與百姓為仇而敵之也商民欣欣感服都來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如獸角崩墜一般夫孰與王敵好仁無敵此又一驗矣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各欲正己是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然所以國君好仁便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為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如湯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又豈有敵之者既無敵則焉用戰為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為陳戰之事遂功啓發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真不容於死矣

孟子曰梓匠輪輿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此章正意在言表蓋勉勵學者求解悟於條教之內也

梓是梓人匠是制木使成器者輪者以車所重在輪故制爲一工與則除輪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制也規矩是法度可告者也巧是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新安陳氏

孟子說君子之教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在學者之自得而已如被梓匠輪與其教人之法但能與之以規曰如此而爲圓與之以矩曰如此而爲方由其一定之制使人有所持循依據而已道是其可能者也至於由規矩而精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是巧也則存乎其人也安能以此而教人哉蓋巧雖未嘗出於規矩之外亦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但非教者所能致力耳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若徒守成法而不能自得其妙於法度之中非若學者也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六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飯珍羞飲烝

二女果若固有之此章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

寓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朱子飯是食糗是乾飯糗茹亦食也草是蔬菜蔬菜乃草之可食者故皆

謂之草珍羞是醢醢細切之衣故繫言其樂而自適也二女是堯二

女即娥皇女英果是侍側若固有之言若平素所有存疑孟子說常人之情處貧賤則多慕乎外處富貴則易動於中惟是大

舜方其側微之日所飯者乾糗而粗糲不堪所茹者野蔬而芻蕘不

足貧賤極矣舜之心乃不以此爲歎而安於所遇若將窮約以終身焉非惟不冀未來之富貴且忘見前之貧賤矣及其升於帝位之後被五章之服鼓五絃之琴且堯之二女侍之富貴極矣舜之心亦不

以此爲泰而視之漠然若已之所固有而不與焉非惟不見已性之貧賤且忘見前之富貴矣當其未富貴之時絕無富貴之心及其富貴又若素富貴之人蓋聖人之心純是一團天理窮約也是如此豐樂也是如此略不爲之動此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非自然有得於性分之理者能如此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此章孟子因事致戒使人知所謹不輕易於殺人也存疑親謂父兄一聞是我往彼來聞一人耳與自殺無異趙註

孟子有所爲而發曰吾今而後乃知殺人之親於情爲甚重也何也人之有父兄猶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殺人之父兄便以爲快不

知人情無不報之仇吾以是施之彼必以是報之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忍於自殺其父兄也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殺者非我而所致其殺者則我也

然則非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特謂一人耳其實是自殺之也存疑不出已手而已殺人之親不亦重乎說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此章孟子舉關之一事而言其失先王之意也南軒張氏

禦是止暴是暴亂趙註孟子說事有在古爲良法而今卽爲弊政者不特大者爲然如一

關也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矣古之爲關也重門擊柝以

啓閉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皆有內外之選則以節制出納之

將以禦止暴客議察非常而已初未嘗征其稅也直解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七

暴是暴虐

今之爲國也誠防不測而稅課是圖特以征稅出入之人易暴虐而

已古人禦暴之處適爲今人行暴之資以利害爲國雖古法之尚存者

亦皆轉而爲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天下事莫

不皆然豈特爲國之暴而已哉商軒張氏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此章與論語鄉州里行乎哉意同存疑

身不行道以行言之不行是道不行使人不以道以事言之不能行

是令不行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而

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尚不可化不可令况他人

乎象引

孟子說斯道本通於人已之間以此行已以此率人皆未有能外是

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綱常未立倫紀弗修則已既不正焉能正人

雖妻子至近欲責其妻並妻道子盡子道亦將導之而不化矣況其

遠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動作非情驅役無理則已所不顧焉能強人

雖妻子至親欲責使妻從夫令子從父令亦將驅之而不應矣况其

疎者乎然則欲導之即行令之即從無他惟在本諸身者皆合於道

而已直解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伐

此章言人當積累其德也上句起下句象引

周是足言積之厚周於德者理明而氣充也邪世如所謂世衰道微

邪說暴行又作是也存疑

孟子說君子遠世非難自處爲難蓋世之邪正係乎人而德之修否

存乎我也故人之爲生有遭凶荒而飢死者由於利之不足耳焉使

家有餘資稟有餘粟財貨如此充盈雖當凶荒之年可無匱乏必不

至於飢餓而死是周於利者之足以自勝如此若夫人之修身有當

邪世而搖亂者亦由於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已道德積於身

有定見有定力雖當淫諛之世亦必不至於爲所搖亂而改其素矣

盡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快一善之長而

自以爲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爲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慮

於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

德之不周曠就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虞源補氏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單食豆羹見於色

此章言觀人之法即孔子察其所安之意也象引

讓千乘之國凡可以取而辭之未可以與而與之皆是非非其人其

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象引

孟子說觀人者不當據其迹而當察其心不徒利其名而審考其實

如讓人之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國讓人人尤人之所難能也然有一等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

一簞之食一豆之羹這樣小節處必然辭較而見於顏色之間矣

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慕讓之美名而勉強爲之耳然這讓

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單食豆羹必見於色故觀人者不於其所爲

而於其所忍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朱子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此章言爲國之大要也商軒張氏

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乃仁德之賢人也不信是不信用

空虛言若無人然朱子

孟子說爲國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事是在人主知所重耳

今夫國之所恃以充實者以有仁賢也。惟在人君能信用之。則君有
所恃賴國其有不空虛者乎。直解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是中正之制義。即其所以為是禮者之理。蒙引

國之所恃以綱維者。以有禮義也。禮義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有之。
則自身以及國君皆臣民父子。而上下所親治也。苟無禮義。
則名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陵下替。日入於悖亂而莫之救。則
上下亂矣。直解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政以大綱言事。是其中節目。蒙引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十

國之所恃以充實者。以有政事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條然具舉。有
姓足而君無不足焉。苟無政事。則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將
民貧國耗。日憂於匱乏。而財用不足矣。此三者為國之大要。人君所
當急圖之者也。直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此章言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孫疏

得國是得土地。如田氏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得天下。是得丘民
之心而混一天下。直解

孟子說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不
不可以得國也。然或遇昏庸之會。肆其私智而盜千乘之國者。皆有
之矣。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普天下萬邦之歲欲以術而得之。而天
下之大不可以勝也。欲以力而制之。而天下之大不可以濟也。

雖得土地於一時。然不能得丘民之心。亂亡亦相踵而至。適以速其
滅亡耳。求其能成混一之舉者。千古以來未之有也。蓋必如三代之
仁而後可。望天下之歸。豈非一國之小可欺。而天下之民心未易得
耶。錢說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此章論君民社稷之輕重。因當時諸侯皆以南面之貴自驕。而視民
如草芥。故孟子抑彼伸此而為言也。蒙引

民為貴。只是西天西地。能勝子之意。社是土神。稷是穀神。建國則
宜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繫於
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新安陳氏

孟子說人皆知君之為尊。社稷之為重。而不知民之所係更甚太極。
以我言之。民雖至微。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雖無可尊之勢。而有可
西書本義集說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十一

民之形。民其至貴者也。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雖
係一國之大事。然亦為民而立。而報祀亦為民生而報也。不可與民
並論矣。是社稷次之。至於君雖為人神之主。然君之尊。又繫於二者
之存亡。又不可與二者而並論矣。是君為輕也。直解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是得其心。丘民是田野之民。朱子

何以言民為貴也。蓋田野之民。雖至微賤。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而
為天子。若大天子。雖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曰以為諸侯耳。諸
侯雖亦尊貴。然得其心者。不過為大夫耳。又豈能比於得丘民之心
哉。是民為重也。朱子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雖非土無以生。土亦畏無

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一繼相須故社稷之立同其所亦同其祭也社稷壇相並社稷在東稷壇在西天子社饗方五丈畝五色土封之諸侯社饗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以黃土諸侯危社稷是諸侯爲危社稷之行驕亢自居肆其私欲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自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將使社稷爲人所滅變置是更立賢君朱子

何以言若輕於社稷也蓋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諸侯無道爲亂社稷之行者則當更立賢君而諸侯不能有常尊矣夫君位之安危係於社稷之安危是君輕於社稷也朱子

後世既成衆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兩變置字不同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社稷之壇廟而非改立其神也朱子胡氏

四書不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何以言社稷尤輕於民也蓋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若犧牲既潔衆盛既潔祭祀不失其時矣乃武恆賜而旱乾或霖潦而水溢則變置修將爲民請命社稷於他處而祀之而亦無常享矣夫社稷之更置係於民生之利害是社稷難重於君而尤輕於民也今而觀之固以民爲貴不益可見乎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社稷使其知所輕重者如此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恐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朱子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此章言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美其德也朱子

聖人是行造其德者百世言其道也師字只在下開風而興起內見

得興起是感動憤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此句最重親炙是親近而薰炙之不必兼一世言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上文俱非親炙者餘見前篇朱子

孟子說行造其德之謂聖人而謂之聖人不但可法於當時雖一世至百世猶可以師表於無窮也若伯夷柳下惠便是其人也蓋伯夷往矣而聞其清之風者即思頑之夫亦變而有廉隅快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無不以其清爲師也柳下惠往矣而聞其和之風者即偷薄之夫亦變而爲敦厚鄙陋之夫亦變而爲寬大無不以其和爲師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於自世之上而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豈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德既已造於聖人自足以師表百世故吾漸然以二子爲聖人也百世之下猶興起如此而況於親近而薰炙之者其興起也當何如乎

四書不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信乎其爲聖人矣此所以稱之爲百世之師也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爲聖之清和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爲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慕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慈解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憤而有餘也朱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章言人外無仁而道亦不外是也朱子

仁也者人也是說此仁即是人底道理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仁也者人也所重在人未有合意下句方合之朱子

孟子說天下之理存之於心則爲仁措之於事則爲道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此仁不是別物在天爲生物之心在人爲有生之

理即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將這仁與人合而言之則有是人之身便有這仁之理以爲日用事物所當行之道是則所謂道也蓋一心之謂理然天理故動容周旋造次顚沛不可違也夫有此人即有此仁仁不在人之外而帶此仁即成此道則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而不可以遠求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此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即去當可之道也

孟子說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亦各有其道焉昔孔子之去魯也自宜遲遲吾行在未行之時說蓋魯既受女樂不欲爲此去又不欲爲者去故遲遲云云

孟子說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亦各有其道焉昔孔子之去魯也自宜遲遲吾行在未行之時說蓋魯既受女樂不欲爲此去又不欲爲者去故遲遲云云

說遲遲吾之行也魯爲父母之國寧過於緩去父母國之道也及其於齊不合又當去齊矣其去齊也炊不待熟以手秉水取米而行時刻不少停焉夫義不當固所當去乃不俟終日非急道也蓋齊爲他國故寧過於急乃見幾明決去他國之道當然也蓋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爲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爲道孔子之去國遲速各適其宜如此此所以爲時中之聖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此章言君子困窮不變道也

君子是孔子尼與厄同是因窮的意思上下謂君臣接是交接也莊孟子說孔子大聖安乎行無不得然當時曾尼於陳蔡二國之間者蓋君子處世上而其君用之則其交在上下而其臣爲之則其交在下當時上不知孔子而無能用之君下亦不知孔子而無能薦之臣

上下無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於厄耳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此章言人顧自處何如盡其在我者而已

貉姓貉名理是類不理於口言爲衆口所訕也

貉稽問孟子說貉每遭人之訕謗而大不理於衆口奈何蓋未免有尤人之意而不知自反矣

孟子曰無傷也士惜茲矣

無傷言無害惜字當作增字是增益的意思

孟子說雖爲衆口所訕亦何傷也夫爲士者固益多爲衆口所訕耳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雖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是邶風相舟及大雅綿之篇悄悄是憂貌憂在心也慍是怒也羣小是衆小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是發詩辭殄是絕殢是堅矢問是深問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亦不自墜其聲聞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衆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盡其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然亦不必說出衛之仁人與太王

試把自古聖人惜茲多口的來說詩邶風相舟之篇曰憂心悄悄見怒於羣小人多聚而非議賢者此孔子之謂也大雅綿之篇曰雖不能殄絕人之愠怒亦不自墜其聲聞之美此文王之謂也夫孔子文王皆大聖人也孔子尚不免爲羣小所慍文王亦不能必人之不怒已士憎茲多口如此然則衆口何害於孔子乎君子惟患在我者有未盡耳謗言可無恤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此章言以明昭昭開者以開以開貴明開者念迷賢者可達誠今之非也

昭昭是明昏昏是闇今字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

孟子說自古聖賢之治大率自明明德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已及人自內達外都有箇本原故賢者欲求於天下必先求於我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國天下之人尚歸於明德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今之為治者則不然不求諸身而求諸天下未能皆察克治以自明其德徒然以法制禁令責人欲使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這便是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矣此賢者之治不令而行今之治所以雖令不從也有治人之責者何不先於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十六

自治也

○孟子謂萬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舍而弗修猶茅塞是塞明為善之不可不也

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條然之頃用是出路是出路為路是少頃為間不用是承上句說茅塞是茅草生而塞之

孟子謂萬子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易發而難窮在學者於善端發見之際深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質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試觀山中小徑可容人跡之處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頃往來繼由之者不怠則向之小徑可成大路然雖成路矣使少頃之間人迹不至則茅草復生前路阻塞而不可行矣矣此

一山徑之蹊介然共由則成路甚易為間不用則阻塞不難可見誠理即人心之大路物欲即人心之茅也今子不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存養未幾而氣質所蔽則理義日窒就如茅草之塞路一般今茅塞子之心矣不可不知所惕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此章言於道藝之迹不足以知聖樂也

聲是音樂尚是加尚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高子說先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一般是治世之音然自今日觀之禹之樂比文王之聲似猶高出於上者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跡

何以言之是窮其立言之意追是鐘紐絲是絲木蟲言鐘紐將絕有似為蟲所留的模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六

十七

孟子說子以禹之聲過於文王果何據而云然高子說樂之優劣視人用之多寡吾觀禹時鐘在者其鐘紐如蟲留而欲絕蓋用之猶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誠是車轍迹兩馬是一車所駕者

孟子說足奚足以知聖樂之優劣哉試觀城門車轍之迹獨深於城

中是豈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之然乎蓋日久車多所致耳蓋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歲雖久而紐欲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其優劣也

○齊饒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此章言聖賢處世發言舉動各有其時也

是齊邑名發棠是發棠邑之於以賑民復是再為之市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粟以賑貧窮時人賴之至此又復饑國人復有發棠之粟陳臻乃問於孟子說齊國之人何因夫子一言得蒙賑濟今歲復告饑民問就以發棠之請當了故事指望夫子再為之言由臻觀之謂人之屬望雖殷君子之自處當重殆似不可復請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吾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是姓婦是名手執曰搏卒是後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是適負是依山曲曰嵎是謂笑之是笑其不知止

孟子曰君子之於非當為則為當止則止以我今日在齊若復為此則是為馮婦也吾人有馮婦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為之非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

六

孟子

卒能痛改前業而為善士似可為善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見衆人逐逐一虎虎急而依負山嵎據險自固衆人遂無敢撓觸其怒者遂見了馮婦是素能搏虎之人相與趨而迎之馮婦此時若改悔之意果堅便當謝絕衆人矣乃不覺放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急欲逞技於衆人之前那衆人都感他為已而下車莫不喜悅殊不知此衆人之見耳若夫知禮義之君子聞之方笑其可止而不知止矣我若復勸王發棠是亦不知止也安知為士者不以我為馮婦乎蓋是時齊王已不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可見世之勇於為善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取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此章孟子於性命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所謂恭則付命於天道則資成於已也

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性也言此則是性也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論貧賤富貴有命焉言蓋有命存焉須是安於定分不收少過始得君子不謂性即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

孟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仁義禮智天道之理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於欲之所在則言性而不言命雖有不至而必欲求之於理之所在則言命而不言性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是只見得一邊而已若君子則異是也且以口之於滋味目之於采色耳

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逸不勞世之人於此則言性矣然是皆氣稟之所有而上智之所不能無者固是性也然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

亦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富安之於理君子於此則惟命是安不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或我可以得而必極其欲也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

九

孟子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義禮智性也天道者即其渾然之全體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太凡清濁厚薄之稟及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命也以氣稟與所值宜此性宜專指理而言論智愚賢不肖有命焉言蓋有性存焉須是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君子不謂命是限制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若夫仁之於父子也有至有不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有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有不恭智之於賢者也有哲有不哲聖人之於天道

於賓主也有恭有不恭智之於賢者也有哲有不哲聖人之於天道

也有純有不純世之人於此則言命矣然是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
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固是命也然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
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如舜遇堯則同是所遇孰救然舜惟
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又如聖人之於天道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
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僥雖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之
不同然其性善可學而至君子於此則惟盡是性而責成於己不謂
吾命已定而不可復移也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
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
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到入說性處却口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
性伸此抑彼要之示人以遇人欲而擴天理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此章論人品是主學言自善至美此猶是成己事體之所以立也充

實而有光輝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善之誠立而用
有以行也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
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不可知則神矣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
外此而已

浩生是姓不害是名齊人也善人只是渾然一箇好人如爲君仁爲
臣禮爲父慈爲子孝是也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朱子
浩生不害問說樂正子他是何等的人孟子說人之造詣固由資稟
也要學力觀樂正子之所至則可謂之善人矣然亦可謂之信人矣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爲善信之行謂何
不害又問如何叫做善如何叫做信

曰可欲之謂善
可欲是說這人可愛更無些憎嫌處此便是他石可欲處人便欲他

孟子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此人情之所同也
若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這便是渾然
一箇好人則可謂之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有諸已是真誠有此善也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夫善人者不可與大責之善或知其及之而勉強慕焉未必其真以爲
然而果能不失也若夫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
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充實是充滿積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於實有諸已之謂信
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
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實凡應事接物道理都從裏
而流出來而無待於外

善信固有可稱然義理無窮聖賢的學問尚不止此蓋有諸已則已
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實踐方得若夫既信之則其行必力
其守必固如是而己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
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潔而無不善之雜是則章美內含而無待
外求矣乃所謂美人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字全在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

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也此是工夫到後自

然之符驗中庸之誠則形是也存疑

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

之充於內者滿滿布洋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身也則眩面盎背

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德業至盛而

不可加所謂大人者也朱子

大而化之之謂聖

化是化其大之迹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至於

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量便是已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矜

於事義尚有造作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矜持無造作都無形

迹可見聖以全體至極朱子

夫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也蓋大而未化則其大者尚未離乎方

圓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六 三

體形迹之閒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

大者方且混然無迹不待於思慮不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

而非人力之所勉為矣不謂之聖人乎論語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不可知是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另有一等神人但

聖人中有不可知者便是神也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

為人聖域而不優雖亦聖人然少讓矣朱子

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蓋矣不可以有加矣若夫盛德至善

之懷至於無聲無臭之妙有非耳目所能測者是則聖人之神者也

此六者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朱子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二之中言在善信之閒言在二者之中則其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

若樂正子之為人有可欲之善而無矯偽之私其造詣所至蓋在善

信二者之中至於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稟有厚學力未充猶在四

者之下也然自可欲之善主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

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學之不可已也如此朱子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此章為當時儒者待楊墨而不得術者而發也朱子

逃是去歸是來歸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楊墨皆是邪說無

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矯偽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

為可取也朱子

孟子曰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

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要之盡也方

圓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六 三

今楊墨之徒執迷不悟固難聖其以吾道為歸矣如使天理未盡精

亡人心不終鋼蔽迷而歸之則亦有之然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

簡而近實故為墨氏之學者惡務外不情而逃之必有所歸然未能

便至於聖人厥務外則舉近實歸於楊者其勢然也若又服其太簡

則必求大中正之歸故逃楊而必歸於儒者亦其勢然也夫吾儒

之所以痛排楊墨者以楊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道來歸則為吾儒

者惟當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一言近道則因言而啓發

之便不厭於吾道之歸一事近正則因事而指引之便不礙於至正

之路斯受之而已矣不可道其既往而拒絕之甚也朱子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是走出去的猪豎是猪圈招是用繩拴縛其足言彼既來歸而

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朱子

可勝用也

充是滿如擴而充之之意達如導水自缺於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其中惟達而後能充也擴此心之用無少準過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闕則謂之充字是穿穴竅是踰牆皆爲盜之事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然之量也承上文只是

一意但說到害人與穿竅以示人之知所達耳

如何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卽是仁如不仁之事至於處心積慮要坑害人皆有所不忍者也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於人之事件體貼將此心不忍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仁之全體在我由是而親親仁民愛物愛無不彼而仁之爲用不可勝窮矣如何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卽是義如不義之事至於穿穴踰牆而甘爲盜賊皆有所不忍者也人能推所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天

義

爲以達於其所忍凡一切瞞心昧已不合天理的作件檢點將此心不爲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義之本體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國正天下其宜無所不得而義之爲用不可勝窮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爾汝是輕賤之稱其是其心慙忿而不甘受者此一節事雖微而顯

念齊慶源輯氏

仁義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義之爲道甚廣而充之事多端尤當推類以至於盡者也彼人以爾汝輕賤之稱加諸我雖或有貪昧隱忍而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所慙忿而不甘受之者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慙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人能卽此而充之反已自修凡自取卑屈於人者皆不肯爲則無所在而不爲義也夫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也存養之不加檢察之不

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本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充所不受以達之於所受而無稍涉漏則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到處光明正大安往而不爲義哉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信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信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士字指在我信之之字指在人此一節事至微而理愈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節是採取之今人以舌取物曰信卽此意也味之類二字所謂特舉以見例也語默雖細事但有意採取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爲穿窬之類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元

義

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信之也若此者比於甘受爾汝又爲細微豈若穿窬不義之甚哉然其事雖隱微而便依語默皆有意採取於人則心術暗昧亦非義理之正是皆穿窬之類也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法之卽一語一默之微至纖至細處亦不容不謹

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此章孟子自解其言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經爲法者必法三代也

遠近字不可太拘雖目前淺近之言卽至理所在便是指遠不下帶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

又附淺而無深遠之趣非善言也惟言近而指遠者不出民生日用之常而測之而愈深遠之而愈遠遠等的言說才是微上微下可以垂世而立教斯為善言也夫約可守之則思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非善道也惟守約而施博者所操者簡要而約而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遠等的道理才是有體有用可以經世而宰物斯為善道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遠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我觀尹子之言不出目前之近事而至遠初不外是焉若不下於衣帶之近皆人之所能知能行而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原於天命具於人心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測近言也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天下平謂天下各修其身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六 三

我觀君子之守只就一身本分之內固然自修初無實效於人之意惟修其身而已吾身既修則正己而物自正由是而家齊國治而天下由此平皆其所推耳夫一修其身天下自平其守一何約而其施一何博哉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芸是治田以喻身是起下文所求於人者重專欲治人也所以自任者輕略於自治也此言不守約而務施博者之病

夫守約可以施博則人安以修身為重矣芸人必先治己而後可以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己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也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施博其為病也便是舍己之田不芸只管去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於人者重而欲人人各修其身而所以自任者輕而不能自修其身也此則不守約而務施博者天下罕有是理說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此章言聖人盡性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乃所以性其性也但自其率性而言則曰性之指其人而言則曰性者反是復之字指性反之是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身之是兼用功而言反之是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

孟子說聖人之德原其始雖有安勉之異然及其成功一也以堯舜言之其知為生知其行為安行乃所得於天者無所污壞不假修為乃天性渾全之聖人也以湯武言之其知則思而後得其能則勉而後能便是賦性不能全而修為以復全那性底乃能反其性以至於聖人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

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中禮是細微曲折無不中禮盛德之至謂一身渾是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理為生者是欲使生者感我誠是常經德猶曰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同是曲能盡其道便是不同言語必信是言之必行非以正行言非欲為正行而然也正行亦無甚不好處但聖人不用著意耳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不如下三句為屬動容周旋中禮看言動容周旋中禮固是自然而然此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為之此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不是指堯舜言此一節是由仁義行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則所謂行仁義者

之心無有不誠。一見死者誠心所發。自然哀傷。不是欲生者之我。而與哀也。於經常之德行。無所回曲。乃是聖人秉性自然不同。不是以絕德不同。自有得祿之理。或勉強要做好人。以求開達而得祿。而不回也。既言之必行之。而言語必信。乃聖人至誠之意。所言者自。然其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非勉強要行些好事。以求踐其言也。此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性之德也。孟子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行法是依法而行。命字兼吉凶禍福。孟子

若夫反之之君子。則未能如是之自然。惟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如動容周旋之禮。與死之哀。經德之行。皆天理之當然。法之所存。吾人所當從事者。若夫吉凶禍福。則天之付於人者。有定命。非我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所能必。君子惟法之所在。循而行之。求得者必得之。既得之不失之。至於命之吉凶禍福。一俟其自至。而略無趨避。就避於其間。焉能至。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此雖出於勉强。未能無意而自然。然已非有所為而為之矣。此反之之事也。便行而熟。大能化財。亦聖人矣。孟子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此章主於說大人言。孟子

大人以位言。是當時尊貴者。貌是極之巍巍。是富貴高顯之貌。所謂巍巍。即指下文。云也。藐者。正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蓋主為說時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孟子孟子說於游說之上。欲進說於王公大人之前。往往視大人太甚。

已太卑。不勝其畏懼之心。志氣有所傾伏。則必不能展底蘊。顯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而反徇之。所以理為勢屈。而不言不盡意耳。自我言之。凡欲說大人者。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不把他當貴高顯之貌。著在眼前。則志意舒展。言辭得盡也。孟子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八尺曰仞。榱題。是椽頭。食前方丈。言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堂高數仞。兩句是宮室之盛。食前方丈。兩句是逸豫之樂。般樂飲酒三句。是晏遊之設。此皆所謂巍巍也。古制是古聖賢之法。皆之一字。所該固廣。不止不為上文。云者。而止當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則其富何畏彼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所以能勿視其巍巍者。何也。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不遇宮室壯麗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修飾之事也。食前方丈之廣。侍妾有數百人。之衆。不遇饌食聲色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奢縱之事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而田獵且每出一遊。則後車隨從。有千乘之衆。不遇快意適觀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荒亡之事也。若此者。皆其所謂巍巍然者。而我皆有所不為也。夫在彼者。既皆我所不為。而在我者。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又皆古聖賢之法。制也。是我重而彼輕。彼大而彼小。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孟子特以當世之士。以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此章言寡欲為養心之要也

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欲只是減少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多字對寡字說就要多些子便是

孟子說人之有心乃具眾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而養心之道固不止於寡欲已也而實莫善於寡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多人不察雖不至於流耳誠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縱而無所節制這便是養心極好底方法也何以言之只看其為人也而為寡欲者焉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焉者然而寡矣其為人也而為多欲者焉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存焉者然而寡矣蓋眼前事事食要養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幾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食

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那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此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寡欲則人欲分數少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是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

曾子嘗曰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此章據曾子之事實而追論名須看不可忍字真是沒能離其思也

曾子是曾子之父嗜是好食之羊棗實小然而又謂之羊矢

曾子嘗生之日好食羊棗既沒之後其子曾參每見羊棗以為曾父平日嗜此羊棗今雖有羊棗不能食矣食必思親故不忍食羊棗孝子不忘其親之心如此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雖而切之為膾炙是炙肉羊棗所獨言曾子父獨嗜羊棗諱是避忌名做親名諱不諱姓膾炙食膾炙諱名膾不食羊棗公孫丑疑問說肉中有膾炙果中有羊棗二者孰為美乎孟子曰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哉公孫丑曰膾炙固美於羊棗則曾子亦必嗜膾炙而不嗜羊棗也曾子既不忍食羊棗豈亦不忍食膾炙也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豈忍於膾炙而獨不忍於羊棗也孟子說人之所好有同有不同以膾炙為美而嗜之乃眾人之所同也以羊棗為美而嗜之此曾子之所獨也人之所同嗜者食之無所觸父之所獨嗜者見之則有觸於心而不忍食矣譬之諱名者親之名而不敢輕犯未嘗諱其姓而諱之者蓋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必諱也知此則羊棗之思豈得此於膾炙哉學者於此但宜體孝子惻怛專一之至情而不可徒泥其迹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此章言聖賢傳道之心衛道之志辨異端息邪說之微權也

萬章問說者孔子在陳國之時知道之不行管自歎說我初則落天下本爲行道計也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吾黨後學之士大段資性狂簡志大而野於事求望高遠不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儘可副我傳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既曰狂士則亦非其上者矣而孔子在陳何不思其上者而取於魯之狂士耶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孔子字下常有曰字中道即中行有所不爲是知恥自好不爲不替之人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專指狂者若萬章問

孟子說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嘗言中道之

所貴者中誠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吾之願也今既不得其人必也其

思得狂狷之士乎蓋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遠狷者持守貞固而有所不爲也得這兩樣人激厲裁抑之庶乎可進於中道也觀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

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無傳不得已而思其次此所以思及於狂士也何莫非爲道之心乎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也

萬章又問曰敢問當時在魯之士何者則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宰字子張曾皙見前牧皮未詳其行大抵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孟子說當時孔子弟子在魯者如琴張曾皙牧皮這樣的人俱是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

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其志二字嚆嚆然志大言大的模樣人之志常於言見之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夷是平這字從上古之人古之人生來緣他動曰古之人古之人說得高了故平平考之蓋始未責以其高且從其日用平常而考之也掩是覆言平考其行則不能掩覆其言也

孟子說欲知狂之所以爲狂惟於其志觀之以言子狂者之志常嚆嚆然

必以古聖賢之道德事功自期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平考其行則不能充其志而驗其實平日所自許者却多有空闊處不能一一掩蓋得來狂之爲狂蓋如此正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不可得是不可得不得屑不潔是以不善爲不潔而不屑爲之此因上文所引遂並解所以思狷之意

夫孔子固有取於狂士矣乃其思及於狷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下狂士最高然這等樣人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爲不潔之士而與之蓋狂有志者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亦能不失其身此所以謂之狷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

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也取人愈忍而為道之心愈益加切是豈孔
子之得已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憾是恨原與愿同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愿德之
賊言其似德非德實害乎德此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萬章因問孔子之所以取於狂者而不入則必恨之若過我之門而
不肯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惟是於鄉原之人為然乎蓋鄉原

之為人似德非德實害乎德乃德之賊也方以其不見親就為素何
恨之有孔子深惡鄉原之人若此暇問其所為何如便稱之為鄉原

狂假之外又有此一等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天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何為
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然則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以爲善人聞如奄人之掩閉藏之意媚是求悅於人也善是人皆謂

說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乃鄉原之志是孟子
代他說

孟子曰彼鄉原者務為謹原而已彼狂者嚶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
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彼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不

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
之意反議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闊略

而不顧其真母事便說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慚耶又議狂
者說何必如此踴躍然獨行涼涼然寡薄難所親尊哉人既生於斯

世則但書為斯世之人使舉世之人皆稱為善人斯亦可矣此鄉原
之志也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

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惟是收斂閉藏不敢放出一句忤人之
辭展俗之事專務媚世以取容者是鄉原之行也孔子所以無憾於

彼而謂為德之賊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謂人皆慕之

萬章又問說一鄉之人公道所出今一鄉皆稱為原人是其為人無
所往而不謹原則無所往而不刺之為原人矣原亦謹厚之稱若無

害於德也孔子乃深惡之謂其為德之賊何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天

非是說他不是刺是攻擊他流俗者風俗類靡如水之下流泉莫不
然也汙是濁非輕刺重流俗汙汙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廉潔

以制行言故曰行似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自以為是為最重猶
所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堯舜之道是大中至正其實之道

所以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全在自以為是上

孟子說人之處世心術貴於光明行事貴於正直若鄉原之為人欲
明指其失而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刺之顧過欲伺察其惡而刺之

則閉藏甚密無可刺之微疵是固無筋骨底人東邊去趨來人西邊
去周全人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只看人眉

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其立心本無忠信之實而深情厚
貌恰有似誠篤不欺一般其行事本無廉潔之操而好名能諛俗有
似清介有守一般此正是闖然媚於世而去處故一鄉之眾喜其謬

軟皆欣然悅之稱以為善人彼亦自以為是居之不疑是以迷而不
知反終身為原人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
理之存於人心者所謂善也狂者自其所見而蔽之亦可入堯舜之
道狷者自其所守而蔽之亦可入堯舜之道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
於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竊善之似而已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却
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了便依所以終其身汨沒於斯世而不
可與入堯舜大中正真實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孔子曰
德之賊也趙註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
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而非是似真而非真者莠是似苗之草佞是才智之稱佞者思巧
而才便說得來有處置方略本是不義的事被他安排計較說來又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六 聖

都是義故能亂義利口是口給便利則專在言語上說心中全無實
事只是目前口尖舌利若似有信故曰亂信鄭聲是淫樂樂是正樂
紫是間色朱是正色鄉原不在不獲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
非故惡其亂德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朱子

夫孔子以鄉原為德之賊正深惡其似是而非耳觀孔子言說凡似
是而非者皆可惡也惡莠之似苗者使人觀之莫辨其誰為苗惡其
亂真苗也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所以佞為可惡惡其
亂真義也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為真信所以可惡惡其亂真
信也鄭聲似樂而非樂所以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似朱而非朱
所以惡紫色者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不在不獲若似有得於中行
將使天下之人迷誤於名實而不知所適從皆自鄉原敗之則所惡
於鄉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則

以鄉原為德之賊者正以其亂德故也淺說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君子兼德位言反是復經便是大經萬世不易之常道反經兼邪行
及政事且就君子身上說與是興起於善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
皆是以此章言則信鄉原新妄說

然鄉原之亂德皆由大經之不正似是名之能惑人皆由真是者之
未明也君子欲辨與端息邪說無他術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凡日用常行道理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惟自家
躬行以率之於上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且先復此大經使大綱
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矣大經既反而歸於正則化本端而民有
所觀感治具張而人有所持守自莫不勃然興起惟吾常道之是趨
庶民豈有不興者乎庶民既興起於常道則是非明白無所回互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六 聖

人知其本而見其明雖有邪惡如鄉原之屬不足以惑之其道自
然銷鑠而至於無矣尚何邪惡之足患哉由是觀之孔子之思狂狷
者傳道之心也惡鄉原者衛道之心也聖賢修德之意無非為斯道
計焉而已矣聖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
聞而知之

此章歷敘聖聖之盛所以明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
朱子

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運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
知謂知其道朱氏

孟子曰斯道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然必同時之見知者
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

傳之精耳聖聖相傳豈有外於此哉吾嘗觀性書中開有教之樂
簡聖人大率五百歲而一出是故精一執中發之於堯舜而道統之
傳始於此自堯舜至於湯計其時蓋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
知其道者精一執中之旨堯傳舜而舜傳禹禹天敘天敘天命天賦之
大道皆皋陶發之也若湯則聞而知其道者堯舜自心上發出執中
之義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
矣東陽許氏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

萊朱是湯之賢臣得仲池也通註

由湯之時至於文王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其道者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舜執中而後建中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六

於民萊朱能發之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者紂惡教止是以小心之
誠道繼乎制心之學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
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是呂尚散宜生是名文王之賢臣朱子

由文王之時至於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其道者被勝怠者吉意勝敬者滅此太公之見而知之也無
能往來茲通要教文王茂德降國於公此散宜生之見而知也若孔
子則聞而知其道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焉不學是以
親取光於未泯而幸斯文之在茲矣通解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
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言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近聖人之居言鄉魯相去又近爾如
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東陽許氏

以此觀之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一出所以與世同心所
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
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年去
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鄉魯相去又近近聖人之居又若此其甚
也然而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蓋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稟精會神於一時之頃
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論先
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孟子此言
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固已可見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啟
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聖

義

四書集說二十八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徐養元趙漁同撰養元字長善漁字問源俱唐

山人崇禎癸未同榜進士是編採集四書大全益

以諸家之說不出坊刻講章之派

圖書衍五卷

〔明〕喬中和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刻西郭草堂合刊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圖書衍五

卷》提要

圖書衍序

予之守邠也思得人爲

茲輔光詢之鑒序諸人士

曰內丘還一先生曰當而之其

序

守已清嚴其爲政敏慎

至歸田則拙立扶輿誨

人不倦無不讀之書無

不了之書尤時心于河洛淵

源任舉所得揭以示人予以是
雅慕其人也而韜光匿采歆
接至塵尾不可得乙亥春循
鄉飲故事禮延先生而先生至

序

二

冲如也亦坦如也及但勝睡語
出所著元韻譜紀經言意以
相遺予益服其學之博且核
也越數月先生門下獲雋士

韓滑兩君暨諸子衿數十輩
捧先生手歸圖書衍明序于
予且曰先生自致政來讀易
十有七年所著圖書衍五卷

序

三

理超象外悟微繫表真可
以發前人所未發而通志之
業斯疑盡破宋儒影響
之說矣且先生以儉褊躬以

序

誠率物以忠孝教人允其吐
之為詞皆從孤行之詰暢
為獨得之解固非拾發漢以
偶然亦非逞異說以驚愚也

四

予讀之益覺然有得想
見其人之幾于道矣蓋事殊
塗而理同歸用百慮而體一
致聖人說卦觀象舉天地

序

今日用食息無弗該括德
道之鉛槧家言不過易理之
按膚色相若先生則拈花
弄草悉成妙諦以為真

五

文章可即以為真性命亦未
始不可先生其為聖人之所
翼乎

天子敦崇實學啟華開一代文

明之盛是編未必非希世之珍
也聞其藏稿尚多茲錄其大
海之一滴耳然而一滴已具大海
矣先生性高凡諱中和還一其別號

序

六

也選士為恒曲令遷太原別駕

著紀于左

時

崇禎乙亥仲夏穀旦信都

守姑孰湯一湛敬題于郡

署之日新堂



序

七

圖書衍弁言



予不敏少習文事於聖賢之道未有知也嘗侍夢白先生教以讀書錄不可不

弁言

看自是始知讀理學諸書云自先生沒數載於茲道義之言不聞於耳久矣我叔父別駕公凡相見必以

道義爲言其議論滔滔不窮雖不必言圖書然大要皆圖書之旨也說易說疇既有成書矣近復推說易

弁言

二

說疇之意說學庸語孟名之曰圖書衍者自河出圖洛出書義則之而爲易禹則之而爲疇易疇之義出

於二而實一也禹之疇箕
子衍之義之易文王周公
孔子衍之狀易疇之義出
於一而實二也諸儒多有

弁言

三

未諳混淆錯亂者有之公
則以為易言陰陽老少而
不言五行生尅疇言五行
生尅而不言陰陽老少各

有取爾也故今圖書衍其
道陰陽則易之旨也其道
五行則疇之旨也然易疇
一也言陰陽之老少而五

弁言

四

行之生尅在矣言五行之
生尅而陰陽之老少在矣
則皆圖書之義也故名之
曰圖書衍也予每聞公說

書皆直窮根抵以昭揭於
人不留毫髮贖義故公常
戲言曰古人多俏語人以
當然而不肯言其所以然

弁言

五

某則甚默凡看破時只要
明說了夫知公所謂明說
與所謂所以然者則知圖
書衍之旨矣則公之功大

矣

崇禎乙亥重陽舊考功郎
臨城族姪喬若雯頓首拜
書

弁言

六



內丘喬中和著

弟中方訂

族孫已百閱

男 鉢刊

大學

明德與天天極也火也虛融光朗之象親民與地地極也水也澄澈盪滌之象止至善與人入極也土也安處恰當之象三綱領者三才之道也三才之中上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圖書行

旋天而下轉地者人也大學學而知之之事故自首至尾皆言止至善明德親民直等閒帶過

止者土也土生金故知止而后有定定者金也金生水故定而后能靜靜者水也水生木故靜而后能安安者木也木生火故安而后能慮慮者火也火生土故慮而后能得得者得止也土也土寧以處止也物格而知至也至者止也金堅而久定也意誠也誠者定也水明而寂靜也心正也正者靜也木直以樸安也身修也修者安也火照而察慮也家齊國治天下

平也齊治平者慮也得所止得大道也

物有本末重本也舉本而末自該之矣事有終始貴終也成終而始乃不虛矣本固重矣乃始事也乾也乾知大始知所先而先之智之巧也誠而明也未疑輕矣乃終事也坤也坤作成物知所後而後之聖之力也明而誠也明德親民非二也

格物乾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亦一物也故萬物資焉各正性命萬物各抱一太極也保合太和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各抱一太極者萬物咸備故晦翁有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二

圖書行

窮至事物之說統體一太極者一物不有故象山有格去物欲之說晦翁之說利也象山之說貞也究言之有亨焉變化之謂也有元焉統天之謂也天亦一元也故元統天變而通之化而裁之非亨而何哉元亨利貞條分縷析之無遺焉而物格矣

致知見也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相悅以知也或生而知之莫之致而至也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其致一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則亦無所用致矣或曰知至至之四語乾

三文文言非兌也曰乾三動而體兌正以兌言

誠意離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明則誠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亦各從其類也已矣豈有意于其間哉無意焉而意乃誠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明之至也明之至即誠非明而後誠也日月之運而無端亦天地之意也誠意者隨意所起而起焉隨意所止而止焉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而無私繼明即以繼天也昔人謂誠意爲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三

圖書行

人鬼關余謬以爲天人關

正心震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夫恐懼所以自省也自省焉而心得其心則正矣是恐懼爲我用也故曰以恐懼修省不能以而有所者我爲恐懼後而全無修省法故不得正魯子引而伸之曰忿懣曰好樂曰憂患故知正心者隨感隨應之爲正非寂焉不動之爲正也帝出乎震震帝心也震爲復復天地之心也皆正心之謂也

修身巽也巽爲風風之自在身風無微顯而自有微

顯風無遠近而自有遠近格致誠正至身而止由微

以達之顯也齊治均平自身而起由遠以邇之近也則身其卷舒闔闢之樞邪故巽爲進退大衆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凡食息起居日用常行之事莫非命也天造我命而我又以造物命命一而已而申以行焉則人各有身而身以及身風之德遠矣哉合正心而並論之震一索而得陽乾象也乾爲天天爲心正心者所以全天而內聖之德備巽一索而得陰坤象也坤爲地地爲身修身者所以全地而外王之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四

圖書行

業弘崇德廣業一正修而無餘蘊矣

齊家坎也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孝弟慈尋常之德行也教事者教人之事也夫教以教天下而習之家焉習之家而行于國亦若鳥習之巢而飛于空也是故興仁興讓之化不過曰一家仁而家家仁一家讓而家家讓猶水之放乎四海也不過曰一坎盈而坎坎盈矣故哉習以爲常而常以習之也習之爲用大矣哉小以習童蒙大以習天下粗以習耳目而精以習性命習之爲用大矣哉

治國艱也艱止也父子兄弟各止所止不出位也不出位則不出家而教成矣是故不獲其身者藏諸身也不見其人者喻諸人也藏身者歛之無矣而何獲喻人者示之意矣而何見內外兩忘物我俱化藏舟于川藏山于澤藏天下于天下藏之也密則其喻之也神是故治國者非其有法制禁令也修教而已矣教國者非其有條告規程也修意而已矣修意者行行止止靜而未嘗動也動而未嘗不靜也止而靜靜乃定故一人而定國

平天下坤也地勢坤有天下象君子以厚德載物有平天下象乾以格物坤以載物乾坤亦物也不能離物而自爲物故格物者盈天地間皆物也而格之平天下者盈天地間物皆吾心之物也而平之西南得朋而類行平乃不平東北喪朋而有廢不平乃平平之者豈其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哉從陽則吉比陰則凶人情喜吉而厭凶好陽而惡陰好惡在孝弟慈惡惡在不孝不弟不慈民心帝心無二得主而有常坤不過順以承乾也云爾平天下者亦不過終格物之

局也云爾物格則心平如天一人之心平則天下之心平矣一人者天子也故大學者所以教元子也承乾也凡春秋秋誦之矩過闕過廟之儀察人倫而明庶物卽此是格物之法卽此是平天下之法乾道坤道一而二二而一也

修身土也萬物生于土萬化生于身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木火所以生土金水由土而生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齊治均平由身而推之也奚故哉建皇極也天子之身建其有極惟皇作極也

庶民之身會極歸極錫汝保極也或疑曰子不謂修身爲異乎曰先天之巽後天坤也坤爲土明德水也水外暗而內明故曰自明或曰子不謂明德與天而爲火乎曰德之成光照四方象火德之初源淵自天象水也新民火也火薪盡而傳故曰無所不用其極或曰子不謂新民與地而象水乎曰新之初盈科而進象水新之成高朗有融象火也火者離也水者坎也坎中實離中虛實故施而能感虛故受而能應中者心也心感心應明新之化寧有待于外

也哉或曰如子說經言明之成而傳言明之始乎經言新之始而傳言新之成乎曰非也然與經傳一旨也明無終以新民爲終新無始以明德爲始故曰物有本末言一物也而有本有末非本一物而未又一物事有終始言一事也而有終有始非終一事而始又一事知此則事物無兩明新非二胡然而有本有末有終有始哉洪範曰水一火二以一言而蔽明新之序矣

君臣西方金位也君止仁則東方木臣止敬則南方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七

圖書行

火何也人合也嚴不可以相合故君行父道臣行弟道水火相通而生三極如一之尊父子東方木也父止慈仍東方木子止孝則北方水何也天合也思不容以或間故父行父道子行妻道水木相滋而箕裘隆代終之義君人者南面而臨一國則妻妾兄弟朋友皆國人也交以信而禮而知該之矣

切磋木也骨角木屬木饒榮故道學琢磨金也玉石金屬金收斂故自修瑟憫火也火爲禮故恂慄赫烜水也水爲貌故威儀有斐土也五色備爲斐不忘者

止于至善安土也

東北爲陽爲君子西南爲陰爲小人是故北坎水水曰知知崇故賢賢東震木木曰仁仁愛故親親南離火火曰禮禮定故樂樂西兌金金曰義義和故利利止至善者安土也土思故不忘

離爲火火外明故聽訟坎爲水水內明故無訟天一生水明德之始也地二生火新民之終也火性烈政刑之謂也民知畏而無情者阻畏之小也水性柔德禮之謂也民不知所畏而無情者化畏之大也數始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八

圖書行

于一五行始于水萬善始于德故曰知本子產謂火猛而民避焉水柔而民溺焉寧猛勿寬衰世不得已之感也非大學之旨矣

獨太極也一念未起神鬼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慎獨者保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雜則性道岐慎焉者動不離靜靜不離動純陽不雜而意乃誠矣謙韻書音遣訓安靜貌引大學此之謂自謙自謙者自家安靜不張狂也經文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正自謙也好惡在物

而我無意無意之意誠意也誠即獨也謙舊讀如嫌訓快足似矜喜意于誠意若不相似然

忿懣兌金西方恐懼震木東方好樂離火南方憂患坎水北方有所則偏于一方而不中正心者心在中也中者信也信者誠也

親愛者仁之施木也賤惡者義之嚴金也畏敬者禮之恪火也哀矜者智之察水也傲惰者信之愚土也天地之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聖人繼天立極故好中有惡惡中有好而知焉者鮮何哉非心之難于正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九

圖書行

意之難于誠也物難格耳子之惡苗之碩夫亦蔽于近也

孝弟慈皆孩提之良也仁也東方木事君者義也西方金而孝以該之事長者禮也南方火而弟以該之使衆者智也北方水而慈以該之仁不爲萬善之宗哉木火金水皆生于土仁禮義智皆本于信故又曰心誠求之誠者信也信者土也至善之所止也所惡于上上者火也禮也辭讓之謂也所惡于下下者水也智也是非之謂也所惡于左左者木也仁也

惻隱之謂也所惡于右右者金也義也羞惡之謂也所惡于前後前後者土也信也終始之謂也

明德水也天一生水故先慎乎德水生木故有德此有人人者木也木生火而生土故有人此有土土生金故有土此有財財者金也金生水故有財此有用用流而不窮水象也至于用而德愈以洪遠矣或問人何本曰胎生從木故枝卵生從火故飛濕生從水故潛化生從金故華西方書言化身全身也不生不滅故以不住爲常住是爲貪痴去明德遠矣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十

圖書行

生之者衆木也仁也食之者寡金也義也爲之者疾火也禮也用之者舒水也智也生衆則食必多矣義以裁之而寡焉食寡則爲必緩矣禮以束之而疾焉爲疾則用必迫矣智以通之而舒焉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逆以制之人道也若天道則木生火火生金金生水水生衆而爲自疾爲疾而食自寡食寡而用自舒順以布之而我無心此帝皇之上理聖神之玄功天道也大學舉學而知之事故不言天而言人

中庸

命太極也性八卦也道六十四卦也教三百八十四
文也命何太極一也性何八卦健順動止隱濕剛柔
皆性也道何六十四卦天道地道神道鬼道皆人道
也皆率性之謂也教何三百八十四文内外本末乘
承比應變化往來皆教也皆修道之謂也中庸之大
旨三曰性曰道曰教總之命而合于天不睹不聞命
也莫見莫顯性也發皆中節道也中和位育教也君
子中庸至聖者能之言性也何也知仁勇性之德

隣新堂集

卷之二

十

圖書衍

也費而隱至哀公問政言道也何也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揖讓征誅制禮作樂三近九經皆人道之
常也自誠明至孰能知之言教也何也盡物成物參
天地知化育皆位育之能事而教之成也錦者文也
陽以象天綱者質也陰以象地外陰而內陽泰象也
故君子闡然外陽而內陰否象也故小人的然淡而
不厭性也情實未萌而水火不射何厭之有簡而文
道也道一而已而粲然皆備溫而理教也饒柔涵容
而彛倫攸序知遠之近言教也聲教之訖四海者始

于輦轂知風之自言道也道化之播于風聲者本諸
身知微之顯言性也性命之隱于無者彰于有潛伏
孔昭命之著爲性也屋漏敬信性之凝爲道也無言
勸威道之動爲教也篤恭天下平教之變而化也聲
色化民言教也德輶如毛言道也無聲無臭言性也
而曰上天之載言命也始終皆天天者乾也乾一太
極也萬事萬化皆從此出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此中庸之紐也

先天乾南坤北後天離南坎北惟天有命命其火惟

隣新堂集

卷之土

二

圖書衍

人有性性其水何也人附于地也離坎互藏故即命
即性既性矣由焉習焉而不知率也而枝葉日繁則
道也木德也天之所以降衷也既道矣裁焉損焉而弗
過修也而規矩以立則教也金德也人之所以合天
也

萬物相見乎離則睹也者南方之衆故離爲目黃鐘
之律生于坎則聞也者北方之衆故坎爲耳戒慎者
慎之于未來恐懼者懼之于既往皆東方之衆故震
爲恐爲戒語有之尸居龍見淵默雷聲雷聲龍見皆

震也淵默主聲不聞也尸居主見不睹也尸居猶尸位南面臨民非獨處也言淵默又言尸居猶所謂暗室明庭蓋言尚不睹也而已戒慎之既不聞矣而猶恐懼之工夫綿密之極合過未來見在爲一念之兢業故曰帝出乎震而君子以恐懼修省修道也或疑聞作未來睹作既往奚不可曰非也龍雖潛而可畏雷必震而乃矍何故哉聞從耳來坎卦也坎爲水水既逝而仍濕睹以目往離卦也離爲火火未焰而先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三

圖書行

莫見乎隱乾之始于復也莫顯乎微坤之成于姤也陽輕清故曰見隱陰重濁故曰顯微莫見乎隱道心之所以惟微莫顯乎微人心之所以惟危道心微而乾乃始人心危而坤乃復凡自危者不危故君子慎獨慎自也隱微見顯皆自念之旋轉耳大學自欺自謙正始復之閑其指同故皆曰慎獨獨者太極之元也

喜者木之榮怒者金之決哀者水之漸樂者火之暢其未發則土也木者仁也金者義也水者智也火者

禮也土者信也堯舜之執中執信也信者一也夫子之一貫亦是物也曾子曰忠恕存之爲忠發之爲恕究竟一信而已矣信在心非口不妄言之謂故傳曰必忠信以得之信者誠也一誠立而萬事畢卽此是中是一後世論中曰一片空明境界論一曰非三三浸浸乎流于虛無幻化矣雖曰非禪吾不信也大本是大德敦化愈渾渾而愈翕聚愈翕聚而愈渾渾淪淪達道是小德川流愈枝分而愈詳細愈詳細而愈枝分本惟大故位天地道惟達故育萬物位天地者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四

圖書行

乾清而坤寧也育萬物者盈天地間皆物也剛柔相摩動靜相生火炎上水就下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鳥獸魚鼈日星草木幽明人鬼流峙山河無不歸根而中節也

陽有餘陰不足水木爲陽火金爲陰水知而火愚木賢而金不肖何以故知從心坎離心也行從身震兌身也中者土也庸者平易也不剛不柔不燥不濕渾然一太極之元也

陽爲善陰爲惡兩端者坎離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執兩而用之則闔闢變化之妙神矣故曰大知夫寧有待于擇也哉

和不流木柔中也中立而不倚金剛中也有道不變火燥中也無道不變水濕中也所謂隨時以處中也天下惟中爲強之至故曰矯和何木春象也木性本直豈隨波以上下故曰不流中立何金秋象也金性自剛豈借物以主持故曰不倚有道何火陽明之象無道何水陰暗之象火揚熾而炎上之性無二水垂盡而潤下之性無二故皆曰不變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五

圖書行

水爲智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水之溢木爲賢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木之衰依中庸則無賢智之謬邈世不悔則無愚不肖之惑中德也土也土爲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唯聖者能之

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從用上作愈支愈遠從體上作愈近愈真莫見乎隱故君子慎獨獨者隱也念慮未起而忽兮恍兮之際也盡工語曰閉門捉鬼難得鬼捉鬼閉門不用門可以闔費隱之秘矣
中庸治賢知也聖人中也愚者可知分中之一也聖

人不知則非中矣而智者務知焉何哉不肖可能亦分中之一也聖人不能則非中矣而賢者務能焉何哉任一念之馳騁且將侮造化而小乾坤憾天地者賢智之狂惑也後世鄒衍八十一洲之說佛氏三千大千之說皆憾天地也左傳美猶有憾憾者不滿足之意

莫載者大德敦化天地中有鳶魚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莫破者小德川流鳶魚中有天地萬物各抱一太極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六

圖書行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雖鳶魚亦與知與能又何必知聖人所不知能聖人所不能哉馳情于天之上淵之下而憾人所不必憾哉

子臣弟友而不言夫婦夫婦分柔分剛分陰分陽坎離互攝而權有獨操天能包地地不能包天非夫之上更有夫婦之下更有婦也故不與君臣父子昆弟朋友爲埒

富貴者俾臧俾昌而日盛木象也貧賤者焚如棄如而速盡火象也夷狄者剛暴而嗜殺金象也患難者

險阻以入陷水象也自得者中心安仁土象也安土以敦仁也木克土而火生土則富貴其君子之疾疾而貧賤其君子之膏粱乎土生金而土克水故夷狄得君子而化患難遇君子而平矣

在上位火也火炎上何陵下之有在下位水也水就下何援上之有上爲乾乾爲天本乎天者親上故不怨天下爲坤坤爲地本乎地者親下故不尤人

坎離用也天地風雷山澤體也用藏于虛故不見故不聞體顯諸實故不遺虛實相攝鬼神亦得中而能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七

圖書行

庸也哉

德爲聖人土也尊爲天子火也富有四海水也宗廟享之金也子孫保之木也德何土土爲思思曰睿睿作聖尊何火火屬離離本乾乾爲天富何水水屬坎坎本坤坤爲地饗何金天門東向百川西來日月沒于西祖廟坐西而東向保何木子孫千億本支百世帝與王其德同故其福亦不異

五達道君臣金也父子木也夫婦水也昆弟火也朋友土也木火相生兄弟有父子之誼焉是故父沒子

繼兄終弟及金水相生夫婦有君臣之誼焉是故夫曰夫君臣曰臣妾土無定位寄王于四季友無定人隨契于四倫是故相敬如賓夫婦之友也因心則友兄弟之友也迭爲賓主君臣之友也旦與在四友之間父子之友也故朋友之吉也

水柔知也木直仁也火強金剛勇也所以行之者一者誠也誠也者信也知主別夫婦之事仁主慈父子之事勇主義君臣之事三德所以立三綱也

生知安行知也水也夫一生水地六成之生知者水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八

圖書行

之生安行者水之成學知利行仁也木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學知者木之生利行者木之成困知勉行者勇也火金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困知者火金之生勉行者火金之成所以行之一信也土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知之一者土之生行之一者土之成也

九經修身者建極也中也太極也親親者震也本枝承統而主仁尊賢者兌也朋友講習而主義敬大臣者離也虛而仰焉儀文盛也體群臣者坎也俯而

焉惠澤濃也子庶民者坤也坤爲衆庶民之衆坤爲母以子之來百工者巽也巽爲資斧百工之衆巽爲入以來之柔遠人者艮也艮內外敵應有遠人衆止其所以相安所以柔也懷諸侯者乾也乾爲君有諸侯衆乘六龍以御天所以懷也

言虛聲火也事實迹金也坎以習事故行爲水震爲大塗故道爲木火生于木言前定則不殆者道克而言自順也金生于土生于火事前定則不困者言順而事自成也水生于金行前定則不疚者事成而行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九

圖書衍

自裕也木生于水道前定則不窮者行裕而道自克也蓋言前定者非前定其言前定其所以言也餘同此四語環生無端一定而咸定非逐逐也治民水也獲上金也信友土也順親火也誠身木也明善水也環首尾以相生友求近裏之學也一人未格何言億兆金蘭未契何論天澤毛裏且乖寧字交于投分肢骸尚僞詎允若于庭幃非誠不動非明不誠明善者繼善也不明則肝膽胡越身以內且五賊相戕况身以外哉民何水載舟覆舟上何金君臣主

義友何土土寄王而友擇交親何火火炎上親尊而順之天事父也身何木木屬仁反身而誠求仁莫近善何水水外暗而內明明善者內自明也

傳學之水源淵也審問之金從革也慎思之土別空也明辨之火照晰也篤行之木條達也學何水好學近智水智衆問何金知恥近勇金勇衆思何土思作睿土睿衆辨何火辨以言火言衆行何木力行近仁木仁衆

坎中實誠也離中虛明也故水盈而乃流火空而乃發坎伏離故水外暗而中明誠則明也離伏坎故火外明而中暗明則誠也是故坎離有互宅之妙誠明有一致之歸

誠一實也抱其一而已性盡一者中也人稟天地之通中虛離也物稟天地之塞中實坎也化者陰氣斂而萬物隨天地以俱入兌也育者陽氣舒而萬物隨天地以俱出震也與天參焉上也與地參焉下也至誠者以一掬而包六合者也蓋參之爲言契合之謂非三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十

圖書衍

上焉者至誠也生知安行之事當下便誠無格物致知工夫其次者思誠也學知利行之事曲物曲也物情之委曲無窮致知在格物也有誠者誠意也形者心正也著者身修也明者明德之成也動者家齊也變者國治也化者天下平也至于化而新民之業完矣自格致至于化人力可學而至故曰人道至誠一盡性而直與天地參人力所能及故曰天道大而化可學也化而不可知之不可學也可學者曾子之守約不可學者孔子之時中

陸新堂集

卷之十

上

圖書行

禎祥者福曜鍾木也震也妖孽者天剝而鬼車金也兌也著龜者稽疑七火也離也四體者貌一水也坎也善先知者陽召福不善先知者陰召禍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以成己教以成物而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何也曰不厭不倦者知仁之體成已成物者知仁之用今試想孜孜學者非知而何至成己而一真在握萬物皆備則仁矣勉勉教人非仁而何至成物而六合全收不離徑寸則智矣

天地之道乾坤也博厚山澤也高明日月也悠久雷風也詳具說易蓋二老無用以六子爲用六子無體以二老爲體故博厚高明悠久者六子之道即二老之道二老六子非兩也

今天天節言天以象用言日月日以精用言地以形用言山澤山澤以氣用不言雷風者雷風以神用也神出有而入無不可以言言也悠久成物神之爲也

致廣大者萬物皆備仁也木也盡精微者周旋曲折

陸新堂集

卷之十

上

圖書行

禮也火也極高明者片私莫容義也金也道中庸者行所無事知也水也溫故者已土坤也先天坤後天坎坎水流而不盈故知新敦厚者戊土艮也先天艮後天乾先天乾後天離離火炎上故崇禮按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非新何故故非故何新是兩套事與上二句同故曰而而之爲言轉辭也臨上六曰敦臨艮上九曰敦艮敦即崇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厚道也厚即禮也是一套事與上三句異故曰以以之爲言即辭也至崇禮而德性尊矣性原于天崇效天而

大禮與天地同節問學無餘蘊矣老子謂禮爲忠信之薄豈知禮意者哉

居上不驕者火不熾爲下不倍者水不逆國有道陽氣開張木也木生火故言與國無道陰氣閉藏金也金生水故默容言與者雷發聲道以行而大先聖以此待之我默容者塞其兌道以守而大我以此而待後聖明謂明于理定局也哲謂察于事圓機也驕倍與容一不當皆足以災身故保身者其學在戒慎恐懼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十三

圖書衍

議禮者離也制度者坎也考文者五禮五度該焉信也中也之三者皆中道也握一中以役萬靈孰敢過孰敢不及蓋居重以役輕也故曰三重

祖述者仁之至憲章者義之蓋上律者禮之嚴下襲者知之常如天地載覆者與天地合其德如日月代明者與日月合其明如四時錯行者與四時合其序天地者乾坤也載覆者廣生大生也日月者離坎也代明者陰陽互宅也四時者震艮巽兌也錯行者冬至陽在下震也春分陽在上艮也夏至陰在下巽也

秋分陰在上兌也合德者好生也合明者能好能惡也合序者知仁禮義時措之而宜也

小德陰也坤道也大德陽也乾道也陰分陽而爲小愈小愈分分之萬而無涯如川中之月陽合陰而爲大愈大愈合合之一而無二如天上之月天地之爲天地不過以陽自宰而已仲尼之爲仲尼亦不過以剛自立而已矣

居上不驕不陵下也大德敦化也大德乾也包萬有而若虛虛則何驕何陵之有爲下不倍者不援上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十四

圖書衍

小德川流也小德坤也分一珠而若承承則何倍何援之有援謂攀擬非依附

聰以聽金也明以視木也睿以思土也知以動水也臨南面以臨民火也二句皆中方土信也朋友之道不聰明睿知不足以交朋友寬廣延火也裕綽餘金也溫融和木也柔下弱水也容虛恢以納物土也二句皆東方木仁也父子之道不寬裕溫柔不足以爲父子發勃勃然木也強烈烈然火也剛斷斷然金也殺綿綿然水也執執中以有常土也二句皆西方金

義也君臣之道不發強剛殺不足以爲君臣齊潔齊木也莊端嚴金也中不偏倚火也正不邪曲水也敬主一而不弛土也二句皆南方火禮也昆弟之道不齊莊中正不足以爲昆弟爍然著木也理離然解火也密瑟以精金也察照以沉水也別區分井然土也二句皆北方水知也夫婦之道不文理密察不足以爲夫婦聖人之道總一圖書合之愈渾而愈大分之彌析而彌精于斯可見或曰臨何友曰國人朋友皆交也庶民不傳賢爲臣不見諸侯友道也故以信

信非塊然之謂故以聰明睿知

天之所覆乾也地之所載坤也日月所照離坎也霜露所墜艮巽也霜山氣露風氣也舟車所至兌震也兌澤舟震塗車也人力者合中國蠻貊而混處于天地日月風雷山澤之中者也

大經者五常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經綸者窮理也修道以立教也大本者五性也仁義禮知信立者盡性也率性以合道也化育者五行也水火木金土知者至命也立命以盡性也立命則一太極矣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莫非自然之運何倚之有或曰易不言參天兩地而倚數乎曰易數學也故倚數至誠與大極合體超然在理數之先故無倚經綸大經者曲成萬物而不遺故仁立本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淵知化育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故天仁也者教之成淵也者性之靜天也者命之一一也者中也中者庸也此堯舜以來之旨也

論語上

學而章學不厭知也知爲水爲坎先天坎後天兌也坎而兌故習而說說者新機也教不倦仁也仁爲木爲震後天震先天離也震本離故朋來而樂樂者故物也不知不愠土也土坦然自信而已矣何愠之有古帝王學古有獲而作之君作之師四方則之試問之穆清之上宥密之中闇如也內聖外王之業該是矣故曰君子君子者道全德備而大人御世之美稱也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圖書行

三省章爲人謀仁也東方木與朋友交義也西方金忠信者中方土傳者火傳禮也南方火習者習坎知也北方水由是觀之忠也信也傳也習也皆中也一而已矣是故聞一貫而任道統道千乘章敬者火也信者土也節者金也愛者木也使民以時水也何也周官司空水官也冬也古帝王奉天時而敬民事故倉廩實而教化興朝信道工信度合敬合愛於無疆者坎離交攝而五行各修其職也

弟子章入則孝不德仁也出則弟火德禮也謹有常

水德知也信有物土德信也愛衆親仁有厚薄輕重之權焉有尊賢取友之誼焉金德義也曰愛曰親依然一赤子之良也蒙以養正大人亦不失此心耳賢賢章賢賢易色夫婦之以德相好智也水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仁也木也事君能致其身義也金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言者火也信者土也四倫全而五行備讀書誦詩更學何事

君子不重章厚重土也土生于火火能威土克乎水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二

圖書行

水爲學故不重則不威火弗騰也學則不固水弗隄也重非莊嚴自尊忠信也中德也水火之樞而萬化之宰也土生金而朋友講習者克也土之用也木克土而有過則改者震也土之成也此守中之學也務本也

夫子溫良句月令六月溫風至溫者土也信也詩麥秀良耜良嚴利也茲訓易直易者治直者立皆秋象金也義也洪範一曰貌貌曰恭恭者水也智也萬物始于約帝出乎震儉者木也仁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讓者火也禮也九思章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由是觀之溫也者色之和良也者聽之聰恭也者貌之肅儉也者視之明讓也者言之遜土金水木火順相生信義智仁禮併以出真精內篤光輝外著故邦君動而聞以政

信近章信近于義土生金也言可復者火不熄恭近于禮火濟水也遠耻辱者水不涸因不失親木自滋也亦可宗者本根立而千枝萬派無窮也因如因心則友之因親如親者無失其親之親宗如獨得其宗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五

圖書行

之宗因之而親得其親非斯道之宗而何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此意也務本也食無求飽章食之飽金也無求飽者陰不窮居之安木也無求安者陽不亢事之行水也敏于事者水不滯言之發火也慎于言者火不焚陰不窮兌之缺也陽不亢震之悚也水不滯坎之流也火不焚離之虛也道者人之所共由一達曰路二達曰岐三達曰劇旁四達曰衢五達曰康六達曰莊七達曰劇八達曰崇期九達曰達十達曰爐皆道也有道者微細分

別毫忽不爽不就正焉知已之所由果是邪

貧而無諂章火無我而附物貧象也木本實而末繁富象也水卑已以下就諂也金陵物以自雄驕也取情于對境慮物之有以勝我也故諂故驕盈歉不同均之後役于外也樂者離也貧自有樂不外待也禮亦離也富自生禮非強設也何也貧無物以崇其中如火之虛而暢故樂樂者貧之趣富多事而日益紛如木之條幹支分而井井有序故好禮好禮者富之趣趣自內生視驕諂茫乎遠矣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四

圖書行

爲政以德章德穆然而已太極之元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一呼而一本散爲萬殊陰一吸而萬殊歸爲一本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禮義智在天爲水火木金土在人爲貌言視聽思在天爲雨暘燠寒風在人爲肅乂哲謀聖愈推愈廣彌約彌精故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蓋天人合一之旨而萬化一原之象也

道之以政章道之以政震木也齊之以刑兌金也欲其格也欲其耻也耻且無之何言格哉道之以德坎

水也齊之以禮離火也火生金故耻耻者激于義水生木故格格者至于仁何以故坎離者中實中虛乾坤之紐自心出也操一中而變化生求之內也震兌則求之外矣操本者可以舉末操末者不可以舉本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

吾十有五章志者火也學者水也水一火二十五在一二之間故志學志學則坎離交而萬化生三十而立木也木直而豎故立四十而不惑金也金明而決故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上也土者地也地配天故知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五

圖書行

天凡此皆生數也生生不息故夫子不厭不倦而時習之不己也生故也六十而耳順水也水盈虛而無礙坎爲耳爲水六數也故六十以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火也火緣付而不越離爲心爲火七數也故七十以之凡此皆成數也成則無所事事故夫子忘食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成故也或曰如子言夫子七十三而止矣或八十九而期焉當奚若曰不可知也或強曰子必試言之而吾試聽之奚害曰八十者木之成也其坐忘乎九十者金之成也其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乎百歲者期也人生期此而已矣其處一而化齊乎一者天命之元也處一則我命天命不分爲二而土乃成矣數之終矣化齊者與造化齊一而生死同條共貫矣或曰然則夫子尚未坐忘乎曰自耳順以後全無工力優游以俟之耳時有淺深聖無優劣故孔子與堯舜一而已矣

不器章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體道故不器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道也籩豆之事器也知廉勇藝器也文之以禮樂則道矣由是觀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六

圖書行

之不器者太極之全體得其上雖形色亦於穆之元得其下雖性命亦一隅之見義比章天下萬事萬物不過陰陽陰陽于人爲仁智仁者木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逆以相成而至于義乾道也智者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順以相行而至于義坤道也夫義秋象也萬寶告成而精義入神窮神達化聖神之歸結處也適音釋暢遂也層層克勝何暢遂之有了而不了之心也仁也莫疑阻也生生不息何疑阻之有一了百了

之心也知也從知入者明則誠誠一而已故有了處從仁入者誠則明明無盡故無了處有了處于義處了無了處亦于義處了故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五行生克至義而止勇也故言知言仁而止于勇言仁言知而止于勇夫義學之竟也或曰金不生水乎曰天一生水萬化之始非金也故金無餘氣按字書二人爲从反从爲比比也者非義从我非我从義蓋渾合之極矣

懷德章德者陽之開所以生萬物刑者陰之閉所以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七

圖書行

成萬物生已生人總此德成已成物總此刑土則自情有待而生惠則希澤有待而成君子者繼天立極而春生秋殺所以宰陰陽闡關之運小人者遵王從化而踐土食毛所以率樂樂利利之常

喻義章易曰利者義之和金德也秋象也物之成也君子者公卿大夫之稱小人者農工商賈之名君子勞心以治人故喻義小人勞力以食人故喻利喻義故好義徙義以至精義而入神窮神達化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喻利故好利趨利以至汨利而欺心喪心

病狂與禽獸同流而無筭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究其始利者便也義者窒也便與窒相去不遠宜者理也便者情也理不在情外情亦不在理外但情圓而理方耳義之爲物也體方而用圓情之爲物也用圓而體不方故相去日遠善學者欲就義而去利須棄圓而執方

訥言章言者火也火炎上而難制行者水也水流下而易涸訥于言防火之熾也敏于行濬水之源也抑火而滋水修土用之以延命聖人用之以成德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八

圖書行

孟武伯問子路章帝出乎震而繼天立極仁雖東方木而實渾然一太極故包萬善而生理全由之治賦西方金也求之爲宰北方水也亦之可言南方火也未嘗非仁而不足以盡仁

未見剛章剛金德也自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生土土生金五行備而百鍊精至堅至白不磷不緇皜皜乎不可尚此孔子所以嘆未見也

子產有君子之道節行已恭水也卑以自牧事上敬火也仰以尊君養民惠未也寬以恤衆使民義金也

嚴以正俗蓋九疇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言之有序故先已而後君

顏子好學章不遷怒懲忿震也不貳過窒慾克也懲忿謂之降龍室慾謂之伏虎忿何龍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怒也慾何虎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過也不遷則懲之蚤矣不貳則室之微矣學求日損非求日增損之損之以至于無而肝氣平肺氣清木金適而水火調聖學完矣顏子其知損卦哉

季康子問仲由章按洪範三八政木也由也果西方

臨新堂集

卷之三

九

圖書衍

金金克木賜也達南方火火燃木求也藝北方水生木故皆曰于從政乎何有

然而識之章若曰嘗試默察識天下亦何有于我哉卽我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好古敏求以學焉學之不厭也如此究竟學自學不厭自不厭雖曰智也智亦于我何有焉卽我之詩書執禮文行忠信而無行不與以誨焉誨之不倦也如此究竟誨自誨不倦自不倦雖曰仁也仁亦于我何有焉蓋我不與物鄰凡學之可涉誨之可加皆物也非我也非默何足

以識之由今思之學不厭智也坎也坎伏離推之而禮樂文章離也亦學之事也誨不倦仁也震也震伏兌推之而刑政征伐兌也亦誨之事也天下果何有于我哉此其故何也水火木金皆兩儀四象後生出太極之初何有哉太極亦無聲無臭而已矣是我也舊說何有謝不能夫子自言可謂云爾已矣何又遜

避識音志訓強記又音失訓聰慧俱不似聖人德之不修章德者心也心爲離修者度也坎爲度德

不修者火廢水學者習也習爲坎講者言也離爲言

臨新堂集

卷之三

十

圖書衍

學不講者水廢火聞義不徙金之鈍也不善不改木之衰也五行皆弱萬事立毀故曰憂易不云乎自強不息貴剛也

志于道章道者行也行爲水志虛而銳火也志于道者離攝坎德者心也心爲火據實以握水也據于德者坎攝離于此見道德相須以成美水火相濟以爲用仁者木也萬物發育春之象藝者金也萬寶告成秋之象至于蓍而射御書數之微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頭頭是德頭頭是仁亦猶之秋成之後而木果草

實無不各抱一太極而乾坤生意無涯矣

不憤章憤啟悱發四字如貫珠然故夫子曰發憤忘食乃知發而後憤不發不憤憤而後啟不憤不啟啟而後悱不啟不悱悱而後發不悱不發亦猶之春而後夏夏而後秋秋而後冬冬而後春不春不夏不秋不冬也憤春氣鬱也啟夏氣開也悱秋氣歛也發冬氣滿也一氣調三氣自調如顏子之發子夏之啟也是善教人者舉其一而畢矣舉一者其一貫之微旨乎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一

圖書

雅言章詩性情也凡乃金書政事也震乃木禮品節也離乃火之三者所以教人也故不言坎習或曰國朝禮爲春官何如虞以水土百工各一官周同領于司空虞以士兼兵刑周分屬于夏秋帝王隨時制宜無定義也定義惟五行五性命之天而受之人發憤節發憤者陽也食者陰也樂者陽也憂者陰也老者陽衰而陰勝純陰焉則死矣聖人一生純是陽氣用事陰氣退藏故常憤常樂忘食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

子不語章坎爲水爲智水涓涓不息常道也怪則非常而盡智震爲木爲仁木強幹弱枝立本也力則恃強而槁仁離爲火爲禮禮秩秩有序正經也亂則拂經而滅禮兌爲金爲義義幽明生死共貫也神則詭幽而破義聖人心存于正自不語非有所慮焉而塞者也

四教章文者火也行者木也忠者金也信者土也皆教事也常德也習教事者坎也學者之事也水也故四教不及焉○行去聲象木豎立之義平聲象水流行之義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一

圖書

聖人不得見章聖人者繼天立極陰陽合德君子者小往大來以陽宰陰有恒者一息千古真陽不斷亡者巽也有者震也巽之姤遇其所本無震之復反其所固有虛者離也實者坎也火虛乃炎水實乃流約者兌也泰者艮也澤約故下山泰故崇三者皆以陰冒陽以小人詐君子之象子溫章溫而厲者土不腐威不猛者火不熾恭而安者水不溢溫何厲土生金也威何不猛離伏坎也恭

何安水生木也火金相育故厲則必威水火相濟故不猛則恭木土相資故安則必溫夫子一身五行環生太和元氣在一溫字溫也者冲氣也

恭而無禮章水火濟則不困恭無禮故勞木火發則不僵直無禮故絞土火生則不縮慎無禮故蕙金火煅則不拂勇無禮故亂火以成萬物禮以善萬化中教也離中虛以合天也

所貴乎道節容貌水也顏色土也辭氣火也暴倍金也慢鄙木也有一毫剛猛之意即暴即倍有一毫柔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三

圖書行

婉之意即慢即鄙近者欲其有遠者欲其無言遠言近正三省良法隨處嚴察虛摩實體而至精至一帝王執中之學也魯氏得宗蓋以此虞廷之治水焚山典刑樹穀洙泗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象可尋有迹可蹈皆邊豆也非道也

狂而不直章狂不肅水咎也水生木故不直不直者木咎也不直則侗而無知矣木生火故不愿不愿者火咎也不愿則恹恹而無能矣火生土故不信不信者土咎也狂而侗侗而恹恹疾漸以甚不直而不愿

不愿而不信惡益以深自不信以往非言語思慮所及矣故曰不知不知其底止也狂之流弊蓋如此或誤以無知無能道之似也而以爲狂焉豈夫子思狂之旨哉

舜有臣節禹治水水也益掌火火也稷司稼木也皋典刑金也契教倫土也土者信也朋友之道亦師道也

子絕四章意者水也水之生萌萌然意之動亦萌萌然必者木也本幹枝條有必然之勢也固者金也凝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四

圖書行

實堅確有固然之局也我者火也火無我緣物以爲我我無物緣意以爲物有意則有我我則有意意有我我有意亦猶之坎兆離離兆坎循環互換之軸也絕四者漠然一中而已矣

知者不惑章坎水知也震木仁也離火勇也離外明中暗惑也坎外暗而中明故不惑坎行險憂也震不喪七鬯故不憂震驚遠懼懼也離繼明照四方故不懼水生木知而仁也不惑矣而何憂木生火仁而勇也不憂矣而何懼離伏坎火未能遽生水也不懼

者未必能不惑故君子兢兢業業戒慎恐懼而終不敢自雄者慮惑也此一節進德修業之事故始言知語下舉道全德備之名故先言仁若曰仁者生意渾淪包羅萬善何憂之有木德也若知者未免有憂焉乃其本體靜虛百物咸照何惑之有水德也若勇者未免有惑也乃其天性猛烈千折不回何懼之有火德也若仁則必有勇也不憂不懼非二也之三者有偏全而無優劣可貫珠以相合可鼎足以相分也故曰道三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五

圖書

共學章克爲朋友講習共學也金也震爲兌金也道也木也艮爲山立也土也坎爲度權也水也紛于見者迷所往故共學未可適道馳于外者搖其中故適道未可立堅于守者膠于變故立未可權奚故哉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逆以相成聖功也

論語下

德行節德行堅定內完金也言語英華外著火也政事條幹有象木也文學源淵無窮水也

柴也章愚者火無知魯者木不明辟者水之浮嘑者金之鄙

子路侍坐章子路三軍甲冑秋氣金也冉求萬戶蓋藏冬氣水也公西華禮樂輝煌夏氣火也曾點童冠浴風春氣木也夫子太和元氣萬世爲土土也

顏淵問爲仁章克已復禮爲仁六字古語也已坤土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

圖書

禮乾火克復者逆而制之卽陰爲陽變坤而成乾也一日下夫子釋古語一日猶言一旦非百刻之謂剝復者呼吸之界一復而百物咸復卽此是仁卽此是天下歸仁己之至私克己之至公非私無公非己無仁故爲仁由己明醫化痼疾爲氣血聖王化盜賊爲良民昔人謂亂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可借爲克復之喻但莽操遇漢高周武彬彬雜三傑十亂之班而尚父子房遇漢末渭川之釣赤松之遊矯如也此天道人道之別也非禮勿視四句亦古語蓋先民檢身寡欲

欲之箴夫子取以爲克復之目勿視者靜離目勿聽者寂坎耳勿言者塞兌口勿動者息震機易曰至日閉闕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復也先王所以仁天下也商旅者視聽言動也后者視聽言動之主也至日閉闕而不行不省方內交攝天人合祭甚矣易之精于言仁乎

仲弓問仁章出門者木也見賓者火也陽之順以舒使民者水也承祭者金也陰之逆以歛勿施無怨者土也中之虛以孚大賓上賓也異邦之情形社稷之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二

圖書行

休戚事最鉅一出門而如見則物我之脉絡融矣包無涯矣大祭郊禘也人生本乎祖萬物本乎天理無二一使民而如承則幽明之精神貫矣入無朕矣不欲勿施我之情透于物邦家無怨物之情透于我莊乎畛域不分矣如此者雖是形骸往來渾是天機爛熳非仁而何註曰敬恕似言德非言仁敬一而已言賓又言祭似複以敬恕爲仁以無怨爲效似贅或曰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何如余曰強恕所以求仁也非仁也

司馬牛問仁章言離火也訖坎水也以水制火復生而始化生生不息故仁坎險也險難也煉性之資也諺曰性剛強只因經歷少語柔順會受琢磨多難也仁哉

司馬牛問君子章知仁勇君子道三不容缺也仁不憂者未德震不懼者入德離疚心病也不疚者水德坎知也始告以崇廣之完局繼告以進修之首務

子張問明章浸潤水也水易溺膚受火也火易燄火爲日水爲月君子肖月而內朗故不溺肖日而外融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三

圖書行

故不惑日月爲明也明則誠誠則變化參贊而內聖外王之事畢矣故曰遠子張問明是學問大關鍵夫子所告是格物致知下手工夫處善學者便從這裏起

學稼章不言仁知而言禮義信者仁知之蘊密禮義信之施顯蘊之密者所以合天施之顯者所以孚人中庸言見言行言言亦此意

居處章居處恭水也動靜不分爲二執事故火也外內不分爲二與人忠金也物我不分爲二之夷狄不

棄土也常變又暫不分爲二合之爲仁木也生生而不息

剛毅章剛者堅不屈金也毅者綿有常水也木者樸而直木也訥者默而息火也仁者萬化所出萬化所入土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也或曰一以木爲仁一以土爲仁何也曰以承乾論帝出震木也太極論中黃紐土也皆生生不息之全體非惻隱四端之一之謂也

克伐章克者勝也木之強伐者矜也火之熾怨者忿

也金之厲欲者貪也水之溺

成人章知虛靈旁照水也不欲亭亭獨立木也勇發不可禦火也藝用不可窮金也禮者離也樂者坎也文之則陰陽渾合而太極在握人一天矣故成也見利思義金也見危授命火也久要不忘土也偏德故次之

顏淵問爲和章行夏時效天也乾也乘殷輅法地也坤也服周冕治人也離也樂韶舞事神也坎也乾坤坎離四象備而王業成矣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四 圖書街

義質章義以爲質金也禮以行之火也孫以出之水也信以成之土也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遙相制以成其美也不剛不柔不競不諫宛然一帝胃之良故曰君子者木也

知及章知及之水也仁守之木也莊蒞之金也動以禮火也水生木也金克木而火克金也知以開仁之基莊以裁仁之過而禮又以裁莊之過知莊禮總以成仁守之事守身守國守天下一也守之至而不可搖賢之所以守約也守之純而不可倪聖之所以守

一也壬辰吳默重仁守見亦及此乎

大受章按易陽大陰小陽爲乾爲君子陰爲坤爲小人乾知大始無不包也故君子大受坤作成物順承乾也故小人小知無不包故周而不比順承乾故比而不周陽無所待于陰故君子求己陰不能不待于陽故小人求人陽自復而之乾乾爲天故君子上達陰自姤而之坤坤爲地故小人下達陽得陰如男之有室足乎內形乎外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故泰陰得陽如女之有家依乎人忘乎己改頭換面易姓接天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五 圖書街

故驕乾元亨利貞與陽俱開與陰俱歛于陽無乖于陰無忤故和坤利西南不利東北或與類行或以從陽類行毗陰從陽毗陽故同

三友章直者木之美諒者土之美多聞者金之美便辟者貌惡水也善柔者思惡土也便佞者言惡火也三樂章節禮者火之序節樂者水之和道人善者見善則遷震也多賢友者朋友講習兌也驕樂者火之逸佚遊者水之蕩宴樂者土之情

三愆章躁者火也隱者水也替者土也

三戒章少者艮兌也山輝澤媚色也戒之者止其說也壯者震巽也雷風相遇聞也戒之者動以入也老者乾坤也知始成物得也戒之者乾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坤代終而無成也不言坎離者哀多益寡消息盈虛之妙在一心也中也一中立而乃知戒矣按易陽為君子操其權者陽也非陰也故曰君子有三戒

三畏章天命乾也先天之乾後天離也大人繼離照八卦之離九疇火也火為言故知天命大人聖言皆

南離畏之者畏明也三畏一也故下止言一不畏

九思章九思逆而遡之也視為木震也震本離離為日故思明聽為金兌也兌本坎坎為律故思聰色積中發外土也九疇土八卦虛中中冲氣也故思溫貌為水坎也坎本坤坤順故思恭言為火離也離本乾乾實故思忠坤作成物事也巽申命行事敬也坤本巽故事思敬巽進退疑也兌講習問也巽本兌故疑思問艮敵應忿也震恐懼難也艮本震故忿思難乾美利得也艮不出位義也乾本艮故見得思義

九思圖

乾 ☰	兌 ☱	離 ☲	震 ☳
坤 ☷	艮 ☶	坎 ☵	巽 ☴
三忠 三	色土溫 三	言思忠 三	貌思恭 三
事思敬 三	疑思問 三	忿思難 三	得思義 三

上一字皆後天下一字皆先天余故曰凡思者逆而
迎之也豐日中見斗故思明困窮而通故思聰謙稱
物平施故思溫比下順從故思恭大有順天休命故
思忠升順德積小故思敬中孚信及豚魚以議獄故
思問願虎視眈眈故思難遯遠小人而嚴故思義
子張問仁章恭者水也靜深莫測故不侮寬者火也
輝光普照故得衆信者土也分疆別界故人任敏者
金也萬寶告成故有功惠者木也生意流動故足以
使人

麟新堂集

卷之四

九

圖書行

堅白句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而
德成矣堅者金之形白者金之色金無餘無缺不變
不化故磨不磷而涅不緇
六言章帝出震仁也好仁者普度萬靈堯舜猶病非
愚而何天一生水知也好知者逞私鷺巧雕萬物而
落天地非蕩而何信者土也賊者毀其則直者木也
絞者急而絕勇火德發無序亂也剛金德率以逞狂
也或問仁與直之分曰仁全體直本體也問知與信
之分曰知坤道信中道也問勇與剛之分曰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遏勇也不屈不撓常伸于萬物之上剛
也勇奮發于當機剛堅持于有求

詩可以興章可以興浸然而動水德也可以觀朗然
不眩火德也可以群藹然春溫木德也可以怨凄然
秋愴金德也邇之事父履地而不敢忘父也遠之事
君戴天而不敢忘君也六合之事物該矣

三疾章在水外肆者步趨踰而弗肅蕩則度數全無
水泛溢而滅火矣廢禮矣矜金谷廉者圭角露而弗
謀忿厲則鋒鋷加入金亢暴而戕木矣害仁矣愚木

麟新堂集

卷之四

九

圖書行

咎直者變化未而弗哲詐則機械日熟木勾曲而壞
土矣賊信矣江河日下莫之挽也故曰而已矣
有惡章稱人之惡非仁也木之強居下訕上非知也
水之溢勇而無禮火弗戢果敢而窒金弗從四者皆
五行之過微以爲知知者不屑微不孫爲勇勇者不
屑不孫許以爲直直者不屑許三者皆五行之不足
三仁章三仁者非三箇仁乃三樣仁仁生生不息之
理一而已矣矣以三仁也者木德也水生木而木不
窮木生火而木不朽金古木而木不絕去者水也子

孫保之宗廟享之是不窮也不窮便生生不息奴者火也歛煇輜光傳薪綠物是不朽也不朽便生生不息死者金也形滅真存胎元性始是不絕也不絕便生生不息故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仁固矣擬之婦婦有三節焉有慷慨而死者是亦一比干也有箕裘是延者是亦一微子也有饑荒改嫁以濟翁姑者是亦一箕子也降志辱身矣與不降不辱者同科事有重于死者其爲節一也故箕子雖傳洪範于武王未必不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

圖書行

可見先王于地下大凡遇難而不輕以死必有所以重其生湯之夏臺文之羑里孔之陳蔡是也管夷吾之檻車司馬遷之蠶室亦踴附焉

博學水也篤志火也切問金也近思土也水以潤之火以暄之金以修之土以培之而木乃成仁不在學志問思中哉

三變章望之者貌也貌爲水水象柔儼然者嚴也金象嚴水生于金此一變也既嚴矣而卽溫溫土象也金生于土此二變也既溫矣而言厲厲火象也土生

于火此三變也柔剛燥濕之迭運入見爲變耳其機勢水生于金金生于土土生于火一天理自然之妙聖何容心焉請續之爲四變曰察其情也直火生于木也木象直

仲尼焉學章賢者君子也不賢者小人也大謂陽也形而上者也親親而賢賢小謂陰也形而下者也樂樂而利利夫子元氣充周故陰陽合德而小大兼備夫子得邦家節立之斯立良也道之斯行震也綏之斯來巽也動之斯和兌也其生也榮乾也其死也哀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

圖書行

坤也之六者顯仁也不言離坎者藏用也

堯曰章不曰天命而曰曆數日月五星甲子會元中始也盈虛成閏氣不踰朔中衡也四時司令已日乃孚中則也是故天之立君以爲民耳民食喪祭者東方木寬得衆者南方火信民任者中方土敏有功者西方金公則說者北方水民心帝心非二也堯舜之執中執信也一不信而食喪祭皆故事寬敏公皆偽術矣伊尹天下信之是他能樂堯舜

立美節惠而不費木也仁也勞而不怨金也義也欲

而不貪水也知也泰而不驕土也信也威而不猛火也禮也

四惡節不教而殺則惡金也不戒視成燥惡火也慢令致期濕惡水也出納之吝柔惡木也四者皆不信之故土德衰也中弗執也余敢爲之說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可以繫執中一貫之旨何以故信也

不知命章離爲心爲知爲禮爲言離本乾乾爲天爲命此一章皆離宮事蓋以心治心之法而內聖外王之業殫矣語終矣而結以心學爲君子者亦求之心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士

圖書衍

而已矣

孟子上下

天地之化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吸而萬物成故仁義而已矣性命之理微仁義之用顯子思言性命坎離之妙也所以傳道孟子言仁義震兌之功也所以宰世孟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肥甘不足于口兌也輕暖不足于體震也采色不足于目離也聲音不足于耳坎也便嬖不足于前中土也土便安

古者前朝後市士立朝離也商藏市坎也耕野者上躋新堂集

卷之五

士

圖書衍

中央也震爲塗出塗者震也兌爲口赴訴者兌也好樂水也好色火也好貨木也好勇金也苑囿塋池宮室土也目于色耳于聲口于味鼻于臭四體于安逸性也有命焉命則通于天而合于人故皆可以王天下

設辭蔽木也淫辭陷水也邪辭離金也遁辭窮火也知言者逆而燭之也蓋木生于水故設必淫水生于金故淫必邪金生于火故邪必遁

麒麟胎生木也鳳凰卵生火也泰山丘垤金也河海

行潦水也

尊賢使能章立朝離火藏市坎水出塗震木耕野中土夫布罰也罰屬金頤爲砥金也

惻隱仁東方木羞惡義西方金辭讓禮南方火是非智北方水

是故賢君節恭者水德也儉者木德也禮者火德也制者金德也坎宅離故恭則有禮震伏兌故儉則有制恭儉所以操之已禮制所以施之人

井九百畝九宮也八家同井八卦同一太極也其中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二

國書

爲公田八家各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中爲公廬所謂攸介攸止田畯往來勸課之所也此井以內也三十井爲一成此井以外也亦猶之八卦各抱一太極太極復抱一八卦層層而入無盡也層層而出無涯也圭田五十畝兩其井取象于兩儀餘夫二十五畝四其井取象于四象

父子有親仁也木也君臣有義金也夫婦有別智也水也長幼有序禮也火也朋友有信土也

勞之使悅兌也來之使入巽也匡之使正坎也直之

使前離也輔之使立艮也翼之使行震也自得者各抱一太極乾也振德者共成一太極坤也與論語立道綏動相表裏

江漢以濯坎也秋陽以暴離也皜皜不可尚金也水火濟而金德完聖功畢矣

離婁章規圓以象天圖也矩方以象地書也六律者律娶妻而呂生子隔八位以相生木火金水孟仲季五音者宮商角爲陽徵羽爲陰陽下陰上每三分而損益正者十二律迭爲宮而音不忒○子十三亥十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三

國書

五丑十六戌十八寅十九酉二十一卯二十二申二十四辰二十五未二十七巳二十八午三十各三之爲十二律之數黃鍾子三十九陽長而每月增九焉丑四十八寅五十七卯六十六辰七十五巳八十四巽賓午九十陽消而每月減九焉未八十一申七十二酉六十三戌五十四亥四十五

及其仁東方木反其智北方水反其敬南方火水火相濟而木冒其始

莫不仁東方木莫不義西方金莫不正北方水木金

相成而水貫其中

有子謂孝弟爲仁之本本者根也如水之有根而枝葉自繁孟子謂事親爲仁之實實者粒也如穀之有粒而華秀乃發取義則異而其理一也有子以弟隨孝而統曰仁孟子以弟衡孝而分曰義世竟弟出于孝義原于仁二而一一而二也道一而已曰仁一生二而爲仁爲義二生三而爲仁爲義爲智三生萬而爲禮樂禮之生至三百三千樂之生至千容萬籟愈出而愈無窮愈析而愈無盡皆是物也有子渾淪孟子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四

圖書行

子精遠宋儒心如穀種亦孟子意

木金以形用屈其力也水火以神用屈其性也屈其力而力猶存屈其性而性遂化故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德惡在德禮是也水爲德火爲禮力惡在政刑是也木爲政金爲刑

仕震之木

聖之清冬也聖之任秋也聖之和夏也聖之時春也

或曰晦翁謂三子春夏秋冬孔子太和元氣何如曰春夏秋冬者元亨利貞也元包四德春貫四時故邵子曰三十六宮都是春

五禁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仁也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義也敬老慈幼無忘賓旅禮也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智也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信也

苦其心志火之焦勞其筋骨金之敝餓其體膚木之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五

圖書行

困空乏其升土之絕行拂亂其所爲水之滯

困于心離也衡于慮坎也徵于色兌也發于聲震也盡心章喜怒哀樂發而中節盡心也剛柔燥濕不乖其用知性也元亨利貞萬化歸宗知天也○存惻隱之心者養仁之端也元也春也所以事蒼天存辭讓之心者養禮之端也亨也夏也所以事昊天存羞惡之心者養義之端也利也秋也所以事旻天存是非之心者養智之端也貞也冬也所以事上天○吉凶倚伏者天之道修吉悖凶者人之道故修身則天命

在我不修身則我命在天立命者我立我命也立我命而立物命立物命而立天命矣此章與中庸盡性章相爲表裏

所過者化小德川流也所有者神大德敦化也化何過春生秋殺往而不返神何存太極之精無臭無聲過者化故殺之利之而日遷王者無心存者神故不怨不庸而不知王者未嘗無心天地之化過焉而無盡王者之化亦過于無盡天地之神存焉而無朕王者之神亦存于無朕故曰同流同流者同等埒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六

圖書衍

五教時雨化之水也智也成德金也義也達財木也仁也蒼問火也禮也私淑艾土也信也

口之于味章諸說紛錯準之易按易口爲兌金也目爲離火也耳爲坎水也鼻爲艮土也四體者股肱爲震巽木也兌澤鹵故味離爲明故色坎爲律故聲艮通氣故臭震主動巽主進退故安佚口一也而五味俱目一也而五色俱耳一也而五聲俱則陰陽雜而美惡混故曰性然不有無味無色無聲之元乎是命也卽口目耳而在也可遂以口目耳爲口目耳也

哉○仁于父子無不仁而木全義于君臣無不義而

金全禮于賓主無不禮而火全智于賢者無不智而水全聖于天道無不合而土全全則於穆之元也故曰命然不有非仁之仁非義之義非禮之禮乎是性也卽父子君臣間而在也可遂以仁義爲仁義乎哉上節就聲色覓無聲無色故不謂性而謂命是于欲中尋理下節從仁義檢非仁非義故不謂命而謂性是于理中尋欲欲中尋理則愈推愈廣卽好貨好色無非天理流行之妙理中尋欲則彌約彌精卽義精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七

圖書衍

仁熟猶有人欲潛滋之恐雖庸愚不能無道心雖聖神不能無人心上節是接引法所以成物下節是深造法所以成己究竟性命非二盡性立命亦非二比性命合一之旨而矯偏救弊之學也

樂正子章蓋信土象繼之天而抱之已也美金象精純完滿足乎內無待乎外也大水象正已而物正浩乎與天地同流也聖木象不規而圓不矩而方渾然爲人倫之至也神火象按之無物揆之無形若光若輝而光輝不知其所自來疑變疑化而變化不知其

所自往吁其至矣

樂正子爲政章強者火也知慮者水也多聞者金也多識者木也好善者土也抱一中以繼善所謂善人也信人也美大聖神基之矣故優于天下

中行章中行者五行之中也以守則寧極抱一中以行則圓達萬變中也者太極之精行也者陰陽之流由陽氣而舒發焉則爲狂由陰氣而斂收焉則爲狷狂其復乎陽明用事而以智仁自任盎然八荒之我闔狷其姤乎嚴凝用事而以禮義自防凜然一毫

跡新堂集

卷之五

八

圖書衍

之莫犯中行土也狂水也狷火也鄉原似忠信似中行也似廉潔似狷也自以爲是似狂也不可入堯舜之道者彼其心自知其非忠信非廉潔而非是也欺也欺世以盜名而已矣

亂苗者木之賊亂義者金之賊亂信者土之賊亂樂者水之賊亂朱者火之賊鄉原則五行皆亂故歷言之

水生木故仁須智非智則其仁也愚木生火故禮須仁非仁則其禮也滴火生土故信須禮非禮則其信

也賊土生金故義須信非信則其義也襲金生水故智須義非義則其智也械

木克土故泥于仁者多傷信土克水故泥于信者多傷智水克火故泥于智者多傷禮火克金故泥于禮者多傷義金克木故泥于義者多傷仁

通相生以相成故曰智仁禮信義通相制以相濟故曰仁義禮智信水木相滋故智與仁而并言木火相通故仁與禮而并言火土相息故禮與信而并言土金相守故信與義而并言金水相涵故義與智而并

跡新堂集

卷之五

九

圖書衍

言至若言仁言義金木之相成也言智言禮水火之既濟也言禮言義火金之相育也言信言義土金之相合也天一生水則智爲始帝出乎震則仁爲尊萬物皆備則禮爲全一中獨宰則信爲約告成歸宿則義入神五德皆可爲主五行皆可爲帝十二律皆可爲宮也少有得者曰仁而已矣曰禮而已矣曰智而已矣曰信而已矣曰義而已矣皆未適于大全也欲以竟一貫之旨不亦難乎

圖書衍終

圖書衍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有說易已著錄是編爲四書講
義而名之爲圖書衍者凡四書所言皆以五行八
卦配合之也如說大學明德爲火親民爲水至善
爲土之類皆穿鑿無理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

六卷(一)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

居刻本

四書大全自

國初頒行版刻訛誤滋甚各坊射利或纂或增或刪或

善本 張爾公先生大全辯據

永樂舊本訂正兼系蒙引存疑淺說諸名家語錄於
中異同頗益承學蒙

國子監咨

禮部刊行與坊本迥別 先生尤以舊本去取未

精後儒發明有待擬請

旨重加增刪用垂不朽增定四書大全辯嗣出倘各
坊私行翻刻雖遠必究毋貽後悔謹告

公請刊行四書大全辯第

具揭應天府十

樞陳名夏魏學濂湯開先錢禧吳應箕

劉城沈壽民等謹揭爲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

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式崇正事伏

念道在六經四子源流遠而淵濶爲難

支分七略九流異議倡而舛訛滋甚故

廣順間母昭裔請鑄經籍發刊布于遐

四書大全辯

第一卷

一

方面國子監胡安定特拔名儒遂召處

以學職况

本朝方隆儒重道屢思嘉惠于黌宮豈通

儒能修缺補殘廼令沉淪于蠹簡我

成祖文皇帝特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行

天下學較蓋以聖經賢傳大義宜炳

星師說家言一得咸歸海岳意取集腋

成裘豈曰續貂借尾但一時儒臣雜采

衆說微開弗論弗議之端而後世曲學

汎覽舊文益深何去何從之嘆承襲徒

增亥豕刪纂更甚支離長此無歸弊且

奚極竊見江西袁州府宜春縣太學生

張自烈忠孝性成賢良夙著厲行潔身

雅崇守先之訓危言抗論恥讀非聖之

書急友難羊左具有同心道崇古處排

異端佛老不容入室力砥狂瀾長處約

而一介不苟高風競爽于滅明雖臨變

而九死勿移勁節齊驅于汲黯人倫欽

四書大全辯

第一卷

二

爲師表承學樂附宗工富經術而經世

見擯棘闈者廿年于茲先正身以正家

不就薦舉者一人而已久僑寓于白門

惟覃思于素業朝披夕翫閱是書不帝

三編日較月讐見賡本應須一炬曾編

成大全辯一書叅以蒙引存疑淺說暨

諸儒語錄博考程朱之同異遠邇鄉魯

之淵源間抒已見附後議黜浮夸要令

羣言折中理歸簡易爲今日儕輩所

能補

國初儒臣之未逮幸編摩既已告竣惜版
刻尚未流傳在本生隱身有待不妨藏
諸名山在生等樂善非私豈能終爲枕
秘共謀剞劂期廣津梁顧是訓是行繫
文皇帝之明命有赫而曰模曰範統

太宗師之教思無窮匪藉裁成曷資尊信

伏乞

俯垂鑒定

四書大全辯

第一揭

三

特賜表章或進之

經筵或頒之鼓篋先移咨

南北禮部行文江西提學道檄示袁州府

宜春縣督本生重訂速梓行世俾諸說

不至舛雜使學者知所嚮方倘藉手于

雲漢扶

天將拭目于江河行地名教幸甚士林幸甚

它如本生手訂理學精義要編理學辯

疑大學衍義辯疑史學辯疑歷代名臣

奏議定古詩文辯前冢宰余公懋衡古

方略諸書悉宜次第刊行庶幾後先攸

賴行見一道同風之治躋三五而比隆

作聖述明之謨歷萬億而爲烈矣事關

學較敢不以

聞爲此除具公呈公書國子監禮部施行

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崇禎十二年九月

日

四書大全辯

第一揭

四

宮詹王崑華先生復諸生手書

此發明

聖學第一事會當持呈面與

周巢老詳商之袞白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五

王崑華先生再與諸生手書

昨既與

巢老商確先行江西地方官後轉南北部

以副

諸君子崇真儒明正學至意其行本地方

者立梓流傳可也袞白

四書大全辯

公書

六

何玄子先生復吳次尾手書

前聞坊間云

爾公有大全辯之刻甚艷慕之而獨以未得亟見其書爲恨讀

來教舉要發凡備見開繼盛心足以表章爾公矣當卽看詳達之

周巢老計欣然闡揚不待辭之畢也允復不一一楷頓首

四書大全辯

公重日

七

抄刻西廳何玄子先生看詳

看得監生張自烈潛心味道杜門著書履仁蹈義卓然醇儒之品四方學者咸宗事之所著四書大全辯折衷同異剖析毫芒當茲正學荒蕪之時本生一段諄諄衛道苦心匪獨有補先儒實亦恪遵

朝典據呈各生公行捐資授梓事屬可從合

無咨部移文江西提學道督令重加訂

四書大全辯

西廳看詳

八

正亟爲流布下以慰諸士嚮學之心上以廣

聖朝右文之治爲此詳請伏候

裁奪

崇禎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抄刻周巢軒先生咨禮部文

南京國子監爲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

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式崇正事據應

天府十三省舉人楊廷樞陳名夏貢監

魏學濂錢禧生員吳應箕沈壽民等呈

稱前事事關學較敢不以

聞等情呈監據此隨該本監看得大全一

書我

四書大全辯

咨禮部文

九

成祖文皇帝彙集諸儒折衷衆論頒之庠序

炳若日星年來新說競行子衿束之高

閣以致源湮流失理學不明異端乘闌

入之機彞倫多攸斁之歎監生張自烈

獨能微顯闡幽尋繹不怠手成大全辯

一書辯疑所以存信存信所以尊

王况又叅合明儒網羅散佚黜排非聖蕩滌

喙鳴蓋本生以躬行心得之言持距淫

聞邪之論俾衿帶之士稟

成祖之明訓而擇鄒魯程朱之心傳有功于

學術最大爲此合行移會

貴部煩爲轉文江西提學道發學梓行表

章正學恪奉

王謨諒主持風教者有同心也須至咨者

崇禎十二年九月廿一日

四書大全辯

咨禮部文

十

上 撫臺方仁植先生公書

已學九月朔日後學陳名夏吳應箕錢

禧沈壽民余垣等頓首上書

大中丞方老先生閣下

竊聞之天下之治亂繫乎經術之明晦而已古之君子身反經之任者出而建功則以之經世務處而衛道則以之正人心然草野著述所以尊信不廢者莫不有鉅公偉人爲之表章然後可行於

四書大全辯

公書

十一

一時傳於後世斯文之興起恒有所待非偶然也嘗攷前世大臣得布衣之書卽獻諸朝薦其才爲可用如宋之歐陽公

本朝之楊文貞其人也此其心事光昭日月至今如或見之况闡繹聖學折衷羣言爲功于人心世道不小而在位大臣獨無懷援引之心如古人者哉謹按四書

大全

本朝特命儒臣纂修頒布學較明道辯惑功

在萬世伏讀

文皇帝 論楊文敏公曰五經四書皆聖賢

精義要道諸儒論議有與傳注相發明者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大哉

王言炳若星日其足爲後學準式明甚今詳觀儒臣所定著自程朱而外橫渠上蔡龜山諸家尙矣乃存軼者半至雜取天台溫陵仁山玉溪一切洸洋靡曼之說

四書大全辯

公書

十二

充塞其間匪複則迂質諸

文皇帝發明傳注初心不無抵牾者矧邇來坊肆所刻大全襲舛承訛率戾于初而又或纂或刪往往惑亂承學害道匪細乃者友人張爾公砥節礪行明道著書連不得志于有司年來偕四方及門講業金陵曾編定四書大全辯一書詳其義例皆發前人所未發爾公之言曰明王務學惟正已知人是急不沾沾章句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主

訓詁儒臣纂修則不然昔呂祖謙手輯宋文鑑朱紫陽謂其不能發明人主之學無補于治實似道在經筵人主每問經史疑義萬里輒從旁代對識者譏之本朝諸儒臣既已受命纂修謂宜慎較讐嚴釐正典起道術爲後儒倡雖當經綸黼黻日不暇給不得不假借多人視疑義不能對似本可同日語極其弊不能不與伯恭並議夫人才進退繇制科理學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主

顯晦繇經傳大全者理學人才胥是焉出擇之不精論之不詳必無以明理理不明必無以守道而適於用大全辯取大全蒙引存疑諸書爲辨其醇駁而且深致責備于諸儒臣蓋以明人臣不可不親職如此任人不可不慎如此學者讀大全不可不明去從舍其粗而求其精如此豈苟求先哲哉繇爾公斯言推之參互考訂要歸至當其不合於聖人

之道者蓋鮮矣向令爾公遭時觀際親

承

文皇帝纂修之命與楊文敏諸人上下議論必卓然足觀又令爾公蚤見用當世讀書中秘芟繁舉要必能開迥來學羽翼經傳予以弼

謨匡治豈曰小補今爾公屢瀕困殆肆力論述皆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觀其手訂

理學要編理學辯疑史學辯疑大學衍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主

義辯疑歷代名臣奏議古詩文辯冢宰余少原先生古方略諸書倘極精嚴頗益時用而四書大全辯一書尤足補宋明諸儒所未逮名夏等方捐資授梓流布四方已具呈南京國子監請賜頒行而爾公擬進御覽恐坊肆翻刻益滋舛訛不欲輕出笥本示人私惟老先生斯道已任無善不揚又稔知爾公

生平獨承之好伯倍倫等懇

老先生雅致江西直指

徐老先生據十三省諸生公呈

慨賜

題請隨移檄袁州府宜春縣趣爾公速梓

行世併禁翻刻用垂久遠則此書不至

湮沒不傳皆

老先生賜也在爾公窮不忘道實有裨于

承學在名夏等出則揚美愧不逮于古

四書大全辭

公書

五

人在

老先生仰體

文皇帝隆需重道盛心濟溺起衰在此一舉

而求歐陽文忠楊文貞于今之世舍

老先生其誰屬哉伏惟

老先生念世道人心之攸繫察立言尊經

之旨考古大臣樂善好德孜孜無已之

懷以彰守先待後之功使天下萬世之

學者知所嚮慕守關名教仰竇

尊嚴

俯垂鑒擇幸甚按 南京國子監禮部公

揭併附臨書可任翹企

四書大全辭

公書

其

袁州府行宜春縣原牌

袁州府爲格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

式崇正事蒙

欽差提督學政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候 憲牌前事崇禎十二年十

二月初六日蒙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徐 批據應天府十

三省舉貢監生員楊廷樞陳名夏魏學

四書大全辯

原牌

七

濂等呈請刊刻大全辯等書情繇蒙批

闡明理學羽翼聖經固盛舉也提學道

查行蒙此擬合就行爲此備牌行府炤

牌并抄詞內事理即行該縣查取大學

生張自烈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正

即便抄錄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寫

各工價銀數并該府縣有無堪動官銀

一并先行呈報以便詳院發刻其理學

大學史學奏議方畧等書亦俱借錄各

一部送道查閱以憑酌奪刊行毋得遲

違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仰縣官吏

炤牌并抄詞內事理即便查取該縣大

學生張自烈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

正即便抄錄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

寫各工價銀數并該縣有無堪動官銀

一并先行呈報以便詳院發刻其理學

大學史學奏議方畧等書亦俱借錄各

一部差人徑送學道查閱以憑酌奪刊

四書大全辯

原牌

末

行毋得遲違仍將報過日期及差役姓

名報府查考俱毋違錯須至牌者

右牌仰宜春縣准此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府行

定限本月三十日繳

公請具題刊行四書大全辯第二揭
具揭應天府十三省舉監生員陳名夏
錢禧吳應箕沈壽民余垣等謹揭爲恪
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

賜

題請表章以弼右文以式崇正事崇禎十
二年九月生等竊炤江西袁州府宜春
縣大學生張自烈編定四書大全辯一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十九

書爲學者所共宗鈇流未廣抄錄寔難
連名具呈南京國子監請賜咨部刊行
本年九月二十一日蒙國子監周移咨
禮部十二月初六日蒙

巡按江甯監察御史徐 據應天府十三

省舉貢監生員楊廷樞等呈請刊刻四
書大全辯等書情繇蒙批闡明理學羽
翼聖經固盛舉也提學道查行蒙

欽差提督學政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侯 牌行袁州府炤牌并抄詞

內事理卽行該縣查取大學生張自烈

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正卽便抄錄

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寫各工價銀

數并該府縣有無堪動官銀一并先行

呈報以便詳院發刊其理學大學史學

奏議方略等書亦俱借錄各一部送道

查閱以憑酌奪毋得遲違蒙袁州府備

牌轉行宜春縣名夏等伏念大全辯一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十

書宜先理學辯疑等書鑲版行世蒙

諸老先生斯道已任慨賜表章督令本生

梓行士林幸甚名教幸甚所惜者本生

以大全屬

文皇帝頒行未敢遽自刪改雖辨正業有灼

見而剗剗愧非全書嘗竊嘆

國初大全原本援證不無舛訛文辭尚多

繁複令坊本刪釐不確在後學取正未

繇名夏等又念漢孔安國獻古本大學

乃壁經原文自宋河南二程後先改正
紫陽復定自補格致一傳皆與古本
異至今學者不以爲非紫陽作通鑑綱
目手成凡例其後復有汪克寬考異徐
昭文考證王幼學集覽陳濟正誤劉友
益書法尹起莘發明至今學者又不以
爲僭雖本生駁正諸家或不恕先哲或
不阿時論然考宋朱陸頗多異同後世
未嘗宗宋廢陸旣並祀學宮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辛

本朝王守仁持論多牴牾朱子時儒皆極詆
守仁獨我

世宗稱爲有用道學迨定議從祀

神廟又謂守仁學術與朱熹互相發明又未
嘗黜王尊朱繇此推之本生雖偶與諸
說異同但求發明義理初非妄騁意見
况四書大全舊本其中實有可增刪者
大全辯之視考異考證傳習錄諸書實
有補儒臣所不逮廣後學所未備者又

况

皇上隆儒重道匹休

二祖往往嘉惠來學博詢薊莒崇禎二年監

生江旭奇進孝經疏義三年詹事府少

詹事陳懿典進

聖學聖政紀要九年武弁張抱赤進屯田書

皆荷

俞旨留覽刊行至如大全一書尤聖經賢傳

之奧蘊繫理學政事之源流本生旣覃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壬

力編摩四方咸悉心膺服倘蒙

頒行學較必能昭示來茲懇乞

轉致江西

按臺 學臺諸老先生據十三省公呈南

京國子監咨文特疏具

題許自烈重加增刪先汰除蕪說繁文益以

永樂以後諸名儒論說折中諸家一底

于正書成繕寫全書呈

進恭請

皇上御製序文刊布天下俾知尊信庶無負
文皇帝特命纂修初意行見濂洛關閩之學
迄今日而愈明孔孟曾思之傳歷萬世
而無弊矣爲此除具公呈公書國子監
禮部施行外謹錄大全辯序文一冊重
刻大全辯凡例一卷辯略一卷示白下
及門諸生語一帙併呈

台覽伏候

施行須至揭帖者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奉

崇禎十三年正月

日

袁州府解華育先生詳學道原詳
袁州府爲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
式崇正事堂

欽差提督學政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侯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六
日蒙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徐 批據應天府

十三省舉貢監生員楊廷樞陳名夏魏

四書大全辯

袁州府原詳

呈

學濂等呈請刊刻大全辯等書情繇蒙
批闡明理學羽翼聖經固盛舉也提學
道查行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仰府官吏
招牌并抄詞內事理卽行該縣查取大
學生張自烈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
正卽便抄錄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
寫各工價銀數并該府縣有無堪動官
銀一并先行呈報以便詳 院發刻其
理學大學史學奏議方略等書亦俱借

錄各一部送道查閱以憑酌奪刊行毋
得遲違等因到府蒙此看得四書大全
本朝儒臣受

命纂修刊行天下閱三百餘年如一日者也
邇來坊本承訛羣言淆亂浸失

文皇帝崇儒明道初意宜春縣監生張自烈
腹飽縑緇才驚風雨心企曾閔勵非公
不至之操學本程朱厯弗慮胡獲之懼
雖折衷諸家而辯惑爰講求有用以須

四書大全辯

袁州府原詳

王五

時所著大全辯一書說主于研傳明經
志存乎尊

王翼聖考信析疑源流較若發凡舉要次第
爛然豈惟定末學之從違兼足補諸儒
之闕漏南京國子監據應天十三省諸
生公呈久已咨部督令刊行本生尤竊
以舊本每多重複之文必節繁乃能就
簡後人間有精微之論非蒐佚末繇補
遺居恒辯詰粗識權衡此日刪釐敢忘

讐較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重加增刪稍汰初本之冗
說遂觀是書之明備于

國家無少勞費在經傳賴有發明候書成
本生繕寫呈

進恭請

今上御製序文頒布學校此殆本生編摩所
不敢辭而亦卑府表章惟恐或後者也
合無據公揭咨文慨

四書大全辯

袁州府原詳

王五

賜

題請過為刊行庶俾經學重熙于

聖治士躋忠君親上之隆大義不蠹于繁文
世衍一道同風之盛為此詳請伏候

裁奪

提學道 侯批 仰候轉詳行繳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一日

侯廣成先生復解郡侯書

爾公大全辯學者翕然宗之昨以未得
卽見其副本爲悵頃

示及序略發凡諸稿則已嘗鼎一臠窺班
半豹真可謂有功後學羽翼聖經卽當
藉手轉詳從吏

按臺入

告倘遂得

旨頒行有光前典詎非

圖書大全辯

公書

毛

熙朝盛事邪謹此奉

聞

提學道侯廣成先生轉詳按臺看語

該本道看得大全一書頒自

聖祖博采諸家既鉅細之畢陳或異同之雜

見治爲近刻訛謬滋多幸袁州府監生

張自烈砥行著書洽聞味道輒爲刪繁

就簡汰駁還純勒成一書厥功甚鉅本

道前奉

憲檄亟行該府咨諏訂梓公之海內今

據該府覆詳則此書已有四方同好釀

四書大全辯

學道看語

夫

金板行且經南京國子監各部督刊可

以功成不日公呈之請乃不爲此特以

大全爲

昭代之成書辯疑出張生之確見明知不悖

聖謨有功前哲然非經

宗匠之特題奉

一王之裁定則折衷義例未敢遽行恭遇

台臺以崇儒闡學之心值重道右文之

主是敢特祈

大疏表章正學倘荷

鑒觀于乙夜遂頒

重巽以申行然後筆則筆削則削斷之無疑

益其寡哀其多燦然有理庶經術炳煥

可佐

聖明廣勵之盛心且理學醇全并無負

皇祖纂修之初意矣昔大學古本出于孔氏

而改補于二程朱子綱目出于朱子而

考異正誤等書雜出于後賢往例具存

四書大全辯

學道看語

元

匪為僭妄惟事關

題請恩出

憲裁非本道所敢擅決也

崇禎十三年二月

日

抄刻應天府告示

應天府為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以禁翻刻以廣風教事據書

坊人何慎王茂等連名呈前事聞稱四

書大全

國朝頒行日久邇來坊刻或纂或刪舛訛

滋甚幸各省直名公精加訂正音釋為

四書大全辯益以蒙引存疑淺說等書

本坊自備資本刊刻與後先坊刻不同

四書大全辯

府示

一

崇禎十二年蒙

南京國子監周咨部十三年正月蒙

提督江西學政侯江西按院徐批准

刊布又蒙提學道轉詳候

題重訂頒行尤恐奸頑射利藐法借名翻

板用偽亂真貽誤初學除江西出示嚴

禁外所有南京書坊理合呈乞俯准出

示嚴諭以免攙奪翻刻等情具呈到府

據此合就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本京各

書坊知悉敢有暗自刊刻前書混亂射
利傳布及無籍棍徒生事嚇詐者許原
呈人何慎等指名呈

府以憑重究枷號示衆决不輕貸須至示
者

右仰知悉

崇禎十三年六月

日給

告示

實貼東觀閣書房

書目

二

石塘居書目

國朝今文辯

行世

歷科程式

行世

甲戌文辯

行世

歷科小題文辯

行世

丙子程墨文辯

行世

丁丑文辯

行世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

行世

詩經歷科程墨文辯

行世

書目一

已卯程墨文辯

行世

古今論表策判合辯

行世

批評陶淵明集

行世

詩辯

合先輩大家詩經行藏稿及同社各

稿刪定約七百餘篇已梓嗣出

四書大全辯

國子監咨禮部刊行即

增刪今文辯定本

前集先生刪定洪永先輩文至崇禎

房藏名稿後集先生合選各省直同
社新舊較今文辯尤嚴確已授梓未
竣嗣出

批評余冢宰古方略

冢宰少原余公合諸史兵家言編次
征謀機備守律奇間凡八部先生復
精加評注與坊刻武備兵衡闕外春
秋等書異卽出

四書三家合辯

書目上

石齋居

先生合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陳
紫峰淺說編成全書各有駁正卽出
程朱遺書語類合辯

語類遺書元本篇帙頗富諸門人雜
記多不合經傳先生錄要刪煩詳加
釐正二程爲前集紫陽爲後集卷次
如舊一二似是而非者先生各有辯
論附載各條之末與坊本別嗣出

古今理學精義要編

先生博采宋明諸儒語錄存其羽翼
經傳至是無非者便學者覽誦嗣出
古今理學辯疑

先生辯正諸家節錄舊說附駁義于
後令讀者知所去取嗣出

史學辯疑

胡尹諸家不無異同先生本春秋大
義詳爲駁正嗣出

歷代名臣奏議定

書目三

石齋居

坊本舛訛甚先生據名臣奏議原本
訂正分吏禮戶兵刑工六區其中議
論異同條奏濶略者皆有乙注嗣出
古詩文辯

先生合文章辯體文體明辯詩家全
體諸書刪定共二百六十卷古今詩
文之體盡于此嗣出

大學衍義辯疑

丘瓊山補真西山衍義後先尚多駁

雜先生擇其精要裨益時政者凡六

十卷 嗣出

國朝古文辨

近刻文衡文歸奇賞不足志一代之

盛先生合諸名家全集分類選評如

古詩文辨例約三百六十卷四方同

志藏有先輩笥本或已刻未刻懇郵

寄本坊東觀閣續選傳世 嗣出

批評性理大全

嗣出

書目四

石齋居

批評陸宣公全集

嗣出

刪評王陽明全集

即出

刪評郝京山草堂集

嗣出

忠書

嗣出

合歷代經國平亂直諫死節諸名臣
本末編次共一百二十卷末附相鑒
一卷專輯漢唐宋奸庸事跡足資省
戒者先生各有論斷 嗣出

書目畢

石齋居主人謹識

御註

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

太祖高皇帝曰攻如

御註一

攻城之攻已止也

孔子之意蓋謂攻

去異端則邪說之

害自止而道可行

宋儒乃以攻爲治
而欲精之爲害也
甚豈不謬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

也

太祖高皇帝曰夷狄
禽獸也故孔子賤

御註二

之以爲彼國雖有

君長然不知君臣

之禮上下之分爭

鬪紛然中國縱無

君長必不如此是

其有君曾不如諸

夏之亡也宋儒乃

謂中國之人不如

御註三

夷狄豈不謬哉

御註四

御註畢

御製四書大全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

自伏羲神農黃帝

御製序一

堯舜禹湯文武相

傳授受上以是命

之下以是承之率

能致雍熙悠久之

盛者不越乎道以
爲治也下及秦漢
以來或治或否或
久或近率不能如
古昔之盛者或忽
之而不行或行之
而不純所以天下
卒無善治人不得

以蒙至治之澤可
勝歎哉夫道之在
天下無古今之殊
人之稟受於天者
亦無古今之異何
後世治亂得失與
古昔相距之遼絕
歟此無他道之不

明不行故也道之
不明不行夫豈道
之病哉其爲世道
之責孰得而辭焉

御製序四

六

夫知世道之責在
已則必能任斯道
之重而不敢忽如
此則道豈有不明

不行而世豈有不
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
基卽位以來孳孳

御製序五

六

圖治恒慮任君師
治教之重惟恐弗
逮切思帝王之治
一本於道所謂道

者人倫日用之理
初非有待於外也
厥初聖人未生道
在天地聖人既生
道在聖人聖人已
往道在六經六經
者聖人爲治之迹
也六經之道明則

天地聖人之心可
見而至治之功可
成六經之道不明
則人之心術不正
而邪說暴行侵尋
蠹害欲求善治烏
可得乎朕爲此懼
乃者命儒臣編修

五經四書集諸家
傳註而爲大全凡
有發明經義者取
之悖於經旨者去
之又輯先儒成書
及其論議格言輔
翼五經四書有裨
於斯道者類編爲

帙名曰性理大全
書編成來進總二
百二十九卷朕間
閱之廣大悉備如
江河之有源委山
川之有條理於是
聖賢之道粲然而
復明所謂考諸三

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大

御製序十

哉聖人之道乎豈
得而私之遂命工
悉以鉞梓頒布天
下使天下之人獲

覩經書之全探見
聖賢之蘊繇是窮
理以明道立誠以
達本修之於身行

御製序十一

之於家用之於國
而達之天下使家
不異政國不殊俗
大回淳古之風以

紹先王之統以成
熙皞之治將必有
賴於斯焉遂書以
爲序

御製序十二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

一日

序畢

題性理四書大全書後
欽惟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
旰孜孜誕興文教以
斯道爲已任

四書大全原序一

萬幾之暇嘗與儒臣議
論以爲四書雖有宋
儒朱熹爲之集註以
便學者然則羣儒之
說頗有異同純駁不

一至今幾三百餘年
紛紜揉雜莫知適從
茲欲會而通之去其
駁而錄其純庶幾聖
賢之道昭然太明臣

四書大全原序二

榮忝居侍從恭奉
德音敢不敬承謹率四
方學者彙以成編
上親商確以定去取書成
特賜名曰性理四書

大全書卽以刊布天
下學較凡從事於聖
賢之學者莫不欣焉
若披雲霧而仰青天
若翦荆棘而循大路

四書大全原序三

坦然無疑釋然有悟
誠萬世之寶也予鄉
郡建陽葉添德氏家
素崇文而好學博雅
間於庠序得觀此書

遂求抄錄錢諸梓以
廣其傳乃以書來
京師請予言識之夫
奉揚

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

圖書大全原序四

無窮者人臣之事也

昔

太宗文皇帝惓惓纂輯是
書以嘉惠天下後世
有功於聖門大矣然

而添德以民間之傳
然者乃能廣播而盛
傳之此其所以超乎
衆人者豈不遠哉是
可嘉尚也已因拜手

圖書大全原序五

以識於後

宣德二年歲丁未秋七

月甲辰資善大夫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

兼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臣楊榮謹

識

四書大全原序六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成帙進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一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

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
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
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
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
昭然可觀自王道旣衰異說蠡起燔烈
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
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
夤緣故習鮮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
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二

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
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
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
悉掃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
阨狂言旣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
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
教興太平首建學較頒賜書籍作養人
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敷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
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王

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爲未成體道謙冲
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
之委靡發舒幽贖鉤纂精玄博采先儒
之格言以爲前聖之輔翼合衆途於一
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皦
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
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
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

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
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繇於
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
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
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
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
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
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
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四書大全辯

進書原表

四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
廣等一介書生羸知章句大學賢關渾
未造其閫奧員冠句履固慚列於章縫
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較劇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觀就編豈勝歡慶
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
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

四書大全辯

進書原表

五

大臣胡廣等謹上表

六

奉

勅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全

圖書大全辯纂修姓氏

一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陳璠

翰林院王經博士廸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臣黃約竹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圖書大全辯纂修姓氏

二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吳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復原

抵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靳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四書大全詳纂參生氏

1915

四書大全引用先儒姓名書合卷一

朱子晦菴如有所損題人則補

鄭氏康玄成
高密
李顯伯叔
伊明川

張子子厚
鳳翔
邵子子雍
河南

藍田呂氏大臨與叔 和靖尹氏堯明

上蔡游氏良佐
顯道

廣平游氏醉
定夫

河東侯氏師聖仲良
龜山楊氏時中立將樂

安定胡氏翼之秦州華陽范氏祖禹淳夫

眉山蘇氏軾子瞻 林氏之奇少穎 三山

四書大全辯

致堂胡氏明仲 豫章羅氏從彥仲素南劍

沙隨程氏可久
延平李氏愿中

象山陸氏九淵子靜金谿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金華

南軒張氏敬夫廣漢止齋陳氏君舉

樂菴李氏彥平江都 山陰陸氏仙農師

北溪陳氏安卿 勉齋黃氏直卿

慶源輔氏居潛菴 三山潘氏諫之

九峰蔡氏仲默

覺軒蔡氏仲覺
三山陳氏膚仲

謹按引用先儒宜詳列世代郡邑出處
位後學有所考今皆闕焉且有併其名
氏而失之者當日纂修諸臣簡略類如
此

四書大全

引用先儒姓氏四

四書大全舊本凡例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
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
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
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
遺漏者今悉增入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
取新安陳氏之說

四書大全

原例一

例畢

四書大全辯序

遑予釋菜南雍爾公
張子問業予予察其
人蓋秉道不詘者居
恒論著類折中于聖

四書大全辯序 姜一

人漢以下儒者醇疵
雜出張子皆竊有去
取所定新安余冢宰
古方略予旣序而行
之今年春復出四書

大全辯質予曰古今

未有不明理而能興
教匡治者也則未有
不辯羣言之是非而
能明理者也自經術

四書大全辯序 姜二

不明漢新莽變制宋
安石新法皆援經據
古究也禍延百姓可
不慎哉歷覽四書大
全諸家之說備矣它

舛錯疑似者頗衆不
有以辯之則滋惑惑
則亂天下有餘惡在
諸儒臣克副

文皇帝講學明道意邪此

四書大全辯序 姜三

大全辯之所不能已
也予時卒觀其書喟
然曰若是者豈徒工
于辯哉以予聞張子
少好關閩濂洛遺籍

攘排二氏貫洽百家
謂文不足盡道思治
其身以推及于人見
世儒竊聲聞苟祿利
恥之或告張子曰我

四書大全辯序 姜四

能明于死生之故幸
而與聞乎道也張子
曰不然士焉有皇皇
趨利避害而明生死
者哉聞者愧屈張子

同邑友人袁臨侯爲

子言張子辛未入

都門有友橐金屬張子

還南道遇劇盜方瀕

死張子拊膺曰予豈

四書大全辯序 姜五

以盜而負友託哉力

與盜持得脫抵白下

廼歸友人金甲戌張

子泛舟繇吳會旋里

舍舟將覆從者皆涕

泣張子神色自若未

幾風濤靜無恙丙子

張子就試南闈不得

志四方同人醵金以

遺張子張子峻卻之

四書大全辯序 姜六

然則張子見利而無

變志臨難而有愚色

閱三十年如一日其

能明義理審是非確

乎其不可拔也可謂

有其本矣其爲辯也
推其說足以興教匡
治去後儒訓詁章句
不亦遠乎

今天子孳孳隆儒重道寸

四書大全辯序 姜七

善罔棄明道辯惑補
諸儒所未逮如張子
兼講求有用以忠孝
自砥厲若之何其徒
以辯論見也惜予鄉

者不能以安定之遇
程子者遇張子也雖
然張子豈以出處爲
顯晦也哉

崇禎十三年仲春旣望

四書大全辯序 姜八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前詹事
府詹事掌翰林院事
經筵
日講官國子監祭酒左

春坊左庶子掌坊事

起居注知

制誥奉

旨首起右春坊右中允

兼翰林院編修充

四書大全辯序 姜九

經筵展書官纂修

兩朝實錄編纂六曹章

奏出

使朝鮮兼閱視海外兵

馬屯田錢糧等務

欽賜麒麟服色新建姜

曰廣楔

姜序畢

四書大全辯序 姜十

四書大全辯序

古茅州周鑣謨

予始與爾公張子交蓋
自袁臨侯南遊之壬申
夏也張子孝友恭儉稱

四書大全辯 周序一

於鄉閭性剛潔廉靜推
於人以不欺爲本人與
接若怡怡無所忤比發
施於事則義有可畏而
其能有不可及故其動

止纖悉謹而有法至考

其大節偉如也甲戌春
輦上覲官奉新檄將謁
閹人之司部事者臨侯
兩疏爭之既而就晉中

四書大全辯 周序二

學使會貪污御史屬所
私弗得志矯劾臨侯得
逮張子間道入長安周
旋園徃中人爲張子難
之乃更安留如素也旣

五年臨侯移節淮南其
時視醯貴人欲相屈弗
可得遂以臨侯能冷笑
入糾嗟乎是烏足以入
臣子罪哉臨侯爲賦冷

四書大全辯
周序三

笑詩去位而張子拏小
舟風雨飄颻沂江千里
相攜歸袁山省其兩尊
人始更來南嗚呼如張
子者豈易及哉人當患

難鮮不避而弗前而張
子獨好與親如其身受
之及旣平人恒嬉煦相
近張子乃獨引而去若
落落未嘗合者此張子

四書大全辯
周序四

之所以難能也聞之先
君子西江理學節義之
鄉也

今上行堯舜之政難以盡
舉然其大者有三如袁

臨侯陳士業湯谷美之事則十三年以來所首稱又三百年以來所僅稱也士業谷美各以忠亮忤時旣逮而

四書大全辯 周序五

上各知其誣還職如故視吾臨侯一轍云三君子者宜春新建臨川皆西江產斯異矣而皆與張子敦平生之志稱友善

則又異而予於三君子佐佑有年或一日如終其身或與終身交又如一日則三君子又皆不棄遺予也則又異嗚呼

四書大全辯 周序六

予不孝得藉諸君子之賢下見先君子也孰非吾張子之賜者哉張子嘗慨然曰世道否亨根乎人心人心邪正根乎

學術學術不正生心發
政其害難窮子輿氏之
好辯豈誠得已哉於是
爲四書大全辯行世其
指次尾序之詳矣予又

四書大全辯
周序七

推本其人如此且知張
子之爲人始乎張子之
學而天下愈知三君子
之人則亦愈知三君子
之學也哉

序終

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
下而所以造士者非
聖人之道無取夫聖
人之道六經其燦然
者矣其最精微者莫
如四子之書于是表
章四書專取朱註行
之謂漢唐以來能折
衷聖人之道使其微

四書大全辯
吳序一

言大義不爲異端邪
說所亂者莫朱子若
也乃當時秉國者受
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
書大全之輯豈非以

四書大全辯
吳序二

聖人之道大卽朱子
固有未盡者則羣儒
之說奈之何其盡廢
也意甚深遠哉予不
肖嘗取其書究之其

中有所發明者固多
卽醇疵未嘗不相半
至其與聖道相戾者
復不少此抑何歟亦
豈非當時承

四書大全辯
吳序三

旨者未能深窺
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
擇又時日不給所委
而分彙者多小生豎
儒識有未逮歟今習

者第謂此

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
敢議論其間者是毀
聖而倍

上也殊不知其不然哉且

四書大全辯
吳序四

夫

國家之制行之後而
當否見則夫論說之
是非亦未有不久而
愈明者也既已是非

較然矣徒以創于更
制之難而併我

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
士之意寢以微失此
又誰之過歟于是袁

四書大全辯
吳序五

州張子獨憂之因于
數百年之後爲

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
者取其說之疑而辯
之或曰是母乃不足

間執讒慝之口乎予

曰不然夫

二祖之考古定制廣厲
教化不可不謂詳且
盡矣乃祀聖之典至

四書大全辯
吳序六

世廟時始定卽以歷代
所從祀者方不難有
所予奪况依傍聖人
而爲說者哉使張子
得時行道必將以此

爲黼黻

聖治之大端今窮而著
書獨先從事于此此
固

文皇帝在天之靈而聖

四書大全辯
吳序七

人之道未墜地之驗
也其以爲朱子功臣
爲楊文貞諸公之諍
友又何疑哉張子聞
之曰然于是以其書

授之梓其辯爲世所
共見予不必論夫以
今日科舉之弊蓋有
異端邪說剽竊前人
之議而恣其猖狂無
忌者矣張子獨起而
辯之則張子之爲人
亦吾之所不必論者
也
皆

崇禎己卯歲孟冬朔

日

貴池同學友弟吳

應箕序

序

吾友張爾公今之醇
儒也植節砥行言動
不苟生平與朋儕骨
肉書未嘗作一草字

四書大全辯

劉序一

他可推矣其譚說名
理重躬修黜虛悟惟
程朱是宗排佛老是
力卽舉子執一言有
乖辯斥不稍假他又

可知矣斯其學問大
致也要所從來得之
濂洛關閩之傳而究
其微言大義其最著
明者有大全辯一書

四書大全辯

劉序二

導揚程朱之言折衷
諸家之說務求至當
以合經指甚盛事也
或曰大全者
文皇帝合諸名臣纂輯

之矣亦有辯歟爾公
曰是乃所以辯疑也
聖人之教人也甚無
取乎守其一說而不
知有更端也是故學

四書大全辯
劉序三

者所見出乎向所懷
來之外則亟喜之知
來啓予喟然之與槩
可覩也夫程朱之言
是矣蔑以加矣

文皇帝又令採之諸儒
使相助發意可知也
且夫胡光大黃宗漢
金文靖夏忠靖輩功
名事業則彪炳矣其

四書大全辯
劉序四

不登兩廡之祀當有
別論焉者而

文皇帝使之網羅先儒
之文去取衆家之論
機務之佐得與見知

蓋容納細流不名一
善意又可知也夫西
河之教尚訛本末鶩
湖之聚爰有異同予
後生小子讀書而有

四書大全辯
劉序五

疑焉則質之質之不
得則思之思之不得
則又反覆讀焉著爲
說以解之研慮問答
若有辯焉者其實以

存吾疑爾矣此諸儒
之樂聞

文皇帝所必許者也予
小子又奚辭蓋爾公
之意如此余聞而是

四書大全辯
劉序六

之會同舍生欲傳其
書苦鳩工無資已爲
請之

國子先生國子先生
樂其事移書

大宗伯及御史臺卿
共督成焉以爲此儒
者之絕業而

文皇帝之功臣宜相與
左右之使其殺青得

四書大全辯

劉序七

竟承學有資也余不
敏知爾公生平悉因
是書成敬言于簡首
如此

嘗

崇禎己卯歲十月望

日

貴池同學友弟劉

城序

四書大全辯

劉序八

序

國家欲使士子深於義
理之文若者士子競
進徒以義疏章句爲
逢時資勦說焉耳何

四書大全辯
方序一

暇問義理果當與否
邪此吾友爾公所以
有大全辯也夫深於
義理者必博學君子
廣見洽聞然後能覽

聖人之大指士托儒
林志在身通唯通斯
得其全耳誦

世祖之諭楊文敏亦曰
諸儒論議有與傳注

四書大全辯
方序二

相發明者采其切當
之言增附於下發明
正欲其博也切當指
大指也今之業此童
習章句祇知爲制舉

義博學故難亦安知
所謂博學邪何尤乎
不得大指也卽自號
不屑辭章于義理獨
深者亦苦少不博學

四書大全辨
方序三

長爲名稱以其眇見
執一省覽釋此不能
通彼自相轆轤卽曰
先民是程吾豈許之
哉吾觀聖人之言非

可以一端論也情見
乎辭書不盡言或反
復得之學者當以聖
人之言解聖人之言
思其意之所指勿以

四書大全辨
方序四

辭病義諸子百家可
合觀焉故得大指者
恒不事章句小儒然
章句間不得大指亦
不能讀也爾雅有釋

詁釋言合而釋義今
但執訓詁遂謂全得
聖人之指不亦迂乎
先儒亦惟恐其指不
得故思而釋之晚年

四書大全辯

方序五

每有所得不自以爲
是乃一切拘守之襲
其辭以爲制舉義若
此者不惟不得聖人
之指抑且不得諸儒

求得大指之指自謂
深於義理不屑辭章
誣矣況有口程朱攘
臂爲狗彘又欲行其
說於天下徼天下從

四書大全辯

方序六

之他日者望其以聖
賢之學上進

君出政事不更誣乎爾
公躬行不苟博學著
書亦旣久被服天下

矣嘗曰明王務學惟
正已知人是急不沾
沾章句訓詁蓋謂讀
聖人之書內以淑身
出則期不負

四書大全辯
方序七

國家徒以爲文章讀之
已非矣至於藉此爲
逢時資豈所以對
祖宗訓士至意哉是安
可不辯也定其回穴

正其靡曼攬其要難
略其附會其不合聖
人之大指者蓋鮮矣
參考者數年而始成
書成方子讀之曰可

四書大全辯
方序八

謂發明切當矣道德
文章政事出於一矣
士君子讀而學之理
學大明人材一歸于
正所學卽所用矣爾

公之對

祖宗不負

國家志何深也其爲世
用豈不大哉又豈第
望其立朝之後上以

四書大全辯序
方序九

此諷諭下以此廣厲
乎

崇禎十二年仲冬月

旣望

皖桐方以智序

四書大全辯序

子夏之學後有田子
方子方之學後有莊
周師相沿流相遠也
廼上蔡龜山定夫諸

四書大全辯序
沈序一

公親及伊川之門號
高弟其弊也浸入於
釋氏豈遞傳而爽厥
指歟何遽鑒也明仲
仁仲咸胡文定之子

又咸稱賢仁仲每欲
焚其兄所著論語解
讀史管見同體而不
相謀以視師承焉尤
奇至朱子則一人之

四書大全辯

沈序二

身經緯萬端裁壹衆
說集註成自謂銖兩
稱勺無可損益晚思
改正而未及復云自
誑誑人之罪不勝贖

胡信於始悔於既也
哉嗚呼聖人之道博
矣大矣博難一大難
精弗審弗一弗擇弗
精夫以大聖大賢爲

四書大全辯

沈序三

之師或得諸面提或
得諸私述承風未遠
本原淆如甚者一戶
之指歸岐趨又甚者
一身之後先殊見彼

其人皆巍然至德爲
世楷模者也而遠近
同異之間牴牾錯出
矧推而他儒之論說
合以諸家之罔羅意

四書大全辯沈序四

見互持寧詎無失善
乎張子之爲四書大
全辯也慮及此矣或
曰是文敏文穆諸公
所廣衷而共正者可

無辯或曰是

文皇帝所諭而定鑒而
裁者可無辯嗚呼同
學孔子之學皆孔子
之徒也濂洛以下率

四書大全辯沈序五

得揖讓而質其是非
者也同庇

祖宗之宇皆

祖宗之臣也楊胡諸公
率得確稽而決其可

否者也藉令張子當
其時膺其任出入參
伍斷厥醇疵必有以
闡道微稱

上旨匡諸臣所未逮掖

四書大全辯

沈序六

來學以所趨者今其
言粹然疇復持異議
於其後哉夫

明興治天下亦多術矣
而會與大全二書斌

斌稱綱要焉會與者

法之經大全者道之
源也法者一王之所
定匪天子不得而更
道者萬世之所公雖
匹夫可得而議且夫
會典成於

四書大全辯

沈序七

敬皇帝之世而歷數代
輒一釐正修明大全
寢三百年無有問者

縱

天語未飭亦非

成祖之所望於後儒也

張子秉德在躬綜富

而義約以尊

四書大全辯

沈序八

王可以較先臣之訛以

翊聖可以摘前賢之

釁且夫三代以後諸

儒不能不疵繆失實

前之爲說蓋彰彰矣

張子庸得已乎哉張

子袁州人學術行誼

余所宗數天下稱爲

芑山先生云

崇禎十三年仲秋旣望

四書大全辯

沈序九

宣城沈壽民謹序

序畢

四書大全辯序

今世皆稱芑山張先生云匪徒艷譽其文采炳赫奔走智勇斤居軫笈相望所至牋

四書大全辯

陳序一

刺相錯而已也蓋謂微言絕于僭偽大義乖於訓詁先生出而近搜遠紹擢瀾討源上自鄒魯下自河汾

昌黎關閩濂雒洙

國家白沙餘姚諸儒莫不折衷摭撫以成一家之書使學者是正而不敢違悖於義理

四書大全辯

陳序二

太祖高皇帝曰往古聖哲不儒名而德行實儒今求德行于文藝之中先生所以度越諸子宜夫天下翕然稱

道不以爲濫也先生
爲人廉以潔知以斷
少好著述凡先儒註
疏語錄貫涉既久涵
養既熟乃始編摩大

四書大全辯

陳序三

全詳爲之辯夫辯者
豈疑先儒哉讀先儒
者不得其要則充汗
而周張不發其凡則
拘蹇而影附學者之

疑往往而是也而必
以宋儒章句之義如
爝火之明滅于兩間
涓滴之注跗于百谷
也不亦謬哉

四書大全辯

陳序四

永樂中鄱陽儒士朱季
友詣
闕獻所著書毀宋儒以
自是
上覽之入告曰此儒之賊

也悉焚所著書其彰
示奸惡端嚴士習如
此其重也乃者

功令釐正文體溢于格
則罰併坐選主一時

四書大全辯
陳序五

英傑蔚起尊傳註明
體要靡然如草之從
風矣間有雄奇自命
之士賤道德而喜權
術儕中正而升雄奸

且謂此傳註之學譬

三家之市拳曲揖跪
長老子弟盤旋爲禮
文耳至于陳帝王之
略備將相之器廷則

四書大全辯
陳序六

激直圉則扞衛非跣
跣不羈多知自將恐
未免談虎色變技且
窮而莫之試也爾公
先生竊憂之以爲學

者不善讀傳註耳夫
傳註者求聖人之道
未有舍此而可以弋
獲者也昔之儒者既
得其大義矣而猶未

四書大全辯

陳序七

敢卽安也一篇之中
一字之義反覆沉潛
必無毫髮紕繆而後
已挹其氣雍容夷易
高談仁義佩其教老

成典則坐鎮雅俗國
家危疑禦侮勘亂則
儒者又以恂恂然陳
風吟雅而任之李克
論魏成子曰居視其

四書大全辯

陳序八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
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不然不可以仕趙衰
議擇帥曰卻縠可嘗

聞其言矣悅禮樂而
敦詩書禮樂德之則
也詩書義之府也德
義利之本也不然不
可以戰爾公先生布

四書大全辯
陳序九

永困諸生試屢蹶四
方學者師宗之名夏
竊嘆先生于先儒有
提綱挈領之功于文
章有摧陷廓清之力

律以治身以孝友風
厲同人能使一時翔
集京都者不敢稱先
生爲名士領袖名夏
爲之歷推先生之教

四書大全辯
陳序十

古聖人之徒也先儒
之翼也我

國家章明禮樂之功臣
也亦今日人才用世
之兼資文武者也有

其行兼有其言儒其實乃儒其名此大全辯之大旨造于後學也嗚呼孰謂立德立言立功非一人事哉

四書大全辯

陳序畢

崇禎十二年仲冬朔日

梁陽陳名夏序

陳序畢

四書大全辯自序

今天下學術不適用諸畔棄聖經蕩越古訓者何其紛紛歟揆厥所自士讀書不審

四書大全辯

自序

去從錮往說溺文詞去道滋遠耳四書大全

本朝

文皇帝詔諭諄悉務極精

備切當冀學者明理
弼治意甚盛哉亡何
儒臣纂修值

國家多故鮮克覃思竭
智折衷大道以故去

四書大全辯自序二

取頗謬于聖人學者
弗察輒無敢是正曰
以奉

王制以宗程朱墨守大全
足矣予究觀其書程

朱而外橫渠安定西

山龜山諸家有足采

者他天臺溫陵仁山

玉溪東陽繁複者衆

甚則牴牾經傳安得

四書大全辯自序三

槩取而傳會之况大

全闡繹傳註屬輯自

諸儒臣非四子之書

之莫可易也其間義

理無盡俟後人庚續

發明非

祖訓大誥律令之無可議
也又况聖賢立言以
救時爲急以不悖道
爲正既不無異同而

四書大全辯自序四

又未嘗自以爲至孟
子願學孔子其論斷
子產管仲與孔子異
朱子師事李延平迨
權衡格物致知有時

輕延平而軒程氏至

於程氏之說疑而不
足信者朱子尤有所
不取夫程朱一代大
儒程子生平論著間

四書大全辯自序五

嘗自以爲未當而朱
子集註初本改本更
定至易簣不能無憾
它書屬程朱門人問
答雜記類皆失真而

滋訛誤繇此推之非
斷之以不易之理未
有不爲往說文詞所
惑者然則學者以程
朱未定之論與

四書大全辯自序六

國初諸儒臣未精未備
之書率從風以靡罕
所讐正則是名爲尊
王舍其匡救將順之大者
而併曲阿儒臣一隅

之見口宗程朱不能
得其微言大義而卒
以乖亂孔孟立言之
指如是而欲其明道
以適用不亦難乎予

四書大全辯自序七

生也晚竊有志于道
不幸不與程朱同時
獲質疑請益又不幸
不親見文貞文敏諸
人與論定得失是非

助大全所未及今也
不得已私有折衷每
與諸家異同雖宋諸
儒爲世所共宗者亦
罔敢傳會不知者且

四書大全辯自序八

怪以爲妄可歎也已
然予猶幸遭

今上聖明講學求治匹休
二祖中外雖孔棘孳孳論
誠正

頒孝經以風厲學官惜
夫諸大臣未有以釐
正大全之說進者夫
大全理學忠孝所自
出昧此則亂明此則

四書大全辯自序九

治今士習其讀遺其
義或庸鄙而登膺仕
或佛老而竄聖經生
心害政匪一朝夕而
其失皆始於不明是

非不深求乎學庸語
孟之道當是時而靡
然不爲之辯可乎哉
予不揣固陋偕家仲
季定著四書大全辯

四書大全辯 自序十

行世蓋將使天下知
孔孟程朱雖嘗異同
而同歸于道如此大
全諸家之說之雜見
諸儒臣編纂之疵漏

如此讀大全不可不
審去從如此非敢謂
論辯證據有功經傳
學者苟推予辯以求
其當庶知所取正不

四書大全辯 自序十一

爲往說文詞所惑雖
以適用匡治無難則
道在是矣故予惟懼
辯之有未詳辯之雖
詳而尤懼言有餘而

行弗逮不能漸幾于
聖賢之道是則可憂
也彼異已者之議惡
足恤哉

崇禎十三年仲春月既望

四書大全辯 自序十二

後學張自烈序

自序畢

四書大全辯凡例

大全舊本各章用小註分疏集註每集
註或十數句或五六句或四五字以下
皆細書小註隔之每小註或數十句或
六七句或二三字以下復大書集註承
之集註斷絕不屬小註紛冗雜見大全
辯先白文次集註又次小註各章集註
連書置小註前各段小註次第置集註
後凡小註如朱子曰一說既畢復自起

四書大全辯 凡例一

一說皆連行細書用一圈中隔不另擡
頭南軒張氏雲峰胡氏等各爲一說者
各擡一頭冠以姓氏不並行連書又小
註中各有音釋舊本連小註寫刊俗學
誤讀音釋爲小註大全辯摘出置各段
小註後又小註有同一條而中誤用圈
截使文辭不貫者有各一條而中不用
圈截使分界相混者凡若此類皆詳加
改定不宜圈截而誤用圈者削之宜圈

截而誤失圖者補之與大全舊本別

坊刻四書大全白文集註皆大書字畫殊無分別大全辯白文字畫大于集註以明先經後傳之意又四書注疏大全合纂行世已久某竊謂大全諸說繁複甚而又合注疏並存是愈繁也注疏宜另爲一書單行不當刪附大全或注疏與經傳合其說確不可易者間采一二入大全辯去取與合纂異讀者詳之

四書大全辯

凡例二

金陵吳間武林所刊大全字句錯誤頗害文理有二字併訛者如政教作改效致沼作放泊元聖作无本交互作文王之類是也有一字兩脫者如丕作不一置作四直堂作尚士馨作鼓咎之類是也有點畫轉相訛者如能作長長又作出尊作專專又作馬之類是也它如簡筒審蜜莫英袞袞兆非志忘而面乘乘效郊攻改求來里至巫坐任在之類枚

舉不盡大全辯據

國初原本較正魯魚亥豕庶幾或免合坊本參觀自見

大全小註凡精切者增損爲難其可刪而尚存者細注各章上方云某氏說宜刪或諸說足補小註闕略者錄附舊本小註後姓氏失考不敢勦爲已說仍別以或曰二字或小註諸說已明某不敢復贅他悖理叛經者間亦竊附管見借

四書大全辯

凡例三

肆駁義侯學者論定特書芑山張氏曰別之

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陳紫峰淺說諸坊皆有專刻惜辭多義寡質諸聖經離合者半然其間駁正集註小註者頗益承學大全成于永樂中蒙引存疑諸家皆未及附入某舊有三家合辯合蒙引存疑淺說而辯之是非備見其采入大全辯者仍著蔡虛齋林次崖姓氏特

什之三四耳紫峰詰訓本文半循集註
蒙引存疑故不多錄嗣梓三家合辯全
書附大全辯行世

大全辯雖大等是正與原本稍別然未

經具

題不敢榮刷擬伏

闕上書深明

國初儒臣編纂缺略之失諸家議論繁蕪
之陋與夫援引左傳史記家語莊周荀

四書大全辯凡例四

楊淮南劉向之說之紕謬請

旨重訂盡汰去舊本冗複謹輯

本朝

二祖

列宗羣經類要正定書傳春秋本末

御注洪範世臣總錄名臣奏議等書凡羽

翼經傳與各章互發者錄置各章小註

前備經筵講肄昭臣子尊

王一道同風之義又旁撫漢唐宋史事暨

永樂以後諸名儒語錄有裨理學經濟
者附載各章小註未明四子之書皆治
天下要道所繫未可訓詁同日語舉要
刪繁編成全書然後繕寫呈
進候

今上親賜裁定冠以

御序刊布學宮庶無負

文皇帝崇儒明道初意茲所刻大全辯少正
坊本之誤俾學者知初本闕漏如此尚

四書大全辯凡例五

未瑩某夙志況各章點乙評注爲寫人

胡氏脫誤者不少傳久實難願二三同

志悉心發明匡某弗及明道辯惑非某

一人任也增刪四書大全嗣出

後學張自烈書

四書大全辯凡例畢

芭山大全辯畧正書合藏書不在此外借
大全辯畧成或初充在街。是亦不在此外借
先生曰不得已耳。或曰辯可得聞與。先生
生樂舉前所去取者告之。聞者輿然曰。
今而知辯之不可已也。一時與先生異
同者。皆退求其說。皆不以辯爲非。蓋不
待卒觀全書。而其間是得非失。較然可
見。嗟乎先生豈好辯哉。予小子欣承師
說。草次授劍。用公同學。其說或不載大

全辯。或詳見大全辯各章。凡若干條。顏
曰。芭山辯畧。附先生凡例後。覽者宜有
取焉。崇禎己卯冬月。望門人餘姚陸志
浩拜手書。
凡說書有磔裂牽綴穿鑿者。雖其說出於
漢唐宋諸儒。皆其所不取。如論語射不
主皮節。邢昺疏云。古者射有五善。不但
主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
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爲善。故孔

子抑之云。古之射。不主皮也。古者爲力
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
失。力役之事。貧富兼併。強弱無別。而同
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
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結上二事。皆前
古所行之道也。諸家凡磔裂者類如此。
禮云。禮云節。韓愈云。此連上文訓伯魚
之辭。李翱云。慮伯魚但習二南。多知蟲
魚鳥獸而已。不達雅頌形容之美也。有
以知詩者。禮樂之文。玉帛鐘鼓者。禮樂
之器。兼通卽得禮樂之道也。可與共學
棠棣之華。二節。陸象山云。上面是說階
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
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
可進者也。吾猶及史節。韓愈曰。上句言
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
削也。譬如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
之。非已所學也。諸家凡牽綴者類如此。

孔子時其亡也。韓愈曰。時當爲待古者。亦時。商人音作遲。其實待爲得文。王視民如傷。節趙岐注云。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于紂也。程氏外書云。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道。太平而未得見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一節。趙註云。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諸

芭山大全辭畧

三

家凡穿鑿者類如此。雖邢趙李韓程陸諸說大全所不載。然小註諸家之說。間有與此類者。某皆詳爲辯正。其他出入二氏。依傍百家。憑臆破道之言。雜見經言。枝指諸書。或皆出于時儒好異傳訛之陋。不斷之以理。質之于經。是非必不能無惑。讀者繇某所辯正熟思之。當不爲往說所錮耳。

小註中有辭意重複者。有大同小異者。如

學而時習一章。集註云。說喜意也。慍含怒意。其說已明。而雲峰胡氏又云。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朱子云。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其說已明。而勿齋程氏又云。未知未能必效諸人之謂學。已知已能刪者也。子禽問于子貢一章。新安陳氏云。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主處。

芭山大全辭畧

四

皆神妙無不通。其說已明。而吳氏程又云。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哀公問弟子一節。集註云。顏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其說已明。而上蔡謝氏又云。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此吳氏謝氏說之可刪者也。有小註本釋彼章。而誤入此一章者。如孟子不成章不達小註採朱子所謂如孝真個做得孝

成之真個做得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做得成。此乃解釋論語斐然成章之旨。脩書者誤採之于此。殊是惑人。考語類。此章並無此語。說見蔡虛齋蒙引。此不成章不達一節。朱子小註之可刪者也。又有一章之中。一人之說。前後重出者。如養氣章首節小註黃氏洵。云無所疑是道明。無所懼是德立。至敢問夫子。惡乎長一節小註。又錄黃氏洵。

芑山大全辯畧

五

饒云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二條並列于一章。而其言初無分別。特即與是二字稍別耳。又有一人之說。或見于此章。或復見于他章者。如大學所謂脩身一節。小註西山真氏云。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嘗嘗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至中庸道也者一節小註。又錄西山真氏云。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

恐懼不同。中庸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嘗嘗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二說並列于大學中庸小註。而其義初無淺深。特字句繁簡稍別耳。此黃氏真氏說之不可不分別刪之者也。某循覽各章小註。如此類者頗衆。凡皆當日諸儒臣去取所未詳。而就中逐節刪汰。令歸簡要。勿填贅亂。學者聽聞其不能

芑山大全辯畧

六

無俟于後人可知也。小註有腐迂不合理。後學不可不辯者。如殷因于夏禮一節。東陽許氏云。堯舜禹皆用人貌。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觀聽。某竊謂改正朔易服色。此中自有通變。宜民道理。非徒新觀聽而已。若僅新一時觀聽。得已不已。樂于變更。則聖人紛更多事。其去後世無故而更

制立法者一問耳豈因時損益之道哉此許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許氏此說類者可推也有深看集註淺看白文失當日語意者如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節仁山金氏云此章就接人處言之反其求之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某竊謂五者雖就接

芭山大全辯畧

七

人處言而內一層自寓觀大學心廣體胖孟子根心生色便知接人處雖屬外所以接人處仍屬內非子貢僅從外邊氣象形容尚欠內一層必待集註補之也此金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金氏此說類者可推也有拘泥集註一句一字不能領畧大義者如信近于義一節雲峰胡氏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

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如此某竊謂約信致敬雖就人之行此而言未有離本體而可謂之信恭者集註雖說事之宜而心之制在其中雖說禮節文也而天理在其中遺却心之制何處得事之宜遺却天理何處得節文集註獨言事之宜獨言節文者省文耳此處因集註不言天理妄

芭山大全辯畧

八

謂禮非指本體言如生事之以禮三句集註但云禮卽理之節文獨畧去天字又將如何立說謂集註不輕去一字乎此胡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胡氏此說類者可推也有呆看白文不切事情失言外之意者如孟子爲卿于齊一節南軒張氏曰孟子特統其大綱于上而驩則共其事于下若驩于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

言以正其失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亦烏得有言哉其竊謂使驩而舉可與言事雖既治孟子不必不與言惟驩不可與言故婉絕之耳夫既或治二句託辭耳若云驩于禮無失于儀無曠孟子無從而正其失便呆看了治字便似孟子果無可言失却孟子不與右師言之意併失却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此張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張氏

與修德不相涉致知格物是講學正心修身是修德未宜分析支離之病觀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皆一氣聯貫說來便見得致知格物皆所以爲修身地原非截然兩段安得謂格致專是講學正修專是修德邪至于學問思辯行中庸總言擇執之目闕一不可必行之既篤然後學問思辯有實際工夫可據豈判然劃定界限各不相通博學等偏屬講學篤行偏屬修德邪此雖朱子之說亦自有不可不辯者也凡與朱子此說類者可推也有一章諸說相矛盾不合本文大旨者如夫子加齊卿相一章朱子云知言養氣爲不動心之本又云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又云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

後方能養此氣。又云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又云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某竊謂孟子蓋從曾子自反中勘出慊心學問。只在心上用功。能集義則知言養氣自包括在裏面。先正云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云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事不求個是而已。蘇頌濱云達于

芭山大全辭畧

十一

義所以不動心。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頌濱此說雖與朱子異。然與白文通章大義相貼。新安陳氏采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氣。據此帖所云則朱子所謂知言養氣爲不動心之本。不自相矛盾邪。至于小註中陵陽李氏則云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爲先。仁山

金氏則云知言是養氣之助。雲峰胡氏則云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又云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李胡諸家雖似傳會朱說。而据通章大義求之。自當以朱子與郭帖蘇頌濱陳新安之論爲正。此紛紛諸說之必不可不辯。而凡與諸說類者皆當求其大義者也。某按各章小註如此類者不少。凡皆當日諸儒臣擇之未精。論之

芭山大全辭畧

十二

不定者。大全辯雖不徑刪其說。卒亦未嘗槩相傳會也。詳見各章辯正。集註小註有事無明據語屬承訛。撫入各章。滋後學疑端者。如未見好德一節。集註云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小註新安陳氏云夫人不翟弗自蔽。公與同車。翔翔過市。無耻孰甚。爲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某竊

謂此字... 論片... 靈公...
而... 靈公篇中加已
矣乎三字... 確指靈公也。白雲
許氏曰此與大學此喻一般意只是勉
人須實好德此說自正。新安附會圈外
註以史記事爲可據非也。齊景公待孔
子節集註云事見世家。小註載孔子世
家云齊景公復問政于孔子曰政在節
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

芑山大全辯畧

三

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
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塋不
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
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
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
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君欲用以
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
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
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吾

老矣不能用矣。孔子遂行。反魯。其竊謂
孔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稱其善與
人交必有取爾也。度晏子之言不宜鄙
倍至此不宜詆斥孔子至此豈史記世
家果傳信之書乎。集註小註各章引證
之未可據者多此類。至他章所引荀子
淮南說苑其中舛悖而無補于經傳者
尤甚。惜當日諸儒臣不嚴加擇別耳。
集註小註有制度官職姓氏皆無可考。不

芑山大全辯畧

西

能不闕如者如陳亢孔子弟子或曰亢
子貢弟子集註云未知孰是。申枨鄭康
成云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枨字周。
家語又云申續字周。左丘明或問丘明
非傳春秋者邪。朱子云未可知。老彭集
註据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
氏注云商賢大夫。故謂之商賢大夫。指
一人而言。王弼又云老是老聃。彭是彭
祖。指兩人而言。朱張不見經傳。八士或

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大師摯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于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時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古今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事曰師

芭山大全卷

五

摯見之矣則師摯又似厲王時人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此官職姓氏之無可考者也千乘之數朱子云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費力考究周室班爵祿朱子云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明堂制朱子云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類又云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貢助徹

朱子曰先王制禮入于之制後世多增濫薄池之類大自是後人不知其意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祗則固間許多難理都該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此制度之無可考者也學者于此自當以春秋夏五郭公例推之必欲求詳則鑿矣

芭山大全卷

六

蒙引折衷小註存疑辨正蒙引此二書宜合觀其三家合辯中存其簡明確當者而已或存疑淺說載蒙引諸條無復異同駁正者則仍蒙引原文而削存疑淺說所節錄之文蓋合三家爲一書嫌其重出耳至于蒙引不傳會昔人處如君子而不仁一節則云不必依謝氏註人無有不善一節則云不必依朱子註皆確有所見然其中舛悖呆滯亦有與存疑同病者如君子博學于文一節蒙引

云博者在外博者約在內上來某竊謂
文雖屬外至博學則讀書窮理工夫仍
在裏面豈可盾看學字某謂博者在外
乎此說之外悖不足觀者也賢哉回也
一節蒙引云賢哉回也下文云云是其
所以爲賢故終之曰賢哉回也某竊謂
白文簞食瓢飲數句只虛虛就中想像
顏子活潑地首尾兩賢字咏嘆淫泆尚
有語言形容不盡處口氣最渾淪涵蓄

芭山大全辯畧

七

若云實指所以爲賢便似以下文詰上
文矣此說之呆滯不足觀者也存疑中
尤悖理者如能以禮讓爲國一節存疑
云爲當時上陵下僭而發詞雖若指人
君其實臣意居多當時李氏據國政錄
已出止是不讓故聖人言此以寓箴規
之意魯君失政公室四分讓已過矣若
更規之以讓非以水濟水乎某竊謂聖
人只槩論致治之道不專規切季氏况

讓雖主退然其意靡怯懦自別以魯
公室四分而謂之讓不惟看禮讓道理
不明併失却當日聖人立言大指蒙引
存疑中若此類者某皆不敢苟同讀者
宜知所去取

集註小註有正義有餘意如道千乘之國
一節紫峰陳氏云集註反復相因是餘
意虛齋蔡氏云咏朱子在此五者句可
見反復相因之說是餘意如百工居肆

芭山大全辯畧

七

一節集註云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
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
篤尹氏云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
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
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小註新安
陳氏云前論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
見後說是發于夏餘意人不知而不愠
一節小註新安陳氏云集註凡推說本
章正意外之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

某嘗錄此說以推合章。如其爲人也孝。第一章集註。以性以仁爲孝。弟之本一句。非本章正意。特發明道理如此。吾曰三省吾身一節。集註三者之序以忠信爲本。亦是本節餘意。非正意。須知傳習中亦自有忠信在。故凡讀集註小註。而不分別其爲正意爲餘意者。未免扣槃捫籥之見。恐卒與聖經大義判隔。其害道正不淺耳。學者詳之。

芭山大全辯畧

九

大全舊本有援引左傳周禮等書。每條音釋與本文連書。段落皆不明者。如論語君子之于天下一節。集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舊本小註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蒍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蒍通而賦曰狐裘麗音蒙茸。以無駭爲裘。貴者之服也。麗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爲三國。吾誰適從。

言城不堅則爲二公子所經。堅之則爲國。某按晉侯使士蒍至吾誰適從五句。凡三十一字。屬左傳本文。音蒙二字至不知所適從。共六十九字。則皆左傳本文註也。孟子市廛不征一節。舊本小註周禮地官司徒市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辯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

芭山大全辯畧

十

市。以量度教賈價同而徵債。音育。以質劑。謂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以賈民音古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黷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大市日昃。昃同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某按司徒司市至販婦爲主十七句。凡一百二十字。屬周禮地官本文。市官至昃同。

三十四字。則皆周禮本文音釋也。諸如此類。後先坊本皆連書。皆不用圈截。或微加圈截。仍用連書。久之。圈截漫滅。本文與音釋。字畫無大小別識。往往合本文音釋而一之。此皆後人沿襲初本之陋。而不知所更定者。今大全辯特拈出各段注釋。或字句簡約。如龐音蒙。龐茸。亂貌。賈音古。賈價同之類。皆提起小字。細書列本註上方。其稍繁者。如茸以狐腋爲裘。爾雅質劑也之類。皆炤傳記次第置本文尾。各用一勾劃斷。不令音釋與本文纏繞連互。又舊本所引傳記諸書。裁割字句。語義或有未暢者。間查傳記原本。稍益一二語。又舊本註釋脫遺。後學往往失考者。間采傳記諸家注釋補之。俾讀者曉然于心目間。或亦微有裨助云爾。

白下示及門諸生語

四書大全予私有所辯正。凡大全簡要精切者。甲之。複重支離者。乙之。使諸家是非異同。條分區別。爲四書大全辯。已又念。今天下書院既毀。士君子以講學爲戒。儒先理學。不絕如綫。以故滅彝倫。叛

示及門語

君父。往往而有。予歷觀古今大儒。未有不讀書窮理。而能講學者。亦未有不端心術。務躬行而謂之能窮理。能讀書者。昔譙定語胡憲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嘆曰。所謂學。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不求人知。一意下學。解縉嘗曰。王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繇此觀之。凡侈談理學。剽畧先聖遺言。不孜孜正心淑身是務。特內豎傳令。瞽史誦詩耳。以予觀唐宋諸儒。其心術邪正。躬行醇疵。勿具論。攷其立言。間有與聖賢

經傳相悖者。卽如孟軻之與荀卿。其術源流甚明。迺裴度與李翺書。則云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歐陽脩唐書藝文志論。則云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愚謂荀卿嘗言亂天下者。子思孟軻。則是荀卿尚未明孔子之

示及門語

二

道尚欲與孟子爲雙。惡在能專修孔氏乎。惡在能左右周孔與孟軻同日語乎。至如曾鞏王安石復妄推莽大夫楊雄輩。作劉向新序目錄序。其言曰。自漢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按鞏之爲是言。亦旣軒輊失倫。詒識者嘲笑。及荅王深甫論雄書。則又

云。雄處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死。合于箕子之明夷。又云。美新之文。雄非可已而不已者也。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則于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又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于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爲然。鞏之言不合于道。蓋如此。安石嘗力排荀卿。不能知禮。而獨于楊雄仕莽。則謂其合孔子無不可之義。且云。世傳其投閣

示及門語

三

青也。安石侮聖叛經。附會楊雄。又如此。耶人簡紹芳又言。雄無仕莽事。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或又云。考之法言。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

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豈止三世哉。然予不責輩輩考雄仕莽失其實。責其妄謂雄仕莽合道耳。又韓愈司馬光。率盛稱荀楊。欲傳其書于後世。愈之言曰。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

示及門語

四

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刪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光之言曰。戰國以降。百家蠡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楊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知所去從。愚謂荀楊之書。其是非純駁。皆灼然易辨者。而韓愈司馬光卒阿所好。至此。令後儒無所折衷。至此。又况它書之毫釐千里。似是而非者。凡此皆講求未精。理學不明之

過也。

本朝理學名臣雖未嘗乏人。而其言之不合于道。亦往往見于什之三四。如殷時訓邁。固世所稱究心中庸者。其自言曰。于幽寂中恍忽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楊復所起元。持論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于孝弟慈。其自言曰。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謂一心耳。一以爲有

示及門語

五

形之心。非心。一以爲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果有二心乎。昔程氏以心使心之論。考亭竊以爲非。豈卽心非心之說。果確有所見。與先聖殊途而同歸者乎。又陳白沙獻章嘗語人曰。載籍多而耳目亂。徒誦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苟不奉之書而求之心。察于動靜有無之幾。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實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

書得之自我也。愚謂聞見未可驟廢。但宜反求諸心耳。楊中立云。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能施之于事而順。然後爲得。中立此論自確。如白沙所云。豈非本陸子不必讀書之說。使後儒皆墮入空寂乎。何椒丘謂白沙有數語與濂洛關閩不合。豈白沙果皆醇無疵。而椒丘爲苛論乎。繇白沙復所時訓諸人之言推之。我

未及門語

太

明理學。未必粹然。出于正。而所刻理學諸書。又皆維出無統。甚非昔賢明道辯惑之意。予雖謫陋。私欲合性理大全程朱諸大儒遺籍纂次評定。爲理學精義正編。又合羅允升羅近溪陳白沙王陽明王龍谿諸人語錄。及邇來賢士大夫雜著。與聖學相發明者。爲理學精義續編。又摘諸家肯謬穿鑿腐迂者。爲古今理學辯疑。繼四書大全辯行世。而尤冀四

方學者無徒求諸語言。人人以讀書爲理正心術務躬行爲急。徐而措諸政事節義之間。皆卓然足觀。則書院雖不能驟復。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理學卒未嘗不明于天下後世也。願同志共商之。

西蜀門人孫士登 錄
廣陵門人朱茂升 較

未及門語

七

與友人論大全書

一

辱示後人妄著書引朱季友爲戒者
至謂大全確不可易學者但守成說不
宜更有發明則非也某嘗謂時儒不深
觀大全或明知諸說有未當不少加是
正無它懲于季友而莫敢發耳夫季友
以布衣獻書禁詆先賢宜其爲

上所棄然在季友竊有可痛而在文貞諸公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一

不能無過季友年已七十肆力論著豈
無一言之幾于道就令言不合道當合
季友生平所著書分別邪正

頒示天下使皆知季友毀聖叛經皆因以爲
戒又使知季友一二可采者

聖朝容納廣大未嘗禁廢質諸仲尼不以人
廢言與古聖王寸長必錄之意不至相
刺謬之甚爲文貞計方

上怒時宜進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聞闔濞

洛彼此不無異同俟臣等率觀季友之
書得失豈治季友罪勿沮將來獻書者
意果爾則

至怒可回季友之書之是非可並見文貞諸
公所以處季友之道可無憾若之何其
悉燬之也況史昭勸懲善惡備載陸九
淵有言孟軻曰仁曰義錄楊墨而其說
益明則是楊墨之言至今存楊墨不能
害道卽季友之書至今存季友亦不能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二

二

亂經可知也又況它雜家百氏焚不勝
焚在學者知所去取信如文貞之說齊
桓晉文不當見于春秋樊遲宰予陳亢
叔孫武叔告子楊墨諸人之言不當見
于語孟有是理乎然則季友以妄言獲
罪固無足惜文貞諸公獨不思深明
國體以成

聖德之廣大折衷羣言一歸于正此某所以
終不能全議也時儒懲季友前事相

率隱默皆趨利避禍之見某深不取文
貞諸公有知當不謂某爲妄足下幸教
之

二

來教云先儒成書不可妄有去取其竊
謂不然少時見儒臣進書表盛稱

文皇帝功德三皇無以加某恠歎曰將置

太祖高皇帝何等邪鄙見儒臣但當云功德
比隆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三

太祖不當謂

成祖追蹤三皇如儒臣所言頗失古大臣因
事納諷意不可爲後世法然則諸儒臣
凡似是而非若此類者其不可強相傳
會甚明也足下推此以觀大全當知某
非好辯耳

三

伏承警誨感發良深來諭云四書大全
皆聖賢經傳先儒詁釋甚詳復有辯何

也某意足下尚未悉大全辯始末耳

某非辯經傳辯諸家解經傳有未當者

某言雖未必盡合道其間心同理同一

二可自信者則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非妄也

書辨四書者耳楊中立著周禮書義

辯疑非辯尚書周禮辯王安石父子耳

信如足下謂某不當辯大全則是仲虎

中立不當辯四書周禮尚書也或又言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四

大全

成祖頒行爲下不倍辯不能無罪某謂此論

尤非歷攷古經傳臣子之于君父經傳

雖不一皆以從所可從爲不信非從所

不必從爲不倍也嚮使大全果至是無

非哂哂喜辯好異某罪誠大今是非雜

出尚須定正獨以諸儒臣編纂進

呈卒強相傳會則是不敢于悖先儒而敢

于叛孔孟豈得爲知道者哉成化中禮

臣周洪謨進辯疑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宋儒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說者乞特 勅儒臣考訂仰取

聖裁某謂辯疑錄必非無據雖不允所請併辯疑書亦不傳然亦足見大全未必皆合經傳後儒不可無所發明辯非自某一人始也宋張栻曰仗節死義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呂文穆對太宗曰臣非執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五

國事繇是推之

國家舉措有不合道者諫官廷諍不爲過不奉詔不爲倍

上況是正遺書同敢少阿庶幾古補闕拾遺之義

聖明勿棄葑菲可幸無罪彼不深究義理者槩以靡然亡所是非爲尊

王爲翼聖何其弗思甚也藉當

國大利害宜犯顏直諍者亦皆拱默觀望

退曰我臣子耳分當唯唯耳此子思所以致愆于君者也天下事誰任之又況辯特爲此言言之未爲過惡得與信上者同科邪今足下必欲謂某辯爲不可某極知僭踰存鄙說俟後世而已倘足下更有以益某某不敢不敬聽惟炤察幸甚

四

某頓首白比來詳訂大全其中實有可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六

刪補者擬單力一二載卒業是書繕寫進

呈或有所發明足下必以爲版刻不容更易諸說不可增損私竊疑之某觀大學舊本有某章誤在某章下者朱子更定篇次爲大學章句子思叅夫子之說作中庸而于哀公問政章或刪其繁或補其闕後世未嘗非之然此皆往事也我太祖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至

文皇帝復充廣之爲文華寶鑑視昭鑑錄
詳又萬曆間大學士申時行奉

旨謄寫

太祖及累朝訓錄置法宮以便覽觀言訓錄
舊本式樣寬濶今宜稍斂改從書冊舊
本簡冊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

上從之凡書籍宜更易而不必不改定與
宜充廣而不必不增補如四書大全者
皆可例推如謂更定增補大全爲僭則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七

朱子大學章句子思中庸刪補

文皇帝充廣昭鑑錄申學士請改訓錄舊本
皆謂之僭皆非臣子所當爲又況某明
知大全有可刪而尤不敢遽刪擬請

旨重定則某于尊

王大義蓋未嘗不凜凜也足下幸慎思之

五

承示大全辯不朽之書獎譽過情某何
敢當儒者著書立言以理爲準得失皆

自知傳與否有幸不幸時輩未必皆定

論也卽如雄著大玄自謂後世必有子

雲然稱雄書者侯芭韓愈數人而已蘇

洵則力詆雄書淺陋雄固不足道孔子

作春秋大義微言游夏莫贊王安石則

謬指爲斷爛朝報而況它書乎至流俗

好惡尤有不足據者朱子修輯遺經晚

學師宗之韓侂胄則斥朱子爲僞學子

思孟軻大賢也苟卿則曰亂天下者必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八

子思孟軻夫古之聖賢且不免詆訾而

其書復有傳有不傳安在某足不朽邪

雖然孔孟程朱之道未墜於地則某雖

固陋其說或少有可存則亦庶幾賴以

寡過矣時儒極詆某與足下過譽某某

皆不敢當知罪俟後世可也

六

頃者聞足下語友人云大全

欽定之書不得妄行刊布某竊嘆此論迂甚

先是坊刻大全有或纂或刪者非獨其
創爲之也此無足深辯私嘗以諸儒臣
進大全宜詳言是書繇四方學徒編纂
未能盡聖道精微不無俟後儒補輯雖
既

頒行仍請

旨許

本朝博學洽聞後起之士如纂修實錄會
典例典續釐正極醇無疵而後已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九

文皇帝隆儒重道未有不樂從者諸儒臣迺
徒取一時苟率急就之書驅天下萬世
靡然從之如六經學庸語孟之必不可
易必不容有所增定蓋亦甚誤矣

國初士大夫既不發明此義正告文敏文
靖諸公三百年來讀大全又不析別是
非補所未逮深可嘆也其此言雖爲流
俗所怪久當論定耳足下以爲何如

論大全書畢

四書大全辯

師友叅定姓氏

王錫衮

崑華

陝西

方逢年

書田

浙江

周鳳翔

巢軒

浙江

徐養心

松濤

湖廣

侯峒曾

廣成

嘉定

徐石麟

虞求

嘉善

方孔炤

仁植

桐城

四書大全辯

蔡定姓氏

蔡懋德

雲怡

蘇州

解經達

華育

韓城

姜曰廣

燕及

新建

謝德溥

培元

東鄉

趙維寰

無聲

浙江

解胤樞

用拙

韓城

王相

鞠勛

泰州

何楷

黃如

莆田

成

寶慈

萊陽

劉明遇	沈鴻儒	李化麟	趙春芳	解胤樞	解胤槐	解胤標	解居易	解經鉉	四書大全辨	侯岐曾	湯開遠	金光辰	周鏞	金九陞	廖履亨	藍綱	陳瑣	丁聖時
浣松	石芝	伯繩	明河	玉衡	幼植	仲準	含素	鼎侯	泰定姓氏二	雍瞻	谷美	天樞	仲駟	樊桐	視菴	崑瞻	寶洲	翼聖
四川	四川	陝西	陝西	韓城	韓城	韓城	韓城	韓城		嘉定	臨川	全椒	金壇	全椒	雲南	湖廣	福建	湖廣

朱國藩	劉之澄	何光斗	徐中台	吳文英	吳聞禮	趙應騶	徐茂渥	劉芳節	四書大全辨	丁全芳	丁聞芳	丁晉芳	丁吉芳	侯玄瀟	侯玄潔	侯玄泓	侯玄演	侯玄汭
价侯	叔清	元杓	伯朗	子含	去非	虞生	爾霖	聞甫	泰定姓氏一	吳仲	閻仲	潛伯	敬伯	智含	雲俱	硯德	幾道	彥舟
南安	饒州	四川	福建	徽州	徽州	徽州	吳縣	永州		巴陵	岳州	岳州	巴陵	蘇州	蘇州	嘉定	嘉定	嘉定

李	緒	叔則	陝西
張	樞猷	公允	山東
楊	廷樞	維斗	吳縣
吳	應箕	次尾	貴池
劉	城	伯宗	貴池
周	銓	簡臣	金壇
周	鍾	介生	金壇
顧	杲	子方	無錫
鄭	三謨	都甫	建德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三</small>			
陳	貞慧	定生	宜興
錢	禧	吉士	吳縣
梅	之煥	惠連	麻城
李	憲	源嘗	貴池
南	徵	神清	吳縣
徐	枋	昭法	長洲
馮	第	躋仲	慈谿
陸	符	文虎	寧波
嚴	渡	子岸	杭州

嚴	津	子問	杭州
葛	成龍	雲農	慈谿
朱	茂暉	子若	秀水
朱	茂暘	子葑	秀水
朱	茂昉	子葆	秀水
褚	運時	青還	浙江
曹	元禕	介繁	海鹽
屠	令儀	羽可	秀水
吳	統持	巨手	秀水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四</small>			
姜	埰	卿野	萊陽
姜	垓	如須	萊陽
羅	其鼎	耳臣	桃源
梁	以樟	公狄	順天
梁	以桂	杭木	順天
范	邦瞻	若侯	順天
黃	鼎	上周	順天
黃	鼎	惟梅	順天
張	繼鏞	季超	順天

王崇簡	敬哉	順天
蕭亮	伯開	順天
米壽都	吉土	順天
唐聲	賡九	順天
何平	又侯	順天
牛裕范	式之	順天
孫弘結	吉甫	山東
孫弘姓	伯生	山東
徐鳴時	君和	吳縣
四書大全辯 泰定姓氏五		
徐孚遠	闇公	華亭
徐致遠	武靜	華亭
周立勲	勒甫	華亭
周季勲	成子	華亭
王元玄	默公	華亭
王育平	尹玉	華亭
黃宗載	大冲	餘姚
趙學謙	子一	嘉善
李標	子建	嘉善

張鴻遠	雲符	慈谿
張鴻遠	宏望	慈谿
張鴻遠	來之	浙江
馮愷愈	道濟	慈谿
馮愷章	帝皇	慈谿
郝洪範	箕言	湖廣
鄒枚	馬卿	湖廣
易道暹	曦侯	黃岡
王都俞	在明	麻城
四書大全辯 泰定姓氏六		
易爲瑚	伯賜	麻城
謝淳培	應侯	漢陽
劉肇國	阮仙	潛江
謝璠	喬玉	湖廣
謝璠	魯玉	湖廣
姚彥	無聖	湖廣
袁伯鸞	稚圭	郴州
袁從諤	昌言	郴州
袁從諤	玄晏	郴州

盛賓	于素	應天
蔣元彥	士粲	應天
姚誥	夢士	應天
王彭年	幼公	桐城
翟猗	去文	應天
羅世繡	繡銘	應天
何黃	德坤	應天
錢滙	季水	應天
陳彝	伯倫	應天
四書大全辯 參定姓氏九		
方畿	奕于	桐城
王亦臨	穆如	應天
周景濂	仍叔	應天
施化遠	元引	應天
謝廷相	願小	應天
韓范	孟小	應天
王開	升如	應天
周士章	吳昉	應天
朱應昇	允升	應天

沈日星	明阿	浙江
朱萬綺	潔湘	桐鄉
宋之繩	其武	溧陽
吳穎	見末	溧陽
陳名夏	百史	溧陽
彭旭	旦兮	溧陽
芮城	巖尹	溧陽
陸燾	文垓	浙江
吳德鑑	于民	徽州
四書大全辯 參定姓氏十		
汪知默	開增	徽州
吳霖	束三	歙縣
洪德生	生甫	徽州
洪德吉	吉甫	徽州
洪德嘗	晉伯	徽州
黃象乾	祝聖	和州
白瑜	瑕仲	桐城
吳道凝	子遠	桐城
方文	耐止	桐城

左國柱	子正	桐城
周岐	密之	桐城
方以智	子直	桐城
左國棟	子忠	桐城
左國材	子厚	桐城
戴重	敬夫	和州
金光房	天駟	全椒
魯可藻	孺發	和州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十二</small>		
吳濤	鷺公	建平
齊維嶽	方壺	桐城
黃良	杞孺	應天
徐濯	道潔	江浦
白夢鼎	孟新	應天
白夢龍	仲調	應天
金光軫	含章	全椒
金光吳	冲玄	全椒
金光婁	文郁	全椒

鄭篆	頡書	應天
何如玄	中散	應天
陳憲	君昱	應天
江詮	聖功	應天
余懷	澹心	應天
吳瑋	子奇	應天
葉蒂棠	懋公	應天
金光啓	開曦	全椒
金新鼎	仍之	全椒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十二</small>		
金輝鼎	聞之	全椒
王櫓	藩室	金壇
沈士柱	崑銅	蕪湖
張明象	玄湛	蕪湖
蕭雲從	尺木	蕪湖
蕭雲倩	小曼	蕪湖
朱有章	西離	蕪湖
潘延年	右枚	蕪湖
朱長澤	祖潤	蕪湖

孫中麟	姚文然	姚文熙	姚文烈	吳德操	錢秉鐙	何亮功	左國寵	倪天弼	四書大全辯	方其義	劉漢	方以元	周曰赤	趙又漢	孫臨	孫順	杜時舉	朱嘉禾
振公	若侯	集侯	觀侯	鑑在	幼光	次德	子衡	右臣	卷之五	直之	臣向	坤承	子繼	相如	克威	宜之	宜卿	顏玄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蕪湖	蕪湖

沈壽寧	沈壽民	莊持志	趙珣	胡士邵	吳鐘	吳蒼竹	吳應纂	吳履嘉	四書大全辯	蔡方燁	顧鈇	蔡方燁	楊愈盛	羅若彥	蕭松齡	王奎光	宮偉鏐	冒襄
子靜	眉生	尚之	尹孚	美穉	空之	子春	緒倩	元禮	卷之十四	涵之	彥威	穎韜	縱公	未若	木公	聚此	紫玄	辟疆
宣城	宣城	徽州	四川	貴池	青陽	貴池	貴池	貴池		吳縣	蘇州	蘇州	四川	四川	靖江	通州	泰州	如臯

陳士驄	龍媒	宣城
徐日表	天偉	宣城
梅朗中	朗三	宣城
顏紹庭	庭生	宣城
梅超中	季升	宣城
沈壽國	治先	宣城
孫支煌	其星	宣城
萬應隆	道吉	涇縣
秦永昌	燕及	宣城
四書大全辯 蔡定姓氏十五		
徐貞乙	俶子	宣城
趙司直	維生	涇縣
趙初浣	雪度	涇縣
王徽	慎五	涇縣
蔡說	傳公	宣城
吳鏡	若金	宣城
後日大	太如	宣城
徐日康	康錫	宣城
吳炯	季野	宣城

徐律時	乾若	宣城
後震	起龍	宣城
陳穩	山立	宣城
朱苞	以九	宣城
湯纘禹	君謨	宣城
詹振	子先	歙縣
鄭汝敏	魯若	涇縣
咎質	無疑	宣城
麻三衡	孟璿	宣城
四書大全辯 蔡定姓氏十六		
沈壽岐	姬山	宣城
後雯	雲章	宣城
葛明會	元士	宣城
王雲龍	雲從	涇縣
陳策	仲獻	歙縣
許貞	思嘗	建平
趙芳華	臧若	涇縣
吳士俊	元賡	宣城
崔璵	洲生	宣城

陸之珍	禹海	宣城
杜名齊	朋李	旌德
徐銓	玠如	宣城
劉堯枝	根生	宣城
貢大受	海若	宣城
胡泉	白水	太平
萬蛟	道瑞	涇縣
陳礪	劍穎	涇陽
鮑奇才	炳如	涇陽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十九</small>		
殷以翼	齊生	宣城
黃雲鶴	鳴僊	宣城
馮毓禎	天貞	宣城
項如臯	孟凱	太平
後霑	子洽	宣城
楊雲鶚	薦臣	宣城
馮開虞	鍾玄	宣城
孫翰	伯衡	建平
萬麟	道祥	涇縣

後聚	爾清	宣城
徐襄時	曰贊	宣城
秦仁管	穉如	南陵
張鶴	鶴齡	宣城
張習孔	念難	歙縣
郭玉城	瑞屏	宣城
施閨章	尚白	宣城
劉士璣	在中	宣城
周廷英	光升	涇陽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十八</small>		
文啓元	佑人	涇縣
文敦元	艮吉	涇縣
秦明獻	翼可	宣城
羅尚允	允矣	青陽
周斯	盛際	涇陽
吳震化	伯璋	高淳
梅枝鳳	子翔	宣城
梅枝遇	雨吉	宣城
徐振文	文起	宣城

徐新時	吳之晉	張新周	馮肇虞	貢師臣	詹孚道	陳名傑	沈潛	徐顯烈	四書大全辯 蔡定姓氏十九	徐顯勲	胡之瑗	王親賢	梅枝起	詹希弼	鄭佺	陳名誌	陳鴻聲	胡大冲
聖銘	自明	錫哉	毓玄	幼儒	鳴九	簡最	亦昭	碩公		掌六	羹玉	承周	起聖	拂士	期生	簡尤	廷佐	軼左
宣城	徽州	宣城	宣城	宣城	宣城	溧陽	涇縣	宣城		宣城	太平	太平	宣城	宣城	涇縣	溧陽	建平	建平

李昌祚	陳崑茹	倪廷佩	徐日來	駱夢龍	史繼筆	王爾揚	沈壽崑	李其柱	四書大全辯 蔡定姓氏二十	章人鳳	芮朝鼎	芮震亨	史文長	葉耆	史權	朱嘉祐	丁聖和	沈煥
爾玉	君玉	振玉	復生	宗亮	康侯	抑之	景山	欲僊		藹吉	均載	孔修	君碩	伊氏	夢與	綏玄	進野	涇縣
高淳	高淳	溧陽	宣城	建平	溧陽	宣城	宣城	繁昌		繁昌	溧陽	高淳	溧陽	涇縣	溧陽	蕪湖	蕪湖	涇縣

沈衍	李澶	李渭	孫象壯	鮑元華	朱家胤	朱尚雲	范植	蔡蔡春	四書大全辯	蔡芝春	孫爾宜	吳古懷	荆衍穀	沈師陸	李源	李灝	黃詢	劉元樞
巨源	萊馭	公望	子輶	曼殊	長錫	槐里	汝培	大美	蔡定姓氏三	玉立	幼窳	弗如	爾戩	公酉	長公	澄最	挹清	子辰
合肥	句容	句容	青陽	徽州	揚州	應天	應天	宣城		宣城	當塗	高淳	丹陽	宣城	溧陽	溧陽	溧陽	溧水

揭重熙	劉徵孝	張允修	陳維崧	許裔聲	劉日杲	晏揚勳	湯開先	羅日崇	四書大全辯	羅應秋	萬發祥	吳家儀	錢謙亨	吳元率	朱秉慶	汪沐日	嘗錫胤	龔允肅
潛銘	孝若	恂孺	其年	石疏	出子	鼎鐫	季雲	玄目	蔡定姓氏三	君實	養正	桂子	尊生	起之	源修	扶光	介明	諸玉
臨川	泰和	於潛	宜興	合肥	廣信	瑞州	臨川	瑞州		瑞州	臨江	瑞州	臨江	瑞州	揚州	徽州	河南	合肥

孫元凱	孫 穀	唐之儼	龔典學	曾應秋	徐斯馨	楊文彩	羅 仲	徐世名	四書大全辯	甘鳴鳳	熊啓堦	熊啓堂	程元極	余正垣	陳弘緒	趙爾圻	鄧履右	萬時華
若士	子雙	翀之	當時	正萬	宜明	治文	繡仲	仲嘉	徐定民三	伯申	仲平	伯陽	隆之	小星	士業	千里	左之	茂先
崑山	湖廣	贛州	南昌	贛州	建昌	贛州	宜黃	建昌		臨川	南昌	南昌	南昌	新進	新建	廬陵	新建	南昌

戴宏烈	伯承	桐城
閔遵古	無作	歙縣
方天眷	我謹	杭州
汪啓齡	大年	桐城
左國鼎	子玉	桐城
馮祖快	歉然	宣城
劉自珍	來聘	湖廣
余紹祉	子疇	婺源
余重曾	慕先	婺源
四書大全辯	徐定民三	
余燕翼	謀長	婺源
戴簡孺	臣在	休寧
戴思孝	永言	婺源
查秉光	我涵	婺源
查潛	个臣	婺源
曹鳴遠	文季	婺源
汪東易	開明	徽州
項翼聖	魯文	徽州
潘大京	南二	徽州

江世育	曰生	徽州
汪志穆	龍卿	徽州
余垣	大微	婺源
余維樞	中台	婺源
張韜	軼生	應天
汪蛟	辰初	儀真
顧蓋諱	念之	應天
麻三言	無易	宣城
麻三高	夢日	宣城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三五</small>		
吳閱胤	汝訥	應天
吳閭胤	汝爲	應天
麻九齡	度如	宣城
麻乾齡	天爲	宣城
陶玉	小宋	應天
李際時	士醮	應天
李開	奔賓	應天
李天沃	生一	應天
朱	應玉	應天

項文	玄龍	應天
潘光國	君晉	應天
嘗溥	博侯	應天
陳孔文	子文	應天
夏啓聖	爾化	應天
倪于光	允家	應天
<small>姓氏不序地不序齒四子好友暨 中同社非後先共參訂者不敢妄 重也</small>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六</small>		

四書大全辯

門人較閱姓氏

吳遇 子相 貴池

徐日旭 公旦 湖廣

成其懋 敏公 山東

成其謙 吉甫 山東

蔡沐 大湜 湖廣

王尚傳 守先 涇縣

孫應喬 喬年 四川

四書大全辯

門人姓氏一

吳朗 明臣 歙縣

金潞 西原 休寧

余良辰 際期 婺源

余起龍 用霖 婺源

余聘卿 晉臣 婺源

余藩卿 翰臣 婺源

余延勲 勒永 婺源

余振鴻 羽侯 婺源

程基濬 希哲 徽州

金鍾英 德聚 婺源

葉友栢 銅柯 饒州

余楷 上木 饒州

許邦諫 五從 應天

鈕大縉 克生 應天

張介德 淑士 應天

徐鵬舉 有俶 臨川

朱茂升 五遂 揚州

顧吉士 與復 應天

四書大全辯

門人姓氏二

闕姓

歐社姓氏

周顯 勁止 萬載

袁一唯 嗣魯 宜春

錢經濟 駿伯 袁州

黃士縉 晉之 宜春

袁繼升 以時 袁州

何江 仲子 宜春

黃士紳 申之 袁州

何山 叔子 宜春

四書大全辯

歐社姓氏

施光寵 覆龍 臨江

易嗣重 又尹 袁州

黃士綬 受之 袁州

張兆桂 月粟 分宜

張啓偉 梧生 袁州

劉嚴 奇敢 宜春

張兆蘭 以綺 分宜

彭崧 義况 袁州

袁端 以人 萬載

簡元嘉 申公 萍鄉

樂泳中 季子 宜春

梁巨植 猷生 宜春

四書大全辯

歐社姓氏

四書大全引用諸家姓氏

蘇氏

子繇

王氏

應麟 伯厚
著論孟考異

晉江蔡氏

清 虛齋
著四書蒙引

同安林氏

希元 次崖
著四書存疑

晉江陳氏

琛 紫峯
著四書淺說

泰和羅氏

欽順 整菴
著因知記

盱江羅氏

近溪

瓊山丘氏

雍 伯深
著大學衍義補

吉水羅氏

洪先 念菴

新會陳氏

獻章 白沙

姚江王氏

守仁 陽明

東里高氏

拱 中玄
著四書問辯錄

湛氏

若水 甘泉 增城

郭氏

子章 青螺
著四書問辯錄

呂氏

柟 涇野 陝西 西安

吉水鄒氏

元標 南阜

四書大全辯

引用諸家姓氏一

楊氏

慎 升菴 四川 成都

盱江鄧氏

元錫 潛谷
著經譯函史

焦氏

苑 漪園

京山郝氏

敬 仲輿
著四書九經解

江陵顧氏

起元 麟初
著中庸外傳

豐城李氏

頴 弘明
著論語測疑

袁氏

黃 了凡
著四書疏意

吳氏

因之

萊州張氏

夙行 月恒
著四書近解

海虞陳氏

禹謨 錫玄
輯談經統

吳氏

麟瑞 秋圃
著古本大學通

方氏

文 桐城 爾止

引用諸家姓氏終

四書大全辯

張氏家學

叔

張曰積

文木

弟

張自熙

惟道

張自勳

靖節

張自燕

以燕

張自熊

非熊

侄

張肇瑾

與石

張肇瑜

去瑕

四書大全辯 家學姓氏一

經 167-549

古本大學

經正書舍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親親而長長而子子而止而后有定而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

古本大學

一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

之爲修身善其國者先正其心
意本其誠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慤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古本大學

二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古本大學

於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

古本大學 三

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後言傳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古本大學 四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為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夫眾
 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
 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

古本大學

五

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
 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
 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
 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此為下
有財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違過也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
 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古本大學

六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
 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

陽明
名
仁
善
本
學
自
己

王陽明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
 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
 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
 修身著其用也致知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
 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

古本大學

七

善而本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
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
非即其意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
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
格則知致意誠而後以復其本體是之謂
止至善聖人惟天之求之於外也而反復
其體舊本拆而聖人之意亡是故不務於
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虛不事於格物
而徒以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
以誠意格物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
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
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
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
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
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吳秋圃曰按學庸出於禮記右古本大學
乃漢孔安國所獻壁經原文也自是一篇
無分經傳時去古未遠又出孔氏似無可

疑紫陽宗程子之說以其有錯簡而更定
之尊首篇為經分三綱領八條目而各自
為傳又以其說補格致之闕文嘉惠後學
至矣愚竊疑格致傳中所稱窮至事物之
理反復求之大學全書此旨不概見何
也且篇首提綱語取分明意則歸併止至
善故下專言知止實非三項格致誠正等
名目有八卒言知止實非三項格致誠正等
紛各釋其義則大學之緒若是一事如紛
取古本讀之其於首篇之未接以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乃知知本而知已至此謂知
之說已明故下獨言誠意以是知不必補
傳也此後歷引古之明新止至善者以明
修身之為本又引聖人之言證其知本之
說於是詳言身心相因之理修齊治平本
未一貫之意全篇如貫珠以是知不必分
傳也譬有石錦於此經緯文采本自斐然
必裁割之以就近製不足則益之以他繒

古本大學

八

聖復整密不若仍其舊矣夫子曰吾猶
史之闕文史猶闕文而况經乎古本向傳
於世好古者多述之余特為之通其義如
此

程明道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程明道改正大學

一

程明道改正大學

二

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

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
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
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
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
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程明道改正大學

三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
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

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
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
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
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程明道改正大學

四

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
爲天下謬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
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
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
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

程明道改正大學

五

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易曰亡人無以
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
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
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遠之悻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
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木之家不畜

程明道改正大學

六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
善之小人使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如無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

程明道改正大學終

程伊川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當作新

民在止於至

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程伊川改正大學

一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之本

字四

此謂之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

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

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曰邦畿千里惟民

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

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

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程伊川改正大學

二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

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

當作心

有所忿懣

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

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

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

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

其字

家在修其

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誨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程伊川改正大學

三

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

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

程伊川改正大學

四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慤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管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程伊川啓聖大學

五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作急之誤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

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

程伊川啓聖大學

六

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一本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

中庸外傳前語

明 江寧後學顧起元論次

史記曰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作中庸
蘇氏古史刪嘗困于宋四字文義欠明似
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矣

鄭端簡公古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
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
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
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

中庸外傳 前語

一

宋懼家學不明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
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陳晦
伯辨考魏無政和年號又考魏立三字石
經時鍾會尚幼以端簡之說爲未足据余
考國志誠如晦伯所辯隋志魏正始中立
一字石經玉海邯鄲淳建三字石經于漢
碑西政和之說更無它証獨周從龍中庸
發覆篇云魏政和刻賈逵石經中庸篇次
與今小異辟如行遠章在費隱章之後鬼

神之爲德章在達孝章之後據此則石經
中庸似有傳本然政和年號畢竟虛誕不
足信也

焦氏澹園集心性解曰子思作大學中庸
四十七篇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是合大
學中庸共四十七篇孔叢子言子思年十
六適宋宋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
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
劬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

中庸外傳 前語

二

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
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
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
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
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
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
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
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
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

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
祖君困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
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按此言困
于宋事甚詳而書止中庸不言大學又四
十九篇校焦氏解多二篇至子思年十六
而作中庸則著書之年甚蚤亦古所未有
也

鄭康成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以昭明
聖祖之德

中庸外傳

前語

三

李翱復性書曰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
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之門
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
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景德四年
邢昺以工部尚書知曹州入辭特開龍圖
閣召近臣宴崇和殿昺視壁間尚書禮記
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
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宋史道學傳周敦頤
出于春陵得聖賢不傳之學明道中程顥

及顧受業周氏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
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

張載字子厚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
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
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訪讀中庸載嘗
曰中庸出于聖門但可疑者又曰某觀中
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其
深思自得如此

中庸外傳

前語

四

李侗字愿中學者稱延平先生其語中庸
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
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又一篇
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
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
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
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
矣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
傳之子思分明是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

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

元王翰金華人蓋魯齋謂中庸古有二篇

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

一章明鄭瑗并觀所言曰王魯齋只憑漢

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爲二

篇後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魯齋最不信

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

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況其所謂

二篇者本指其注疏非指其正文也

中庸外傳

前語

五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前魚卒時年五十孔子年當六十九矣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孔子卒時子思而喪主年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子思年六十而適宋必在孔子既卒之後云十六者恐或亦未然惟是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公立在此年上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而子思之壽孔叢子載公幾時子思居位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子亦言公之孫子思不應有與年表之錯明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諸子辨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公同諸人謬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也答問之事安得奇之子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

思之生當在孔子薨奠之後矣伯魚既先孔子而卒子思安得與孔子而生哉凡傳記所紀年月如此抵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此亦鄭瑗并觀瑣言所辨存之備攷

中庸外傳

前語

六

中庸外傳略例

中庸一篇書耳中引仲尼曰者一子曰者二十詩曰詩云者十有六雖有問隔處然自非判而爲二秦漢以前著書類然閱老莊之文可知也鄭康成注分爲三十二節中有不宜截而截者見有子曰字卽截之古人之質樸如此紫陽分而爲三十三章自謂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于文意首尾則似具矣許孟中

中庸外傳

略例

七

先生中庸述依禮記古本分爲八章每章自爲首尾愚謂只宜作一篇讀之庶得其合一之妙今所傳微做紫陽稍便詮注不爲斷截也中庸一書首尾照應甚密中間廣說處從橫離合不可端倪微妙不測紫陽所謂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惟心領其大意如庖丁解牛游刃衆虛方中理解若執語生滯便大有遷庭矣一傳語多引前賢之論中有語意渾涵未

明未盡者以已意發之則不一一注出某氏惟全用其語始爲標出若間伸鄙見有所發明亦不拈舉以此傳自備一家之言不敢仰摹前賢詰訓也

篇中詞義之細碎名象之剖析有原注已具者不更摘錄以成書可閱毋煩重出也間有原書未詳或鄙見少異處乃附注于後亦或別起它端伸本書未有之義意謂聖文廣大隨意舉揚毋第沾沾于一家言

中庸外傳

略例

八

耳

金華王氏欲以中庸誠明分爲二篇以前說性教後又說性教更端再起似非一意故欲分之不知古人文字有複說而意愈明者如莊子逍遙遊前說北冥有魚後又說一遍而旨實相發不爲兩段也古文自有此體魯齋遽欲剖而二之誤矣中庸不似大學多錯簡致諸儒訂補之紛紛然亦有一二可疑者如道其不行矣夫

接上文則子曰字衍不接上文則此語上
下應有關文袁公問政蒲廬二字爲蟲爲
葦兩俱牽合若非方言定爲訛字在上位
數句的係重出如學正智上加子曰字明
是更端家語有袁公自言云云可証家語
無博學之以下章句謂爲子思所補而許
孟中先生直謂此章止首數言是夫子告
君之語其下皆子思所論或更有它据矣
總之書經三寫烏焉成馬如素隱字畢竟

中庸外傳

略例

九

有訛而康成乃以素爲係君子所以貴關
疑也

歐陽公讀李翱文以其復性書三篇爲中
庸之義疏非也翱自論復性之學引中庸
以証之耳不爲中庸作注也觀末篇可見
已然而葉石林乃云李翱復性書卽佛氏
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
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
也又云韓退之原性不逮翱復性書遠甚

翱作此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又云
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
爲佛石林之言如此要之理之至一處道
術不得而岐卽謂此書爲注中庸亦奚不
可

子瞻中庸論三篇于中庸之指無所發明
其曰孔氏之遺書而不完曰其要有三又
曰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爲文豈似未遊
其藩者至于由序古史引中庸言上古聖

中庸外傳

略例

十

人無爲之治可謂達其本矣其後又言道
不可名聖人寄于一與中以名之自曾子
而外夫子未嘗與之言一與中獨子思發
之傳于孟子孟子爲性善之論而一與中
之道枝噫觀于此言子由固深于中庸者
也乃謂子瞻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
未喻邪

注書難自古記之矣彖之釋卦辭也小象
之釋爻辭也此千古注疏之準也而文言

之于乾坤繫辭之于諸卦別仲微指似于本卦初不相蒙者卽四子中所引詩書亦曷嘗規規焉如傳曰口角之云云爾哉劉孝標之注世說裴松之之注國志鄭道元之注水經皆廣記異聞益所未備若郭象之注莊抱一子之注關尹并其言外之意而發之不以詮釋本文爲能也嗚呼至矣余今所傳中庸微彷彿此意所愧心未入道妄肆揣摩徒爲駢拇枝指貽笑大方耳

中庸外傳

略例

上

澹園先生曰子思孟子本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後世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然則中庸者政論語之義疏也故有論語不可無中庸有中庸而後論語之所未發者如日月之中天後儒言孟子大有功于聖門不知子思之功爲尤大

古人作經有自爲解釋不煩更下轉手者

如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卽是解釋中字而今又增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早是畫蛇之足續鳧之脛本意反爲之晦矣余私持此論未敢自信偶讀焦氏筆乘載趙學士孟靜論有曰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爲之躍如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因此推之傳注繁多其翳本旨者政自不少也

中庸外傳

略例

上

古中庸注疏目

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

晉戴顓中庸傳二卷

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制古中庸三卷

大同十年張綽朱昇賀琛述

唐孔穎達中庸注疏二卷

宋胡瑗中庸傳一卷盛喬纂

程頤中庸義一卷

呂太臨中庸義一卷

中庸外傳

疏目

生

蘇軾中庸論三篇

喬執中中庸義一卷

游酢中庸解義五卷

郭忠孝中庸說一卷

郭雍中庸說一卷

楊時中庸解一卷

司馬光中庸廣義一卷

司馬光等六家中庸解義一卷

四先生中庸解義一卷

程頤呂太臨游酢楊時

石塾中庸集解二卷

朱熹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問二卷中庸

輯略二卷

十先生中庸集解二卷

朱熹序

張九成中庸說一卷

王奎文中庸發明一卷

錢文子中庸集傳一卷

倪思中庸集義一卷

項安世中庸說一卷

中庸外傳

疏目

南

晁公武中庸大傳一卷

趙順孫中庸纂疏三卷

袁甫中庸詳說二卷

陳堯道中庸說十三卷

謝興甫中庸講義二卷

何基中庸發揮二卷

潘植中庸論一篇

黎丘武中庸指歸一卷

許謙中庸叢說一卷

中庸外傳考異

明 江寧後學顧起元 輯

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中庸其至矣乎○陸德明云一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陸阱或作穽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漢明帝詔注作而不息

中庸外傳

考異

圭

不變塞焉○鄭注塞或作色

素隱行怪○素漢書作索鄭注讀義作倮向也

吾弗為之矣○弗漢書作不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陸本又作拂徐音弗

人猶有所憾○憾陸云本又作感

君子素其位而行○素鄭注讀為侏

和樂且耽○耽詩作湛

樂爾妻帑○帑陸一作孥

栽者培之○鄭栽或為茲

嘉樂君子○嘉詩作假

憲憲令德○憲詩作顯

保佑命之○佑詩作右

壹戎衣而有天下○衣鄭讀作殷云一用兵伐殷也左傳引周書殪戎殷

所以序昭穆也○穆陸一作繆

所以逮賤也○逮陸一作逌

中庸外傳

考異

圭

踐其位○鄭注踐或為纘

其如示諸掌乎○示鄭讀如寘置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敏或為謀

義者宜也○董仲舒作義者我也云仁在愛人義在正已也

好學近乎知○公孫弘傳作好問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

知所以治人○公孫弘傳作知此三者知

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

齋明盛服○家語作齊潔

尊其位○家語作爵其能

勸大臣也○家語勸作敬

勸百姓也○家語勸作子

日省月試○家語試作考

既稟稱事○鄭既讀爲餼

勸百工也○家語勸作來

柔遠人也○家語柔作綏

不勉而中○家語作弗勉而中

中庸外傳

考異

七

必有妖孽○鄭本作妖孽許氏說文作妖

孽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乎陸一並作於

久則徵○鄭注徵本作微

可一言而盡也○一唐石經作壹

其爲物不貳○貳陸一作儻

載華嶽而不重○華陸一作山

鼃鼃蛟龍○蛟唐石經作蛟

於穆不已○正義引孟仲子作於穆不似

是故居上不驕○驕陸一作喬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哲徐道明作知

雖善無徵○徵鄭云或爲證下同

考諸三王而不謬○謬唐石經作繆

在此無射○射詩作斲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辟唐石經作譬

下放此

無不覆幬○幬鄭一作燾

爲能聰明睿知○睿唐石經作叡

中庸外傳

考異

七

施及蠻貊○貊陸一作貉

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注本綸本又作

論

肫肫其仁○注肫肫本作或爲純純

衣錦尚綢○綢陸一作纈詩作衣錦褰衣

亦孔之昭○昭詩作炤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唐石經無之字

奏假無言○奏詩作駸

不顯惟德○惟詩作維

上天之載○載鄭讀作裁也生韻注云說文
作緯楊雄賦同

中庸考異終

中庸外傳

考異

尤

論語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論次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

論語大全辨

論語考異

一

之堅中其內也
以而謂其本也
堅中其內也

少矣其公也

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
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
惡臥而辟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
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衛虎欲宵
攻王含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
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竝稱然斯
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
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
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二

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
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
可乎曰孝弟爲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
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
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
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
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
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
殯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

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
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竝爲廟主
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
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
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
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
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三

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謂里爲所
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
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爲起子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
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
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
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

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

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四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枏爲棠則申棠申枏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枏魯伯本朝祥符封申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

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枏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棠無申枏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訓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五

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

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皇帝書卽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

圖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六

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問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達之際有啓蒙非以爲飾也

王无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鹿邑屬亳縣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頗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

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龐洵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

圖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七

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旤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

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秘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縗也側其反而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爲純周禮

四書大全辯論語者異

八

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釋文純側其反依字从系才詩行露箋紂帛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紂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人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纁禮練衣黃裏纁緣練冠麻衣纁緣蓋孔氏誤以緇爲纁則緇不可爲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

正義曰一入爲纁未知出何書又云二年緇以緇飾衣似讀緇爲纁當以石林之說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

四書大全辯論語者異

九

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

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

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禮宿之日讀

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

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

所云季札觀曾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

雅爲文王之篇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
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
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
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
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典
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
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
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

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
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
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
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
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
致堂曰直躬猶口正已而呂氏春秋以爲
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
負九枝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夫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
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濫矣可以
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言無所用之心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
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
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
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

董仲舒春秋繁露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士

注云武王賢臣昔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
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之
當在文武時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惟俊
此天所以興周國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
子爲穆伯子之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
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誦誦

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

語夢見周公

引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一

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沮溺荷蓀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鳴之高翔玉雪之不汙

野世俗殉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羹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无咎之說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二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峯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

禮舜如此 用樂記區萌字音切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下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曾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論語

詩曰恥生湯武于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予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去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 澮水名左氏所謂分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爲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絮齊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虵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論語

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廢

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
跋語夢中作此審而識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

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浚衣削其幅

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集解不取集注用
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

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

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主

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飯要作

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

爲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

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

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語與

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或左氏傳邱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

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

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

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

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

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

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詔石顯

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以審富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主

貴安貧賤

陳仲龍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

明之焉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

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

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

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

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爲諷

則與語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教之化民也淺於
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集註於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
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
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
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太

丘足以爲吏而不足以爲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
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
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
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弟子列
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
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
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

語有孫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豐唐
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言縣子豈其
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
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
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非以狂狷爲
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
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
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左

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簣一於正而已論
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
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
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蓋解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
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釋文

陳白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破之昭
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
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
矣

聖人母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爲
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
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

四書太全辯論語考異

季

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
客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
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
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庇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
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
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
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
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
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論語考異終

四書太全辯論語考異

圭

孟子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論次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一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爲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爲洞酌

吳才老書禪傳臣辯誤晉侯重耳爲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爲季札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跛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

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墨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曰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衰向有賢臣道未得至王无咎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二

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勝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榮元公弘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爲參考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三

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與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圖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

無疑

鄧惲曰孟軻以疆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旣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四

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棄禮捐耻秦所以敗耻尚失所晉所以替耻之於大人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

首頓首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爲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五

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

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卽道也申不害以術治內篇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攷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攷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六

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

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
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
郊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
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
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
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七

氏者

老泉二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
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汗下亦
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
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
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與疑
皆傳會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
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與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
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
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
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
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
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
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八

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
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托
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
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
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
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闕

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

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

仲已熟之萁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四書大全辨孟子考異

九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

曰諸侯之寶三

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

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

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

言齊梁以爲迂濶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

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

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

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

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漢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永去而不

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痺疴疾痛之

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

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

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

四書大全辨孟子考異

十

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

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聞則

無關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

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

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

以入時爲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

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表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

圖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士

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

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

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

圖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士

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

後世
夫民
心而
不為
何也

荀子
論可
論日

此論
自注

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疆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三

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

楊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

觀我朵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四

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鼓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入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

李成李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
其他入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
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澧水經注云澧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為宿留

水以孟子三宿出澧

或云當有出澧後漢耿介進軍中史記書一
人王陽通經作出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
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五

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

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

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

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

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百者三王之罪人謂其

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

可
案
如
此

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
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俑
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

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

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

歲不斂饑饉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六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求如

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

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

前賢之讀書
如此

教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

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

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

興而民好善

孟子考異終

大學章句序

經正音義合說卷之六

治平聲
治平聲
何人

瀝上聲
去聲
聲掃

適音

夫音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序

一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分去聲
同聲
同聲
下同
類徒
何反

少去聲

閉音
聲上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序

二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

雲峰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都陽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

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書之意而言

通考程氏復心曰仁義禮智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此謂天地之性也

新安陳氏曰性之所有卽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思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通考程氏復心曰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這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氣便有不齊氣是初稟底質是成形了底只陰陽五行之氣聚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杏澤者爲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爲聖賢精英中查澤者爲愚不肖此所以爲氣質之性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籠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

五

六

經 167-590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七

州黨族遂縣鄰都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
小學餘皆大學也
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
十有二一饗二醴三饗四饋五醴六醴
七饗八醴九饋十醴十一饗十二醴
一嘗十二醴二醴三饗四饋五醴六醴
七饗八醴九饋十醴十一饗十二醴
五封嘉禮六饋食二饋三均四均五均六
均七均八均九均十均十一均十二均
一饋二醴三饗四饋五醴六醴七饗
八醴九饋十醴十一饗十二醴
以祀天神二饋三饗四饋五醴六醴
七饗八醴九饋十醴十一饗十二醴
大司馬命風師雨師四時之祭以祀地祇
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
以其大司馬命風師雨師四時之祭以祀
之以祭大司馬命風師雨師四時之祭以
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
享姜嫄六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
布牧野之陣歸以武王樂傳云武王以
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
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劍注謂羽
頭高鏃低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劍注謂
哀周禮釋文音義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
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
如井字之容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
皆鈴也和金曰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
車之行鸞在轡上近馬和式上橫板手
車前橫木駕馬者仰軌式是車上橫板手
所憑仗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若若車速則
不似應遲則和應不響又雜然都響皆不
奏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
不墜水也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
之變三過君表如轅門之類四舞交衛衛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八

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如簡
十字街頭模樣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
得合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車過之車
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
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六
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
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
物器用服飾有象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
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會意諸聲者二會
意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中心爲思如心
爲恕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心
從又卽三體合人意也三轉注謂文義相
但旁邊改轉如考卽老之類四處事謂人
在一上爲止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
得其宜也五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
也六諧聲謂形聲一聲一也如江河之類
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工與江皆從經堅
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體形
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
類是上聲下形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闌
闌街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之等有六
也九數一方法田以御田疇界域即今丈
量田地畝角之方法二粟布以御交貨變
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小錢羅得多少穀
之類交是買賣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
衰分以御貴賤稟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
多少之法如上上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
類稟謂稟祿稅謂禾地所收之稅四少廣
以御積蓄方圓積蓄如舍然積米其中
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
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
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筭圓
器作如何筭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
積實商其工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筭一方
筭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九

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至遠近之勞與費
幾何是力費是費何足類七盈虧以御隱微互
見盈是於多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
其隱如人有財物失之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
半所失者道多無可考之多少隱微互見是
錯探正員今作曆所失之多少隱微互見是
件除下零細絕長補短奏得齊整便錢逐
便將閏月來補奏每月月日又子不齊
合九勾股之行不補奏每月月日又子不齊
斜為弦三者以御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
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
道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
殷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十

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
然能盡其性聰明睿智耳無不聞心無不
通又曰思之通徹曰睿知之事周備曰智又
曰治謂法禁令教謂政事設法已上四
性上說前二性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
行上說極其性就學上說盡其性就
即皇極之極極其性就學上說盡其性就
高至中之極極其性就學上說盡其性就
新安陳氏曰凡王謂天子公卿大夫士
新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大學不
有書也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之教未
諸侯公卿大夫元子繼世有天下之教未
皆在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
理之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
附纂元士承位元士上士也
新安陳氏曰上言學較施教之法此言君
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為億兆君師繼天
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
道心也舜倫常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
通考程氏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
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灑掃應對進退之
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
修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
得此所以為孝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
即此推之自為孝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
幼當弟教之自為弟之節目也如行吾弟
新安陳氏曰性分即此求之非有外也
是體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為孝臣職分
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
全之相照應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
通考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
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土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士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三

之正者乃管仲商鞅韓非申不害之徒
東陽許氏曰如日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
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
東陽許氏曰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
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猶如病著
於身而不可愈
附纂黃氏洵饒曰晦盲否塞反覆沈痼如
耳目不聰明如氣之不通如疾之久扶起
扶倒之說
雲峯胡氏曰感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
知充塞仁義使斯道塞而不能行晦盲全
無能知者否塞全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
之極也大道之要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
治之澤也大道之要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
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
人無能行此大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
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學記曰壞亂而
不修
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首
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記誦以下言人
亡政息
通考按張達善點本於是出而有以連下
文作一句或出字斷者非是
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
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
及孟子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子
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邪說
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
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致
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
意於孔顏之間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
仲尼顏子之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可知
矣及讀朱子之記周子之祠曰夫子之學
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
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

有治內
有教亦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四

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然後
釋然無疑而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
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子之傳者也嗚呼
觀此氣象自非超然脫灑而入於聖域者
孰能當之
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民焉至二程
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
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
而發揮之其來或書耳
附纂治教休明謂治休美而敘詳明表章
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此八字收
拾序文起句
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於此乎李先主諸公
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
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
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
此私淑字最切
通考或問問曰間中間之間與補傳間
當或問問曰不類
通考東陽許氏曰自天運循環至小補為
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
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
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
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
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修廢
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
附纂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言性詳
焉
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二
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
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
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

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
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
德亦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
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
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
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修
身以力於行而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
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爲要領以知行爲
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序

五

易去聲
此有呆
延却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
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而門
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
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却讀語孟
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四書大全

讀大學法

一

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
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
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
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
修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
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
先須格物○大學是爲學綱目先讀大學
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
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

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四書大全辯

讀大學法

二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

陽告
略序
下同

四書大全辯

讀大學法

三

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

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
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
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
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
也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
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
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
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

四書大全辯讀大學法

四

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
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間居爲不善是果
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
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
之有

新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
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
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
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

書

又曰伊川當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
說而今有以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
看

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
直按他現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
見得無窮妙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
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
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

四書大全辯讀大學法

五

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
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
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
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
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
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
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

腳之註腳。○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
得容易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
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
個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
解意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
愈有味。

陳氏曰。大學約其肯於章句。已的確真切
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
簡而或未喻。則易粘。必於或問詳之。或問
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泥。必於章句約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法** **六**
新安陳氏曰。右二條之說。不關而所互相
發明。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之一

明

張自烈
張自熙

定

大學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
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之一

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
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
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
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
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
大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陳氏曰。爲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
以爲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
具其條理。實萃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
以爲操存誨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
爲體驗充實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
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
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學者所當
最先講明者。
新安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
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有矣。
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

大學
自
微
處
有
妙
處
類
六
同
之

二至
字
經
未
確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四

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休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者。便是明其明德。

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

雙峰饒氏曰。明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

雲峰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

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當體認而克廣之。所謂達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有生之初言之。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生之後言之。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間。至虛靈至空。

初復明到了其發大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五

洞然乎如水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眇。雖萬有不回。而其理悉具。謂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必不怵惕矣。聞牽牛之將毀鐘。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德。則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一耳。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品類繁蕪。喪之。則晦蝕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按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一。安能保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修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陷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何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

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問明德。欲新在。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他。曰。雖說是明。已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污。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之也。新民。是要人。人皆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

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污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

圖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六

通考吳氏季子曰已之德固明而人之德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誘之也我胎胎矣何忍置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覺後知以先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修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于四海以明天下之明德舊染之汙雪消冰泮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

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箇至字真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

雲峰胡氏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

通考趙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善經言至善雖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推其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

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不加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

朱熹

分心與事亦與

孟子以放於作也

圖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七

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自得也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民以仁率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而不伐之直之謂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德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是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明到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至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如此是仁一事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

雙峰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爲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爲重

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爲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爲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爲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

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爲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後可以爲明必光天下之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爲新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爲新不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八

然則未也。要之曰：明日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足而後止，未至於足，豈有駐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之交，之信明德而至於足，是則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足，是則極其善矣。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不可得而加者。聖門無以形容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為準，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愚猶懼其不足以望聖賢之後，況復習為懦偷，先自狹小半塗而廢一貫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

新安陳氏曰：綱以綱言，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

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

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

鄱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修身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重。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心正而身以修，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明德非天下之明德乎？

通考張氏曰：在猶當也。章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

未慮分虛
確想思靈

言始偏九
學偏何幸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九

勿轉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明之授，非苟言也。

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又以此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以至善為準，可也。不以至善為準，則於明德新民亦決不能用力，何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立志不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為不然，則始覺而終惰，朝作而暮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是則文公所謂苟且之學，不足以為學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新民全體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明明德即天命之性，明明德即率性之道，新民即修德之教，至善即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謂之體，所發純是善意，心之所發有善惡，是忠是信，是孝是悌，是萬事是用是恕，是靈氣稟所拘謂之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口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之上，一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養氣章專指氣而言，一太極天理之極，明德及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天理之極，明德新民。

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衆理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即指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十

致之理所應之事即誠正修齊治平之事
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是外染
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必求至不遷
是既至不當遷
或曰大學對小子之學而言古者人生八
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之教在乎灑
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
學之教則在明德新民止至善非謂列國
諸侯之人皆入成均辟雍天子之學而謂
之大學也湛甘泉云大學即國學謬其
蔡虛齋曰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說道以
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所以異而不
知所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
俟命條集註曰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
之當然非道乎又大學序文云古之大學
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
即大學之道乎○大學第一字是明字明
字第一義是虛字德之所以為明者盡于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十

明已德新民德則可曰明已德親民德則
不可然則前輩改親作新不為無見也傳
習錄又謂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
覺偏了此大誤大學所言是教人事不是
義元所以駁之者以此如親民欲兼教養
上文明明德亦兼教養乎如何可通
句至善明明德當然之極方是解字義不
說到明德新民處要其歸則不外是故蒙
引曰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民只在這兩
箇圈子裏傳習錄非朱註謂于事事物
物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
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
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
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
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
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據此
說止至善只是去人欲存天理不可說于
事物上講求不知若不講求將有錯認人
欲作天理若申生之死孝子路之死忠者
又謂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非有學問思
辨之功將不免于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
曰須有學問思辨之功依舊是講求不知
如何又如此說豈不自相矛盾陽明謂於
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義外是失記萬物
皆備于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之說物備于我則格物于我物則秉彝則
格物于秉彝安得為義外乎
芭山張氏曰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總
見明德體用兼該處非虛靈不昧為明具
眾理應萬事為德也看大註以字而字者
也字可見林次崖云靈本于虛具則能應
是一串事其論自確黃氏小註不可從吳
氏程云虛靈不昧釋明字具眾理應萬事
釋德字與黃氏同失却集註渾論語意景
尤分梨破碎之必不可從者明德二字凡

定靜分心未離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
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
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卽是未定。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夫次第。不是工夫
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
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是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不定。蚤還不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湏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湏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知財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十三

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繇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卽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如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通考勿軒熊氏曰所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謂物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反求之心能靜能安是此心未發時事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所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文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

陳懼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爲無所擇於此則是與安上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附繫黃氏洵儼曰知止而后有定說理能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有次序無功夫大功大從誠意正心上來知止是物格知至之事定靜安慮得兼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齒

知行處如處通乎微安如安貧富之安至
善之所在即事物當然之理安何說理所
處而安說身處謂處事又心上說
景氏星曰章句知之一之字指至善之所
在言於事物皆知得五者止善之理也
吳氏季子曰定靜安慮得五者止善之理也
次也大學篇端三語以止善終之既欲學
者止至善以爲準此又詳言其節次耳
至善之地非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
後至於其所止能得之時則是其所止處
也自有定至能得凡五節然必自知止入
苟不務知止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
躐等妄作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
揭知止二字冠於五德之首歟夫明德新
民莫不有截然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之
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是乃學者
之所當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
以究極義理之精微則惟見夫道之浩浩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圭

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
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
夷狄行乎夷狄隨其所寓是理存焉
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蓋靜則紛
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而天理純全
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仰不愧
於天俯不怍於人而無復疑貳畏忌之患
矣故曰靜而後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
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
之事物公私邪正曲直是非雜然並陳而
聽之隨其所自擇者不知其幾吾將獨而
應之隨其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
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
胸中之理欲交戰於胸中而寧無以揅度
於事物之間耳既靜而安則泰宇恬然優
游洋洋以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名事
至能應權焉而知輕重度焉而知長短孰
可取孰可予予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
孰當辭孰當受受者不爲貪而辭者不爲
矯止止久速之不侔惟其是而已忠敬文
質之異尚惟其當而已易之極深研幾書
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
曰安而後能慮人之不欲爲善者不足論
也固不欲造其極者亦不得以爲善者矣
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亦不得以爲善
止於仁激於忿憤則爲暴雖欲仁而不可
得爲臣吾知其止於敬藏於寵利則爲欺
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
慈友之信莫不可得然凡吾心願焉而
難以遂吾心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
難而得爲難必也功深而力到德盛而
熟秤停適中焉處盡善然後志從容中
於不思而得之域左右逢原而有源造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一 去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得之功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
大而不化之莫不各副其本心而靡有遺憾此
之所謂至善也故曰慮而後能得合五者
而論之則繇淺而至深繇疎而至密繇小
而大繇粗而而精進一步則升一級皆
不可不講也析五者而觀之則知止而定
者靜安慮得之本是為大學之始事能得
者定靜安慮得之効是為大學之終事有始
則有終學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以知止
為入門可也
林次崖曰身心相應心下未寂靜身便不
能安穩如今人心頭有事便不成坐起故
心靜則身安○定以知其理而不疑于所
往也靜以其理既定而不他求也安以心
無他求而身得以安穩無事也知止後又
有慮一節事者知止是平時講工夫慮
又是臨時所審工夫無事之時固當講究
臨事之時又當研審不講究于平時則胸
中無主而臨時無以慮不講究于臨時則
或倉皇失措平時之所不得者不無失之故
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未能慮也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
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
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
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
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
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
便倒了如何能近道
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

是節文起此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一 去

不明末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為新
民之本能得者原於此明而後致也苟始
焉不知止所以為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
此知止所以為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
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
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起下節文六箇字
總結兩節起下節文六箇字
簡後字起下節文六箇字
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仁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
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
在面而前未行於道知所先後方是見得
黃氏洵曰則近道矣此道字只曰近道
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二道同
通考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木
源之千柯萬葉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
源至於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紀雖紛
之親夫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紀雖紛
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下之事莫不
有始為九初之山者始於一貫行千里之
途者始於一蹴之仁者始於一義之端孝悌忠
信之理雖雜然不一而其始皆在於心學
者之患無他惟患其不一而為本為末為
以終為始無他惟患其不一而為本為末為
其所當為耳此始為終為大學一篇所以發
之也明末事之終始也物者何指形體而言
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功作為而言之也
知止其用力能得事者何指功作為而言之也
為形焉故曰身事者何指功作為而言之也
學心之於身身事者何指功作為而言之也
天下皆自源委而後達用事則國當以終
始治實諸大學正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
特此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

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
之人皆自明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
或問所以明其明德在此句之中矣○章句
如問所以明其明德在此句之中矣○章句
以教於天下之謂之明德也○章句
德易於使字上致疑往謂平天下是治
人之事乎今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
德則可以治人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之見自明其明德之意故或問於章句此
明其明德也然後經所謂使天下之人有
一言可以為極體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
使字只是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已使
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道
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大學傳之十章章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何嘗以在已使人為拘哉看得使字之義
活則章句或問之旨曉然矣
附纂黃氏洵饒曰心為身之主敬為心之
主
雲峰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
修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
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
言之因其心之所發而達明之者性發而
也實其心之所發而達明之者性發而為
言曰精是發也發也發也發也發也發也
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殷然則性發
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
是體統說心發而為意使有善有不善不
可不加夫誠之功是從念頭說
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
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
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

絕筆所更定而列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
作必自謙而延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
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門
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善今觀
誠意章句則與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
固亦有其味但必惡改正如惡臭好善如
好色方自快足於已如好仁必惡不仁方
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
似是敬後語語意大渾成的當不若必自
謙對無自欺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
跌撲不破也○況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
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謙則一自欺則
二自謙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句只在兩箇
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
通考吳氏程曰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
自謙乃自欺之母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
善惡但曰必自謙而母自欺則小人之誠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於中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
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邪祝本或以為得
之文公絕筆劉刻校吳說不同當從吳氏
所改為是
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
此是言工夫大節又若致知則便在格上欲
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致知誠
意是學者兩箇關關透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
意乃善與惡之關關透致知乃善與惡之關誠
然則費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而則惡○不
格則物是夢覺關誠意是關則善不然而則惡○不
關上面工夫誠意是關則善不然而則惡○不
天下地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一節○至治國平
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是
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
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
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
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三

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
○因其所知推之至於無窮盡到十分處
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
窮理只說格物便是人要人就事物上理會
如此方見得實體如舟行水作車行陸
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
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格
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
遇物皆能格○道是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
參前簡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
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
○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
者何者爲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
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
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
便是窮格不至也○物猶事物也須窮極
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
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一箇非
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一箇是一箇非
去○致知格物只是一事只是今日格物
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
也○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
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
做三節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之際要常是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
之間方分明白○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
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
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明明
德於天下以上皆有一等致知格物處
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
知在格物也
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
發起一念慮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三

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
玉溪盧氏曰人者以心爲主自天下而約
之以至於萬物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
以致於萬事萬物無不統於一心自格而
致日誠皆正心工夫日修日齊日治日
平皆自正心工夫流出
雲谷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
神明其衆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
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
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其
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
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
應者用之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
自具全體大用無不明也云者欲其知之至而
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
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
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爲空虛無
用之學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
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
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
德第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
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大學綱領所在又莫先於
在格物
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爲知之始
致知爲行之極意誠意爲行之始正心修
身爲行之極意誠意爲行之始正心修
爲推行之極意誠意爲行之始正心修
不行誠正修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
與天下也知行推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
之驗歟
通考吳氏程曰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如
與行實相終始不容偏廢格致二條固貫
徹乎誠正修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

1990年12月

二四

吳季子條烟寂刪
此詞義可

主

經 167—610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主

知之至則意誠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
意之方又當自致知始致知者不在乎他
在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下六等皆出
至比爲本原之始而誠意以下六等皆出
焉其大學之篇而至於格致者何如格致
之致蓋推而至於格致者何如格致
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
其知物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
盡矣蓋至乎日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良知者天之與生俱生人皆有之特患夫
情欲使然則行不著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至
於極使介然一隙光明日就晦蝕而是非
善惡之幾交乎吾前者往往懵於去取醜
生而夢死冥行而徑趨意始不誠心始不
正而身始不修矣況望其齊家治國以窮
天下手故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物以窮
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以爲高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主

物始終一事渾河聯合無復縫罅天下國
家之外別無身心意誠正修之外別無齊
治平
蔡虛齋曰但明一己之明德而必明天
下之明德此之謂明明德于天下如中庸
所謂盡人物之性者不在盡其性外亦吾
有以盡之也八條曰其實一明明德之實
通○大學之明雖解曰自明其明德而推
以新民其實不足明德與新民乎重其曰
格致用之全者亦不過謂只是其失在不詳之
貫史氏伯樂之說全謬蓋其失在不詳之
文許多大節且其解章句使字尤謬也○
章句傳本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
所發欲其一于善而無自欺也後沈本
改云必自慊而無自欺也愚所見元本
尤爲明白蓋意之所發有善惡一于善而
無自欺則意誠矣無自欺就見得必自慊
且先之以一于善字面尤見端的意者此
其定本與格致者謂必到之也章句曰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明白切當而痛快無
以加矣只要人如此定用其功此格字最
難解非朱子不能定格物工夫要不出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雖曰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然不格物以致其知則其知
精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甚得其粗而遺其
而德或敗于信或爲尾生之信義或陷於
貴于格物以致其知而陸氏之學所以深
見非于朱子者也○大學不說窮理只說
格致者字面之也○道與形而下之器原不
相離此所謂是亦器與形而下之器原不
物此所以異于異端之外物以爲知也○
誠意爲致知格致則誠意章內然却即
經而括其意于誠意章內使人深思自得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天

或曰誠意致知格物原是合併俱有。所謂大學古本于聖經後首揭誠意然後及致知格物誠意為首功而不見明德新民止至善皆以誠好誠惡誠也。知好知惡知知好惡必麗于事物。內自始之外至天下國家物有本末好惡以及于終始之事也。實致其知用力于也。八條目中惟此三件不能分析。亦不能各立一條。○格物無傳此大學最精微處。蓋物不可指名。自誠意後康誥盤銘邦彛以及身修正心至平天下章無往非物。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蓋通大學數章而言也。羅允升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

子駿不非
耳家宜但
未之良
爲說知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堯

大。就無小大處。妄分大小。豈得爲定論邪。惜時儒不察。槩相傳會。可嘆也。○格物之說。紛紛無定解。漢疏格訓來。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惡。既知至善。則行善不行之最淺陋者也。○司馬溫公則以物爲欲。以格爲行。爲去。慈湖語錄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據經而言。格有去義。謂格去其物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此本象山說。而與晦菴抵牾者也。王陽明謂格不正以歸正。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諸說皆欠通微。皆不可從。至陽明此。尤見理未親切處。蓋朱子雖就事物上求。良知亦在其內。未嘗舍理而專索之于物。安見其泥物而不求之于知。未嘗析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論自正。詳見存疑矣。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雲峰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十

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

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之統八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

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繇。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盪得查滓伶俐削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知此身修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迹有異矣湏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著而字則是先爲此而后能爲彼也蓋卽物而極致其理矣而后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后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后念慮隱微

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
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
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
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
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
舍初問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
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
方會意誠可者必爲不可者決不肯爲到
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
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修家便齊國便
治而天下可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
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
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
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爲至耳○物格知至
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
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
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修身交齊家又是
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

大學章句卷

三十一

後身有所止而可得而修
 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
 玉澤盧氏曰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
 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
 吾心而皆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
 之德也意其明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
 正則明德之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
 身修則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
 一國矣國治則明德明於天下矣天下平
 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有整然肅然之
 意父子兄弟夫婦無一不
 正之謂也國有推家親而國祿故曰
 治天下者國之推家親而國祿故曰平
 所以齊之治之推家親而國祿故曰平
 修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
 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
 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三
 知止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修則
 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
 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
 新民得所止之序也自物格以至心正
 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克之
 獨謂乎六合八極之條目收束放去惟一
 心耳
 東陽薛氏曰凡言必先而後固是謂欲如
 止必先如此此理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
 知力行必有次第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
 然後受謂之知此則必知無有不用然後可以
 誠意誠意或謂格物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
 意格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
 理爲主及應此一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修
 其身此其一節遂旋理會他日湊合
 將來遂全其知而是應天下之事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修身先正其心是反而
 推考朱氏公遷曰修身先正其心是反而

圖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

毒

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分而言之者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物格而后知至物格即
知性后字變文知至即盡心知至而后意
誠此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得說物格
之後再無致知工夫可得二字見得知行
並進七后字自始而終自本而未以推其
効驗之次序欲人之知所後也上文六先
字是自末而本自終而始以逆邇其工夫
之端緒欲人知所先也○知至就心上說
不曰物格而后知致而曰物格而后知至
者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也
格物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是大學一篇
綱紐此二句最要思量
希武吳氏季子曰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
境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辨白黑
若數一二而無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
至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而
意之所發無不誠意既誠則物之至吾前
者自不能動而心之所存無不正心正矣
絳內達外神動天隨未有身之不修者也
身修矣自長及幼表正景從未有家之不
齊者也間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
矣朝廷之上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
是皆格物致知之功也文公嘗論天下平
一段邇而至於格物則曰本領全只在這
兩字上其指示後學入門之地亦切矣學
者誠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賢之聖經賢
傳驗之往古來今隨事體察如程子所謂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
良知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修身之
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推而爲天下國家用
其效可勝言哉
蔡虛齋曰小註上一節以用工言下一節
以成功言此自無害于覆說之義而今人
痛非之何也嘗有問思無邪毋不敬之別
者朱子答云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書

勉齋黃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
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身誠意正心所以修
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理皆當以修身爲本
家之詳說之此一段是皆當以修身爲本前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修身言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爲本而齊家
以下之教不期而必至矣單提修身而齊家
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人之一身物接乎其外
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
知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
知誠意止心四者皆爲此身設也以一身
之根抵乎其萬化之中矣身乎身乎一嘆一
笑風

物取其齊整一切煩師古注云循以刀切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
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書

俗係焉一舉一動儀表關焉小而不家大
國廣而天下統宗會元皆不爲外乎吾身
如水而之派別疏爲河渠散爲溝洫不勝
衆而實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數爲柯葉暢
爲華實不勝其繁而此根也故曰本葉暢
而實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數爲柯葉暢
家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儼然一新民之事
本又將何平天下之規模儼然一新民之
有道者皆不可以不講然亦何有者不本
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曰風自
火出家人身爲君子以言有物而觀之如
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修身爲本也如曰
君身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是修身爲本
誠意也爲本也所格爲修身者格物也致
燭無不真必不格爲修身者格物也致
燭無不真必不格爲修身者格物也致

而陷此身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
則心之所用者無不實必不至於似善實
惡似正實邪而素此身爲小人矣夫士
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故曰自天子
之所當講者此也故曰自天子
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也故曰自天子
切訓之如一以修身爲本也故曰自天子
也天下之理一而感與應至爲一體不
聲如影隨形斷乎其毫髮不差也身苟
不修而求其末之治國之治天下之
亂而求其末之治國之治天下之
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爲天子
其本也爲諸侯者不可不修身乎夫亂
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其父子相
父子相夷者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爲
夫士庶人者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爲
夕除而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學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三

彼此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為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矩也一集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之有哉
雙峰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一句是教人以修身為要下一句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則家之謂也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雲峰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功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第二節七節三句說工夫是順推功至後節則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修身正結後節則新安陳氏曰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書所謂惇叙九族叙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
附纂黃氏洵饒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此身一句包盡一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朱氏公遷曰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工夫效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又按對小工之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其餘諸章而言則惟入孝出弟為小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王陽明曰家國天下論理自是有厚薄之分譬如身是一體把手足去擇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乃理合當如此
芑山張氏曰此節總是發明修身為本說修身却該得齊家道理非上一句教人以修身為要下句教人以齊家為要也饒氏修身齊家平對非是况周子治天下有本四句雖似平說身家然却重身上饒氏併失周子立言之意如此按存疑傳會饒氏

六四五三章經
字十百凡一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五

亦謂家又為國與天下之本與聖經抵牾不必從
右經一章
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大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此一章特發為人為已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矣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及兩古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經其次第可知
通考韓氏古遺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正為修之始修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格致為平之始平為格致之終格致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格致為平之始平為格致之終格致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格致為平之始平為格致之終格致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
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始終處即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一 卑

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附纂輯氏古遺曰人讀大學而不知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未為之讀大學故今一一附以示學者蔡虛齋曰通經之一章大抵都是孔子述古法或全是先民所述者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子論述之言

從不也韻審試之是從必全注廣口說字古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一 卑

云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于克之而自明者猶孟子所謂錄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也或問是以克字為着工夫字章句則不如是之拘急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朱子曰常目在之古詩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

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顧諟者。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常在目前。不被萬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

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卽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卽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

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本當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卽明德之本原。顧諟卽明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

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卽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貽損了此明命。

吳氏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者。是固然矣。抑明之功。又當何所先邪。曰。

敬是也。蓋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常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之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教太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爲常日在之也。常日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豈絲外鑠哉哉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畀付之矣。其畀付之者卽命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明者當何如。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日擊道存而所以明明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茲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失其畀付之初意也。

蔡虛齋曰。常日在之此目字當緊帶着在字讀。莫帶常字讀。乃是箇活字也。不然當曰目常在之矣。此旨人多不察。○明命有書大全辭大學章句卷一 望

何形狀。如何常目在他得。只是此心常存耳。

或曰。顧諟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是此等工夫。

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微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

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峻德。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爲

意謂詞語雖若不倫。要皆是自明已德之
意。蓋所謂克明。即德經文之明明德。所謂
天命。即德之所謂明德。而明德之所謂
功。所謂峻德。亦即明德之體用之全。非有所
加也。故總之曰皆自明也。
或曰。三書克明。顯發等。俱就日用處。感實
際處言。非尸居靜攝時如此。小註靜存動
察。宜玩。○不是解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
明。明德克湯文。都是古來大人。
芒山張氏曰。臨川吳氏分發端。示方著效
未確。併非傳者意。宜刪。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

不忘之下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吳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
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
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
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
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人所同也。日日沐
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
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
刻之盥。似之盤歟。

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
闕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
問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只見於大學。緊
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
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
却不。不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新。只是要常
舊染之污。而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
常如此。無間斷也。
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
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污。是以形體
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
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機
息。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新。有
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
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
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吳

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
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
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
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原不相離。故於平
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絳體而達於
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
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
明字。以言明其體。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
附繫黃氏洵健曰。日日新。又日新。是至為
精密處。
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
其作聖之途。徹處。已若不如。此則於明
德有遺憾。處人若不如。此則於親民有餘
愧。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
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
歲不同。曰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
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

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擲省察之功始無一息之閒而爲其久而忘也沐浴之實處所常設取而第爲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嚴要上而教誥之也其曰苟日新日新之又日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新之又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日日之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汙迂績方來之善薄者使之厚漓者使之淳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

蔡虛齋曰舊染之汙只是物欲不必又兼言氣質

芑山張氏曰吳氏李子一條徒繁言耳于義理少發明宜刪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曰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人
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
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
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
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
鼓舞振作之使之興盛不能自己_{是作其}
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
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_{言覺其}
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
在民者也
新安倪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_{益神}
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卽孟子稱堯_勞
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_意

此是推說
新字

上者未有以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于康叔之衛告之云○蒙引云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耳要之克己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無妨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

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

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
王溪廬氏曰前言止於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稿木死灰矣
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
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

簡天下無性外之物
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
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與於岐山以幽邵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效也使學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則存神過化綏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謂是歟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致之

程氏考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惟以作興自新之民示親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林次崖曰蒙引云論湯文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據所引之詞則略而淺深蓋是大學傳文之體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云耳若論文王自新之極亦不過湯之日新又新而已按此說于傳文有發明故錄之
或曰古人引詩引書虛員活潑如此章總是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儼然有考三王侯百世之意非絲商周時勢起見錄前而唐虞何嘗無自新新民工夫只一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自新作新民皆在其中矣○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隨舉其一而足不必拘拘從已說至民從民說至命亦不必全法三王必全法三王似三王各自有缺偏在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附纂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
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其極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然歟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此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通考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天子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與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蔚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以得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以止與所附蔡黃氏洵饒曰此比人當知所止至在知字

淺處乃天理之本然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緝緝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通考吳氏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行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比

大學章句卷一

止者賢君之事也。朱子曰：爲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遠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爲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擎蹠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

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爲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爲止至善之目。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爲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峰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

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番**

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之意。

通考東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緝熙，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國人父子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而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之類。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吳氏李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三詩言學者之不可不知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則耳。黃鳥一名搏黍，禽之至微者也。綿蠻之詩，因是而比興焉。相彼鳥矣，載飛載鳴，止於棘。未安也。集於桑，未善也。顧瞻丘隅，厥有美蔭。畢羅之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實爲可止息之地。乃托

大學章句卷一 五

之以使其身世之學者顧不能止於至善則是其形雖人而智不逮於微禽也夫子說詩寧不爲之活嘆乎邦畿之止以民而言丘隅之止借物爲喻靈於物而秀於民者宜何如哉論明德則必極其明不極其明不止也論新民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新賢之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語其知則有行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之異緣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聖人於此猶不以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未至於聖人者無可止之口矣古昔文王以聖德受天命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則與天爲徒矣一周一旋動應規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有待於修爲哉文王不然方且運純亦不已之誠勵勤用明德之志其學汲汲而無一息之自安其心翼翼而無一念之少忽

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畫

詩人美之曰緝熙敬止緝者如絲之緒愈績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緝始而中緝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緝少而壯緝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文王之所以持此敬者果何爲哉亦曰明德新民之事業自有當止而不容不止者於緝熙鞫厥心所以求至善之地而止之也聖人且爾况其下者乎士而惜於知止則終不足以望聖人矣大學之教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國之後秀設也上焉固未及於聖人下焉則已異於民物傳大學者曉之以民物之情而責之以聖人之事其待後學何厚乎雖然教人知止之方則必示人以正之地仁者君之所止也不博施濟衆則君道爲未全敬者臣之所止也不事君盡禮則臣道爲未盡孝者子之所止也不先意承志則子道之虧欠亦大矣以至爲人父而不慈則爲賊恩是

不知父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不信則爲
賣友是不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
仁之至義之盡極天下之善不能如毫末
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
之終事乎等而上之爲緝熙之止者此理
也推而下之爲邦畿之止爲丘閭之止者
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
各有所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
交以例其餘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箇
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
又曰君使臣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
所止之處也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聰
聽思聰色思聰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聰
此則止善之事固不特仁義孝慈信也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至

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
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
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
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
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子思子
可證

上經
卷一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至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
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
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
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
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
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繇恂慄威儀言其
德容表裏之盛宰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六義屬興借淇竹
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
雙峰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
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
通考吳氏程曰鑢錯也即磋石錫治木器
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鎮密武毅是剛
武猛毅以恂慄釋僖僖而朱子謂恂慄者
嚴敬存乎中全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
者剛毅體認則瑟僖之義可見
此展轉體認則瑟僖之義可見
雙峰饒氏曰宣著釋赫字盛大釋喧字
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故
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也自
修所以力行行視知爲難故以琢磨比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
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自警省
察是密察精詳之求其不善以從善也
黃氏洵曰道學格物致知也自修誠意
正心修身也又曰講習討論始條理之事
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

言詞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
正心修身
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
旋中體非徒事容飾而已
蛟峰方氏曰惡是工夫細密備是工夫強
毅前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所以
工夫精密而強毅
新安陳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
附錄黃氏洵饒曰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
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此見得
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未及說新民此是
至為精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言善以理
之見於事言
朱子曰切而不磋未至善處琢而不磨
亦未至善處
矣未至於善處
今威儀輝光著見於外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亦未為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
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
王溪廬氏曰切蹙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
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修於
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
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
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
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
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
能勉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
賦之善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
一理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
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以止也引淇澳
而釋之學與自修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
善之繇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
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
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得

吳季子
此訓義

字正與經義能得之得字相照應
東陽許氏曰此節中夫全在切磋
有緒謂先切而後有緒而致其精治之
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而後可以切磋
窮求其極至王夫不輟切瑳以喻學是就
知上說止至善講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
自淺以至深自易至難自近至遠
琢磨是就其行上說止至善謂修行之者省察
克治是就其心說止至善謂流行之者
處惡分善分惡謂淨盡天理流行者
今喻分善分惡謂淨盡天理流行者
通考吳氏手曰淇澳者衛淇水之濱也
葉竹者淇園所產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
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
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也衛者衛之
稅詩人假此以形容衛武公之德彰著而
不可掩者如此要其彰著而不可掩則未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復磋之
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必既琢而復
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
非一朝一夕所能辦也迨夫嚴密之貌
然武毅之貌然然誠敬存於中宣著之
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光輝見於外則
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
然成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
能捨遠之則不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
之至而有所謂新民之地矣吾觀武公年
九十餘猶日教其臣以箴儆己之過失則
其切瑳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則瑟爾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
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我誣也上段
既引玄鳥綿緜文王三詩以明學者之不
可不如此此段乃接淇澳烈文二詩以明

得其所以止之效也。洪漢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者以新民之極耳。而要明德之終。大學迭引之以互相發明。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本

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通考趙氏德曰。大學釋文戲音義字讀似有吉凶美惡之殊。

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

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賢親一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

S9202 吾儕句平不中 用可外顯

謝肅允此季吳 宜漢餘子氏

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接上。不忘又曰無一物不得其所。即上。文止仁敬孝慈信之謂。

吳氏季子曰。烈文之詩。所以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為前王。則是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也。文武為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則其善能使天下後世人人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人人推之而極。物遂其欲。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舊章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舊章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孫。萬代如見。而婦孺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觀之。含哺而嬉。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

四書木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本

自適而得樂。吾之樂。豈非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樂。吾之利。夫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所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歎仰思慕而不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民。則曰。吾君之德。文王武王。之俗。則曰。吾君之德。以享太平也。鴻鴈之俗。則曰。吾君之德。樂其樂。而使還定安集。以得其利。豈非而既卑矣。以利其利。乎春秋戰國以來。王室共主。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綿綿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祀綿綿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為至善傳大。

學者所以舉二詩而詒後世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坐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

意章下

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修王溪廬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

蒙引 曰前 輩皆 爲之 格物 致知 之錯 簡况 以連 下文 此謂 物格 此謂 知之 至也 无願 此推 本言 之明 明德 爲本 乃降 者言 意外 之意

正心修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
化及於家國天下
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物各
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
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發
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
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
之處淇澳切磬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
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錄
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瑟調以下言
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
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
而言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
德之效此蓋極言止於至善之效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奎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爲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繇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

此謂知本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之意後矣

程子曰衍文也

通考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卽物格之誤今爲衍文

東陽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

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

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

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附纂黃氏海鏡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極理有未窮物未格

也知有不盡知未至也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卽釋明德章句所謂具衆理者吾

心之大用卽所謂應萬事者也附纂黃氏海鏡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意

無不到則物格無不明則知至問所補第五十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曰

亦嘗故而爲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

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

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

至在格物前曰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

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嘗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

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

只是如今頭緒無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

髮毫釐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

意思○表者人物所共錄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充

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此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一物之理。非揀精底一物不理會。則此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則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驕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盡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得知。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開與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遂得一重。又有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嘖嘖。咳嗽。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振。衣。不敢搖尾。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致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無聲。又見於內者。如無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充

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粗。而遺其精。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故結之曰。此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有融會貫通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之然無礙。如水消雪釋。怡然渾然。處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其理便任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心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

上生○能存心則端莊靜一以爲窮理之功。知窮理則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

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理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而地如何而水如何而火如何而木如何而石如何而土如何而金石如何而草木如何而禽獸如何而人物如何而幽顯如何而山川如何而日月如何而星辰如何而風雨如何而雷霆如何而鬼神如何而天地如何而宇宙如何而萬物如何而自然者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便是是一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止也靜也直也肅也德也莊也皆處物之當然者也一是之謂理理散於萬物而知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識者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然與其所當然者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

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半

日就暗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矣大學始教所以必使學者爲何而察之事事而思之彼之自然者爲何如我之當然者又何如因其所已知窮其所未知探端以求緒循末以反本自一身而言之耳吾知其爲聰而不可以不聰也必窮其所以聽與夫所以不可以不明之理焉自吾知其爲明而不可以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與夫所以不可以不明之理焉推而至於若鼻若口若手若足若股若體莫不皆然而無醉生夢死之患矣自一家而言之父吾知其爲慈而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與夫所以不可以不慈之理焉子吾知其爲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其所以孝與夫所以不可以不孝之理焉推而至於若兄若弟若夫若婦若長若幼莫不皆然而無冥行徑趨之患矣自一國而言之

君吾知其爲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其所以仁與夫所以不可以不仁之理焉臣吾知其爲忠而不可以不忠也必窮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以不忠之理焉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下莫不皆然而無逆曳倒植之患矣窮其所以卽格物之說也旣格一端又格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反之於三隅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八隅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則胸中雜亂而無主一之於事物之交於吾前方且眩昏顛倒之不服又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有存則理具於此而習失可驗又嘗誨其門人曰觀書察理中草不精皆繇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繇是觀之入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故程子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爲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一以示誠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脉相爲貫通或曰綱領條目有傳本末二字不過經文中字眼何必有傳若本末有傳終始先後亦當有傳矣○有謂聽訟章是釋格物致知非釋本末見得格物道理不勝言指此以例其餘殊未然蓋格致無傳非無傳也以大學入門下手第一件物卽身心意家國天下之物傳傳皆釋格致也此格致之義所以卽在條目中也知曾子不傳之妙

芭山張氏曰吳氏季子一條紛冗無義
理可刪至天如何而高云云說得無邊
涯使學者工夫漸向玄虛無歸宿處尤
悖理不必從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

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

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圭

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

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

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

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

於此以審其幾焉

雙峰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
制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
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
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
一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
以治病之方以已共於此章故也
雲峰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
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

自陳氏
自設
自無

自陳氏
自設
自無

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
兼誠意獨善一傳然誠意者自修之首
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
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好好色如好好
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
始故曰自修之首
雲峰饒氏曰母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
欺字與誠字相反
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
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新安陳氏曰謙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謙
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
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
附纂黃氏洵饒曰誠其意者念頭也必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圭

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母自欺是解誠
意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
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
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歸分之幾微處
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
始分處起腳不差行方能歸乎正路否則
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
有善惡便須就此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
是生奈何得這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

說理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
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
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而

是鐵便是自欺湏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
湏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喙不可食水火不

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知鳥喙不可食水火
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饑欲食寒欲衣
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

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壹

自是實矣。○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
道善不可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
欺不可不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
欺。不知不覺。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
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
知至。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
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
思衣。以自暖。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
苟且。姑以自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
會此。是夫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
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
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
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捨著之時。又其甚者。
○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
間。便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
却是虛矣。○大學章句卷一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壹

與眾人同。○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
此亦是獨處。○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
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慊而無
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
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則求必得之。
惡臭。人所同。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
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無
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惡。亦須表
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
不真。實胸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
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斷然
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慊。便是
誠。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
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
謹審其幾。之發也。○問。母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
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境界。潛室。陳氏曰。
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
是自家不欺。不聞之時。有誠。養性。氣象。如
此。謹獨。是眾人。不欺。不聞之時。有誠。養性。氣象。如
大學。只就。己發。未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
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獨。上。凡
人。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未。必。果。出。於。誠。若
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
與。自慊。上。兩。自。字。與。自。修。之。自。相。應。自欺。
者。誠。之。反。自。修。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
充。自。修。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
誠意。亦。兩。言。慎。獨。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
東陽。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
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母。自欺。是。誠意。之。反。而。誠。
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

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慊皆言自
 不自慊者徒為人○惡惡與好色人
 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宇曉學者當實
 為善去惡如惡惡與好色之為也
 林次崔曰蒙引云毋自欺所以誠意也自
 慊則誠意矣此意似是而非何也蓋自慊
 求快足于己也即如惡惡與好色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毋自欺也毋自欺
 即誠意也今以毋自欺為誠意以自慊為
 意誠則一是工夫一是效驗成兩意矣看
 本文此之謂三字可見只是上面意
 或曰此章乃兼併致知格物二傳知好知
 惡知也慎獨以實為善去惡乃致其知也
 善惡之知非空懸必麗于天下國家之事
 則物也慎獨以致知而誠意則格物也此
 古人文字變化處亦古人文字互見省力
 處

四書大全解大學章句卷一 主

已山張氏曰自慊便是誠其意如何說自
 慊是誠意之效東陽說氏說宜剛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
 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
 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
 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
 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
 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

將不子死心半無辭小誠可謂天良山如
 港河外見必中事實使人元孔亦惡卑陳三

上

四書大全解大學章句卷一 主

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
 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
 所獨知之獨不同
 雙峰饒氏曰獨字有黑暗遮閉之意
 新安陳氏曰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愧
 遮障之情狀
 朱子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
 也抑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為
 惡於隱微之中而作善於顯明之地將虛
 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
 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
 如惡惡與揜不善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
 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
 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
 雙峰饒氏曰閒居為不善自欺也厭然則
 不自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
 也自欺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
 至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
 之驗
 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
 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
 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
 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
 為不善之小人而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
 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王溪廬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
 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
 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
 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
 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
 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欺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堯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
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
附蔡黃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
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
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
章之本
林次崖曰蒙引云原彼所以不能慎其獨
者其意蓋以其惡可掩而善可許也依愚
見似過于巧原小人之為不善未必有此
意
或曰獨體無人不有無時不在小人之厭
然即小人之獨體也惟不能直露其好惡
之本體旋以掩著二念奪之是以入于自
欺而為小人耳○并其掩著處亦是良知
厭然重小人自知不善不重君子身上
月恒近解曰見君子至誠處為不善無所
自已悔說正是意不誠處為不善無所
不至是自欺見君子厭然連自己也欺不
得了體胖根心廣來不平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
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未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
肝之意不可說人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
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畏恐其
與十日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
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
已所獨知之地即十手共視共指之
地故為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自知之
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自知之
可畏之甚如此者此所以戰兢臨履直至
於手足而後已者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堯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
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
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
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指可
畏之甚其意嚴乎
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與一
念將動人非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
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然慄慄
然真見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
質之在旁而不敢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
充吾性之固有不勉之富然可以快足
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三
省之勤雖容貌辭氣之間莫不致謹
蓋曰吾之所獨即衆之所同雖在隱微幽
闇之中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
林次崖曰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人間
居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何
與曰小人間居節是為誠意而設十日所
視節是平日之言則其所嘗言既述其意復引
其言自不相礙
蔡虛齋曰十目所視二句若依新安陳氏
用常如二字則于本文其嚴乎一語反緩
矣要明說出不可揜之意即上文所謂人
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逆雖未形
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以此
之故所以君子必致謹于獨知之地使不
至于暴著如小人云云也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
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己有上院小實是係新此其可
有院院有人有係係安條條其可

實中形外者此是善之實中形外者
通考黃氏洵饒曰德潤身心廣體胖皆出
誠意之中○此一節誠身之本不愧屋漏
○心無愧怍是尚書作德心逸日休作爲
心勞日拙○體常舒泰泰字作好說○說
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體胖深淺
不盡釋可見
或曰德卽明德也母自欺則明德不昧浸
灌內外如水之浸物形色天性一併濕透
卽此潤身處便是中和位育此身與天地
萬物相流暢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從此得
芭山張氏曰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示學
者不可不實致其知以誠意之意見此處
疎略便與揜著小人同病非徒言此以結
之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錄是而之便發發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

雙峰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奇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乃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爲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爲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爲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卽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卽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全

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節善誠中形外

勿軒熊氏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一日格物至平天下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

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進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說得而之乃又涉篇說廣達不忍使利並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全

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自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然則理明心一而所發自莫非實之所不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理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通考黃氏洵饒曰心體之明明即明德上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

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

新安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通考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

玉溪盧氏曰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云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

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三山學氏曰：此言怒之甚，憤者怒之留。

外來者，怒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

新文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黃傳文

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

問：有所忿怒，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

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

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

須是執持其志。

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

心，修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

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

則為物欲所動，未見有偏處，却未必為惡

下，須看有所忿怒，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金

而健之，終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
常不平，便是有其所謂有所，是彼他為主
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為
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
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
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
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
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
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
隨物而遷，怒心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
動，而後於人也，則豈怒而有不正哉？○
今人多是有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
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蹉過
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在胸
中推過，終不消釋，使我無所與可也。○
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問：忿怒

白己事，可也，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

經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自處，不

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在

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問：大學

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

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

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

怖之類，白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

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

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

有四者，便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

中，便是不得其正，酒是涵養，此心未應物

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

物之時，方不致錯，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

憂而憂，當懼而懼，恰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

此方得本心之正。

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金

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懼，恐懼
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
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懼而忿懼，不
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
德之妙用，無不有。有所忿懼，恐懼，則心之
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矣。
人患不識其本心，耳惟虛故，靈纔失其虛，
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
以為明德也。
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
正其心之用，爾。存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
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
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正其體，本
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體，正
或分體，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
無喜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
無喜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

則喜喜已而作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曰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並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察而次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自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稍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力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問字

通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卽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事

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十 笑

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懣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怒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具事之已臨

吳氏季子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西可有其所有耳若有其所有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編筭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爲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懣也則惟見夫頭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必要疾惡者亦將以忿戾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懼之可畏雖有不必要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口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欲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口

貧曰患得患失皆能以人而勝天有也者
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而不擇
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
憎以私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
豈念懷恐懼好樂憂患之爲非哉特
則不可耳

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
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
不修也

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
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
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全

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
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
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
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言此而不言所以
正心修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
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
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
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
耳

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
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
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
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字之主也心有
存主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修矣然
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以
敬以前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

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
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
在知覺言心章句云敬以直之此直字
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

吳氏季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毫
釐終以千里君子所以於意誠之後尤不
可不用功於此君子之學切切於正心者
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
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
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一切
聽命於吾心之所謂泰山巖壑靜聽而不
聞矣

不以目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而不聞矣
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不知收則
雖視猶不聽雖食猶不知收則雖視猶不
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知收則雖視猶不
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臥心不
在古樂也當食而失七箸心不在七箸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全

路是觀之微修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
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
身雖不期修而自修矣反觀此章而細繹
之始焉戒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
只一有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
在字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八者原其心不正心
不在原其身不修其言心不正之害深淺
可見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
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

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
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

下並以舊文為正

通考朱氏公遷曰伯兄克順云大學經
言正心是恭儉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
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
也

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
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
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
者必以此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
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
身修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
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
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全

於釋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
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
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
矩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所有好
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
恐懼偏於憂懼也

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
新安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
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

通考黃氏洵饒曰檢束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
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
心正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
了又連離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
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
許多節意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
甚正心然意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
○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

九十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

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朱子曰古註辟音譬至礙不通只是辟字
便通况此篇自有僻字辟則爲天下僂是
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之與

九十

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爲禮情、只是慊於爲體。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爲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爲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生

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有
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
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
雲峰胡氏曰或疑教情不當有殊不知本
文人字非爲君子言乃爲衆人言章句曰
衆人又曰常人也是也衆人中人固自有偏於
教情之人如下文人是也衆人中人固自有偏於
頑亦泛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
戒深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齊之爲言整齊嚴肅之
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而家道正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盡其所以爲子兄盡其所以爲兄弟盡其
所以爲弟夫盡其所以爲夫婦盡其所以
爲婦而後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
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修明矣夫
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修明矣夫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生

愛而褻狎生焉曰褻狎則是身不修矣
見衰狎者恃恩而驕必蕩蕩而不可律其
能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
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
不修矣彼遭忿疾者齊乎失歡而怨必復
不可謂其能使之齊乎失歡而怨必復
一偏則爲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事之
義非所以爲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事之
慈幼而所以爲一偏則爲姑息無嗃嗃焉
容非所以爲一偏則爲姑息無嗃嗃焉
不脩教誨而所以爲一偏則爲姑息無嗃嗃焉
授之益非所以爲一偏則爲姑息無嗃嗃焉
美而情藏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惟見其
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惡之者惟見其
希矣
或曰五辟卽是不能知處非不知故辟也
看兩知字工夫仍不能離致知
世山張氏曰凡人身與物接而心卽隨之
便是心與物接了。小註忿懣等屬心親愛
等屬身似悖理不必從。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
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
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雙峰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
不修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
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
知其美惟其身不修故家不齊當看兩故
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凡爲人者言莫
知子之惡始舉家之一端言之

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
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
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惟愛
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
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
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
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者其深
病皆在於此
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其惡美是愛
惡得其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輊自形衡何意焉
苟非身端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
閨門之內不言而諭不戒而孚一唯一諾
無非教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
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反覆
深戒其辟言哉言乎
蔡虛齋曰看註所以二字只是說他偏家
不齊意在言外不可謂上條言好惡之偏
而身不修下條言偏之為害而家不齊蓋
好惡一偏則身不修身一不修則家不齊
不得齊非是本文謂家不齊緣身之偏之
而章句乃謂家之不齊緣于好惡之偏之
為害也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
明上文之意不可另分為家不齊上文故
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文豈可泥人莫
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為說入家人乎人
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矣下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
芒山張氏曰蒙引說是雙峰饒氏親愛等
屬身不修人莫知子之惡屬家不齊失本
文語氣不可從
問如何修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修身
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
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洞
一節去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
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字只是自身裏事
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
雙峰饒氏曰身以心為之主而心以意為
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
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懣等則不得其正
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
之必謹其獨而不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
謹其獨而不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
修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
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懣等而能密察
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
加察是謹獨以修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
之一字凡四言之首察之工夫豈非自誠
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修身章為
然也緣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
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誠求
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
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
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
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
之法可謂得其要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為害至
莫知其子之惡深淺又可見此獨反結
者修其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
經文修身也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修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事修厥德孔子修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修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十一 朱

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自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家裏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能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修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

吳氏
季氏
此係
宜刪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十一 朱

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雲峰胡氏曰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指出教之一事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講來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修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況家有父猶國有君雖殊理則一也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之博大約而之博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也

而而言則此爲小而彼爲大以孝弟慈對事君事長使衆而言則此爲約而彼爲博孝施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衆較之則遠近又不待辨自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林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衆者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況國何大國之本在國家不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直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爲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爲忠矣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弟共其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必能守情共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

之弟以爲其父之令生我母今鞠我總於其子者無父或則必能充其愛之念惟博施之思所謂使衆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諸彼耳或謂使衆者亦不過舉斯心而若甚宏濶其節目若甚繁多其施爲若甚纖悉然大原之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待拾此而他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其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蔡虛齋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身不出乎家而其化自風行於其國也或曰凡欲教忠孝弟如其事父則已耳仍不出教孝的謂事君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事一理則謂事君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事家亦何不可○孝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事家亦何不可○孝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事皆取諸此若僅就一人之身說如所云移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矣

孝作忠者非弟慈二句卽此可推范山張氏曰孝弟慈三者不出家而成教不在此形迹摹效處詭朱子小註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云○傳雖止言齊家却包修身在內非章句補傳所未足○吳氏季子孝字專句爲推本之論非是○吳氏季子孝字專就溫清定省處說殊覺淺膚失傳者大意使孝而止于溫清定省孝字分量尚不無缺陷况借吹煩吹荒生我鞠我弟慈二字尤與弟慈道理不相切吳氏煩言無當類如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大略小可推專以慈主註易不封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矣

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首教字三者不假強爲說未作推說立教之本首教字三者端而推廣之說心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識其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本有失者也天者獨母之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推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一百

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
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
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以下皆就身上說
○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
慈是明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
戶曉也○平天下章老老長長恤孤卹
三者是人人所同也
吳氏季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
餓則欲食疾病則欲撫摩痒癢則欲搔
能宣之以言則夫為之保抱撫摩然於心而未
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
之臥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
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
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其
用心亦如父母之於赤子則雖不能盡中
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處子然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一百

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當
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
慈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
於妻子具而孝則塗之人皆然而聞
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知
之而慈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賢
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
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
衆弟之不出於慈則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
孝弟矣循是而行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
治雖不出戶可也
或曰此是治國在齊家傳不可作慈使衆
一句傳言保赤子有齊之義言如保赤子
有治之義此固求而可中非學而後能正
見孝弟之慈一與相感出於自然不假強為
不必外此而教國也心誠求之誠字正指
真心自然流貫處言之孝弟慈所以能通
于國者只此真心通徹去時說觀于慈而
孝弟可知及小註雲峰胡氏新安陳氏蒙
引存疑之說皆不可從
林大崖曰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
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備其本然之量不是
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
言教成於國之效

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
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一

自家好乎則却責民問禮讓如何得他慈
○一家仁以上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
以下是人自化之也
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
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
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
教於國底道理
玉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
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
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幾實歸於君
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
之夫才見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
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
此可不謹歟債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
字可見引以證上文
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
論債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
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一

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與雖有是
貪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
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友弟恭而一
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
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己已也雖
欲不為讓不能自過也自其一念之貪而
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貪之戾而施之於
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
下薰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饜也相挺
為戾不兢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
乎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
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
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
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薰而善
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
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郭民咸韓延壽之
化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
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教厲二十四縣莫
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况
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
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
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
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
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
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
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
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債事夫子
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
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
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
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
根修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
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
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
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
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繇也味所繇二字則

夫仁之爲仁讓之爲讓不發於人而發於
我貪之爲貪戾之爲戾不動於彼而動於
此明矣學者蓋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
蔡虛齋曰饒氏以仁爲孝讓爲弟貪戾爲
不慈愚以爲不然味或問仁讓言家貪戾爲
言人之說則貪戾仁讓之反也而仁讓者
慈讓專屬弟可矣况貪字于不能慈讓之
義亦不甚切其說不可用○上文所言者
教成于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于國之
效外更討箇效也○春秋桓公五年夏齊
侯鄭伯如紀胡傳云○春秋桓公五年夏齊
明紀侯去國之錢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
意之效是也此效字亦云實迹不可以對
工夫言

林次崖曰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
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
禮以相接讓也此說更是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十一 一高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
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
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
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
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
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
則所令 具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十一 一高

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惟上所帥帥之
所好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
好反民弗從矣
蛟峰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已之心以治人
之恕絮矩章是如愛已之心以愛人之慈
通考黃氏洵饒曰有諸已無諸已忠也
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之意
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
平天下言有諸已又似說修身何也朱子
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身治國
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
常人若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
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
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
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
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
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
已先之也
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
人是無已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
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
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已及
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
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
是要人於修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
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
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
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
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
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
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有反求諸已乃政
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
者自其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一頁

諸已者也。恕是謂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
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天下
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推已及物
者也。恕也。至所謂糾紳天下。以暴不仁
雲峰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已
之恕。言不知藏手。三字。已帶盡已之忠
信矣。此章有無忠二字。必自誠意。章貫說
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誠意。求之即
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
之。則有諸已矣。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
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已盡已之忠也。
推已以責人。正人錄忠以爲恕也。忠即恕
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手
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爲恕。是乃程
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
無之。
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
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
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
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寔繁毒通者。一紂
耳。而小民之敵讐。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
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
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
蓋同此一機耳。國之出蚩至愚也。然上之
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
令。驅之。則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
王君公而下。至於大夫師長。各率其衆。之
多寡雖若不同。而於統御之道。皆必先已
而後人。惟已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
惟已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已之
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已之慈也。而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一頁

後可以使人之慈。行於已者。其所以好也。
人從已者。其所以令也。若令之者。其所以
好者。非仁也。令之者。其所以好者。非慈也。
也。令之以孝且慈。而其所好者。非孝非慈
也是謂所令及其所好。民胡爲而從之哉。
君子知夫民之欲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
已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爲善。必先反而
思之。曰。已亦自欲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
愧之。曰。已亦自欲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
後非諸人欲。而何敢以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
之。曰。已亦自欲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
訟之。不曰。已亦自欲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
人之事。詳而正。人略而律。已之念。重而律
義。曰。推已也。曰。如心。推已云者。以待已之道
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已之心。亦如待
已之心。是也。苟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
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
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
治者。乃如彼。則意何扞格。貌雖從而心不
服。豈能使之喻哉。
或曰。有非爲求人而後有。無非爲非人而
後。無君子只自求。自非此處。正可想他藏
身之恕。求非只就存諸心。說不宜說向外
邊。纔合下文藏字語意。
芒山張氏曰。有而後求。無而後非。總是指
身。恕處如何。穿鑿分析。說所藏是指有諸
已。無諸已。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仁山金
氏說。宜刪。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仁山金
之好。行堯舜之令。民必不從也。不必牽連
忠字。來說新。安陳氏無藏于內之忠。而欲
爲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不必從。堯舜天
牽連忠字。殊覺纏擾。不必從。堯舜天
下數句。引起自諸已。無諸已。數句。非承上
堯舜承定國。而蓋一人定國。特引語耳。以

泥其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原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頁

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意

或曰此節須根修身以齊家說以見寡妻所繇則家邦世緒御皆本諸其身正文王

不出家而成教處雖美后妃化原却不在此

之予上故曰宜其家人故曰可以教國人

○關雎王化之始維引三詩自有漸次就

鴈鳩詩中指點出父子兄弟四字傳者深

心在此樂作咏嘆者非○宜其家人不復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居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鴈鳩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如著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解有父如替嫂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

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

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治國之事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頁

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已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宜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

○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

是血脉貫通處

蔡虛齋曰不是謂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謂之為父子兄弟者

皆足以法于人此所謂其儀不忒也儀者吾身實為民之表也

芭山張氏曰看來宜家人宜兄弟俱有仁讓意思非宜家人專屬仁宜兄弟專屬讓

黃氏洵饒說背理宜則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詩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
玉溪盧氏曰此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同此明德故也
仁山金氏曰二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
宜乎其儀不式而足以正其四國也自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合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

四書大全辭大學章句卷一 一章

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已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
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翁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兄弟之宜家於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
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感矣故引詩言夫婦爲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
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與於孝又言一人貧賤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

深淺可見矣
或曰只在承詩上發明先多後國意非通結上文與上故治國句實言國本于家語意不同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

四書大全辭大學章句卷一 一章

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爲喻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倍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
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朱子曰老老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民之惑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
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
此是以君子有聚矩之道也此句方此之
謂聚矩之事下而方說聚矩而結之云此之
在治國乎天下章到此是說聚矩處是就政
得○先說上而下教到聚矩處是就政事
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
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
父母畜其妻以及於彼使彼仰足其善心
已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其善心俯足
有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也○矩
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教也○矩
慈心也我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
之不便方可以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
理只便是前而正心修身底推而措之○道
問聚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
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
不待聚矩而自無不平矣聚矩正是忍
之事○興與弟無不平矣聚矩正是忍
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
文君子必欲聚矩然後可以行於天下終
不免於不化其此一章首尾皆以聚矩
之意推之而後言此一章首尾皆以聚矩
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而民興弟是
聚矩之道也而民興孝下而民興弟是
相續聚矩之道也而民興孝下而民興弟是
老其老各得其長而各得其幼不成自
家老其老各得其長而各得其幼不成自
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長其幼便
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
之故所以有聚矩之道○聚矩如自家
安樂便是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乎滿登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用里
教之樹畜皆此以推之
雙峰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
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
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為
矩君子之度人也以心為矩
玉溪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
然之則也以此齊家聚矩於家也以此治
國聚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聚矩於天下
也○聚矩之道即三句是化聚矩是推既有
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聚矩是推既有
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
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者在因其利所惡
在奪其利
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
言所以有聚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
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
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
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聚矩是致知力
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
吾心自有此天則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
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
則學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
故曰聚矩即吾心之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
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聚矩之矩
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
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圖矩方圓者動
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聚
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
失眾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
之為一節是書至驕泰為一節四節中分
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聚矩分五段第一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頁四

百四

黎矩意在耳。
林次崖曰：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
意，以其說已具于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
天下相關。
芭山張氏曰：不踰矩與黎矩，但安勉有別
耳。非不踰，偏屬明德，黎矩偏屬新民，信如雲
峰胡氏所云。堯孔子不踰矩，有明德而缺
新民乎此處。黎矩能新民而不本明德乎？
說書不見大意，紛紛穿鑿，如雲峰此說者
衆矣，必不可從。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
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
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
之謂絜矩之道。

不是
搜部
字義

此謂辭上文緊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乎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五

百五

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
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
其心矣
通考黃氏洵饒口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
處來章句所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
獲卽新民止善
雲峰胡氏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
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
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
將那頭折轉來此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
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
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
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
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
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
代官前官之時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
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
國爲壑是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可也上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立而後左右微九箇人來看便見○已
又思以待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是兩相說只
乎子好以待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是兩相說只
其所以事父兄之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
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莫不有在我之上
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其親慈於我而我却
不能孝於親我欲其親慈於我而我却
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
○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而有天
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
日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
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其親但各隨其
事盡其親下之人也得上之意耳
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
雙峰饒氏曰我以上下左右前後言之則我當
其中上之使我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同此
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
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也
日使之事曰思慮之曰從曰交處之也
接之也思慮之曰從曰交處之也
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
滿之處是謂絜矩舉天下之絜矩而施
規舉天下之絜矩舉天下之絜矩而施
絜之居上而施於下者如矩居下而施
之上者亦當如矩居前者亦當如矩居
則居後而施之者亦當如矩居左而施
之右者亦當如矩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
此推此心以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
其可則此心以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
矩之喻何如哉試自官者言之則使民必
下賢勞而己立乎其中者也莫非王事
獨賢勞而己立乎其中者也莫非王事
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
也又自在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
立乎其中者也厥考作室乃弗肯堂嘗患
子之不肖肖矣則事父必以孝不然是以
所惡於下者而事之非絜矩也以至前後
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故
我能老老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故
亦得厚以長其長我亦得恤孤人亦得
孤無厚以長其長我亦得恤孤人亦得
已矣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或曰日本文母以字最重正是反諸心而能
度處所以為絜矩
芭山張氏曰上節絜矩之道虛說此節是
實說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絜矩耳非覆
解字義也如大註所去則傳者涉訓詁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東陽諸氏曰三段言能絜矩之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顯其好惡之心而已人治古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任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下章放此蓋身爲天下本好惡卽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吳氏季子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爲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后王君公奉以爲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
 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爲民上者視民所
 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
 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
 凡麗乎人僞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好
 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能絜矩而足以
 爲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
 事之哉
 或曰此專重爲民上者當以父母之道自
 處曲體民好惡使心無不周到必如此而
 後可爲民父母舍此則民仇矣非千百姓
 之譽使其頌我作父母也註愛民如子在
 上句而民愛之如父母只是足上句則輕
 重自見專說民愛之如父母者非是
 芭山張氏曰吳氏季子謂此段言不可不
 絜矩之理得傳言語意東陽許氏說效不
 可從

忍以不不國衆忍和
言好慎可失夫好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瞻
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
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
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
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
戮矣

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卽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東元

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

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嵬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所刺則失絜矩之道而不足爲民之父母矣節者巖然高大之貌南山卽終南山在關中最高大之都鄠鄙此爲境內之鎮故周人多托以此與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大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太師維周之氏豈不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觀山石之巖巖見師尹之赫赫四方之民惟爾是瞻而好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豈大學之所謂絜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其好惡之偏也宗周之滅為天下
僂孰大於此有國者其可不謹乎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
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
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
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
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
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雙峰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
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章

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
辭則為天下僂者也
王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
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天命之去留判之
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
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
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
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
用所以行
雲峰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
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章
是好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
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
此章主絜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
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
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

心利私存謂是偏惡意好矩有二字
之自自不德即不好矩何絜字從

賢說

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
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絜矩
是義以方外
通考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
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黃氏洵饒氏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
字即惟新之命與頌之命但必自明其德之
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其德之
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其德之
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
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之失國而思所
以爲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
君六七作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
過得衆而巳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
者得衆之謂也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
不能配上國之謂也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
於衆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絜矩不絜矩
之問耳絜矩謂何以已之心度衆之心而
從其所欲也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
違去就易知反覆手保而有之亦難乎故
曰峻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絜矩亦
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衆苟
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皇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
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
不患無財用矣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聖

朱子曰為國聚斂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
以後而只管說財。○自家若意誠心正身
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
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如
雙峰饒氏曰格致誠正修所以謹此德也
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
王溪虛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和謂明明德
先謹乎德所以平天下之大德而德有德
則能聚斂所以得衆而得國
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
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
財用之有本於德而有之非私有也
東陽許氏曰言為國上者明德為本而財
用為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
但當修德為本聚斂而取於民有制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
董氏彝曰首章明明德以自修末章
慎德以治天下言
吳氏季子曰人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為急
有所蔽耳世之以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為急
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
充府庫也語之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
給用度也語之以厚薄輕重於方寸中而
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
能聚斂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
患吾德不修耳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
則天下歸仁焉有土有財莫非王土
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
財則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
即此便有不得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
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而財為末昭
昭矣
或曰既是平天下君子原是天下人皆吾
人天下土皆吾土其曰有者只是人民土
宇我能寧固之耳故民聚亦只不離散之

謂
在
其
中
張
氏
曰
明
明
德
雖
以
自
修
而
治
天
下
不
得
明
德
却
是
本
自
修
以
治
天
下
言
却
謂
明
明
德
屬
自
修
慎
德
屬
治
天
下
語
意
欠
融
貫
宜
刪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人有土有土而
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聖

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
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
矣

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
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
上教得他如此
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
均平便是不能絜矩
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修德而絜矩
取民財有制
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
經文本末不同
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
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輕民不見德
而惟財是問母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

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以利害言也月恒近解曰外本內末則是爭民之財而施其奪于民矣此處且未說民奪至悖出方見之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括蒼葉氏曰爲國者豈可惟知聚財而不思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聚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聚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書

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通考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

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知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問緊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爲是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

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槩是專從聚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好者矣人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必以惡聲加已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爲不可悖一也

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聚矩者之得也內未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聚矩取於民無制之害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乎兩者反乎兩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樂府庫卒爲漢有是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書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

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爲本則善善則得衆得國矣以財爲本則不善不善則失衆失國矣王溪盧氏曰有德則能聚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聚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爲

大學章句卷

夏大

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

吳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所任何
常之有有德有人爲善善則得之粹入粹
出爲不善不善則失之矣此其利害較然
明甚以是井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則
如此斯皆言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
貨之不足貴乎

或曰從民心之聚散看出天命得失來不是從民心推測天命上去。

一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
古括鄭氏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

子鳴玉其相問曰楚之自取猶在乎其爲

或曰
引晉
楚秦
之語

此兩節當台奉說

父公
名重
耳

鼻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
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皇

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喪卽出亡也父死而欲反國求爲後是因以爲利也說如字猶解也

古括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

西明李氏曰楚爲春秋所惡舅犯特霸王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

此可爲後世聚斂之戒

大學章句卷一 頁六

若已
有之
與不
當口
出都
要說
何心
上去

大學章句卷一 真无

經 167—662

言安入諸一
危徐位

是才言者不美有真無
也不非者駁而才指後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羣

處便是不能解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
則合當康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
失其所是使善人之分便是不能解此不
得言其好也則用之類當解事亦當
王溪隱氏曰一個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
謂解其意曰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
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
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已之才
能容天下有容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
也若已之有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
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
天下之德皆其德也若自其口出好
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以天下
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
如人有容此言定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
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
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君
而用此不能容者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
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
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解矩之先務也
蛟峰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
似他自容者言無可比他有容之大
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容矩而人所同好
者也媚疾者不能容矩而人所同惡者也
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
之是又解矩之大者
東陽許氏曰三殺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
公私尚亦有利害哉以上一截言能容矩而
以公心好人以下一截言不能容矩而以
私心惡人
通考黃氏海鏡曰一個尚書作一介介即
獨也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
甫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

同不違
聲與放

非說言
亦事

通與違
分不之

確說處王二休
一甚氏溪字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羣

楊氏矩曰不啻猶豈止也
吳氏程曰定當者值實是也
吳氏季子曰定當者值實是也
能解矩則定當者值實是也
特解矩則定當者值實是也
大見人之不啻猶豈止也
彥聖則不啻猶豈止也
料事言辦事而後成料事而中為大臣者非
惟不熱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循我懇切
真到若得其利就大於此乃若不能黎民
才而器使之君之利就大於此乃若不能黎民
蒙其福國家之利就大於此乃若不能黎民
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加我其心
忿戾而不平感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爲
不下於我則媚疾以惡之媚疾者疾其所
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之通違者不
以爲不己則併與其人而憎之通違者不
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務
使天下之人才俱莫已若錄是嘉言伏賢
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
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自
常情觀之容德之於子孫黎民若無關係
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如賢嫉能者
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
言猶左氏所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言皆
錄乎此也
芭山張氏曰無他技漬看得活小註吳氏
手子云其中雖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如
此看無字不呆滯玉溪盧氏硬說德有餘
而才不足非也○媚疾以惡之惡字緊承
媚疾說來無兩層非媚疾疾其所長惡則
併其人而憎之也疾其所長便是憎其人
處吳氏季子分兩層說無謂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禁短者

雙峰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

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

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進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

之去小人固所以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皇

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爲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

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

謂冠之乃引接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禁短而惡惡得其

正所謂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

之言能禁短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

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爲正也大學治國

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

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

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禁短

之故見不能禁短者則惡之必徹屏除流

放諸四夷不使之得同中國以害吾治

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衆之所惡已

亦從而惡之禁短而已矣何者禁短則知

衆心與己心同衆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

彥聖已獨何爲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

衆逆葉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爲

能禁短故推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他人

則蔽於私意己之所愛未必衆之所愛也

已之所惡未必衆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

深爲元愷之慮使舜不能以已之心度元

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猜潛庸回以

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很同

德以害元愷不恤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

禦魑魅哉禁短工夫必如舜而後可

或曰不必說惡以成愛玩下文見賢節好

人之所惡節皆好惡並說則愛人尚有許

多培植委任道理非一流放遂併括愛人

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

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迨未詳孰

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

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

雙峰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

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

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

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仁之道退不遠

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

盡好惡之道所以爲君子而未仁者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禁短而薦賢當

速退不肖當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
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朱子曰斷斷者是能絜矩媚疾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
括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夏西

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也

王溪廬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之皆好善而惡也仁人之能好惡不遇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其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菑必逮身爲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與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爲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爲也曰泰誓于此凡四節泰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言大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罔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

此季氏
可翻

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子

聖峰胡氏曰有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
 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
 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
 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稱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
 惡之及
 吳氏李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
 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
 知絜矩民斯爲下又香吳不分愛惡易位不
 自求多福耳不知絜矩則是自求禍也寧
 不爲身之災乎
 林大崖曰按用人一節是國家大事此上
 好惡一偏則其餘皆偏雖欲與民同好惡
 亦不可得看本文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
 好善之害流于後世亦自見得故傳者專
 就用人一事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
 文之意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新安陳氏曰：終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
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
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
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世異
矣。
雙峰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
事。若要生財，則自箇大道理生衆至用
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
皆邪徑也。
玉溪處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
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爲出，國之財
所以足。
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
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
失之。貪者裕之吝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
世理財之大法也。

百六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
道之道中之一事
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
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
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爲精密
生衆爲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
而不迂所以爲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
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斂
爲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
不知用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
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闢
殉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
日用有不容日闕者使聖賢爲國亦不
能以捨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
君汚吏凌民之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
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
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

百无

國無財民無用。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建官立於三百六十。則生之者無資。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元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報。四之日舉。無作輟也。甚爾于茅。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爲之者疾乎。歲抄制用。量入爲出。無汎濫也。國有內荒。則殺其禮。無後邪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衆而食之寡。爲之疾而用之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爲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恤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

林次崖曰。此是卽前言財用而申言以補圖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彙

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日緩。只教人不聚財。卻無箇生財之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有大道一條。

芑山張氏曰。後世善理財者。當以我太祖爲法。洪武中。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傷人。况重爲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爲國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一日閱內庫。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

承音
地臣
邑之

尚生
較其

寧有
民不
忍之
意多

爲利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壘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水之家不

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

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

初試爲大夫者也伐水之家卿大夫以上

喪祭用水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

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

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

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上飾車駟
馬詩云四牡騤騤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
今下云伐水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
乘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左昭四年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壘

夫命婦喪浴用水喪大記云士不用水

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

常故士喪禮賜水則夷槃可也○禮喪大

記君設大槃造水焉大夫設夷槃造水焉

士併瓦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

而止士不用水以瓦爲槃併以盛水耳○

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

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

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

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其凌者三建丑之月冰堅可斬而取之三

始治之爲將獻食物酒醴于中以禦熱氣春

少秋刷除冰室將納新冰也○掌事主賜水多

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置於尸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壘

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

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

廣八尺長一丈二尺

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

爭利便是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

以方外也

雙峰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

見用人與理財相關

玉溪盧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

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

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理之分故能知

聚斂之道

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聚斂不可

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

爭而況爲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
利爲利快目前之福自遠而爲禍深以義爲利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能聚斂而

吳氏李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卿大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蓄害安得而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之君子固不難也然事勢已極不復可爲則雖能者亦爾奈何哉繇此觀之則國家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昭矣大學重言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夫庶小人之於國家貽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此盜臣也亦有爲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臣也日常所觀之則聚斂之罪孰

與盜多矣。陽去之。攻天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怨召禍有甚也。盜者。皆人。三常權衡之矣。夫小人亦人。恤者。則不能察年之故耳。不能察矩。蓋亦徒加。以刑爲利。而卡嘗知以義爲利也。知以義爲利。則必曰。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存。剝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揆之於義。安乎。吾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皆施於人。則人人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安。自無不利矣。學大學者。其誼於義利之辨云。

林次崖曰。此兩節復卽財用而申言之。以致丁寧之意。孟獻子節。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二句以義理言也。長國家節。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二句以利害言也。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繫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繫矩者，皆繇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主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繫矩。其所以說繫矩之道，在於分義利。辨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人經傳者幾千言，意者不一，然求其緒，卒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
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

不過知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
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
以已知彼以彼反已而好惡義利之理
明矣
雙峰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
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如知
其惡惡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如
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
所惡惡之好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
三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
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
是說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
是說理財自泰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
財有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
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必能
均其利於人所用人者小人則小人之
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未後又說長
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
財用人又只是一事
王溪廬氏曰絜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
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
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
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
矩而絜矩在用人理財處爲要然得失
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
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
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
行之以修其身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
亂治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
之原也

圖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章九

之意而誠身
本爲誠身

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
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
篇末尤懇切爲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
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
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
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
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使萬善於已而使
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非真辨而後
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
空言此大學第五之明善第六之誠
身所以爲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
王溪廬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
卽綱領而考其條目卽條目而貫諸綱領
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
第五章明善之要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
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言
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會子子思
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樹此以示學
者急先之當務云
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
言之其說元白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
末舉此二者以見會思孟子之相授受
焉

圖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章九

書大全辯或問卷之三 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大學或問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
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政問其爲小
子之學何也曰爲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
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詳而爲書矣學者不
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
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
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言何也

圖書大全辯或問大學或問

一

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
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
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
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大義理
而窮小學之成德也則小學之大
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
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別非若古今之辨
義利之分判然如燕秦冰炭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

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

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
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
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
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
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
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
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
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

圖書大全辯或問大學或問

二

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
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
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
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
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
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
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

四書大全辯

太學或問

三

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
者將不忠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
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
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
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忠其失之
於前也願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
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
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
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
瞀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
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朱子曰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問小學
大學之綱曰小學大學只是簡而易學
是學事理事長大學便就上講講究
其所以事親事長是如○古人由小學
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
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
曰小學已達之功
至大學曰致其心之
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
目觀邪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
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
其心不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
也

四書大全辯

太學或問

四

又養箇德性也○朱子曰然
西山真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
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於
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
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
王溪廬氏曰蔡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
也○諸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
記學記蔡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遇然
後學則勤勞而難成人欲既繁而後禁之
則扞格堅強而不勝也
通考吳氏曰扞格抵牾不相入也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
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
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踏過
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
住立定腳跟去做去後種後來根株填補前
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
腳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
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割住硬裏做去
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
未嘗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
下工夫雖敬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
不得○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
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
川却是帶補一敬字
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
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
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
無往不通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
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王溪廬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
本心之道故爲聖學之始終百倍其功只
在主敬一句爲篇首三言爲大學一綱領
明德一句爲篇首三言爲大學一綱領
記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

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合也物合其則也如頭容宜合於肅之
類束收斂也如手容宜恭之類
問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
未子曰失時而後學必若如此趙補得前
許多欠缺處人而後學必若如此趙補得前
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
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
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
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
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
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

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

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

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五

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
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

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程子曰主一無適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
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
時只著衣了此一又做一件事身在這裏
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
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理無安著
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
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
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
明
凡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
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

須是
敬字
徹頭
徹尾
工夫
自格
物至
平天
下皆
不外
此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六

廣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無
適之功也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
辟之干矣
王溪廬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
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
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
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便一
則外面便無非辟之干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
敬蓋齊肅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獨理不
明如瑞龍把捉得為敬○學問須是整齊
且如瑞龍把捉得為敬○學問須是整齊
吾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在此無所作爲
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

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
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雖然
在此尚無惺惺之氣况曰心常能惺惺者
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處
陳氏曰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蓋心常惺
惺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
了心經在這裏萬理便森然於其中矣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和始尹氏曰只收斂
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
心收斂便是主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攪亂便是
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言心
都不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
恭敬此是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
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隙若這事思
未了又去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

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
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
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
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
無適自然整齊肅然自然常惺惺其心收
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肅然與謝氏尹
氏尤切當曰更分曉○問程子說得切當整
齊肅然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一面面整
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
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淺取整齊嚴肅之說者
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
勿齋陳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
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皆敬
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皆敬
而明也然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皆敬
欲主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七

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
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
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
皆以有所畏而然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
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
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
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
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
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
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
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

聲離去

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
正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
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
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
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
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
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
之要也哉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八

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原也
道問學窮格以開發聰明也
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
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令
而身修也
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
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
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
非敬無所守
陳氏曰心之爲物虛靈知覺所以爲一身
之主宰也身無此以爲之主宰則四肢百
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爲心者又當由
敬者是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
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
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

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九

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浚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十

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士

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

也
註上

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士

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

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徂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四書大全辭大學或問

主

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下是也○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
附纂黃氏洵說曰天道指太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是流行處
蔡虛齋曰天道流行不言地者以形言則天之形包乎地之外也以氣言則地之氣實亦天之氣也生物主宰全是天只借地以發育之耳故地非天敵也言天則地在其中矣○或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如何說地之氣亦天之氣曰凡萬有之生長收藏其形雖寄于地其氣實得之天不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若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同陰氣之上騰矣然究其極天地間本一氣流行故必天將降時雨然後

山川始出雲雲雖從山川而出其實陽氣之所驅也顧人多不察耳○太極即天道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天道之流行此天字是專言之者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黃說固是但大分截有似乎天道自天道流行自流行耳○天道流行猶言乾道變化發育萬物人任在其中人亦天地間之一物也
問必有一物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理未嘗離乎氣然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行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禮順為智義○問陰陽五行健

四書大全辭大學或問

主

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
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魂為先既而體魄為副魄次之魂主乎動所以行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者也
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氣之謂也有理則俱有者道即理氣則判為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五

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
是有此性即有此情也
東窓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
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而已
意不可遏禮之繁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
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昧乎是非之
別順之爲也若夫性則體是理而不易者
建也循是理而不違者順也
玉溪盧氏曰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臟五
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真以理言而理
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
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疑則有是形而
各一其性矣
蔡虛齋曰當疑理氣一齊有底朱子謂必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雖就天道本體言然
天道豈容無氣耶無氣又何以爲天道耶
○天地間無懸空之理此處雖先言氣後
言理亦可也今乃先言理而後言氣何與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六

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
通且如人頭圖象天足方象地端正端直
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
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
生向下一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
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獼之知祭犬但能
守禦牛但能耕而巳人則無不知無不能
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
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
濁純駁之不同而萬物已得之氣故氣相
純駁之不同而萬物已得之氣故氣相
近如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
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
他仁義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新安倪氏曰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
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
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
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或問之說
略有不同者而亦未嘗不互相發也
北溪陳氏曰此八字只是再詳虛靈不昧
以具衆理之意虛靈洞徹蓋理與氣合而
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心善底人亦
有氣存何故昏迷顛錯無此虛靈洞徹邪
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衰來衰
去便有昏明厚薄是天地之正氣但有形之物
纔是有形之物便有自美惡也○問智愚
賢不肖是所稟之物便有清濁美惡之不同
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耶曰賦如俗
語云分俊均敷之意○問有人聰明通曉
是稟氣之清矣然却所爲過差或流於小
人之歸又有爲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何
也曰或問中所謂知愚賢不肖之殊是也

刀馬軍牛犢各異之太極也

七

大

經 167—681

矣。矧未嘗去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邪？

新安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二字所本也。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九

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繇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其所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不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

也。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

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十

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此易中溪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朱子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子細要之，只若得研幾字。陳氏曰：物果格而無一理之窮，無一見之不盡，則於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理既有定，則心之所主更無外慕，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身既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於慮而不錯亂矣。朱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問許多，便是大

階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
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
就一級中間細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
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事至物來對
著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
得其所止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
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
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
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
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主

朱子曰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
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
就一級中間細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
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事至物來對
著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
得其所止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
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

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
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
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
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
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
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
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
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主

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
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
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
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
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
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
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
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
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

黃氏海運

社 会 主 义 学 校

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三

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

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朱子曰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修身至于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

開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閭門之廣域未盡化况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朱子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大體藏其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體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做不去處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著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網罟處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三

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面
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
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
其工夫。此所以爲聖賢之學。
新安陳氏曰。不言各格物致知者。民可使
由不可使知之意也。
蔡虛齋曰。新安程氏此說未是。自天子至
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便及格
致誠正。况庶人。豈不能格致。又安能誠正
乎。或問只是舉此該彼。爲省文之計耳。且
民不可使知者。聖人無可奈何之辭也。伊
尹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覺謂悟其所
以然也。伊尹本心未嘗不欲使斯民之盡
知道。至于卒不可使知。則堯舜其猶病諸
之意耳。大學求人以明德新民之的不宜
先自爲無可奈何之計。故新民亦欲止于
至善。此說更是。

朱子曰神是天地精氣明是天地光明○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聚理妙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字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要知覺○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物之綱至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於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歸其窮即顛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黃氏曰理是不動底物不著妙字如何發得許多理出來○陳氏曰致知言表裏洞然以心之內外而何而趨從何而捨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盡

三山陳氏曰欲意之誠而不本於致知則有善否未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推之而至於盡有用之力之辭○靈不昧者也心因其聚理而應事物所以妙聚理而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表與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上理言靈兼氣言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兼氣言明主理言先言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新安陳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而神明所以妙也○朱子曰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如君之所以仁益君是箇主腦百姓人民皆歸他管他曰是用仁愛非說是爲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之

然又知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王溪廬氏曰粗也顯也即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新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括蒼葉氏曰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卒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隱若顯蓋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粗蓋將無所不知矣○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美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

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毛

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合格幽明巨細有以洞灼其表裏其知之至也豈萬理於胸中是極其所真是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遁物果格知果至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存身極其修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此書首三言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爲一篇之統體又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物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毛

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理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玉溪盧氏曰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矣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衆理者也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事者也體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遠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真西山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極其精而不亂如一物一太極盡其大而無餘如體統一太極三山陳氏曰修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爲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

无

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太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

張子名松字敬夫號南軒大漢人刀采子同志之友

爲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已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

年

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已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及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閒而

附纂黃氏洵饒曰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無所不至之意問爲已爲人一條朱子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纔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纔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者○如甲

其錢穀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
不是爲別人了理會如割股盛墓一是不
恐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
爲已者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
○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
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
者○南軒此言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孟
子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
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
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
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
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
四書大全辯太學或問 圭

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
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
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
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誠意正
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
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
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
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
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

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
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
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
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
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
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
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
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
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
四書大全辯太學或問 圭

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
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
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
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
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
以爲論孟旣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
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
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
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

亦不經緯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熟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朱子曰知性者物格也物字對性字盡心者知至也知字對心字物字盡心也無新到知性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常言之序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重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

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許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韻則異如克宅德者何哉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克耳此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礙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重

西山真氏曰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爲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義爾常人所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條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自暴自棄而不肯爲耳
然天理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大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功
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卽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

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日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陳氏曰於寂然不動之時則合萬殊為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融於方寸之間乃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為萬殊而縱橫曲直莫非大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理本體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問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朱子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孟子

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顯微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一出言一行事皆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邪○問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已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辭遜類類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王溪盧氏曰天地之中太極是已天之命

我此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此也道者體義皆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

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

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

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

之淺淺亦略有序矣

朱子曰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孟子

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惟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王溪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也朱子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此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天也顧謂常要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最為有用克明德者泚言之曰顯德則言明德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故次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

於至善者也。或問曰：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看來此說亦非。本傳正意：章句云：「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正貼顧諟之義。而所謂「天之未始不爲人」，人之未始不爲天者，其意又自不失。是尤爲正大，而且周密。若一依或問，則明命字獨重，而顧諟之意反輕矣。益信章句是後來改定，其義尤精。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三

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

西
反
義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三

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三九

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四

之功其可一日而有間斷哉王溪廬氏曰不遇聲色等八句是敬之日聖敬日躋一句是敬之綱合而言之謂明命之事也問從字意朱子曰從順也敬便立也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由義由義便居仁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禮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則萬善俱備義則一事盡敬則萬善俱立意主上戒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若湯之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渙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

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則壽履銘曰慎
之勞勞則富賜豆銘曰食自故食自故
之驕驕則逸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
怨弗志而曰吾知之乎無勸帶及而曰
枝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搔搔
有聖人不能為謀銘曰隨天之時以地
為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銘曰帶之以
曰屈伸之義廢之行德必與倍德則崩
造矛造矛少間也終身之羞余一人所
聞以戒萬世子孫

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

叔也以商之餘民棄舊習俗而失其本心

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

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

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

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予以武

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

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

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

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

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讀書者言

之耳

蔡虛齋曰或問云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
哉亦自新而已此言亦以見新民之必本
于目新耳若其所以作之之具豈容無
如舜命契曰民何不以教之之具豈容無
却說勞勞之直許多云云豈大學之道非
堯舜之道乎

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

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

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

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

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

矣

新安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

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

問天之視聽在民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民聽若何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曾

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

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語詩然命之只

是文王要為地便是理合為地便是帝命
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歸往之便是
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
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
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

言新其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
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
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朱子曰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
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綿
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
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聖

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
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
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
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
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
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
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
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
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

朱子曰此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聖

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
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
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
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
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
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
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惟聖人之心表
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
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
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
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
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
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
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
子之說詩旣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
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
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
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
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邪曰舉
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
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
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
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
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
公之爲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

哉
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
所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
也
孟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左傳哀公十六年鄭人殺于水因遇讒出
奔而至于澠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
令其子所曰吾同勝也後而勇不爲不利
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幸義之謂勇吾聞勝
也好復言而求之始有私乎復吾非信
也期勉其勇也子必悔之弗從使處吳竟
爲自公請代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譬不遠矣
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
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
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不悅吳人伐慎
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
子期於期子不從平王大子建也好復言
者言之所計必欲復行不顧道理也白楚
節齋蔡氏曰所謂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
名若細推之如爲人君止於仁固同一仁
也然仁亦何止一端生之育之固仁也刑
之威之亦仁也若執著其仁之一端不能
隨處止其仁之所止安得謂止於仁之至
善爲人臣止於敬固同一敬也然敬亦何
止一端鞠躬盡瘁固敬也陳善閉邪亦敬
也若執著其敬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敬
之所止安得謂止於敬之至善爲人子止
於孝固同一孝也然孝亦何止一端先意

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
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
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
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
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四七

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胠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求之之方言切磋琢磨得之之驗言盛德至善

朱子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又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哭

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王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掉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頂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盛德至善言聖人事蓋渾然一理不可得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端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兗

也。附繫黃氏洵饒口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行之事也。蔡虛齋曰或問以恂慤威儀為得之之驗看來亦不必作效驗看何也嚴敬存于中若以為是盛德至善之效驗則君子盛德至善之定事又果何在蓋但以對求之之方言則為得之之驗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況章句云恂慤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也在內者為德之盛在外者為容之盛也在內者既為德之盛如何又以為盛德之效驗或又謂按或問云人心所同然者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觀又之一字則恂慤威儀還當在盛德至善之外效驗之說似未為非也曰不然或問之意蓋謂聖人得此同然之理而又不極其至此所以為盛德至善耳非必謂既為盛德至善而又充盛宣著者也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

效也

朱子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或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朱子曰淇澳言明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

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幸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程子又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實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景臨

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言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德其本之明於心也而訟訟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其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至

陳氏曰聽訟未也明德本也不能明已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抑未矣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予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

而有所取會於其間乎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至

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下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堯

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間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勗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堯

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人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知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西漢書、董仲舒、嘗以賢良對策、曰、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則道日進、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以者也、朱子曰、蓋致知則思自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格物之效、自有箇覺悟時節、格致是工夫、知是識、其所謂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

耳

集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主

曰也本解便至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握這理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宜盡其事之如何若得於親是如事親則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親則知得於君是如如何不得於君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者也又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其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其然雖各有這一道理又如同出於一箇理耳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謂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為是一理

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

聖清而冬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所謂必求所當然之不容已與其所以然之不可易朱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自我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以實能盡孝

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彼與此皆是物明與曉皆物格致知之事非謂明彼為物格曉此為知至也合內外指成物言

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

四書大全辯入大學或問

空

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朱子曰天地之所由高厚一物之所以然
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學格物窮理
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問格物須合內外
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
理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
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之
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
死仲夏斬陽水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
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
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
殺一獸胎不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
道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
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

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

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
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字
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
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
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
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
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
致知一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微後而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
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
一也見微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
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
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

四書大全辯入大學或問

空

其大義而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間切
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如事
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
裏面理會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是
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面工夫多
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

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

其次第工程也

朱子曰前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
至此又言更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
相發處

王氏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
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教他

玉溪盧氏曰用力之地者讀書應接事物

四書大全辯入大學或問

空

之類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一物明日
又格一物之類是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九條之內有之非就九
條有次第工程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

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
但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朱子曰此誠字說
較淺未說得波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
做工夫如劉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
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
立如何有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
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
箇實心去格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
若實心去格物知至而後意誠大學蓋
言其所以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

王溪盧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
附纂黃氏洵饒曰無妄章義意不在此
又曰人道莫如敬。敬有在敬而不知者

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
時只覺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
敬明日却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
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
○莫若且收致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
洞達方能得主宰方能見理

又曰涵養與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
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
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
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人說
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
工○涵養本原思義理須用齊頭並進方
能互相發程子下字在字便是要齊頭
著力○問涵養禮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
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曰四者不可
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
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
於涵養而不致知則却鴿突去了以基觀
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知致知也○
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
肆到那講習處便當思義理用義理
做功夫無事時便有養收拾此心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朱子曰此不
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

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
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致其知識
而至於盡地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
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
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
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又
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
得其道則交相爲養失其道則交相爲害
王溪盧氏曰欲致知則心無所養而知昏
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
欲寡則心有所養而知明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

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
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
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
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
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中庸所謂明
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
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
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
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
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

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

新安陳氏曰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附纂黃氏洵饒曰卽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之意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之意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爲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理會有其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爲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如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亦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明如初問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格物致知而後行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是指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曰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致知工夫合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本易文言學以寡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附纂黃氏洵饒曰文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行此引中庸誠身固執是行此

引是知孟子存心養性是行此引是知對說而已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皆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李

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能明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聽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臭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王陽明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
西山真氏曰則外寂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王溪廬氏曰心之爲物主於身形而下者也其體用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本無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惻隱等四者之別仁爲惻隱之主義爲羞惡之主禮爲智爲恭敬是非之主而皆不爲亂所謂則也
王溪廬氏曰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目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此身體各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格菴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間一國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
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塵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李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改之以禍劉成食采之邑名康肅皆其謚也
程子曰揚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知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的得私也
附纂黃氏洵說曰一原指理也
問降衷秉彜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曉其名字只是箇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無過不及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衷與你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爲則而取其正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降衷於下民緊要在降字上故謂之性緣各據一處與受處而言也○問羹而奪若秉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不可移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已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是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是性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是性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是性之理
爲性○諸先生說這道理學者是說性者道之實道是理是無這道理故當爲之說曰欲知此道理還是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主

子忽自於擊壤集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而清乃正之正愚乃濁之濁而愚乃正之偏而偏乃正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衆人而言

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受於天而為吾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性即在天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體正如此

西山真氏曰詩謂秉彜言衆民皆秉此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理之中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一源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理有未窮言物有未至知有不盡言知未至致皆就理言

問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意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爲二項意如何朱子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更須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朱子曰今人未嘗看見箇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是有所不可已者矣如以為臣而必忠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說說如此蓋為臣不可不忠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說說如此蓋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主

為子不可以不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措人心而言否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此故不可易也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所以然者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

陳氏曰在身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重之類在心如體合當敬用合當感之類性如仁合當愛義合當羞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大賓客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合當敬之類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合當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合當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合皆有

理存乎其間也

西山真氏曰如為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一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是非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理所當然也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議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

或曰考之事為四句朱子最得力語學者從事于此則格物致知無遺蘊矣

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高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

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理，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附錄黃氏曰：體之虛靈，言具衆理用之微妙，言應萬事。附錄黃氏曰：無以存之，卽存心以致知。附錄黃氏曰：端莊靜一，卽涵養須用敬。巨細相涵，巨是存心，細是致知，卽中庸所謂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巨細相涵也。附錄陸象山曰：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散，不若但求之心，則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曰：不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說，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附錄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融會，然後可以造乎一之妙。附錄陳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猶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

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
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
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端莊主容
貌言靜一主心言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
之則敬而已
王溪廬氏曰存心於端莊靜一主敬之工
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辯格致之工夫也巨
靜以主敬工夫言格致以格物工夫言
精粗之可言窮明德明矣
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
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
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
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圭
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
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
離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
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
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
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
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
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

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
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
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
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
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
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
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捋腹然後
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
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圭
不能克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
而得以此亂之哉
問溫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
訓扞義否朱子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
也
格趙氏曰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
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
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
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
助於學者邪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圭

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以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盡矣夫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圭

必欲其同而未極手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

圖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朱

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誠也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事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秩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吝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辯弗得弗措之事無所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

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邪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特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究其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

圖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朱

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旨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全

舌爭也

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

新安陳氏曰務博陷於支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禪學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為學之弊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翻雜學方謂之博傳之與約初學且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須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或持便自會有通處若不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朱子曰謝氏章簡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固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手一理為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世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有窮到十分是處方可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全

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死欲速朽有子曰非君子之言也魯子曰參也與曾子曰有子之言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曰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也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宋之欲速朽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之言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桓司馬曰若是其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桓司馬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故曰非夫子之言也問喪之問當作聞喪去聲喪謂失位去國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敬叔曾仲孫問喪失位去國而得反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成是情人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知乃精便有局促氣象也須要就這裏便知其精疎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貫通他日說得裏面一大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說一物明曰格一物積久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物明曰格一物積久看程子所說今日格天下莫能破語大涵承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必先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

朱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初於呂
揚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逐字秤停過
方見程子說與揚尹說不同此正人門於此
碎諸說皆失了程子意此正是人門於此
既差他可知矣○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
不啻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
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
家語錄奏起衆說此段工夫方見渾全然
則當時親炙未爲全幸先生之後者未
爲不幸也
格菴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
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且融
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
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
則易爲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盡以二
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主一者之
戒讀者不可以解害意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全

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
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
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
務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
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
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已爲人之
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潛室陳氏曰物格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
博物洽聞口耳外馳喪志之學也二者正
相反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
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
元而循其次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
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
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
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
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
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膏然不
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全

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
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
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
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
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
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
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
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
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

此皆在正心
此皆在正心
此皆在正心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金

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朱

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

北溪陳氏曰造化流行生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爲善亦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內不好善外惡而內不惡惡便是真善之心終是不徹表裏須是真知善惡分明然後有真好真惡之功

新安陳氏曰慊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言爾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做此

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

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慊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言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慊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全

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
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諸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臣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父

朱子曰字有同一義而二別者如銜字或爲銜或爲銜恩亦同此義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哀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

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
 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
 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
 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
 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
 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
 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
 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
 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
 之哉。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朱

朱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
 在裏面，如物照之，自然見。如物去，自然
 空。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
 過便忘。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
 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
 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
 相與契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
 裏，如何得正。
 北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前
 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
 形滯其中，則人之心，方能照人。若先有人
 夫，則其心，方能不復有物，重帶於下。
 則物之繼之，不復可得，而稱矣。以鑑空
 衡平，喻心體之虛明，最為精切。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朱

陳氏曰：此章只是問者感物而應，不中其
 節，則此心便為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其
 若世俗人心，慮昏莫克，主宰體用，動靜無
 復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步言
 信口說矣。
 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
 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
 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如鑑未
 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木體，即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
 事物之來，隨我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
 而怒，在我本體，皆先有此心，但隨物之感
 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
 衡平之用也。
 微菴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
 體，不待正而正，而後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
 不正。亦不待正而正，而後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
 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
 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
 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
 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經之或
 問，有曰：不得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
 不能動而無不中，所謂定靜安也。傳之，中太極圖之
 乃靜而經之，所謂中者，未發之中，太極圖之
 主靜，而心不在焉，所謂中者，未發之中，太極圖之
 焉，乃心不在焉，所謂中者，未發之中，太極圖之
 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修，皆教人用
 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
 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
 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以正也。聖賢之動
 固主乎靜，元亨利貞，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
 復而誠正修，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
 修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復，厭動
 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
 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凡
 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

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盡在腔中之謂哉
或問所謂本然之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
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
於靜之謂乎

王溪廬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
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空
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
若真體之本然吾心之太極也隨感而應
則本體之真在在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
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下之
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
有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
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遂通
者也感之中未嘗無寂者存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
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圭

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問者竊以類例
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
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
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
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
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
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閭
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睚比
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

身正心正身
未一未而心不

治國若不能
其心公不國
之刑用無心

與物接所不能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

今日一有所向必爲偏倚而身不修則是

必其於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

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

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

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

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

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

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圭

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
也

北溪陳氏曰治家非如治國治國可用刑

威治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

而已格菴趙氏曰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

愛睚比之私尤所難克使一有偏焉則長

幼觀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

至密之地一毫之偽無所容欺此常情之

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

逐節用功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

物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不正

者故於念慮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

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誠不可不

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用

取瑟不取也哉其非之不可教者何哉
取瑟不取也哉其非之不可教者何哉

此說
孟子

功故經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後
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誠則心
無事乎。正心者。則身無事乎。修也。則心
或曰。心不正者。非意誠而後。心正者
畢竟。是心不正。非意誠而後。心正者
而後。身修。道理。其明白。說意誠而後。心正者
乎。正心。既正。身無事乎。修者。固非。說意誠
而心有不正。心正而身有不修者。亦非。信
如朱子。意誠而心不正云云。便似翻駁。經
矣。此說不可從。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
若夫教情則因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
之則哉。曰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
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
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
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
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
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
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
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
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
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
遽謂之內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為慮其

此章之旨乃為慮其

此章之旨乃為慮其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
所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也。亦何
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
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
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
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
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
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
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
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
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事君之孝。事
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
者可知矣。
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
亦視之不切於已。不若慈母之心耳。孝弟
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已推之。則舉慈可
以見孝弟矣。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
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戒也。書所

豈善之為
泥氏手于故
泥氏手于故

也
也

文公
又字
年字

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亦是意也

朱子曰惟德罔小言其為善仁義必
三山陳氏曰為惡之可以化一國貪戾則
積而刑于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
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為
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為惡者不可有斯
須之暫也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
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
內適自修而遂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
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
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
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
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
固非謂其專務修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
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
而脇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
已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已則

即古
即古
即古

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

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

王溪童氏曰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
非諸人者恕也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
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者必先有忠而
後有恕也

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
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
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
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
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
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
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
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
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者
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
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
非人之惡然後推已及人使之亦如我之
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卷

清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已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

此謂非此謂非此謂非

此謂非此謂非此謂非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卷

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先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惲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惲者光武乃謂惲為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後漢書郅惲傳郅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問如心為恕朱子曰如此也此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此語固更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然才恕已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先

前之所未言者也

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其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而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

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

玉溪盧氏曰必窮理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事是治已及人者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事即事是治已及人者齊家治國已之忠即事是治已及人者齊家治國

忠者體恕者用表端源潔忠也景正流清恕也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

之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之事也此國平天下皆明而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

章之義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下章絜矩之義則欲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蓋治國

乃平天下之本故此章以治人言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

新安陳氏曰大學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觀此言恕則應然見修身以前之當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

助與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猷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象反當依集註如

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

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

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

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

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

踵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

助與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猷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象反當依集註如

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

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

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

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

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

踵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

化有詳以說上

廣有詳以說上

友之如公如名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頁

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絜。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

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教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按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

也之以國一東絜

也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頁

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有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

新安陳氏曰。老老長長恤孤。躬行於上而民興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是乃處之之道也。

莊子名周。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子名誼。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衡。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格菴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心。

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
 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衆人之心而
 盡絜矩之道
 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
 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為郎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
 治尚循謹其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酷暴
 為令必陵人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
 罪與其守勝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
 罪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
 郡人史記曰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
 下倭已此一反也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

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重

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
 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
 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
 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
 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
 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
 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
 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
 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

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
 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
 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
 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
 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
 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
 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
 後本末之意也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重

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
 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
 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
 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
 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
 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朱子曰是本體中發出枝葉非是別有枝
 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
 陳氏曰大原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
 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
 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
 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
 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
 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
 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
 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

前纂黃氏洵饒曰正倫理言父子兄弟有別之類是也
格菴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爲廣博周遍之地治內者疎略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

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故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

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周者猶民之於君其所好惡無有不周者然則民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

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

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

此與集解
義無所

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皇

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

如反聲
正聲必反

如反聲

如反聲

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濫惡乎彼，而獨濫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進之爲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進，以屏爲進，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

措得宜也

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况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

好惡矣

曰上文浚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浚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耳

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厲民自養之云哉

崇本生之衆爲之疾也節用食之寡用之節也前漢書陳休傳泰爲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罷音疲素吏到民家計人頭數以箕歛之而供軍需財匱力竭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

時宗
洗反宗
名在出

此義
已明
治長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
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
亦卽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
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
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
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
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
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
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
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
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
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
聚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百姓
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
侯伐紂紂奔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書武成篇乃反
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聚大
費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
帝播遷府庫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止乃
於行在夾馬署置大盈二庫別藏工六物
贄諫以爲今師旅方殷應痛呻吟之

此義
已明
治長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息達以珍貴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
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卽撤其署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鷄豚牛羊民
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旣已食君之祿而
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
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
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
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
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
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

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
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
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
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
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
史記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
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牆
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營其貨乎食
其菜曰茹譬售也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
爭利
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

所分予之商者去其角傳之翼者而共是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翼者而共是
 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
 小與天同意者也言天生萬物賦子有分定
 牛無上商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商
 傳之翼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商
 三山陳氏曰歲滿亦餘矣而君子疾之以
 其主於利也求之聚斂未必有後世指
 克之事但求欲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
 之下則聖人成而欲改之况剝民力以自
 富者乎
 西山真氏曰進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儲
 乎此也元已病而計斂日興不知皮將
 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
 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
 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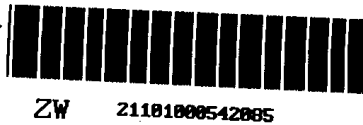
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
 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
 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
 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
 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
 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
 朱子曰只傳義字得其分便是利君君其
 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
 子何何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
 和利便是義之相處
 曰此其言陷害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

見其南誠義善各呂曰與字各宜
 察言人河正以字公宜為義發公
 一各字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辜

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
 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
 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
 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珍陳京裴延
 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
 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
 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抵蹙拔矣呂正
 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
 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
 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
 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
 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
 可不監哉
 張氏存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
 帝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
 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
 事發為大農令武帝文融給多詐唐玄
 宗初為大農令勸農使罷兵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又兼稅地安帳戶口使拜御史中丞
 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
 參融在汴州給恩息錢巨萬給事中馮
 紹烈漢文推恩詔流崑州道廣州惶恐而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墨

幸○楊○...
後○...
中○...
人○...
幸○...
支○...
人○...
格○...
策○...
結○...
不○...
朝○...
徒○...
二○...
者○...
所○...
退○...
王○...
學○...
後○...
譬○...
曰○...
文○...
詳○...
但○...
廣○...
易○...

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人漢切之意
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
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
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
察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墨